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10/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五冊目次

經部·詩類

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二十四卷

〔明〕鍾惺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擁萬堂刻本

.....一

詩通四卷

〔明〕陸化熙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

.....三三一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

〔明〕鄒忠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七〇

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二十四卷

〔明〕鍾惺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擁萬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解無卷數》提要

毛詩解



六經有解乎六經而無解
不名其為六經矣六經有
一定之解乎六經而有一
定之解不成其為六經矣
易自伏羲畫卦而文王周
公孔子皆解也春秋自孔
子筆削而左丘明公羊穀
梁皆解也或相發明或各
有指未嘗一詞而皆參其

微匪獨易與春秋雖詩亦然夫易象書也言陰陽其理與春秋權書也寓褒貶其旨嚴嚴與與故受解至於詩事有所指詞有所屬似可一言而明何以子夏子貢親見孔子刪詩者也而所解猶然異辭遂開漢宋諸儒紛紛之論豈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在當時已不可考耶若然則孔子何所據而取之也非然也蓋孔子取其義理與道通而事與詞非其至也何以知之以孔子引詩知之子貢論貧富而忽引如切如磋為証子夏問素絢而悟及禮後孔子皆謂可與言詩夫切磋之詩美衛武公也與論貧富何

與素絢逸詩也玩其詞亦
非為禮而作二賢何以引
之而孔子又何以稱之哉
小雅緝蠻之篇曰緝蠻黃
鳥止於丘隅商頌玄鳥之

毛詩解序中

篇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孔子第取其善言止也而
曰於止知其所止未嘗執
其追叙商人而悲其微賤
勞苦也他如伐柯旱麓等

篇不能盡舉大都類此絲
此觀之則小序與詩傳不
同而漢宋諸儒各有所解
無怪矣雖然子貢子夏尚
矣而後世諸儒窮遺經於

毛詩解序下

迹熄然則解者是乎曰詩
亡而哀樂之情不亡後世
諸儒解者而非是則六經
止為上古聖賢設矣諸儒
學有淺深然則解者皆是

乎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諸儒解者不皆是則六經
止為一人作矣解者皆是
則古今解者衆矣或謂興
為比或謂比為賦或解者
有意而詩無其詞甚且反
淫為貞詩若是乎無定解
耶曰詩之理至足而義無
窮關睢說者謂興矣然以
睢鳥指后妃雖謂之比可

也螽斯說者謂比矣然美
周室之多男雖謂之興亦
可也孟子曰不以詞害志
則詩之意有在於詞外者
可知烏得泥之哉至於淫
奔之詩尤多可原召南之
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魘
也吠鄭之詩曰無踰我里
無折我樹杞玩其詞如一
口此則貞彼則淫無亦謂

其召南與鄭耳孔子曰鄭聲淫所謂淫者或言聲也野有蔓草一詩非孔子引而贈故人亦將指為淫奔矣安在詩不若是乎無定

毛詩解序八

解也曰解者若斯之無定則學詩者宜何尊曰宜尊紫陽曰紫陽之紕繆若此尊之奈何曰紫陽道其正也非紕繆也學者因聖言

以求道耳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言微意遠學者所宜究心而解者敢為後世訓疑耶孔子曰鄭聲淫解曰不淫是開

毛詩解序九

他途之惑也茲斯雖可謂興究竟比意居多關雎即不妨謂比終當以興為是詩意雖有在詞外者詞尚未解矧詞外之意乎予故

曰紫陽道其正也曰紫陽
道其正尊一紫陽之矣奚
又集古名儒之解曰不觀
衆水之歸不識滄海之大
不聆八音之奏不知大樂

毛詩解序十一

之成孔頴達有言曰欲知
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
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
觀之守一家言而遂謂詩

之道在是豈不陋哉予故
集諸儒之解以補紫陽之
未備俾學詩者涯觀之將
見此解也彼亦解也皆有
意義或有觸於興觀羣怨

毛詩解序十二

或有感於事父事君或有
得於鳥獸艸木之名精者
精之粗者粗之則孔子取
其義理興道通而事與詞
非其至之意見矣苟得此

意解可也不解可也千百
 皆解而終無一解可也匪
 詩也易也春秋也可與讀
 六經矣

竟陵鍾惺伯敬題

毛詩解序主



古名儒毛詩解

目錄

子夏小序

子貢詩傳

申培詩說

鄭玄詩譜

詩傳綱領

讀詩一得

印古詩語

玉海紀詩

集

困學紀詩

詩攷

地理攷

山堂攷

文獻詩攷

胡氏詩識

讀詩錄

逸詩



小序



衛卜商子夏述
明後學鍾惺閱

周南

關雎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小序
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

葛覃

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嚴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
天下以婦道也

卷耳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
勞內有遠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諂之心朝夕思念至

於憂勤也

樛木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采芣

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采芣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

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
鰥民也

卷耳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小序

采芣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

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
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

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閑其君
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

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召南

鵲巢

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鴈鵲乃可以配焉

采芣

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

小序

三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

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行露

召伯聽訟也哀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

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雷

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標有梅

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及時以及時也

小星

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

小序

四

美滕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間有嫡不以其勝備數勝過當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野有死麇

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何彼穠矣

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騶虞

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邶

柏舟

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綠衣

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

小序

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

擊鼓

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邶

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

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小序

雄雉

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夫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穀風

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式微

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小序

六

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

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簡兮

刺不用賢也

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歌事王者也

泉水

衛女思歸也

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

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猜時而

焉

靜女

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

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

惡之而作是詩也

小序

二子乘舟

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作是詩也

廊

栢舟

共姜自誓也衛世子伋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

道也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

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鵲之奔奔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鵲之不如也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

小序

公據我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

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從陳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通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

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千旒

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

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衛

淇奥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考槃

小序

九

刺莊公也不能體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

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然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氓

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竹竿

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吞思而能以禮去也

采芣

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

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有狄

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菴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小序

十

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賊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王

黍離

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

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

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禔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

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

閔周也夫婦日以哀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兔爰

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怨連徇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小序

采芣

十一

懼說也

大車

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

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

緇衣

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

美其德以明有國善之功焉

將仲子

刺莊公也不睦其母以害其弟將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

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訛而歸之

大叔于田

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

小序

十二

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

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

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鵲鳴

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

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藟

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籥号

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

小序

十三

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丰

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

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

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揚之水

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

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小序

十四

漆洎

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齊

鷄鳴

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著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

刺襄也君目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壹氏不保堂其職焉

南山

刺襄公也為戲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過是惡作詩而去之

甫田

小序

十五

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

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敕筍

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載驅

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

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猗嗟

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魏

葛屨

刺褊也魏地隄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

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小序

十六

園有桃

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畜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

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焉

碩鼠

刺重飲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蠶食于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唐

德碑

刺晉僖公也僖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先之遺風焉

山有樞

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

小序

十七

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以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不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

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

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天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扶杜

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而并爾

羔裘

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鵲羽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

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

小序

十八

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秋之杜

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

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芣

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秦

車隣

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馬

駟駟

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

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而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

燕蔭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

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

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

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無衣

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

欲馬

渭陽

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適虜姬之

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

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或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

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

不序

於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衡門

誘僖公也愿而無主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

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

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墓門

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

馬

防有鵲巢

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

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株林

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澤陂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

鳥

檜

小序

羔裘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

服道遠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

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萋萋

疾怨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匪風

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曹

蟋蟀

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

將無所依焉

候人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鴈鵙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下泉

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刺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

王賢伯也

小序

斷

七月

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也

鵲鵙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

名之曰鵲鵙

東山

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破斧

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

小序

卷三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達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

蔽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定幣帛筐篚以將其辱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牡

勞使臣之未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者華

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之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

下報上也君能下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采芣

遭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

小序

卷四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遭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婦也

出車

勞還率也

杖杜

勞還役也

魚麗

美萬物盛多餘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有嘉魚

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

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小序

十五

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

萬物之生各極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

澤及四海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莪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月

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

矣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仁

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蟋蟀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小序

十六

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

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

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

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

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者我廢則

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芣

宣王南征也

車攻

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漢文武之

境上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曰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

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鴻雁

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庭燎

義宣王也目以歲之

酒水

中序

規宣王也

鶴鳴

誨宣王也

祈父

刺宣王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

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

刺宣三也

斯干

宣王考室也

無羊

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

家父刺宣王也

正月

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

兩無正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

為政也

小異

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

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

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巧言

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為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巷伯

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蓼莪

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

小序

廿九

刺幽也東國困于戕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

病馬

四月

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

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

父母焉

無將大車

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

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鼓鍾

刺幽王也

楚茨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

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

刺幽王也不能備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

君子思古焉

甫田

小序

三十

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

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瞻彼洛矣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棠棣者華

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諂諂並進棄

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桑扈

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焉焉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頌弁

諸公刺幽王也暴虐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
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鄰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譏巧敗國德澤
不加于民國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青蠅

大夫刺幽王也

中序

廿一

賓之初筵

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
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魚藻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采芣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
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甫弓

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譏佞骨肉相怨故作
是詩也

采芣

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
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

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則民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綠

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小序

廿二

黍苗

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隰桑

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
之

白華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
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妻為妾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
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絲螭

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
載之故作是詩也

報葉

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
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之石

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
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苔之華

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
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
是詩也

卅三

何草不黃

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
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

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報

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報

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備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
以百福于祿焉

思齊

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

小序

卅四

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之脩德莫若文王

靈臺

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
蟲焉

下武

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

繼代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率其伐功也

生民

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

行葦

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百
黃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既醉

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也

假樂

小序

神五

嘉成王也

公劉

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
厚千民而獻是詩也

洞酌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其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

凡伯刺厲王也

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無綱紀
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

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

桑柔

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

小序

卅六

仍紉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
歲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
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崧高

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

伯鳥

黍民

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	尹吉甫美宣王也懿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	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瞻卬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周頌	也	小序	清廟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	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	奏象舞也	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	祀先王先公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	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	祀武王也	思文	后稷配天也	小序	臣工	諸侯助祭建于廟也	噫嘻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	秋冬報也	有瞽	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芣	嗣王求助也	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	嗣王謀于廟也	詩落	嗣王朝于廟也	閔予小子	奏大武也	微子未見祖廟也	有客	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諸侯	掃太祖也	季冬薦魚春獻鱔也	潛
----------	----	-------	---------	----	--------	----	--------	------	------	---------	----	---------	------	------	----------	---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駟	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魯頌	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般	大封于廟也魯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講武類禡也烜武也	告成	酌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秋報社稷也	良耜
-----------	----	----------	----------------------	----------------------	----	-----------	---	------------------	----------	----	---	--------------	-------	----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閔宮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商頌

那

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方貞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烈祖

祀中宗也

玄鳥

小序

四十一

祀高宗也

長發

大禘也

殷武

祀高宗也

小序終

新刻詩傳孔氏傳音

衛端木賜子貢述

明後學鍾惺校

周南

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詩傳全

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動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鰥斯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置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澤陂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采芣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芣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膝也賦江有汜

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詩傳全

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草蟲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鄘虞

召南之人安於治

時擇

賦標有梅缺四字
空後同

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麋

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

終之賦行露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魯

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改以備之

鵲巢

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周人忍周公而賦伐柯

周人賦破斧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僖公賦駟

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

僖公克頌之賦有駟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

詩傳全

邶

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公康

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子曰

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

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管未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門東伶人名

邶風危亂民去之賦北風

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鄘

三未葺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三未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弓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逝世而無

悶矣

朋友相贈賦木子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詩傳全

四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女歸非禮哀而見棄刺之賦氓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衛莊公取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碩人

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采芣

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戴嬀歸于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諸侯

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衛昭伯無禮於姜國人惡之賦離之責賁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詩傳全

五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旌

丘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蝦蟆

王

王世子宣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都

而傷之賦黍離

荆伐申平王以周師伐申周人怨之賦鵲之水

成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桓王卒苦之賦何草不黃

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芣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齊襄公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

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詩傳全

六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芣

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民適異國賦黃鳥

士就親下十字皆半闕當云賦賦我行其望

王室亂人不生賦營之華

京師饑流而怨賦中谷

襄弘志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齊

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齊俗習于田賦營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

賦敬筍

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駟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詩傳全

七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甲

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魏

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間

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杖杜

魏人賦陟岵

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

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

魏人苦於征	賦鴛羽
魏之內子	怨之賦葛履
唐	賦蟋蟀
唐虞	賦山有樞
曲沃盛	憂之賦采芣
曲沃盛疆	賦場之水
曲沃偁弑其三	關虞隱隱可見蓋晉侯唐人刺之賦
無衣	
晉人父於從	賦葛生
詩傳全	
晉獻好好讒	賦采芣
晉文公好賢	賦杖杜
臼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艸草
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裘
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晉亂民窮	傷之賦綢繆
曹	
曹未振	之賦尸鳩
曹之君	賦下泉
曹	賦蟋蟀

曹	賦侯人
鄆	之賦羔裘
鄆君	賦匪風
鄆之君子	賦長楚
鄆人困於	賦素冠
魯亂不終	賦場之水
鄆人兄弟相棄	賦大路
鄆人夫婦相棄	
鄭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詩傳全	九
鄭武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封之賦將	
仲子	
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	
賦箴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	
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狂氏 段名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寒棠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		子譏之賦漆洧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大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美之賦女曰雞鳴		鄭有貞士宜其		俗賦出其東門		陳		賦宛丘		陳之		賦衡門		陳靈公如夏氏		之賦桂林		詩傳全		孔寧儀行父從君		泄冶刺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冶		傷之賦澤陂		陳		賦東門之枌		陳		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		賦東門之楊		朋友		賦月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君子隱于川上		慕之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輿		小正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霍鳥		詩傳全		以脩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騶虞桑白駒皆所以燕賢		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卬燕親戚也魚麗嘉魚執葉皆		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		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杜勞戍也邠風		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		所以報上也斯干落窺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		常者鸛鳴露形弓桑鴈采木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		岐洛矣鸛鳴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教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賦小旻

425.

詩傳全									
周頌									
賦召旻									
賦瞻卬									
賦板									
賦民勞									
賦桑柔									
賦蕩									
呂穆公諫									
大正傳									
漢平									
伯也韓奕									
也									
伯									
文									
周公									
廟									
子									
裂									
將									
時邁									
殷									
載見									
寢廟									
成									
朝干									
天之									
清									
文									
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刻詩說全

漢 魯人 申 培 著

明 竟陵 鍾 惺 校

周南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儀
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
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藟此亦太姒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詩說全

麟趾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

也後三章皆賦也

兔置文王聞大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

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

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賦

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

詩皆比中有賦也

采芣苢兒蘭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即其事而賦之也

采芣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吝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
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雷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

說全

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杪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

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鄒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標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麋昏嫺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於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

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鴟鴞管未及其羣第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工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

伐柯管未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詩說全

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戩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興也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傷公城楚丘以備戒太史克美之賦也

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調前三

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駟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閔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窺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

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卿

柏舟康未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卿之臣諫管未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卿人刺管未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卿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嘆也

詩說全

東門卿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章興也

北風卿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卿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

六章皆賦也

凱風卿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鄘

牆有茨鄆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鼠刺三不之詩興也

伯兮鄆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槃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為人所棄鄆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

詩說全

五

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衛

柏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

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淇奥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千旒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

四章興也

綠水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

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婦戴嬀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嬀馬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窺臺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

詩說全

六

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離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芣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父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恩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章四

章皆興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竹竿宋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二

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蝦蟆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于

詩說全

七

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

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墜為田成土

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錫之水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

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興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興也

子衿王室內衰學政廢弛弟子多信其師君子傷之

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

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

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采錫

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嫁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

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

唐棣傷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芣賢者被譏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

詩說全

八

詩比而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

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若之華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

傷生達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未章賦也

中谷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有兔趙鞅殺義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勸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末比而賦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丰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敝筍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載毆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稿

詩說全

九

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賦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代擅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賦也

秋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鴉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

詩說全

十

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采芣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

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錫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偁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信

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芣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杜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紱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羔求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嫫夫時右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曹

尸鳩曹未為政有度國人比之而作是詩興也

詩說全

卷十一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之作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作皆比而賦也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比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也

鄭

羔求鄭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賦也

萋楚鄭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錫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鄭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段嬖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

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采芣田采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未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賦也

詩賦也

箴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

詩說全

卷十一

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境

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仁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

作是詩興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

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褰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其公賦也

添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求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賦也

陳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治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因之治作是詩

興也

防有鵲巢泄治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詩說全

十三

澤陂泄治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賦

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驅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賦也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瑩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蕙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

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三章

詩說全

十四

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菁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至

末皆賦也

頍卬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三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欽葉全篇皆賦也以上二詩子貢傳以為皆燕大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蕐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四壯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秋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詩說全

十五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鴈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棣者華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興也末章賦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賦也

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二章皆賦也

采芣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也

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正續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箋小

正非也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

詩說全

十六

籀美之賦也

采芣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帥之詩前四章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芣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

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此

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千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河水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稱美之賦也

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小正傳

鍾鼓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

鼓鍾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賦也

祈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詩諫全

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縣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宿之主人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諛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成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未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分何人所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毛朱作

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

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夫變見於上地變動于下而姦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

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

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無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
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
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
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寥我王室昏亂護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
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詩說全

九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替御之
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
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都人士尹伯封作問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
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
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成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
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
詩賦也

緜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
為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章
賦也三章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旱麓詠嘆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
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詩說全

廿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
之事賦也

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雖周公
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

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
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會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

此以進戒首章綱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

召公陳其歌詠之辭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即

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鳳皇之鳴

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高岡卷阿之脊末章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

請說全

戒之詩賦也

大正續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

謂之變大正非也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

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

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詩

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比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

也

大正傳此卷四篇皆屬王時詩二篇為幽王

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賦也

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

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

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十二章

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請說全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也

板蕩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

責之賦也

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

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末章興也

召旻幽王通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應諸侯攜貳戎

狄內侵饑饉困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

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

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魯頌

清廟周公成洛也奏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青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也

難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詩諫全

廿三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晉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

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周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賦也

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毖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有鼓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詩諫全

廿四

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賦也

也

載芣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芣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商頌

邦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祀以其
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
作此歌賦也

詩譜序

漢北海鄭玄康成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
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
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
遺爾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
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
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
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
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
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
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
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
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

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
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邛不尊賢自是而
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
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
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
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
王時詩記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

詩譜序

二

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
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
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
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
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
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
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
澤之所及則傷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
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新刻詩譜全

漢 北海鄭 玄 康成 撰

明 竟陵鍾 惺 伯敬 校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詩譜全

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駉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

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爾射禮天子以駉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

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蟀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朱繁	章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何彼穠矣	騶虞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度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悔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併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項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業變風始故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邶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蝦蟆	相鼠
于旄	載馳		

衛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詩譜全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遂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

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
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宣咎于申而立之是
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
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免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
詩譜全

五

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犬司徒甚得周
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
何所可以逃史伯曰其濟洛河穎之間乎是其子
男之國號饒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
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
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豳歷華君之土
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
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
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

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
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鷦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漆洧

齊譜

詩譜全

六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
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
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
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
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
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齊

鷦鳴

選

著

東方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尤存今魏君晉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七年齊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魏

葛屨 汾沮如 國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也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虞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

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傳侯其舊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鵲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芩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

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迺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邈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

車鄰

駟職

小戎

簾段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譜

陳者太皞虞戲氏之墟帝舜之曹有虞關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偽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王恪享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諸太姬無子好巫覡詩譜全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譜

檜者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蔡波之南居秦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

唯坛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咸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詩譜全

曹

蟋蟀

候人

鵲鳩

下泉

幽譜

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

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

幽

鷓鴣

東山

破斧

七月
詩譜全

伐柯

九罍

狼跋

十一

大小雅譜

小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

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卿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標閑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譜全

十二

詩曰閑之閑之者閑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閑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師所以然者十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之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經 65—56

民勞 板

蕩之什

蕩 柳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

詩譜全

十五

夫政必本於天殷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償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繫其牛羊馨其

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難 載見

有客 武

詩譜全

十六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桐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

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編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詩譜全

魯頌

駉之什

駉

有駉

泮水

閟宮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鵲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世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伐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高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諸之野自從政棄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

詩譜全

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

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新刻詩譜

新刻詩傳綱領全

明竟陵鍾惺伯敬閱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關雎之序其開有疏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好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此一節言詩之自出○鄭氏曰詩之興也諫不於

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達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

曰自云焉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之興也諫不於

土簫以筆皆有詩之用而未動也律以黃鐘則之

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

詩傳綱領全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

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

之七情形見音永長也

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足蹈也○三

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

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滯鬱此所謂樂和之

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

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

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於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譜以律呂使之相應而

和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後可得其所感之情有

安樂之不同也○孔子曰治世之音安樂而風俗

止安之樂也○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

之政亦安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

民莫不殺我獨何害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

故其音亦怨怒也○思知我如此不如此無生哀之

瞻焉願之謂焉出涕思之焉也○臨川王氏曰治

詩傳綱領全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

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

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

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安

或則氏曰諷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入人之深如

失則可創人逆志得失於其正其入人之深如

此者蓋以人心同其理也其理實而極於怨怒則

達於陰陽而或名其感動之理也其理實而極於

陰陽而或名其感動之理也其理實而極於怨怒

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

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慶源補氏曰或疑指周公

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是指風雅頌之正經成

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為教正經如常而經常也

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

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

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

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

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

移矣慶源補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

詩傳綱領全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觀則成孝事君

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

之功用也樂者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

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為

風俗所移矣如晉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於禮皆

足以此移人教化之不善其弊必至於此○慶源補

氏曰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

經為教而後有此功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三

綱而後極於天下之風俗也○安成

劉氏曰此一節專論正風俗及周頌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慶源補氏曰或疑指周公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

之有管有箏也四者皆樂器之所在也然網領

之用在於網於衣之上則風雅頌之也風雅頌者

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

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朱

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司馬之六義

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國子而大夫之六義

情志之詞雅則會樂燕享公卿大夫之風雅頌則

神宗廟祭則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

命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則與所以分者又其

為風文武之詩周子曰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

亦不致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

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

詩傳綱領全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

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詩者

而彼樂章爾程子必說說周公作詩教人不知是

如何某不敢從○慶源補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

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

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

乃其音而賦比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是也此者以彼狀此如桑扈綠衣之類是也興者

託物興此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朱子曰凡直指

者賦也引物為況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

句約與因而接續者興也○此是以一物比一物

之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此
日此却不同如葉枯今何在何日大乃頭此是
北體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
有比體如青原上柏木石生天也端
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木石生天也端
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原上
草青木中蕭蕭是待波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
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興起自家之所有有
將物之所無興起自家之所有有
說詩本指如何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
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
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
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
却是東而橫中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三物也
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物也

詩傳綱領全
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賦比興詩裏面全不
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賦比興是如弄弄
窮且詩有六義未備更不說得明却因周禮說
詩有六義所出六義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
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又列三
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聲之所為而後賦又列三
知作詩之法度也○問此聲聲之所為而後賦又列三
是此詩之用雅度也○問此聲聲之所為而後賦又列三
如此其亦不似如此斷今只說聲聲之所為而後賦又列三
興三經謂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
用不一也○孔氏曰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
興者詩之文也○孔氏曰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
詩之成節非用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
聲音之節非用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
在日得節非用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風雅頌之節
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孔氏曰

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
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孔氏
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
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既見賦比興於風
之下則雅頌亦用賦比興也言事之直陳為正
故賦比興之先比興雖同是託物比興而與德
當先顯而後隱然比興之中各斯專於比而綠衣
兼於興免冒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
自有所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朱子曰此與
例與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
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全句全句全句全句全句
者隨文會意可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
為興鶴鳴之類為比此章為之說甚詳大槩興詩不
全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
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
先讀六義而後讀詩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
鑿則便不濟事矣○慶源輔氏曰此六義而教詩與學詩
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綠衣雖以比興又因以興
起其詞雅頌雖以起興又以比興而教詩與學詩
德也獨雅頌雖以起興又以比興而教詩與學詩
章謂得風之體多者以例其餘耳○安成劉氏曰呂氏
音節或為風者為頌而朱子亦堂疑以七言詩變其
恐有不同者然不特
此興之例為然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風

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臨川王氏曰此文諫諍有異入之道故曰風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詩傳綱領全 七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卽至幽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其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

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成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矣如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勸戒之意則聖人之意若止於此則一而篇則人以為是過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見識遠前掩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之世上詩是也自成王以後則為變雅矣蓋王政之所由衰故泰離降而為國風則同乎諸侯之政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言風雅則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言也○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東昭以後所作而邪風不可以為正以刺為變猶之詩也大約就各詩論之則其篇映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

詩傳綱領全 八

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反詠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絀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政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矇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速于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安成劉氏曰此而謂國史傷人倫來則政以作詩則序者之意以

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為國史所作非
以三百篇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
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
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
黃氏曰止乎禮義者雅也樂之中節者○臨川王
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言
變風則通乎無雅之時可知矣然此言亦其大
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
此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變源輔氏曰
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
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
詩傳綱領全

變雅從
可知也

九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
事○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再釋
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體小
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慶源
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
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貨物賜與征伐

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商先王之福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大小
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朱子曰正小雅二十
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
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中周福祿之辭而政之
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
其聲而附之也○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大小為
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
體之不同耳蓋明曰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
此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
小雅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亂
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
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古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
詩傳綱領全

十

義如此○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
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
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慶源曰此頌
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
于神明○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
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
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朱子曰關雎是樂之
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雎為小雅始文王
雅為至鐘鼓樂之皆是關雎為小雅始文王
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臨川王氏曰
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亂也故詩之四始
○慶源曰此四詩之序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亂也
風雅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
各有攸始也○程子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本乎

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
請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
於政以底成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
李氏曰四始也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
下皆詩之至也
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
康節云自刪詩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
之無馬可矣夫刪詩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
曰古人發意思自好者三百篇詩則後來之
詩多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此二句總結上三
節而贊其為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不
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與觀羣怨乎後人之讀之者
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之讀之
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夫哀淫愁怨導欲
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

詩傳綱領全
十一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

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侯教之因其德性之美

而防其過欲其溫因其性之寬而防其過欲其

栗因其性之剛而防其過欲其無傲凡所以養其中和之德

蓋皆樂之功用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

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鐘大呂大簇

夾鍾姑

洗音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亦應鍾黃最
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朱子曰人聲自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
洪濁其大為商羽聲輕清其大為徵清濁洪纖之
中為角此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
律以黃鐘為宮則至無射為太簇為商為角為徵
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太簇為商為角為徵
角中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太簇為商為角為徵
八分有奇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
寸則宮聲大呂聲下而商聲長九寸太簇長八寸
清聲夾鍾聲大呂聲下而商聲長九寸太簇長八寸
黃鐘九寸只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
可以樂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詩之作本言
志而己方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詩之作本言
而聲依永以律和聲也未有歌也及為詩也未有樂也
而作也則詩樂聲和聲如何曰既無此其也只得

詩傳綱領全
十二

以義理養其心也故必學樂斯須和不樂便是
樂○詩者樂之心也故必學樂斯須和不樂便是
若蓋琴瑟鐘磬之類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
動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感
徐於仁義禮智之實又非思慮之所及者○三代
於仁義禮智之實又非思慮之所及者○三代
言以求其志於朝廷而為其器樂之節以涵養其
心則求其志於朝廷而為其器樂之節以涵養其
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所謂聖賢言詩主於聲者少
而發於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志之所存以意
詩志者誠言也詩之志者誠言也詩之志者誠言也
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
之鏗鏘而能通其聲者也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
未千餘年古樂微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
可協之音律而後之絃管已乎誠能得之則斯助

詩律綱領

林鍾生太簇自未至寅亦八位除律皆然所謂陽
八者也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相生
則三分益一鍾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皆
生則三分損一鍾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皆
反三分益一鍾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皆
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矣
加變宮變徵則成八十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朱子曰金鐘鐃也石
蕭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鼗也木祝也也九峯
蔡氏曰人聲洗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
無不諧叶而不相侵亂夫其倫次可
以矣之謂之八音神人以和矣

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安成劉氏曰此六者周禮大司樂
所平反祗者莊敬庸者有常孝
者善事父母友者善於兄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

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
陽相間者言其陰陽相間也又其為教之本
謂之六間不言六陰律者陽說陰也
未猶舜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以六德為本者無是
即舜之意也
六德則難強味以六詩為本者無是
過之意也
六律為之音此即律和聲之意本謂德
性未謂聲音也
安成劉氏曰本六律而教六詩而
叶六律即帝舜會稽自直溫而詩歌自詩歌而聲

詩律綱領

詩律之義
毛氏曰古者教以
詩樂誦之歌之練之舞之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
二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
之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
顓臾失次孔子居流而正之
○丹陽洪氏曰知其說
既而詩亡其存者謂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史
以語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以
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
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

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

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歷陳陽

召南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邶鄘衛鄭齊魯秦陳曹豳之次第也周南

詩傳綱領全

十五

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絕矣故雅亡
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業隳矣故雅亡
鄭本畿內之風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
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於禽獸之風至
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魯之風至
如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魯之風至
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俗厚之俗歷二
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美厚之俗歷二
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先代之風化中國之
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先代之風化中國之
其未始大其俗尚矣故次以陳鄭之風行先聖
王之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
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
且治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也
曹風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既極也
治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聖王何處

詩傳綱領全

十六

不居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國家之先由是道
其居亂也趨治革危而為安國家之先由是道
下故之業以雅興也故次以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治也故之業以雅興也故次以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可以告於正神明風於天下其終也故次以雅興
蓋生於事一不足王道隆則歌頌者如是以雅興
附其後事一不足王道隆則歌頌者如是以雅興
音節各異如不可得非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此為彼而不可得非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之於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而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况神者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亦自詩雅興也故次以雅興

詩傳綱領全

十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雅言也詩
獨言執禮者以人所以守而用之實故常言之禮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朱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
言曰慶源輔氏曰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
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情不致不致故學之
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
氣和平則無源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詠詠之間優柔浸
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
和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

善而自不能已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則

格致故曰興○西山真氏曰三百篇詩雖難曉今

詩老先生於明其義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

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

也○廣平馮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

觀天作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雲集之詩則兄

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

雉之詩則風俗之變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可以怨齊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

已得失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備二若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

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

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

詩傳綱領全十七

善不難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

則得羣居之遺德而不怨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

父事君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廬陵歐陽

氏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

千五六百年之閒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

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違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

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

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朱子曰思無邪

是要正人心

言之三百篇只是一個思無邪程子曰思無邪而

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所以明思無邪一

語之微婉而理盡微婉者若言人之善而此諸事

判會之類是也直指全體是也各因一事若若判

直指全體也此其所以能盡三百篇之義也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故孔子以

對雖多亦奚以為程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

對雖多亦奚以為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

詩傳綱領全十八

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勉齋黃氏曰詩三百人

亦現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人而為已而論說

判矣○胡氏曰詩之精切和雅二者之情及諷詠其

言則事功之理莫不具載故其情合於事理之正

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因是而通為政

之方也詩之言溫厚不至於薄和平不至於訐能

諷詠則人皆易曉因是故能專對也然讀詩者每

不能思如此豈非誦之而不能切熟之而不能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朱子曰子貢姓端木

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矣而未能

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

詩傳綱領全

貧富之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
虛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為可蓋僅可有
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
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
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就貧富而言功比他
樂與好禮者自卑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
不知有富曾氏之說亦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
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
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慶源韓氏曰心廣
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者指其理之好
禮之實○安成劉氏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
能全體貫徹也無諂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
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則於貧富之中者也
彼樂與好禮者則由禮義渾然根於其心流行發
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為
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
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
損存亡乃起乎

十九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聲去聲磬之治玉石者既琢

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

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

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

此詩以明之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足專以此

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姓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地說

之謂而告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也○地齋

氏曰謂告知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此

言也知義理之無窮學之不可以有得而遽足此

所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為學是告往而

知來須是見得切瑳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

之外方曉得所

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

也倩七練反盼普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

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

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

詩傳綱領全

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雙峯饒氏曰讀書須

訓詁便須涵泳其意不可只帶在訓詁上然未有

不曉訓詁而能通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以為

絢一句問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

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
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
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龜山楊氏曰子曰繪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於言意之表者能之
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
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樂之學而知
切瑳琢磨之詩為自洽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以
為物之詩而知人之學禮當以質為先故皆可與
言詩楊氏之說最明得讀書者不可泥於章句之
下而學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則局於
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雙峯饒氏
曰夫子誨詩而詩之教益於人者皆其能窮類而
能舉者讀詩於見在之意也未能通解况敢望其
如衣錦尚絅○三山李氏曰觀詩者必當得其外
好也推之以為慎獨之學巧矣美目但言顏色之
致意蓋詳論語一篇六經皆推之遂知其禮後之
色言之關雖一書語多於他經而二南則止
成劉氏曰此引論語言詩凡十章而皆不仍其
後之次朱子於此得無意乎切以淺見推之雅頌

二十一

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詩體之音
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為教
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羣怨之類是也
故以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
於思無邪之一言白圭之章用之有餘不善讀
者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章又次之若子
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
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
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
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
聽於彼也朱子曰舊編也率猶也乃作詩者自言
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法不可以一
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
以已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之志乃在民而無遺民矣惟以
已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
也又曰逆是前赴逆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
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譬如有客來自
則不可迎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提他來
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願字伯淳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

詩傳綱領

十一

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
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
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
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其性情使
樂而動蕩鼓舞之意沉浸舒快於道德之中有所養
折風雲之氣象一較方能有益○又曰學者不可
不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朱子曰讀詩便長人一
長一格詩之興微不緊要然興起人意
張子曰名戴字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

新傳綱領全

三

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字顯道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

咏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焉

古詩卽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許傳綱領全

二十四

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功而不歸于正便入哀傷淫佚去也○又曰明道先生談

詩並不會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東齋陳氏曰孟民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換兩斯字

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朱子曰詩中頭項多一
明道說詩正得此意○項是音韻一義是訓沽

名件一項是文雅若遂一根究然後計得些道理

之言如春秋書禮足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有逐

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上看他風

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篇
青高底意思看顏回更見也一篇累底意思

好底意思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

家著如
藝梅相
意油似
然自如
此看而
方得興
詩起看
意他如
詩不如
有說座
得立第
後下

詩傳綱領

好底有只態下直說後自好處如燕燕末後一章
 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也大意如衡
 高遠自是說得那人著因當細看如五篇之淫亂底
 諸詩其苦中說有詩事者固當細看如五篇之淫亂底
 讀詩且只序求他有人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讀其本義且序求他有人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記其本義且序求他有人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解中有一字而逐前字將前後又曰念此一詩既已
 至若只是隨處而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有
 詩地做都是識通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
 但可觀其大槩也○學於詩須先去小序之口
 將本文熟讀此詩是說簡甚事謂如拾得無題
 之自然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無題
 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無題
 君子皆指成王統攝爾常之類皆說好意思如幸福之
 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
 當如此須先令人歡慕此則其肯從吾言必矣
 為之矣○讀詩正在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
 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及於善心今人讀
 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作詩文相似中間委
 曲周旋之意盡何用逐日只睡得數章而又不曾
 透徹耳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底無
 城是如人便說我知得是○詩如人只是外而見
 了自是分明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
 咀嚙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
 兩日可以了但不得滋味也說不得全不讀書古人
 能與之便不讀書○讀詩之法且歷心熱讀幸
 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
 人從而歡慕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
 物上義理軒室塞了他如一原清水只管將物
 添上義理軒室塞了他如一原清水只管將物

二十五

詩傳綱領

曉得在上便重了○讀詩須是熟讀了六義
 方出下見得精怪百讀得精熟時意自見那好底
 如去下見得精怪百讀得精熟時意自見那好底
 只下不得讀得這一便休想無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
 第二篇讀得第二篇不讀得第二篇不讀得第二篇
 書此二篇讀得第二篇不讀得第二篇不讀得第二篇
 縱理會得也無意思和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
 嘆只讀過也無意思和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
 只須是人自得意思和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
 寡人斯既破我斧而棄之矣且我周公東征四國之思
 不能已○周孔之詩如我周公東征四國之思
 以聲歌之新二篇未成而遠教以注聲恐未之能
 皆注聲之新二篇未成而遠教以注聲恐未之能
 之知成而過以萬其心志不教以注聲恐未之能
 能令學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第
 讀方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逐篇旋
 通而便之助然今已亡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同有通訓
 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同有通訓
 誦之助然今已亡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同有通訓
 是枉費工夫也○此詩亦無所補若至是是有味若
 枉費工夫也○此詩亦無所補若至是是有味若
 此看雖然有淡薄處亦無所補若至是是有味若
 論語無故言者是指事而起於誰○詩言若已上
 如公無故言者是指事而起於誰○詩言若已上
 須此古無故言者是指事而起於誰○詩言若已上
 所由來善○只要語相協好吟哦

二十六

詩傳綱領

理亦無甚要緊今且將七分夫理會義理二
 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協韻乃吳才老所
 續添之○或問吳才老何據曰他亦有三
 州亦有其書每一字多引十餘條○其
 然吳氏音韻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
 嚴韻問見嚴字乃押韻嚴剛方字去乃知
 豈不讀往也又此問音嚴作方字去乃知
 語自德地好當時然失之○古人情意溫厚
 得後不來一漢唐詩如魏晉本朝又無意
 之劉禹錫之徒和詩如魏晉本朝又無意
 皆不馬錫之一字相和詩如魏晉本朝又
 是當時如一字相和詩如魏晉本朝又
 人說詩多如此作是樂歌如正考父曰當
 生說詩多如此作是樂歌如正考父曰當
 古和底篇亦多其音節本如周頌多不
 有和底篇亦多其音節本如周頌多不

詩傳綱領全
 華數音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編為準且如
 如華數音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編為準且如
 且華數音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編為準且如
 當依本音讀而如何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
 此方是今只從吳下才老舊說不能又削得此例然
 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音耐
 然後下無音如秋蘭以為佩今人歌曲一韻為人信口讀
 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韻為人信口讀
 之全失古人詩歌之意○詩音韻一韻為人信口讀
 因說如今人在方音亦自有音韻與古人合處問今
 陽字却與唐字通清世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
 可曉曰古人韻時後世韻如方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
 字却與唐字通清世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
 石經書公羊傳皆與經列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
 九卷王詩註訓傳三十卷是毛詩志云毛詩經二十
 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者此詩引經

二十七

詩傳綱領

附傳是難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何處有
 詩上末論又有詩云何者為詩之末不何者為詩之
 其論甚好近世不可不讀注詩文字出此等文字都
 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詩文只是看這箇他上
 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某解詩多不依
 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看了○某解詩多不依
 只依序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看了○某解詩多不依
 因說學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看了○某解詩多不依
 都從頭記得初問那裏敢便判斷那裏說不是或頭
 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未敢便判斷那裏說不是或頭
 邊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未敢便判斷那裏說不是或頭
 說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未敢便判斷那裏說不是或頭
 看決之方說得這說未敢便判斷那裏說不是或頭
 敢決之方說得這說未敢便判斷那裏說不是或頭
 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這一部詩并諸家
 注無益於經道理只認得著便已前解詩思說要
 道然其畫一生之力緘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
 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
 纔看若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
 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其應用所貴乎
 讀善者是理會這箇道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
 而已○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
 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詩傳只得如此說不
 讀者已上論詩在

新刻詩傳綱領

二十八

讀詩一得序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辨南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

讀詩一得序

乙

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

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惜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漆浦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者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

讀詩一得序

上

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慈溪黃震東發序

序畢

新刻讀詩一得全

宋慈溪 震東發編輯

明竟陵鍾 惺伯敬校閱

二南

晦庵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台者采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為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也取純陽愚按雪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於樂者

大序

讀詩一得全

此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倫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為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為關雎之序於義正矣而非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遂聞各疏其所以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掌書而不掌詩大序乃謂詩作於國史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性情之正而大序乃謂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此大序之失也晦庵關之當從晦庵

關雎

關雎荇菜皆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轉展即所謂哀而不傷也琴瑟鐘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淑女古以為后妃思得嬪御之賢晦庵以淑女為正指后妃太妃后妃為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設言愚意若如晦庵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卷耳

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為后妃勞媵妾之歸寧晦庵詩傳以為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可豈預外事哉書坊詩傳折衷有晦庵新說亦從衆說合從衆說以為后妃之志

讀詩一得全

采芣

戴岷隱云魯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魯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空爾字方是指后妃

采芣

朱官諸家皆以為治姙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雪山云采芣車前子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姙蓋採取以療疾可晦庵曰夫知采何用得之矣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

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謂緝取之恐求之過

于嗟麟兮

晦庵謂嘆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為鳳兮也

右周南

鵲巢鳩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室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常此談詩之病也

采蘋

讀詩一得全

王

諸家謂蘋為萍萍藻也嚴華谷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為蘋毛氏以為大萍是也郭璞以為即藻誤也雪山謂祭之蒞皆取水產取其潔也故蒞字從草從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為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為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

行省風俗偶憇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

行露

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為證雪山曰暴男侵負女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念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衍說耳折衷新說曰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爾恐當以詩傳為

讀詩一得全

四

正呂氏則以為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衣為證然愚恐語脉不同

標有梅

諸家皆以為天子之情岷隱云不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寃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庸歌以俟

時不必過為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勝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野有死麕

雪山云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誼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于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卿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為武王平者正也或曰即平王宣曰魯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嫁齊襄公晦庵並存其說

讀詩一得全

五

騶虞

毛詩以騶虞為義獸諸家並同晦庵詩傳亦從之此一說也晦庵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又一說也凡皆晦庵兼存之嚴事公乃取月令七騶成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為騶御與虞人而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甚明而晦庵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趾相應麟為獸則騶虞

亦當為獸故詩傳以毛說為主百華谷析騶虞為二恐未安難以禮記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為據以騶與虞兩者為備然云樂官備者以有騶有虞為備也

石召南

柏舟

晦庵主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華谷援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謂非婦人之詩晦庵據列女傳以變毛氏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庵愚按汎彼柏舟之詩說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讀詩一得全

六

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有不知也似平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徑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
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曠曠其陰也皆
喻其夫暴怒無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為生長之風習
習為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頽非和也三章言草
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為東風本不可
曉特言之熱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以小
雅之谷風為證似覺明白故錄之以俟知者然習習
終是□□□□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為乎泥中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塗泥是也古註以為二

讀詩十得全

七

邑名李迂仲以為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邑之
理合從諸家

旄丘

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名
旄頭言羽毛多

不穀有害

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不可乎
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北門

□□□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敦我

□云敦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協若
以為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迫義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携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紀詩
緝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見
幾必於其初者恐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為賢女李迂仲本
歐陽公始以為男女相贈遺如漆洧宛丘之類但云

讀詩十得全

八

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美事耳
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為男女相贈遺之詩貽
我彤管女贈男之物也自牧歸荑男贈女之物報彤
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
針有管樂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
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筆未有用毫毛者
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
氏始以豪毛製筆故自漢以來始有簡寫之說左
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于女史也凡
皆詩緝所援之說如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于

靜之為義詩緝又援曹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閑者今亦相約于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意靜女其姝乃奔者自為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哉

遽除戚施

雪山云遽除今龜曾戚施今駝背

伋壽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此固至論也然愚意壽竊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成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所謂讀詩一得全

九

求全之毀歟

右邱風

髦彼兩髦

自古皆謂指共伯共伯為衛武公所殺而共姜不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可據東萊辨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兄也年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小飲則脫之史謂釐侯已喪而其伯自殺安得猶謂髦彼兩髦以是知武公未嘗有弑奪之事東谷謂兩髦之制男角女羈今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髦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

狀實我棲居之容儀至必誓無他心以此告于母可

繼祥

諸家皆以繼為去祥為暑氣謂綢繅能去暑氣也惟晦庵詩傳以繼祥為縛束之意謂以展衣蒙綢繅而為之繼祥所以自歛飭也愚意綢繅何嘗能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束之衣耳繼字從系非從水之泄也何所見而訓繼為去祥字從衣非煩暑之煩也何所見而訓祥為暑天子當暑袞絺綌必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晦庵以繼祥為歛飭其得之矣

讀詩一得全

十

桑中

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為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為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東谷詩緝言人人同獨東萊呂氏力辨此為雅音謂寧有編鄭衛樂曲之理其意以為雅樂祭祀朝聘之所用而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也然風之用于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變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嘗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為衛之詩詩之名明以為桑中詩之辭明言淫奔後世安得反為之諱而指以為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

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註謂景大也諸家皆從之晦庵傳以景為日影以既景乃用為豁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眾

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晦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蓄焉亦已至于三千矣文義方通華谷云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于騷北三千覺于上下文尤協

讀詩一得全

土

右鄰風

重較

車中俯而憑處為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為較故曰重較呂和淑云

永矢弗諼

程以為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碩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以為比喻恐拘此詩當從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三歲為婦是三歲而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愚按以我賄遷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婦人一時為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合不以正婦遂復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讀詩一得全

主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常從衆說為乘舟詩緝以為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諸家以甲為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是轉恐且合從毛呂之說為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為不美字然此非繫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文害辭

有猗

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反之以為獨行求匹貌李迂

仲祖毛說口狝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為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反古說者特以狝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閑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為婦人欲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在湛之屬傳謂深可厲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曰厲

木欣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內翰之言曰讀詩一得全

主

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為專封若戎人滅衛威公救之亦霸者之所當為也謂之小惠亦不可也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闢之者蓋勸時君以行王為蓋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唯漢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未可比矣若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為而仲則苟于為之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救衛為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註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均平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紀詩緝皆從之晦庵傳獨從古註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蓋若如眾說以為怨諸侯不戍申即與下文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

尚寐無吽

讀詩一得全

古

古註吽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吽無覺無聰付世亂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葛藟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嘆之辭雪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有族者華谷云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為父者非也

采芣

古以為采芣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芣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為聰讒之喻而李氏取之晦庵傳以為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

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芻比聽讒愚按晉風采芻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說

大車穀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為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為正詩記詩緝段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為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蓋與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為氏或以為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佚知者

右衛風

讀詩十得全

五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功本不成文二說亦就其文而意之耳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袒裼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人臣之分安得言相陵邪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

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此句恐合依岷隱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故詩□□于□安得改釋為莊公之田而叔從之以暴虎耶

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論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以世子為鄭君不得目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晦庵則謂忽之辭昏未為不正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讀詩十得全

去

狡童四詩皆非刺忽凡皆公議不惑於僭序講師之說者也

右鄭風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鷄聲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鷄聲為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鷄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鷄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為哀公之言未

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東方之日

諸家皆以日為喻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風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為近事情

右齊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為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亦以為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為大人云大人之儀讀詩一得全

主

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為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為未然雪山云今細民草屨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下裳此詩言婚嫁大速使夫力婦功以齊其家而不虛度所以為褊而不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尤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纖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為刺也華谷云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夫嫁女出為人縫裳而利其傭資皆急于趨利

也愚按詩本文但言女手而毛鄭指為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為富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必無縫裳之事必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為民間之女亦安得盡拘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允合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園有桃其實之肴

毛以為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民之語詩中未見此意鄭以為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以為比喻而以為託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讀詩一得全

主

碩鼠

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為指聚歛之臣又不若晦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也

右魏風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桓叔將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云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有命者迫切

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

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蓋詩傳去序而言也要之既曰變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于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綴以盬與蟲字異義同但于靡字不曾總說惟李迂仲云王事靡盬者勤于王事而不攻綴也意方全

讀詩一得全

无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事以為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為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為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餉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形戮是乃猾賊之尤可以是以為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嗚呼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

之綱常矣世有為朱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之人徵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于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為無蓋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為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出于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憚乃如此至嚴華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為之讀詩一得全

于

辨曰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兵攻桓叔而立孝侯是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弑孝侯晉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之子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哀侯之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為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

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于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戍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鳥取其為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為之謀而讀詩一得全

十一

大夫自以為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為美天下萬世不當以為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

詩尚足為美也哉嗚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為亂臣賊子弑君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載儉歇驕

諸家皆以為田犬名長喙曰儉短喙曰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儉於輜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矜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為之用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問其君子無怨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

十一

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戰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是為箭非防其破彼也與二子重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經載陳氏曰造行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右唐風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古說背馳王雲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詩傳以為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遊眺望非便今陳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為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

子之湯兮

湯他浪反為是蓋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說與下文上字望字叶韻○子字舊云斥幽公晦庵止以為指游蕩者得之

讀詩一得全

王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廛舍因為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穀旦于差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蓋此詩指婆娑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后游市井也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今曰穀旦于差語倒不成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易差之豪聲差之言舛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既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睹矣差之言觀也此詩刺

游蕩者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義一同穀旦者如今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旦于差穀旦于逝約以良辰而□□觀也既以穀旦謂無陰雲風雨蓋近之也必如此說然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右陳風

樂子之無知

晦庵詩傳以子指其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其楚東萊曰所謂赤子之心也未可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讀詩一得全

高

匪風發兮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指周之□□王雪山謂風中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此言非風之飄忽非車未疾驅而使我心不安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晦庵詩傳之說同

右檜風

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眠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于土中朝生而暮死哉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掘閔

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王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

不遂其嫌

張橫渠以(遂)為稱以(嫌)為寵不稱其恩寵也晦庵同合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狼蕭著為喻今陰雨而膏黍苗為喻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根秀蕭著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荒荒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為伯以讀詩十得全

五

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測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曰根蕭著皆陸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水漲因思盛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愚按雪山去序言詩多無歸宿而此說頗近人情故錄之以輔前說

右曹風

周公遭變

鄭氏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小都愚按註傳周公無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書附

其說矣晦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之非

一之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為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于十自正月去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目也二說相參方備蓋主于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讀詩十得全

六

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為汝公子亦恐不然癡女子睹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相念也雪山曰公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九皆嫌于以公子為女耳晦庵曰公子幽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聚于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為女公子矣然於同字之意差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

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倚彼女桑

毛云角而束之曰倚孔以左傳晉人角之諸戎倚之為證愚按倚角之倚從才倚彼女桑之倚從彳字義皆不同倚倚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為精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者曰女如小牆亦曰女牆然則前云桑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

隕穽

註穽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讀詩一得全
葉為穽

改歲

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塞謹之計非必謂塞謹之時為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為納之公家云幽人過事先

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眾司姑錄之

畫爾于茅膏爾索綯

程曰綯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不可索綯畫取茅草將以蓋屋膏作索綯將以縛屋蓋指田廬言之為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幽風幽雅幽頌

鄭氏以昭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為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飲幽詩祈年十田祖飲幽雅祭蜡則飲幽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篇章所謂幽

蕭蕭下得全

大

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筮師飲茅笙頌籥簫篪遂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聲生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聲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詩詩于今為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為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

以為幽若知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于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邪惟前一說謂吹幽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為居東二年暨婦則三年矣鄭氏獨以為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于東都也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如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配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于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作樂耶

伐柯九畹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九畹為東人願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知在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遷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畹之衮衣朝服當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遷豆而衮衣周公之所素被

者也前未嘗有櫛今安用以為迎耶

右幽風

燕羣臣嘉賓

嚴曰儀禮註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視民不忮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改視為示而理自明

讀詩十得全

周道倭遲不遑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為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盬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合從孔疏為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爰咨諏

歐陽曰周偏也雪山晦庵華谷並同

醴酒

毛氏云以筐曰醴以數曰清皆去其糟之具可近世引米口口以縮酒恐祭祀用茅與此醴酒用茅者不同宜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庇也又云隨動吳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為先是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所腓為庇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猶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庇之說也毛氏

讀詩一得全

三

初釋腓字為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患也李迂仲云以腓為避患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其說者也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庇當作著蓋改腓為庇非訓腓為庇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為字訓耶若以腓為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書腓者脰膂易之咸艮皆取象于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

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為庇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之辨記之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為指殷惟李迂仲云以王為紂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稱王此詩序為可疑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為周王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今若以為文王時詩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為殷王耳

胡不旆旆

讀詩一得全

三

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為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維旆曰旆旆以金帛為之繡旆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旆言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旌旆旆旆亦揚起也

魚麗

王雪山謂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

入其中者無有不著然則留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障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之為魚麗之陣其始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手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詞至晦庵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經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讀詩一得全

世

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心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口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咳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為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咳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魚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而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耳愚謂古

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中亦不足疑也

右鹿鳴之什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為魚名出丙亢王雪山曰出漢中汚南八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但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棠棣此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讀詩一得全

世

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亢之魚也丙亢之魚飲乳魚而美亦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亢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託之為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覃覃汕汕

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雪山云覃胡郭反魚回幹一聲汕魚上水貌皆群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說文亦以汕為魚游水貌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南山有莖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為路寢之屬是也世或以為同姓之宗者因宗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鄭乃以為載物之浮者沉者蓋以舟不可言沉故曲為之辭載云泛然不繫夫有定止此說得之

采芑

讀詩十得全

世

毛以芑為菜朱以為即苦買菜而詩緝力主芑穀之說按李氏云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意其不以為菜而以為穀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菜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菜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義自明近世混為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曰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執事

者相為問答之辭上夕及夜既旦以警百官漢儀中

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鴉唱所謂

鷄鳴歌或是此曹戴岷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

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

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缺

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嚴氏曰宣王中夜而起失

於太早詩又設為問答之辭今夜已何如乎乃夜未

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侯已皆來朝鸞聲鏘鏘然

是太早也所以箴之愚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

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縱夜未央為人主所問則

讀詩十得全

宋

其後浸怠浸晚至於鄉晨是正人主不問所致亦安

得指為人主親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於

鄉晨矣始勤不流為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以

形其漸不如初可知也○箴鍼針同見內則與義取

鍼砭

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生毛鄭以為喻求賢且合從之雪山以為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有理若土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庵之說精矣

爾公爾侯遠張無斯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為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為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為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為指白駒去國之賢則其說有三晦庵曰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決于遁思而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適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愛賢之深也華公曰已去

讀詩一得全

三七

而被留于是美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頭加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采近之而雪山為徑蓋謂今日去國之賢耶前日之嘗為公侯者故皆以爾而指之庶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則來字為添似改逸豫無期為其來無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逸豫自適而無期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遁思惜賢者之去而又體賢者之不容不去寄興悠遠矣

秩秩斯乎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王雪山云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

乃占我夢

嚴氏謂皆頌禱設為之言非真有是夢

載弄之瓦

古說瓦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瓦亦與磚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于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

考牧

讀詩一得全

大

嚴云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

螟蛉青蟲螺贏蠃蝓古說皆謂螺贏負螟蛉之子為子置室桑中七日而化如楊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順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非螺贏以螟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省闈聞同官官教台州董華翁云螺贏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鷄抱子暖之而使

生然其子即螺贏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楊子雲則失之百時有監簿永嘉戴同問其說亦云嘗親見螟蛉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螟蛉互飛而其營之口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千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

谷風

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後草無草不歿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夢夢者我匪我伊蒿

讀詩一得全

某

古說皆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立意恐不過睹蓼莪之生意而興感耳

小東大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晦庵獨以為東方小大之國華谷從之於文義為長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山有嘉卉為栗為梅我及廢為殘賊莫知其罪感卉木之得所而已不如也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為南國之綱紀畫瘁以仕而上之人

曾莫我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感也

我從事獨賢

賢猶多也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無將大車

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蓋世有將三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況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

讀詩一得全

四

諸家多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於言辭之間哉毛田抽除也鄭曰代除茨棘以村黍稷也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藝黍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詩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為拔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滑今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

抽其棘也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五家之說為優

疆場有瓜是剝是道獻之皇祖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歛藏之種是不稅瓜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愚意古者公私之田一井天子植瓜亦必惜民之力亦必於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為疑也

右南有嘉魚之什之谷風之什

讀詩一得全

四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浹祿皆舉盈數且叶韻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為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為二事而各為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為士大夫食祿采邑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牧否晦庵又以篇末萬壽無疆為上祝

下恐合且依古註以為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為刺晦庵皆不以為刺三味經文實無感傷之意晦庵之說為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予以駕四牡之駢駢振六轡之如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

讀詩一得全

四

仁如此為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馬曰有邪一斃而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為嚮往而興起氣象靡蕩此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往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為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世緣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為大也音釋者又或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為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經旨矣

右甫田之什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飭酒

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為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為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為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為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為刺

采菽

讀詩十得全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莛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菽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讀詩之病姑舉其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古說以爵為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為人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為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盃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為持平之說以解之也愚按此說稍平易

黍苗

詩中明言羹召公而詩序乃以為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庵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真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為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管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古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消長之合倘無翳隔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管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

讀詩十得全

四

詩傳謂絲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隅而不能前恐不若諸家謂後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古說皆以為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為雨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猪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兩兆月近畢亦雨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張子之說以為豕性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今見豕白蹢群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承蹢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然非以為將雨之

候也

右魚藻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為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脉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天既命

讀詩一得全

四五

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其間條理次第絲毫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學者詳之若華衎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繁耳

永言配命

傳云配命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嚴云配命謂理者與天為配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王

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說於經文為近

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詰不同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裁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中間方說文王爾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故首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次序當從讀詩一得全

四六

嚴說

造舟為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作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為梁也文王之親迎其造詣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為親迎設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為之制豈為尊卑而立等差也親迎而涉津渡持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于津渡而立為之定制也

陶復陶穴

古謂陶為窰復為重復之窰穴為陶其壤而穴之言
土室也蓋謂古公重父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如此愚
按窰窰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雪山曰
陶今之土塹也以陶為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為其
於基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塹為居也戴岷隱曰先陶
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
者視古說雖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為尤近

櫛之濟濟

晦庵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讀詩一得全

四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
始也人生業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
之心一萌即為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
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返自
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
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右文王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

晦庵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

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巨迹而生
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冰是
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
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
協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為神異而亦
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
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
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
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為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

讀詩一得全

四

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
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為不
難產而作耶

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為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
知詩人形容鋪張設為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多矣
此乃詩人之體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以去草
為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誇后稷

實發實奏

由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即有邵家室

古註謂邵為稷之母家先儒疑邵必自有其君或絕亡或詩謂李迂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此詩后稷封於邵其事甚明若以邵為稷之母家則未之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為此說者以詩有即之語即者就也故以為就封為母家不知即乃遽然驟得之義稷乃始封故云爾

以祈黃耆

晦庵以為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序以為乞言俗見傳染之難回如此

讀詩一得全

四

令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為卿大夫者為尸故云公尸見孔氏禮記疏

假樂

諸家以六句為章岷隱筆谷四句為章大義甚順

洞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饒饒豈第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毋乎此興起也詩之本旨也凡謂薄物可以格神由厚

德可以厚民者本繼序之說也

卷阿豈第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為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王游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憑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藹藹王多吉士方明叙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為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為名少年合二說方備

讀詩一得全

五

右生民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也愚按舊說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即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蓋矜持修飭即此德之方正形見者自鄭氏取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多費辭晦庵止云隅廉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寧為荼毒

諸說皆云安為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虐政欲其亂亡故寧為荼毒而不之卹愚按經文自明白因訓寧為安而多事今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為善彼不順者攻以內行污垢之事於文象亦通

靡有孑遺

諸家皆泥說文以孑為無右臂之貌恐不若徑以孑訓獨蓋經文但云無復孑然而獨遺者耳

無不能止

讀詩一得全

卷一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能之故而不敢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嚴曰言母謂不能而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言歷章群臣盡力救旱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生穆王時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姓也

詩緝非其說謂詩不過發為神異之辭以形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為申伯作而口口甫以大申伯也豈有速取周室始衰之甫侯以匹中興之申伯謂此說覺於詩意寬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審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謂不必改音記矣

昭假于下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嚴云有周之德昭明假

卷一

至于下愚按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必增字為說本文極明白天

袞職有闕

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惟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袞者人臣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理通說詩者未有此故錄之

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詩

夷寂寞也以為佳語者非

右蕩之什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文王之德之純以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蓋亦斷章取義

彼徂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耳鄭氏以彼為指萬民已覺多事晦庵又以下句之岐字綴彼徂矣共四字為句而云彼徂矣岐恐無關

讀詩一得全

五

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古註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為成王誦之成王則本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口能定武烈也此在古註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云以為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在天之右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為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眾

雖

序以為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為文王或以為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庵亦以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註亦以為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讀詩一得全

五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為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為勺舞之勺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愚甲子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主載用有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為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年天下猶未定未

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創為此說耳乃今考開諸家經解如晦庵則曰後人寵受此王者矯矯之造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如雪山則曰導養時悔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舊說乃與暗合竊意此詩正為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止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為酌而序所謂酌□□之道者也華谷謂非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歟讀者更詳之

讀詩一得金

五五

右周頌

□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于經者凡□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追事僖公而為之請命于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于經恐亦未必追事僖公也且序之為此說者以魯有頌為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命于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于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未必使

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于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于秦明堂位作于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為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為僭何異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可郊僭也不以為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為僭而請

讀詩一得金

五五

之乎且此詩作于誰而請之也謂作于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于臣子臣子不應專達于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威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于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亦此魯之所以不競歟

右魯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為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為商世之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孫□□念神心而已

駿龐

古說駿大也龐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于文義既不通于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齊詩作

讀詩一得全

五

駿龐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為下國綴旒喻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駿龐亦喻也為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以為喻則旒旒亦何足為喻茲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托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右商頌

附黃訓讀書得內讀詩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朱子傳曰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高禘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曰天命者祈于天

而生非天命之而誰也玄鳥者神其時也蓋之矣何多貳遺卵簡狄吞之七言三周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時維后稷朱子傳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后姜姓有邠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也弗之言板也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見大人迹曰帝者祀天于郊見之也曰履武敏者神其事也蓋之矣何多無人道三言云甚矣多言之誣經也頌無七

讀詩一得全

五

言雅無三言經不盡明不可無言今也無頌七言無雅三言經盡明矣可無言也可無言而言不亦多乎經不可誣經以道載道可誣乎道不可誣道以人弘人可誣乎甚矣多言之誣經也簡狄之事勿論姜嫄高辛之世妃高辛帝嚳氏微帝之妃鳥從禋祀帝其帝妃其妃可謂無人道乎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父也周始祖之所自出者也稷父之周人禘之可謂無人道乎周禮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謂姜嫄不言嚳者嚳有禘也是禘嚳者古禮享姜嫄者周制也猶郊者古禮宗文王者周制也尊尊親

親周道備矣未始知親而不知尊也可謂無人道乎
或曰無人道而生子故棄之而名棄也不然何棄之
有左傳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惡之棄之生也安知不以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
齒無害異焉而棄之乎始也異焉而棄之終也異焉
而收之收之不終棄也而謂無人道豈惟誣人誣聖
人也誣聖人之父也誣聖人之母也聖人之父聖父
也聖人之母聖母也而可誣乎今人無人道而生子
者亂也吞飢卵而生子者怪也孔子不語怪不語亂
何朱子語之乎或曰簡狄吞卵史記章行浴姜嫄履
讀詩十得全

新刻讀詩一得終

新刻印古詩語全

虛生子朱得之記

退菴子鍾惺閱

睢鳩且有定偶今則在河之洲關關然相與和鳴矣
則我君子天豈不作之合生淑女以為之良配乎
但今不知其所在思而求之不能自己誠得其人
則將友之樂之以效關關之情也友也者友其德
也

羔羊三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初美其從容自得次
則即其從容自得舉時舉地抽繹以咏嘆之也

印古詩語全

凱風孝子之自責也謂母聖善非不安其室也責子
者過情也故曰親之過小者也

干旄四之五之六之車數也畀之益其未備予之許
其盡善告之啓其未行

木爪君臣朋友相與之情皆然也

黍離自苗而穗而實蓋隱然天下多事行役不息以
見王政之不綱也其曰搖曰醉曰噎感益深而傷
情益重也未見宗室夷毀之意

采芣至情所在倫理皆然葛以為衣蕭以交神艾以
療疾非浪采也淫者情或不然

緇衣好賢而思衣食之也宜敝還皆就賢者言改
為授粢則申詩人之愛且勉其勤於職事不必以
衣食營心也

女曰鷄鳴來者師事我者也順者我事之者也好者
相友善者也贈加美於人問候問報相酢答也

齊鷄鳴初曰不但鷄鳴天將旦而蒼蠅有聲矣再曰
不但將旦日已出而有光矣月字候也蟲覺覺承
蠅也會且歸日出也月不常光於旦蠅不前聲於
鷄日候月無疑也

伐檀用力求賢而不任賢故詩人嘆賢者之不苟祿
印古詩集卷二

以警之也雅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
不我力其此之謂歟

楊之水不敢以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晉昭也

綢繆之謂子今子今如此人何者夫婦各自反以為
涼德不堪為配忝此嘉會雖為此身之幸實為中
心之愧也

車鄰駟駟見秦人開國之始其務如此則他日廢奄
人任血戰以致敗事可見矣君子其謹始哉

蕪葭卓爾末由之嘆歟

素冠鑒羔裘之驕奢寔得見勤儉勞苦之人也悲傷

其驕奢欲同歸於勤儉欲見行喪禮者迂而鑿也
七月一詩惟田畯至喜一句是上之愛下通詩皆是
下之愛上正以動成王愛下之心也農桑之務莫
不念及於公羹墻之見不獨大舜為然也

鷄鳴蓋云子之可閔已為所取言無及矣室之無毀
其情何以哉營巢之初風雨下民之憂耳室未成
而風雨已至取子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則下民之
侮安知其必無也情之切而急慮之遠而周也可
見矣風雨指武王崩成王自謂多難者

鹿鳴敬賓也卒日示我以不佻之周行其愛我至矣
印古詩集卷三

我之備禮樂以樂其體而娛其心殆有所不容已
者第二節終好我示道第三節終作樂承筐意宋
註非王道氣象

皇華諏謀度詢以每懷靡及也廣取善之量曰諏辨
義利之微曰謀酌時勢之宜曰度通神人之志曰
詢必謀而後取不失必度而後謀不混必詢而後
度不任諏詢通人謀度在已

大保吉蠲以下明保定之固也所謂主祭而百神享
之治事而百姓安之是天命之也

杖杜王者勞還役之辭也前二節言畢成在途兩地

之情三終征夫之情四終女悲傷也我征夫自我也非盡家人言

白駒不能致賢而思之之辭逍遙則得望其耿光嘉容則得聞其謦咳末節不獲其來思往就見不獲相親冀免見絕也但其以好爵自標空其不能致賢也

斯干首言相土山水物產之美秩秩幽幽苞者茂者如此則居此而鍾其秀者必相好而不相疑也

其戶以上是實事爰居以下則承相好意而願之也約之至攸寧築室百堵芋疎寧則居處笑語也

即古詩集

四

下莞以下則詳居處笑語以終躋寧之意其曰寢之地願其德也非昇之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一時之樂歌也楚茨重

奉祭信南山重力農甫田力農歸功於下大田力

農而歸功於上皆互相呼應者也

賓之初筵孔偕已上泛論凡初筵禮度無不整飭至

於鍾鼓既設射以樂賓亦無昏亂次言祭而飲者

亦自如此皆言秩秩孔偕也既醉而出以下示以

既醉尚可知警末則及其未醉而警之也

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瘼也不歆也

下武維周不上武也

姜嫄履高辛之後禋祀以弗無子敏而不怠歆而不強攸介攸止即事精誠無將迎也何歆如之載震載夙即事對越洋洋如在也何敏如之此所以為克也先生而安然不折副如達者乃上帝康禋祀而赫厥靈也屢寘之者初生而如達也寘之而益靈異者益見上帝之赫靈也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淫靡無忌憚之言非周公尊祖配天之意

板云攜無曰益復其良心何有加乎

崧高生甫及申即仲山甫與申伯也詩之孔碩君臣

即古詩集

五

之倫天人之與也其風肆好可以動天地感人心使天人相與之機君臣相體之義將遍於天下不

肆好乎

烝民蓋言周有懿德而天好之故生此仲山甫以保

之仲山甫有懿德而我好之以其能保天子也此

可見天道物則之常通詩之意只此是已

江漢釐爾圭瓚蓋殊數也王灌以圭瓚諸臣亞灌以

璋瓚宣王錫虎如此豈成王於周公亦止如此而

已而伯禽之後僭竊日甚不自知其以雍徹舞八

佾之非也

玄鳥天命商宅土芒芒自玄鳥降之時簡狄從高辛
祀郊禋而生也所以古帝命湯命武丁域四方四
海奄有而衆格祁祁也此由商帝世德不殆而咸宜
也
長發有震且業湯敬日躋也信哉為天子所以降
卿士而左右之也禘也非祫也苟曰中衰則非帝
命不違矣

浚儀王應麟伯厚著

竟陵鍾惺伯敬閱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
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
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
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曹秦而全者以其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
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
其本義與不得已皆列于學官漢初又有趙人毛
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
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
東海衛宏受學于曼卿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
傳鄭玄作箋齊詩衛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
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周六詩

春官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以六德為本六律
為音瞽矇掌詠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疏風雅頌是詩之名也就二者之中有比賦興故摠
謂之六詩正義六藝論云鄭玄唐虞始造其初

和始見于書至周分為六詩孔子純取周詩上采魯詩三百十一篇七者六篇自文內則說負子之禮

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

書詩言志歌永言工以納言時以颺之注掌誦詩以納諫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觀民風

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豳首鵲巢采芣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

齊可歌三篇間歌左傳三類注風雅頌也疏一國之事諸侯之詩為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為雅成功

告神為頌上林賦揜羣雅注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漢六家詩 三家詩元王詩傳 韓詩翼要

藝文志凡詩六家四百六十二卷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詔曰申公作魯詩后 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志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他 者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為

最為近之儒林傳言詩于魯則申培公申公與

楚元王交俱事浮丘伯孫卿 申公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弟子為博士十餘人

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江公即丘及許生王式事

徐公及許生式以三百五篇諫張長安先事式唐長賓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

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有韋氏張唐褚氏之學博士江公世列傳楚元王與申公俱授詩

浮丘伯文帝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元王詩 薛廣

德以魯詩教授龔勝舍師事焉為博士論石渠後傳高詡曾祖嘉以魯詩授元帝至詡世傳之為

博士 李昂魯恭李業習魯詩 魯丕以魯詩教授 包咸魏應受魯詩 陳重雷義俱學魯詩

隋志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齊志后氏蒼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

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傳轅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弟子夏侯始昌

最明后蒼事始昌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伏理由是有翼匡師伏之學 蕭望之治齊詩

事後蒼後傳伏湛父理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湛傳父業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說解九

點章句繁多子恭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餘言

景鸞理齊詩作詩解文句 馬援受齊詩師事賴

川蒲昌

韓(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

一卷唐志唐止存外傳折為十篇(傳)韓嬰燕人孝

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

魯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

事韓生授蔡誼授食子公與王吉古授長孫順

由是有王食長孫之學 蔡義明經詔求能為韓

詩者徵待詔願賜清問之燕得盡精思于前上召

李海紀詩全

見義說詩甚說之進授昭帝(後傳)邳惲理韓詩

授皇太子 劉寬明韓詩外傳 杜撫受業於薛

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

杜君法 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召

馴習韓詩建初中侍講帝嘉其義學 趙華受韓

詩著詩細 李恂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

鄭玄從張恭祖受韓詩 張文通習韓詩作章句

唐檀公沙穆夏侯恭習韓詩(隋志)韓詩二十二

二卷薛氏章句文選注多引韓詩翼要十卷漢侯

苞撰

毛(志)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傳)毛公題

人治詩後漢書正義小毛公毛公名萇為河間獻王博士獻

王修學好古學舉六藝立毛氏學左氏春秋博士

毛公授同國貢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

敖授陳俠俠由是言毛詩本之徐敖陳俠傳謝受替

平帝立毛詩(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

傳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序錄)子夏

授曾申草木疏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亨授毛

萇(釋文)吳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

李海紀詩全

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

故訓傳授趙人小毛公(後紀)章帝建初八年十

二月戊申詔選高才生授毛詩安帝延光二年正

月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毛詩者一人(後傳)鄭

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又注鄭玄作箋

衛宏作毛詩序 孔僖世傳毛詩(隋志)毛詩二

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唐志)毛萇傳

十卷文選注引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

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為故訓亦與

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又

詩引經附傳不知誰為之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志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為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為近之三家列于學官毛公之學自謂子夏作傳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存無傳者毛詩鄭箋獨立經典序錄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

釋文鄭玄作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

漢詩博士

後儒林傳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毛詩未得立河間獻王立毛

主海絕詩本

六

詩博士劉歆哀帝時建立

魯前傳文帝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弟子為

博士十餘人江公世為魯詩宗唐生褚生應

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桓衣登堂頌詩甚嚴試誦說

有法問何師曰事王式諸博士共薦式詔除下為

博士薛廣德事式以博士論石渠張生唐生

褚生皆博士張生授許晏為博士後傳高詡

建武中召為博士魏應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李業師博士許晃

齊前傳轅固孝景時博士后蒼為博士蕭望

之事后蒼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丹事匡衡為博士後傳伏恭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

韓前傳韓嬰孝文時博士其孫商為博士趙

子授蔡誼誼授食子公為博士王吉授長孫順

為博士後傳薛漢建武初為博士楊仁舉孝

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

科上府辭選顯宗詔補北宮衛士令

劉歆傳文帝時詩始萌芽衆書皆諸子傳說猶廣立

於學官為置博士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

春秋先師皆起建元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

主海絕詩本

七

或為頌儒林傳贊平帝時立毛詩

漢齊魯韓毛詩異同詳見詩攷

賈逵傳蕭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隋志梁

有毛詩雜議難十卷侍中賈逵撰云晉孫毓毛詩異

同評十卷陳統難孫氏四卷毛詩表隱二卷晉楊乂

毛詩辨異三卷異義二卷崔靈恩集注正義樂緯

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

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

唯有三百五篇齊韓之徒以詩經為章句與毛異非

有壁中舊本可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毛

魯詩 魯訓

天子之田

司賈諠者曰騶者

以天
木子

瓜之圓虞者圓之
為下報上

輿服

聿之言曾詩以為夜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婁扇方處
詩疏魯詩之義

以阮徂共皆為國名異義詩魯說殷中宗周成宣王

皆以時毀
禮記疏
魯詩素衣為綃
周禮疏
異義

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公羊傳注魯詩

玉海紀詩全

九

傳曰天子食日舉樂
說文魯詩說爾小鼎
坊記

注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作此是魯詩

正義鄭志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爾雅注魯詩云傷如之何

齊詩

翼奉傳竊聞齊詩聞五祭之要十月之交篇主孟康

曰詩內傳曰五祭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祭會之

歲於比則有變改之故詩正義案詩緯汎歷樞云大

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四鄭作六藝

亥之引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

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

為華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曉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陰陽與四際也酉為陰陽盛陽微五際也即鍾傳四始之缺五際之危注韓詩外傳云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又引詩泥漢地志子之營兮遭我虜囷之間兮注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自杜沮漆注齊詩

韓詩

韓詩章句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蠅螬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鷄鳴說人也伐木勞者歌其事雨無暵正大夫刺幽王也鼓鍾昭王之時作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商頌美襄公篇名之異者如科木標有謀何彼莪矣嬖薰薰者裁泔漢

王海紀詩全

十

地理志周道郁夷芮院之即杜欽傳注仲山甫就封于齊樊華傳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文選注奄有九域在彼穹谷曹褒傳奚斯頌魯注薛君章句以是詩公子奚斯所作後漢書注彼岨者岐有夷之行薄言振之東有圃草皆引薛君傳又引薛夫子章句脉關睢以刺時史記趙趙免注引韓嬰章句爾雅注心焉惕惕韓詩以為悅人釋文引韓詩異字及說如蒹葭甫田綠竹猗猗之類樂記溫良而能斷者且歌注商宋詩史記宋襄公之時正考父作商頌又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上之詩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蔡人之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中人女作行露衛定姜送婦作燕燕漢匈奴傳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宣王詩曰城彼朔方漢天文志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百虎通相鼠妻諫夫之詩孔叢子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國語注六月道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也秦伯賦鳩飛引小宛之首章采芣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周禮疏案異義韓魯說駟虞天子掌鳥獸官詳見詩攷

王海紀詩全

十一

志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四篇名內傳復推詩人唐止存外傳唐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唐為十篇又外傳十卷隋志同歐陽修曰漢志嬰書五文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十篇其遺說時見於他書晁氏志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說有先秦風記經解注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

禮記引韓詩說 鄭特注 正義 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不

以自戒金罍詩 周禮注 詩傳佩玉上有蔥衡

下有雙璫疏謂韓詩公羊傳注 白虎通 韓詩內傳

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內傳曰師臣

者帝文選注 內傳桑弓蓬矢王者舞六代之樂舞

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內傳曰世子者何言世

世不絕水經注 二南國按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

郡南陽之間漢志注 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三

禮義宗內傳天子奉玉升柴後漢志注 韓詩序云

云晁說之論 引韓詩叙

平海紀詩全

漢小雅逸篇

後紀 永平二年十二月壬子詔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見燕注 新宮小雅逸篇也 逸詩並見詩攷

漢詩大義

匡衡傳 學者上書薦衡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

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宣帝不用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漢詩細 詩譜 詩解

趙彙傳 儒 受韓詩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

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隋志 梁有詩

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 鄭玄傳 著毛詩

譜唐志 鄭玄譜三卷隋志 二卷太叔求及劉焯注

歐陽修 補亡 隋志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梁有韓詩譜二

卷吳太常卿徐整毛詩譜三卷又有毛詩 國史志

詩譜世傳太叔求注不在祕府經典釋文叙錄所稱

徐整暢太叔裘隱蓋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訛

也歐陽修補 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又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

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

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

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

平海紀詩全

明也 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又云欲知源流清濁之

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

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見唐劉 歐陽修後

序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絳州得之其文有注而不

見名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補以孔氏正義

之文因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舊注凡補其譜十

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

譜復完初修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合以毛鄭

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景

鸞傳儒 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

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
外記號曰禮畧又抄風角作興道一篇又作月命章
句著述五十餘萬言

漢毛詩序

後儒林傳衛宏好古學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賈繼學
曼卿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正
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
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經典釋文沈重云按鄭
詩譜大序自風風也說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叔所作（序錄宋周續之雷

主海紀詩全

古

次宗齊劉獻並為詩序義（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顧歡等毛詩
集解序義一卷雷次宗序義二卷宋阮珍之序注一
卷劉炫集小序一卷劉獻等詩序義疏一卷（唐志
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隋志韓愈議曰子夏
不序詩之道有三焉（韓愈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
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晁說之曰說
韓詩者謂其叙子夏所作（朱氏辨說曰詩序或以
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
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然鄭氏又以為序本自合

為一編毛公始分寘諸篇之首則毛之前其傳已久
宏特增廣潤色之耳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
公所分其下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
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凡小序
詩又直指其事如其崇定之方中南山株林之屬若
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無可疑
者（毛傳簡要平實鄭氏
惟序是信傳以三禮

魏毛詩義問

隋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七月正
肅毛詩義駁八卷又毛詩奏事一卷問難二卷王基

主海紀詩全

十五

駁一卷謝沉釋義十卷劉璠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
是非二卷吳韋昭朱育毛詩答雜問七卷晉郭璞毛
詩拾遺一卷梁何胤毛詩總集六卷隱義十卷晉陽
又雜義五卷殷仲堪雜義四卷梁武帝發題序義一
卷大義十一卷簡文十五國風義二十卷劉獻篇次
義一卷（北史）劉獻之注毛詩序義一卷劉芳毛詩
箋音義證十卷張思伯為毛詩章句（南史）張譏毛
詩義二十卷顧越深明毛詩傍通異義
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張逸
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

前 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盡而美
周之禮也正義譜云子思弟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
仲子曰於穆不似斯十正義古詩以已字 絲衣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
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孟軻弟子有
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趙岐以為齊人

晉補亡詩 隋文中子續詩

文選東廣微補亡詩六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
由儀注王隱晉書曰東晉字廣微為著作嘗覽周成
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以補之 晉傳

主海絕詩本

七

補亡詩 行於世 唐志東晉 宋氏集傳以鄉飲酒
集五卷 夏侯湛作周詩 禮燕禮考之曰笙曰琴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
詞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 文中子中說
續詩備六代有四名化政頌歎有五志美勉傷惡戒
一百六十篇 列為十卷後 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
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
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
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 六代晉宋齊梁陳
北齊後周隋

晉毛詩外傳

謝沈傳著毛詩外傳 (隋志)謝沈釋義義疏各十卷

晉詩評

釋文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
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
異明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正義引孫毓評
王肅注毛詩 隋志王 序錄孫毓詩同異評十卷
基毛詩駁一卷梁五卷

梁毛詩集註 毛詩圖

隋志梁崔靈恩集註二十四卷 本傳云二 梁武帝毛
詩大義一卷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
卷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釋文崔靈恩集注採三

主海紀詩金

七

家之本 殷樂也用注為序文 生 梁史許懋受毛
詩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

唐二十五家詩

藝文志經錄三曰詩類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
十二卷始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韓詩有卜
商序韓嬰注又外傳翼要毛詩有毛萇鄭玄王肅業
遵 宋人 隋志業詩立義多異世所不崔靈恩王元度之
傳箋譜注劉王孫揚陳謝之問駁評難辨釋元延明
之誼府張氏陸璣劉炫孔穎達之義疏曾世達鄭玄
諸家之音義終于毛詩正義不著錄三家始于纂義

次以毛詩指說斷章終於草木蟲魚圖凡三十二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崇文目〕八部一
百十五卷〔中興書目〕三十三家三百七十卷續目十一卷
〔文粹〕李行修曰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
尚之

唐詩正義

〔志〕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
壽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宋淳化三年四月校定上之〔正義序〕
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爰劉軌思劉醜焯炫
等焯炫特為殊絕今劇以為本削其所煩增其所簡
〔李海紀〕詩全

〔隋志〕義疏有謝沈十卷又釋義十卷張氏五卷舒
援二十卷沈重二十八卷又二十卷二十九卷十卷

十一卷二十八卷劉獻詩序義疏一卷劉炫述義四
十卷魯世達章句義疏四十卷隋書四十二卷春秋正義引陸機毛詩

義疏文選注
引劉芳詩義疏

唐詩纂義

〔志〕毛詩纂義十卷〔許叔牙傳〕貞觀中遷弘文館直
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
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唐毛詩指說

〔志〕成伯璵毛詩指說一卷書目有指說統論一卷及
師承次序毛詩斷章二卷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詩語
〔年〕

唐草木蟲魚圖 毛詩物象圖

〔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
修撰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陸
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吳太下中廢子烏程令書
易釋文名賢書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
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
其真召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
〔李海紀〕詩全

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

唐毛詩別錄

〔書目〕毛詩別錄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
取其長者述而廣之

至道皇太子講詩

二年三月癸卯諸王府侍講邢昺上言皇太子召臣
於府內講毛詩久之賓客李至李沆皆列坐共聽

天禧毛詩正紀 元祐詩傳補注

〔書目〕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卜四篇論詩名篇
數風雅正變之類又外義二卷 元祐四年六月十

八日吏部侍郎范百祿進補注二十卷詔付秘書

皇祐毛詩大義

皇祐中武功蘓子才采鄭譜孔疏僅二百條分為三卷劉宇為詩折衷二十卷凡一百六十八篇歐陽修為毛詩本義十六卷凡百十四篇王安石新經毛詩二十卷梅堯臣毛詩小傳二十卷蘇轍詩解二十卷程頤詩說二卷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楊時毛詩辨疑一卷陳少南詩解二十卷胡旦毛詩演聖通論二十卷

紹興毛詩叶韻補音

上海紀詩全

十

十卷紹興中吳棫撰自序云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已見定為一家之學釋文是也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朱熹多所刊補正義曰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朱氏曰周頌多不協

詩集傳

朱熹輯詩傳二十卷其序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呂祖謙讀詩記三十二卷

正義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濤式

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程大昌論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考先王之澤正小

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朱孟子記孔子言詩以為知道者二論語記

孔子弟子許其可與言詩者亦二

虞書言詩言志自后夔以來五聲八音所用以為樂

上海紀詩全

十

皆主於詩舜作歌以謹天命而皋陶乃磨載歌世治而相勉以善也五子述大禹之戒為歌世亂而相警以惡也列子言立我燕民莫匪爾極堯之時所謂詩也書大傳言日月光華弘余一人舜之時所謂詩也太師陳詩以觀風俗工以納言時而賜之學校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刪取著以為經口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詩有天下之作有一國之作有神則之作文中

新刻上海紀詩終

新刻困學紀詩 全

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述
明 竟陵 鍾惺 伯敬 閱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其失

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享作詁訓傳以授趙國

毛萇時人謂享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

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絲衣經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

由聲紀詩全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中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

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尅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

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

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

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頌之說然朱子疑

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

芟良稻等篇為幽頌亦未知是否也召成公云幽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艸首射農句大戴禮祈招左傳之柔矣

左傳皆有其辭唯采芣芣周禮河水新宮茅鴝左傳鳩飛

語無辭或謂河水污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

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

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於

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

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

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

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

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論語唐棣之華之類

自學紀詩全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

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

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皆繫之興風七十小雅

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

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

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

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

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

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

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

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與隱鵲林之言本於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

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

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

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

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

未繫朱贛賡虞處鳴四和皇聖者薛士龍曰關雎

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役詩一

中學紀詩金

三

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

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

事與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

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

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損簫因擇取

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

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蕭所

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名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

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

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

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

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

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

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

中學紀詩金

四

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

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

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

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

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采芣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九車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

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

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

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
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
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
無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
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
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

五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
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
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
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
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
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水
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
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

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
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
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
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
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諫祭祀能語君子能
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
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
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八儒有仲良

韓詩外傳

六

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
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性李邦直亦
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
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
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
廷燎以為不設鷄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朱莒讀雅詩不解鶴鳴比為無
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
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

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

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

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

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國蓋或於異說

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為証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飾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南學紀詩全

七

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

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郤

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

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拊羣雅張

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

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

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

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

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

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

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及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

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

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

南學紀詩全

八

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

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

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饒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情志

刑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山縣有干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名

人新甫之恒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太史

公問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

不可不攷也

禮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鄒之亡由叔姪

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月云歲既單矣言農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

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

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

土寒多難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

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

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

爾雅紀詩全

九

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

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

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

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

詩熠燿宵行熠燿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

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要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

復于正

子繁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

為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

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言

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驥廷仲

李伯仲也此可為學詩之法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

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

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

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

爾雅紀詩全

十

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

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

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

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三詩作於東周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

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口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

篇題之下必有語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

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詩芭有三薄言采芭菜也豐水有芭草也維糜維芭
白梁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芭鄭氏注芭枸櫞也杞
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
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限有杞楨枸櫞也茶有
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薺茶蓼
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傳穆王西征犬戎遷
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蓋自穆公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

困學紀詩全

十一

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
酈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
亡猶西晉也燕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
於王室王靈不乃拜戎不假太原晉
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
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
表懿王堅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
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詩譜序懿王始
不云懿王

受諸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必不尊賢正義謂
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
王故先此言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
則始於懿王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
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
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
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太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

困學紀詩全

十二

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
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詳泰
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
後為尹氏太師厥父之後為厥維趣馬申伯之後
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
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寺
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

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甯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

周學紀詩全

十一

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脩身以俟命而已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疆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隕漢宗震華曜傑陳

業際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

則是傲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

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

周學紀詩全

十一

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鄭言之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

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

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

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劇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劇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

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吏者始嘗攷通鑑皇極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踈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大夫刺幽

申學紀詩全

十五

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暫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之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鷦鷯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

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劉向甫田劉卓也爾雅釋詁劉大也郭璞注云

劉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

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

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

可乎

申學紀詩全

十六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吞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

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叔王賜諸

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通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章

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

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

又不濡其翼惟禹敷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納坻

之卽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

鄰是也

亂離瘼矣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惠常

在下及其極也乃通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楮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墮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心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

國學紀綱

十七

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瀼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鼂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械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

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故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

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

不當請為賞田則

呂國在宛明矣

與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

國學紀綱

十八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

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

為周之幹臣

正義云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

愚謂仲山甫猶儀

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

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厥父皇父程伯休父

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

奇之過也

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沒效官

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熾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汚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

甫學紀詩全

十九

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卽我御事固或者壽俊在厥服矣好讒隱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啼其耆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免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震震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庠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整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

擇三有事置族多藏貪墨之臣為姦賊小東大東抒袖其空聚歛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甫學紀詩全

二十

為羣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粟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研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蒸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止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肩肩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

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嘆

澤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滴水李氏以為同州鄒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鄒陽亭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滴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

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熒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文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眾朱子集傳從正說

田學紀詩全

主

維天之命傳引孟子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子子曰於穆不似之弟子思闕宮傳引孟子子曰是謀宮也

序錄云子夏傳曾申中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徒昆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岵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

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此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

康所謂二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楊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

田學紀詩全

五三

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與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釐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

非毛氏傳來牟麥也鄭箋赤鳥以牟來俱來實雅始以為來小麥來大麥以劉向說來改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也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二壽作朋蓋

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

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

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

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

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田學紀詩全

五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楊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楊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子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

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箋云大祭也太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禘無禘

田學紀詩全

二十五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口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隰有萋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呂氏春秋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三齊記載南

四月秀萋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山研白石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

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獄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

田學紀詩全

二十六

雪凍裂自比如高臺上封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離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粦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溥音團集傳叶上充反顧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霽上充

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蕤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經衡即橫

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縹水之改為也權輿四
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
于其心不于其禮

營謝戊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

親平王忘讐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

周禮記詩全

王

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

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

行必不篤敬中庸脩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

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尤超叛鑒蘇

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忘漢朱文公怖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

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

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

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

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氏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銘云

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了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父軒謂歐陽公

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

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

院脩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

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

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名

周禮記詩全

王

程脩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

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

草木蟲魚也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開關之雅摯有別也呦呦之鹿

食相呼也德如鳴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

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驚鵲在梁得所止也桑扈

啄粟失其性也含虞陽之候也鳴鵲陰之兆也兼

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野誠不可拚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限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

鱸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
知孝友也繁蘋行輩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急
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
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而為美也黍以為
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倚倚
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
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謏草言采其茲憂思之深也
柞械斯拔候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皇于飛維離
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芻采苓傷
諫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由學紀詩全

无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
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
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露臺皇矣北山雲
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
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由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
考其言采采耳鵲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
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語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璣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求隱

見釋文序錄

隋志太叔求及

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

為大叔求而不攷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

為正暢為陽也

整字文標吳太常卿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按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

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

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應

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

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由學紀詩全

手

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鴈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
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凡五
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
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

始天皇之策包義罔咎之章葛天之八閔廉衢之

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史區曰積考太始

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

終天布氣真氣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

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
品物咸章口古之詩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
於戰國之末

文粹李行脩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
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
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
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
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俞歌百頭吟折楊柳至談
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
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
困學紀詩全

三

詩豈存物則秉彝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鯉首風也幽之雅頌
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輕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
經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
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
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
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
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維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
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
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
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
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書音辨云序
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
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
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

困學紀詩全

三

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也

曹子建表思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經此句
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聞注無之
說文序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
文多異得此醜龜為蟬蟬碩大且螭為重頤皆詩
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是以正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

僖公能脩泮宮衛文公敬敷勸學它無聞焉鄭有

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

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

惛七到伐鼓淵淵為口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

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肅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饌其香古所

謂香者如此章彫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

用學紀詩全

三十三

禮並無其文隨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

光所以連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

開元開寶禮不用

誕后稷之緒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六尺

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耜柄尺

此其度也其耜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

始畎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

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狙旅孟子作以遇狙吉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公

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

光殿賦注引七依作遼遼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

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

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

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

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

謹稱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用學紀詩全

三十四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

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

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

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版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

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

方之彊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

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

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
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
周之衰也壞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
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
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狸
首曹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
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

詩

五

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王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
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侵
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
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
正之是故以幽終

新刻困學紀詩

詩攷序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
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
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勸存外傳
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

詩

乙

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
閑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
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
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其神則取戰國
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微吳
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

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雖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

韓詩序

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固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序畢

新刻詩攷全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氏世習韓詩韓詩翼要十卷漢後苞撰梁父子以章句著名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卜高序韓嬰注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存無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

詩攷全

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遺說特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正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是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吳公武曰外傳雖非其解清婉有先秦風

關雎

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

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

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

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薛君章句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又馮衍傳注薛夫子章句曰云云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云窈窕貞云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云大人見其萌
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論云齊魯韓以關

鹿葛草卷耳蒿葉采葉朱蘋馬唐

葛覃

萋萋盛也

文選注

刈取也獲淪也

釋文

卷耳

項筐歆筐也

壘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

皆以黃金飾士以梓

釋文

金壘大夫器也天子以玉

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

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

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

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謗訕也搃名曰爵其實

曰觴觴者餉也餉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廊也所以

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廊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

詩故全

二

科木

釋文

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免置

施于中樞

樞中九交之道也

采芎

傷夫有惡疾也

文選注

前瞿曰采汶

釋文

采汶木名實似李

也采芎臭惡之菜

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

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采芎雖臭惡乎我猶采

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

也

薛君章句

漢廣

悅人也

文選注

不可休思

外傳

游女謂漢

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薛君章句

江之漢

矣漢長也

同上

說文作集

汝濱

辭家也

後漢書注

焜雖則如焜

類赤也焜烈大也孔甚也通近也言魴

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

大夫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

祿仕

薛君章句後漢周舉傳詩至

采蘋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釋文

及釜

漢書注

顧師

甘棠

蔽第甘棠

外傳勿刻勿伐

勿敗

焦贛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堂下而聽斷

馬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思至庫不伐甘棠

漢書王吉傳

蔽第甘棠

云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

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

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

羔羊

小者曰羔

羔者曰羊

素喻潔白

經喻屈柔

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

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薛君章句

遠近公

正貌

釋文

律賡

即

詩

云

律賡在公練

<p>標有楳 <small>釋文 萼有梅 萼零落也 孟子注 迨願也 釋文</small></p>	<p>小星 <small>實命不同實有也 釋文</small></p>	<p>江有汜 <small>說文 作汜 一溢一否曰楮 釋文 水一溢而為渚</small></p>	<p>何彼藐矣 <small>釋文 音戎</small></p>	<p>騶虞 <small>天子掌鳥獸官 異義 騶魯說 周禮疏 也 虞者國之司獸者也 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 儀 狂而食以饒飽也 虞人冀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small></p>	<p>柏舟 <small>衛宣姜自誓所作 李廷仲云 如有殷憂 避文 注 胡戡而微或常也 釋文</small></p>	<p>燕燕 <small>衛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 李廷仲云 定姜 辭來全</small></p>	<p>歸其婦 <small>補傳</small></p>	<p>日月 <small>報我不術也 薛君曰 術法 文選注</small></p>	<p>終風 <small>終風西風也 浪起也 釋文 時風又且暴使</small></p>	<p>已思益隆 <small>文選注 薛君章 壇壇其陰天陰塵也 董氏 文選注 文作暴</small></p>	<p>擊鼓 <small>契闊約束也 釋文 文選注 姑 于嗟 豈 不我信兮 變亦速 也 釋文</small></p>	<p>凱風 <small>簡簡黃鳥 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small></p>	<p>雄雉 <small>雉耿介之鳥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small></p>	<p>鵲有苦葉 <small>至心曰鴈 釋文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small></p>
---	--	---	---	--	---	--	-------------------------------------	--	---	---	---	--	---	--

<p>穀止 <small>韓詩傳 王肅論 招招聲也 釋文</small></p>	<p>谷風 <small>密勿同心密勿僣倪也 文選注 無以下體 外傳 違恨也 發亂也 潢潢不善之貌 釋文</small></p>	<p>簡兮 <small>萬以夷狄大鳥羽 韓詩說 碩人扈扈 釋文 萬大舞也 功學說</small></p>	<p>泉水 <small>祕彼泉水 說文 飲餞于坭 釋文 送行飲酒 曰餞 薛君章句 文選注</small></p>	<p>北門 <small>敦迫 室人交徧誰我 說文 文作併 亦 已焉哉 外傳</small></p>	<p>靜女 <small>靜貞也 搔首躊躇 薛君曰 躊躇 五 辭來全</small></p>	<p>新臺 <small>新臺有淮河水泥泥 淮鮮貌 泥泥盛 貌 音尾 熒熒之求 熒熒好貌 文選注 文作暖 熒 得此戚 施 薛君曰 戚施 喻 太平御覽</small></p>	<p>柏舟 <small>實維我直 相當值也 釋文</small></p>	<p>不我揚也 <small>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 也 楊循道也 釋文</small></p>	<p>君子偕老 <small>他他德之美貌 釋文 邦之媛也 援 取也 同上</small></p>	<p>鵲之奔奔 <small>左傳 作 奔奔 疆疆 乘匹之貌 釋文 八 無良 外傳</small></p>
---	---	--	--	---	---	---	--	---	--	--

<p>蠅螬 <small>說文作</small> 刺奔女也 詩人言蠅螬在東有和</p>	<p>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微臣子為君父隱戚故言莫之</p>	<p>敢指 <small>韓詩序曰云云乃如之人兮外傳</small></p>	<p>相鼠 止節無禮節也 <small>釋文</small></p>	<p>載馳 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small>釋文 尤非也 文選</small></p>	<p><small>君章</small></p>	<p>淇澳 綠薄倚薄篇筑也 有邇君子邇美貌</p>	<p>也 個美貌 赫子兮兮宣顯也 <small>釋文 綠薄如簣積</small></p>	<p><small>也薛君曰音錄義公如</small></p>	<p>考盤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small>文選注 干境埆</small></p>	<p><small>詩攷全</small></p>	<p>之處也 碩人之德 個美貌 <small>釋文 曲景曰阿 文選</small></p>	<p>碩人 倩蒼白色形黑色也 退罷也 滅滅流</p>	<p><small>貌 鱣鮪鱣鮪庶姜黻黻 長貌 庶士有禁 健也 文選注</small></p>	<p>氓 氓美貌 <small>釋文 將辭也 文選注 履無咎言履幸</small></p>	<p><small>也 釋文 吁嗟女兮 外傳</small></p>	<p>芄蘭 垂帶萃兮 垂貌能不我狎 <small>釋文</small></p>	<p>伯兮 傷禁徒也 疾驅貌 馬得諠草 諠草</p>	<p><small>忘憂也 文選注</small></p>	<p>黍離 伯封作也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p>	<p>憂慙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p>
--	-----------------------------	--	---	---	--------------------------	----------------------------------	--	---------------------------------	--	---------------------------	---	-----------------------------------	---	--	------------------------------------	--	-----------------------------------	-------------------------------	-----------------------------------	----------------------------

<p>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small>太平御覽 昔尹吉甫信後</small></p>	<p>之說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p>	<p><small>詩 陳思王 論 貪惡鳥論</small></p>	<p>君子于役 估至也 <small>釋文 說文作估</small></p>	<p>君子陽陽 陶暢也 <small>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small></p>	<p>揚之水 戍舍也 <small>釋文</small></p>	<p><small>中谷有蕓 蕓先蔚也 釋文 說云益毋 正義 慨其</small></p>	<p><small>泣矣 外傳</small></p>	<p>兔爰 施羅於車上曰置 <small>釋文 張羅車上曰置 薛</small></p>	<p><small>平御覽</small></p>	<p>緇衣 蔭儲也 <small>釋文</small></p>	<p>大叔于田 禽獸居之曰藪 <small>釋文 兩駝左右駢駝</small></p>	<p><small>薛君章句</small></p>	<p>清人 二矛重鶴 <small>釋文</small></p>	<p>羔裘 侯美也 <small>釋文 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small></p>	<p><small>倫 外傳 汾沮如 叔卿彼已 左傳 亦作彼已</small></p>	<p>東門之墠 有靖家室 <small>注 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東</small></p>	<p><small>室家也事類賦注太平 御覽藝文類聚靖作靜</small></p>	<p>子衿 子寧不詒音 詒寄也魯不寄問也 <small>釋文</small></p>	<p>出其東門 聊樂我魂魂神也 <small>釋文 又文選</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野有蔓草	清揚婉兮 <small>玉篇青陽宛兮</small>	漆有	漆與消方洹洹兮 <small>音九又後漢書注同</small> 簡運也 <small>釋文</small>	詩人言漆與消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東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 <small>太平御覽漢書注引鄭國之詩傳云三月桃花水鄭國之</small>	俗三月上巳之漆消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 <small>後漢書注薛君注云藝文類聚</small>	衆恂肝且樂 <small>恂肝樂說也</small> 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 <small>釋文</small>	鷄鳴	說人也 <small>蒼蠅之聲</small> <small>薛君曰鷄遠鳴蠅聲相似也</small> <small>太平御覽</small>	一本作金	璇	子之好親 <small>釋文</small> 獸三歲曰肩 <small>後漢書</small>	君揮我謂我 <small>璇兮</small> <small>釋文</small>	東方之日	彼姝者子詩人言戶孔者顏色美盛	若東方之日 <small>薛君章句</small> 門屏之間曰閨 <small>釋文</small>	南山	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small>釋文</small>	盧冷	盧冷 <small>董氏云</small> 說六作隣	敝筍	其魚遺遺言不能制也 <small>釋文</small>	載驅	發旦也 <small>釋文</small>	荷嗟	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small>薛君章句</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矢變兮變易也 <small>釋文</small>	葛屨	織織女手纖纖之貌 <small>文選注</small>	園有桃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small>初學記</small>	伐檀	順流而風曰淪 <small>文選注</small> 從蕭何謂素以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	譬如尸焉 <small>薛君章句</small>	蟋蟀	歲聿其莫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small>薛君章句</small>	網繆	見此避違解違不固之貌 <small>釋文</small>	鷄羽	悠悠倉天 <small>外傳</small>	有杖之杜	逝肯適我逝及也 <small>道周周右也</small> <small>釋文</small>	車鄰	漢書作 <small>寺人之伶使伶</small> <small>釋文</small>	駟驥	漢書作 <small>鸞在衡和在軾</small> <small>禮記經解注</small>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small>疏</small>	小戎	駟車不著甲曰 <small>伐駟</small> <small>釋文</small>	兼葭	大渚曰汜 <small>薛君章句</small>	終南	顏如渥泥 <small>外傳作泥</small> <small>詩各反釋文</small>	晨風	鸛彼晨風 <small>說文作鵲</small>	東門之粉	殺旦于嗟 <small>釋文</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門

可以療飢外傳

墓門

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併予妮妮美也釋文心焉惕惕以

為悅人爾雅注

澤陂

展轉伏枕文選注碩大且鶯薛君曰鶯重

匪風

匪車揚兮中心惻兮古恒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

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書

王吉傳

七月

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太平

詩東全

御宇屋雷也向北向憲也釋文水者窮谷陰氣所聚

不洩則結而為伏陰

轉詩說云六月食鬱及薳爾雅

隄鵲

鵲鳩鳥名也鳴鵲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

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

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

蕭蕭風至蕭折巢覆有子則

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微彼桑土口足為事曰

桔槔

租積也釋文

東山

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

出壘土

鶴鳥見之長鳴而喜薛君章句燕在燕新

出壘土

鶴鳥見之長鳴而喜薛君章句燕在燕新

天象薪也

釋文縞帶也文選注

破斧

鉞木屬鉞屬也釋文

九戩

取蝦也太平御覽

四牡

周道倭夷釋文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

選文

周道倭夷漢書地理志順師古曰

選注

周道倭夷漢書地理志順師古曰

皇皇者華

華華征失說文國語

伐木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曰勞者歌其事

詩人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曰勞者歌其事

天保

吉圭惟禧周禮禮注曰鄭從承受也

章句

吉圭惟禧周禮禮注曰鄭從承受也

采薇

昔始也釋文依依盛貌薛君章句

林杜

檀車張張釋文同憚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

六十還兵

檀車張張釋文同憚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

湛露

湛露夜飲釋文作音音和悅之貌釋文

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

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

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

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

寡謂之沉開門不出者謂之酒

寡謂之沉開門不出者謂之酒

醜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醜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謂之宴

謂之宴

恭慕者我

恭慕盛貌 文選注

六月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鈎戟名曰陷軍之車所

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文選注

采芑

佩王上有蔥衡下有雙橫衡牙蟻珠以納

其間

詩國語注詩傳曰上有蔥衡

車攻

東有圃草 薛君曰圃傳也有博大之茂東

有圃草

後漢書注

吉日

駟駟侯侯 後漢書注 趙曰駟音行曰駟 薛君

文選 醴甜而不泚也 文選

詩秋全

十二

鴻鴈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

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

堵而為雉 韓詩傳注 助數也 釋文

汙水

纓言緣間而起 文選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祈父

左傳作有母之尸靡 外傳

白駒

在彼穹谷 文選注

斯干

如矢斯初初隅也 旅即如鳥斯翔趨也載

衣之禘 音同楊 釋文侯 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

射上下四方 白虎通 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傳

文選

無羊

或寢或譌譌覺也 釋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頌也 吳天

不庸庸易也

釋文 驕馳也 薛君萬人顯顯仰天告烈

薛君章句

正月

夢夢惡貌也 釋文 寢迫 董氏引速速方斂

天天是極

後漢書注

十月之交

繁維司徒 抑意也 愁間也 謔口

警警 釋文

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

詩秋全

十三

穠當讀穠 穠安世曰 熏胥以痛熏帥也 胥相也 痛病也

言此無罪夜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

後漢書注

薰胥 師古曰 韓詩論字作薰 薰者謂相薰也 顏

小旻

謀猶回斂 釋文 謀猷回沉 薛君曰 謀猶

回穴 文選

訛訛不善之貌 民雖靡盬 釋文 是用

不就 外傳

小宛

翰飛厲天 薛君曰 厲刑 哀我殄瘁 殄苦也

小弁

怒馬如疴 除又反 崔蒨 滯滯 外傳

巧言

昊天大憯 外傳 借始既滅滅少也 釋文 匪

其止恭惟王之邛外傳超超覺免 超超往來貌獲得也言超超之覺免謂役免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錄嬰章句

何人斯 我心施也施善也釋文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承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正義

谷風 將辭也文選

蓼莪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耀耀公子音地往來貌釋文采采衣服薛

感貌 裏反也文選太白辰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詩云

四月 歎征役也詩云百卉俱腓腓變也但變而黃也 亂離斯莫莫散也薛君曰

小明 眷眷懷顧文選靜恭爾位外傳

鼓鍾 昭王之時作正義於中候桴河紀注作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

雅者以其人聲音及響不借差也後漢書注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文選

楚茨 禮義卒度外傳馥芬孝祀薛君曰發香貌

信南山 維禹陟之周禮人注當當原限周禮

塲場有瓜外傳

甫田 簞彼甫田詩卓也音同口口文爾雅

大田 卜界炎火卜報也釋文有奔淒淒與雲和初外傳

鴛鴦 戢戢也戢其喙於左也莖委也釋文

類升 先集維霰霰冥也薛君章句文選霰冥

也符瑞志

車臺 以愠我心愠患也釋文

青蠅 構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為惡

蕭東全 十五

也後漢威儀取取反善貌釋文

魚藻 頌象貌釋文

采芣 便便左右 閑雅之貌 纚纚也釋文

繫也文選福祿肫之釋文

角弓 人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如食儀軀儀我也釋文

雪應應外傳 瞻瞻車消瞻瞻日出也釋文

莞柳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外傳

却人土 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正義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萬民

曰遠詩也

采綠

薄言觀者釋文

白華

泱泱白雲 視我師師說文同意不說好

也釋文

絲蠻

絲蠻文貌詩石章句文選

何草不黃

何人不縲董氏

文王

遺病也釋文

大明

天難訖斯說文外傳天謂殷適使不俠四

方外傳

磬天之妹磬誓也正義亮彼武王亮相也釋文

同漢書檀車皇皇

絲

絺小瓜也釋文周原稊稊莫求反度填也文選注

新金

皋門有閭閭盛貌釋文十六

棧

臺臺文王網紀四方外傳

旱麓

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 載設也薛君

思齊

古人之無擇董氏

皇矣

其舊其殄舊反草也殄困也因高填下也

其德音

畔援武強也釋文義頤也

四平曰陵

與爾隆衝 仇仇也

靈臺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章句辟

靡者天子之學圃如璧壘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

德不言辟冰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

射秋繁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

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草茅取其潔清也韓詩

無珠子曰朦珠子具而無見曰瞶文選

生氏

三王各正其郊韓詩說姜姓原字韓詩

誕信也文選拂厥豐華拂弗也釋文或春或枕董氏

公劉

萬畝之即說文與鞠同言公劉止其單

新金

誘民孔易外傳

板

其命匪訖 以無陪無側外傳飲酒閉門

不出容曰涵

釋文

抑

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成行年九十

告

荒堪於酒 告爾人民 無言不酬 子孫承

承外傳鳴歎辭也文選

桑柔

往以中垢外傳

雲漢

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內傳禮記正

<p>是煇時 鬱隆炯炯<small>切東耗惡也後漢書憚苦也釋文</small></p> <p>如炎如焚<small>後漢書注</small>胡宇疼我以旱<small>也疼同反重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公羊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small></p> <p>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p> <p>首行與說夫倡與<small>公羊傳注疏云</small></p>	<p>孟民 夙夜匪懈<small>外傳仲山甫祖齊封於齊漢</small></p> <p>封於齊<small>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small></p> <p>王踐之事踐任也<small>釋文</small></p> <p>韓奕 有暉其道<small>釋文幹正也薛君章句</small></p> <p>江漢 肇長也<small>釋文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small></p> <p>詩求全 十八</p>	<p>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small>外傳</small></p> <p>常武 敷敦淮濟敦大也敦迫 民民翼翼<small>釋文</small></p> <p>王猷允塞<small>外傳</small></p> <p>召曼 我居御卒荒<small>外傳</small></p> <p>維天之命 維念也<small>釋文惟念也薛君章句</small></p> <p>烈文 靡好也<small>文選</small></p> <p>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徂往也夷易也行</p> <p>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p> <p>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small>薛君</small></p> <p>後漢書注 傳曰岐 彼徂者岐<small>沈括引</small></p>
---	--	--

<p>時邁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 震</p> <p>動也 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p> <p>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small>薛君傳後漢書注</small></p> <p>執競 執服也<small>釋文</small></p> <p>思文 貽我嘉夢<small>文選注外傳曰云云</small></p> <p>噫嘻 帥時農夫 穀類非一故言百也<small>薛君章</small></p> <p>振鷺 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p> <p>皆潔白之人也<small>薛君章句</small>在此無射<small>射厭也同</small></p> <p>豐年 陳穀曰秭<small>釋文醴甜而不涉也文選注</small></p> <p>泮<small>泮潛古今字正義</small> 泮魚池<small>釋文薛君章句</small></p> <p>詩求全 十九</p>	<p>閔予小子 惇惇在疚<small>文選</small></p> <p>敬之 弗時仔肩<small>外傳說苑同</small></p> <p>小大 懲苦也 自求辛敎敎事也<small>釋文</small> 飛飛貌</p> <p>載芣 繹繹盛貌<small>文選</small> 民其庶衆貌<small>釋文</small></p> <p>絲衣 目羊來牛<small>外傳</small></p> <p>般 於繹思<small>毛詩無此句齊魯</small></p> <p>駟 驪白馬黑毛也<small>釋文</small></p> <p>泮水 屈此群醜屈收也收歛得此衆聚 翳彼</p> <p>東南翳除也<small>釋文</small> 曠彼淮夷曠覺寤之貌<small>薛君曰云</small></p>
---	--

說文

作

闕官

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積長祿也

祿也

釋文

騰乘也

薛君章句

荒至也

釋文

當在齊魯詩

說

新廟奕奕

奕奕

斯所作

斯魯公子也

言其新廟

奕奕然

盛是詩

公子奕斯

所作也

薛君章句

曹褒傳

注

曼長也

文選注

商頌

美襄公

史記宋世家

襄公之時

脩仁行

義

追道

樂記

宗廟所以興

作商頌

注

商頌

襄公

正考甫

常聯尹吉甫

方命厥后

奄有九域

薛君曰九域九

玄鳥

詩攷全

釋文

大祭也

釋文

二十

長發

玄王

桀發

明也

釋文

率禮不越

同書

至于湯

言三家

詩有讀

為詩

讀湯

日躋

言湯

聖敬之道

上聞于天

文選

為下國

注

正義曰

引齊魯詩

也

鄭謂民之

鄭舍言成

湯施

布仁政

為下國

諸侯在

民之虞

所使不離

武王

載發

子同

藥絕也

釋文

殷武

楚地在南

郡南陽之

間

水經注

按捷達

也

通教也

釋文

京師翼

翼四方

是則

之文

翼

取松與柏

開大也

謂開然

大也

注

青靜也

寂無聲之貌也

煦暖也

想悅也

社

去也

介界也

受臣者王

孔子為魯

司寇先

誅少正

卯謂侯

道已

行亂國政

也侯道

未行章

明達之

而已

白虎通

諸侯

世子三年

喪畢上

受爵命

於天子

同上

禘取毀

廟之

主皆升

合食於

太祖

三禮義

宗

魯詩

魯申培

公始為

詩傳

號魯詩

申公受

詩於浮

丘伯

最為近

之獨以

詩經為

訓故

漢志

魯故

二十五

卷

說二十八

卷

隋志

魯詩亡

於西晉

而小學

有一字

石經

魯詩六

卷

今

碑

有七十

三字

成文

惟叔子

田一章

及女

曰難

八字

可

讀其

間有

齊歸

字蓋

叔二

家異

同之

佩玉

是鳴

關

雖數

之

錄

書

然故

詩人

數而

傷之

臣

增

曰

失

先君

之思

以富

寡人

此衛

夫人

定姜

之詩

也

定姜

無

子立

庶子

作

詩言

獻公

常思

先君

定公

以孝

於寡

人

此是

魯

詩

禮記

坊記

中

壽之言

集韻

壽

傳

惟夜

也

素衣朱綃傳禮士昏禮注有詩為素衣朱綃之類

惟雄毛作是福心是以為刺誰知開一字毛

勿思父兮父無一字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母已尚

慎下哉猶來母死兮毛作不稼不畝欲伐輪兮

母食我黍三歲官女莫我肯顧山有蘆毛胡不

日鼓瑟石經魯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

陽如之何爾雅注魯詩云

詩故本

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軼者也鸞設衡者也

也後漢書

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後漢書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漢書

云六言屬王無道內寵廢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

阮征共皆為國名正義以云云

鼎魯詩說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正義王義

齊詩

齊詩

齊轅固為傳應劭曰后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

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

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子之營兮遺我厚嘯之間兮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

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性也嘯山名也

或作猗亦作營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山而相達於

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

離之詩是也洪武客齊四華齊詩以為云云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且見

四國是匡四國是皇董氏曰齊詩作

詩云以雅以南朱維後漢書陳忠云

也今亡

自杜沮漆漢書地理志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

與沮漆之地齊詩謂焉也

為下國駿駟齊詩謂焉也

翼奉曰竊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本傳孟

此則有五際之政也正義鄭作六藝論引春秋

保也羊命卯酉之際五際六情詩緯歷云午亥之際

際也其六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

際也其六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

經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即類傳四始之缺五際之充奉又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

匡衡曰聞之師曰匹配之略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詩故全

詩故全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堯堯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商邑翼翼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本傳詩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延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漢記志
同爾兄弟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卜則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而爾九方云云以爾駒援云云崇國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侯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後漢書湛傳詩蕭望之曰爰及今人哀此綏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

遂乃我私下急上也本傳望之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解贖新語

詩異字異義
周南召南昔太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儀禮注

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開水經注二南國

關雎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傳列女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後漢書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紀楊周

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楊子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史記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荀子在河之州說文穆差行萊同上展轉反則楚辭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後漢注春
葛覃
服之無射禮記

卷耳 爾雅 碩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

不可以貳周行荀子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

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酌彼金罍詩

我勿酌彼金罍詩酌彼金罍詩云何吁矣爾雅

樛木 葛藟藟之楚辭葛藟藟之詩

桃夭 桃之夭夭詩又作媒媒其葉漙漙通典

兔置 糾糾武夫詩後漢其葉漙漙通典

干城而制其腹心左傳

采芣 燕人之妻作列女傳王肅引周書云采芣如

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自關隴至芣芣

後妃房中之樂爾雅王肅云

汝墳 周南大夫妻作列女傳遵彼汝墳爾雅注

魚經尾說文王室如終列女傳

草蟲 皇蟲爾雅孔子曰未見君子我心則悅

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

采蘋 于以采蘋詩齊澤之阿行潦之蘋藻

甘棠 勿剪勿伐詩邵伯所蒞詩召伯所稅

敬也說文申人女作列女傳

行露 申人女作列女傳

小星 寔命不猷爾雅維參與景集韻

何彼穠矣 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

遠送之鄭詩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騶虞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樂官傳

也禮記射義注壹發五靶喻得賢騶虞或作吾詩

柏舟 衛宣夫人作列女傳威儀逮逮禮記威儀

棟棟不可算也朱熹傳正論云昭辟有標說文我心

非石 我心非席列女傳棟棟富也不可選衆也詩

詩效全 二十七

燕燕 衛定姜送婦作列女傳

擊鼓 擊鼓其聲說文

雄雉 遙遙我思說文

匏有苦葉 苞有苦葉周禮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而已國語叔鴆曰注不裁於人言不可深則冰說文

雍雍鳴駟詩盱眙始旦詩氏引詩

谷風 湜湜其止詩文我躬不說左傳我今不閱

皇恤我後禮記扶服救之禮記能不我惱說文

既貽我肄詩爾雅威作勸孫炎

式微 黎莊夫人及傳母二人作列女傳胡為乎

中路同上

龍丘 留離之子爾雅注

泉水 秘彼泉水說文直視也

靜女 靜女其祿又作優而不見說文靜女之三

章取彤管焉左傳

新臺 新臺有玼 得此醜惡說文睨婉之求上

二子乘舟 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

作詩

柏舟 統彼兩轂說文

君子偕老 褱褱它它爾雅音義今髮如雲說文不屑

詩攷全 二十八

鵲之奔奔 鵲之姜姜禮記鵲之貢貢注云姜姜

定之方中 駉牝牡說文

相鼠 妻諫夫之誅通何不遄死史記

干旄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左傳竿旄之忠

告家語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

藍則青染之朱則赤論衡

載馳 大夫輶涉儀禮疏言采其蔕說文

淇奥 瞻彼淇奥 葉竹猗猗 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喧兮禮記赫兮喧兮 充耳琇瑩

碩人 莊姜傳母作列女傳衣錦綢衣同上榮衣

衣錦尚絺書大傳衣錦尚絺禮記單公惟私

齒如瓠犀爾雅注頍首說文翟蔽以朝周禮施苦

藏藏又作鱣鮪鮫鮫說文

氓 敦丘爾雅注如波涕漣漣楚辭履無咎言禮

荇蘭 荇蘭之枝說文童子佩鐃周禮

河廣 企予望之楚辭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

詩攷全 二十九

至也 豈無

伯兮 安得薏苡說文焉得葵草爾雅

木瓜 下報上賈誼以為下之報

黍離 彼黍稷穉說文悠悠爾雅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音釋

君子陽陽 左執轡說文

中谷有蓷 漙其乾矣說文

兔爰 雉離于邑說文雉離于羣漢書

大車 息君夫人作列女大車駉駉說文

綱 龜衣如繒說文

大叔于田	兩驂如偉	家語	火列具舉	文選	臆初
暴虎	說文				
清人	左旋右指	說文			
運大路	無我數兮	說文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說文	佩玉	詩經	楚辭
風雨	風雨潛潛	說文			
子衿	子衿	石經	史記	達子	說文
出其東門	縞衣纓巾	說文	縹緇	之切	一作
秦有	潛與消	說文	秦與消	方灌	灌子士與女方
東管兮	恂眴且樂	漢書	鄭詩	二十一	篇說婦人者
詩故全					三十
十九	許氏云				
還	遭我乎徂之間兮	水經	並驅	从兩	研兮
相及者					說文
著	蹇我於著乎而	漢書	顏師古	注	著地
甫田	婉兮孌兮	說文	芳喬	喬	楊子
倚嗟	嗟願兮	集韻			
葛屨	宛如左辟	說文	好人	娵娵	楚辭
陟岵	猷來無弃	爾雅			
伐檀	河水清且漣漪	爾雅			
山有樞	它是	漢書			

秋杜	獨行荒荒	文選			
駟賦	四職孔阜	輶車	鸞鑣	獫狁	說文
小戎	茨以鱖鮒	召予沃鏹	說文	竹松	緄
兼葭	沝泗	沝游	爾雅		
終南	有吧有堂	崔靈			
晨風	駢彼鸛鳴	說文	宛彼北林	周禮	隰有樹楮
無衣	與子皆行	漢書			
權輿	胡不承權輿	爾雅			
宛丘	子之蕩兮	楚辭	亡冬	亡夏	漢書
詩故全					三十一
東門之池	可與寤言	列女傳			
墓門	墓門有棘	列女傳	陳諄	予不顧	楚辭
防有鵲巢	邛有昔鵲	說文			
月出	佼人劉兮	音辨			
澤陂	有蒲與茹	爾雅	碩大	且燿	說文
重頤也	韓詩				薛君曰
檜	爾左傳	季札	觀樂	在齊	
素冠	棘人鬱鬱兮	說文			
隰有萋楚	旖旎其華	楚辭			

匪風

匪車嘒嘒說文概之登蒿同上

蟬

衣裳薿薿蟬蟬振閱說文

候人

何戈與綬禮記彼記之子禮記注汗澤

蔚号

在魚梁以不滴汗其翼為才如君子披已國語

尸鳩

尸鳩漢書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不

七子者

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

弁伊綦

周禮注說文作縶

七月

一之日暉次說文四四之日舉止 饁彼南

晦

漢書七月鳴鵒孟子注四月秀萸劉向說此味苦

詩秋

苦萸也說文獻肩子公四歲為有寒鄉墮戶禮事

為改歲

漢書食鬱反萸說文黍稷種陸周禮注黍稷

種陸種

先種後熟也陸疾孰也納于膝陰說文四

之日其早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禮記

鴝鵒

殆天之未陰雨 隸天之未陰雨說文

唯予音之

曉曉同上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孟子注

東山

零雨其蒙蒙解雨其濛 娟娟者蜀

蘿鳴子

堙說文小蘿也 熠燿行熠燿盛光也

破斧

四國是訛說文

狼跋

載躓其尾 赤舄擊擊又作已已

鹿鳴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嘉賓既來

以善道

入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鄭注即禮記

四牡

駟牡駢駢禮 瘠瘠駢駢駢駢

皇皇者華

先旒征夫 華華征夫 我馬唯

常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

周而作詩

左傳寧不韜韜說文鵠鵠在原 外禦

其侮

公之詩曰飲酒之饌說文和樂且耽禮記

伐木

伐木所所 墉墉舞我 鼓鼓舞我 說文

詩秋

周德始衰頌赫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後漢注蔡

天保

繫屬屬屬大禮禮注 初祠烝嘗禮記

采芣

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

疾而歌之

曰靡室靡家餒殍之故漢書白 彼蘭惟何

出車

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出與彭彭王史記襄

我出我與

荀子

魚麗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荀子

南陔

至由儀 其義未聞禮 鄭君注禮之時

見毛傳以為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為孔子後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正義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左傳注言君子樂美之道

蓼蕭 和鸞嘒嘒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賈誼新書

六月 儉狃孔熾我是用戒鹽鐵論薄伐儉狃至於太原史記表吉甫宴喜千里之編猶以為遠漢書

詩飲金 朱紉斯皇白虎通振旅嘒嘒說文嘒嘒推推

征伐儉狃荆蠻來威漢書

車攻 東有甫艸音書薄狩於敖後漢書注赤紉金鳥白虎通挾拾既次周禮挾拾既次禮記

吉日 既為既禘說文鹿鹿嘒嘒上其麋孔何

庭燎 鑿聲鉦鉦說文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為厝說文誠不以富論語

斯干 周德既東而耆俊宜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漢書周禮載衣之禧說文

節南山 維石巖巖音巖羣羣天方薦嗟說文秉國之鈞漢書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荀子不自為正禮記

正月 民之謠言 謂地蓋厚不敢不趣 胡為

他蜥 說文燎之方陽 能或滅之漢書亦孔之昭禮記記協比其鄰左傳伯伯彼有屋說文速速方敷後漢書

詩飲金 哀此梵獨楚辭

十月之交 日有蝕之 日月鞠凶 山冢卒崩

皮 司徒中術膳夫極子內史萬漢書壓維趣馬注稱維師氏集韻豔妻偏方處說文密勿從事說口

卷卷 漢書 傳者背禮說文悠悠我悵爾雅攸攸我里

雨無正 聽言則對新序唯躬是瘁左傳

小旻 飲飲訖訖漢書爾爾喻喻咥咥荀子無王肅讀為無無大也無大有或慙或謀漢書不可暴虎不敢憑河鹽鐵論戰戰矜矜左傳

<p>小宛 鳩飛<small>爾語泰伯賦鳩飛</small>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small>禮記</small>螟蛉有子婦羸負之<small>說文</small>母泰爾所生<small>古文</small></p>	<p>小弁 小弁<small>音鑿</small>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small>趙岐</small>孟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small>論衡</small>譬彼痲木<small>說文</small></p>	<p>巧言 僭始既滔<small>說文</small>卬勞也<small>禮記</small>載載大猷<small>說文</small>秩秩大猷聖人謀之<small>漢書</small>趙趙免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small>說文</small>何之滔<small>爾雅</small>既微且癯<small>說文</small></p>	<p>巷伯 緜兮緜兮<small>緜白</small>言言幡幡<small>說文</small>取彼謔人<small>詩歌全</small>三十七</p>	<p>谷風 弃我如遺<small>新序</small></p>	<p>蓼莪 蓼蓼者儀<small>漢碑</small>瓶之室矣<small>說文</small>皤<small>天罔極</small>漢書</p>	<p>大東 周道如砥<small>孟子</small>其平如砥 苕苕公子行彼周道<small>楚辭</small>哀我瘠人<small>注</small>珣珣佩璲<small>兩雅</small>岐彼織<small>女</small>說文</p>	<p>四月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small>孔叢</small>奚其適<small>歸家</small></p>	<p>匪鯢匪鳬 說文</p>	<p>北山 普天之下<small>左傳</small>率土之賓<small>或定</small></p>
--	---	--	--	--	--	--	---	-----------------------	---

<p>或盡頌事國<small>漢書</small>左</p>	<p>小明 母常安息<small>漢書</small></p>	<p>鼓鍾 憂心且柚<small>說文</small></p>	<p>楚茨 楚茨<small>禮記</small>楚茨者賓章句我執黍稷<small>說文</small>祝祭于粢<small>同上</small></p>	<p>信南山 既漣既渥 取其血膋<small>說文</small></p>	<p>甫田 或芒或苳<small>泰稷</small>擬擬<small>漢書</small></p>	<p>大田 以我剌耜<small>爾雅</small>去其螟蟥有滄漣漣<small>說文</small>瞻彼洛矣 韎韐有珌<small>白虎</small></p>	<p>詩歌全 三十七</p>	<p>棠棠者華 唯其有之<small>新序</small>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small>說文</small></p>	<p>桑扈 受福不雛 兕觥其觶<small>說文</small>匪微匪傲<small>漢書</small></p>	<p>匪交匪敖 左傳</p>	<p>頍弁 先集維<small>爾雅</small>樂酒今昔<small>楚辭</small></p>	<p>車牽 展彼碩女<small>列女</small>高山仰止<small>說文</small>景行行之<small>史記</small>詩之好仁如此<small>禮記</small></p>	<p>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棘<small>說文</small>止于蕃<small>史記</small>止于藩<small>漢書</small></p>	<p>藩 愷悌君子母信<small>說文</small>言言<small>罔極</small>漢書又</p>	<p>賓之初筵 威儀必<small>必</small> 万弁之俄 屢舞娑娑</p>
---------------------------------------	--	--	--	--	---	---	-----------------------	---	--	-----------------------	--	---	---	---	--

說文

采叔

采叔國語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國語何

錫與之

白虎威沸溫泉說文赤紼在股白虎匪交匪

便著左右

亦是帥從左傳紼縹維之爾雅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左傳亦是矣

角弓

民胥效矣左傳雨雪應應見現幸消漢書

子宴然幸

消莫肯下隱武居屢驕荀子

莞柳

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

都人士

狐裘黃裳萬民之望賈誼黃衣則狐裘

詩故本

三十八

大蜡之服也

禮記

采綠

終朝采葦楚辭

黍苗

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國語

隰桑

瑕不謂矣禮記注瑕

白華

白華漢書流沲北流說文徐鉉曰沲治

紉葉

有苑斯首後漢

漸漸之石

俾滂池矣史記

文王

其命維新禮記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

難子故能載周

以至於今國語本枝百世左傳惟同

之士女顯弈世

後魏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斂

子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

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

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忘也漢書母念爾祖

左傳述修厥德漢書儀監于殷峻命不易禮記上

天之載載讀曰裁謂生物也禮記

大明天難謖斯不易惟王漢書韋嬪于京爾雅

唯此文王允懷多福春秋在郤之陽其禴如林

說文毋貳爾心漢書毋貳爾心漢書毋貳爾心漢書

異義

陶復陶穴說文至於岐下韋來相字新子

詩故本

爰挈我龜漢書亦不殞厥問孟子畎夷喙矣左傳注

犬夷四矣昆夷駘矣說文子韋有奔走子韋有先後

楚辭

械樸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賈誼左

右趨之烝徒穢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

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

伐也春秋追琢其璋周禮彫琢其章禮記王荀子

早麓楚辭瞻彼早麓得夫早麓之榛結疏故君子璆彼

王璫說文周禮凱弟君子禮記厲假不瑕

思齊神罔時侗說文雍雍在宮漢書厲假不瑕

皇矣 求民之瘼漢書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左傳乃春西顧此惟予度論衡唯此

文王 王此大國左傳無然畔換漢書以遏徂莒以

篤周祐孟子弗識弗知賈誼崇墉圯圯說文克順克

俾俾于文王禮記

靈臺 白鳥鵲鶴孟子賈誼巨業維樅說文瞿

瞽奏工楚辭文王有辟雍之樂莊子文王樂名巨業

樂苑 應侯慎德家語昭哉來許漢碑昭茲來

下武 應侯慎德家語昭哉來許漢碑昭茲來

御慎其祖父後漢書注

文王有聲 吹求厥寧說文匪華其猶率追來孝

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禮記既伐于宗書大

芭杓權也禮記

生民 不墉不驅 克疑克疑 禾穎穰穰 瓜

瓠蒹蒹 說文 瓜瓠蒹蒹 集韻 即有台家室白虎誕降

嘉穀 惟拒惟枉說文或春或枕儀禮或敷或白詩

也 烝之焯焯說文浙之潑潑爾雅后稷兆祀集韻

行葦 維葉柅柅文選肆筵設机楚辭鮒鮒爾雅

既醉 類者不忝前哲壹者廣裕民人萬年者令

聞不忘祚胤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國語

昂驚 公尸來燕醺醺說文

假樂 嘉樂左傳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正

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也 保佑命之禮記不懋

不忘 說文 作亡 不騫不忘春秋不解於位漢書

公劉 思戡用光孟子于邠斯觀白虎汭坻之即

洞酌 可以饋饗說文凱弟君子禮記

卷阿 嗣先公爾曹矣 被祿康矣爾雅噦噦其

詩攷全

民勞 迄可小康漢書替不畏明說文

板 下民卒瘁禮記是用大簡左傳無然咄咄

詘詘 說文 洩洩爾雅辭之釋矣說文勿用為笑荀子

權權 爾雅 民之方唈說文介人惟藩大師惟垣

毋渾成壤毋獨斯長漢書敬天之威不敢驅馳後漢

天命匪忱說文曾是疆圉漢書爾德不明以

亡 昭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漢書式號式譟漢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

抑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注懿請曰惟德之隅

慎爾侯度左傳白圭之訓說文亡德不報惟民之則禮記

藉曰未知漢書不譽于儀禮記我心懔懔五經誨爾惇惇禮記

桑柔國步斯曠說文告女憂卹詩女序爵誰能禮記

執執鮮不用濯墨子胡此畏忌漢書秦風詩有謫其聲禮記

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呼詩飢饉詩有謫其聲禮記

射下土春秋繁露詩先祖於摧爾雅微微山川詩有謫其聲禮記

說文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詩高高惟嶽峻極於天生甫及申禮記

書女反脫之後漢懿厥恭婦詩匪降自天漢書

書鞠人伎忒說文舍爾介逃說文邦國殄賴漢書

召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正義

清廟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

一章也後漢祭祀志注東平於者歎之也穆者敬

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偏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

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尚

書大傳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賈逵左遂奔走在廟禮

記無教於人斯禮記

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p>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馬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small>賈誼新書</small>緝熙亶亶<small>宣厚也</small></p>	<p>我將<small>儀式刑文王之德</small><small>左傳</small></p>	<p>時邁<small>肆夏時邁也</small><small>周禮注</small></p>	<p>執競<small>繁遏執競也</small><small>周禮注</small>鍾鼓鏗鏘<small>磬管</small></p>	<p>將鏘<small>說文又作鏘</small></p>	<p>思文<small>渠思文也</small><small>周禮注</small>呂叔王云國台我釐楚漢</p>	<p>振鷺<small>振羽</small><small>禮記容出以雍蔽以</small></p>	<p>有瞽<small>應棘縣鼓</small><small>周禮</small>肅雍和鳴<small>禮記</small>爾雅</p>	<p>詩攷全</p>	<p>雍<small>論語</small>有來雍雍<small>漢書</small>及徹帥學士而歌徹</p>	<p>載見<small>絳章有瑤</small><small>說文</small></p>	<p>武<small>無競惟烈</small><small>左傳</small></p>	<p>閔予小子<small>榮榮在安</small><small>說文</small>陟降廷止<small>漢書</small></p>	<p>教之<small>天惟顯思</small><small>左傳</small></p>	<p>小毖<small>粵峯</small><small>爾雅</small>孫奕曰謂相擊戾入於惡也</p>	<p>良耜<small>其鑄斯捫</small><small>集韻</small>既休荼蓼<small>積之秩秩</small></p>
--	--	---	--	-------------------------------	--	---	--	------------	--	---	--	--	---	--	--

<p>列祖<small>禮記</small>駿嘏無言<small>左傳</small></p>	<p>不敗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small>國語</small></p>	<p>耶<small>刑</small><small>國語</small>以鼓鼓鼙<small>說文</small>先聖王之傳恭猶</p>	<p>酌<small>自堂祖基自羊祖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small></p>	<p>施<small>龜鼎及哉</small><small>史記音義</small>不虞不驚<small>史記</small></p>	<p>桓<small>屢豐年</small><small>左傳</small>武王作武其六曰<small>注此三六</small></p>	<p>賚<small>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small><small>左傳</small>武王作</p>	<p>般<small>於皇明周</small><small>白虎</small></p>	<p>駟<small>在駟之野</small><small>有駟有騶</small><small>說文</small></p>	<p>詩攷全</p>	<p>泮水<small>薄采其苕</small><small>白虎</small>具旂伐伐<small>羣經</small>言采其華</p>	<p>閔宮<small>戎狄是應</small><small>荆荼是徵</small><small>史記</small>周公方且膺之<small>孟子</small></p>	<p>注<small>戎狄是應</small><small>荆荼是徵</small><small>史記</small>周公方且膺之<small>孟子</small></p>	<p>耶<small>刑</small><small>國語</small>以鼓鼓鼙<small>說文</small>先聖王之傳恭猶</p>	<p>不敗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small>國語</small></p>	<p>列祖<small>禮記</small>駿嘏無言<small>左傳</small></p>
---	--	---	---	---	---	--	--	---	------------	--	---	--	---	--	---

主傳子武子集注作五月鳴鵲王肅謂古字五

因訛為之韓詩序曰關雎刺時也詩靡所止疑

詩作疑駟駟壯馬河北本作牧馬韓詩序夫移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詩夫移之華亭不

類聚侈号侈号崔重恩侈号侈号文媿媿文王

奸宜獄注簪城伊武字又作洹韓詩云洹

不借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以晏父母

壯為驚說文憂心忡忡上直廉切

關雎卑公作傳謂得之張起瘰癧說文菟免麟之

止釋文或或二子乘舟伋之傳毋恐其死也而作

詩新序素條文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序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

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文選蔡周室之

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

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

傳魏武公信諶詩刺之曰營營青蠅上于藩注劉子

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以繩文王之德

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依然淵其志和其情慨然

若復見文武之身尚書取其示祀之清貌則曰青

大傳

蔡邕明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云思文后稷

國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墨象謂周

頌武也明周公輔成王作汔樂以奉天春秋以車

驛驛崔本不吳不教文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

詩有一發五祀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最多

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儀禮敕爾瞽率爾衆工秦

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周禮鄭司農注云疏曰

句言能句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漢類官

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禮記伐檀其詩刺賢者不

遇明王也文選曰潛小爾雅作楷釋文不潛不濫

詩效全

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

詩地理攷序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探識夫子一變

詩地理本序

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

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

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

詩地理本序

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攷讀詩之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甫自序

序

新刻詩地理攷

地理總說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書大傳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情性因論

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漢食貨志孟春

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太史公曰聞之董生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

於風匡衡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

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

詩地理攷

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

審所尚而已

鄭氏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

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

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

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

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

種百穀黎民阻飢茲詩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

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

李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太命於厥身

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

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太平制禮作樂

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耳

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邠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

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勅爾俱

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

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

詩地理攷

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

用則彼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誤之萌漸昭

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

明太史年表自共和治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

以立斯譜欲知流源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

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

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

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此樂於是與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

史不明變斯則又矣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

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詩也里大卷上

三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一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南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周南召南

鄭氏譜曰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

詩地理攷卷上

乙

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化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敷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率棄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駉虞言后妃

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鯉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鯉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已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謚曰文公召公封燕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

詩地理來集

二

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和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黃氏曰二南皆又王之化而孔氏曰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陳氏曰周公召公為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召公主之然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雖周公所治之國其實王者之風也朱氏曰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文王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

間莫不從化成王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其得之國中者雖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括地志周公故城在岐山縣西北九里召公故城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召之采邑史記正義太王居周原因號曰周通鑑外紀古公邑於岐山之陽始改國曰周郡國志美陽有周城括地志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今京兆府左傳周桓公注

詩地理來集

三

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史記自序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補傳曰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為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居東為西即雍縣召亭與洛皆周之中土其化行於南國孔子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見聖人屬意於此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聖人刪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注陝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水經陝縣故城注云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孔氏曰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漢弘農即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

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朱氏曰公羊分陝之說可證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閭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黃氏曰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得如此不均

而二南之繁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為界集古錄陝州后柱相傳以為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

里呂氏春秋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倚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程氏曰鼓鍾之詩曰以雅

者二南之舊也文王世子有齊鼓南則南之為樂信矣孔叢子云孔子讀詩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左傳吳公子札歲周樂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動而不怨矣儀禮注音太王王

詩地理攷卷一四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自北而南

孔氏曰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河洲

朱氏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莊子音義云北人名水皆曰河曹氏曰周地東表大河禹貢注雍州東瀕河爾雅水中可居曰洲

韓詩章句曰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說文作州

南有樛木南有喬木

毛氏曰南南土也鄭氏曰南土謂荆揚之域孔氏曰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荆州東南曰揚州二州竟界連接故以南土為荆揚與南有喬木同朱氏曰南土也

南國

朱氏曰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商書大匡曰三州之侯成率程典曰六州之侯奉勸于商六州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

漢廣江漢之域

韓詩漢廣悅人也江之漾矣漾長也說文作漾黃氏曰江水自茂州汶山縣至通州海門縣入海漢水二源一

詩地理攷卷上五

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荅州巴中縣入江

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

水經注地理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岷西出西縣東出岷西出岷而為漢水通典秦州中曰岷江岷山出岷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岷水亦曰岷水上却江漢中金山縣潘冢山高渠渠水至此為漢水亦曰岷水

蔡氏曰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潘冢山水經曰岷山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入于江水經至江夏沙羨縣北縣江水出茂州汶山岷山又謂之汶山今汶山縣東流至蘇州許浦入海朱氏曰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大別之東彭蠡之東乃江漢合流之處江漢合流

之虞易氏曰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穴一千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漢陽縣北一千四百餘里皆荆州之地漢分漢水合流括地志江水源出岷山過荆州與漢水合漢水出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至荆州與大江合為夏水夾溪鄭氏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林氏曰江漢在楚地詩之萌牙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原宋玉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朱氏曰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水經注方山下水曲之隈詩地理攷云漢女音遊處也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異名在襄陽縣孔氏曰江漢之域即荆梁二州戴氏曰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嚴氏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爾雅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楊州注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陳氏曰汝墳是已故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

汝墳

韓詩汝墳辭家也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淮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李氏曰汝水周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東南朱氏曰出汝州梁縣天

山水經注亦出象陽縣大孟山地理志出山縣高陵山魯陽今汝州魯山縣定陵今潁昌府縣至蔡州襄信縣入淮杜氏曰至襄信入淮新蔡入淮說文出爾雅汝為濟郭璞注入詩逵盧氏運歸山東入淮爾雅汝為濟郭璞注入詩逵彼汝墳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又曰汝有賁疏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爾雅汝有賁疏李周禮大司徒注水厓曰墳毛氏曰墳大防也楚辭登大墳以遠望朱氏曰水孔氏曰謂汝水之側厓中焉者曰墳詩汝墳是也岸汝墳之國以汝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汝墳之間字當從土地理志汝南郡汝陰縣莽曰汝孔氏曰汝漢詩地理攷云漢女音遊處也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異名在襄陽縣孔氏曰汝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戴氏曰汝墳採於汝墳之國而得之記有陶丘卿詩所謂汝墳

王室

朱氏曰王室指紂所都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召南

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朱氏曰召公奭之采邑也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

世謂之樹亭川蓋亭故召公之采邑又京相璠曰

亭在周城南五十里郡國志注雍召穆公采邑

之後 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

故召公邑今府 程氏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

風主之於召南陳氏曰自岐以西召公主之故岐西

之地愈狹蓋僅得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無此理

蘇氏曰文王治周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

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大雅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 鄭氏曰食采於召作

上公為二伯 孔氏曰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樂

詩地記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王則周召之地共

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康王之誥

傳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

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 李氏曰江漢

汝墳即陝之東也江沱即陝之西也 孔氏曰春秋

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

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

今為召州唐地理志絳州垣縣武德 通典河

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今屬 傳氏曰武王分陝

之後徙於王屋郡縣志王屋縣本周時召公之采

甘棠 南國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括地志

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

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

九曲城東阜上今府 說苑傳曰召公述職當桑蠶

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

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曹氏曰繫之周公則由雍州以至剝楊東南之域也

繫之召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武王伐

紂有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為助其服周之

請地理攷九

化久矣召伯能以先王所以教者宣明於其國是以

見美也

江有汜

爾雅水決復入為汜 朱氏曰今江陵漢陽安復之

間蓋多有之楚辭哀郢江以流亡江大江也夏

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

所謂江有汜也 洪氏楚辭補注曰水經云夏水出

江陵于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曰 說文作汜

禹貢荊州梁州皆有沱孔氏曰發源梁州入荊州水

道謂王壘作東別之標今荊州反山縣 通典沱水

在彭州唐昌縣今崇寧縣蔡氏曰爾雅水自江出為沱南郡枝

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

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此荆州之沱蜀

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今成都府郫縣汶江縣江沱在

西南東入江今永康軍導江縣此梁州之沱黃氏曰沱自

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李氏曰禹貢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梁州之域也江沱之間即梁州

之界乃岐西之地居江沱者以江沱起興

江有渚

錦詩章句一溢一否曰渚爾雅小洲曰渚毛氏

詩地理攷卷上十

駟虞

賈誼新書駟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魯詩傳曰古有梁駟者天子之田也班固東都賦制

陽氏曰賈誼以駟者文王之囿

邠鄘

鄭氏譜曰邠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

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

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

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達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

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黃氏曰管今鄭州

今晉州自紂城而北謂之邠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

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

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逐

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

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

之長康誥疏曰三年滅三監七年後世子孫稍并彼

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

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邠鄘

詩地理攷卷上十一

衛之詩焉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

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邠庸衛國是也邠以紂紂子武

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孫毓云三監當有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孔氏曰

言則康叔初封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

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

叔與之同反遇遷邠庸之民于雒邑故邠庸衛三國

之詩相與同風邠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邠

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顏師古曰今庸曰送我淇

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

十一

御

平陳與宋

漢陽縣志

為春秋隱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
服虔曰衛使宋為主使大
夫將故叔謝於陳蔡下

寒泉浚

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 水經注濮水
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

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濮陽今屬 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經卽地入

濟與地廣記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卽浚都也祥
在浚之下 寰宇記在縣西十里 按毛氏傳浚泉
邑于浚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為正

涇以渭濁

請地理攷纂上

十四

職方氏雍州川涇浸渭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

縣西開頭山 今原州百泉縣開 東南至京兆陽陵縣

入渭 今京兆府 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烏鼠山

西北南谷山 渭水出首陽縣南谷東至京兆

船司空縣入河 今華陰縣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

異孔氏曰為貢涇屬渭注云涇渭發源皆幾二千

水一石其泥數斗滿岳西征賦清渭濁涇是也朱

氏曰涇水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

清濁 鄭氏曰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此絕去所經

見取以自喻孔氏曰鄭志若曰衛在河東涇在西河

此婦人既絕至 涇而自此已志

黎侯

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孔氏曰杜預

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九域

州黎侯亭在 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

黎卽此漢為壺關縣 又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

文巴國在上黨東北 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也在

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 黃氏曰今潞州上黨黎

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 林氏曰周人秉黎 列女

傳黎莊公之夫人及傅母作詩 呂氏春秋武王封帝

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 相壤故狄之為患黎衛共被之

請地理攷纂下 十五

中露 泥中

毛氏曰衛二邑 水經黎陽縣注式微黎侯寓于衛

是也 黃氏曰黎陽本屬衛州今為滑州有黎陽山大

名跨河東逕黎縣故城南注云世謂黎侯城昔黎侯

寓于衛詩謂胡為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

汗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 襄字記潼州臨河縣

黎縣 中露地未詳 四十五里黎侯寓於衛因以為

其卑濕也

旄丘

爾雅前高曰旄丘 寰宇記在澶州臨河縣東 九域

使府有

狄人

補傳曰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是詩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 孔氏曰狄者北夷之號此詩責衛宣公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 林氏曰史伯曰當成周之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然則河北自衛之外皆戎狄之國也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使無齊桓攘之豈復有中國哉 說文北方狄从犬

衛伯

詩地理卷一

十六

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 孔氏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春秋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陳氏曰諸侯不稟於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 段氏曰黎之於衛唇齒之邦也黎亡則衛及矣黎既不守衛其免乎其後卒有

難狄

西方之人

毛氏曰西方王室 呂氏曰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常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

哀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 朱氏曰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

泉水

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 水經注即泉源之水也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為左右 步彼泉水韓詩作必說文作必

淇

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 相州注自元南

詩地理卷一

十七

城東南遥朝歌縣北 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即此 地理志出河內共縣北山 郡縣志出共城縣西北淇山通典出共山今衛州共城 東至黎陽入河 溝洫志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 通典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水經注頓丘縣遮害亭 山海經沮洳之山漆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注今隆慮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為白溝

涉

毛氏曰地名 鄭氏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地 理志禹貢道沔水東流為涉 注泉出王屋山名東郡 臨邑有涉廟 注涉亦濟水字 通 橋韓詩作坭

寰宇記大橋溝在曹州賓句縣北七十里完亭縣
九域志詩云 朱氏曰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蘇氏
飲陵于滿 導沁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漢為衛
春秋傳衛敗於禁澤故濟水及衛

干言

毛氏曰所適國郊也 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

此所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故發干縣今隋

志九域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

刑州堯水經注泚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孔氏曰

干涉在郊則言彌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

道所經見故思之

肥泉

十八

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

南注淇水為肥泉詩我思肥泉毛云同出異歸為肥

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

思須與漕

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詩思須與漕地理志東郡

句國今東平漕即漕邑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

許須城縣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 傳氏曰自須至

北門

中河

曹氏曰蓋忠臣行役之所由出 毛氏曰北明背明

新臺

說文新臺有毗通典魏州黃水經注野城北岸有

新臺 寰宇記在濮州鄆城縣北十七里地廣記

城縣有新臺

二子乘舟

左傳使盜待諸莘 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

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

祠今太名府莘縣本陽平屬東郡詩地理攷卷十

庸

十九

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鄆城即鄆國城九

志熙寧六年省新鄉為鎮補傳曰鄆本庸姓之國

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古或作庸傳氏曰

是鄆國之姓鄆為衛所孔氏曰王肅服虔以鄆在

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鄆風定之方中楚立之歌鄆在

紂都之南明矣沫邦於諸國屬鄆酒誥命康叔明大

命于妹都注云紂都所處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

叔并監鄆也

曹氏曰衛國居河淇之間故卿皆以柏舟發興齊地西以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欲奪共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嚴氏曰鄭在紂都之南則近河矣言中河以土風所見也

桑中

孔氏曰譜云東及兗州桑土之野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額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衛之音樂記桑間濮詩地理歌卷一

二十

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桑間在濮陽南郡縣志濮水在曹州南華五里朱氏曰桑間衛之桑中是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呂氏曰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錄之於經謹世變之始也楊氏曰此載衛為也或於所賦之因也

沫

毛氏曰沫衛邑鄭氏曰衛之都惡書明大命于妹邦孔氏注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戴氏曰沫上之邑此而雅舊雖以康叔化之未能盡變也遺宣姜之故風俗益壞水經注晉書地道記朝歌

城本沫邑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史記武丁徙河北齊河以北徙朝歌有新聲靡樂論語撰考識曰之名朝其子紂乃欲焉掩目宰予獨括地志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里衛縣西二十二里衛縣今省為鎮朱氏曰所謂殷墟黃氏曰沫水在衛之北曹氏曰沫即妹土衛都所在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傳氏曰當是紂城外之地孔氏曰酒誥注妹邦於詩國鄭朝歌即沫也

上宮

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朱氏曰桑中上宮淇上又沫卿之中小地名也詩地理歌卷一

東徙渡河

漕邑

二十一

孔氏曰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禹貢豫州滎波既猪注云沈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縣東今鄭州春秋衛及狄戰滎澤此其池也如禹貢注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杜預云滎澤當在河北但沈水發源河北入河乃溢為滎則沈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豬水則在豫州此戰則在北左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水經注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

名馬通典衛州黎陽縣北岸滑州白馬縣南岸皆屬

孔氏曰衛本河北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

陳氏曰齊桓存三亡國必若救衛庶幾於公矣春

秋狄入衛不言滅虜于曹不言遷齊侯使公予無虧

成曹不言救樂緯稽顙喜曰狄人與衛戰桓載駢

言至于漕毛氏曰漕衛東邑

楚丘 楚宮 楚室

鄭氏曰魯僖二年齊桓公城楚丘封衛楚宮謂宗廟

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

居室為後 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

詩地理攷卷一 二十二

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 郡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

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 輿地廣記滑楚丘二邑

之所遷縣有景山京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

楚丘即此城 五代屬澶州今為開德 地理志齊桓

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

堂 景山 京

曹氏曰虛漕虛 不虛以望楚丘與堂邑之間有大

山及高丘形勢之勝可依以立國 毛氏曰楚丘有

堂邑 朱氏曰虛故城也堂楚丘之旁邑 傳氏 商

頌陟彼景山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比

逕楚丘城西 補傳曰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

也衛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 朱氏曰春秋

名衛乃商舊都也 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

南三里 府有景山 德 毛氏曰京高丘也 呂氏曰龜

徙康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

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醜然後營邑立城此蓋

浚

毛氏曰浚衛邑郊外曰野 爾雅邑外下邑曰都城都

城也 浚城 見前

許

詩地理攷卷一 二十三

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嶷伯夷之後也周

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

悼公遷夷 或父一名又居析白 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

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地理志潁川許縣故許國

二十四世為楚所滅 括地志故城在許州許昌縣

南三十里本漢許縣 九域志潁昌府許田縣 熙寧

省為鎮 孔氏曰許穆夫人賦載馳而入鄘風者於

時國在鄘地 辭為衛發

阿丘

爾雅偏高曰阿丘 謂丘 邊高

衛

地理志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通志

朝歌在衛州衛縣西宋忠云康叔從康徙衛紂也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二十五里

左傳視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衛北

衛之北竟鄭封於殷虛米氏曰衛小都

北朝歌之東康誥在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

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野處漕

邑文公又徙居楚丘衛故都即今衛縣今懷衛漳相

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懿公徙楚丘衛

凡四十五世地理志成公徙于帝丘今濮陽是也秦徙之於野王今懷州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留衛君二世

淇與

大學作澳釋文曰淇衛水爾雅曰嚶嚶也說

文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素氏曰淇水之隈曲處水經

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傳物志謂之奧水流入於淇

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冠洵為河內伐竹淇川

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薊菖草不異毛與

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其地常多竹

邢侯

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通志邢州治龍岡縣

今信祖乙遷於邢即此括地志刑國故城在邢州

外城內西南角十三州志云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

邢侯都此

譚公

春秋譚子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郡國志東平

譚通典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

和十五年省入歷城白虎通作覃元唐

城在歷城縣東南十里今濟南府

曰譚子爵言公者依臣子之稱

農郊

新地理志卷十

毛氏曰近郊

河水北流

朱氏曰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董氏曰齊地西

至于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比

流活活孔氏曰九河故道河闕成平以南平原高縣

而入海則

為東北流

頓丘

四年以頓丘為德清軍熙寧四年省頓丘入澶州清

豐縣今開德府水經注淇水北逕頓丘縣故城西紀年書
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開闢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
又東屈而西逕頓丘北稱名謂一頓而成立無高
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宿衛故
讀受河於頓丘縣通書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
蘇氏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讀也

復關

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
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

泉源

朱氏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
詩地理疏卷十

二十六

故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
在右 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
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
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
之目歷十二嶧嶧流相承泉響不斷 寰宇記澶州
頓丘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 九域志大名府
莘縣有泉源河

河廣

孔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
衛通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喻宋近 猶喻河狹舊氏

閏二年東徙渡河許已居河東至傳九年宋襄公立
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

自伯之東

孔氏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鄭在衛之
西南而言東者時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
行伐鄭也

清江先生集

二七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二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王

鄭氏譜曰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

詩地理攷卷之二

乙

周復還歸慶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后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史記下晉文侯鄭武公迎宣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知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泰山孫氏曰詩自秦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括地志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鄭鄭周公新築

而始

在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

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故城在洛陽縣東北

報王又居王城左傳桓二年王遷盟向民丁刻朱

氏曰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書乃洛邑水東經水西

城王室早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王

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

孟等州是也 唐氏曰二南之風也商微而周之興

也王之風也周降而詩之將亡也 呂氏曰成周乃

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

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

詩地理攷卷之二

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

洛陽也考王以王城故補傳曰周之始盛也文王

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

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

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

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與孔

子於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服虔云尊之猶解工猶

於諸侯之上 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為風自季札

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 吳氏曰王謂王城之地

王人王號 地理志周地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

說皆非 偃師鞏氏景集分也皆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

偃師鞏氏景集分也皆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

偃師鞏氏景集分也皆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

偃師鞏氏景集分也皆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

偃師鞏氏景集分也皆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

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平王東居維邑其後
五霸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
百餘年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
分墜小林氏曰季子穀梁曰思而不履者先王之教也
際鄭氏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

宗周

鎬京也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
穆天子傳 陳氏曰長安縣昆明池北有鎬陂說
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 地理志初維
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

詩地理志卷十

三

里顏氏注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為方百里者六十
都得百里者方六百里也故詩曰孔氏曰正月云
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
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 呂氏曰王者定
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
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
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
名耳張氏曰秦雖開宗周蕩

申

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 周語富辰曰齊

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 地理志南陽郡宛縣
故申伯國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
今鄧州信陽軍之北平王以中國近蠻貊被侵伐遣
於陳鄭之南後漢書王莽改封之後以申伯不知其地
氏曰平王戌申中庚申庚申晉平公城杞相類

南

書呂刑孔氏注呂侯後為南侯故或稱南刑唐世系
世改呂為南刑朱氏曰南即呂也亦姜姓呂 徐廣曰
刑禮記作南刑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成之
呂在宛縣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費田申公
以御北方若取之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史記
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

詩地理志卷十

四

呂列女傳太姜 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嶽受封於呂
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呂氏春秋
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嶽之祀佐禹有功氏曰有呂
成爲南陽郡新蔡縣古呂國今以左傳攷之楚有申呂
時新蔡屬蔡非楚邑
堂以在宛縣為正

許

見前

孔氏曰言南許者以其俱為姜姓其實不成南許也
六國時秦趙同為姜姓史記
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

留

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

鄭

鄭氏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成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臣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與大號叔特衆鄭仲特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疇歷華孔氏曰八國皆在四邑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水之間常昭曰八邑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

詩地理攷卷二

五

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秦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鄭發墨守云武公又遷居東周畿內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華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榮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恆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氏田出其東門有女如雪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秉管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也其風也其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

世為韓所滅通鑑外紀宣王二十二年封季弟友於鄭都成林括地志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秦縣之初縣鄭武公十一年朱氏曰新鄭今之鄭州水經注竹書記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鄭鄭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為桓公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所都也孔氏世家號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則桓公自取十邑見史伯為桓公謀故傳會為此說服虔云鄭東鄭古鄭國之地是鄭雖取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于鄭城之下服虔云鄭故鄭國之墟杜預云鄭國在滎陽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鄭都故別有鄭城也郡縣志鄭州新鄭縣鄭武公之國都韓滅鄭自平陽徙都之戰國策

詩地理攷卷二

六

韓之取鄭從成畢林氏曰春秋爭戰之多者莫如鄭戰國戰爭之多者莫如韓秦漢之間天下有變必於滎陽成畢朱氏曰鄭聲之淫有甚于衛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周禮辨人者九篇吳氏曰齊詩刺哀襄而季札觀樂乃曰泱泱乎大風也哉鄭美武公父子而札乃曰其細已甚曰大曰甚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音聲者言之而非繫乎辭也班孟堅曰民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劉夢得論八音與政通以三光五嶽之氣為言固有見於此

祭神

祭仲邑水經注長垣縣有祭城祭仲邑長垣今屬開封府

括地志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

京邑南轅梁郡梁縣梁傳襄十共叔段所居京曹氏曰梁陽故東

京邑在榮陽縣東南也有京水楚漢戰于京水之間即其地也
 京邑在榮陽縣東南也有京水楚漢戰于京水之間即其地也

古戰爭處
左傳鄭
京標實
毅曼伯
注云厲
公得標

又并京師縣志京小出於陽縣有平地
魚子曰國為大城未有利者

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

清
鼓
消
軸
河
上

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
水經注潁池水出

詩地理攷卷二

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涇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

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為高克邑杜預春秋釋地云

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

天曰新之可上鄭之郡也背軸可上也孔氏曰

興火十竟王耶竹竟上羽羽可上是營軍近所而斷

二六三 丁力彭 軸皆河上之地 蓋久不辟

境亦至河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相遠

素泊

陳氏曰鄭國在溱洧二水之間說文引詩溱與洧

渭水出鄭國
秦水出桂陽臨武
有水出潁川陽城山

秦水出桂陽臨武
入匯營以漕為正
有水出潁川陽城山

東南入潁陽城省入河南府登封縣 邵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

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水經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

又東過新鄭縣南潒水從西北來注之

襄元年晉伐鄭敗其徒兵于洹上又東為洹淵水龍

經謂滯又東過冒易成西折入于頓也

水非也。又云：平陽城下有一水，南至骨平入柳

黃詩主先駢而合清江有大駝山

韓詩濤與淮方沍沍兮傳云三月桃李下之時

執蘭拂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

之上秉蘭草祓除不祥上道志曰黃帝以三月括地

詩地理攷卷二

孟子曰子產以其乘與

齊人於秦有

東門

東冬竹茂郎圖其東月朱氏曰城

左傳隱四年宋陳蔡往莫固其東門也

學校

曹氏曰校本夏之學名鄭亦以名學故鄭人游鄉校

以議執政

齊

鄭氏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

王伐討太師呂望今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鄒

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
 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
 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沂水縣北
 有穆陵山北至于魚祿滄州無棣縣南無棣舊縣在禹貢青州岱
 山之陰難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
 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潛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之
 變風始作 地理志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囂之
 間兮又曰埃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
 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子國
 未可量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負山
 詩地理志卷上
 九
 少五穀而人民寡更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
 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
 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其後
 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
 也其中具五民云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
 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潤達多匿知其天
 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
 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同大國之風也 朱
 氏曰今青齊濰淄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世家云胡公
 徙治臨淄濰地志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濰姑
 城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

所以為齊 地理志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 注王封
 者以天齊 地理志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 注王封
 太公子齊初未得與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 左傳
 晏子曰昔者鳩氏始居此也季荊因之有蓬伯陵因
 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 水經注齊郡臨淄
 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齊郡臨淄
 縣師尚父所封即齊丘也今青州西北四十里 樂
 謂之齊
 營
 地理志臨淄名營丘齊詩曰子之營兮注毛詩作還
 齊詩作營 水經注臨淄城中丘淄水出其前經其
 南乃東出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地 括地志
 營丘在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爾雅齊曰營州疏傳
 許地理志卷二
 十
 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 曹氏曰說
 昌也皆
 地名
 地理志作囂注山名字或作猛亦作囂 乃高反 水
 相逢於囂山也 文選山在齊 其注本作囂 說
 著
 地理志埃我於著乎而注著地名齊南郡著縣 水
 經漯水東北逕著縣故城南
 南山
 朱氏曰齊南山也

魯道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鉅平省入兗州博

縣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

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汶水

淮南墜形訓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注弗其山在北

浮于汶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

泰山括地志朱虛故城東至安丘入濰

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郡縣志交州乾封縣東北

南七十里原山西南入濰

詩地理志卷二十一

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

以為汶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北如齊也董氏曰

者今須城之汶是也出朱虛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

小汶是也郡縣志汶陽城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

十四里汶陽之田謂此孔曾氏曰汶水有二出

萊蕪縣原山入濰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

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朱氏曰在齊南

鄭氏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

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

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

孝子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散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存孔氏曰舜都

陽成安邑及今魏君喜且痛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放

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

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孔氏曰西接于秦北隣于晉

殘地理志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服虔

在晉之故詩曰彼汾一曲宴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

歌曰美哉汾風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晉獻公

郡河北縣許魏國郡縣志魏城在陝州府城縣北五

魏國漢為河北縣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

詩地理志卷二十二

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朱

曰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恐魏亦晉有

此官魏分河中府解州即其地郡縣志河中府春

魏地魏地

汾沮洳

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水經出汾縣北

志出嵐州靜樂縣北晉汾山今屬憲州

海經管岑之山汾水出焉說文出晉陽山

汾陰入河今河中府解州

水出於晉其流及魏宋氏曰沮洳水浸處下濕之

地一曲謂水曲流處山海經汾水之山郭

水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魏之舊國

十畝之開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
北去首山十餘里履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
十畝之詩 朱氏曰十畝之間郊外所著場圃之地
十畝之外鄰圃也

河之干

水經河水東過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云水北出子南上南流經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永樂漢水又南入于河晉縣公戎魏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志河北縣永樂縣南二里在潼關北十餘里即縣之在河之北也
詩地理志卷十三

唐

鄭氏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
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
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燔改為晉侯其封城在
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
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
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喜愛物儉
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
絳云 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

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

小人險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
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猶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皆思奢儉之中念成生之慮具札聞唐之歌曰思深
哉其有陶氏之遺民乎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

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太原郡晉陽

縣故詩唐國龍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注云唐縣故城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今晉陽縣故城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
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冀十里頃帝
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郡平
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此二說詩之唐國不
在晉陽而願師古以冀說為是 曹氏曰唐國受
封之始實永安至子燔徙居晉水之陽後人遂以
詩地理志卷十三

唐

左傳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注云大
晉陽之故國也 晉世家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 孔氏曰禹
都平陽成於安邑或於晉陽夏都亦在晉陽故云夏
墟 志云唐城在晉陽縣南二里 朱氏曰唐叔所封
今在太原府陽縣為太原縣太原郡所治唐以晉
曲而空其故城世本云居郭地 水經汾水過晉
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注云晉水出縣
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 堯築也國都城
堯之虞 諸侯譜云晉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
為翼 翼城一名故絳在絳州翼城縣東南十 獻公
八年曰將景公遷新田今絳州 晉語景霍以為城

汾河凍澮以為淵大戎之民實環之謂之晉而謂之不
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 補傳曰魏舜禹之故都晉
未之故都在維冀之關三聖人皆有德德蓋風百世

沃鵠

毛氏曰沃曲沃州孔氏曰在河東聞喜縣聞喜今屬解
公分曲沃封桓叔則昭公已徙絳矣然則魏鵠
侯以後晉常都絳序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鵠
曲沃邑孔氏曰其都在曲 水經注左邑故城故曲
沃漢武以下國即新城也 凍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湫故
詩人以為激揚之水 曹氏曰自桓叔初封曲沃至
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 竹書紀年莊伯十二年翼侯
詩地理歌卷十 十五
之民知有曲沃
不知有宗國

首陽

朱氏曰首山之南也 孔氏曰首陽之山河東蒲坂
縣南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左傳趙宣子田于
有雷首山夷吾居其陽蒲坂舜都也 石曼卿水經
齊詩云生焉武王日宰次唐虞舜遊焉 水經
注雷首山一名中 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郡縣志
府河東縣 輿地廣記在永樂縣北三十里 山南曰
南十五里 輿地廣記在永樂縣北三十里 首陽曰
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夷墓
在縣南三十里雷首山南

秦

鄭氏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

堯時有伯翳者 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 子孫傳學
而作禹 中侯伯與 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
云皋陶之苗為秦 水經注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
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與哀亦世有人焉周孝
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

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於附庸邑之於秦
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鄭語史伯曰秦仲
平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
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
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城東至連山
詩地理歌卷十 十六
孔氏地理歌卷十 在荆岐終南梓物之野至玄孫德公
為貢無也山 地理志狀 地理志非子邑於秦今隴
又徙於雍云 風雍縣 地理志非子邑於秦今隴

西秦亭秦谷是也 括地志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
三州志云秦亭秦谷 通典秦州古西戎之地秦始封
秦谷史記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于大豳大豳為
西番大夫括地志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是也世
紀襄公徙汧城在汧州汧源縣南三里文公遷居
非子舊墟大丘在汧渭之間即揆南是也 在秦北府
與平縣東南十里有平陽聚德公居雍故城在周秦
縣西四十六里獻公徙栒城在咸陽縣東十五里 水經注秦
孝公徙咸陽城在咸陽縣東十五里 水經注秦
秦仲所封 孔氏曰德公之後常居雍季札見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服虔云與諸夏同風杜預云秦本在

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三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丁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穆公稱伯以河為竟注地界東至於河朱氏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

十七

詩地理歌秦上
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無鄭衛驕墮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晁氏曰晉之陰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之妾妾以詩所紀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為自能入人如此之深即其漸靡使然李氏曰鄭風鄭風使然齊風關雎秦風康侯亦由風聲氣俗使然

阪有漆

曹氏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者七日

乃越高慶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

西戎

朱氏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不與戴天之讎也襄公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仇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溫其在邑西鄙之邑也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而後漢西戎傳秦襄公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獮音九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揚拒泉皋之戎

十八

詩地理歌秦二
賴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史記句以傳自秦襄公伐戎至邽始列為諸侯張氏曰車麟驪驪小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伯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足詩也夫其嚴急之風與三代之溫柔敦厚抑何遠哉

取周地

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

終南

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

一亦名終南又云鳳翔府鄠縣南三十里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

隆嶠翠峯潘岳西征賦云九嶷截薛太一龍從面終

詩地理歌卷上

十九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

山也畢原在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周公葬于畢是也

終南之道名也左傳中南九州之險也杜氏注在武功縣南今鄠縣通典長安縣有終

南山地理志在武功縣東括地志一名南山
山據天之中在鄆之南西至于襄斜又西至

于闐寔能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

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

太一山之別號孔氏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
地一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謂之周則

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鄭譜則是全得西畿按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引終南為喻則襄公

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地理志秦地潁南山近
夏陽多阻險輕薄李氏曰終南西距鳳雛武功比

萬年
長文
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鄭氏

曰畢也堂也亦高太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之道名

邊如堂之牆 孔氏曰釋丘云畢堂牆南山道名畢

當作此爾雅說文皆以山如堂者曰密謂山如

之廉角堂山之寬平履窠宇侶堂也畢原也

三良

括地志秦穆公塚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塚在

雍縣一里故城今鳳翔府天興縣東坡蘇氏秦穆公墓詩棠杲在城東墓在城西

魚步百

渭陽

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

詩地理卷上

二十

陽之地 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

必渡渭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

曹氏曰渡渭而送之至于渭北言其遠也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

素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
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

陳

鄭氏譜曰陳者大皞宓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

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

後封其子鵠滿於陳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

備三恪說文作憲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

其地廣平無名山太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

書盟諸南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

俗化而為之五世至蠡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

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地理志

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

坎其擊鼓死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

之粉死丘之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

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人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

為楚所滅通典陳州死丘縣陳都今淮寧府城志陳州公

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詩

詩地理攷卷二十一

之所以亡也歐陽氏曰陳最後至項王時猶有靈公

馬作死丘

水經注死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漸欲平爾雅

陳有死丘注今在陳郡陳縣郡縣志死丘在陳州

死丘縣南三里括地志縣在陳毛氏曰四方高中

夾下曰死丘輿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死丘今

其地形則然北陳州城在古陳城內西孔子曰釋

丘云宛中宛丘言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中央下

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與毛傳正反爾雅天下

其三在河南

東門之粉

毛氏曰東門死丘國之交會戴氏曰陳詩多言東

門必陳人遊息之地南方之原范氏曰擇高明之

地而荒樂焉

東門之池

郡縣志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毛氏曰池

城池也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

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

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詩地理攷卷二十一

墓門

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

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

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列女傳陳辭女

陳國采桑之女也為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棘毛

氏曰墓道之門

防邛

郡國志陳國陳縣今宛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

亭在焉毛氏曰防邑

株林

毛氏曰夏氏邑 孔氏司邑在國外 郡國志陳
注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 案字記陳州南頓縣西南
里有株林 郡縣志宋州新蔡縣陳之株邑詩株
林是也故 柘城在寧遠縣南七十里陳之株邑
屬柘州

檜

左傳國語作郛 地理志在會 鄭氏譜曰檜者古
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蒙
波之南居溱洧之門祝融氏名黎其後入姓 已董彭
羊唯咎姓檜者處其地焉 後漢居祝融之墟 周夷王
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

詩地理攷卷二

二十三

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 鄭語姓姓
郛 注陸終第四子求言為厥姓封於郛 鄭今新鄭也
生六子四日會人 宋忠云郛國名 郛縣志郛城
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括地志云二十二里
在密縣 漢屬河南郡唐屬鄭州後屬河南府今屬鄭
水經注洧水又東南逕郛城南注創模云北鄰
於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檜之地而國之先譜檜
事然後譜鄭檜事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
所不識風火於末宜哉 蘇氏曰檜詩皆為鄭作如
郛之於鄭也 通典河南府密縣古郛國有洧水
郛縣東北鄭州新鄭縣有溱洧二水本郛

國之地 密新鄭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
王子多父伐郛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
桓公 徐廣曰郛在密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 左傳
注在密 郛縣東北

西歸

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 孔氏曰郛在葉陽周
都豐鎬周在于西故
西言

曹

鄭氏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
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

詩地理攷卷二

二十四

城在雷夏洧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
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
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
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輿地廣記廣濟軍定
陶縣故三陵國周封曹叔振鐸於此 陶丘在西南
郛縣志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七里自曹
叔至伯陽凡十八葉 今與仁府濟陰縣本漢定陶
孔氏曰曹都雒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 信三十一
年 曹地也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田傳
其東南衛在其西北 地理志濟陰郡城陽有堯冢

晉書先作游成陽 陳氏曰檜以東周之始也

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程氏曰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曹天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風繼之

南山

毛氏曰曹南山也 郛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暉是也寰宇記在縣東南 春秋盟于

曹南括地志有曹南因名曹

周京 京師

詩地理攷卷十一

二五

公劉京師之野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

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曰京師

曰煥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

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

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洛邑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

呂氏曰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李氏曰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

郛伯

左傳郛文之昭也 毛氏曰郛伯郛侯 鄭氏曰文

王之子為周伯 春秋釋地曰解縣西伯有郛城左傳

晉于郛說 服虔曰郛國在解縣東郛瑕氏之墟

也 水經注涑水西逕郛城郛伯故國也今解故城

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郛

城 輿地廣記河中府猗氏縣有郛城文王子所封

詩郛伯 括地志城在縣西南四里郛縣志

曲

鄭氏譜曰曲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郛而出所

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

時失其官守竄於北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

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城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

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

詩地理攷卷十一

二六

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

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

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曲之

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忘後成王迎而反

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

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意主意於曲公之事故別其

詩以為曲國變風焉 朱氏曰虞夏之際棄為后稷

而封於郛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啻失其官守

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啻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

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曲

之谷馬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下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祚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邠縣志寧州城即公劉邑城後魏為邠州改為豳後周語夏之衰不密竄戎狄之間常昭云戎北近狄邠縣志慶州治東南三里有不密故城地理志昔后稷封豳公劉慶豳大王徙邠文王作鄴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地理志卷上 二七

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右扶風枸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徐廣曰漆縣東北有邠亭通典曰邠州古豳國西魏置豳州開元十三年改為邠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虞枸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王登之阜以望商邑蓋登此城孔氏曰鄭譜王在豳後公劉為狄迫逐而後居詩度其少陽豳居允縣東北邠始平武功縣所治豳城邠近而豳遠公劉初居豳太王徙去豳俱是先公之後括地志邠州漆縣詩豳國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事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曹氏曰不密之居

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國焉后稷開國在邠豳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之豳其後自豳而岐自岐自程自程而豳自豳而鎬積累增修而後王業成焉吳氏曰風有周召王豳地則皆周地詩則皆周詩如邠鄘衛之為三魏唐之為二其詩所從得之地不同其發於聲者不一故本其地而繫之也張氏曰黍離出于洛陽者也七月出于豳者也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邠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鄘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歌樂之次第也季札觀樂序如此周南邠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張氏曰始於二南終于豳聖人所以為無窮也 二八

詩地理志卷上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李氏曰周在豐鎬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周征之是自西而東故謂東征今按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為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孔氏曰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

西國

毛氏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書序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二監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說文邠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至即奄國之地左傳周有徐奄注二國僉姓分魯公因商奄之民孟子注奄東方國通鑑外

紀之君謂武庚祿父曰此百世之時也清舉事祿父
 從之率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與師東伐書多祿父
 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孔氏曰書傳稱周公二年
 故亂二年克滅之三年踐奄四國不穀難夷四國之君
 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放之奄遷其君於齊周書
 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放之奄遷其君於齊周書
 作維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保守商祀建管叔
 于東建蔡叔霍叔于西乃作師旅臨衛攻殷大震潰降
 三叔及諸侯二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大震潰降
 外無諸侯二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大震潰降
 叔王于祿父北奔管叔霍叔乃因蔡叔于郭陵凡
 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
 里成周之地保康叔于東歐陽氏曰周召王幽皆出
 于殷俾中流父字于東歐陽氏曰周召王幽皆出
 於周邠鄭合於衛檜魏世家記其可考者七國而已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三

宋汝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雅

鄭氏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
 大王季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
 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運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
 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
 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
 詩地理攷卷三

為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于極賢聖
 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
 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也傳
 曰孔氏曰未知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謂其
 道同終始相成此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
 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
 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
 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
 合鄉樂此見著畧大校見在書藉禮樂崩壞不可得

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惡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據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雅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朱氏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及其變也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

附之

周道郁夷

地理志右扶風郁夷縣注詩周道郁夷顏氏曰四牡詩周道倭遲韓詩郁夷言使臣乘馬於此道

管蔡

郡國志河南中牟有管城管叔邑河內山陽有蔡城蔡叔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括地志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即管國城叔鮮所封豫州今蔡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外城叔度所封城也有蔡岡在縣東十里因名宋忠云胡徙居新蔡

地志平侯從新蔡

昆夷 混夷 串夷 周穆王伐畎戎

孫毓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畎須大夷黎邠

崇漢自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注畎夷即畎戎也

又曰昆夷或作混又作緄並音工亦曰大戎山海經

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

有北杜是為大戎說文赤戎本犬種故字從犬大

隴以西有畎戎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緄混夷

駿矣音說文引詩大夷四矣皇矣串夷載路鄭氏

西戎國名孟子文王事昆夷書大傳注引詩畎夷隴矣

微狁 詩地理志卷三 三

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

鬻氏曰皆白之別號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孟子大王事獯

鬻曹氏曰西北二虜相犄角為寇故征獫狁則西

戎作伐西戎則微狁平漢匈奴傳武王伐紂而營

維邑復居於鄴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

曰荒服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始作疾而

歌之曰靡室靡家微狁之故

往城於方 朔方

毛氏曰方朔方近微狁之國也朱氏曰今靈夏等

州之地曹氏曰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郡縣志夏

西戎

朱氏曰昆夷也 後漢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

詩地理疏卷三

四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逐伐西羌鬼
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
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
是之後更伐始呼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及文王為
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戊
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

南有嘉魚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 左太冲蜀都賦嘉魚

出於丙穴陸氏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類要丙水出丙穴在興州順政縣今沔州文選注丙地名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者向陽穴也興地記穴口廣五六尺泉

源乘注有嘉魚常以三月自穴下透入水
在興川南七十里與小景山相連本作內以避諱
穴產嘉魚

四海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疏曰夷類有九
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
菟樂浪高驪滿飾晃更索窳東屠倭人天鄙蠻類有
八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胸僂耳狗軹旁脊戎類有
六僂夷戎夫老白耆晃鼻息天剛狄類有五月支穢
貊白奴單于白屋

焦穫

詩地理攷卷三

五

毛氏曰周地接于獫狁者爾雅十藪周有焦穫炎獲
云周也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畝中是也案字記焦獲藪在京
周也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北外十數里亦名畝口溝洫志韓水
北郭國號秦今鑿涇水自中山西郛口為渠班
上郭國號秦今鑿涇水自中山西郛口為渠班
虎北征賦夕宿畝口朱氏曰焦未詳所在獲郭璞
之玄宮主以為焦穫朱氏曰澤藪在畝中
以為畝中今在耀州三原縣孔氏曰澤藪在畝中
而藪外接于獫狁

鎬方

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孔氏曰漢劉向疏
云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
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顏師古注鎬非豐鎬之鎬
王肅以為鎬
京王基駁之 朱氏曰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也

京之鎬矣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也

涇陽

鄭氏曰涇水之北北氏曰水通典今涇原州也至

涇水之陽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

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涇水源自百泉縣西南

涇谷地理志平涼縣今屬渭州孔氏

曰涇去京師為近

太原

禹貢既修太原顏師古曰即今晉陽黃氏曰晉大

原大鹵大夏夏虛晉陽九六名朱氏曰太原亦曰

詩地理求卷三

大鹵今在太原府舊唐書中國曰大左傳注大鹵

大原晉陽縣漢太原郡後漢西羌傳穆王遷戎于

大原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

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周語宣王料民于太原

孔氏曰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

與羌戎在晉地而戰也毛氏曰至于太原言逐出

之而已史記戎狄逐周襄王暴虐中國故詩人歌

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九城志中京陵在汾州

周宣王北伐獫狁時立郡縣志在平遙縣東七里

漢京陵縣又曰大原臺點之所居帝王世紀帝堯

從晉陽即今太原也地理志趙西有大原秦莊襄

四年初置大原郡漢二十唐開元十一年改并州

為大原府高齊移晉陽縣於汾水東隋開皇十年於

州城中古晉陽置太原縣在州東二里百六十步太

平興國四年省入榆次薛氏禹貢解曰大原在榆

次縣左傳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

靈不及拜戎不暇中竹義子取秋于

中鄉

鄭氏曰美地名

蠻荆

詩地理求卷三

毛氏曰荆州之蠻也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

荆蠻注羊姓之蠻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

荆蠻注熊之後也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濮蠻蠻羊蠻

矣熊晉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

荆蠻注荆州置茅蕞設望表與鮮牟東夷守燎故不

與盟吳語有蠻荆之虞後漢南蠻傳蔡邕後滋

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周世黨眾彌盛宣王中興乃

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謂蠻荆來威楚世家熊霜元

其所任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雅見於采

芑者則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則命召虎見於

常武者則命太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荆蠻淮夷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

東都

朱氏曰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衰久廢其禮至宣王復會諸侯左傳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通鑑外紀成王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師復卜中視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制郊畿方因西土為方千里分為四縣

縣有四郡郡有鄙曰北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均

云五年營晁氏曰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

里而遠成湯遷毫殷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會洛

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郊鄙厥後召公相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宣

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於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且宣王嘗狩

于岐而石鼓之詩亦帝矣夫子乃舍而弗錄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惜夫宣王卒亦不果

遷矣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

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

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路馬非時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必設頑民遷以自洛距昧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駕言徂東毛氏曰東洛邑也

文武竟土

曹氏曰岐周之地迫近西北二虜鎬方焦獲之地嘗為其所據

詩地理求卷三

南章

韓詩作圖章鄭氏曰甫田之章也鄭有甫田

謂圖田呂氏春秋九藪梁之圃田爾雅十藪鄭

有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

鄭有鄭國志河南中牟縣有圃田澤郡縣志圖

田澤一名原圖在鄭州中牟縣今屬開西北七里其

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水經注東西限長

城東極官渡上承管城縣界水經注北曹家陂又溢

而北流為二十四陂水經注云渠水自

河與沛亂流東榮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縣之圃田

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
觀斯內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 皇武子
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澤在中牟縣西 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
引甫水 朱氏曰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宣王之時
未有鄭國甫田屬東都畿內故往西也 陳氏曰九
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
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麓晉畧可觀矣周季諸侯始擅
不盼之利齊幹山海而桃林之塞邠瑕之地晉實私
之甚者至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益溫圃 韓詩

詩地理考卷三

十

東有圃草 補傳曰甫田易野也易野以車為主故
用以遷車田既好是也

款

郡縣志款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春秋時晉師
在款鄆之間二山名在滎陽縣西北 宋武北征記曰秦時築
倉於山上漢高祖亦因倉款傍山築甬道下汴水踐
土臺故王宮在縣西北十五里臨汴水南帶三皇山
秦所置中丁遷於鄆北也詩薄狩于款皆此也 括
地志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款
也周時名北制在款山之陽 水經濟水東逕款山

此注云詩薄狩于款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秦
於其中亦曰款倉城 鄭氏曰款鄭地今近滎陽
呂氏曰晉師款鄭在款鄆之間設七覆於款前則款
山之下平廣可以屯兵騎營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即
此地 郡國志河南滎陽有款亭周宣王狩于款
補傳曰款險野也險野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

漆沮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蔡氏曰漆水案宇記自耀州同
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地理
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案宇記沮水

十一

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
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
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
渭也 朱氏曰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
水今流入鄆坊至同州入河 段氏曰書所謂漆沮
在澧水涇水之東為渭之下流吉日漆沮乃會於東
都繼田獵之後則宜為下流之漆沮蓋遠歷鄆坊北
之東都為地近 李氏曰禹貢東過漆沮即此漆沮
是也 孔氏傳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沮
者別也此職方六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也

南山

幽南山劉氏曰鎬京之陽終南之山嚴氏曰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說君斯于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

馮水

晉語公子賦河水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杜詩云

襄

輿地廣記興元府褒城縣故褒國漢置褒中縣 括

請地理珠卷三

十二

地志襄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夏國者城所封水經

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襄中之北襄水又南逕襄縣故城
即襄國之南口也北口曰斜襄水又南逕襄縣故城
東襄中縣之本襄國又南流入于漢南鄭縣故襄之
附襄中縣之王也本襄國有襄漢之地至六國楚人襄之
懷王哀弱秦畧取焉晉語周幽王伐有襄之鄭語
襄人襄灼魯詩閨妻扇方處班婕妤賦哀襄閨
之為

百川沸騰

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注西周鎬京也邠岐之所近三川涇渭洛洛即秦祖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向

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
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唐有軹縣

水經注云向城北向岡左傳襄十一年諸

侯伐鄭師于向 朱氏曰都大邑周禮畿內大都方

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在東都

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
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

作都于向謂此

蘇公

鄭氏曰蘇轍內國 孔氏曰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

詩地理攻卷三

十三

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內林縣曰今河

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書

司寇蘇公鄭語已姓吾之後傳十年溫子奔衛傳
云蘇子注國于溫故曰溫子世本蘇成公

寒宇記故溫城在孟州溫縣西三十里地內郡

蘇念生所封

暴公

鄭氏曰暴畿內國 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

于暴杜氏注鄭地朱氏曰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世本暴辛公作墳譙周古史考云

古有墳簾造矣風俗
通暴辛公周諸侯也

有北

毛氏曰北方寒京不毛之地 莊子窮髮之

楊園 畝丘

毛氏曰楊園園名朱氏曰畝丘丘名國雅釋丘云如

有堊界如田畝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

丘詩人見之為詳

東國 譚觀

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陳氏曰晉之乘楚之構

抗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

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

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董史者也是

詩地聖求春丰

故費誓繫于周書漢世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

皆編入于南雅 朱氏曰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

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文中子龔氏注

獻詩於王若大東新

沈泉

毛氏曰側出曰沈泉音軌 釋名流

江漢南國之紀

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 曹氏曰江漢受百川之

水而注之海使無泛濫之患所以紀理南國此詩指

江漢而言畫瘁以漸漸之石之詩考之幽王時荆舒

嘗叛命將徂征則從征役之事者多矣禹貢江漢

曰江漢至荆州今流去海諸遠而已有朝宗之勢

有荆蠻不可以入孔氏曰幽王之時楚已強矣

毛氏曰遠荒之地 蘇氏曰允地名

淮水 三洲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朱氏曰

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 地理

志南陽郡平氏縣今唐州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水經

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今昭信縣入海 孔氏曰鄭於

詩地理求春丰

中侯握河紀注云昭王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依

三家為說也 水中可居曰洲朱氏曰三洲蘇氏曰始

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滔滔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

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 呂氏曰三洲作詩

者賦其所見也

信南山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雍州之山終南則禹固治之

矣括地志終南山一名南山

毛氏曰洛宗周浸洛水也 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易

瞻彼洛矣

毛氏曰洛宗周浸洛水也 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易

氏曰按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鹽梁原之洛水

出左馮翊歸德北夷中東南入渭懷德即北條山

在縣西正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漆沮亦曰洛

水出馮翊北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於白山在

縣北三十里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邠州洛交

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雲陽東又經同州澄城西北

去富平之懷德亦近非禹貢導洛外熊耳之洛淮南

地志北夷中洛東南流渭洛出嶺山注嶺山在北

括地志北夷中洛東南流渭洛出嶺山注嶺山在北

至華陰北洛入渭王氏曰洛東都之所在也

曰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洛水洛水出於京兆上

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請地理志卷五

朱氏曰洛水在東都會諸侯之慶

師起六 蔡氏曰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頰

山水經謂之謹舉山今商州至鞏縣入河

水經謂之謹舉山今商州至鞏縣入河

謂之洛水張儀曰什谷之口史記音義鞏縣有

今京兆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 鄠縣志周武王宮

即鎬京也在京兆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

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趾淪陷焉 括地志鎬水源

出長安縣西北瀉池水經注云瀉水承鎬池北流

渭安豐亭鎬池也 荀子武王以鄠水合

水經渭水東北與鄠水合 注水上游鎬池於

都漢書昆明池於吳地今無可究 特於宗周

氏曰鎬京也 周宗既滅鄭氏曰周宗鎬京也

爾雅檻泉正出 說文作濫

變髦 毛氏曰變南蠻也髦夷髦也 鄭氏曰髦西夷別名

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牧誓及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人 氏曰髦音義同孔 括地志姚府以南古髦

國之地有髦州 唐地志髦州有髦州

請地理志卷五

謝 召伯 郡國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

謝城 朱氏曰謝邑名申伯所封 鄭語桓公曰謝西

之九州何如史伯曰惟謝邾之間是易取也注謝申

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一千五百家曰州邾

南謝北統邾在焉 輿地廣記棘陽故謝國漢為棘

陽縣屬南陽其後當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

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出水出謝城北建武

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侯即其國也 嵩高

于邑于謝南國是武毛氏曰謝周之南國也 召伯周

語注召

公召康公之
後於公虎也

澧池 北流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毛氏曰水經注鄆水又

北流西北注與澧池合水出鄆池西而北流入於鄆

世傳以為水名 案宇記渭水西自京兆鄆縣流入

長安漢建元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澧池之別名西北

合渭水 說文作澧沱九域志京兆府水也按十

荆舒

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鄆舒庸之屬 春秋莊

十年書荆僖元年始書楚孔氏曰殷武荆楚并言之

詩地理志卷三楚之稱荆久矣 公羊傳

荆者州名也穀梁傳謂之荆伏之地聖人立必後

至天子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地理志成王封

熊繹於荆蠻為楚居丹陽之左傳熊繹在荆山

歸縣也與地志歸州已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熊繹之始

縣舒在安陽城春秋有舒舒在令廬縣舒鳩今無

縣舒在安陽城春秋有舒舒在令廬縣舒鳩今無

縣舒在安陽城春秋有舒舒在令廬縣舒鳩今無

西戎 見前 東夷

左傳椒舉曰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後漢西

夷傳幽王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見竹書 戎圍大

丘 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孔氏注海東諸夷駒麗扶
餘馭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孔氏疏漢有馭

詩地理志卷三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四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受命作周

朱氏曰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文王三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何歲數起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邲三年伐宋四年伐大邑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葉氏曰詩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年儒者之傳同有自矣是以武王稱誕膺天詩地理攷卷四

年命九

摯

毛氏曰摯國名任姓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注摯二國奚仲仲之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後大任之家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仲居薛臣祖已皆其裔商傳氏曰

京

朱氏曰裸將于京周之京師也曰璣于京依其在京周京也王配于京鎬京也乃觀于京高丘也

殷商

史記正義自湯已下號商自盤庚改號曰殷括地志

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

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北冢曰殷墟南

去鄴四十里舊鄴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在相州北

兩有城名殷墟所據北冢也鄭氏曰吳有功

封商湯始居亳之殷地荀子契玄王生昭明居於

碣石或曰即遷于商十四世有成湯書盤庚遷于殷孔氏曰

名孔氏曰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後爲殷取

前後二號而言之曹氏曰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

之故居故兼稱殷商宋氏言商言其地

洽陽

詩地理攷卷四

毛氏曰洽水也穀梁傳水孔曰陽地理志左馮翊

郃陽縣在郃水之陽說文引詩在郃音合之陽朱

氏曰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

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指地志郃陽故城在

水經注曰郃縣城南有瀋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

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

焉郃縣志水在舊河五里今郃陽界內

渭溪

毛氏曰渭水厓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溪華國所在

朱氏曰渭水至同州馮翊縣入河孔氏曰造舟

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杜預曰造舟為子
則河橋之謂也爾雅天子造舟鄭氏曰周制也
王未為君周國在程氏曰親迎于渭文
渭旁不是出驛

莘

毛氏曰莘大如國水經注邵陽城故有莘邑大如

之國邵陽縣古莘國括地志古新女國城在同州

河西縣南二十里世系東塔封支子於莘

牧野

牧說文作毋孔氏曰紂通典衛州汲縣牧野之地

九域志汲縣本牧野之地漢為縣郡國志朝歌縣南有牧野注紂

詩地理攷索四

近郊三十里地名牧野乃紂城孔氏曰商郊牧野是郊

上之戰在野故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

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阜澤悉

夷諸侯伐殷敗之于野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

自土沮漆

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今鳳翔縣杜水南入渭詩曰

自杜預氏注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

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

漆之地段氏曰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東入于渭

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漆沮入於渭之上流自土沮

岐周書漆沮入於渭之下流言於東舍於禮又十三州
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後漢注漆縣

故城在邠州新平縣沮水不知所在此詩自土沮漆

者也十三州志為年縣南有昆氏曰地理志漆水在扶

風漆縣西北出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扶風縣南

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漆水水經漆水出扶風扶風縣南

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水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漆水自漆縣北出至漆水水經漆水出漆縣漆水出漆縣

岐下

孟子大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活地土

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氏曰岐山西南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地理志右扶風美陽

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水經注岐水

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水北即岐山皇甫謐

陽西北有岐城舊趾孔氏曰皇矣稱居岐之陽在

渭之得是其蔽陰阻也地理志大王徙邠開宮

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宋氏傳曰大王自商

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王迹始著蓋有漸商

之矣

周原

詩地理攷卷四

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杜預云城在縣西北周大

王所徙南有周原郡縣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

陽地通典美陽故城在京皇甫謐云邑於周地始

改國為周史記正義岐山下毛氏曰周原沮漆之

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臨然肥美韓詩周

虞芮

毛氏曰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

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威而相謂曰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

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郡縣志故虞城

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地理

志河

在東陽縣吳山為城在陝州為城縣西二十里古為

國晉太康地記虞城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

百四十里有城虞城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

虞芮爭田讓為閒田之所蘇氏曰為在周之馮翊

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為

虞相讓者

渭彼涇舟 鳧鷖在涇

涇水出原州百泉縣涇谷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

詩地理攷卷四

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

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

旱麓

毛氏曰旱山名麓山足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

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說文林屬於山為麓曹

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周語旱麓之榛櫟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九域

志典

主而與文王 地理志安定郡陰密縣詩家人國
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鶡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即
古密國周語共王遊涇上密康公從又曰密須由伯
也杜氏注密須縣西陰密故城即古密國與大路文所以大
志涇州靈臺縣西陰密故城即古密國與大路文所以大
商時密國之地本鶡觚縣取文王伐密而民始附之
意以靈臺名縣 朱氏曰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
今寧州

阮共

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
池即共也氏族畧阮商諸侯 鄭氏曰阮也祖也共
也三國紀周而文王伐之 孔氏曰魯詩亦以阮祖
詩地理攷來四

七

共皆為國名孫毓云文王七年五伐未聞有阮祖共
三國助紂侵周文王伐之之事 孟子以遏祖莒
遏止往 朱氏曰祖旅密之師往共者也

鮮原 居岐之陽

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
謂程邑是歟 孔氏曰大王於遷已在岐山此亦在
岐山之陽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
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 朱氏曰其
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地理志以
為本周 通鑑外紀西北自岐徙鮮原在岐山之陽

不少百里 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
竟徙都于豐 曹氏曰大王邑於岐山下猶在岐
南渭水之側定文王既勝密須於岐山之下
頃大王居岐之陽謂岐北非也 孟子文王治岐
左傳成王岐陽之陽謂岐北非也 孟子文王治岐
杜陽縣地貞觀七年置以在岐山之南因以名之
與地廣記此詩所謂居岐之陽也文王始亦治焉
二十一年省入扶風縣 詩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陽東
書文王肇國在西北

崇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 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
伯國在豐鎬之間周 史記伐崇而作豐邑伏湛曰
有崇國晉趙寧投崇 崇侯虎而作豐邑伏湛曰
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在鄠縣東 皇極

八

詩地理攷來四
經世商受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 注疏伐于
豐是國 之也

靈臺

三輔黃圖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
十步 三輔故事在豐水東 水經注豐水北逕靈臺
諸靈臺杜氏注在鄠縣間之故臺也又云鄠在鄠縣
東有靈臺屬京兆府地理志文王作鄠注今長安
西北界靈臺鄉灃水上是 朱氏曰言倏而成如
神靈之為 司馬法曰惟伯靈臺伯謂師節也

靈圖

黃圖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孟子文王之
圖方七十里

靈沼

黃圖在長安三十里鄭氏曰駁異義云於山下為圖沼

辟雍

毛氏曰水旋立如壁曰辟雍以節觀者 黃圖文王

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史記禮通有天子辟池

索隱云即周天子辟雍之地 張氏曰靈臺辟雍文

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莊子文王有辟雍之樂

鄭氏曰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書六傳樂曰舟張行雍戴氏曰言文王之樂不在臺沼靈園而在辟雍也

豐

朱氏曰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 地理志文

九

王作堂 括地志豐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 地理

志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曰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

自豐城北山東南三百餘里 說文鄠周文王所

都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 左傳康有

鄠宮之朝詔諸王朝步自周鎬京則至于豐告文王

王所

豐水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至于河豐邑在豐水

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朱氏曰豐水東北流往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豐水有

上鎬京在豐水 郡縣志豐水在出京兆府鄠縣

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

禹貢澧水攸同地理志鄠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黃圖

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 黃氏曰北至咸陽縣入渭

鎬京

坊記引詩度是鎬京 郡國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

里鎬京在京兆上林苑中黃圖鎬京在是 夾澹鄭氏

曰周地西迫戎狄自岐之豐自豐之鎬是西遠戎而

東即華也 朱氏曰鎬京武王所營也去豐水東去

豐邑二十五里 周書文傳曰文王受命九年在鄠

十

召太子發 戴氏曰武王都鎬京為四方來朝者豐

不以容之先作辟雍以養人才

鄠

毛氏曰姜嫄之國 郡縣志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

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鄠白虎通國也

後稷母家也 鄭氏曰后稷成功堯改封於鄠就其

成國之家室 左傳作駘魏駘後受此五國駘在

武功縣所治釐 郡國志右扶風鄠縣有鄠亭 郡

縣志秦孝公作四十一縣釐武功各其一釐與鄠音

同武功蓋在渭水南今鄠縣地是也 樊噲攻雍釐

城注云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蔡縣漢縣同置
武功城 孔氏曰邵國自有君此或滅或遷故以其
地后稷氏曰封於邠也

百泉 溥原 流泉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為百泉縣屬平涼
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郡志
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為號志
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耳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
五龍原在新平縣南三里源則有五泉水到名

照原

鄭氏語曰禹在府州原照之野 孔氏曰禹貢雍州
詩地理疏來四

十一

原照底績是原照屬雍州也公劉居豳度其照原以
治田是豳居原照之野 蔡氏曰廣平曰原下照曰
照度其照原即指此其地在豳今邠州史記正義原
照縣志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永壽縣有永壽
原宜祿縣有茂水原 白虎通詩引于邠斯觀

涉渭

史記周紀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郡志邠州公
治新平縣即漆沮漆水在縣西九里西北流注于
涇史記正義公劉從漆沮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
取材木為用
漆水東入渭

皇澗 過澗

傳氏曰二澗當在邠州界釋名山夾水澗謂孔氏

過澗橫故在北而窮之亦可想見其形勢
矣為澗之即則又在過澗之南澗者外也

蒯鞠

周禮注作的既 地理志注韓詩作蒯鞠與鞠

方雍州其川涇汭 地理志蒯水出右扶風汭縣

山西北東入涇詩蒯水出右扶風汭縣蘇氏曰

蒯鞠蒯水之外也郡志涇州良原縣有汭水一名
蒯氏曰康成以為蒯水內與

注體自相反當以蒯水為信

凡伯

孔氏曰畿內國左傳凡伯春秋凡伯杜氏注汲郡

共縣東南有凡城 郡縣志故凡城在衛州共成縣

十二

西二十里古凡伯國通典凡伯國在
衛州黎陽縣

召見前

周語絕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注遷難奔召公召公

康公之後
穆公虎

夏后

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

陽翟是也周書度邑篇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

居即河南是也孟子注禹受封於夏后氏居

鬼方

易高宗伐鬼方毛氏曰遠方也 匡衡傳成湯化異俗懷

鬼方後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竹書紀年周王季
方氏漢五行志注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
文選注也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蠻方

鄭氏曰九州之外不服者曹氏曰職方氏衛服之外
里蠻周語蠻夷
要服戎翟荒

芮伯

鄭氏曰畿內諸侯字良夫 書序注芮伯周同姓國

在畿內 左傳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 通典同州

馮翊縣古芮國地志臨晉縣縣志芮國故芮國
除鄭氏曰其地即陝芮城為晉所滅

崧高

詩學理疏卷中 十三

毛氏曰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衡西華

北恒堯時堯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 郭璞注爾雅

曰令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 李氏曰申甫四岳之

後安得專指為中嶽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

孔子閒居蒿高惟嶽云云此文武之德也 魏氏曰

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

又係乎時穀清明之威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

積孔氏曰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掌禮之官
主嶽祀故也齊世家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

封於岳故封於中是歷虞夏商周而世有國土

申甫見前 申伯

李氏曰崧高之山在穰王時則生甫侯詩禮記作甫
呂在宣王時則止申伯 朱氏曰甫是宣王時人作

呂刑者之子孫呂氏曰鄭氏遠取訓曹氏曰封於

申而職為侯伯猶召伯也 禮記注周道將興五嶽

為之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孔氏曰案鄭志注禮在

先未得毛詩傳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
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嶽神所生

謝見前 南國

南國是式鄭氏曰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

統理陳氏曰命為州牧也 毛氏曰謝周之南國

林氏曰宣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為南國屏翰蓋

詩地理疏卷四 十四

前此申在王畿之內而宣王始分封之以扞城王室

楚經營北方大抵用荀息之師其君多居於申合諸

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

張子房曰強秦在前強宛在後此危道也漢與楚相

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

即宛也 孔氏曰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謝今命

為州牧故邑於謝鄭氏曰申國在宛謝城在韓陽中
宛縣是在申伯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

各邑之南申伯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

周本紀云申侯是申伯子與孫

鄒

孔氏曰郛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申
在鎬京之東南鎬京通申塗不經郛時宣王蓋省
視岐周故錢之於郛 朱氏曰郛在今鳳翔府郛縣
郛縣志本秦縣今縣東一十五里有故城今郛縣
天和元年華縣在渭水南一里縣治城南當斜谷
曹氏曰郛在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
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錢於郛江漢言召虎
之封亦曰于周受命

仲山甫

毛氏曰樊侯也 孔氏曰周語樊仲山父諫宣王是
為樊國之君也帝昭云食采於樊左傳王賜晉文公

詩地理求卷四

十五

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周書

左傳注樊一名陽

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

晉語王賜公南

陽陽樊之田陽人不服舍焉曰陽有夏商之詞典有

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

城陽縣有南陽

城東方

朱氏曰仲山甫奉使築城於齊 孔氏曰下言桓
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地志仲山甫築城或曰
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後漢注姑城在

在青州府昌樂縣東北六十里今博興縣左傳注博昌
縣北有薄姑城孔氏曰齊成王之世乃得 孔氏
薄姑之地與也記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

曰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治臨菑當夷王之
時與此傳不合 毛氏曰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郭之午故 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 林氏曰宣王時
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受封而防其國以韓侯為諸侯
而大武自西作焉夫仲山甫受封而防其國以韓侯
于齊郭展注韓詩以仲山甫父異姓之臣就封

韓侯 韓城

左傳韓武之穆也 鄭氏曰鄭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通

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 水經注王肅曰涿郡

方城縣有韓侯城 後魏志范陽郡云城縣有韓侯城

城縣故城也又有南受北國之言水經注聖水注涿

詩地理求卷四

十六

以備參考 括地志方城故城在臨州同安縣南十

梁山

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梁山在西北 治地

志在同州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 爾雅梁晉望注在

蘇氏曰梁山韓之嶺也 公羊傳河上之山也

山而西水經河水南還梁山原東注原

屠

出宿于屠潘水李氏曰同州郛谷 今曰 說文郛在

馮翊郛陽亭 今同

汾王

鄭氏曰厲王也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時人因以

公黎孔氏曰彘於漢河東永安縣也西臨汾水

蘇氏曰晉州霍邑是也在汾水之上郡縣志汾水經

周厲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解

顧新語曰晉敬公其汾王之類乎

燕王肅曰燕北燕國董氏曰召曹氏曰武王子幼封

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衆

城之朱氏曰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

邢城楚丘之類地理志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燕今

詩地理考卷四十七

山府括地志燕山在幽州薊縣東南六十里

國都城記云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北燕伯款

春秋

百蠻追緝

補傳曰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稱夷也

為北方之國先聖有蠻貊之說追為北方之國始見

於此毛氏曰因時百蠻長吳蠻服之百國也追緝

戎狄國蘇氏曰錫之以追人緝人鄭氏曰韓侯先

伯其州界外接蠻夷孔氏曰北狄亦謂蠻

可其傳居于北蠻鄭志卷四云九誦即九夷也

又於官船注征北夷而漢初其種皆在東北

於北故為韓侯所統漢高祖四年北匈奴人求

之北無復新種漢高祖四年北匈奴人求

助漢顧氏注指在東北方二端之屬皆略也

北國

鄭氏曰北面之國孔氏曰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

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收也曹氏曰奄受北國

黃氏曰即封唐成索也今并州由梁赤伏也中山

安善詳魚國真定鼓國素城西景肥國皆白伏也

淮夷書成王東伐淮夷滅淮夷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

費誓成淮夷在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

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

詩地理考卷四十八

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言上

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

武又曰鋪設淮濱仍執首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

地理攻之曰江漢之許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

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

之地矣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後

漢東夷傳族武乙衰故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

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

鄭氏

氏九誦注北方說文路北方易種也

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周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南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朱氏曰淮夷之在淮上者 貴誓詩地理攷卷四 十九

注淮浦之夷姓繁有淮夷氏

江漢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 孔氏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在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 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夏界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呂氏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嚴氏曰江漢之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 林氏曰古者畿兵不出所以重內調兵諸侯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荊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 陳氏曰江漢去周最遠不應親臨江漢之遠而始命召虎也謂所伐之淮夷自江漢之游而入 嚴氏曰江漢常武之詩皆以江漢喻王師江漢浮浮喻盛大而不可禦如江如漢止喻盛大

南海

詩地理攷卷四

二十

呂氏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於南海

左傳楚子曰寡人處南海

于周受命

鄭氏曰岐周 孔氏曰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 嚴氏曰周當指豐召誥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

錫山上帝曹氏曰召乃康公分陝之

毛氏曰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 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甫之國也 關中有程

紀文王居程故 楚語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
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淮浦 淮濱

說文浦水濱也 毛氏曰濱厓也 嚴氏曰先征淮夷
行猶未及淮夷 而徐方已震驚

徐土 徐方

孔氏曰徐土當謂徐州之地 宋氏曰徐州之土淮北
此 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

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此先
詩地理疏卷四 二十一

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
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
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方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
也

徐國

地理志臨淮徐縣故徐國 嚴氏伯益佐禹有功 郡

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淮水
自江界縣流入今徐城省為鎮入臨淮縣 淮水
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 後漢東夷傳
淮夷偕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魏王畏其方
武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姬王主之 徐王畏其方
造父御以告楚今伐徐楚大舉兵而滅之 晉書徐

戎孔氏注徐州之戎此 成帝王所霸廣統取故錯
居九州之內秦昭皇遷之 左傳周有徐奄徐氏
淮夷二國春秋昭四年會于申有徐子又有淮夷
曹氏曰宣王此戎無號西征是戎南成荆蠻徐方
未服今徐方來朝于王庭則四方既平矣 傳氏
曰在淮之北者徐戎也在淮之南者淮夷

日辟國百里

蘇氏曰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
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
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
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
者四十餘國焉 陳氏曰風之終繫之以豳雅之終
繼之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歟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五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周頌

鄭氏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履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

詩地理攷卷之五

乙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備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饗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洛邑

孔氏曰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

君子耻其言而不見從耻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庭周公曰示之以力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王城既成及四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皆統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股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統有繁露

詩地理攷卷之五

二

朝服五十物皆摺笏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綠幣焉統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為赤帟焉作雒篇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大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為天下湊李氏曰鄭氏謂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謂朝諸侯在六年按書則周公攝洛邑在七年周公所以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受諸侯之朝書大傳諸侯進受命於周公而退見文武

之尸者千七百
七十三諸侯

高山

朱氏曰高山謂岐山也沈括曰後漢西南夷傳

岷者岐今據彼事理但作律韓子亦云彼岐有

岷者岐今據彼事理但作律韓子亦云彼岐有

及河喬嶽

淮南子作嶠嶽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於方嶽

以柴望告祭封禪始於秦古無有也 公羊傳天子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

二王之後

詩地理疏卷五

鄭氏曰二王夏族其後杞宋

括地志汴州今開雍

丘縣古杞國 宋見前

王會以故公夏公 微子孔

注云在東平壽張縣西北

西離

韓詩薛君章句西離文王之雅也

王氏曰離蓋辟靡也辟靡有水勢所集也 朱

氏曰先儒多謂辟靡在西郊故曰西離

毛氏曰離澤也 李氏曰杞之地在陳留宋

之地在睢陽其來周也自東徂西

漆沮

見前

毛氏曰岐周之二水 孔氏曰以薦獻所取不宜遠

於京邑故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 曹氏曰漆沮

之水相接涇渭下與河通所以多魚

四嶽

孔氏曰諸書皆以岱衡華恒為四嶽爾雅釋山岱泰

衡霍二文不同一山而二名也 曹氏曰言四嶽而不

衡霍二文不同一山而二名也 曹氏曰言四嶽而不

允猶翕河

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

一猶國也皆信按山川

孔氏曰九河之名徒駭太

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索鈎盤禹津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為一 春秋實乾闥云為界今河間弓高以東

至平原禹蓋往往有遺廬焉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馬頰河 蔡氏曰徒駭河

以是而非無所依據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鄆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之儒者知求九河於乎地而不知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嚴氏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通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曰通河然則俞河即通河也蘇氏曰俞河大河受衆水者也戴氏曰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為主

魯頌

鄭氏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帝王世紀少昊邑於曲阜縣東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北六里

詩地理求卷五

五

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左傳命以伯禽而封其封城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于少昊之墟注曲阜也在魯城內其封城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法牧於垆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東畧公遂伐淮夷孔氏曰經傳無文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作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門者曰列

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朱氏曰先儒以為時王襲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朱氏曰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時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為僖公無疑耳夫以其詩之體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

詩地理求卷五

六

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不削之哉 宋氏曰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李氏曰周有風魯有頌而春秋為之作 唐氏曰三風而魯頌詩之末也 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於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嚭請於天子之禮於天子呂氏春秋云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平

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替禮也故曰秦襄公始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之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縣皆替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禘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地理志魯地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詩地理攷卷五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括

地志兗州曲阜縣漢為魯縣外城即伯禽所築古魯城今

源縣魯縣即縣治曲阜在縣治魯城中委曲長七八

里史記儒林傳高皇帝舉兵誅項藉圍魯魯中諸

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

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

性也世本云周公居少昊之墟賜公姓魯史記正

成東國之北魯國即曲阜縣

毛氏曰垆遠野也林外曰垆郡縣志垆澤俗名連

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池劉公幹魯郡賦曰戢武器於有炎之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垆寰宇記大野在濟州鉅野縣東五里一名鉅野澤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

泮水 泮宮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曰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西東為水東

詩地理攷卷五

北為墻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墻其說不同程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修泮宮復闕宮不

書復古興廢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常用也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

郊之學也詩所謂頤宮疏魯以小學為頤宮在郊

通典兗州泗水縣有泮水九域志襲慶府有泮宮

泮宮水經注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

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

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

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淮夷

通鑑外紀周襄王八年冬傭公會諸侯于淮上左傳

淮左左傳謀東畧未幾遂伐淮夷 李氏曰觀費誓是淮

夷世為魯患僖十六年會于淮乃齊桓救鄆非是淮

夷從傭公也孔氏曰為貢徐州淮夷之病齊桓救之

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之病齊桓救之

會諸侯于申有淮夷之患齊桓救之左傳謂之東畧

最近於魯於是傭公使齊桓救之左傳謂之東畧

公未嘗有伐淮夷之事此乃齊桓救之左傳謂之東畧

淮夷也孔氏曰淮夷之患齊桓救之

詩人張言淮宮之夷以為淮夷亦將來燕也

引詩淮宮之夷以為淮夷亦將來燕也

緯詩淮宮之夷以為淮夷亦將來燕也

侯城綠陵十六年鄆為淮夷所病會于淮謀鄆後漢

詩地理春秋王

傳秦并六國淮西夷皆數為民戶

十七年季氏得其民淮夷與之

附庸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 朱氏曰猶屬城也小國不能

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 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

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而周官

以為諸侯之地方四百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

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也 李氏曰顯更魯之

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鄭氏據明

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諸侯其說不決詩人

言大啓爾宇不過諸侯方百里居上等

取制阪邾 皇甫謐言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

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

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魯世家武王既克放封

周公於少皞之墟曲 書大傳周公封以魯身未嘗

居魯也

戎狄

朱氏曰西戎北狄 春秋公會戎本潛隱二公追戎

于濊西莊十年 史記戎狄是膺孟二子謂公方且膺

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邾莒項之小國至於春秋所

國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豈項之小國至於春秋所

吳氏曰公車千乘止則莒我狄豈項之小國至於春秋所

公設諸國錯亂當與土田附庸為連文蓋詩人言成

詩地理春秋王

王命周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

乘之賦有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

子引此詩何以

云周公膺之乎

荆舒見前

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

羣舒天下無敢禦也 孔氏曰僖四年經書會齊侯

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

戎狄則無文 史記荆荼是懲

泰山

說苑泰山巖巖魯侯是瞻 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

界魯之望也 李氏曰禹貢海岱徐州之地泰山乃

其境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郡縣志泰

山一曰岱宗在兗州 縣西北三十里 今泰

秋猶三望鄭氏謂海岱淮 公羊傳祭泰山河海

氏兗州山 鎮曰泰山

龜蒙

孔氏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

北也 論語顓臾為東蒙主謂主蒙山也魯之境內

有龜二山故言奄有 曹氏曰鄆之龜山費之東蒙

郡國志泰山博縣有龜山 今蒙慶府萊蕪縣水

里 鄆縣志在兗州泗水縣東 地理志蒙山在泰

詩地理攷奉五 十一

山蒙陰縣西南 鄆縣志在沂州費縣西北十里 東

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八里書曰蒙羽其藝 蒙

沂州臨沂縣 唐六典注在費縣 括地志在

與地記蒙陰縣故城在新泰縣東南

大東 海邦

鄭氏曰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 孔氏曰僖公

之時東方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 爾雅

東至於泰遠東至日所出為太平 愚雅注遠

龜繹

郡縣志龜山在兗州鄆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

鄆山在鄆縣南二十二里 地理志嶧山在魯國鄆縣

謂嶧山 在傳鄆文公十運于嶧 注嶧山在鄆

文公所遷城鄆山之陽依蒙嶺 峯曰嶧山 嶧

山為名 山東北二十里南三十里 高秀 嶧山

在魯國 嶧山之上有石 命李斯刻石 嶧山

在鄆縣 嶧山之陽 鄆縣志 嶧山 嶧山

徐宅

朱氏曰宅居也謂徐國 曹氏曰龜繹二山在鄆之

北本徐州之地而魯宅之 李氏曰僖公十五年楚

圍伐徐是徐為楚所服豈為僖公服乎

蠻貊

詩地理攷奉五 十二

孔氏曰南夷之蠻 後漢傳平王東遷蠻夷居中國

南新 尊氏曰東夷之貊 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

之貊 近魯說文南方蠻從 貊

南夷

毛氏曰荆楚也 傳氏曰上已言荆舒此南夷是南

毛氏曰荆楚也 傳氏曰上已言荆舒此南夷是南

常 許

鄭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傍春秋莊三十一年蔡

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六國時齊有常邑

於薛史記正義嘗邑在薛國之南孔氏曰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杜氏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

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

別廟其地近鄭故鄭人易之許田近許之田劉氏

曰許田魯本受封之地居嘗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

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于許秦築臺于薛豈真近秦

近薛哉魯自地名許田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

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九域志額昌府許田縣省為鎮

社縣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

詩地理攷卷五十三

後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

徂來

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奉符縣

後漢志博尤來山注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

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

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後

魏地形志泰山郡梁父縣有徂來山在北與地廣

唐省梁父入博城今奉符縣通典梁父故城在泗

水縣

新甫

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九域志襄慶府有新甫田

商頌

鄭氏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成氏之女名簡狄者

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

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

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作

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

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

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

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

詩地理攷卷五十四

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野自

後政衰喪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

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

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

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

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

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狩述職所陳

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

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書序自契至成湯

八遷孔氏曰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湯居

毫見經傳有四其四未聞商在商州商縣石成
立在應天府宋城縣毫在應盤庚曰不常厥邑于
天府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
今五邦孔氏注湯遷毫湯即位居南毫後徙西毫在
帝魯仲丁遷毫榮陽故城在鄭州榮澤縣西十四里本
之在商州內黃縣祖乙居耿在絳州龍門縣東并盤
相在商州十三里三代世表盤庚都遷師西毫蔡氏
庚遷都殷為五邦地志云盤庚都遷師西毫
曰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攷之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
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通典在史記云
武乙去毫徙河北世紀帝乙徙朝歌今在衛州衛縣
三毫皇南臨曰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
詩地理求卷五十五
遷為西毫盤庚所遷也黃氏曰三毫南毫北毫
毫殷也南毫今應天府穀熟縣北毫次居北毫最
後居南毫三毫皆湯所居書曰商書頃曰商頃木契
稱之也蘓氏曰商詩駿發而嚴厲商人之風俗
在此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

宋

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今應天府本
開伯之墟左傳商主大火不利子商自根牟至于
商衛宋商後謂宋為商孔氏曰商頌五篇由宋而
後得存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朱氏曰太史公
云宋襄修仁行誼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

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
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
辭古奧亦不類周世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
序合樂記商者古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曰正考父嘗作詩也韓詩序曰鄭美襄公也去言
韓退之亦云夫子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
生商

殷紀契封於商鄭氏曰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
謐曰在上洛商縣漢屬弘農郡括地志商州城八十里
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高所封國語玄王勤商
十四世而興李氏曰生契謂之商者契於商也
詩地理求卷五十六

補傳曰地有商山因是得名
殷土

鄭氏曰湯始居毫之殷地孔氏曰殷是毫地之小
別書序盤庚將治毫殷注商家改號曰殷周氏
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
毫於是殷商兼稱故單稱殷補傳曰殷以潁水得
名

九有 九圖

毛氏曰九州也孔氏曰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圓
然故謂之九圖易氏曰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

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海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為殷制其說誠然由今攷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繁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于青 孔氏曰爾雅九

詩地理攷卷五

十七

州之名孫炎以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亦無明文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 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 小雅率土之濱孔氏曰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 韓詩奄有九域詩曰九州也 說文皆堯遺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

邦畿千里

王制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邦畿千里周亦曰畿 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

曰王畿 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 漢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擬封百萬井

景負維河 陝彼景山

朱氏曰景山名商所都也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負與幅幘義同蓋言周也維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 陝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衛詩亦景山乃商舊都也 補傳曰景山商都之望也商都

詩地理攷卷五

十八

帝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 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 九域志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都之書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在應天府嚴氏曰自湯至盤庚五遷亳都皆在河南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言河正謂亳也 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屬洪州 高四丈今

禹敷下土方

朱氏曰下土方絕句楚辭天門禹降省下土方蓋用

此語 書序帝登下土方設居方釋文曰一讀至方
字絕句 幅幘既長徐氏曰自直方言之曰幅自周
圖言之曰幘曹氏曰幘云廣輪

有城

毛氏曰有城契毋也 雖騷經曰見有城之佚女注
有城國名契毋簡狄也 呂氏曰春秋有城氏有二
佚女為九成之臺 佚美也 淮南子有城在不周之北
長安簡翟古今人表簡翟少女建疵史記云又桀敗於有城
之墟當在蒲州今河府 朱氏曰舊說有城國在不周
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

壽地理求卷五

十九

韋顧

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彭姓承常 左傳
注東郡白馬縣有常城郡國志 通典滑州常城縣
古承常國 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
寰宇記在夏之顧國古今人表常縣東南 故莘城在汴州陳
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顧莘之
君拒湯於莘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 呂氏春秋湯
立天子商不變肆親鄰如夏

昆吾

郡國志東郡濮陽縣古昆吾國 通典濮州濮陽縣

即昆吾之墟亦曰帝丘 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

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顧帝城太

周迴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漢陽今屬 鄭語

昆吾為夏伯常氏注昆吾之孫陸終第一子名

夏襄昆吾為夏伯還于舊許傳 左傳衛侯夢于北

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氏云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

今濮陽城中 鄭氏曰湯先伐常顧克之昆吾夏桀

則同時誅也 孔氏曰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

殺毛伯過襄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言昆吾以乙卯

亡與桀同日誅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日亡

壽地理求卷五

二十

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有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

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也 郡國志

河東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宋氏曰三葉常顧

有三

夏桀

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濶右泰華伊闕在左

在其北 寰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郡志

邑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也 書序孔氏注桀都安邑湯

升道從陟陟在河曲之南戰十鳴條之野地在安邑

之西 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東北七十五里有鳴條

阿陽在縣北二十里 郡縣志高坡原在安邑縣北三十里原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戰地在安邑西樊走保三腰今定陶也三腰亭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九里樊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三十里有阿山 傳氏曰河曲即蒲坂後改河東

荆楚

毛氏曰荆州言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居為何人補傳曰或謂周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熊繹時未至周惠王之時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熊繹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東公之說殊不思荆自帝嘗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分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蘇氏曰易自古有荆楚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

二十一

詩地理珠卷五

二十一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書大傳武丁側身修行三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朝者六國 采入其阻箋云謂踰方城之隘方城山在唐州方城縣東北五十里左傳楚國方城以太史公曰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呂氏曰楚之於中國自商以來迭為盛衰春秋正義楚荆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為楚

氏羗

鄭氏曰夷狄國在西方 後漢西羗傳云武丁征西

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

賈捐之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

江黃西不過氏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 通鑑外紀成湯云云海外肅慎北發渠搜

氏羗來服 地理志隴西郡有氏道羗道 郡縣志

夏桀之亂犬夷入居岐邠之間成湯伐而攘之武王

伐商羗鬻會于牧野 括地志隴右岷洮叢等州西

羗也 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乃國之南鄉

而已非若氏羗之極遠也成湯之時氏羗之國近者

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氏羗自謂此商之典常也

詩地理珠卷五

二十一

荆楚豈得獨廢之耶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所

謂典常也漢志顏師古注氏夷種名也羗即西域羗之屬也孔氏曰氏羗

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 黃氏曰羗本姜

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羗地 說文

西方羗從羊 爾雅疏戎類曰羗羗 山海經伯夷

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羗氏羗乞姓

商邑

朱氏曰商邑王都也極中之表也 周禮疏堯治平

陽舜治安邑唯湯居亳得地中 史記昔唐人鄩河

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足王者所更居也 韓詩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武孟子
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也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六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序

大庭

帝王世紀神農氏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

水經注魯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

庫 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於有炎之庫

兗州今縣 仙源

虞

詩地理攷卷六

乙

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今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

山之上 皇甫謐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

東大陽山虞城是

有夏

世紀禹受封為夏伯今河南陽翟是也 地理志潁

川郡陽翟夏禹國今潁昌府

商 見前

周 見前

陶唐

郡縣志曹州定陶故城堯所居也堯先居唐故曰陶

唐氏 世紀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定 書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正義云堯都平陽今晉州

五霸

左傳五伯之霸也注夏伯昆五商伯大彭承韋周伯

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昆吾承韋

即縣志徐州彭城

共和

古史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

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

和于王位故曰共和 左傳王子朝奔走告于諸侯

詩地理求卷十

曰厲王戾雲萬民弗忍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

代王為政者矣 莊子曰共伯得乎丘首釋文云共

山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於國得意共

山之首 郡縣志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國共伯泰

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於國

周南 召南

雍州岐山之陽見前

美陽縣

地理志 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

文王所邑 郡縣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

武德三年分岐山縣置固川縣貞觀八年改為扶風

續漢志美陽縣有周城在縣西北南有周原

江漢汝見前

雍梁荊豫徐揚

論語集註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尚屬紂

豐見前 周召之地見前

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

守采地在王宮

魯燕見前 宣王時召穆公虎春秋時周公黑肩閔

詩地理求卷六

召伯奭盈詳前 召公采邑在孟州王屋縣周公采邑未

徐吳楚江黃六蓼邾滕紀莒

徐國泗州臨淮 吳國平江府 楚國初都丹陽今歸州

後徙枝江今江陵府枝江縣 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新息縣

黃國在汝南弋陽縣 六國在汝南安陽縣新息縣

所封蓼國在安陽縣 邾國在徐州 滕國在徐州 紀

比 鄆 衛

大行

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於河內郡縣志在懷州河內縣

四十二里武德 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

衛漳

禹貢注漳水橫流入河謂之衛漳衛古 薛氏曰濁

漳出潞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

平定軍樂平縣合庫池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入海

清漳即衛水也 易氏曰洺州洺水縣本漢斥漳縣

地屬廣平國有衛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在縣西二百步

兗州桑土之野

禹貢兗州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

蔡氏曰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 孔氏

詩地理攷奉六 四

曰今濮水之上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

土 樂記注桑間在濮陽南今濮陽縣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紂城

管鄭州管城縣 蔡蔡州上蔡縣 霍晉州霍邑縣

紂城括地志紂都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

里朝歌故城是也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謂之啟

虛衛縣今省入黎陽為鎮

王

周東都王城

郡縣志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在天地之中故三代

皆為都邑陽翟夏城禹都也偃師西毫湯都也周成

王定鼎於郊鄆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澗水東澠水西

是為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卜澠水東召公往

營之是為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 續漢志河

南縣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

鼎門北城門名乾祭帝王世紀曰河南雒陽縣周時

號成周去雒城四十里

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

郡縣志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嵩高山在河

南府登封縣北八里亦名外方山河陽縣南城在縣

請地理攷奉六 五

西四面臨河即孟津之地亦謂之富平津唐屬河南府後為孟

州冀州之南河襄王以河內

鎬京 宗周 西都 豐 洛邑 王城

今河南 成周今洛陽

申 大戎 戲

申國今鄭州南陽縣 大戎周語穆王將征大戎注

西戎之別名在荒服漢匈奴傳隴以西有狄戎 戲

郡縣志古戲亭在京兆府昭應縣本周顯王時秦為

臨潼縣今東北三十里周幽王為大戎所逐死於戲

幽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鄭

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

郡縣志古鄭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漢屬京兆後魏置東雍州

改為鄭縣其地一名咸林世本桓公居咸林宋忠云

舊地名封桓公乃名為鄭史記魏築長城自鄭濱汝

今州東南三里魏長城是也秦紀武公十一年初縣

鄭

濟洛河賴之間 號鄭 鄆蔽補丹依疇歷

華君之土也 取十邑之地 右洛左濟

前華後河食漆浦焉 今河南新鄭鄆音

詩地理疏卷六

濟水在孟州濟源縣西北三里木也縣屬河內平地而出有

二源東源周回七百步深不可測西源周回六百八

十五步深一丈源出王屋山山海經云王屋之山灤

水出焉郭璞注云灤沈水之源沈水出王屋縣王屋

山東流至濟源縣而名濟水又南流一百廿里而入

于河孔安國云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並流數里而溢自溢處又東南流二百三十里至鄭

州榮澤縣本漢榮澤縣也洛水出商州洛陽縣西冢嶺山

東北流至河南府鞏縣會伊瀍間之水東經洛汭北

對即渚謂之洛口亦名什谷而入河 河東流經

縣又東流孟州汜水縣本成臯縣一名虎牢 賴水

出河南府陽城縣乾山乾音自汝州襄城縣流入賴

昌府長社縣自長社流入臨賴縣自順昌府汝陰縣

流入賴上縣至壽春府下蔡縣入淮 韋昭注四水

之間謂左濟右洛前賴後河濟本作號東號號仲

之後水經注索水東逕號亭南應劭曰榮陽故號之

國今鄭郡縣志孟州汜水縣古東號國鄭之制邑漢

之成臯縣一名虎牢襄二年諸侯城虎牢而史記注

徐廣曰號在成臯左傳注號今榮陽 鄆周語鄆由

叔云是水利離親者也詩作鄆國語鄆之亡也

詩地理疏卷六

由重任注鄭姓之國春秋鄭伯克段于馬漢地理

志陳留郡偃縣應劭曰克段於偃是也郡縣志故鄆

城在宋州寧陵縣今屬南五十三里漢鄆縣鄭伯克

段於此史記韓世家秦伐敗我鄆 蔽補丹依 未詳

疇國語作周語秦伐敗我鄆 蔽補丹依 未詳

華水經注黃水東南流經華城西韋昭曰華國名史

記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鄉司馬

彪曰華陽在密縣今屬史記正義故華城在鄭州

管城南三十里 詩正義云八國韋昭注云八邑

前華後河鄭語云前華後河注華華國也郡縣志故

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 秦沛

郡縣志漆水源自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沛

水縣西北二十里灌潁渠見前鄭語主茨陂而食漆

沛注茨陂山名主為神主食謂居其上食其水郡縣志大陂山在河南府密縣南東五十里本具茨山黃帝亦謂大陂於具新鄭郡縣志新鄭縣本有熊氏

之墟又為祝融之墟於周為鄭武公之國都韓哀侯

滅鄭自平陽徙都之秦為潁川郡漢為新鄭縣屬河

南郡隋重置屬鄭州 鄭語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

狄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也南有荆蠻申呂應鄧

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

詩地理歌卷六

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邠莒是非王之

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

不可入也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荆重黎之後也若

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

秦姓芊 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

楚姓九州一千五百家曰州後漢國也今在南陽謝西

志棘陽縣東北一百里有謝城對曰其民皆貪而

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屬邾邾在馬邾後

邾城縣本邾地屬汝州 其冢君驕侈其民怠沓其

君而未及周德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若周衰

諸姬其孰與對曰其在晉乎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

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懿及平王末而秦

晉齊楚代興

齊

齊鳩氏之墟

左傳晏子曰昔齊鳩氏始居此地少皞氏季荊因之

虞夏有逢伯陵因之諸蒲姑氏因之殷周之問代

諸侯北有蒲姑城齊世家胡公徙都蒲姑

而後太公因之 地理志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

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營丘

詩地理歌卷六

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臣瓚曰臨淄即營

丘也今齊之城中有丘即營丘 郡縣志營丘在青

州臨淄縣北百步外城中爾雅曰水出其前經其左

曰營丘今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曰

營丘

九畿

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

鎮藩畿言其東至於海

吳公子札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地理志太公以

齊地負海屬鹵通魚鹽之利 漢田肯曰齊東有琅
琊即墨之饒 琅琊密州東至大海一百六十里即
墨縣屬萊州海在縣東四十三里又在縣南百里即
墨故城在膠水縣東南六十里 齊語通魚鹽於東
萊 爾雅十藪齊有海隅 齊世家自泰山屬之琅
邪北被于海

西至于河

春秋正義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
徒駭最西以次而東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

齊之西界寰宇
記在兗州清池

詩地理攷卷六

南至于穆陵

郡縣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一百九十里

北至于無棣

郡縣志滄州鹽山縣本齊無棣邑漢置高城縣屬渤海郡隋改鹽山無棣河在饒安縣南二十里無棣縣
隋置以南臨無棣溝為名

岱山之陰維淄之野 紀侯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

禹貢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據岱岱即泰山也
左傳晉代齊東侵及維 禹貢青州維淄其

進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本博
入海濰水出濰州濰川縣原山東至青州壽光縣
咸入濟 紀侯 見前 齊語桓公正封疆東至于紀鄆

虞舜夏禹所都之地

舜都蒲坂河中府禹都平陽晉州臨安邑陝川孔氏

曰魏皆近之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郡縣志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
五里陝州今屬安邑縣南二十里析城山在河南府
許州今屬許州西北六十里峰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門

王屋縣今屬西北六十里峰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門
焉故曰析城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

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地理志魏國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

河之側 左傳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今河曲在

水經河水又東永樂閭水注之注水北出於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今憲州西過皮氏縣南龍門縣又西至汾陰縣北西

注于河河中府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郡國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注縣南二十里有歷山
舜所耕處 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
南有舜井 郡縣志鳩水水源出河東縣南雷首山
州城即蒲坂城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
壇故陶城在縣北四十里 尚書大傳曰舜陶於河
濱 括地志陶城在縣北三十里

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

孔氏曰西接於秦北鄰於晉 左傳桓三年芮伯為
出居于魏四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閔元年
晉侯滅魏

新地理志卷六

十二

唐

帝堯舊都 太原晉陽是堯始都此後乃遷

河東平陽

地理志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河東平陽縣堯都也
在平河之陽 帝王世紀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
縣是也堯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後又徙晉陽及
為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為唐國 晉陽漢太原郡所
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
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而以古晉陽為太原縣自
北漢劉氏以前郡治太原晉陽二縣太平興國四年

王師下北漢徙州治陽曲縣本漢縣地而空其故城
今平定軍有古 平陽隋改平河縣屬晉州又改臨
晉陽城是其地
汾 八里汾水東

成王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
至子燮改為晉侯

郡縣志太原府本高辛氏之子實沈又金天氏之子
臺駘之所居也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封又為夏
禹所都帝王世紀禹自 周成王以封弟叔虞 晉水

源出晉陽縣西南懸壺山東入汾水經注曰出懸壺
山東過其縣南智伯遏晉水灌晉陽城 故唐城在

詩地理志卷六

十三

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築唐叔虞之子燮父徙都之所
晉祠一名王祠叔虞祠
也在縣西南十二里

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為天下之脊 郡縣志恒山
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今中山府 太原臺駘

之所居晉荀吳敗狄于大鹵中國以高平曰太原夷
狄曰大鹵其實一也秦徭至太原郡治晉陽即太原

見前 太岳郡縣志霍山一名太岳在晉州霍邑縣
東三十里禹貢壺口雷首至于太岳鄭玄注曰今河

東堯縣霍太山是也霍邑縣

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

左傳注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晉別封成師之邑聞喜縣唐

屬絳州今屬

穆侯又徙於絳

郡縣志故翼城在絳州翼城縣東南十五里晉故絳

都也

秦

秦者隴西谷名 近雍州鳥鼠之山

地理志秦今隴西秦亭秦谷 輿地廣記秦州隴城

縣有秦谷 郡縣志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

詩地理志秦六

十四

源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凡有三源並下其同穴

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本義首陽縣

同穴山在西南 渭源縣縣志寧三 爾雅山海經注

其鳥為鶡其鼠為鼯共處一穴鼠在內鳥在外故山

以為名 禹貢注鳥鼠共為雌雄全穴處此山張氏地理

穴之山 沙洲記塞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全

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封非子為附庸

邑之於秦谷

地理志汧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入渭今隴洲汧源

本汧縣在汧水之北 郡縣志汧水在隴洲汧陽

縣南一里渭水在南由縣南四十里本汧縣地又在

鳳翔府岐山縣南三十里 括地志故汧城在隴州

汧源縣南三里世記云襄公徙居汧即此城 郡縣志故城在岐州

郡縣志東北十五里文公東獵汧渭之會卜居之乃營

邑焉即此城也今按汧渭之會當在隴州

襄公討西戎以救西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

豐之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

里之地 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西戎犬戎 王城見前 岐豐岐陽在鳳翔府扶風

詩地理志秦六

十五

縣岐陽鎮漢美陽縣地 豐通典周文王作鄆今京兆府長

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是也岐山在鳳翔府岐山

府郭縣東南 宗周豐鎬宗廟所在漢婁敬曰秦地

彼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呂氏曰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 池山

孔氏曰池謂靡池禹貢無池山 荆山郡縣志在京

兆府今屬 西南二十五里在岐山東為貢利

岐既旅是也北條荆山漢志在左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亦名天柱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終南山在京兆府萬

年縣南五十里鳳翔府郿縣南三十里 惇物山漢

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東功蓋在渭

水南分鳳翔
南鄭縣地

德公又徙雍

雍縣漢屬古扶風故城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七里

陳

太皞虞穢氏之墟

左傳陳太皞之虛也

稽古錄都死丘

今淮寧府宛丘縣

郡縣志包羲氏神農氏並都此

封鳩滿於陳都死於丘之側

見在豫州之東

西望外方東不及明

明音

外方見前

明豬禹貢謂之孟豬

職方氏謂之望諸

詩地理珠卷六

十六

春秋傳謂之孟諸史記謂之明都漢志謂之盟豬其

實一也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

今應

虞城縣西北十里

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

漢志盟諸澤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虞城本漢

虞縣蓋此澤介

手二邑之間

祝融之墟在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

間祝融氏名黎其彼八姓唯姁姓檜

左傳鄭祝融之虛也

榮波職方氏豫州其川榮洛

其浸波湓是為二水郡縣志榮澤鄭州榮縣北西里

禹貢濟水亦不復入鄭康成謂榮今塞為平地榮陽

民猶謂其處為榮澤薛氏曰濟源謂之沁東流于潁

則南北被為榮澤左傳衛侯于榮澤在河之

北孔穎達說榮澤在河南北是也蔡氏曰今濟水但

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榮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

石門易氏曰孔安國言榮澤在教倉東南一水經濟

水東合水經注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瞻諸

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謂之百谷水

北流注于穀爾雅云水自洛出溱洧見前祝融

八姓鄭語史伯曰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駿夷泰

龍彭姓彭祖承韋諸稽禿姓舟人姁姓鄔鄔路偃陽

曹姓鄔莒芊姓夔越荆斟姓無後孔氏曰檜祝融之

後復居祝融之墟

詩地理珠卷六

十七

北鄭於號

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滎陽成應劭曰故號國今號

亭是也郡縣志縣東至左傳制巖邑也號叔死焉

注號叔東號國也號君今滎陽縣成臯縣故虎牢戎

曰制寰宇記東號即今成臯

曹

兖州陶丘之比

陶丘郡縣志曹州今興理中城蓋古之陶丘也一為

左城帝王世紀舜陶於河濱即禹之陶丘今濟陰

定陶西有陶丘是也爾雅曰再成益

丘成也漢志

在定陶西南陶丘亭水經注墨子以為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于釜丘薛氏曰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

封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

郡縣志曹州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屬濟陰郡於周為曹國之地曹國在州東北三十七里濟陰界故定陶城是也在縣東北四十七里自曹叔至伯陽凡十改為曹州隋志濟陰縣定陶舊為濟陰縣水經之鎮太平興國三年置廣濟軍分為定陶縣注定陶縣故三駿國三駿亭在濟陰縣東北四十九里在雷夏荷澤之野荷音

詩地理攷卷六

十八

雷夏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郡縣志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北郭外格地志在縣灘沮二水會同此澤隋開皇六年於成陽縣置雷澤縣因縣北雷夏澤為名荷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水經濟水又東北荷水東出焉薛氏曰荷水分濟自興仁府東至單州魚臺縣為荷澤入泗郡縣志兗州魚臺縣本方與荷水即濟水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流入去縣十里又

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流入經縣東與荷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

帝堯嘗遊成陽葬焉舜漁於雷澤

地理志濟陰郡成陽縣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史記堯作游成陽正義云濮州雷澤縣是郡縣志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古成伯國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漢以為縣堯陵在縣西三十里自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記于碑堯母廟在縣北皇覽云堯冢在成陽呂氏春秋堯葬於林皇南諡云於成陽靈臺安帝延光三年又同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陵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詩地理攷卷六十九

詩地理攷卷六

十九

歷山在雷澤縣西北十六里史記舜耕歷山堯陵在後魏注呂氏春秋舜漁於雷澤今言皋陶未詳

夾於魯衛之間

郡縣志曹州東至兗州三百七十里魯地西北至滑州二百里

邠

邠

郡縣志京兆府武功縣後周於故古有邠國堯封后稷之地故繁城即音一名武功城在縣西南二十二

半古邠國后稷祠姜原祠在 帝王世紀后稷始封邠今扶風釐是也

栒邑

郡縣志栒邑故城在邠州三水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栒邑縣屬古扶風古邠國也左傳云邠文之昭也古邠城在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

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大工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

岐山見前 原隰見前 岐陽郡縣志鳳翔府岐陽縣貞觀七年置以在岐山之南因名之今省為鎮

詩地理攷奉本 二十

周公出居東都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

邠公

帝王世紀公劉徙邑於邠詩稱於邠斯館今新平漆之東有邠亭是也括地志邠州新平縣即漢太王徙邑於岐山之陽南有周原始改號曰周

小雅 大雅

西都豐鎬見前

魯頌

少昊摯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見前

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郡縣志邳州鉅縣今屬大野澤一名鉅野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地理志在山陽爾雅十

藪魯有大野西狩獲麟於此澤後麟性在縣東十二里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八里書曰蒙羽其藝又蒙山

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東蒙主為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一百里沂

州臨沂縣東南一百一十里與朐山縣分界地理志在泰山即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朐山縣

詩地理攷奉本 二十一

淮上 淮夷見前

命魯郊祭天三望

三望公羊傳泰山河海左傳注分野之 劉氏春秋

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

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見呂氏使

戎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

商頌

契所封之地

漢弘農
郡南縣

及豫州盟緒之野

正閼伯之虛

地理攷卷六

泗濱

盟猪見前

春秋九數宋有孟諸

晉曰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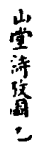
開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王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郃縣
毛公墓在鹿州高陽縣東南三十里

北海高密人志高密縣隋唐屬密州郡縣志鄭玄墓在縣西七十里著毛詩譜

典序錄鄭玄詩譜二
徐整楊太叔表隱

四詩傳授之圖



新刻山堂詩攷全

山堂宮講章如愚俊卿編

竟陵後學鍾 惺伯敬閱

毛詩始末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出詩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山堂詩攷全

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蕪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出藝文序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修王道成六藝出史記孔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于申公而盛于韋賢初申公與楚元王交俱受詩于齊人浮丘伯申公以詩經為訓故弟子自孔安國而下凡百餘人伯申公以魯詩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事丘公傳子元成及元子貴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事徐公及許

生式以授張生唐生諸生由是魯詩齊詩起於轅固而有張唐諸氏之學張家有八之學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康衡轅固生作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丹伏理由是齊詩韓詩起於女而盛於王吉要人有意翼康師伏之學韓詩起於女而盛於王吉要人無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亦與齊魯間殊然歸一吉食生長孫順順王齊魯盛行於詩韓詩惟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末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重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侵微魏晉之時齊魯之山堂詩攷全

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毛詩獨行至今詩序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二篇並是作者著為名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世悉亡耳關雎序為大序餘詩為小序詩序之說不同家語曰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或曰出于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所作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王肅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唐韓愈以

為詩序非子夏所著其說不一自今觀之關雎篇
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后妃之德也鵲
巢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夫人之
德也謂作詩本無序雖夫子之聖亦不能逆知數十
百年之前詩人所作之意何從而次序之又況其為
子夏者乎然則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
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
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
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辭重複不然則六
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潔白之
山堂詩教全

三

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經
衣之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
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或謂作詩時故有其名矣
何以言之蓋韓詩序漢廣曰悅人也序改讀曰辭家
詩也康衡習齊詩其引詩曰念我皇祖從肇庶止韓
詩言敝簡在梁其魚遺遺魯詩言
中夜之言不可道也皆有差字
○篇復以為卜子
夏序韓愈常以三事疑其非至介甫獨請詩人所自
製按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
衛公所潤益愈之言蓋本於此韓詩序采芣曰傷夫
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載毛公猶愈詩也

不應不同則是不出一人之手明矣晁氏○按舊唐
書藝文志云韓詩二十卷注謂卜商序韓嬰撰又有
韓詩外傳二十卷毛詩十卷注謂毛萇傳毛詩集序
二卷注亦謂卜商序然則韓詩序見史傳者攷之與
毛詩絕不同

序詩之次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
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
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
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于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
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
山堂詩教全

四

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
號鄘之地而國之先諸鄭事然後諸鄭
士在邶後者退就難項并言王世故耳
○詩正風周
南召南周南十一篇起關雎止麟之趾王化之本也
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
志衛首惡滅與國也邶十篇起柏舟止二子乘舟
起淇澳諸侯相并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
次之以王王十篇起黍離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
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目為列國故次以鄭鄭二十
篇起鵲巢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齊
一篇起鶉之奔奔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韓禹之

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

唐詩七篇起葛屨止碩鼠唐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

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秦十篇起車夷狄之化行

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典

法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

陳十篇起宛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

之姦也故次之以檜曹檜四篇起羔裘止匪風亂既

極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

幽幽七篇起七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

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

先大固有叙也自鹿鳴止菁莪九十二篇為止小

十八篇為變小雅自文王止卷阿十八篇為天下之

止大雅自民勞止召采十二篇為變大雅

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于神明

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清廟止考槃三篇之有魯

蓋生於不足也自駉止閟宮四篇為周頌前代之美不

可廢也故附於其後五篇為商頌襄公二十九年季

札請觀周樂於魯以幽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

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定于聖人之子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止距季札

時蓋六十有二年以其說謂盛而非衰以幽為樂

不淫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勤而不怨

詩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音大咸大磬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

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

以采芣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

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替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

後大師前漢禮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

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

皆李歌九德六詩習六舞五声八音之和然自雅

頌之興而所承秉亂之音猶在儀禮鄉飲酒禮工歌

是謂淫過凶禮之聲為設禁焉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

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工告於樂正曰正

歌備卿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芣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笙秦南陔白華華泰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五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
告子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
新宮三終其篇奏狎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
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騶虞為節四正
具射則燕則考注云騶虞為節詩云騶虞為節四正
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
對曰夫先樂金奏肆而後拜樂三晉侯使人問焉
大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
所敢聞也今伶蕭宋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非使臣
拜嘉四杜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勸也敢不拜章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誨○左氏傳吳公子札
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左氏傳吳公子札
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山堂詩教全

七

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卽蕭對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為別為之歌王曰美哉思
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反於良乎
大風也哉決決盛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豈未可量也
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
之歌秦曰比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西有諸夏之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故謂之夏聲為之歌魏曰美哉風淝扶弓乎淝風中大而婉淪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
主自鄆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
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
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墮廣而不宣施反
而不費取而不貪虞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山堂詩教全

八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
六義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
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
皆是也○賦鄭氏季札注曰賦之言鋪也直鋪陳善
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是也○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
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是也○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以
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是也○雅大序曰雅者正
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彛好是懿德是也○頌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程氏曰頌美之言也如于嗟麟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

四始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是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山堂詩攷本

九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魯公當懿王衛項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微舒所弑變雅始于成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乃波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衰行紀內是以變焉○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廢

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体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總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開雒之亂

山堂詩攷本

十

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五際翼本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薦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前本

○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

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百折父也午

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

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

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詩

疏序○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應邵曰君臣父

詩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干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前翼本傳○

詩有五際惟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上同

章句音韻孔氏曰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

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志東平王恭詩傳

故登歌清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

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

同詩之大体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

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

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

中堂詩歌本

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

是究是圖重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

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

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

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

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

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

也

孔子讀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

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

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道

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淄衣

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鸛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

之大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舟也於東山見周

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

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

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

賦詩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注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

已左傳秦伯享晉公子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注

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信二十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云云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

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諛言哀十齊慶封來聘魯魯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七年趙孟

入于鄭鄭伯享之子皮戒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

欲一獻子其從之昭元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

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賦六月襄十齊侯

鄭伯如晉晉侯燕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蒙繭子展

相鄭伯賦緇衣又曰國子賦鸛之柔矣子展賦將仲

子兮六年晉范宣子來聘宣子賦標有季武子賦

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襄八季文子如宋致女復

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敢拜大夫之

重勤賦綠衣之卒章成九鄭子皮賦野有芣芣之卒

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昭元小邾穆公

來朝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莪昭子曰不有以國

其能久乎年十七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

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年二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

車轄注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年二十公享韓宣

子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既

享宴于季氏有嘉禾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

以木以無忘角兮遂賦甘棠年二鄭六卿餞韓宣子於

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蔣賦

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衰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

庶乎年十六鄭伯與公宴于槩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

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

公答拜年二十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

宛之二章注小宛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

尹昭元季武子如宋受享賦棠棣之十七章以卒歸

彼命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曰臣不堪

也云云襄二鄭伯享趙孟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既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

有賦鵲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

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宣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年二十穆叔如晉見中

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年十六申包

胥依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坐年四楚遠罷如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

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宣哉襄二十鄭伯如楚子產

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昭三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溫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襄十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

為賦蓼蕭不知又不言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將何以在昭十甯武子來

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

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文四

二南之詩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

人以至于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飲酒禮曰
大夫賓與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
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
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
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夫詩之首二南猶
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係于周公召
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
冠篇首蓋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
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矣

平王降為國風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止
山堂詩集全

十五

及郊圻詩作於衛頃國地狹于千里徒以天命未改
王爵猶存不可遏後于諸侯

幽詩與列國不同幽詩乃周公諫王業艱難之事欲
導周公復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
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 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
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
雅之前其近堪為雅也

幽詩倫風雅頌七月八章上下章幽風中四章幽雅
下二章幽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
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

者設教以正風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
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
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魯頌先商頌攷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風以其
用天子之禮故僭天子漢詩之名改稱為頌非用頌
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脩三頌耳置之
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者周太
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詩疏
三家言詩不同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申公
作魯詩 后蒼作齊詩 韓嬰作韓詩○以齊魯韓

山堂詩集全

十六

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公曰關
雎正風之首而齊韓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
詩也○欽傳曰佩玉晏酒關雎之賢曰此魯詩也
詩章句曰今內頌于色故 翼奉習齊詩五勝卯酉
試問雎說淑女以刺時 翼奉習齊詩五勝卯酉
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 韓詩章句齊 其他
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
魯詩鼓鍾為昭王詩之序論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
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
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
道蔡人之妻作采芣苢至于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

飲酒悔過作也采薇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句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皆治也

大小毛公詩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正義譜云大毛公為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傳小毛公題而曰毛也

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諛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山堂詩攷

十七

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難人之官錄人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祿諸類此不可悉數

逸詩周禮趙以采薺注云樂名諸侯以狸首為節注

逸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春秋之詩趙衰賦

河水祭公賦祈招宋公賦新宮注云周公有曰

漢明帝注云老漢儒林傳有歌驪駒注云詩又左傳國

子賦響之柔矣○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田敬仲曰翹

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鄭子

駟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北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

多然氏之多違事滋無成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能我我其收之其向戌之謂乎昭四年子產作丘賦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訓詁傳授魯詩浮丘伯現楚元○魯中公楚元王少

時好詩與魯生白生申生俱受詩浮丘伯文帝時申

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讀詩申公始

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

傳○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注云由是魯詩有

韋氏詩申公○韋元成見韋○江公為博士為魯詩

宗王式○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及魯許生免中

山堂詩攷

徐公皆守學教授○趙綰亦掌授詩申公為御史大

夫申公○楚元王見申○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

龔勝傳本○齊詩韓固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召

諸儒多毀曰固老罷歸之公孫弘亦召及目而事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

顯皆固之子弟也出本○景鸞能理齊詩作詩解傳本

○翼奉治齊詩傳本○后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

奉蕭望之蕭衡○蕭衡授師丹伏理○師丹治詩事

匡衡傳本○匡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詩詩解人順射策甲科蕭望之梁丘賀問衡對詩

諸大義其對深美本傳○韓詩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
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同上
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
子公與王吉食子公授票豐吉授長孫順○召馴字
伯春少習韓詩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名伯
春同上○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
授沉靜樂道其所作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同○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
推漢為長同上○趙子 蔡誼 食子公 王吉 栗豐
長孫順並見韓

山堂詩錄全

十九

毛詩毛公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申
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
卿授毛亨亨作詠訓傳以授毛萇以二公之所傳故
名其詩曰毛詩詩關○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
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
毛詩者本之徐敖本傳○貫長卿見毛○解延年見毛
○徐敖同上○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
之為注解謂之箋箋薦也主薦成毛意詩○衛宏初
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
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賈逵作毛詩傳宏

○鄭玄作毛詩箋同上○馬融作毛詩傳同上○鄭眾
作毛詩傳同上

文中子續詩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
其以仲尼三百始終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
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
所以告也○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

山堂詩錄全

二十

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
制衆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
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政曰吾
上陳應劉下述沈謝謂應璩劉公分四聲八病剛柔
清濁各有端緒者若頃甕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欤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
於是正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
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焉

宋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於七代損益終憊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弟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

晉束皙補亡詩補南該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詩六首

許叔牙詩纂義唐正觀許叔牙為洪文館直學士於詩尤邃獻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草木蟲魚圖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蟲魚圖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詩文

新刻文獻詩考卷上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竟陵鍾惺伯敬閱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

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字如唐隸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隸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永錦尚綱文之著也此鄭康成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改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

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注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

大獻詩攻奉土

二

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世者獨左氏馬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于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

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豳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康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其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眾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

未獻詩攻奉土

三

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忘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從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

文獻詩教卷上

四

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達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加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于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

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絛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賓耆耄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

文獻詩教卷上

五

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逮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于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楊子雲

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
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
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
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
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彊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
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
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
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
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
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

宋獻詩徵卷上

六

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
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
風俗猶人來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典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
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于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
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
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
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篇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
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閤之

宋獻詩徵卷上

七

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
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
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公襲云
云之誤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
本又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
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
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
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
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
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
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
不通則以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
本文縻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
于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
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
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即相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
世名氏則不可以彊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
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
于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次為可無疑者

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疆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疆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為不遇于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于太害理也今

宋獻詩教養上

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于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其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詩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詩

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愬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又論柔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苟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于言外者此類是

宋獻詩教養上

九

也豈必譏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况此等之人安于為惡其于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

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于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

大猷詩教卷上

十

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于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人有邪正美惡之難故特言此以

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彊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于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

大猷詩教卷上

十一

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以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贊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贊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于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詞

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序蓋有反覆詠歎聯章
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
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
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
文公深詆之且于桑中湊諸篇辨析尤至以為
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于所刺之
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詞如彼而序之
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
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言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
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
諸篇哉夫采芣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
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芣之情狀而已黍
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
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
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芣
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
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
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
語則晉人受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
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

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
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鴛鴦雉鳴之詩
見于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
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
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
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
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
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止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
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則桑中
湊諸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
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于因役
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
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
均一愛戴之辭也出于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
刪而出于刺鄭莊公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采芣
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
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為
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于詩辭之外
矣何獨于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
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

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縮衣錦為是乎萬石居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自文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于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于辭之外文公求詩意于辭之內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

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未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決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佚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湫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繼詩釋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大雅風雨為思君子不以寡棠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魚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或又曰文公嘗言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

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

老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邪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

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鵲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饒韓宣子子蘧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寒棠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真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

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
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園
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
樓盡角泉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
逐孤鴻照影來夢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
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噴笑殺儂鳳凰未必勝
徂公雖逃篡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
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
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

本賦詩致奉

主

倦于學嚴君督過之意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
日通家于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
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詞有感而賦
以為雖脫吏責尚磨閑廩不若相忘于物外也然
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
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長老之所誦
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
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
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于臆
說而已或曰文公之于詩序于其見于經傳信而

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
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
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
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
能盡出于公卒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閨睢韓詩以
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以為衛武公飲酒悔
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閨睢則違夫
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
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
之序可信而閨睢之序獨不可信乎抑柏舟毛序

本賦詩致奉

主

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
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于劉向向上封
事論恭願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是愠也則正毛序之
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
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
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
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盡夫古今
詩人所以詠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
豈好為異論哉

大猷詩歌卷上

廿二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拆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于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于三百五

大猷詩歌卷上

廿三

子所言則已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于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于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于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蓋崇要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缺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棄如采芣鵲鳴兼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焉憂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

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于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勢虎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

未獻詩效卷上

萬

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采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正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據述而不作

多聞缺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未獻詩效卷上

上

新刻文獻詩考卷下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竟陵鍾惺伯敬閱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詩叔才

以下不著錄三家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四朝詩考卷下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 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

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

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于他書如逶迤

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

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齊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

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

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

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子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

載孔子南游達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

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

矣他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

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

宋四朝詩考卷下

卜子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于東漢

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

詩序采芣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

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

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

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

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

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工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

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遺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

文獻詩考卷下

三

正然書但附詩釋詁寔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司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据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判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准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

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像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

未獻詩考卷下

四

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

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摠自
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
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
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
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燕列商曹其
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
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
鄘并於衛檀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
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檀陳唐秦鄭曹此變
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

不錄詩考卷十

五

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王檀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
譜次第也幽檀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
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
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
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
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
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
益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
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
文予取孔子頌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焉

之注自周公已增損塗乙改王者三八一作百八十
下即取舊三云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
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宋敏詩考卷十

六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

旨蓋近儒之為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

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

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

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故于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

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全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悖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本義詩考卷下

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幽學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子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閔雒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雒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渙津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平撰一卷

朱獻詩考卷下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着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素也詳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逋逋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詁為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逋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逋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逋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逋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

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顧氏糾繆正俗以傳教郊祀賦據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

激有言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械例皆叶其韻械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果然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樂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違才老欲音嚴為莊

云避漢韓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他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添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

致今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派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深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

未獻詩考卷下

十一

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拱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一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謾哉

李榕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

為論以斷之樛聞之名儒於林少穎為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于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未獻詩考卷下

十一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于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祇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宋)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
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
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
復明公其有志于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
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捨群義酌其中平
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
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
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
文獻詩考卷下

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
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所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其書有
門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文章謂分段聞句讀句
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
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
凡事實聞人謂凡人性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

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
以為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即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
達撰(齊)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思采三家本為

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屋存外傳而(魯)齊詩
未載詩考卷下

詩攷五卷

上

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主家
者獨朱公集傳閑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閑睢
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
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
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
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
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
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天師專已
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

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周羅遺軼傳以說
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
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上

明 秦安胡續宗孝明類編 鍾 惺校閱

天文類

參昴西方二宿之名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
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
之營室 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 三星心
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 隅東南隅也
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 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
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南箕四星二為踵一為舌
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 織女星名在漢苑三星
踈然如隔也 牽牛星名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
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
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
故獨以金星為言也 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
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
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 舌下二星
也 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離月所宿也畢星名 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
間其長竟天 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蒼
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 穹蒼天也穹言其形

蒼言其色 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 交月
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度而又過
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
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
而為朔朔後晦前冬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
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
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元
朔氏詩藏卷上 二
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月上弦而就盈日
始出而就明 七襄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
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
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
更七次也 終風終日風也 南風謂之凱風長養
萬物者也 東風謂之谷風 北風寒涼之風也涼
寒氣也 飄風暴風也 朝隣雲氣升騰也 白雲
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
者也 震雷也 霾雨土蒙霧也 陰而風曰霾
霆疾雷也 蜺蜺虹也日與雨交條然或實似有白

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
也在東者其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
隣升也周禮十輝九曰隣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
自下而升也 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同雲雲一
色也將雪之候如此 雲欲盛盛則多雨而欲徐徐
則入土 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
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霏雨雪分散之狀 旭日初出貌 霽雪盛貌 溽
露多貌 濃濃亦露多貌 晻晻陰貌 瀼瀼露著
貌 泥泥露濡貌 湛湛露盛貌 陽日晞乾貌
胡氏詩藏卷上 三
燁燁電光貌 皖明星貌 淅雲興貌 霏霏雪甚
貌 霏霏雪貌霰霰小雨貌 東方明則日將出
回風謂之飈 蓬蓬日長而暄也 暝日氣也 濛
雨也 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淒寒風也
晦昏也 恒弦升出也 晰晰小明也 皎月光
也 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淒淒涼風也
冥冥昏晦也 頽與耿同小明也 旦明也 肅霜
氣肅而霜降也
時令類
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宵夜也 暮晚也

鄉晨近曉也 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 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 夏日永冬夜永 蟲蟲熱氣也 赫赫旱氣也 焱焱熱氣也 貿絲蓋初夏之時也 七月斗建申之月 流下也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 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 歲發風寒也 栗烈氣寒也 歲夏正之歲也 蠶月治蠶之月 陽十月也 六月建未

胡氏詩義卷上

四

之月 戊剛日也 庚午亦剛日也 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 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 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 四月六月建巳建未之月也 二月建卯月也 初吉朔日也 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二月也 春秋錯舉四時也

占候類

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

尤忌之 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 景測景以正方面也 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 施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旒所統不如旗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旒乃是旗則為人衆 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燔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 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胡氏詩義卷上

五

地理類

山脊曰岡 石山戴土曰岵 山無草木曰岵 山有草木曰屺 山頂曰冢 山南曰陽 山西曰夕陽 山東曰朝陽 山大而高曰崧 山夾水曰澗 巔山頂也 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崔嵬山巔也 萃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嶽山頂也 旱山名麓山足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 京高丘也 偏高曰阿丘 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廣平曰陵 高平曰原 廣平曰原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 高岸曰

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 曲陵曰阿 高平曰陸 阿大陵也 大陵曰阿 阿曲阿也 郊外曰野 阿者曰阪 阪田崎嶇堦之處也 邑國都之處也 九圍九州也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阿 下邑曰都 牧外野也 曹犀牧之處也 岡登高以望也 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 十畝之外鄰圃也 圃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 樊藩也圃菜圃也 火田為燎 遠九達之道 闡曲城也闡城臺也 墉城壑池 域封境也 城猶國也 庸城也 荆氏詩載卷上 六

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 畿門內也 巷門外也 北門背陽向陰東門城東門也 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壑也 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 居國中

也圍邊陸也 農郊近郊也 土地也 巷里塗也 墀除地町町者 域塋域也 居墳墓也 室墳也 穴墳也 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 墳大防也 楊園下地也 泮涯也 畝丘高地也 塗凍釋而泥塗也 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 市治其田時也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城隅凶僻之處 三

二十五家所居也 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此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徹井其田也 畝壟也 徹行小徑也 周道大路也 周道大道也 周行大道也 景行大道也 長道猶大道也 場圃也 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 巖巖積石貌 河北方河水之通名 洲水中可居之地 沚水渚也 屬深水可涉處也 小渚曰坻 小渚曰沚 岸上曰沚 水涯曰渚 側出曰汎泉 石絕水曰梁 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 水決復 荆氏詩載卷上 七

入為汜 數澤也 沮水水浸處下濕之地 一曲謂水曲流處 泌泉水也 防人所築以捍水者下泉泉下流者也 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干水涯也 梁橋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 臺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鞠水外也 行潦流潦也 沼池也 沚渚也 濱涯也 陂澤障也 渚小洲也 坻水中之高地也 檻泉正出也 渚水中高地也 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 漣風行水成文也 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湄水草之交也 澗水會也 流泉水泉

溉之利也 翁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翁而不為
暴也 直波文之直也 汚水流滿也 汙停水也
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 沱江之
別處 水草交謂之蘆 滅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
間有溝深廣八尺 鄰鄰水清石見之貌 感沸泉
出貌又泉湧貌 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 汎流
貌 瀾水滿貌 沍泉始出之貌 活活流貌 湯
湯水盛貌 悠悠流貌 揚揚也水緩流之貌
洋洋水流貌 湯湯波流盛貌 滔滔大水貌 流
貌

朝氏詩載卷上

封建類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周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
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
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蓋三分天下而有
其二焉至于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
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 召地名召
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存召亭即其地今
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處

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
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
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
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
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
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
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
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
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
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黎國在衛西 王謂周

朝氏詩載卷上

九

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
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
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
侯之所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
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
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宣
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其地則今
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
家也在今鄆州信陽軍之境 許國名亦姜姓今
昌府許昌縣是也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成

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

胡氏詩義卷上

十

曲北涉汾水其地陝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于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潯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太賂生成及非子非子

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宣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

胡氏詩義卷上

十一

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漆浦之間其君姁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虢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

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窟生鞠陶鞠陶生公
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
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
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
成王立年幼不能蒞祚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
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 宣王
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 謝邑名申伯所
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摯國名 莘國名 虞
芮二國名 阮國名在今涇州 共阮國之地名今
涇州之共池是也 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 韓
胡氏詩識卷上 主

國名 燕召公之國也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
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
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商都毫宋都商丘皆在今
應天府亳州縣界 氐羌夷狄國在西左 鎬京武
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鬼方遠夷
之國也 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 鄆在
今鳳翔府郿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豐在
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 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
京西湖北等路諸州 陳在衛南 漕衛邑名 須
漕衛邑也 沫衛邑也 浚衛邑名 衛在河北宋

在河南 清邑名 鵠曲沃邑也 株林夏氏邑也
周京天子所居 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
兆府武功縣 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 商邑王都也 宗周鎬
京也 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也 自周視之則
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程
邑于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豐即崇
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頓丘地名 淇衛地也
屠地名或曰即杜也 殷地名 涉地名 禰亦地
名 干言地名 桑中上宮淇上小地名也 彭河
胡氏詩識卷上 主

上地名 消亦河上地名 軸亦河上地名 方朔
方今靈夏等州之地 焦獲鎬方皆地名 獲郭璞
以為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 鎬劉向以為千
里之鎬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
南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
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 敖
近滎陽地名也 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
縣是也 允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 三洲淮上地
周地名在岐山之南 獫狁即獫狁北狄也 方
疑即朔方也 蠻荆荊州之蠻也 戎西戎北狄

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 嵒山名也 嶽山之尊
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 終南山名在今京兆
府南 南山齊南山也 首陽首山之南也 東山
所征之地也 岐下岐山之下也 梁山韓之鎮也
今在同州韓城縣 泰山魯之望也 龜蒙二山名
鳧絳二山名 狙來新甫二山名 景山名商所
都也 高山謂岐山也 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
大河也 皇過二澗名 淇水名 淇上多竹 漆
鄭水名 洧亦鄭水名 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
處 沮漆二水名在畝地 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
胡氏詩識卷上 五
入涇周禮職方作汭 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
陽軍大別山入江 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
水合東北入海 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
淮 涇渭二水名涇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
州馮翊縣入河 涇濁渭清 泉水即今衛州共城
之百泉也 肥泉水名 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
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
海 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在
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二國之境 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 涇

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 漆沮水名在西都畿
內 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入廊坊至同州
入河也 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軍入
海 豐鎬之間水多北流 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
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
河也 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
沃曲沃也 蠻南蠻也 追貊夷狄之國也 二國
夏商也 東南謂淮夷也 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
也 大東極東也 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許許田
也 邑朝宿之邑也 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都王
胡氏詩識卷上 五
都也 夏中國也 大邦猶言中國也 邦諸侯之
國也 海邦近海之國也 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
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師衆也京師高山
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
以所都為京師也 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
諸夏之根本也 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
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 畿上有道之
國也 四國四方之國也 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 大邦強國也 不庭
方不來庭之國 外大國遠諸侯也 下國諸侯也

風俗類

江漢之俗其女好遊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
蘭水上以祓除不祥 秦俗強悍樂於戰鬪 秦人
之俗大抵尚氣慤先勇力忘生輕死 衛國地濱大
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
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
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
之心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邪僻之情
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
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強
之業 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 岷地近西戎
而苦寒

宮室類

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室西南隅所
謂奧也 楚宮楚丘之宮也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
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
其東南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廱故曰泮
水而宮亦以名也 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
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
秋冬居之 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曰其戶

北者南其戶 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

廟中路謂之唐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
也 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 館舍也宇宅也

宇簷下也 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 靈臺

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

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氣視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

也 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靈臺辟

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廡武王之學也 庭在大門

之內寢門之外 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

高大而直也榑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

胡氏詩獻卷上

十七

王之郭門曰臯門 王之正門曰應門 辟壁通

廡澤也辟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

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廡 靈沼園之中有沼也 路

寢正寢也 寢廟中之寢也 闔門內也 一夫所

居曰廡 衛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

此惟衛木為之 枋廟門內也 館客舍也 屋漏

室西北隅也 宅居也 基門塾之基 穹空隙也

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墁塗也庶人簞戶冬則塗之町

墀舍通隙地也 大庖君庖也 冥奧奧之間也

著門屏之間也 茨草舍也 陶甕甕也復重甕也

巨倉也 公公所也 穴壙也 瓦紡磚也

覺竈也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約束板也閣閣上

下相乘也板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芋尊大也

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中葦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復關男子之所居也

翰幹也所以當牆內兩邊障土者也 繩所以為直

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

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

以相承載也 抹盛土於器也度投土於器也 削

屨牆成而削治 冢土大社也 籬籬垣牆也 屏

胡氏詩識卷上

六

樹也所以為蔽也 鑿牆而樓曰墉 墉垣也古者

樹墉下以桑

人物類

文王之妃太姒 周之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如氏

以為之配 仲氏戴鳩字也 孫氏子仲字時帥也

子嗟男子之字也 叔莊公弟共叔段也 齊子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 夏南

微舒字也 鄆伯鄆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

有功 南仲大將也 尹吉甫大將也 張仲吉甫

之友也 方叔宣王上士受命為將者也 家氏父

室周大夫也 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如姓也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 豔妻即褒姒也 孟子其

字也 程伯休父周大夫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王季文王父也 長子長女太姒也 師尚父太公

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 古公號也豈父名也或曰

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 姜女太王妃也 周姜太

王之妃太姜也 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

子也 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邵氏女名嫄為高辛之

世紀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

厲公名胡成王五十世孫也 甫甫侯也即穆王時

胡氏詩識卷上

九

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

也 召伯召穆公虎也 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

顯父周之卿士也 蹇父周之卿士姑姓也 韓姑

蹇父之子韓侯妻也 召公召康公奭也 召祖穆

公之祖康公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 文母太

姒也 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 莊公之子其一閔

公其一僖公 奚斯公子魚也 師尹太師尹氏也

召公康公也

人倫類

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

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于己者 以恩相信
曰任 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
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 昏姻謂男女之欲
女子以順為正

人事類

懷春當春而有懷也 田取禽也 狩亦獵也 弋
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作邑遷都也 口食
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 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
至則憂 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執掌失容也言事
煩勞不暇為儀容也 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

胡氏詩議卷上

二

之 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 射者男子之
事而中饋婦人之職 暴空手搏獸也 榆杆白也
簸揚去糠也 踈踈禾取穀以繼之也 釋漸米
也 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 苗狩獵之通
名也 獨旦獨處至旦也 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
曰厲褰衣而涉曰揭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潛行
曰泳浮水曰游 冬獵曰獵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酒病曰醒 善其事曰工 徒搏曰暴徒涉曰馮
如馮几然也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直言曰言
論難曰語 弔失國曰唁

身體類

牙牡齒也 體支體也 肱臂也 頷頸也 膺臆
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 噎氣噎也人氣感傷閉鬱
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匍匐手足並行急遽
之甚也 耳聾之人恒多笑 鬚髮鬚也人少髮則
以鬚益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鬚而用之也 顏額角
豐滿也 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
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 呱啼聲也 揚
眉上廣也 倩口輔之美也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
美也 揚目之動也 清目之美也 揚眉之美也

胡氏詩議卷上

二

眉壽秀眉也 顏厚者頑不知恥也 身懷孕也
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卷鬢髮之美也 咲而見齒其色瑤然猶所謂粲然
皆咲也 條條然獻獻貌獻感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
止於嘆矣 襁褓肉袒也 腓猶跗也程子曰腓隨
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 黃老人髮復黃
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毛膚體之餘氣未
屬也 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
賦云盱衡而語是也 覩面見人之貌也 腹懷抱
也 卷髮鬢倚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古者樂師皆以
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于音也 台鮐也人老則
背有鮐文 酒飲酒變色也 長舌能多言者也
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肝瘍為微腫足為
癰 趣則僂僂行則俛俛 蓬條不能俯疾之醜者
也蓋蓬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
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戚施不能
仰亦醜疾也 病人病不能行也 偃多鬚之貌春
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鬢鬢好貌
子無右臂貌 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三

胡氏詩識卷上

飲食類

穀食也 熟食曰飧 嘗食也 湘烹也蓋粗熟而
淹以為菹也 粢餐也或曰粢粟之精鑿者 毛曰
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 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
舉於火上以炙之 飴餚也 酤酒也 鬼神食氣
曰飲 餐食也 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乾饌食
之薄者也 饌酒食也 饗熟食也 醴酒名周官
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燔燒肉也多炙肝也 菹酢菜也 穀豆實也核
籩實也 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 酒所以安

醴也 滑酒之沛者也 醴醢之多汁者也 燔用
肉炙用肝 臠口上肉也 饌食糧糗也 穀俎食
也 以豕為醢用醢為醢儉以質也 餗黍米一熟
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 疏糲也糲則精矣 毛魚
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
也 截切肉也 羹大羹銅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滂
羹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銅羹肉汁之有菜
和者也盛之銅器故曰銅羹 饌滿簋貌

稱呼類

女者未嫁之稱 婦人謂嫁曰歸 室謂夫婦所居
胡氏詩識卷上

三

家謂一門之內 家室猶室家也 家、一、家之人
也 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吉士猶美士也
寡人寡德之人 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君子夫
也 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 官人主駕者
也 碩人指莊姜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
姊妹之夫曰私 美女曰媛 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狂狂人也 狂童猶狡童也 叔伯男子之子也
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子充猶子都也 之子是子
也 辟君也 輦人輓車也 宗公宗廟先公也
徙步行者御乘車者 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是以

上為成人 小子童子也 烝君也 女士女之有
士行者 戎汝也 芻蕘采薪者 尸則不言不為
飲食而已者也 私人家人 賈居貨者也 多辟
諸侯也 孥子也 孀婦也 君子婦人目其夫之
辭 昆兄也 士未娶者之稱 兄弟婚姻之稱禮
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 姊妹之子曰甥 女婦
未廟見之稱也 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好人
猶大人也 良人夫稱也 同父兄弟也 予美婦
人指其夫也 予美指所與私者也 八十曰耄
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伊人猶言彼人也 佼人美

胡氏詩議卷上

古

人也 印我也 庶姜謂姪婦 庶士謂媵臣 氓
民也 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 彥者士之美
稱 故老舊臣也 僕將車者也 先民古之聖賢
也 而汝也 俊士秀民也 耄老而昏也 大宗
強族也 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 諸舅朋友
之異姓而尊者也 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僕夫御
夫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爪子爪牙
之士也 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 壻之父曰
姻兩壻相謂曰亞 君諸侯也 上帝天之神也 程
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二人父

母也 伯仲兄弟也 舟人舟楫之人也 私人私
家皂隸之屬也 共人僚友之處者也 神保蓋尸
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 孝孫
主祭之人也 君婦主婦也 皇尸者尊稱之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 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
之也 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 大侯君侯也
徒步卒也 御車御也 碩人尊大之稱 無妻曰於
本宗子也 支庶子也 諸侯之大夫入于天子之
國曰某士 仲中女也 古之人指文王也 哲王
通言大王王季也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皇王有

胡氏詩議卷上

古

天下之號 公尸君尸也 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
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 王天子也 同僚同為王
臣也 春秋傳曰同官為僚 宗子同姓也 老成人
舊臣也 夏后桀也 耄老也 八十九十曰耄左史
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一人天子也 侯氏觀禮
諸侯來朝者之稱 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 太祖
始祖也 哲婦指褒姒也 先王文武也 曾孫後
王也 辟公諸侯也 二后文武也 臣王屋臣百
官也 烈考猶皇考也 昭考武王也 主

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族衆子弟也 彊民之有餘力而求助者邇人所謂以彊予任也 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間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 三壽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 壽母壽考之母成姜也 烈祖湯也 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武丁高宗也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 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 相土契之孫也 殷武殷王之武也 湯

胡氏詩藏卷上

共

孫謂高宗 妹通二姓之言者也 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姓氏類

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姜齊女 杞女夏后氏之後 邵后稷之母家也 有城契之母家也 宗族姓也 甫即呂也亦姜姓 孟字姜姓 子車氏 姜齊姓 子宋姓 番聚蹶橈皆氏也 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 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 任摯國姓也 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 中中伯也皆姜姓之國

也 韋彭姓顧昆吾已姓 尹氏吉甫也 尹氏蓋吉甫之後

禮制類

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 又有房中之樂 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 飲餞者古之行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 先王制禮父母死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釀酒者或以筐或以巾沛之

胡氏詩藏卷上

廿七

而去其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婦人之禮精五飯審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國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于思耳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

羣臣之朝別色始入俟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

胡氏詩識卷上

六

張布侯而設正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天子之卿六命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子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

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目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鑿冰謂取水于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豷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非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鏹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子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

胡氏詩識卷上

九

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夏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飲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南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太飲賓曰饗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

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十以覺報宴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物色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 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也 禮三命赤芾葱珩 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齊也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騞而射之達於右脇為上殺以

朝氏詩識卷上

三十

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於右髀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 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先王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國為臣僕是也 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求也

乎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 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 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 袒位祭祀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向之位也 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 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

朝氏詩識卷上

三十一

後迎牲 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社后土也 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幣獻禽以祀祊是也 周禮篇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 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精意以享謂之禋 昏禮親迎者棄車 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 舉醕舉所奠之醕爵也 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
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
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 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
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 爵射不中者飲
豐上之解也 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
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思成鄭氏曰安
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 時見曰王
來辟來王也 嘉婚禮也 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
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
夫方舟士持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

朝末詩義卷上

十二

次居室為後 半圭曰璋 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
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
向之意 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麥而和
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 類將出師祭上
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
尤也 祀郊禩也 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
古者立郊禩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
禩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 生
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 脂腓膂也宗廟之祭取
合腓膂之使臭達牆屋也 駁祭行道之神

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受
而奠之不舉也 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
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射禮指三挾一既挾四鐵
則偏釋矣 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 熏唱而
箎和璋判而圭合 介圭封圭執之為贊以合瑞於
王也 圭璧禮神之玉也 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羣公先正月令所
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
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
受命蓋即位除服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 諸

胡氏詩義卷上

十三

婦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 郊者古
禮而明堂者周制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 周禮樂師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
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 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
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
騂牡 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
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 和羹味之調節也戒
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
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 矣

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君日出而視朝退
通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祖行祭也相助祭也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淫威淫大也統
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 裸灌鬯也

冠服類

被首飾也編髮為之 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
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瑒之言
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 會縫也弁皮弁也以

朝氏詩職奉上

三五

王飾皮弁之縫中如犀之明也 髮髮垂貌兩髦者
剪髮夾囟子事父事之飾親死然後去之 祥冠祥
則冠之禪則除之 弁冠名 編冠素紃既祥之冠
也黑經白緯曰編緣邊曰紃 編婦人之禪也母戒
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緇緇緇布冠也其制小僅
可操其髻也 皐殷冠也 芡簷之始生也義衣之
屬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芡爾 私燕服也
衣禮服也 紃以絲飾裘之名也 絨裘之縫界也
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 匪澣衣謂污垢不濯之
衣 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 大夫狐

蒼裘 象服法度之服也 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

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 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

見賓客之服也 綳綳綳之威嚴者當暑之服也

綳綳束縛意以展衣裳綳綳而為之綳綳所以自斂

飾也 錦文衣也聚禪也錦衣而加聚焉為其文之

太著也 帶所以申束衣也在薦則可以帶夾 服

戎服也 毳衣天子大夫之服 緇衣卿大夫居私

朝之服也 羔裘大夫服也 飾緣袖也禮君用純

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 三英裘飾也

衿領也 編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 要裳要褌

朝氏詩職奉上

三五

衣領 裸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 朱

繡即朱裸也 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袂袂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 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 袍襜也 澤裏衣

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 緇衣羔裘諸侯

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 裳衣平居之

服也 衾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

四曰火五曰宗彝虎雉也皆續於衣六曰藻七曰粉

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

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衾也 常服

之常服以絺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命
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周制諸公衮冕九章侯伯
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
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緇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
大夫玄冕則玄衣散裳而已 黼黻裳也 絲衣祭
服也 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 衮職王職也天
子龍衮 赤帶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
侯之服也 朱帶黃朱之帶也 帝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 衣蔽前謂之褱即蔽膝也 韠蔽膝也以韋
胡氏詩識卷上 韠
為之冕服謂之韠其餘曰韠韠從裳也 帶冕服之
韠也 一命緇帶勳珩再命赤帶勳珩三命赤帶葱
珩大夫以上赤帶乘軒 赤舄冕服之舄也 邪幅
幅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下也 夏
葛屨冬皮屨 衾被也裯裯被也 組織絲為之言
其柔也 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 兩
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
亂也 褱猶社也 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
飾焉 褱褱也 褱毛布也 褱巾也 布幣也
精曰絺麗曰紕

樂舞類

琴五絃或七絃瑟二十五絃皆絲屬樂之小者也
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絃
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
三嘆三人從嘆之耳 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 簧笙等管中
金葉也蓋笙等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
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
等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等十六簧也 瑟
胡氏詩識卷上 三七
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 簧笙中金葉
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樂器土曰埙大如鶩
子銳上平底似稱鍾六孔竹曰簾長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瑟大鼓也
周禮作臯云臯鼓尊有四尺 磬樂器以石為之
琴瑟在堂笙磬在下 瑟鼓長一丈二尺 賁大鼓
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 簾大鍾也 曰
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幘小鼓也 縣鼓周制也夏
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 鞀如鼓而小有柄兩
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磬石磬也

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
樂者也 蕭編小竹管為之 管如篳篥而吹之
者也 磬玉磬也堂上聲歌之樂非石磬也 鄭國
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合
曲曰歌徒歌曰謠 徒擊鼓曰嘏 虞植木以懸鍾
磬其橫者曰柶業柶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
從業上懸鍾磬處以綠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
也 應小鞀 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圉亦作攷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
尺櫟之以止樂者也 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萬者
胡氏詩識卷上

三

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 執籥秉翟者文
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 鸞鸞羽
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鸞之下也 翻舞者所持羽
旄之屬 教舞位也 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
麾也 翻翳也 籥籥舞也 籥舞文舞也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上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中

明 秦安胡續宗孝明類編 鍾 惺校閱

官制類

伯方伯也 大師三公 傅御家臣之長也 旅其
卿大夫從行者也 公路者掌公之路車 公行即
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公族
掌公之宗族 寺人內小臣也 候人道路迎送賓
客之官 阿衡伊尹官號也 三有事三卿也 三
事三公也 祈父司馬也職掌圻圻之兵甲故以為
號酒誥曰祈父薄違是也 大人卜之屬占夢之
官也 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 卿士六卿之外更
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
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
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
卑而權重也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
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 內史中大夫掌
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 趣馬中士掌王馬
之政者也 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
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
也 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贊御近侍也

曰居寢有執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 伯長也
主宮內通官之長即寺人也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
掌徒役之事 庶正衆官之長也 冢宰又衆長之
長也 師氏掌以兵守五門者 卿士即皇父之官
也 太師皇父之兼官也 寺奄人也 保介見月
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替樂官無目者也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
氏掌攻草木是也 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軍旅類

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問訊因也因所虜獲者蓋古
胡氏詩集卷中

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不告於酺陟克而不爭功也 戊屯兵以守也
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 軍法以十人為什
古者戍役兩暮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
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
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陲如今之防
秋也 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
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 司馬法冬夏不興
師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 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 六師之

也天子六軍 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 武人將帥也 馘割耳也軍法
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 千乘大國之賦也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
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
三百十六里有奇也 徒步卒也 千盾也千城皆
所以扞外而衛內者 兵謂戈戟之屬 千旄以旄
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 旗州里所建
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旂旂下屬駟皆畫鳥
隼也 析羽為旌千旌蓋析翟羽設于旗干之首也

胡氏詩集卷中

三

父長丈二而無刃 枚如著銜之有繮結項中以
止語也 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 猷弓健貌 五
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 駟介四馬而被甲也 二
矛首矛夷矛也夷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
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 矛
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斂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
所以收斂所載者也 五五束也蔡歷錄然文章之
貌也梁輅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
橫衡於軾下而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 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駢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駢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駢之有鞞是也 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駢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駢馬使不得為入也 陰揜執也執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決此執故謂之陰也 鞞以皮二條前係駢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 蓋續陰版之上

胡氏詩義卷中

四

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 文茵辛中所坐虎皮褥也 暢長也 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大車之轂一尺有半 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 故兵車曰暢轂 盾干也 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 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 公矛三隅矛也 鎡錐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伐中干也 盾之別名 苑文貌 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 戈長六尺六寸 矛長二丈 戟車戟也 長丈六尺 交轅交二弓于轅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 戚斧揚鉞 路戎車也 龜蛇曰旐 建立也 旐注旐於旗干之首也 鳥隼曰旗 鳥隼龜蛇曲禮所

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戎車兵車也 飭整也 織

機字同 鳥章鳥隼之章也 白旆繼旐者也 元大

也 戎戎車也 軍之前鋒也 軹轂也以皮纏束兵車

之轂而未之也 輪軹也 合章為之 周官所謂章弁

兵事之服也 鞞容刀之鞞 今刀鞘也 琫上飾琕

下飾亦戎服也 鉤援鉤梯也 所以鉤引上城所謂

雲梯者也 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 衝衝車也 從

旁衝突者也 皆攻城之具也 交龍曰旂 綏章染

鳥羽或旐牛尾為之 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

戎兵器也 軾前曰和 旂上曰鈴 朱英所以飾矛

胡氏詩義卷中

五

綠縢所以納弓也 重弓備折壞也 貝冑貝飾冑

也 朱綬所以綴也 龍旂諸侯所建 交龍之旂也

旒旗之垂者也

制作類

張子曰 造舟為梁 文王所制 樹八尺之梟而度其

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 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

也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鐵錫治玉石

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

器物類

簠竹器 壘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

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置罍也 方曰筐圓曰筥
筥金屬有足曰筥無足曰釜 筥以竹為器而承梁
之空以取魚者也 璜塞耳也 充耳璜也璜瑩美
石也天子玉璜諸侯以石 考扣也樂器名蓋扣之
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 采魚罟濊濊罟入
水聲 鴈鉤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
童子之飾也 鞬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
以鉤弦圍體鄭氏曰皆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
以朱韋為之用以彈指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
充耳塞耳也 錯屬石也 畢小周長柄者也羅罔

六

金為球鉤提轡首也 八簋器之盛也 簋竹豆也
豆木豆也 素韜也 斧隋登斚方登 隋登曰斧
方登曰斚征伐之用也 鉶鑿屬 鉶木屬 柯斧
柄也 九罏九囊之綱也 筐所以盛幣帛者也
象弭以象骨飾弓梢也 雷以曲薄為筥而承梁之
空者也 單簠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 汕櫟也以
薄汕魚也 彤弓朱弓也 鈎膺馬韁領有鈎而在
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 鈴在鑣曰鸞馬
口兩旁各一 鉦鉦鑄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
之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遠弦故亦名逐 瑩

七

也 苜蓿也 革猶皮也 拔矢栝也 絢索也
罍網也 鞬茅蒐所染色也 棚矢甯蓋春秋傳作
冰邕弓囊也與鞬同 充耳以璜懸璜所謂紃也
筥罍也 簠方文席也 掃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
者之飾也 鑣馬銜也 虎鞬以虎皮為弓室也
鑣膺鑣金以飾馬當胸帶也 閉弓繫也儀禮作鞬
鞬繩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
弓體使正也 簠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簠簠
公稻梁簠盛黍稷四簠禮食之盛也 缶瓦器丁
節樂 甗瓠也 簠金屬 倕革轡首也

蒲席也 竹葦曰簠 簠笠所以備雨 餅小罍大
皆酒器也 棘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于
俎也 俎所以載牲體也 豆所以盛肉羞庶羞主
婦薦之也 鸞刀刀有鈴也 兕觥爵也 緋綈也
角弓以角飾弓也 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
弛之則外反而去 理絲曰綸 凡網罟張之為綱
理之為紀 堪無釜之電可療而不可烹飪者也
留筥也 旆旆枝旗楊起也 木曰豆以薦菹醢也
瓦曰登以薦大羹也 倕爵也夏曰醴殷曰斚周曰
爵 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 鐵金鐵剪羽矢也

六斗柄長三尺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舟帶也
鞞刀鞘也 鞞刀上飾也 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
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 綿綸也被之
綸以為弓也 篚宮錄具也 狶理髮器言密也
鼎大鼎肅小鼎也 尊尊尊尊於尊腹也或曰尊作
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大房半時之俎足下有跗
如堂房也 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 轡今之轡
也 罩覆車也可以掩兔 罩覆也即罩也或曰掩
羅於車上也 憤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
纒之也 方桴舟船也 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
胡氏詩義卷中
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 桴所以
行舟也 桴權也 桴舟行貌 小船曰刀 第車
後戶也 輻車輻也 輪車輪也 履環之有舌也
軸驂內轡也置履於軸前以係軸故謂之履軸亦消
沃白金以為飾也 路諸侯之車也 條轡也革轡
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 和轡皆鈴也
在軾曰和在鑣曰轡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楊舟楊
木為舟也 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
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簞
第以方文竹簞為車蔽也 田車田獵之車 箱車

箱也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 牽車軸頭
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 纒維皆繫也言以大索
纒其舟而繫之也 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
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 惟裳車
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 路車金路以賜同
姓象路以賜異姓也 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
兩 軌車軌也 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
重較卿士之車也較謂兩轡上出軾者謂車兩旁
也 四牡車之四馬 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 大車大夫車檻檻
胡氏詩義卷中
車行聲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路車戎路也
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
縛杖于輻以防輻車也 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
後車副車也 棧車役車也 轂覆式也字一作幣
又作悞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
農事類
田謂耕治之也 饒餉田也 于耜言往脩田器也
舉趾舉足而耕也 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
曰畚 庶耘也 場圃同地物之生時則耕治以為
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

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 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 獲艾也 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 耘除草也 耕雖本也 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龍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龍盡畝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 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疆場田疇也 艾獲也 私私田也 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 耦二人並耕也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胡氏詩義卷中

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趙刺薶去也 紵麻屬葛所以為締綌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 紫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 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倚倚然耳桑土桑根也 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桑之為物其葉最盛及其采之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 黹桑實也柔桑穉桑也 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 耜田器也 序具錢鈹耨鉏皆田器也 鉅蕪禾鉅鎌也

糾然笠之輕舉也 五穀類

麥穀名秋種夏熟者 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 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來小麥牟大麥也 穉幼禾也 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 粱粟類也有數色 禾者穀連葉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糲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 菽大豆也 荏菽大豆也 黃茂嘉穀也 秬黑黍也 秠黑黍一稊二米者也 糜赤粱粟也 芑白粱粟也 稌稻也 黍黍也 黍宜高燥而寒徐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大秬黍稷也 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 苴麻子也 穗秀也 稷穗下垂如心之酢 齊與粱同曲禮曰稷曰明粱 陳舊粟也 獲禾之早者可獲也 獲稻以釀酒也 稂重粱莠屬也 稂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穗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 穎實繁碩而垂末也 粟不稂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然不稂也 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 先種曰植後種曰穉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 不榮而實

胡氏詩義卷中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方房也謂甲始生而
未合時也 實未堅者曰阜 達出土也感受氣足
也傑先長者也 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 降降
是種於民也書曰積降播種是也 穰穰苗美好之
貌也 芄芄麥盛長貌 驛驛苗生貌 莠害苗之
草也 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

花木類

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 蘭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
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 芍藥亦香草也三月開
花芳色可愛 苗莖荷華也 華草木之華也 荷

胡氏詩集卷中

主

華美華也 護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
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蓬實 榛似栗而
小 長楚鉞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 萋萋蒿
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蘋水上浮萍
也江東人謂之蘋 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
如蓬 葭蘆也亦名葦 萋草名 茅之始生曰萋
言柔而白也 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
可啖 葦葭葭之屬 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
如亂髮也 蕭蒺也白葉莖蘆根生有香氣祭則燔
以報氣故采之 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

生水澤中高丈餘 茹蕙茅蒐也一名蒿可以染絳

黃水蛄也葉如車前草 葭草名似梧棲葉盛而

細蔓延也 葭似荏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葭葭蘆也

葭葭未敗而露始為霜 蒹葭米也又名荊葵紫色

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空為索也 荍

荍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蒹藜而青其莖葉綠色

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鬴小草雜色如綬 蒲水草

可為席者 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 藟葛類

綠王芻也 萊草穢也 片草也 苞草叢生也

著莖草也 荏葦即蒹葭也 萋萋與也 荼荏荏

可藉巢者也 葦藟蕭也青色白莖如筍 蒿葭也

即青蒿也 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 臺夫

須即莎草也 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蕭蒿也

莠離蒿也 蒿賤草也 蔚牡荏也三月始生七月

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鉤而長

萋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女

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 藻水草也 藍藻

草也 白華野菅也 草衰則黃 芑草名 蒲蒲

蒻也 棲直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言枯槁無潤澤

也 蓼辛苦之物也 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六

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薊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
魚即所謂茶毒也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灌木
叢木也 桃木名華紅實可食 楚木名荆屬 甘
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 梅木名華白實似
杏而酢 唐棣移也似白楊 李木名華白實可食
柏木名 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其心又稚弱
而未成者也 棘可以為薪然非美材 椅梓實
桐皮桐梧桐也 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著 漆
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 檜木名似柏 木瓜棘木
也實如小瓜酢可食 木下曲曰樛 夭夭少好之

胡氏詩譜卷中

十五

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花盛 蕢實之盛也 蕢
蕢葉之盛也 上棘無枝曰橋亦作喬 枝曰條幹
曰枚 斬而復生曰肄 剪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
幹也 樸檉小木也 游枝葉放縱也 穉木槁而
將落者也 遠條長枝也 苞叢生也 遠揚遠枝
揚起者也 取葉存條曰倚 麤曰薪細曰蒸 樸
叢生也言根枝迫近相附着也 燎燬也或曰煥燎
除其旁草使木茂也 蓄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
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 灌叢生者也捌行生者
也 苞本也藥有生萌藥也 蒲蒲柳春秋傳云董

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 杞柳屬
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麗而白色理微赤 檀皮青滑
澤材強韌可為車 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花朝生暮
落 扶蘇扶胥小木也 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
也 棘棗之短者 樞莖也今刺榆也 榆白粉也

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 柎櫨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
也 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 杜赤

棠也 柎柎櫨也其子有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條山椒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 駁

胡氏詩譜卷中

十五

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 楸唐楸 樛赤羅也實似

梨而小酢可食 粉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椒芬芳之物也 楊柳之揚起者也 英猶華也

鬱棗屬 樗惡木也 棠棠棗也子如櫻桃可食

楊柳蒲柳也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柎柎樹

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去數寸駁之甘美

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 使鼠梓樹葉木理如椒亦

名古椒 穀一名楮惡木也 柔木桐梓之屬可用

者也 杞枸櫞也楸赤棘也樹葉細而枝銳皮理錯

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輜 柳茂木也 桑新華

善者也 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 檇白桤也
小木亦叢生有刺 楷似荆而赤 檉河柳也似楊
赤色生河邊 梧櫟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
廩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 柔木
柔忍之木也 葦葦萋萋梧相生之盛也 箬棧也
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 茁生出壯盛之貌
簪蔚草木盛多之貌 依茂木貌 芄芄木盛貌
揭木根掘起之貌 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根葉條垂
之狀 薇菜名 芹水菜也 荇接余也根生水底
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

胡氏詩識卷中

士

卷耳菜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 蕨蕨也初生無葉
可食 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
之迷蕨 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
而已 葍蔓菁也葍似蕒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
根也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 荼
苦菜蓼屬薺甘菜 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
可為羹 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
葵菜名 壹瓠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
也 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空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

可食也 蓬牛藟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菑當
惡菜也 莪美菜也 大曰瓜小曰瓠瓜之近本初
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 節萑葵也葉
大如手亦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萑菜者也 荼苦菜
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 幡幡瓠葉貌
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 芣苢采之其
子治產難 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
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唐蒙菜也一
名鬼絲 蟲貝母主療鬱結之疾 葎離也葉似葎
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 果蕨枯樓也

胡氏詩識卷中

士

茗陵茗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
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莖鳥頭也

飛禽類

睢鳩水鳥一名王睢狀類鳬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
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 黃鳥鸝也
鵲鳩皆鳥名鸝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
為巢或有居鸝之成巢者 燕鷗也 雉野雞雄者
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闘 鴈鳥名似鵝與鶩秋南
春北 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 鵲
鵲屬 鳩鵲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其

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 倉庚飛昏姻時也 鸛

雉 雉性耿介 鳬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鵠

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 晨風鸛也 鷺春鉏今鷺

鷺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 鷓鴣惡聲之鳥

也 鷓鴣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鷓鴣結鞠也

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 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

均如一也 鷓伯勞也 鷓鴣鷓鴣惡鳥攫鳥子而

食者也 鷓水鳥似鷓者也 鷓夫不也今鷓鴣也

凡鳥之短尾者皆佳屬 脊令雖渠水鳥也 脊令

飛則鳴行則搖 倉庚黃鸝也 牟鷓屬急疾之鳥

胡氏詩識卷中

六

也 大曰鴻小曰鴈 鷓鳥名長頸疎身高脚頂赤

身白頭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烏之雌雄相似

而難辨者也 鳴鳩斑鳩也 桑扈竊脂也俗呼青

嘴肉食不食粟 鷓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

呼為鷓鳥 雉雅鳴也 鷓鴣也鷓亦鷓也其飛上

薄雲漢 鷓鴣匹鳥也 鷓雅也微小於翟走而且

鳴其尾長肉甚美 鷓禿鷓也 鷓鴣皆以魚為食

鷓鴣類 抱朴子曰鷓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

身直起而已蓋鷓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

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鷓鴣也 鳳凰靈鳥也

曰鳳雌曰凰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鷓白鳥 桃蟲鷓鴣小鳥也 鳥大鳥也鷓鴣之

雛化而為鷓故古語曰鷓鴣生鷓言始小而終大也

玄鳥鷓也春分玄鳥降 飛曰雌雉 飛而上曰

頤飛而下曰頤 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

泄泄飛之緩也 鷓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肅肅羽聲也 皆皆聲之和也 禽鳥並棲一正一

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

雖雖皆皆鳳凰鳴之和也 綿蠻鳥聲 奔奔疆疆

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胡氏詩識卷中

七

駢疾飛貌 翩翩飛貌 弁飛拊翼貌 提提羣飛

安閒之貌 振羣飛貌

走獸類

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斄未成羊也 麟麋身

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

履生蟲 定額也麟之額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麟一角角端有肉 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

夫燕居之服 麋犇也鹿屬無角 鹿獸名有角

絕壯也 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 狐者妖媚之獸 鼠蟲之

賤惡者 虎犬也 兔性陰狡 豹甚武而有力
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盧田犬也令令犬領
下環聲 短貉類 檢歌騎皆田犬名長喙曰獾短
喙曰歌騎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貉狐狸也
縱一歲豕研三歲豕 胡領下懸肉也載則竟踰
也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踰其尾 魚獸名
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
矢服也 鹿牝曰鹿 豕牝曰豕 熊似熊而長頭
高脚猛態多力能拔樹 熊羅陽物在山疆力壯毅
黃牛黑唇曰犛 犛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

胡氏詩識卷中

牛

以射水中人影其人恆病而不見其形也 犧羊純
色之羊也 童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 獐獐
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 牛所以駕大車也
祥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 達小羊也
羊子易生無留難也 犛牡羊也 貓似虎而淺毛
貌猛獸名 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 瘠
馬病不能進也 駒馬之小者 馬七尺以上為騊
廌騊馬罷不能升高之病 車衡外兩馬曰騊
乘黃四馬皆黃也 驪白雜毛曰騊今所謂烏驪也
白顛顛有白毛今謂之的顛 駟駟四馬皆黑

色如鐵也 騊騊文也馬左足白曰騊 黃馬黑喙
曰騊 馬六尺以下曰駒 騊馬白腹曰騊 騊馬
白跨曰騊黃白曰皇純黑曰騊黃騊曰黃 倉白雜
毛曰騊黃白雜毛曰騊赤黃曰騊青黑曰騊 青騊
騊曰騊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騊也 白
馬黑鬣曰騊赤身黑鬣曰騊黑身白鬣曰騊 陰白
雜毛曰騊淺黑色今泥騊也 形白雜毛曰騊豪駟
曰騊毫在鬣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 青騊
曰騊今鐵騊也 傳曰騊大也龐厚也董氏曰齊詩
作騊騊謂馬也 騊白曰騊 襄駕也馬之上者為

胡氏詩識卷中

廿一

上駕猶言上駟也 厲行者騊少次服後如厲行也
騊馬曰騊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彌曰送 齊首
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騊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
兩手也 六騊者兩服兩騊各兩騊而騊馬兩騊納
之千缺故惟六騊在手也 中兩服馬也 象象骨
也 無角曰童 走曰牝牡 暗蹄也 日夕則羊
先歸而牛次之 獸三歲曰肩 獸三歲曰特 犛
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 時是辰時也
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
之類 于貉謂往取狐狸也 一矢而先曰瑱 獸

三曰羣二曰友 漑漑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 廣壯大柱也 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 號虎之自怒也 淺虎皮也 牲牲衆多並行之貌 駟馬肥健貌 駟駟腹幹肥張貌 綏綏求匹之貌

鱗介類

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 鱸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鮐似鱧而胡休詩載奉中 小色青黑 魴鰈大魚也 鰈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鱣 鱣似鱧而鱗細眼赤魚之美者也 鱣揚也 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鯊鮪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鱧鮪也又曰鮪 鰈鮪也 嘉魚鯉質鱗鯽肌出於河南之丙穴 鱣鮪大魚也 鱣白鱣也 頰赤也魚勞則尾赤 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 魴蛇屬細頸九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魴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 鼈似蜥蜴長丈餘皮可

冒鼓 貝水中介蟲也有文采似錦

昆蟲類

蝻斯蝗屬長而青長脚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 草蟲蝗屬奇音青色 蝻蟬木蟲之白而長者 蟬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 蟻蟻蟻也其肩細而長曲 蟻蟻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 蟬蟬渠略也似蛄蟻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 蜩蟬也斯蝻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 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 蠋桑蟲如蠶者也 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 蟪蛄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宵行蟲名如蠶夜行疾下有光如螢 蛭蟻塚也 阜螽蟻也 蟬鈴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青蠅汗穢能變白黑 蜂小物而有毒 春理蟬蛻也也蟬皆毒螫之蟲也 螻蟻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 食心曰螟食葉曰蝻食根曰蠹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 蜩蟬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

珍寶類

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 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琚美玉也 玖亦玉名也
追離也金曰離玉曰琚 鏤刻金也 瑞玉赤色
離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瓊珠
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瑤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
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
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璫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
下交貫於瑤而下繫於兩璫行則衝牙觸璫而有聲
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瑤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

胡氏詩識卷中

四

佩佩玉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璫也 瓊
瑩亦美石似玉者 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重環子
母環也 鐏一環貫二也 瓊瑰石而次玉 珩佩
首橫玉也 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半圭曰璋 介
圭諸侯之封圭也 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璫 玉璫
圭璫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
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南金荆揚之金也 小球
大球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
又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 小
共大共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

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也

聲色類

薨薨聲飛聲 丁丁樵杙聲也 嚶嚶聲也 殷雷
聲也 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 鏜鏜鼓聲也
嚶嚶雉聲 雖離聲之和也 啾啾疾聲也 關關雎
雎相應之和聲也 啾啾和聲之遠聞也 愀嘆息
之聲也 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 馮馮墻堅聲
央央有鶴皆聲和也 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
搜矢疾聲也 賈賈聲衆盛也 淒淒寒涼之氣
啾啾雞鳴之聲 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啾啾也

胡氏詩識卷中

五

薄薄疾驅聲 坎坎用力之聲 肅肅羽聲 鄰鄰
衆車之聲 鸞鈴也效鸞鳥之聲 將將佩玉聲也
呦呦聲之和也 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
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
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坎坎擊鼓聲 嗒嗒聲也
嗒玉聲 淵淵鼓聲 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
將將鸞鑣聲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嗶
大聲也 嚶嚶聲也 欽欽亦聲也 聞關設壘聲
也 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 叟叟聲也 翾翾
羽聲也 桎梏聲也 浮浮氣也 素白也

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頰赤色也 鬢黑也 皆白也 眇黑白分明也 瑤鮮白色 縹黑色 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 青青組綬之色 縹白色 縹蒼艾色 駢赤色周所尚也 黃黃狐裘色也 黎黑也謂黑首也 驪黑色也 玄赤黑色也 玄黑而有赤之色 朱赤色 葱蒼色如葱者也 幽黑色也 美色曰黠 爽赤貌

數目類

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 三五言其稀 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八尺曰尋 兩手曰朋 胡氏詩經卷中 共

不億不止於億也 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聚美也或曰女三為衆一妻二妾也 露積曰廩

事實類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宣曰齊侯即襄公諸兒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 莊公

之為人狂蕩暴疾 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相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詩以自誓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 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 宣姜之惡不可勝道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

胡氏詩經卷中

廿七

丘營立宮室 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死焉齊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處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聞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 邢侯譴侯皆莊姜姊妹之夫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

義不可往 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
六人 平王以中國近禁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
戍之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愛之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
久而不召師散而歸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
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
敗公會齊侯于濊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諷之
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 魯
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

胡氏詩識卷中

廿

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
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
侯于穀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
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 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
滅之晉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
諸侯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
也 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
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其後始皇之葬
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 舅氏秦康公之舅
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

太子送之渭陽 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
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
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
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
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
為文公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
邑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
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治諫不聽而
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

胡氏詩識卷中

廿

誅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
風化之所由使瞽瞍朝夕誦誦以教之 武王克商
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
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
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
而誅之 成王既得鴛鴦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
而迎周公 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
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
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 宣王
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周公相成王營洛

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
復會諸侯於東都 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
敗績于姜氏之戎 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故宣
王即位更作宮室 春秋傳宋元公賁新宮 太子
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
未弭 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 子思
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
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
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

胡氏詩義卷中

三十

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
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
離雄抑亦似弟之君臣乎 幽王太子宜臼被
廢 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幽王娶于申生太
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
逐宜臼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
之 暴公不忠于君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
絕之 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
衛武公飲酒悔過 齊武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
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

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
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文王九十七乃
終故言壽考 大難如美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
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
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
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
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
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
作豐邑 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 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賀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
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
眾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凡人之生必圻副
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
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 后稷能
食時已有種植之志 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
種植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竟舉以為農

胡氏詩義卷中

三十一

時 戶履堯以其有功封於郃使即母家居之以王
姜嫄之祀周人亦世祀姜嫄 召康公以成王將蒞
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楚執戎蠻
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 衛武公作詩使人日
誦於其側以自警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
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
之規位中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
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

胡氏詩識卷中

世

也謂之睿聖武公 武公亦聖賢之徒 檜君好潔
其衣服 周饒克殷而年豐 厲王說榮夷公而良
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避大難夫
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
矣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我而懼側
身修行欲消去之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 申
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
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 宣王命樊侯仲山
甫築城於齊 份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
上故時人以目王焉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

以其眾為築此城 宣王命名穆公平淮南之夷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太
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
事以除淮夷之亂 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
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
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 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
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
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 殷尚白 周公象武王
之功為大武之樂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
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手有頌以為廟樂

胡氏詩識卷中

世

吳季子觀周樂 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騷北三千
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穀 閔公在位不
久 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 閔公八歲被弑必是
未娶其母叔姜也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
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
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
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
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
商頌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 高辛氏之妃有娥
氏女簡狄祈於郊禱飢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 商人尚聲 韋顧昆吾
望桀之黨 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
隕廣大之時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
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穀于四方而
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湯既受命初伐韋次伐顧次
伐昆吾乃伐夏桀 卿士則伊尹也至於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 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
用武以伐其國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引用類

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王罔與成厥功 記

胡氏詩識卷中

世

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徐穉之
流非其力不食其屬志蓋如此 漢楚元王敬禮申
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
醴及王戌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
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
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
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
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唐德宗將廢
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

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 班固司馬
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程子曰

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也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
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
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與也 越勾踐伐吳有父
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
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後人雷宿而投其轄于井中

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 晉

胡氏詩識卷中

世

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 姚崇遣使捕蝗
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 春秋
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
右以佐事上帝 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裸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
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
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三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黃者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斲萬壽用斲眉壽永命多福用斲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南容一日三復白圭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

胡氏詩義卷中

廿六

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古器物銘云邢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邢其眉壽萬年無疆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蓂也楚詞云王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

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春秋傳曰商湯有景毫之命

此喻類

如玉者美其色也縕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執犀執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眾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鯨鯨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如山安重也如河

胡氏詩義卷中

廿七

弘廣也如雲美且眾也如結如物之團結而不散也如濡潤澤也解澤也如絲調忍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如貫如繩之貫物言相聯屬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如林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如圭如璋純潔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如雨言多也如水亦多也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奮飛如鳥奮飛而去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如集于木恐墜也如

臨于谷恐隕也

辨析類

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辨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比之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主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唯我所制耳

世

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責之深矣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廢其致一也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彀臣子慕絃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為在同馮翊平陸有閭原焉則虞為之所讓也

里起豈嘗中策申則戾與大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
申戾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
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
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計賊之師
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甚
矣 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
如有人道之感震動有娠以生后稷然巨迹之說先
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
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
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

胡氏詩識卷中

四十

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鼈物
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下

明 秦安胡續宗孝明類編

鍾 惺校閱

要句類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
婦和而後家道成 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 淫
亂者未有不至殺身敗國亡家 種木者求用於十
年之後其不求近功 女子以不自失為信 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 兵者毒民於死孤人之子寡人之
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 昔人有言燕雀處堂
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夾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
將及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常人之情於
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
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 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
婦人之情也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人多憂
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不善射御
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 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
知者常以為驕也 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
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 木根病則枝葉皆瘁
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聖哲謀肅艾即此

第五事之德 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古者士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 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 寶器不薦於褻味黃流不注於瓦缶盛德必享於祿壽福澤不降於淫人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謏言毗之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 千慮而一得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失梁士飲

胡氏詩藏卷下

二

酒不樂 人臣受恩無可以報但言使君壽考而已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訓詁類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萋萋盛貌 莫莫茂盛貌 詵詵和集貌 振振盛貌 繩繩不絕貌 揖揖會聚也 蟄蟄亦多貌 肅肅整飭貌 赳赳武貌 振振仁厚貌 赳赳躍貌 齊敬貌 蔽蒂盛貌 委蛇自得之貌 嚙微貌 肅肅齊遯貌 舒遲貌

貌舒緩貌 悄悄憂貌 楸楸富而閑習之貌 池不齊之貌 招招號召之貌 遲遲舒行貌 湜湜清貌 衆多笑貌 碩大也 侯侯大貌 變好貌 虛寬貌 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 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 玼鮮盛貌 璫亦鮮盛貌 牙牙特出之貌 悠悠達而未至之貌 斐然莊貌 個威嚴貌 仡著貌 頎長貌 敖敖長貌 驕壯貌 洋洋廣大貌 發發盛貌 沃若潤澤貌 至笑貌 容遂舒緩放肆之貌 倬倬帶下垂之貌 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離離垂貌 悠悠遠貌 陶陶和樂之貌 嗷泣貌 絲絲長而不絕之貌 嗶嗶重遲之貌 火烈而射也 烈熾盛貌 旁旁馳驅不息之貌 翱翔遊戲之貌 昌盛壯貌 踐行列貌 陶陶樂而自適之貌 挑輕佻跳躍之貌 瞿瞿驚顧之貌 崔崔高大貌 婉婉少好貌 卬兩角貌 濟濟美貌 瀟瀟柔貌 彭彭多貌 僂僂衆貌 婉亦好貌 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 瞿瞿却顧之貌 宛坐見貌 鑿鑿巖巖貌 滑滑盛貌 踴踴無所親之貌 菁菁亦盛貌 叢叢無所依貌 榮爛華美鮮明之貌 惴惴懼貌 鬱茂盛貌 欽欽憂而不

胡氏詩藏卷下

三

忘之貌 渠渠深廣貌 僚好貌 惻好貌 切切
憂貌 儼矜莊貌 沃沃光澤貌 樂樂瘠貌博博
憂勞之貌 發飄揚貌偈疾驅貌 嚶嚶搖不安之
貌 楚楚鮮明貌 婉少貌 芄芄美貌 拮据手
口其作之貌 焞焞動貌 熠熠明不定貌 几
几安重貌 駢駢行不止之貌 倭遲回遠之貌
嘽嘽衆盛之貌 駸駸衆多疾行之貌
鄂鄂然外見之貌 蕤蕤美貌 於歎辭榮鮮明貌
踴躍舞貌 烈烈憂貌 旆旆飛揚之貌 彭彭
衆盛貌 晬晬貌 憚憚敝貌瘡瘡罷貌 蓼長大
胡水詩載奉下
貌 涓涓然蕭上露貌 濃濃厚貌 冲冲垂貌
菁菁盛貌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 廣大也顯大
貌 佶壯健貌 奕赤貌 蠢蠢動而無知之貌
嘽嘽衆也焞焞盛貌 奕奕連絡布散之貌 蕭蕭
悠悠皆閑暇之貌 虔虔衆多貌 噦噦深廣之貌
節高峻貌 赫赫顯盛貌 瑣瑣小貌 威威縮
小之貌 苑苑盛之貌 吡吡小貌款款窶陋貌
蕢衆多貌 宛小貌 溫溫和柔貌 漼深貌 躍
躍跳疾貌 淫染柔貌 斐斐小文之貌 哆哆微
張之貌 翩翩往來貌 捷捷便利貌悻悻反音貌

習習和調貌 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 抅曲貌
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 榮榮鮮盛貌 鞞鞞長
貌 跋踖貌 發發病貌 偕偕強壯貌 燕燕安
息貌 湯湯沸騰之貌 楚楚盛密貌 與與翼翼
皆蕃盛貌 呦呦堅辟貌 翼翼整飭貌 或或茂
盛貌 蕤茂盛貌 觺觺上曲貌 頽弁貌或曰舉
首貌 嬋美貌 側傾也俄傾貌 頌大首貌 淠
淠動貌 蓬蓬盛貌 駢駢弓調和貌 翩反貌
漣漣盛貌 厲垂帶之貌 肅肅嚴正之貌 烈烈
威武貌 沃光澤貌 英英輕明之貌 扁卑貌 漸
胡水詩載奉下
漸高峻之貌 青青盛貌 壘壘勉強之貌 芄尾
長貌 翼翼恭慎之貌 洋洋廣大之貌 煌煌鮮
明貌 彭彭強盛貌 臚臚肥美貌 伉高貌 瑟
縝密貌 瑟茂密貌 依安貌 第第強盛貌 仡
仡堅壯貌 濯濯肥澤貌 萬萬潔白貌 踴踴濟
濟羣臣有威儀貌 翼翼自得不肯受言之貌 躊
躊驕貌 蕩蕩廣大貌 魚魚氣健貌 夢夢不明
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 俾明
貌 赫威怒之貌 藐藐深貌 躊躇壯貌 濯濯
光明貌 番番武勇貌 翼翼恭敬貌 業業謹

捷疾貌 且多貌 洗洗武貌 貌貌高遠貌
 拚飛貌 濟濟人衆貌 紅潔貌 休休恭順貌
 躊躇武貌 桓桓武貌 緹緹不絕貌 躊躇盛貌
 矯矯武貌 駑大貌 芒芒大貌 祈祈衆多貌
 挺長貌 休休安閑之貌 陽陽得志之貌 煒赤
 貌 咥笑貌 突忽然高出之貌 唯唯行出入之
 貌 牂牂盛貌 煌煌大明貌 潛涕下貌 泥泥
 柔澤貌 闕奮怒之貌 敬慎貌 捷疾貌 輾者
 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流皆臥
 不安席之意 宜者和順之意 厭浥濕意 契濶
 胡氏詩義卷十 六
 隔遠之意 眈眈清和圓轉之意 簡簡易不恭之
 意 軸盤桓不行之意 窈窕幽閑之意 爰爰緩
 意 施施喜悅之意 糾糾繚戾寒涼之意 提提
 安舒之意 邂逅相遇之意 夭紹糾縈之意 愈
 愈益甚之意 浩浩廣大貌吳亦廣大之意 曼幽
 遠之意 曉曉勤厚之意 芄芄長大貌悠悠遠行
 之意 穆穆深遠之意 緝緝熙明亦不已之意
 伴與優游閑暇之意 謹敏束之意 玉寶愛之意
 衍寬縱之意 友者親愛之意也 怒饑意也
 適亦寬大之意也 惇惇憂意也 反覆傾側也

之意也 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淑善也 好亦善也 述匹也 服猶懷也 悠
 長也 采取而擇之也 芼熟而薦之也 樂則和
 平之極也 覃延施移也 中谷谷中也 刈斬獲
 賁也 數厭也 言辭也 師女師也 薄猶少也
 汚煩擗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 采采非
 一采也 害何也 寧安也 頃欹也 懷思也寔
 舍也 陟升也 姑且也 承長也 吁憂歎也
 繫猶繫也 履祿綏安也 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繁旋成就也 撥拾也將取其子也 結以衣貯之
 胡氏詩義卷十 七
 而執其衽也顧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思
 語辭也 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 秣飼也 遵循
 也 調一作調重也 御迎也 燮焚也 孔甚通
 近也 終竟溫和不惠順也 方有之也將送也 盈
 滿也成成其禮也 于於也 僮僮疎敬也 祁祁
 舒遲貌去事有儀也 忡忡猶衝衝也 期遲降下
 也 愒憂也 輯和也 奠置也 尸主也 季少
 也 敗折憩息也 拜屈說舍也 行道夙早也
 速召致也 自公從公門而出也 遑暇也 振振
 信厚也 息止也 庶衆迨及也 吉吉日也

征行也 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猶亦同也
與猶以也 處安也 過謂過我而與俱也 純
束猶包之也 感動也 穰盛也 猶曰戎戎也 肅
敬難和也 伊亦維也 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隱
痛也 微猶非也 鑒鏡茹度據依翹告也 選簡
擇也 覲見閔病也 迭更微虧也 已止也 亡
之為言忘也 治謂理而織之也 俾使就過也
佇立久立也 勗勉也 所寧皆何也 冒覆也 報
答也 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畜養卒終也
述循也 暴疾也 謹戲言也 浪放蕩也 悼傷也

朝氏詩義卷下

八

悠悠思之長也 有又也 願思也 踴躍坐作
擊刺之狀也 平和也 爰於也 開契闊也 活
生洵信也 劬勞病苦也 聖帝令善也 詒遺阻
隔也 展誠也 百猶凡也 伎害求貪滅善也 德
音美譽也 違相背也 宴樂也 屑潔以與逝之
也 閱容也 愔養阻却鞠窮也 旨美蓄聚御當
也 洗武貌瀆怒色也 肆怒暨息也 微猶衰也
中露露中也 誕聞也 以他故也 蒙戎亂貌
言弊也 瑣細尾末也 流離漂散也 赫赤貌
厚漬也 還回旋也 遄疾臻至也 殷殷

寧者貧而無以為禮也 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
適之也 政事其國之政事也 一猶皆也 埤厚
室家誦責也 敦猶投擲也 遣加摧沮也 惠愛
行去也 邪一作徐緩也 亟急也 靜者閑雅之
意也 姝美色也 踟躕猶踟躕也 歸亦貽也
泚鮮明也 瀾瀾盛也 燕安婉順也 鮮少也
離麗也 逝往也 中河中於河也 矢誓靡無也
諒信也 特亦匹也 愿邪也 道言醜惡也
襄除也 詳詳言之也 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
長難竟也 讀誦言也 辱猶醜也 偕老言偕生

朝氏詩義卷下

九

而偕死也 蒙覆也 清視清明也 孟長也 要
猶近也 良善也 揆度也 允信也 靈善零落
也 星見星也 說舍止也 秉操塞責淵深也 相
視也 止容止也 俟待也 遄速也 祝屬也 載則
也 嘉臧皆善也 速猶忘也 濟渡也 閱閉也
止也 言思之不止也 善懷多憂思也 循漢書云崖
善崩也 尤過也 控持而告之也 度測也 奧
隈也 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匪斐通文章著
見之貌也 譏忘也 允宏裕也 綽開大也 猗嘆辭
也 考成也 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 寘

廢也 寤宿已覺而猶臥也 鑣鑣盛也 施設也
揭揭長也 孽孽盛飾也 蚩蚩無知之貌蓋怨
而鄙之也 賈賈也 愆過也將願也請也 境毀
也 賄財遷徙也 耽相樂也說解也 隕落徂往
也 漸漬也 周救也 靡不興起也 及與也
高下之判也 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 籊籊長而
殺也 儺行有度也 知猶智也 甲長也 杭渡
也 崇終也 竭武貌桀才過人也 適主也 癘
病也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 韋
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
胡氏詩義卷十
禮九夏之三也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
也渠思文也 佻會桀桀括至苟且也 由從也
曷何也 曠燥化別也 既歎聲艱難窮厄也 修
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修也 古者謂死喪饑饉
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
語猶然也 曠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
也 羅網尚猶羅憂也 南廡幾也叱動也 造亦
為也寤寤也 庸用聰聞也 穀生皦白也 好猶
宜也 美好也仁愛人也 服乘也 具俱也 揚
起也 阜春慢遲也 罕希釋解也 旋還車也

抽拔力也 好謂容好也 直順侯美也 舍處淪
變也 晏鮮盛也 繁光明也 慘孽寔速故舊也
好情好也 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
鳬鴈之上是也 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寫空奏
之屬是也 贈送順愛問遺也 都閑雅也 漂飄
同要成也 息安也 半豐滿也 即就也 瘳病
愈也 嗣音繼續其聲問也 達放恣也 員與云
同語辭也 娛樂也 蔓延也 邂逅不期而會也
臧美也 訐大也 瀏深貌殷衆也 甘樂會朝
也 從逐也 保利也 茂美也 履躡也 發行
胡氏詩義卷十
去也 自從也 令號令也 蕩平易也 從相從
也 華樹也 克能也極亦窮也 甫大也 驕驕
張王之意切切憂勞也 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切
怛也 豈弟樂易也 遊敖猶翱翔也 抑而若揚
美之盛也 踴趨翼如也 名猶稱也 清自清明
也 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 貫中而貫革
也 反覆也中皆得其故處也 慘慘猶纖纖也
上猶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棄未光而棄
其尸也 行猶將也還猶歸也 世世猶閑閑也
詩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

我猶為人倚是也 胡何也 素空也 三歲言其
久也 貫習顧念也 德歸思也直猶空也 勞勤
苦也 永號長呼也 幸遂莫晚除去也 大康過
於樂也 職主也 逝邁皆去也 外餘也 蹶蹶
動而敏于事也 婁亦曳也 馳走驅策也 愉樂
也 考擊也 保居有也 篤厚也 綢繆尤纏綿
也 扶特也 比輔仗助也 集止也 監不攻綴
也 怙恃也 極已也 行列也 常復其常也
煥煥也 左東也 周曲也 旗之也 與許也
從聽也 令使也 阜肥大也 碩肥大也 閑調
胡氏詩譜卷下
習也輜輕也 方將也 羣和也 蒙雜也 厭厭
安也秩秩有序也 邇迥逆流而上也邇游順流而
下也 淒淒猶蒼蒼也 晞乾也 躋升也言難至
也 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 右不相直而出其右
也 涯漬也 繡刺繡也 慄懼殲盡贖質也 防
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禦猶當也 夏大也
承繼也 權輿始也 湯蕩也 望人所瞻望也
值植也 差擇也 越於穀衆也 棲遲遊息也
晤猶解也 肺肺猶辟辟也皆猶煌煌也 新新
也 誰昔昔也猶言嚳昔也 萃集訊告也

循切切也 窈窕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慢受憂
思也 怪猶悄也 燎明也 慘憂也 惓惓猶惓
惓也 輟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翱翔
猶逍遙也 膏脂所漬也 庶幸也 棘急也喪事
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 纏結思之不解也 倚
攤柔順也 無家言無累也 怛傷也 漑滌也
采采華飾也 說含息也 何揭殺受也 印丘也
冽寒也 載始也陽溫和也 懿深美也 祁祁
衆多也或曰徐也 續緝也 隕墜擇落也謂草木
隕落也 續習而繼之也 剝擊也 介助也 叔
胡氏詩譜卷下
拾也 同聚也 功葺治之事也 索綬也乘升也
稱舉也疆竟也 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閑憂也
微取也 將取也 蓄積租聚也卒盡瘠病也
蕪蕪殺也脩脩敵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惓惓言
久也 施延也 熠燿鮮明也 皇匡也將大也
叱化嘉善也 通敏而固之也 休美也 則法也
跋躓也 孫讓膚美也 德音猶令聞也 瑕疵病
也 承奉也 將行也 昭明也 桃偷薄也放游
也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監不堅固也 啓曉處
居也 將養也 誌告也 皇皇猶煌煌也 居

立容諷訪問也 謀猶誅也 沃若猶如濡也度猶
明也 均調也詢猶度也 不猶豈不也 詳韓光
明也 威畏哀聚也 閱關狠也禦禁也戎助也
饋陳飲饗也 翕合也 究窮圖謀實信也 幽深
遷升喬高矧况也 速召也 微無顧念也 咎過
也 行多也 無速皆在也 渫亦醜也酤買也
保安也 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
戡與剪同盡也 罄盡也 興盛也 享獻也 卜
猶期也 吊至也 質實也 羣衆也 黎黑也猶
秦言黔首也 百姓庶民也 騫虧也 作生出地
胡氏詩識卷下
也 靡無也 柔始生而弱也 定止聘問也 剛
既成而剛也 疾病也 來歸也 業業壯也捷勝
也 駢駢強也 依猶乘也 戒警也 遲遲長遠
也 設陳也 况茲也 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
顯也 華盛也 薄之為言聊也 訊美魁首當訊
問者也醜徒衆也 嗣續也 載裝疾病恤憂偕俱
會合也 麗歷也 烝然發語聲也 衍樂也 綏
安也 寫輪寫也 譽善聲也處安樂也 龍寵也
夷差也 豈樂弟易也 壽豈壽而且樂也 同聚也
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 豐茂也

也 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離離
垂也 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貺與也 載
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好說醉報也 愾恨
怒也覺明也 中阿阿中也 中沚沚中也 中陵
陵中也 熾盛匡正也 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 共與供同服事也 整齊也 啓開也猶言發
程也 憲法也 祉福御進侯維也 蒞臨也 師
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
順序也 錯文也 戾至也 鞠告也 平和不暴
怒也 振止旅衆也 元大猶謀也 厯厯充實也
胡氏詩識卷下
好善也阜盛大也 選數也 繹陳列聯屬之貌
也 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柴說文作桀
謂積禽也 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舍矢如
破巧而力也 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 差擇齊
其足也 中原原中也 祁大也 矜憐也 究終
也 中澤澤中也 哲知宣示也 央中也 艾盡
也 煇火氣也 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訛偽懲
止也 攻錯也 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皎
皎潔白也 繫絆其足維繫其軛也 永久也逍遙
遊息也 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 慎

勿逼也勉母決也適思猶言去意也旋回復反也
畜養也 特匹也 斯此也 苞叢生而固也 似
嗣也 歧疎立也 儀善也 何揭也 雌雄禽獸
也 矜矜兢兢堅強也 崩羣疾也既盡也升入牢
也 漆漆衆也 瞻視快燭卒終斬絕監視也 薦
荐通重也 瘥病弘大憺曾懲創也 氏本均平維
持毗輔弔懸空窮也 仕事固欺也 夷平殆危也
臚厚也 傭均訖亂戾乖屆至闕息遠遠也 成
平也 項大也 茂盛懌悅也 訛化也 繁多京
京亦大也癡憂幽憂也痒病也 瘡病勞醜也 幸
胡氏詩義卷下
罪并俱也 夢夢不明也 局曲也踏累足也號長
言之也 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 正政也厲暴惡
也 揚盛也 威亦滅也 輪墮也 屢數顧視也
昭明易見也 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殷殷然痛也
穀祿天禍秋害舒可獨單也 微虧也 寧安徐
也 沸出騰乘也 煽熾也 方處方居其所未變
徙也 作動戕害也 聖通明也 藏畜也 孽災
害也導聚也皆重複也 兢力也 悠悠憂也 里
居羨餘逸樂微均也 駿大德惠也 疾威猶暴虐
也慮圖皆謀也 合置論陷胥相鋪偏也 戾定也

勤勞也 辟法也 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
遂是也 憺憺憂貌痒病訊告也 鼠思猶言癡憂
也 敷布通辟沮止叩病也 淪淪相和也訛訛相
詆也 底至也 集成也 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
止定也 臚大也多也 艾與人同治也 戰戰
恐也兢兢戒也 翰羽也 齊肅也 克勝也當猶
甚也又復也 式用也 題視也 忝辱也 填與
瘡同病也 斯語詞也 踧踖平易也 愁思擣春
也 疾猶疾也 屬連也 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涇涇衆也 屆至也 伎伎舒貌空疾而舒留其羣
胡氏詩義卷下
也 壞傷病也寧猶何也 投奔瑾埋秉執隕墜也
醕報惠愛舒緩究察也 椅倚也以物倚其巔也
地隨其理也佗加也 已泰皆甚也慎審也 僭
始不信之端也 涵容受也 侑勸也 祉猶喜也
饒進也 奕奕大也秩秩序也 猷道莫定也
覓校也 行言行通之言也 數辨也蛇蛇安舒也
拳力階梯也 艱險也 咍弔失位也 攪攪亂
也 還反易說祇安也 諒誠也 三物犬豕雞也
刺其血以詛盟也 反側反覆不正直也 緝緝口
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投棄也 將且也 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 頽
風之焚輪者也 置于懷親之也 鮮寡也 鞠畜
皆養也 拊拊循也 育覆育也 顧旋視也 復反覆也
罔無窮極也 律律猶烈烈也 弗弗猶發發也 卒
終也 言終養也 睠反顧也 空盡也 冽寒意也
契契憂苦也 憚勞也 載載以歸也 職專主也 來
慰撫也 條官試用也 璵璠也 服駕也 行行
列也 翕引也 腓病離憂瘼病奚何也 烈烈猶
栗烈也 紀綱紀也 謂經帶包絡之也 溥大也
彭彭然不得息也 傷傷然不得已也 將壯也 咎
胡氏詩識卷下
猶罪過也 將扶進也 祇適疵病也 離猶蔽也
重猶累也 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 譴怒罪責也
奧暖感急戚憂興起也 恒常也 與猶助也 鼓
祿也以猶與也 息猶處也 介景皆大也 悲猶
傷也 回邪也 妯動猶若也 同音言其和也 僭
亂也 抽除也 濟濟踴躍言有容也 剝解剝其
皮也 亨煖熱之也 肆陳之也 將奉持而進之也 明
猶備也 著也 皇大也 君也 慶猶福也 蹠蹠敬也
莫莫清靜而敬至也 庶多也 度法度也 獲得
其空也 格來也 燠燠也 苾芬香也 卜予也

也 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式法齊整稷
匡正教戒也 戒告也 廢去也 旬治也 優
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 畀與也 中田田中也
祐福也 有年豐年也 適往也 丞進俊髦也
慶福也 穀養也 又曰善也 饁餉擯取易治長竟
有多敏疾也 覃利俶始載事庭直若順也 祁祁
徐也 穡束秉把也 滯亦遺棄之意也 泱泱深
廣也 苾積也 作猶起也 同猶聚也 處安也
芸黃盛也 章文章也 驚然有文章也 哥語
詞 祐福也 屏蔽也 戢斂難慎那多也 遐速
胡氏詩識卷下
也 久也 艾養也 蘇氏曰艾老也 言以福祿終其身
也 嘉旨皆美也 匪他非他人也 奕奕憂心無
所薄也 何期猶伊何也 時善也 怲怲憂盛滿
也 阜猶多也 拈會也 陟登也 仰瞻望也
樊藩也 棘所以為藩也 極猶已也 構合也 猶
交亂也 初筵初即席也 左右筵之左右也 旅
陳也和旨調羹也 偕齊一也 逸逸往來有序也
抗張也 獻猶奏也 發發矢也 的質也 祈求也
烈業洽合也 百禮言其備也 壬大林盛也 錫
神錫之也 嘏福湛樂也 康安也 或曰康讀曰

記曰崇坊康圭此亦謂坊上之爵也 反反顧禮也
幡幡輕數也僂僂軒舉之狀 抑抑慎密也 忸忸
懣懣也 秩常也 號呼呶譟也 郵與尤同過也
僂僂不止也 出去伐害也 謂告也 識記也
那安也 交際也 紆緩也 殿鎮也 平平
辦治也 葵揆也 脆厚也 綽寬裕饒瘵病也
塗泥附著微美猷道屬附也 浮浮猶濇濇也流流
而去也 暉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 惛惛也過過
也 傳臻皆至也 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
憐也 不改有常也 苑猶屈也積也 旒揚也盱
胡氏詩識卷下 下
望也 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 任負任者也
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 膠固也 遐與何同表記
作瑕鄭氏註曰瑕之爲言胡也 步行也天步猶言時
運也 猶圖也或曰猶如也 樵采也 烘燎也
燥燥憂貌邁邁不顧也 隅角憚畏也 趨疾行也
側旁也 酢報也 醕導飲也 沒盡也 烝衆
也 曠空也 命天命也 左右旁側也 令聞善
譽也陳猶敷也 翼翼勉敬也 皇美楨幹也 假
大麗數也 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
永長配合也命天命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

易言其難也 過絕宣布義善也 虞度載事儀象
刑法孚信也 明明德之明也 赫赫命之顯也
忱信也 天位天子之位也 殷適殷之適嗣也
挾有也 懷來也 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 覲
也韓詩作磬說文云覲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
喻物曰磬作然也 續繼也 行嫁也 右助變
和也 矢陳也 貳疑也 佐助也 肆縱兵也
會朝會戰之旦也 止居也 左右東西列之也
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 周徧也 縮束
也 翼翼嚴正也 陲陲衆也 重複也 將將嚴
胡氏詩識卷下 下
正也 戎魄大衆也 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
下之辭也 殄絕愠怒也 問問通謂聲譽也 拔
挺拔而上不恭曲蒙密也 兌通也 駢突冢息也
質正也 樵積也 濟濟容貌之美也 戕戕盛
壯也髦俊也 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相質也
勉勉猶言不已也 濟濟衆多也 攸所降下也
備全具也 勞慰撫也 齊莊媚愛也 惻痛也刑
儀法也 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
之處也 射與教同厭也 保猶守也 戎大也疾
猶難也 烈光假大假過也 法式也 造爲也

譽名也 臨視也赫威明也 不獲謂失其道也
度謀也 著致也 式廓猶言規模也 作拔起也
屏去之也 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 落
辟芟除也 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長成也 對
猶當也 因心非勉強也 度能度物制義也 躬
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 順慈和徧
服也比上下相親也 此于至于也悔遺恨也 無
然猶言不可如此也 畔離畔也援攀援也 歆欲
之動也羨愛慕也 岸道之極至處也 按過也
鮮善將側方鄉也 懷眷念也 安安不輕暴也
胡氏詩義卷下 世
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 忽滅拂戾也 經度
也 營表攻作也 不日不終日也 伏言安其所
處不驚擾也 初滿也 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
逢逢和也 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 配
對也 式則皆法也 昭茲茲聲相近古蓋通用
也 來後世也許猶所也 繩結武迹也 匹稱也
濯著明也 考稽宅居正決也 民人也時是也
履踐也 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 震振也夙肅
也 育養也 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 先生首生
也 坼副皆裂也赫顯也 居然猶徒然也 隘

訕訕字愛會值也 覃長載滿也 就向也 役列
也 懔懔然茂密也 嗒嗒然多實也 第治也種
布之也 恒徧也謂徧種之也 任肩任也負背負
也 定額也 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
臭香也 庶近迄至也 敦聚貌勾萌之時也 勿
戒止之詞也 戚戚親也 莫猶勿也 肆陳也
設席重席也 御侍也 堅猶勁也 鈞參亭也謂
三公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舍釋也謂發矢也 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 向
穀通謂引滿也 不侮教也 醺厚也 引導輔翼
胡氏詩義卷下 世
祺吉也 德思惠也 昭明猶光大也 融明之盛
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 令終善終也
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靜嘉清潔而美也
攝檢也 匱竭類善也 祚福祿也胤子孫也 僕
附也 釐予也 從隨也 馨香之遠聞也 為猶
助也 崇積而高大也 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
芬香也 嘉美也申重也 穆穆敬也皇皇美也
愆過也 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抑抑密也秩
秩有常也匹類也 解情也 康寧也 輯和方始
也 庶繁謂居之者衆也 順安宣徧也言居之

也 無永漢得其所不思舊也 卷曲也 處處居
室也 處寄也 旅賓旅也 宗尊也 主也 薄廣也
徹通也 荒大也 洞遠也 濯滌也 休義也
性猶命也 酋終也 既章大明也 或曰既當作版
章猶版圖也 第擬皆福也 引導其前也 翼相其
左右也 顯顯印印尊嚴也 令望威儀可望法也
詢詢衆多也 媚順愛也 汔幾也 詭隨不顧是
非而妄隨人也 明天之明命也 柔安也能順習也
述聚也 惛惛猶謹辭也 勞猶功也 罔極為惡無
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惛惛泄去厲惡也

期氏詩義卷下

若

正敗正道敗壞也 繾繾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正反反於正也 板板反也 管管無所依也 憲
憲欣欣也 蹶動也 惓惓也 異事不同職也
譖戲侮也 灌灌欵欵也 煊煊熾盛也 憚怒夸
大毗附也 殿屎呻吟也 蔑猶滅也 資與咨同
嗟嘆聲也 騰開明也 猶言天啓其心也 取求携
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 辟邪也 价大也大德之
人也 淪變也 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疾威
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 講信也 咨嗟也 淫
禦暴虐之臣也 括克聚斂之臣也 惛惛也 義善也

怨也 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 作讀為詛詛怨
謗也 背後側傍陪貳也 式用也 異怒覃延也
顯沛仆拔也 揆猶絕也 鑒視也 隅廉角也 哲
知戾反也 競強也 覺直大也 大謀謂不為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 定審定不改易也 猶圖
也 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計也 辰
告謂以時播告也 典尚也 湛樂從言惟湛樂之
是從也 紹謂所承之緒也 共執也 弗尚厥棄
之也 章表戒備戎兵作起湯遠也 質成也 定也
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虞慮話言也 玷缺

期氏詩義卷下

若

也 僭差賊害也 虹潰亂也 話言古之善言也
僭不信也 庶幸悔恨忒差適僻也 焚茂旬備劉
殘也 倉兄與愴悅同悲閔之意也 燼灰燼也 步
猶運也 頻急慮也 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競爭厲然梗病也 必慎況滋也 序爵辨別賢否
之道也 執執手執熱物也 邇鄉倭吧肅進并使
也 荒虛也 惠順也 順于義理也 相輔狂惑也
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 理疆理也 衆人多也有
財足也 圉邊也 或曰禦也 陰陽向背寒煖之宜
也 谷窮也 迪進也 忍殘忍也 顧念也 謹

道也 中隱暗也垢汙穢也 敗類猶言圯族也
悖耗也 之往陰覆也 職專也 涼薄也鄭讀作
諒信也 善背工為反覆也 回適也 昭光回轉
也 小人下民也 蠱毒隆盛也 臨享也 數敗丁
當也 推去也 兢兢恐也業業危也 適餘也
摧滅也 無所無所容也 大命近止死將至也
瞻仰顧望也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
也 魁旱神也 悵燎之也 憚勞也 熏灼逃逃
也 虞度悔恨也 假至也 輪幹蓄殺也 式使
諸侯以為法也 登成也 遷使就國也 倣始作
胡氏詩錄卷下
也 近辭也 峙積糗糧也 元長也 操治也
誦工師所誦之詞也 風聲肆遂也 彝常懿美保
祐也 儀威儀也 色顏色也 古訓先王之遺典
也 力勉若順賦布也 出承而布之也統行而復
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將奉行也
順否猶臧否也 解怠也 人亦有言世俗之言
也 茹納也 儀度圖謀也 穆深長也 奕奕大
也 向治也 虔敬易改輟正也 祁祁徐觀也
相攸擇可嫁之所也 訐訐甫甫大也 虞虞衆也
慶喜也 譽樂也 鋪陳也陳師以伐也

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 肇開公功也
釐賜也 對答揚稱休美也 三事或曰三農之
事也 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 舒徐保安作
行也 紹糾繫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進鼓而進之也 鋪布也布其師旅也 敦厚也厚
集其陳也 仍就也 猶道塞實庭朝回達也 翰
羽苞本也 還歸班師而歸也 填久厲亂也 疾
害局極也 收拘說赦也 收害忒變也 竟終背
反極已惡惡也 三倍獲利之多也 刺責弔問也
罔呂優多幾近也 鞏固也 訐瀆也 昏昧昏亂
胡氏詩錄卷下
極喪之人也 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
漬瀆亂也 回通也靖治也 臯臯頑慢之意訛
訛務為謗毀也 漬遂也 相視瀆亂也 替廢也
引長也 頻厓博廣弘大也 辟開威促也 穆
深邃也清清淨也 肅敬離和顯明相助也 越於
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 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
無窮也純不雜也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
字之訛也 收受也 清清明也 肇始種祀迄至
也 烈光也 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 崇
尊尚也 荒治也 岨險僻之意也 基積累也

以承藉手上者也 宥宏深也密靜密也靖安也
將奉右尊也 儀式刑皆法也 綴錫福也 序次
震動疊懼懷來柔安也 觀視也 競強也 斤斤
明之察也 皇煌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 簡簡
大也反反謹重也 文言有文德也 極至也德之
至也 率徧也 嗟嗟重歎以深救之也 公公家
也 成成法也 康年猶豐年也 意喜亦嘆詞也
假格也 發耕也 雖澤也 畀予洽備皆徧也
穆穆天子之容也 假大也 發語辭也 章法
度也 陽明也 皇大也美也 亦語辭也 敦琢
胡氏詩義卷下
選擇也 過山劉殺者致也 造成也 訪問落始
悠遠也 判分渙散明顯也 顯明也 士事也
將進也 仔肩任也 懲有所傷而知戒也 澤澤
解散也 媚順依愛士夫也 略利載事也 函含
也 縣縣詳密也 實積之實也 積露積也 餽
芬香也 胡壽也 且此振極也 爰爰嚴利也
栗栗積之密也 盈滿寧安也 柔和也吳譁也
鑠盛熙先介甲也 公事也 間代也言君天下以
代商也 應當也 繹尋繹也 繹思尋繹而思念
也 伾伾有力也 才材力也 作奮是也

善也或曰祿也 筏筏飛揚也 噦噦和也 色和
顏色也 屈服醜眾也 廣推而大之也 德心善
意也 狄猶過也 烝烝皇皇盛也 不吳不揚肅
也 博廣大也 無數言競勸也 逆違命也 憬
覺悟也 賂遺也 閼深閉也 恤清靜也 實實
鞏固也枚枚叢密也 依猶眷顧也 緒業也 剪
斷也 屆極也猶言窮極也 虞慮也 敦治之也
咸同也 宇居也 耳耳柔從也 忒過差也 震
騰驚動也 增增衆也 膺當也 懲艾承禦也
胡氏詩義卷下
荒奄也 若順也 有有常也 曼長也 置陳也
簡簡和大也 淵淵深遠也嚶嚶清亮也 穆穆
美也 敷敷然盛也 奕奕然有次序也 夷悅也
格敬也 秩常申重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 賚
與也 古猶昔也 正治也 濬深長久也 幅猶
言遠幅也 隕讀作員謂周也 桓武撥治達通也
履禮越過發應也 截整齊也 降猶生也遲遲
久也祗敬也 何荷競強紱緩也 優優寬裕之意
也 道聚也 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 難
恐疎懼也 虔敬也 曷過通或曰曷誰何也 案

世震懼業危也 監視嚴威也 僭賞之差也 濫刑之過也 封大也 極表也 赫赫顯盛也 濯濯光明也 九九直也 方正也 虔亦截也 閑閑然而大也 藉稅也 併併張也 猶鄭風所謂廷也 髦夷髦也 書作髻 典刑舊法也 愒過也 濯大也 綴猶結也 替脂膏也 易輕捫持逝去 讒客承奉也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 顛倒狼狽之狀 傲傲傾側之狀 閑閑徐緩也 言言高大也 連連屬續狀 岐嶷峻茂之狀 潏則濯之而已 仇與求同 匡衡引開睢亦作仇字 中林林中 采始求之有既 胡氏詩載奉字

得之 能左右之曰以 成就謂成其約誓之言 其者冀其將然之詞 噓憂深不能喘息如噓之然 稷之實如心之噓 宜稱更改也 席大也 程子曰 席有安舒之義 敝壞也 夕猶宿也 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宛然讓之貌也 讓而辟者必左 一方彼一方也 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 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奄息名特傑出之稱 味喙遂稱嬌寵也 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吉言詎日擇士之善 齋言齋戒滌濯之潔 燕謂燕飲 實滿倚長也 箋云倚倚也 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畝谷或以為

草木之實 猗猗然 無祿猶言不幸爾 憇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 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 安徐含息亟疾也 君子在位 履行也 喈喈猶將將 潛潛猶湯湯 棠棠猶堂堂 摧莖秣粟也 踏當作神 奄字之義在忽遽之間 力如力行之力 土鄉俾厚瘠病 友紀猶言綱紀也 或曰友疑作有 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於皇歎美之詞 績謂績先祖以奉祭祀 何任也 春秋傳作荷 韋昭曰 懿讀為抑 煥與陳同 蓋言久也 或疑與瘼字同為病之義 煥與榮同 所依怙之意 疾衰病也 胡氏詩載奉字

匡衡曰 焚焚在戒 寔與實同 信與申同 殺何古音相近通用 景古影字 支枝同 魏與醜同 廷與詎同 寔與置同 旅與替同 靖與靜同 詹與瞻同 爾與爾同 辟與關同 兄悅同 頌與容同 古字通用 養屬也 言危也 春秋傳曰 若綴旒 然與此贊同 教傲通 有入通 仇讀曰料 憎當作增 只語助辭 于嗟歎辭 止語辭 居諸語辭 逝發語辭 式發語辭 不暇疑辭 聊且略之辭 聊語助也 朋比也 且嘆辭 嗟語辭 丞發語辭 抑發語辭 且語辭 哉語辭

韋發語辭 誕發語辭 猗與漢辭 猗與漢辭
諾應辭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下

新刻讀詩錄全

河東 薛瑄 德溫 述

竟陵 鍾惺 伯敬 閱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撥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攷矣

讀詩錄全

正風未幾而變風繼之正大小雅未幾而變大小雅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怪哉不攷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鴈大雅至于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耶是皆氣化人事之自然也

易之陽奇陰偶亦然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

閑睢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
采芣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閑睢之詩節中和之理宴私之好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盛德之至也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玩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已有含養之功讀詩錄全

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露者雖其人無含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秉心塞淵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數可以為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必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雖

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污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懿戒以自警抑之詩相在爾室至不可度思五句苟能力行之可

以至天德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曰命天命也天命即元亨利貞也永言配命即已之仁義禮智之德合乎天命則自然順理而多福矣

天命即天理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解曰常自省察使其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讀詩錄全

人能常存仁義禮知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無間所謂永言配命也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為慮深故立法周且密後

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

以遠想前王之盛

孔子讀烝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一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

未嘗費辭也朱子集詩傳蓋得此法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

道之至妙處

吳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

天之妙處

讀詩錄全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于高

明矣

觀敬之詩成王真得傳心之學者也

思無疆為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深遠無

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

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

新刻讀詩錄終

新刻逸詩全

明竟陵鍾惺伯敬輯

支玉海

國語衛彪傒曰武王克殷作此詩以為歌名

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

其教民戒也○韋昭注曰立成謂立行禮不坐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辟雍二見凡

困學紀聞曰大傳引樂曰自

舟張辟雍鴈鵠相從八風回回鳳凰皆皆尚書大傳

逸詩

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錚錚相從執質

有族以文

敎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音肅肅肅雖無怠無凶

同官

朱薇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兮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伯夷叔齊作歌太史公曰賡賦詩可異焉

經首二

禮記射義諸侯以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見禮記○曾孫者諸侯之始也

以曾孫言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四獻皆舉然後射處謂處其職而不來也

以燕以射先射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舉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皆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禮記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計反千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

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陽反乃揖乃讓

乃躋其堂乃節其行叶寒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

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紀見大戴禮投壺篇因學

黃竹詩三章○玉海逸詩

逸詩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莘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公侯百辟冢卿叶皇我萬民皇正旦夕勿忘恒念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

左氏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周
車轡馬駟焉祭公諫其詩曰○謀父周卿士祈父
周司馬也其名也祭公諫其詩曰○謀父周卿士祈父
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情謂安和貌金玉取其堅重

器者各隨其形也家語作刑謂虐用民力而不知厭也

徵招角招見孟

招與韶同齊有韶音之

遺故孔子在齊聞韶

畜君何尤

麥秀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史記

逸詩三

作麥秀

無射

汲冢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而與之

言五稱而五窮歸吉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

請使能與言君請歸晉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

射乃注瑟於王子王于歌嶠

國誠寧矣遠人來觀音脩義經矣好樂無荒

嶠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轡之柔矣

汲冢周書曰師曠見周太子晉歸太子賜乘車

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師曠未之學也王

十日汝不為夫時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矣嚙之柔矣馬亦不剛嚙亦不柔志氣應應

幽反取與不疑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之御

馬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母庸歸驪駒者客欲去歌之也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白水

客戚每之見管仲也吐稱曰浩浩乎儵儵乎管子不辭歸而不怡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知也妾曰母少少母賤賤仲以語之妾曰寡子殆欲室也古有白水之詩云

連詩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

從我焉如列女傳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水浩浩然盛大

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猶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

鼓缶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以上連詩篇名斷章存者凡十一篇

左傳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陳敬仲引逸詩莊二

左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詩北引周

謀職主也言以兆詢於多人則各執一見和競而羅列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

莫不代匱蕉萃即蕉萃古蕉字音換

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束定挺挺正直也局局明

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集賢人以定之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子產引逸詩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連詩

論語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晉書亦載

隸郁李也毛詩有兩棣唐棣之華與此棠棣不同黃公怡何雅常之華則棠棣白棣也反速二字亦兩讀一讀曰唐棣赤棣也棠棣白棣也反速二字亦兩讀一讀曰唐棣赤棣也棠棣白棣也反速二字亦兩讀一讀曰唐棣赤棣也

反速皆如字陸佃云其花反向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後開此花先開後合一讀反與翻同言花之搖動也速叶於元切

禮記

章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見晉書有光

止九句連詩也下三句見小雅節南山之篇字善文選註引首四句云子思子詩

大戴禮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用兵篇註曰由心在於利用兵以取危蓋連詩也

孔子家語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新華

太

管子

鴻鵠將將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歌音基淮南子良馬
易道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化山
室切周易神而化之使民室之皆古音也

晏子春秋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墨子 卷二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荀子
章六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

二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叶疎有鳳有凰樂帝

之心秋秋猶獵獵謂興也干權也帝蓋謂堯也虎時鳳凰巢於阿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乎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旣破碎乃大其輻叶筆反事以

敗矣乃重太息

墨以為朗叶當反狐狸而蒼星謂開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君以

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

逸詩

七

列子

良弓之子必先為箕叶渠尤反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矢房也

注曰學者先攻其所難

莊子

青青之麥生陳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禮發家一作冢大儒腫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云云接其鬢壓

其義儒以金惟控其順徐別其類無傷
口中珠司馬註云此逸詩刺死人也

呂氏春秋章四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無過亂門

唯則定國

此亦見左傳
非詩也

于嗟實兮

覽

戰國策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服亂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

義之經也

風雅逸篇口此全與古詩體裁不同姑依
本文有詩曰字辭之戰國策注作諺語

大武遠宅不涉

威武之大者遠安定
之不必涉其地也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注云非必逸詩古
有此語耳披號也

逸詩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注云秦晉樹德務本一本作書云此亦見
左傳然本

淮南子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史記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漢書

二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變一作辨

後漢書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晉書

羽觴隨波

晉書束皙傳曰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
晉書束皙傳曰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
羽觴隨波

說苑

絲絲之葛在於曠野

與上良工得之以為絳紵良工
不得枯死於野

徐幹中論

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

集韻

逸詩

倭人如蟬

逸詩篇名

葛天氏歌八闋

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
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載民一玄鳥二遂草木三奮五穀四敬天常

五達帝功六依地德七總萬物之極

伏羲駕辯

楚辭伏羲駕辯楚勞
高只注伏羲駕辯楚勞

網名

論伏羲氏因特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
有網名

神農氏豐年詠

神農氏豐年之詠
食穀有豐年之詠

黃帝龍來頌

書

黃帝柷鼓曲歸藏鼓室曰黃帝出自羊水號黃帝之野作柷鼓之曲黃帝出師取鹿

震雷驚一猛虎駭二鷺鳥擊三龍媒喋四靈

鵬鸞爭六壯士奮怒七熊羆哮吼八

石盪崖九波盪壑十

伶倫渡漳歌伶倫使于夏帝令

咸墨九招歌墨為頌以歌九招之世咸

虞舜大唐歌論人聲談乃作大唐之歌

卿雲書大傳

逸詩

南風舞家語

招雍肆夏孝成尚書大傳招為賓客雍

成

哲陽南陽初應朱千苓落歸來

縵縵尚書大傳約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壘四典

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

樂舞樂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南陽中祀大

文霍山貢兩伯之樂焉義伯之樂舞縵或其

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其樂舞縵比小謠

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縵其歌聲比中謠

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縵其歌聲比中謠

樂舞齊落歌曰縵縵○王應麟曰其歌名縵

一焉其

九德之歌夏禮○

候人兮歌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

其妻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

言爾也爾音南音○二南是其遺聲及其變也

九辨九歌呂氏春秋曰昔有娥氏二女居九成

燕往飛歌呂氏春秋曰昔有娥氏二女居九成

破斧歌陽賁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間之室主

逸詩

人方乳或曰后來乃良日也是必大吉或曰

新其子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

晨露湯詩緯曰湯命伊

淫魄帝辛造

武宿夜武王○禮記舜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

九夏周禮注九夏皆詩

玉夏一肆夏二昭夏三納夏四章夏五齊夏

六族夏七械夏八驚夏九

緊過渠國語先樂金奏肆夏緊過渠天子所以

采薇夏一

采薇周禮行以肆夏趙以采薇

新宮左傳禮樂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按

鳩飛注詩或曰恐即斯干詩

河水左傳管公賦新宮大射義乃管新宮三終

明明崇禹生開

辛餘靡歌呂氏春秋周昭王南征荆右辛餘靡

逸詩

北里靡靡之曲曰靡靡之音也

激楚文選上林賦激楚結風○列女傳無

流風

陽阿

延露梁元帝纂要

折楊皇琴

下里巴人

引商刻羽

流徵宋玉對

邪許歌舉衆勸力

虛與歌與邪許同○劉晔曰伏臘合歡

涉江采菱

陽阿又見

嘯喻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鄭蔡

于遮于遮注于遮曲名淮南

下里巴人

引商刻羽

流徵宋玉對

邪許歌舉衆勸力

虛與歌與邪許同○劉晔曰伏臘合歡

涉江采菱

陽阿又見

嘯喻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鄭蔡

于遮于遮注于遮曲名淮南

顛歌上林賦文成顛歌注文成連西縣名其縣

凱歌得周官樂師凡軍大歡凱凱司馬法曰

耀歌韓詩內傳○巴人耀歌

歸邪之曲蜀王本紀蜀王妃思其父母

幽鬼之曲蜀王本紀秦惠以美女遺蜀王不習

離鴻去鴈

明晨焦泉

商飈白雲

落葉吹蓬

流金四曲

吹蓬四曲

商飈白雲

落葉吹蓬

流金四曲

吹蓬四曲

嚴凝一曰流陰沈靈三曲歌冬○王子年

列代之聲達此諸曲靈公就而惑之達伯王

輕風流水之詩

昭霧秋霜之詩王下年曰洞庭二山浮于水上

木客吟吳越山神秋吳王好起宮室越句踐名

勞商楚辭木客吟人代噴指以歌吳父不得歸工

遠詩

清角師曠作見

流徵滌角

秣馬金闕歌必死作秣馬金闕歌常昭三五曆

龍雲作

補亡六詩四言并序昔嘗覽古詩有其義亡其辭

分析殊昧作者之意今照詩例什之

東晉字廣微陽平人也與兄

南陔古孝子相戒以養也則孝友缺矣陔隸

此也言南者南方養萬物

循彼南陔言採其蘭采之以養父母眷戀庭闈心

不遑安皮居之于罔或游盤思親之所居也言其

盤相成之辭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亦當柔色以承觀也

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聲爾夕膳絮

爾晨羞言承父母顏色順也

淡俟凌波赴汨王靈其防捕鯉先若喻孝子求珍

受哺于子純黑而反哺者鳥也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

禽之似人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教耳今昂增爾處

以介丕祉飽增爾故以助大福也其四章章六句

遠詩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子夏序白華廣則廉恥

子事父母亦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

門子如磨如錯門子適子將代父當門終晨三省匪

情其恪一日三度省己所行之事不敢白華絳趺在

陵之陬花乎滿切絳紅也其一章章六句

鮮明之貌花也其一章章六句

忘其勤勞也其二章章六句

堂處子無無欲處于處士也言孝子鮮侔晨葩

之點辱能點污也其三章章六句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子夏序華黍稷則高積缺

黽黽徒重習習和風黽黽習習和風黍稷

顛麥秀丘中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麥黍稷

不播九穀斯豐九穀黍稷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

也其一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

播無下不栢其二章芒芒其稼參參其穡參參其穡

種曰穡說曰穡芒芒穡六我王委充我民食委積也言為王

之穡積以玉燭陽明顯猷翼翼四氣和謂之王燭翼

道明盛也其

三章章八句

逸詩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子夏序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由庚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夷平也蕩蕩乎通蕩蕩無類王

亦柔之柔安也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

春抽穀在于草魚躍順流王化既孚而動植咸四時

通謝八風代扇其平聲叶韻四時不失其節阿案星變

其疆言星月各案其度也五緯不愆六氣

無易言星月各案其度也五緯不愆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也易以愔愔我王紹文之跡愔愔安

言能繼文王之跡也其二章章八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子夏序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鵲鳴植物斯高動類斯大鵲鳴茂盛

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周周室也

各得其宜而高大也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周周室也

六漫漫方輿迴迴洪覆方輿地也洪覆天何類不繁

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其二章恢恢大圓茫

茫九壤大圓天也九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

物極則長易曰萬物資生仰化亦言萬物也天地盡

至也極至也物至其時無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子夏序由儀廢則萬物失其儀

逸詩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肅肅率性

子夏言之也魚游清沼鳥萃丰林魚游清沼鳥萃丰林

其音賓賓爾誠主竭其心言魚鳥與類且各得其性

信乎故明主亦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思慮何所脩治

文化內輯武功外德言內順治而外威嚴

文化內輯武功外德

逸詩

則逸詩

毛詩解

無卷數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鍾惺撰是編取古人說詩之書卷帙簡少者合爲一編曰詩序曰詩說曰詩外傳曰讀詩一得曰山堂詩考曰困學紀詩曰詩地理考曰詩考曰逸詩曰文獻詩考曰詩傳綱領曰詩識曰讀詩錄曰印古詩語其中讀詩一得卽黃氏日鈔之一門山堂詩考卽山堂考索之一門困學紀詩卽困學紀聞中論詩之語逸詩卽王氏詩考中之逸詩篇名讀詩錄卽讀書錄中論詩數條詩傳綱領卽詩經大全之綱領謬陋殆難言狀至申培詩說本僞魯詩韓詩外傳明標韓字乃題曰毛詩解是尤不足深責者矣

詩通四卷

〔明〕陸化熙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通四卷》
提要

詩通自序

經旨為時說而清多矣獨不能清毛氏詩何也詩之義或顯言之或微言之或正言之或託言之或反覆言之或恭維言之總言人情所欲言而又以韻為體章各分韻以叶成章依味

序一

諧聲情指自見冰若他經專說道理任後人之窮深極微以窮合者也陽氏說詩亦重叶韻說道理處絕少故所集詩註比他經集註特長生微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言波變風刺滯之語槩認為滯變雅

述義之判即判為義耳。要至卷之止
在讀相而於詞義無礙。依文析義原
是舉業家語。而詩義兼欲以其聲韻
度為筆下之韻。舍詞義安所求之。照
少。從先子受詩。以是口傳。先兄則畧
標大指於書頭。令予更將朱傳尋繹

本二

無從見。所謂講說也已。丑始從錢氏
整得一二種畧處。則畧繁即太繁。裏
以賜見。附於先兄所標之後。於考證
猶寥。耳。後見晉陵徐氏翼說。乃思
涉獵序傳箋疏。摘其粹者。筆之。嘉偶
有會。及有聞於友人。皆筆之。他如商

周書之道。於雅頌。在國之通。於風。三
禮之通。於祭祀。與饗者。隨聞隨記。積
之數年。書頭塗註。殆盡。無非期擷管
寸微。有根據。不致純譌。畢露而已。淺
先錯雜。未遑恤也。壬子北征。付兒曹
分錄。以當工課。稍有倫次。遂為書肆

序三

物色。因予告。以東欲。灾木須為伊整
頓一番。而止。休沐之辰。擬依戴陽。不
韋。小註補以爾雅。毛傳。鄭箋。孔疏。為
註。而逸者。次乃錄。戴陽。總註。詁。以小
序。最後。乃綴。以家庭。而聞。典。管。窺。所
見。今。而。成。編。使。讀。者。一。開。卷。而。專。門。

制話與大儒把柄了工在目參觀互
證經學不無少裨而俗緣賜之未
休迄夢我既廢心緒禁然不堪作此
瑣細工友無以謝肆中人聽予持初
稿去德之近世經學無非為閨中四
義作計厝意甚遠取質甚優如予向

序四

之粗加料理間有筆記即已足近是
愚初更求多乎哉風雅未渝淵博代有
揚花結正何患無人姑識予初意如注
戊午夏日海虞陸化熙羽明甫書於
用拙齋中



詩通國風卷一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休徵編錄

關雎

此詩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己之詞蓋平
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
君子真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哉官中
人向何處去求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

關風

無可持寓有托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
風人妙境若如後人說詩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此
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憂從何生况大
邦有子文定吉祥其樂已非一日亦何事懸想勞此窈窕
為哉朱注于求之友之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識此意
關上睚鳩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
句而洲字與述字韻叶窈窕訓幽閑之意便見非幽閑可
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幽者淺露之反閑者輕躁
之反不可指為德亦不宜直指為容大約此容儀動靜閒
靜寓其德性善此淑亦是渾成字不須頂着窈窕總之女

芥菜柔順芳潔可羞神則故以與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方且未見有符藥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寤寐求之揔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既與服膺義同轉之留者欲轉而不轉也慈哉慈哉膝頂寤寐思服起下輒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喜

周亟

○左右采芣，無所不用其采，與芣芣也，故亦曰無方。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洲女之情，惜琴瑟以寓之也。琴瑟絲聲，有婉婉嫻順意，則云親愛，鐘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則云嘏嘏，不分淺深，亦非所謂尊卑無已，只是心上權折，湧躍不能自己，而如此疊咏耳。

此詩說者多以治葛為主。尋味語脉。却以薇特歸寧。而追叙葛之生成。與治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親女工為常。何如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隱同情。則殊覺其成焉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脉。而猶

黃鳥飛鳴只聞：點綴萬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動士工之思也。註中鳴于其上亦不必泥。是刈二句正所謂飽就其勞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刈一絲一縷皆親為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如三縠之類者服之無義是預道其心之所期如此非就垢穢時言也。註意不須入講大約勤勞愛惜意思俱在言外。

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袷衣袷衣不必是葛

一、風

害漸害否。卓承札服言。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薄
 衣。世間詞典。楚詞。寒典。卷一例。不必認是。畧施其工。無取過
 飾。註中且曰。字是體會。后妃自擬聲口。兩將字宜玩。末要
 陳收幸。得葛成意思。

卷下

來物登高飲酒。松是托言以嗟我懷人為主。實彼同行冥
珠者于不采也。中間二永字有意。蓋君子亦安能不思只
妻稍寬懷耳。姑字亦有滋味。馬是駕車者。僕是將車者。
云何吁矣。言我當如之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松未上
章。只是一意層進言之。○首章不是已來物。方嗟懷人。

三章亦不是因登高而不得。若思酌酒以解。總為懷人在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無興緒耳。意言在外。

抄本

三章總以平順受益為典。樂只。即指遠下之德言。脉。在眾。妄意中。而不出諸口中。履。即踐履之履。視履考祥。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操而曰履也。衆是繫于其上。緩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是偏覆。將有陰扶助意。與偏覆相似。衆是旋繞之周。成有萬福完聚于躬。無有缺憾意。與盤旋相似。通篇意無淺深。而層疊歌咏。藹然見無已之願。

錄斯

詩通一卷

圖

四

此詩總是嘆和氣之致福而層疊言之。說茲斯。即是說后妃不須另點正意。說。群衆之和也。既化而齊飛。則和聞于聲。故曰亮。既飛而欽翼。則和見于形。故曰擇。子孫是已。然事故曰宜。振。以壯感言。綏。以生育不絕言。藝。以盤聚無盡言。字畧有別通。精神全在三箇宜字。

挑夫

挑之夫。便含著時字。守貞待字。是正嘉會合禮。是時詩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人見此于歸之女。想見他是一個賢女。故嘆而美之。

免耳

此詩不須泥賢才衆多。只就所見。置免武夫之才。層疊嘆美之耳。註中維字猶字俱贅。置免。即如華野之耕。謂之釣。豈是賤業。古人出為名世。履即守其常職。大率類此。要知因所事以起興。不可講像賦體。丁。干城。止韻叶。中林腹心。便相關矣。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速腹心。不可一。端窺則亦復相應。案得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寄者。豈不即是好仇腹心。

肅。是網罟網舉目張之象。我謂之極。極。入地。張其上也。赴。非贊詞。以大縣舉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推。象少文。公候二字亦要認。蓋才只堪對付別的人。猶無奇。

詩通一卷

圖

五

耳。公候何等謀猷。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干城是借用字。大約說壯猷。碩。花。尾以折衝禦侮。說杆外衛內。一串看。他不應作匹偶說。即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意。腹心是情投意契。足任公候。心替之托。非即是同心同德。亦非止謀猷相合也。好速腹心。總脫才字不得。

米首

小序曰。米首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曰。天下亂離。兵後不怠。歲躬不聞。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婦人知此。方見米首之采。非無為。而和樂亦有報。除。

却平三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果有報得結柳。逐字緊頂直下。極者拾其穗。得則取其年而棄其穗矣。結柳須想其無心自適之狀。蓋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景。溫于言外。

喬木

此詩要識得反覆嘆美意思。通重在不求上。與以喬木。趙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唐江水。見潔不可犯也。註中瑞莊第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求。全就游女身上令人望而知敬。說若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步先低矣。不可冰不可方。亦緊着漢唐江水。不為冰之方之者說。

詩通一卷

國風

冰以絕流橫。發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求。刈楚有愛。其趣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是預擬之詞。從來將殊焉作願焉執鞭。亦所忻慕一例。迴讀雖工。終屬未妥。此還是以禮適人。為服御良光景。而不可妄求意在其中矣。

平。看此詩。則不可求思之求。正是求我庶士之求。故下二章遂言之。子于歸。蓋求之而自歸也。與吉士誘之不同。林馬是于歸時實事。說詩者只為欲見被化。強為林馬之說。看詩人語却失巧。不知即如此看。其被化亦可想見。

汝墳

此詩由盡久役物。感。慰情。情。註中追賦。只指前章言。通章亦不專重父母。此也。慰。解。積。勞。之。深。情。耳。○後條枚條。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墳。訓。大。防。蓋。防。以。樂。水。其。狀。如。墳。也。慰。訓。職。意。參。小。弁。訓。忍。兩。義。方。備。蓋。人。職。而。思。食。其。意。怨。然。思。君。子。之。切。如。重。饑。而。思。食。也。便有。怨。慰。兼。意。兼。不。是。拋。撇。下。王。室。如。幾。真。有。旦。夕。難。保。相。見。無。期。之。慮。此。以。自。慰。下。節。還。慰。君。子。

取。前。筋。力。見。君。子。筋。力。之。弱。類。尾。見。形。容。之。憔悴。蓋。二。年。之。別。楚。頓。色。有。大。異。去。時。者。如。幾。就。役。事。不。息。言。父。母。本。患。鮮。使。保。說。化。延。即。有。佑。有。恃。可。瞻。可。依。意。蓋。天。望。仁。君。在上。近。固。近。也。遠。亦。近。也。不。作。地。說。亦。不。須。說。到。忘。勞。還。是。慰。以。身。雖。已。瘁。後。雖。尚。繁。猶。有。父。母。可。恃。賴。耳。

詩通一卷

國風

麟趾

全詩以親疏為次第。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話頭。以重。在。以。麟。趾。定。有。與。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化。得。于。家。庭。便。是。于。家。麟。子。足。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嘆。其。同。于。麟。也。王。者。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殷。作。時。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預。期。以。與。王。須。說。深。澤。澤。麟。果。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取與于鳩性之抽。通詩未嘗說此。

德字。而其宜有此威禮者。則德也。君之謂始來權之。方是
君之定。蓋是君之滿。詩本以鳩言。言泉勝。婦弟之多則
以詩之寓意言也。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無送迎。而
于歸之禮。言見得無賸儀。無缺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百
而雖是車而儀。從俱載于車上。故註又指出婦姪以臨與
意。章旨却不重此。

采蘋

序曰。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註所謂能盡誠敬。前則舍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儀。初
抑上見詩。然要見公侯主祭。夫人相之。意。祭統云。君純

詩通一卷

廟報

九

冕立于作階。夫人則律立于東房。君執鸞刀。差齊夫人薦
豆。即所謂用之公侯之事之宮也。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
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而後後。禮之序也。亦
以為立言之序。

于以采蘋。二句。與于以用之。二句。蘋相呼應。箋曰。于以猶
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重
其事。即是躬親。蘋似艾。秋香。可生食。非水產。沼池之曲
者。註即池中之曲。猶云。采蘋于沼之曲也。爾雅曰。小洲曰
汙。公侯祭祀之事。不止薦豆。而蘋則于此用之。
彼之二句。各一章。說下言如此。其悚也。乃風夜在公以

薦菜也。初。亦然。只重儀。報。風夜旋歸。不須多說。儀
禮者。步維後。而彼不動之狀。報。者。行有節。而彼無意。應
之意也。俱要照與公侯之敬相協。意味晦未分為夜。天光
向晨。為風。是一時事。非自風而夜也。九祭必晦入晨。出。家
禮。所謂贊明行事。

草蟲

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螽。薇蕨。是一時所感。皆君
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窺見者。見其顏色。觀
則有接遇客過意矣。沖。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義
緊相呼應。微。而恍。傷悲而喪。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謀之

詩通一卷

廟報

九

胡則字。仇重必既見既親。我心始降。而今猶未見也。使我
如何不憂乎。陟山只是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意。夷。平也。
心傷悲。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
詞氣與哀世迥別。

朱蘋

此詩以有齊一句。創攝上三章。朱而盛。而相是循序。筮
葛鉤釜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嚴敬整飭。即此意也。大宗
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嫡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
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若
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祧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奧。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莫是陳設此。雖燕尸之。亦頂奠字來。

廿樂

此詩為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惡德字。并受財。亦不知何以受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斧斬曰伐。手折曰敗。此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拜。字義愈淺。愛意愈深。勿非禁止之詞。純是不忍意。是上召伯句。是直指此獄之當受。非推原可以當受也。是總說只是循行時。偶息其下。不作布政于其下說。

詩通一

用風

行露

全詩終是女子自述其守禮遠嫌之志。不必認作絕人語。下章亦非是惡語。大抵強暴有求而不得。遂起訟獄。雖其貪淫之常。亦女子之妄動。有以致之。故平日須以禮自防。即人以此非禮。強我亦只是以禮自守。行露風夜。俱是寓言。連獄連訟。亦未必然。事合而觀之。則畏多。露者。即畏。角。鼠。牙。一流。人不畏訟。微者。即多露。沾濡無素。裁之不出。何也。○風夜只是清早。不必分風與夜。雖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誣。猶云那個說道崔無。也將甚麼來穿裁之。屋。明謂崔之穿。屋。不待。亦所也。強。

暴之速入于獄。豈待有家哉。角音鹿。嘴尖也。牙為牡齒。是齒之大者。惟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牆。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崔濕物鼠食物。故取為強暴之證。無家遠微。益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不風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羔羊

羔裘大夫居秋朝之服。秋朝與燕居不同。縫中突兀為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總是以絲縫裘。因以為飾。委蛇。義取委曲和婉。與逶迤義亦相通。服有常。即是節儉。若正直。則在委蛇上一層。蓋惟其正直。方能從容自得。

詩通一

用風

羔羊

也。正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故能委蛇而自得。說此詩。只須順文體貼。自然見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章者。毛毯而羊存也。絳者。羊絨而絳見也。晏子一絛裘三十年。必希羊而絳見。亦是一証。

鼓其鼗

序曰。鼓當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事。嚴其室。室能憫其勤勞。勸以義也。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最可玩。鼓。輕雷不動聲也。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連字。鼓。照莫嚴或這。此反與也。行無二三。曰信。無刺薄曰厚。下振。二。

標梅

此詩一節。味一節。然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之轉。切耳。標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則僅可存十之七。久即僅存十之三。正施夫已過情也。莫作熟梅看。傾筐墜之。亦是遑遽意思。想如此。未必還是實事。求或重。在以禮上。迨吉迨今。皆是什婚聘之禮。謂則始先定約。後依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曰。庶是未定之詞。士是知禮義之人。迨有遑上。恐晚之意。正其執上自守之深慮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好。與已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妄命正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蘊藉。即說命亦湏得心和氣平之象。若少激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貼然尊奉。毫無牽強意思。后為太陰之象。姜特惜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以稱星三五之少。與風夜往來之頻。原有取義。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繞在暗中。雖風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夢語。而姜思正在此際。但觀

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

前章言在東而參昴舉西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參昴二宿與參昴二宿亦有取義蒙上在公言。○按內則所訓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是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后在君所正內治五日一休嬪始與其御進雖值后之不在而其御日莫敢當之非以通宵進御為當夕也。見星往遇仍是通宵但違子女君五日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齋澣濯進慎自衣服以及蓐屨進則承恩寵于貫魚掌即叙于燕寢退則候鷄鳴奏于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之比女君多如許敬慎勤勞抱衾與相即掌御叙于燕寢事也。

江有汜

此詩作于迎時，全是一慶幸之意。三不戒廢，辭氣和平。與各止三句，江決疑于長往，而到末猶然滾入，江流似不能容。二水而有岐，則諸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波及別處，而流長亦有別派，倏見不能獨行，反與靖之偶然獨行也。悔廢，痛歌，皆是膝行時，還想正靖如此，于禮未安，故倦。幸與禮合，故處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流，則重

在歌○諸侯之妻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
任承事則還侍年父母之國

野有死麇

此詩三章詩意只作一章起伏者天地交感萬物華生
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
則標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標與意言不潔之物取之尚以
茅色此女子懷春乃情之正而願以非禮誘之手次章以
三句與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玉依柱以色言亦有不飲
餽不受然深意思以漢微將死康而求以白茅見人之厭
惡也女而如王則係人之欣喜矣而誘之則豈禮哉便起

國風

何彼穠矣

下意針而脫上非教他以禮求分明教他莫求猶云爾且
度禮義而無急遽也無感悅是不得近身無使尤快是不
得近家無字猶言不得如此○序曰野有死麇惡無禮也
據此則末章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此詩要會詩人望見王姬下嫁聚觀贊嘆光榮不挾責執
婦道等語此際具無凡庸却須倒說平王之孫一句認出
王姬來平王即文王以能能平正天下故名蕭維是文王
家風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
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悅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之人

歌且和故設為問詞以為此之蕭維乃為是此人所乘之
車也不驕是蕭維前一層話執婦道是蕭維落一層話下
將平王二句反覆咏嘆亦不必泥著婦道說只為前一乘
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嫁之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豈不俱在眼前此其家世何等稱尊配何等合故與意再
發前問俱有答嘆嘆賞意象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
而後臣也言婦嫺之合則先男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
三侯二字末章却要輕此二字

騶虞

此詩只是即春田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凡至仁無心群
鳥一春

國風

生庶類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遺則屬慘傷求之物之必遂
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彼為殺為犯自於
自蓄而我者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
惟本仁恩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推仁民之餘恩三贊度
下吁嘆亦不用轉

柏舟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末有二句只是一堅貞為
婦夫其所依因此備受侵凌只有隱憂而已次章亦原是
死流涕於石匪席不離相亦意義情上二章正是隱憂

中若絕，不得不明，說出也。

首二句，只一亦字，便含愁無限。耿：四句，一氣直下，憂而曰隱，有未易語人意緒。大全云：人有所憂，則其心昧；然惟憂之，思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本是隱憂，而加一如字，其喻更深。

下句以易只寬：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暗引起下章自反意。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擾之理。忽而見憫，庶無故疎，其之情，猶可稍紓耳。怨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如是弟誼疎。

不可情，是安貞不屈掩意，不可卷，是正直無詭隨意。全篇為寫全備，而從容中體為閑習，兼二意，總是練之，此六語是展轉求自，已所以無依之故。非揚已也，與上節墜墜相應。

憂心悄：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猶然相得，亦難自寬矣。而見我無依，方且以愠語我，反若得過于彼者。然由此媒藥中傷，是謂親間。由此而藥慢侵凌，是謂受侮。且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豈情所備堪，所以思之而措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恥，竟若根同一齊，操到心頭之意，繞寤便耐其心，自怨自艾也。這訓更直，是更易，不止更代，日月非真，是感而勵，待以已。

意既說言之，心憂二句，欲上起下，如匪於衣，極形容不得。

句如之，狀中煩寃，是心煩而目屈，憤懣，心皇惑而亂也。不能奮飛，是憂之極，而為一決絕之詞。非義，不可去而安之也。照如匪句，自得其解。○按小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則此篇未必是婦人之詩。

綠衣

此詩比柏舟，愠于群小不同，全是憂夫婦之變而思善處之道。首以衣來，裏比幽顯之失序，次以上下比卑卑之失序。心憂，不須推其流禍，觀下兩章，只思處變，則憂亦際頂各章上文，遇變難處為是。幽微，是安置蔡葉之意。既已幽微，勢必至妻居其上，不必拘夫所益甚。

沈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此得作者婉約至意。綠作為絲，所以治之。妻惟少艾，所以發之。此人情之自發。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汲又二字。至自比于寒風之絲，絲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汲又二字。至自比于寒風之前，思古人，根妻之見發來。蓋姊妹由以而生，未免履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履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後思古人，根已之過時來。蓋自揣吟諫免累，原無受寵。

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此字與實字還相呼應。下一實字。竟有欣然會意情景。

世宗

通詩以于歸兩字為主。之于于歸。以夫亡也。以于秋也。歸極善矣。而送其歸者。遭際同之。危疑方迫。惡人亦運自悲。此豈答尋常臨岐。但步上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送。言瞻望弗及。意皆雙關。不敢說出。而未章言任只言先君之恩。言尼與自己關切。深情畢露。但詞若思仲氏之賢耳。○然密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燕。便影着已與媽相依。先景。若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辭道一卷。圖風。

也。胡頗飛相上下也。上下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若不忍離。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慨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注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情景。實字絕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亦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任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嬌妻相與上。卒提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淵慎所發出。終字亦溫。先居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勸誨。此意。的是所見者。

大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日月

此詩重不見答意。以定字為骨。定正與四惑反。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獨闢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每章末二句。俱有莫棄一語。意不古康即是心之不定。而不我顧。胡能二句。蒙上句來。末句又緊根胡能句來。顧。顧也。好和好也。德音是言。詞顧我則笑之。顧。然。出。于威慢。故曰無良。猶今人云。發好說話耳。言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而意則直指夫之不得。豈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終風

此詩說風。震。雷。雷即是說莊公。與他處比。休不同。須體會不敢斥言口氣。者言狂暴。次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雖一步進步。而篇首提一終字。已含復。該愈深。意矣。顧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滑稽。笑。魚之報而已。霏。霏。雨。上。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蒙。是藏塞不開之意。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其來之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得癡態。語有勿絕。註。

但又有三字

在感時開在不疑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險如故矣憂傷人故感傷氣開而感憂不須帶風露說願言則噴猶甘心看疾之謂

感：以喻感也：以喻狂也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曉之陰也：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此狂感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發也

擊鼓

通時時危苦愁嘆之詞以南行為主首二句側下鼓聲鏜鏜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

擊鼓

擊鼓

擊鼓

如此土國二句不重後使不場只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之憂見已之尤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亡予則謂兵凶器戰危事正為中人所苦謹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露何妨說此捕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即節失神矣

次章露出伐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備先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仇故合二國之兵與之伐鄭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國鄭又止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

居坐所憂也處行所止也居常處暫總不是行住中當居

當處之所與夜馬分三項味三曼字皆有聊且之意上憂心來所謂無聞忘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

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登一說下為下文不言死生苦上將四字串合執手二句即成說時

為下文不言死生苦上將四字串合執手二句即成說時

其憂危之神

凱風

此詩之不顯親恩人情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傷孝子之心

孝子之心

孝子之心

孝子之心

首章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未句只說幼時說

次章以母子應凱風棘薪故屬與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風美而材不美也以與母善而子不善聖善猶云通明賢

悅無令人猶云無一克肖子也且勿露不能養親悅親意毋不安室是必子不能養又不能悅故下二章兩言有子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毋氏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飢勞不同末章其字全是自怨艾意

律律

金詩以懷字為末章。正是善懷。屬首言阻隔只是遠行。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悲。我思。俱會。恐其不能自善。直至知德而誠。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寬耳。註從後該得廣。不止此。漢軍。

自始伊阻。以君子念于公義。盡瘁事國。詔自貽二字。宛有味。發矣。二句聯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我心耳。根上伊阻。舍下係身。皆彼日月二句。是言己之思隨日月之往來。而俱長。瞻字。關。思字。蓋眼見日月之升而沉。而復升。明而晦。而復明。而不見君子。以際于端。萬緒。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應。不止思從之。久道。

詩通一卷

國風

卷一

之云遠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不知德行。猶云這箇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佞不求。正所謂德行。此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役為爭功爭能之地。亦宜曉此。明。望夫。而曰有爾君子。詞不迫切。看此。要之。林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有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

勉有若葉

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止花喻。五。後言古體不可恃。非類。不可從。總示以禮義之當度。苟度。繼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從者矣。誠刺意在言外。

勉有若葉。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也。允。勉。必經霜落葉。方可佩。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勉。此時豈得為急。于求濟。以身試。不測之淵乎。深則屬深字。不蒙深涉。此還是深中之可濟處。水自帶以上至腰。曰。腰。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體。故著裡衣。而渡。謂之。裹衣。褌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裹裳而已。二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

濟盈。喻淫欲之溢。雄鳴。喻春心之動。欲勝則必害理。而今。以無害。懷春則當求偶。而淫非其偶。終見其無復顧忌。盡。反人道之常而已。不必將禮義不度。非偶相從。分屬男女。

詩通一卷

國風

卷一

○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姤。際地日之始升。而真雁。此是納采請期常禮。求之未泮。尚未是歸。妻時。而預先行此。所謂求不暴而節以禮也。如字。造字。陰。相呼。應。註。納采用鴈。該請期在內。以。納采。為六禮之始也。此約采請期之人。方是配偶。故應相從。若不待此禮。而以。媒。欲從人。是涉者不須其友之招。而漫從舟子之招矣。異。可哉。頃字。索有味。○序曰。勉有若葉。刺鄭宣公也。公與夫人。至為淫亂。

谷風

通篇全是自反其德。不甘墮棄之意。首言夫婦之常道。在。

首言夫婦宜和衆其德云與其色正所以和也下四句意實承上說以陰以雨弗看言陰而雨也罷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家勸勞意其違者不改其初也對顏色之違說

有違者。心與足違也。薄送我畿。亦是忠厚語。逐之則不復
遠之矣。諺謂二句。以彼此相形爲比。與平常比体異。暗意
著去。如我今日所違。乃真可謂苦耳。形容新昏之樂。正以

國風

淫以四句。正見夫為顏色之衰。并棄德音之善。欲戒新辟者。猶戀戀不忘其家之心也。我梁比閨中。我笱比閨中事。我笱二句。是毋遊轉語。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

治家恤隣，皆就相夫說以治家為主。恤隣，德是治家中事也。手足並行，不是實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箋云：匍匐救之言盡力也。允于民有凶禍之事，隣里尚盡力往救之。况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勉勉以疏喻親也。如此解似于婦德更切。

普育。即何有何。無時。恐字貴到顛覆。亢病者于危迫時。不得已而用毒藥。愈則棄之。故曰比乎于毒。

我有肯綮二。一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賊而實興也。項氏云。沈水湧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沈潰是形容他暴戾剛狠氣象。詭肆非上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任之事。養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此自其將素時說來。堅牢嫁止息時也。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弟情態。婉絕悲絕。

式微

微字照下中露泥中角即複篇噴尾流離之意胡不二字

是康勵其君聲凡歸以興復主說微君之故為君圖興復之故也中露泥中俱借字本作喻說

施丘

此詩以廣而與同為本旨。但先設疑解而後諷之。因總以切責耳。

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濶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一見驚
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聲口不是疑問次章何其久也
即是多日而又亟必有與也發問詞愈委婉意愈迫切明
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

言苟又言來時歷冬夏其久可知蒙戎二字亦可想見矣

途之苦。靡所與同。謂我心則既憚危亡。又恐與復。而總不
在彼心上。所以多日不敢耳。蓋真為有與有以哉。
璣尾。是形容失國君目。沒有威靈氣。暗若此。流離。本為名
象。頗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璣尾。即燕。一
之意。元耳。璣也。璣所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聲。不聞豈得安
然不放。猶有微其來救意思。

簡考

此詩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當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
蓋所以脫畧形迹。不拘錫檢。只為當世不可人意。若遇西
方明主。先不容我。故以此事。我亦安得任其簡哉。

簡考

簡考

簡考

簡考二字。高唱而下。蘇起前三章神態。不必粘定舞了說。
以方將字照錫爵。恰是舞之始終。日方中而在公之前履
上履。已居然是一舞人。亦無本屬目矣。
侯。就形體魁梧。亦帶儀度。不拘說才條。重在。山。一。連
萬舞。立其本分事耳。公庭。正是在前上履。有力二句。一連
說。言出其勇力以執轡。而發控無不如意也。
執轡。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事。赫如渥赭。以故
義得通。無所悞作。而見于顏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
工。主人宰夫之。然必錫之于君。故曰公言錫爵。
莊之。思二句。然必錫爵之下。現有公在。而乃在兩

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寓其思中。殆亦
往之緒。不專嘆其遠也。而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
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有多少感慨。

泉永

全詩總是微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
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到末章。尚有懷于衛神。未嘗
絕望。

有章亦字。聊字俱堪尋味。聊與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
以寬其思。急也。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不瑕有室
兒是謀度之詞。

簡考

簡考

簡考

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不長衛地。隋志。邢州內丘縣
有干山。言山在周為邢國。賦泉水者。當是邢侯夫人。
脂膏平看。脂膏是先以脂塗車。載車是設車在車上。運車
猶云回轉。不必泥據持所乘。不瑕。是淨無二字口氣。
末章出。是歸寧寓言。與我思字。緊挽着。該字當在字看。
註中安得二字宜玩。

北門

北門。喻昏亂之朝。昏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北門與。不必
正意。實者。無財以為禮。貧則無財以自給。是下章。宜
日。莫如。倘上人說。艱。頂。實。貧。看。已。馬。裁。言。問。不。見。知。

予人。亦無堅于人矣。讀之何哉。猶云不消說得。我者。到我身上之謂。堦益。歸。棲。叢。集。意。我。我。者。獨。我。身。上。不。復。顧。他。也。須。知。此。等。王。事。政。事。必。皆。瑣。細。不。切。非。常。所。當。任。者。權。是。使。其。氣。不。舒。伸。又。甚。于。謫。○序。曰。北。門。制。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喻淒慘之象孤鳥喻不祥之徵

風疾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雪霰之而密則不止于雪見柳
絮之愈急如此

四庫

天

狐烏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人行政之類為不祥者亦非一莫匪即註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狐黑者皆是烏也

接首如斯、是引領長望、且前且却之狀、蓋恐其或至而難失耳、

古者筆與針皆有管。彫則管之色也。毛傳以爲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此詩總是為齊女言所得非所求此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遺藤底施非宣公真有此疾只國人惡之而以惡

疾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不成人形。不解。猶言豈不解之。是少有的人。

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字被害而不忍言設為憂疑之意

栢舟不取堅緻只取有定在之意而髻情之以暗指其伯
髮剪生時胎髮為之長剔盡于冠之兩邊不忘生育之恩
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特有孤特之美而訓正者稱治之
謂亂也語意比前愈迫矣伯樹倍公世子餘也其弟即武

精有汰
中算。是間內隱與之處。○上謂曰。蒸下。淫曰報。

通詩以不汝二字為主。開口下偈老二字。是詩入史筆。副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并簪也。其端刻鵝形。橫于

簪頭玳瑁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筭；上加玉作三
 辨一串玳瑁即副筭也服以韋德故曰束服如山勿

22

發聲服君尊氣象耳。
班子二句言服翼髮二句言容觀。玉瑱句言服。楊且句言

容貌其字指宜養言見與他人之習不同揚訓上廣上即
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眉為泰山橫然以此天與帝
俱以神言見為怪意猶手虛賦所謂眇眇忽忽若神仙之
勢勢也
翟是祭服展是禮服與上副并六珈皆所謂象服也清揚
頽作三件設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說此詩只為有子之不
淑二句故此二章胡愈寬和無味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
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采唐

法印書林邦討之舊都

前集

國風

卷

鶴奔

鶴奔與奔、鶴與鶴、○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時
人使昭伯燕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
穆夫人惠公即昭伯伯即預宣公之長庶而假之說也

定中

定中一篇以營建為主而歸重東心上蓋營建時不應
樹木又取有用並非遠慮而營建以前德也詳前後營
建了又德也助民皆是東心靈淵廣故舉殊祀以驗富庶
見得操心之故如此

定之四句文平而意實實如云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

以作室也定屋脈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
定辨東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純
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東影北倒以純正
之而南北向定矣此件作楚宮時事種粒亦營建中所不
可廢者但其所樹必取可以充邊豆戕琴瑟隱然聞禮樂
大用耳若謂禮樂必待此與便是呆話

望是望一國之勢看道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
之向背何似故又用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象蓋
樹象止正宮室方而此先正一國之方而也降就下廣言
非從山上下來觀象是觀土之宜桑否謂民之所資也望

景觀卜

國風

卷

景觀卜

正求渡來好故渡來果然好先戒隱指民安物

集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匪直二句象上起下人即指農桑之人言秉心不是空
秉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即秉于此事也分明說文公如
此操心所以能光復舊業而却在收復輕點出此詩旨
所以為妙

蝦蟆

一章戰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女子有行二句言婦
正始之禮也註不願冒行正不願此正禮大無信二句一
直豈說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失貞信之節即昧天理之正

見清方公在切瑳琢磨有此工夫自然成此德惟結成故與服稱得末方說由耳瑟個赫煊與末章下四句亦各就其德之發見而咏嘆一番非有深源也

竹內塵外側清勁無染有似心休故取為與如切是割折事理一一看得分明瑳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琢是過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礪到光明瑩淨地位不分別行瑟是端莊慎密意個是可畏可象意與大學說瑟個不同赫是氣象充盛意喧是光輝發越抑之而愈揚意有斐二句只標上句說終字猶云到底不指沒世

先耳用石會并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并縫中結

王為飾謂之華諸侯玉用朱白蒼三朱數以上亦不過常飾而德之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是其服飾即美其德也詩人口中無德稱字言下有瞻望半儼肅然贊嘆之意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鍊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著下句德就切瑳琢磨工夫底于淨化而言較與較皆車上橫木較在軾之上致駁則飾而德無事則但依較有自如氣象將重較者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其在重較也或見駁駁是謹言不為意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寬綽

意了。下句只是上承此是勸客周旋中禮處

考禁

通詩以寬字通字軸字作骨而重在獨字永字淵之旁有阿之旁有陸只是一處考禁句不要看作宋實境界寬通軸以胸次言不離考禁亦不粘考禁注此字各就此三字言獨寐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而言之而又取之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

適從草從過有草之過得之意軸訓盤桓不行亦見從容自如意○序曰考禁刺莊公也不能能先公之業使賢者

而窮處

碩人

缺類容貌及始嫁時人情禮儀俱就世情易見者言意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不嘆之味碩人二句不新如云此公缺而長永歸聚長之碩人其缺類之貴如此耶周公之後譚近齊子爵其言使者通情正是笑之巧語即是目之義

未嫁事輕重在人情惜喜上四壯二句是馬翟第是車朱字翟字要緊朱情擬人君之貴翟第極小君之儀朝謂入君之朝也未二句分明畫出奉朝洵為人在嚴重大

續光景。此出相親却似昵。
河水重來二句。禮儀盛飾。即在士女校好上着。

賦

輝味此詩。其立言最有序。然是悔之無及。真可扼腕。荀文
若之失身曹瞞。柳柳州之濡足叔文。其是數也夫。

私奔安得有媒。故註曰責兩無以難其事。此是卜之休卦。
是筮之休象之未落二句。是比。吁。究鳩兮二句。是與。曰未
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三
歲食食。是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非以三歲相聚。便見棄
也。然後章老使我怨。可見不棄。就始終一心言。二行便始

詩通一

卷

五

卷

五

然相背矣。同極二句。然。上。恨。再數其過。是通篇之立
同極反覆無窮也。淇則有岸二句。與至不思其反。有岸有
岸。言事時有到頭處。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
刺淫佚也。則非婦人自作。

竹竿

竹竿釣淇。是托言。淇亦不遠。以為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耳。下二章俱根連。莫致之來。泉源。木發于斯之西北。而曰
在左者。其妻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

也。乃笑二句。是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節默然。作自己
出。游之想。自恨不得笑語。游戲意在言外。說詩者多以駕
言二句無惡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纔見
其絕意也。

光前

荒蘭之短弱。而有蔓生之技。本不勝末。故以與童子之佩
蘭能不我知。猶云其能非我所知也。容乃容與之容。遂如
直遂之遂。末句即上文。倚重較予一例。亦有惜。死。不
自知其無能。意甲。是甲于天下之甲。不我甲。以不敢妄為
格崇言。方渾厚。

詩通一

卷

五

能治煩。決亂者。方佩服。能射御者。佩玼。見說苑。

河廣

二章俱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得往者。不為地也。
龍謂二字最可玩。一齊下四龍謂。微意強然矣。會不容刀
則言河之小。不須強解容作用字。

說苑。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
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
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亦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
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龍謂河廣矣。

柏弓

為王前驅，非必王真在行，以請侯之命。然王之後，即為王也。執戈前驅，亦是婦人想見如此。

周適在衛之東，故云之東。齊所以淳嬰冰，所以滌首，是時物未適，後喜以齊沐勞齊師，可証齊滿也。清內則訓，漸米升，願言即甘心之意。

豈草食之忘憂，非取玩物適情也。兼下焉詩二字，轉到不願言，更有深情。

有猗

有猗獨行，喻經夫愛其無榮，則欲嫁之情可見。要知此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孤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

詩經

圖

卷

故托無衣以憂之，從梁而渡，故可以囊，以衣而涉，曰厲，故必以帶束衣，曰淇，則既渡矣，故可以服。○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焉苦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此詩似賦，而作此者，蓋以木瓜之微，比薄施，瓊瑤之寶，比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借景說，不必另以正意講。○小序：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漚，桓公故而封之，遣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此詩。

義疏

詩為閑宗室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欲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深遠，二彼字，有列處盡為不素之意，行適二句，承上來，亦須會與意，而謂我情靡，情狀言也。搖，即是心愛，細味風指，初未嘗嘆人莫識已意，只言我如此情狀，惟知者以為心愛，第不知者豈不謂我將何所求正見我如此搖，心緒真是隱痛，向何人言，言下便有欲呼天意矣。此何人哉，蓋明知其人而不忍指斥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

小弁之次章曰：誰謂荼苦，不謂其旨。周道鞠為茂草，華預料有恭維之日。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

詩經

圖

卷

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而與君子于役，及鴉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寬閒情，獨至屢章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真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易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此得離家以沒情，形苦極，豈堪讀有家中日常接止之物。如期到而而歸而時接之時，日則已暮，牛羊止以此時下來，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思即有慕，而欲付萍踪飄泊，皆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宋注：依韻，語法直下最得，但不應作對物思人，思則思其歸，即無歸期，亦思其現今所至，是同室至情，自不能已者也。日之夕矣，言上起下。

不月不月，是往事，易其有佑，是將來事，實直述上句以起下句。幸無纖渴，則後歸有期，焉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

君子陽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從陽之陶之喚起。一氣直下，陽之陶，適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實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氣如此耳。大夫東房兩室，作樂即在房中，出入覆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內放意，輕只是招已同樂，未向紫頂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實忘勞得意，至不須說，即掃興。

楊之水

序曰：楊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成于母家，國人怨思焉。以成中作主，沈氏謂南許近中，其實不成，南許恰像成中，即南許亦可恃以無恐，故兼言之，不與我成，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後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于言外。

中谷有蓷

以蓷之乾燥無潤，與已之拋棄無依，通是悲詞，不作怨詞。蓷一名充蔚，一名卷閭，耐旱草也。歲旱則物生高地者先

萎，條訓長，蓋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此離是相拋棄不淑，以幽荒為不善事也，即艱難志，何堪及矣。是因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強作安命語。

芄葍

我生之初，王室未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淆，費我尚不苦顛倒，故曰無為。今刑罰本備小人，而反加君子，則群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矣。生此時者，為忠直既不容，為巧詐又不可則，惟有寂而不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百憂百凶，所關者大，不止楊之及已。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用室道義，棄其九族焉，與念以綿，終速字相應，蓋綿是長而不絕，如終速則不得長相聚矣。三章俱是極嘆其窮，無實，依人之意，莫我肯視之若無也。

采芣

彼采芣者，彼采芣之人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芣為婦人采芣供祭祀，父癯疾病，芣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來于秋，故下承三秋。此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序曰：采芣，悵說也。蓋隴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如久別。

大車

此詩以畏字作主大車二句是即其車服聲容之感以見
氣勢之不可玩如此則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
不須摘破政刑字而呼就車行之安重上說謂予不信
謂子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信對聲音笑貌說

丘中有麻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
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或云留是大夫氏子
嗟子固共字也麻麥盈時是其教民農桑所致存
以備考

此詩破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末三字正其望詞不必作
疑說

緇衣

此詩專為武公作推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為無已
之愛可從來也作詩者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
望此緇衣自覺其服之怡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耳不
須泥定首句為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肅字便
雖然見愛之意矣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
文義不斷宜雖說是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好
有美盛意思肅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肅上何等寬舒何
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

緇衣居族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絳皮弁服緇衣
以聽政館是司徒治事處即執朝也凡諸侯入為卿士皆
授館于王室樂是野人而自授不足卿士之常祿玩敬字
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樂則可
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
欲如此耳

將仲子

此詩以畏字為主以懷字相形無喻我里二句順說並微
托之詞也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檀即園內之檀
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原無淺深只立言之序如此

小序

此詩以詩刺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衆而仲氏即指
祭仲于詩之詞義不類姑存其說

叔于田

此詩要會國人喜段之典已狎昵沾沾濟美之意而段輕
儇浮蕩意態亦即于野美慶見之
美還以態度言方有若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者出
耳仁者相同相恤而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
也武者整控馳聘力能使馬也以其與段慶故見其仁以
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為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既而大叔命西御此御或于已又收束以為已邑至于
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一叛大叔段出
奔可見兩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其私黨而贊美如此
亦全為叔段要譽致然故始易合而終離也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每章歸重下四句肯二章提是狩時事
凡通他好處俱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而為不要折開多
才好勇者大烈其舉其揚其阜所謂焚林而田也
執能如組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藪以
下則至其兩而田矣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

非才不克

周服

非才不克傷汝項累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望肯以為

非而祇之戒之正愛之也
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數二句起善射意發者

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勢也控者止馬待
殺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見他良御拔地矢尾
若弦者滿則放子以任其去故曰縱謂子稍頭也獲倒也
子滿時子稍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稍並指于前如送矢
遠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發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為之
送不是二事○奔奔如子足兩服不退而後而馳不進而
前便有閑整氣象馬行遲矢發希納矢于桶而釋其棚以

獲之考則舉而數之提此從容整暇而得意可憫不重
在事其無傷上玩注亦字提提成其傷女者來清意客
閑說

清人

重責父公不善將之上馬以駕車才以得車馬既不用而
曰馳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翱翔道途
無將率言之左放二句只舉將師一車而言士卒之車則
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閔公二年秋入衛鄭應其
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全將兵禦之後師潰高
克奔陳

羔裘

周服

三

三章總提即其服之美而嘆其德之稱舍命不渝安處于
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濟矣義
極精而色得潤註言當生死之際見非生死可謂可知孔
武有力指弱歸言司立不棄精諫君及新國人足是非乃
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主持正道之謂義以總言克養此粹
人文宣制足以潤色宣猷故謂之秀

道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蓋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實二字二章一意故舊便是情好之

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鷄鳴

鷄鳴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從七言調文際時。居常川內門外。所有車也。泥定脩戒。脩德。便是大帽子語。

鷄鳴。且俱認爲真。不作想像。然據其一時警惕。光景。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明星。微。而謂曉星也。此句見

因夫有。明旦之吉。故想像其光景如此。朝朝有急。進。爭。時。意。大。鳥。與。鴈。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爲。下。文。飲。酒。作。計。

弋言加之。緊項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惜老。亦此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爲樂。正是

鷄鳴

鷄鳴

憂勤中樂。處如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好。琴瑟亦爾。安前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莫不三字宜玩。御以持。持。古

凡物在手曰御。安靜是不躁急。不煩。數意。好而不靜。則滿矣。

三知字。要認婦人。汲。本。念。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佳。字。義。相。應。順。好。是。我。去。

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忌。其。疎。闊。故。惡。問。之。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故。以。善。

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三。人。

有女同車

兩章。美。德。俱。上。類。字。來。翔。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

其。瓊。瑤。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德。音。是。其。時。之。和。厚。猶。爲。美。譽。也。不。忘。久。而。不。渝。也。于。瓊。瑤。見。德。之。容。于。竹。

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序。曰。刺。忽。之。不。厭。于。齊。也。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恥。至。于。見。逐。故。刺。之。新。詩。中。美。

美。則。是。齊。姓。傳。曰。親。迎。則。車。也。則。此。非。淫。詩。

山。有。扶。蘇。此。以。宜。有。者。有。之。與。不。宜。見。者。反。見。之。也。子。柳。子。光。是。古。美。男。子。在。以。情。之。蕩。言。校。以。情。之。詐。言。非。真。以。爲。在。與。從。

詩十卷

詩十卷

也。不。過。欲。見。已。相。和。之。意。耳。序。亦。以。此。爲。刺。忽。之。所。美。非。美。

薜子

以。葉。薜。而。風。飄。與。彼。唱。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序。曰。薜。子。刺。忽。

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校。重。序。曰。校。重。刺。忽。也。不。能。與。賢。且。同。事。權。且。擅。命。也。

寒。寒。我。思。與。不。我。思。是。設。兩。端。以。要。其。必。提。深。浦。未。必。寒。寒。可。

此特明其至之易耳。○序曰寒裳思見正也。在重德行。國
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之半兮

前二章悔前斯之已失後二章其後會之可圖望其由也

序曰羊刺亂也。環朔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東門

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志其所居而冀其來

風雨

序曰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依此說
則前二句是亂世光景。

子矜

青衿以青綠其領也。佩玉也。士佩璆璆而以青組綬帶
之。故曰青。子佩思其服想見其人。雖我二句有知怨如
責之意。

序曰子矜刺學廢也。亂世則學校不勝焉。箋曰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意。

揚之水

水乃之微物。興我與女兩人之寡儔。見不得更相素意。故

女所歎者一人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誰人多矣。
序曰揚之水。閑無臣也。君子閑怨之無忠臣也。終日也
亡而作是詩。

出其東門

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于已者。正見不動心
于彼也。匪我思存句。卒然見砥柱中流念頭。如雲狀其舒
展可觀。如茶收其輕白可愛。結衣在身。素巾在手。猶衣白
色。下茹蔥則絳色之衣也。聊樂者自樂也。與棋則與之同
樂矣。斯字有自返之意。

野有蔓草

序曰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故曰賦而興。重標過二字。通讀以一
人之欲言情。以兩人之欲言。序以此為民窮于兵革。男
女失時而思會之作。

清

序以此為刺淫之詩。玩詩格良是二章俱以觀字暗字為
主。首四句叙其時事如此。女月下見人徑而已。亦欲往也。
均樂一名可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

鷓鴣鳴矣

詩入吳聲。起意。只在敘事中。耳聞目擊。無非為君。而末章
尤深乎此也。廣體之體。有一步緊一步意。○古者太師奏

鷄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色始起，朝既盛，只盈乎朝門之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殿階也。匪難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惡警畏字，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於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情在歸上見，非有兩層，不曰君之荒于內，而言已并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已之故及君，言最微婉。

子之還兮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保字應還字者，茂者技藝之美也，昌者才能之富也，推不出使捷，保利益，通重在舉人一體。

詩一

詩一

詩一

侯我于著

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毫無刺不親迎意，而侯我二字，已含微刺矣。侯我于著，正侯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而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侯之次也。充耳，侯時之飾也，充耳必有鏡，用雜采，故有素青黃，每章舉一色言之，華瑩英，一瑩而異其名，非瑩瑩此瑩，使用此飾。

東方之日

以日在東方，與之子在室，不是因時以起，與室在寢內，則在門內。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乃目工舍皇失措之狀，只緣其君與居無節，故至此，末句雖屬諷令，正是與居無節處，要知這一日是這等平，別一日又要晚了，使人無可遵守，纔見無節。末句莫字，只作要字看。

南山

此詩全是刺齊襄，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豕，駕言于魯，履有繡黃白墨散展，凡五等，故云五兩，衡東西耕之從，南北耕之也。鄭氏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

甫田

前二章，喻服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見不必于豫等也。然上特然獨出之貌，但三惻然不安之意，字義與前稍別。

唐令

首章美其才德，下二章美其才貌，美者技藝之美也，即便捷輕利意，仁者寬厚之意，繁與促，雖曰容貌如此，亦武勇所當發也。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

敝笱

通詩重一敝字，紡紵本可制笱，敝則不能制，文姜本可防

開莊公則不能防閑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使莊公命而惟文姜歸令也從字最有味唯喻其出入自由

載驅

此言文姜乘車馬之吳統徒御之衆來會于齊提是一個了無顧忌之意魯道發夕言昨夜猶在此明日已往矣作人以從行僕從言

待嘒

通詩讀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待嘒字諸則字亦是微首句名燕威儀技藝說長以休貌言揚以容止言抑者壯損收歛之意而反若有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而

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語正狀其奔走之巧射燕大射賓射言威儀巧力言

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終日射侯二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提舉上還是贊嘆之詞射只主賓射說諸侯未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博士射于澤宮為大射燕賓容射于寢曰燕射齊人兩見于魯則賓射也自齊人言則稱其為齊甥是本意明非齊侯之子恐無此意

清揚婉兮威儀之婁也下四句技藝之婁也舞燕文武言還謂于上國君之子教于成均成童舞象冠則

舞大夏而反反句說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不可必崇龍亦即指上二句說作未熟事者○金僕姑失名南宮長萬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葛屨○序曰葛屨刺褻也魏地陞陞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褻急而無德以將之

玩小序則魏之褻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褻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指也詩只以刺褻急為主儉嗇是褻急根因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儉嗇對褻急也可以二字婉約可味政其宜岸宜微一側註嫌處猶云餘峭也是不相宜之意

皮屨貴葛屨賤女字重者裳男子下服之職者使女縫裳則衣可知裳統于裳使治其要衣統于襟使治其襟正是縫綴之事此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朱子要形容他急促故下又使還字奈以為只依文平下鼓下風刺意亦難然

婦人提二句美其容象拂向美其飾右辟者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居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階階賓而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然然而左辟矣曰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礼此解于女字更為開切彼汾沮洳

此詩所刺實情貴介但、不、必、實、為、公、侯、等、實、重、珠、異、二、字、
美、就、像、容、上、說、如、英、吉、俊、遠、開、雅、如、華、可、愛、如、玉、謂、鎮、寧、
溫、潤、如、玉、無、瑕、珠、異、乎、公、侯、正、而、謂、珠、不、似、貴、人、公、行、公、
族、德、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國有地

國小無政則有亡形故憂之與意止四句以族充殺與以
變度曲也歌謹正憂之所寄有惜以報國家刺時事意非
假此以什憂也宣驕是僂侮既忱憤于胸臆而于歌語
洩之彼人是哉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
小國之休應如是也國之無政正坐此出游似絕意不羈
詩經一舉

詩經一舉

張帖

詩意以瞻望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
愈已正是他念親處宜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
不登高不臨深正是以意不將指何事為慎也猶未無止
氣新語連提見情之迫切

十畝之閒

閒、有、無、累、自、適、之、意、池、上、有、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
所、謂、老、農、老、圃、也、其、為、桑、桑、採、桑、也、行、字、可、味、蓋、雖、不、
能、遽、還、此、意、已、一、挽、矣、

後禮

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困窮寧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
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精微行自食其力精用世
客謂此上改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何
矣、過、為、思、重、勵、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各、章、首、七、
句、言、其、事、如、此、其、過、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時、便、
思、求、售、固、其、不、售、而、失、此、志、也、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
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摹、擬、其、字、甘、窮、約、決、不、
苟、得、之、意、如、此、注、中、其、志、以、為、字、可、味、而、胡、字、即、是、休、想、
約、口、氣、正、其、志、堅、不、可、奪、處、末、二、句、緊、承、上、文、美、美、不、必、

詩經一舉

國有地

張帖

權到仕而不苟標上

坎、一、二、字、是、摹、擬、改、苦、意、桑、河、水、句、是、寫、凄、涼、光、景、一、夫、
所、居、曰、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畝、則、一、夫、兼、三、百、夫、
之、義、也、伐、輻、伐、輪、雖、泛、言、實、蒙、上、伐、檀、說、未、秉、猶、俗、云、未、
把、

碩鼠○序曰刺重飲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蠶食于民

不修其政

此與有秋無一、例、借、鼠、以、指、在、位、諱、之、也、只、依、文、說、不、
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三、歲、貫、女、言、受、其、貪、殘、之、
久、也、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土、之、意、直、刺、宜、若、久、困、于、此、

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也。

楚輝

這詩以思為主。三句成處。以漸而深。然思居畢竟是所最。思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姑居之憂矣。三聯字。宜體認。居字外字憂字與下聯。聯。聯。聯。正是思居情態。思及外則趨此又思失彼。所以聯。思憂乃能無憂。故休也。末二句都是上語。全在自己思緒抽動處。想像發揮而特將良士作記。非必待說彼取法也。

日月其除。只說現在務閒之歲月。言過此則歲事將與矣。居正指農事。言由農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總謂之外。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未說到事。安若然所做事內。故變故。則憂也。朱注蓋共。事變三句。是起下聯。話頭。若認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有思外不宜迂遠說。思憂而不煩十分危迫。總藉着思居說來。自然有味。

北說云。役車。方籍可載任。罷以供役。亦用以納未緣。役車休是農事畢也。

山有樞

人有財而不能。用如山。隔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為典。未蒙。事物俱動。勞所得者。弗曳等。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洒掃不止。是安居。亦有延接。燕飲。廩酒食四句。一串着。日。

字。即歲晚之日。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姑勿深思。早乘時為樂也。末日苦短及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楊之水

通詩以延字為主。下開命而應根延字來。惟欲延之故為之隱。

石生于水。弱而石強。以比沃本于晉。弱而沃強。素衣者。諸侯朝祭服之裏衣。本丹朱而曰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為銷。黼丹朱中衣。以銷黼為領。丹朱為絛也。以延桓叔。見欽奉為諸侯。既見。正成其代晉之謀。履。故為之隱。故但以見為言。

南唐

南唐

南唐

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強且顯也。命字作謀字。齊事不露。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講有命。不要露出領晉字。按晉諸父弒驪侯而迎成師。國人敗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而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作于清武之使。國人固勿與也。序以此為刺。昭公分國以封沃。則此云不敢告人者。正以泄其謀耳。

叔聊

以物之善。與國之盛。下遂以所與之物。然出速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盛也。兩手為角。兩角為牛。碩大與善字一意。只說人心氣。繫上言。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明且。

為便是連條之勢，末二句致嘆而已，不是兩層。

綱鑑

這作詩人叙詞，須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綱鑑二字，暗照男女情好，周禮仲春嫁娶，三星昏而不見之時，今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此亦算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嫁嫁之年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註忽見二字，送何字生來，有喜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各字字句，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量。○星隨天轉，春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秋社。

杜社

此詩以獨字為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與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止第三句，獨，眾，就情義上說，正是孤特形狀，豈無二句，正踴躍，眾，中情事非原其所以孤特也，比有春應之意，便有扶持意，開說胡不二字，分明是嘆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

黑索

此時應休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居，完，若徒好遊說，則一是身與之相依，一是心與之相體，鄭氏以居，為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含蓄，末二句，形象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亦言外。

詩羽

這詩重不得養父母上，以造物之性，明比連民之情，是比體之似與者，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擅壞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復其常，謂復其子繼之常，豈曰無衣。

此詩只是自陳其所以請命，而偃傲自見，無自誇意，而求嘗自謙，安，遲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恒，祿乘清父之難入，晉為晉人歌，勝莊伯獻孝侯，又為晉人而改，又求鄂侯之卒伐晉，人立秉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言有尊榮交集意，煥則煥，服久則煥也，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慮，故可以久。

有扶之杜

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嗟肯由，要本君子行通之心，蓋怨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屑就也，不要以然，說是不肯易飲食之，有恩慮多，方展轉屈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若做飲食無由看，便說然了。

葛生

思到生離死合，皆同，久出不歸來，誰字，獨字，聲相呼應，言予美既不在此，我誰與乎，惟獨獨耳，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

則月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久而來。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德為出之久耳。承前車獨字來。

采苓

序以此為刺晉獻公之聽讒。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衷。故借一物言之。首二句不必依註。特字欲字喝起。只依本交平。說來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之為言。方得題肯。為字亦重。言出于為。便不可信矣。信字即然字意。中間含前龍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無方。聽讒者身上看。胡得是我。使他不得行其言。不重。人自止。

卷十

車馬

卷十

卷生于陽。若生山田及澤中。對生于圓。

車馬

此時作于秦襄公。為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創見秦襄公。下章樂意。已含于諄。美中車馬。以千來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以。故開口說下。而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概未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使人羣的氣象。未見未字。作將字看。既見。因寺人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古人席地。故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便是坐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之意。樂只此當此。鼓瑟鼓琴時言。不須指出所樂何事。述者其重。宜

吾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

駟鐵

此時以駟馬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晉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言往行事。次言方行事。終言畢將事。

六轡在子。尚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四鐵花車。譬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則上說為是。驍子乃便。便使令之入。非單指田獵之官也。

求時二句。要見公蒐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掩車之地。意欲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者。驅

卷十

車馬

卷十

此及時之歡。圍聚一處。以待君射也。美哉。見儀官亦見。換舊此意。最重。孔碩。只帶言。公曰左之。然公所乘一車。而言命左即左。御之範其馳驅也。而舍失即中。則射之善矣。舍技是公親射。

既聞是開殿。不必泥調習人游而。馬閒輕車有和奮之聲。而大載其上。提是駕一舉。狩光景。○狩以講武。主習騎射。擊刺以大。芝禽。猶仍戎俗。

小戎

小戎對大車。役收對大車之役。收言。解是轅端之軌。鈞所以駕馬者。其制從軌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頭。當轅端。故

下以鈞銜，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托馬頸，謂之軛。軛上尚者，恐碍馬體，肩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本理，不堅固耳。其字即在束上看，游環旁，雖制軛之具，是二件。陰刺沃，係之飾也。實一件，環是一皮圈，托馬兩外，游環係馬內外四轡，實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轡。故曰游環，雖是係定的兩條皮，隔繫在軛之外，如軛無故曰環，陰刺重在軛上，繫馬不當銜，便無用力處，故轡二件係兩條之頭，繫在陰板一環，即係也。轡形圓，轡其中以貫軛，而周圍持三十六幅，兵車要馳驅險阻，而轡近則脫軛，故比大車長些，曰轡鼻者，見齊，是而不奔，意者一駕字，還重在車上，以大緊就其做人，和厚言，在其後，用除光雪耻意。

駟野駟驪，驪服之色也。龍首以銜車，不重畫龍，重合轡，其轡也。緩軛以御馬，不重轡軸，重畫字，而其文也。看如人，逸前驪，軸乃驪馬之內轡，驪馬通于角驪，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車挽，但係于轡前轡上，非前之軛也。方何句，只是服人未得意，胡然句，言情上亦放不下。

伐駟孔羣，言披韁甲之馬，謂和中節也。安牙以缺人，家伐以自衛，蓋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于大者為像，中者為伐，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弓雖欲止，故必以竹為開，象

弓之形，納于弓之裡，用能約之，而復入于轡也。歇，以穩之安，靜言，即首章溫字意，秩，訓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言也。此兩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

蕭蕭

遙討反覆誅歎，無非想像其人而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一篇俱說水說，故以蕭蕭二句為敘秋水盛時景色，而蕭蕭淒涼，增人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魚，可想秦人悲歌意。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此個一方，改照下求之，不滑，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連水亦是借法。

○宛在水中央，正造一方想出，是意念造他如此，非果可見也。然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

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低，小池也。能遇水使遲流，故。

飛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右者，言其舒坦也。

蘇南

興各止五句，蓋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渡，統計之初，錦衣張東，言衣袂白之東，而加錦于其上也。難續于裳，言難衣者，裳亦衣也。羅丹花名，色正赤，顏如羅丹，顏之移也。佩玉

將人保之改也

上章言能稱其位是默詞下章言久于其位是記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為沒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君身說

交上黃鳥

此詩以穠茂良人為主誰逆字極重暗拈康公奉父祀命迫之使從也曰將曰防曰禦通就才敏智慮言○等曰人有其身謂一身百先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晨風

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末二句是直言

詩通一章

不當忘非疑詞也久而不返便是忘之目積一月便以為多察根憂心說

無衣

此詩以王字為重每章上兩句與下兩句一呼一應絕制備是綿衣與師之吉村來事變同仇以敵愾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作有故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俱靠一王字說

按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渭陽

全詩以送為主二贈俱送中之事慈以戒思要于言外見

思親意不要說路車繁纓九龍象革二路也後理玉作二件者車馬之贈蒙送之贈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候服乃一腔離情所寄也

權輿

夏屋作按室者供德之厚在其中傳以大訓夏具訓屋渠保訓勸上言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顯然則運作食亦不妨但人不識耳蓋傳以為黍稷稻粱公食大夫半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權輿以借來當始字以造車自與始造街自權始也詩意重在行道上然道恒閑于禮意故美之

詩通一章

宛丘

詩意以刺蕩為主蕩者內就舍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情上見蓋情思曠蕩廢盡禮法也擊鼓值明合看鼓所以節舞上之文則鼓亦久矣值詞直當持字看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文武以翟鸞羽翟翺亦非丑樂

東門之枌

一章言舞歌之盛二章言往會之期三章言相贈之厚不必相承看其下指枌桐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子仲陳大夫氏較旦如今云良辰美景箋曰較總也較男女合

行

此詩玩不續其麻二句，是刺人之詞，序所謂疾乱者，是

衛門

此詩通會隱者，自來口氣，居處食色，皆切近事，意實度遠，不須拈合分析，即章可以二字，正與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着衛必，亦不外衛必，齊姜宋子，是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

東門之池。序曰：刺時也。疾君之淫昏，而惡賢女以配君子也。

配君子也。

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反覆道之，略訓解猶今人所謂

詩經十卷

解

知趣隨其歌咏言語，能會其情也。

東門之楊

序曰：刺時也。昏相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

序曰：此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傳，以至子不

言古其積惡不悛，故追其始，次言其悔，禍無及，故慮其終。

畏，醒慶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防有鵲巢。序曰：憂說賊也。宣公多信說，君子憂懼

馬。

以宜有之物，與不當有之事，巢在防之北，非在防也，中

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徑，覺磚屬砌于徑上者，竊本為香

咽下有囊如小綬，其五色草色似之，鵲喜相地，安則為巢，

若宜荒地，不成則有，中唐有鵲，人宰殘之，則成其美，即有

肯鵲，人莫成之，則成其文，倘張謂以虛誕之詞，貽惑其心，

使之無定也，憂心正承此說，但謂之曰：誰則尚在，疑似之

問。

月出。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三章只一意，與止二句，陳美好之意，惻清亮之意，燎開明

之意，窮糾幽遠而愁結也。憂受煩擾而悲苦也。矢紹糾緊

而急迫也。悄然憂也。慄動搖之意，慄悲愴也。

詩經十卷

解

株林

首章一問，一應，又二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為夏南，下遂言

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

澤陂

以物與地相稱，與人與願相違，澤水之鍾也，澤障，水之

岸也。未開曰蒹葭，已發曰芙蓉。

燕巢

燕巢不以視朝，而以私居，燕巢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

自備，節不容心，于治可見，却不重，在遠制。○初、忍之也。

憂傷危之也。憚則憚其不可復救，細味此詩，于擒君所以

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禱。祥有祥服。素冠素衣。素禪是也。不
行則一脫。素衣已往。言矣。安得此服見之。廣見二字。一氣
貫到底。隸人樂。是固服而勉其人。同人而想其心也。
同歸者。趨向廟與之同。如一者。手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
歸如一。謂允可遵先王之典禮。而主于無過之地。若時與
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長楚

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

卷一

而樂之。其苦趣雖于言表。無知則無賦。枝之憂。無家無室。
則無賦。後之累。然本文却無處下賦。後字。要說得含蘊。

匪風

詩之神全在願聘周道中。舍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
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但且弔也。西歸未暇
笑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
矣。故欲以好奇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該字
最可味。

蟋蟀之羽

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與歸

廢者。將從容曉喻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庶幾得免
才禍也。據聞。箋以為振地解悶。謂其始生時也。或云。聞其
久通。蟋蟀甲下有小明。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候人

此詩以刺君之用小人為主。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全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吏。有
徒。何戈與楯者。其徒也。帶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當有
三百。況又時小入乎。則君子之失其戒可知矣。服冕服則
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制。

卷一

服不稱矣。嫌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
蒼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米多而得晨光
則見雲氣上溢。小人盛而得若寵。則見氣焰可畏。

鳴鵲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則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揭
一心字。而各章以以儀言。化入得天。雖承儀一實本心一
來。

儀。包一身之所形。言循其常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
一矣。儀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原。凡入除却身別無處。至
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

帶弁是飾儀中指兩端伊絲者言無他飾伊駢者言無他色帶與弁各如其常度自然相稱即此豈不可見儀之儀不成則已之儀足以正人非入來取正也不成須寬說帶弁亦在其中胡不萬幸重在樂法之及不是祝壽

前三章有二向中即具比興二意末章則須于此下賸明
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正意方起興意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黍藿比大同之得所陰而比王朝之隆盛有三者紀綱法
度出于朝廷天不得凌小強不得凌弱也夢則又有懲惡

漢律而弱不受其庇矣要見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遂相凌逼急

七月流火

通章以陳邨俗之厚為主節了要見先公風化意而衣食兩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畧言衣食之預中四章詳言禦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為食之預總不出首章意

荀章構一篇大義。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於春。所謂預也。大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七月西流。是暑退寒來之兆。授衣。家長率衣褐以授家衆也。一之日。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故。藏裘以風而寒。栗。

契則無風而氣亦寒矣何以卒歲為民言則耕者耕土耕
往中田之虛以修田器也寅月木便服耕而先福之儀然
月耕猶可緩而已趙田功故福田早田暇肆為民喜而
亦冀君要衣必先為衣第言耕尚未盡為食故云言衣食
之始

揚用條云說大廉是
寒風驟發其聲似之

次章春日載陽五句對過，二句一是采葉以供婦生之
錢，一是采葉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特事，載陽是上照前
感發果烈者，有當春而念及于寒意初，中便該得去冬

卷一百一十五

—

13

賁賦。臂力于滔蚤。所以同聲公子之女。感時傷思也。味之二句。有無窮情景。運重在孝思。與下章格裁命題。乃以力于蚕桑爲重耳。○按蚤之未出者。以繫帛而沃之。則易出。今養蚤者皆然。故毛傳曰。所以生蚤。非以啖蚤也。

三章七月流火。與伏事不同。前以特來言。引起今歲養事。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養事也。要認禦寒之備。已成意。薄如今蘆簾。可以接養。養月四句。已在上節桑柔內了。只為言接養之備。故重叙明養之事。見得養而衣。衣而再養。歲。不改也。重衣。平。不重愛養意。惟常之月。并鋪其麻。則一月而兩事也。賜以及至。應陰氣之新。三

用藥美鳴呼尤多則來芳歌而麻以時成矣故可續春三
句總承前文去黃朱皆色之正者故染以厭不用而
曰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案則衣在其中不
露只言其說上大意為詩

四章前曰白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
待微非感物而知時也凡物生于陽成于陰其盛得陰氣
之壯先者則亦陰類是依屬出則為秋之集故露既降
貴武功是即于露之事名之蓋古者行以訓武乃君率其
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禱而武在其中也一之日止
是正率往二之日則正率度年俱往故曰其同

其皮裁亦可禦寒也古者士坐犬承
五章同言為衣故及治室蓋治室亦禦寒事耳此章對前
章前重時變此重物變斯為雞屬故雞使續也結緯實也
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見自暑而漸寒物亦
故熟于始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不入而室也
箋謂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是蓋古人幸
洪多用倒掉類此

六章眉壽以上是望于養老下是薄于自來亦要清渫
蓋老者生長農家爪壺直茶何嘗不食但卯民之養其老
則特有英醴春酒以介眉壽而不致以為常食耳註老疾

賓祭是若而有疾者而賓而助祭者皆有小病之謂故
古之詩則止說養老不必經賓祭獲輸為酒是一職事
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助助如調和共血氣詩春
精神是也與別處作煩煩不同

七章註言終始農事蓋納稼為農之終而思及播種則
之始也論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于言下看
出勸農意耳黍稷二句備言納于場者即所謂成稼之同
也自野入都邑故曰上入取茅索綯即是官功蓋其字與

其始相應見積上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
末章登堂以上是以相勸澆水以待君登堂之祭下是相戒
澆場以行已視君之禮四之同二句正言所以進趨水役
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進趨華協功之故中上有進趨意
獻羔祭豕祭司米之神也祭而飲水重即陽氣上澆場不
是止掃場也凡農功所未畢者汲上飲完事也明酒斯
只重享君莊中即飲云之特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
却宜玩有不審少緩且夕意思

公詩重登堂上供作為言正意隨在言外言古鳩鷄
鳩鷄

室。未言風雨。而將室。皆暗指流言。偏私說。

呼鴛鴦者。呼武庚也。取我子者。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余不歸。執二叔。恩斯二句。極言愛子。以明取子之妻。而見室之必不可踐。

次言深愛室。而預防其踐。正。不。可。踐。室。未。只。寫。得。自。家。謀。圖。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吃。緊。在。一。道。字。或。能。傳。

予亦底幾如是。非斯無人侮也。然下紐。與接自見。傳曰。微。則。也。釋。文。土。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

三章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勞。自不暇恤矣。拈。拈。言。手。平。庸。言。口。五。文。也。拈。手。口。並。作。

故。手。口。俱。病。舊。租。皆。虛。字。謂。持。茶。以。積。起。來。也。不。平。竟。微。土。綢。繆。與。拈。茶。舊。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一。章。自。為。一。意。疊。一。相。承。

予羽二句。承上章來。風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侮。在其中。催音曉。全為愛室苦心。不容有已。蓋一身勞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身以此為作詩之由。

東山。序。或。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一。年。而。後。改。三。監。與。淮。夷。叛。周。公。乃。東。戍。之。三。年。而。後。

歸

通。歸。士。口。氣。四。章。各。有。有。欣。慰。意。而。各。從。勞。苦。說。起。德。

要將歸途自言。

我。租。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途。之。勞。也。曰。歸。而。心。及。悲。從。我。不。得。歸。止。未。制。彼。棠。木。二。句。是。收。松。作。歸。計。而。亦。見。完。歸。意。矣。謝。却。行。枝。與。得。處。車。下。亦。無。兩。層。但。從。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較。字。亦。字。俱。堪。尋。味。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

次。車。時。途。中。意。想。之。詞。果。廣。六。句。作。五。件。者。伊。威。亦。名。委。黍。似。白。魚。多。生。在。下。濕。處。常。惹。著。鼠。臂。故。曰。鼠。臂。今。說。作。婦。宵。行。獨。不。着。地。言。蓋。室。廬。荒。廢。則。其。飛。行。亦。無。定。在。矣。不。可。畏。也。二。句。只。以。畏。字。逼。出。懷。字。不。要。泥。註。中。然。豈。可。

畏。一。轉。要。此。凄。涼。光。景。懷。亦。改。懷。此。凄。涼。地。面。也。若。說。為。家。人。聚。此。而。不。得。不。懷。便。無。味。

三。章。重。婦。嘆。于。室。我。征。車。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而。行。者。遠。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猶。是。水。鳥。知。天。將。雨。故。長。鳴。不。必。休。食。蟻。註。脚。鶴。鳴。是。在。途。事。婦。在。家。安。得。聞。之。只。想。他。見。零。雨。而。悲。征。夫。之。遇。雨。耳。有。數。四。句。念。夫。婦。之。相。見。而。言。見。瓜。栗。又。不。言。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久。無。限。離。合。感。慨。盡。于。言。外。喜。幸。不。足。以。盡。之。未。幸。雖。極。結。新。居。之。樂。而。無。窮。意。趣。却。在。其。舊。句。與。互。其。儀。止。註。中。於。者。繫。佩。帶。也。悅。佩。中。也。即。綢。也。結。之。者。欲。

其受戒命團結而不怠也。親結句是戒命之體。九十句是往送之體。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細玩此章。即以足蘇事所末了。

破斧

破斧缺斨。正三年征伐。亦舉勞苦而極言之也。周仲二句。但周公心上看。象或入新。緊頂四國者。皇者。得其及例。使一于正。此者。化其惡薄。使安于善。通者。飲其溪。使歸于一。蓋三豎流言。則四國煽惑。周公止征一方。而曰四國者。所謂我一人而千萬人。此與通。俱蒙是皇。未將字。嘉字。林字。各根皇字。此字通字。志說。

伐柯

與詩作于既見之後。其重在下章。得見上。惡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浮。上。至于何之則。已現在手中。財。斧何事。求之。手已遣而或禮。財媒亦無。所待矣。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半。合外于舅。而謂同牢而食也。

九歌

東土喜見同公。匪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地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看他說個東衣。便宛然有奔在。

東觀。相顧嘆之狀。公歸無所。公歸不渡。是明如。相王室。為公之所。無復來理。而心不忍捨。則說到信。信宿。已見悲端。末章。寫自。已一片。悲。無已之意。而公之當歸。故不暇恤矣。

狼跋

全詩要者。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音之完。莫。皆公之常也。但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經詩人說出。與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趙公之常。安自如。孫碩膚。有。造疑。勸之美名也。公則何。嘗有意于孫。凡人之所。見以為安。故凡。為安。赤。馬。凡。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余于衛鄭之詩。多存小序。以備參考。蓋從序說。則多。言。否。則。諷。刺。之。言。殊。堪。全。人。尋。味。若。然。作。詩。林。說。復。讀。之。詩。三。百。篇。皆。夫。子。而。非。以。備。勸。戒。者。余。不。忍。非。廢。也。

海虞陸化熙羽明育雜識男休微編錄

鹿鳴○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賓幣

帛筮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矣

此是將自己設燕本意說與賓客之詞又意括在人之好

我二句中

小雅

中恭故席求教這今猶沿之故應以此為主若平

平看此詩則首章先言在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

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傳述已之所以樂賓語意參

差互相關照德見其為親賢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

節一將示教叮嚀蓋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說者多謂應

重一好字不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

我而始與之進酒杯酒平時上下之交亦安在哉九人所

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以引起示戒耳

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大笙言鼓瑟帶在吹笙

內承笙是將無時幣作幣即行于鼓樂時者末二句是冀

望之詞周行渾一說

德音二句總是稱賓之賢德德音指平日之令聞德只在

淳厚一邊探民不恤是德音更以如此非已他而反之乃

德持于未施也君子之指在位言則放以德音為主而帶

民在內上云乞言此則并及憲老矣教將有從容和順之

意不在式燕外獨言酒者樂幣在其中

鼓瑟吹笙正是飲旨酒時事和樂耳港緊承說重在湛字

安樂其心最重或世所以地天交泰宜簾不隔而絕無忌

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上章式燕以教便會

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實非待心先安樂

而始好也

四杜

通詩俱是入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

之例全詩不連將三字自首至尾皆四顧顧離兩章王

事却將來作個話頭不甚重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

母言末章之懷歸則緊頂不連將父母說

監亦監也出河東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結史而

易敗故到不堅固為監王事是宣上德達下情之事傷感

兩字渾一含情

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若則坐也席地且不連則

則小室有樂矣

四駁駁上只叙出使事以起下文非是欺使事不已作歌
來論不是欲君令我速歸就養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只
是欲知我叩命遠臣有知許悲惋哀曲耳要知此是夢詩
作歌就使罪沒言
按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
周知天下之故
疏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壯勞使憫其情是以出則盡
職歸則忘勞也

皇華

通篇重每懷靡及句總之下四章意思俱括于首一章中
看每章我馬一句即是馳二字先景詠不已而謀度不
已而詢詠謀度詢又必要周又各蒙載馳載驅說宛然是
個每懷靡及看謂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傳曰忠臣奉使能充君命無遠無近如花不以高下易
其色最有味依朱註只是以華之隨也皆有與心之所懷
皆然馳上此皇上相應雖泛言征夫實重使臣王者君臨
萬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特同時出使之臣耳宣
德達情原是一意須融會說靡及者恐未及宣未及達也
此在曉上進事之時念之不置故曰每懷
我馬四章四平看各載馳句有奔走急疾之意周字最重

是無廢不問無人不問無事不問也詠謀度詢正是古使
臣問者老求遺逸也孤寡舉廢隱本職宣德達情正在此
內詠有聚謀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寬問意
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教使臣曰詠謀度詢必諮
于周敢不拜教臣聞懷和為每懷才為每懷事為每懷
為度客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既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
不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客客事為詠客難為謀客禮為
度客親為詢其文稍異

常棣

通篇以莫如兄弟為五二五兩章意每加切乃發明其如
之意以為人家兄弟多在安樂時視為累不相關故末三
章極言安樂之必須兄弟宛爾而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開
鍵一完圖便見九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我曰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柑鄂是也棠棣之花一柑生
二蒂兩子相聯鄂是得華之光明則詳然盛言為與者
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無據莫如兄弟彈舍下七
節意只平上以情親義重言而語氣已不勝感嘆
死喪之變猶曰在內到積尸相求其喪尤慘懷者共衣金
錫棺槨之類求則求于積尸之中不忍其暴露也感字可
嘆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矣懷字情止尼

力、水字、力上見情。
對云：春令水為而今在原。失其常度，則應則鳴。以求其類。
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而平
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言良朋，則非淺文。曰永嘆，亦非輕情。
但力不能相及耳。

閨閣樂侮，是人欲昏迷之時，而天理猶不容或者。閨閣良
朋，正相對者。○急難較死，良已淺。樂侮較急，難尤淺。然事
雖一而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

五章是上下過文，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
起下面完圖意。喪平則無死，喪哀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

詩通二卷

小雅

五

樂侮之事，亦是詩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而喪
亂，一上經過而後就安寧也。

儀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具字當以無故而
成在立說，搖不離和樂而自有一段真情，纏綿不舍之意。

妻子好合，說平日說翁者相好而無相沁也。照他人具

而兄弟不具，妻子翁而兄弟不翁者，其端與湛自見。

兄弟具而樂之，真是兄弟宜室家也。兄弟翁而樂之，是

兄弟樂妻孥也。完圖不必推深，只平心虛氣看室家喜有

伐木

通篇以求友生作主。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字，不止自
恩勢分無欲全人恩已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
飲可以將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顧上而連上之必求
常應於應，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而章終完得一
求字。

首章有句，只與止第二句對。云：嘒嘒，西鳥，華也。伐木非一
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為興。聽字，即鑒字義。照本文看神之
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鬼神，終無絲毫而己。文家
政議法，不得不說到恭交成治上。

以章與至末，以伐木盡其力，與篤其盡其情也。醴酒五句

詩通二卷

小雅

六

對下六句看醴酒肥甘，酒掃陳設，是五文，連字，只顧其香
臨之意，寧通不來，是常望他來意，微哉弗顧言，無使，我不

顧念朋友也。微哉有微言，無使，我于明友有疏薄之微也。

不是使朋友不得肯哉。

傳曰：天子八簋，夏曰：祭然已灋掃矣。陳其恭，稷矣。謂為食

禮。

三章與止四句，以伐木必乎所生之地，與燕飲必乎所起

之人，兄弟無同姓異姓，言上皆尊件，故不敢必其求，此同

筆，故必欲無遠，民之二句，是比方之詞，蓋即常情之小失

以喚起上當為友也。失德以怨，亦只就自處說，與弗顧有

還時也。此已明。說。是。離。家。旁。身。下。特。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章。總。冒。

以。章。亦。靡。室。家。求。愛。止。愛。勝。期。之。遠。也。愛。心。烈。之。際。而。愛。止。就。後。竭。之。苦。從。離。家。求。成。事。未。已。就。今。往。者。言。以。方。在。途。也。靡。使。之。字。就。同。成。人。言。之。兩。者。成。後。皆。有。戰。守。之。責。與。數。室。家。也。

三。章。承。不。遠。啓。居。來。陽。止。是。明。歲。之。十。月。不。遠。啓。慶。以。在。邊。防。守。言。與。不。遠。啓。居。止。就。上。遠。言。者。不。同。愛。心。孔。疚。以。憤。歎。國。難。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也。不。求。是。竭。力。致。死。以。守。邊。防。在。時。起。下。二。節。

詩。通。二。卷。

小。雅。

九。

成。主。于。守。而。四。章。言。戰。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將。帥。乘。天。子。之。命。車。故。得。稱。將。帥。與。下。或。車。有。別。或。車。二。句。承。上。起。下。二。連。說。不。定。若。只。為。欲。克。敵。一。月。三。捷。言。當。常。勝。也。古。者。樂。勇。必。用。車。戰。故。張。皇。略。車。或。車。正。以。作。最。戰。之。氣。度。下。豈。敢。定。居。不。須。用。轉。不。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坐。則。還。善。行。則。快。戰。退。則。堅。雖。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則。在。心。上。着。○。五。章。首。二。句。亦。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者。過。之。以。運。善。決。策。勝。者。此。之。以。進。退。止。奔。翼。以。車。之。行。列。言。象。彈。魚。服。以。車。上。器。械。言。豈。不。二。句。承。武。備。雖。武。注。求。日。戒。日。存。此。戒。心。也。孔。棘。即。警。戒。之。詞。一。呼。一。應。

詞。氣。甚。緊。

末。章。要。認。預。通。意。蓋。人。懷。敵。愾。之。心。則。公。事。可。畢。師。家。有。期。故。預。通。之。楊。柳。依。之。即。首。采。薇。之。時。也。雨。雪。霏。之。即。首。歲。亦。禁。止。之。時。也。因。來。而。追。往。重。在。雨。雪。之。勞。上。竹。道。二。句。俱。極。雨。雪。來。遇。雪。行。進。而。又。饑。渴。也。莫。知。指。君。言。方。遣。成。時。而。終。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盡。盡。知。之。爾。行。可。無。復。顧。慮。意。

出。車。

全。詩。重。美。成。功。上。以。猶。勉。于。或。作。主。而。其。本。在。愛。心。惻。惻。二。句。前。三。章。叙。出。師。之。事。先。戒。懼。而。後。奮。揚。後。三。章。叙。出。師。之。感。先。勞。苦。而。後。悅。樂。

詩。通。二。卷。

小。雅。

十。

首。章。上。四。句。是。以。詩。人。叙。詞。述。大。將。語。有。天。子。二。句。只。言。承。命。之。重。非。師。出。有。名。也。召。僕。夫。內。就。有。絲。意。所。謂。君。言。不。痛。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出。車。在。却。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旂。旄。建。旄。而。鼓。旗。建。旄。已。在。彼。牧。故。際。頂。曰。彼。旂。旄。斯。蓋。因。言。表。章。而。無。舉。前。後。軍。言。之。也。故。云。飛。揚。重。在。統。衆。上。不。專。取。其。衆。憂。心。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平。敵。以。副。君。命。耳。古。之。御。者。實。與。大。將。比。肩。此。僕。夫。非。將。車。者。况。疼。重。在。將。有。以。威。

三章膏陽意根。次章戒懼來。其實戒懼與膏陽。非而曉愛。危是感僕。夫而威靈。遂已攝萬矣。矣。有四句。皆詩人敘詞。以為天子二句。章本傳王命重作。士氣上城。以扼除劇樂。言所謂出入之防。最荒服之限。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赫。不膏陽來。袁。訓除。益乘我懈。何我禦不得為除。此則不假改伐。而陸梁者息也。雖本赫。威名要見。守備有道。虜不敢犯。意作已然者。

四章至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見於言外。昔我四句。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泰發方華。前歲之季。夏也。雨雪載途。今歲之孟春也。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于簡。簡書。即出師時所受。城朔方之策命也。要見即却獵。此而在塗之感。慨猶如此。方與下章有情。

五章代為將帥室家之言。首二句。正是暮春景物。即將。神在道。感慨。雨雪載途。時也。末二句。全為師征不歸。還想其夫之詞。不是實事。須知上帝言往來之情。結于簡書。將帥語意。典戍人迥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

末章首四句。只就敘光景。不重時。可樂意至。執訊二句。方照上春日風光重。可樂。發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襄。是在族方時。不敢荒陵。此言于夷。則以去用方。凌言。

便有幾。世平。室意。此是一詩之主。輔氏曰。歸曰凱旋。凱樂也。

杜社

此詩通是王。者體成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首念其當。時身方畢成。時尚未至於春也。次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適度之。四則過期而不。至。故以下筮決之。

於杜社。雖以識時序之。而取義于杜。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繼嗣我。月指往後。至今月言。陽止。即杜社。能實之候。適止言。此時。從未。即歸。難。還。不。得。服。

蕭車之事

小雅

主

於杜社。實是去年十月。其葉萎。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笑。升木二句。是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者。將升木。代杜社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賦山。固是望君子。然。重。杞。可。食。則。春。已。暮。意。極。事。三句。全。是。憶。度。料。想。之。詞。

匪載。四句。承上。起下。輕。重。在。下。筮。上。匪。載。匪。來。指。陽。止。涉。葛。止。時。言。期。道。就。來。芭。時。言。多。為。恤。不。必。指。出。所。恤。何。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讓。相。讓。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會。字。從。借。字。生。卜。有。龜。詞。並。有。占。詞。皆。謂。之。樂。

魚麗

詩音全重，優賓二字，首二節極道其盛，已含曲全意。下三節特指出以實其曲全耳。下所謂多偕有，即上多有字意。嘉賓時，即上音字意。上言酒已無羞，下言羞亦無酒，嘉賓音稍別，嘉以品言，音以味言也。

以二點與音多取二者之無備，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且字重多或憐取以求充，故惠不嘉音或盡美而難繼，故惠不賄，有或憐經以取盈，故惠不時，嘉則多而珍異，欠則音而齊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曲全者物也，所以曲全者禮意也。

詩通二卷

小雅

注

嘉賓

全詩以樂賓為主，曰樂曰酢曰饗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有酒，猶言設酒，設在其中。

首二章言取物必以其適，與燕賓必以其誠，式燕以樂，一聯說樂行，俱以心言，樂只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到下饗字方是勢分兩忘，形迹俱釋矣。

膠木下垂，使甘乾得以繫其上，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其心，亦重主人去安賓上，又燕只是一時事，如酬酢不已之意。

南山有莖

此詩要玩總注尊賓字，美德祝壽，所以尊之也。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德。典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蓋古人頌美，未嘗忘規也。各章樂只總說其形于爵，接時者言之，不甚重美德，全在邦家之基等語。

邦家之基之先，直指其德，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不已既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保者保合太和之德，父者順養元氣之謂，爾後就木身說，典無有汲汲汲字，同任父爾後雖是祝壽，隱然規以修德。

此時舉草木為典，各有倫類，臺與策是附地者，故與邦家之基。桑與楊是沃若者，故與邦家之先，杞與李是多子者，故與民之父母，榜杓與枸梗是耐久者，故與簪壽黃者。

詩通二卷

小雅

葛

參蕭○序曰：蕭，蕭澤及四海也。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

此詩極重既見二字，重我子與諸侯，既屬一脈，只在來朝否則非與，既柳之悲，即重匪風之嘆矣。既見安得不心寫即美，其德處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舉舉來朝之儀作結束矣，或謂全詩以德為主者非是。

心寫津上在睽遠相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親德意，是故燕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承心寫來重君恩分典之笑語，亦舉服舊多推開一層說，細看不如只說燕時言天

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慶。

龍猶言增重我光。猶言光輝我。此即是德。不真而此德之有常要說得自然。勿泥為戒意。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享壽封。而永作龍光也。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全德。無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故此言龍光不真。下遂言宜兄弟似頌實規。

孔燕孔字帶宜弟。說言燕會間。見其為人甚宜弟也。宜兄弟則因其德之形于燕。而知其必宜于家。此即令德而足以獲壽宜者。壽宜不干看。

條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皆是謹祭虔虔。萬福純嘏。天說。

詩通二卷 小雅

典壽考壽宜一例看

港露

金詩只以君之燕。臣為主。令德令儀。俱就燕上見之。因美其善是飲也。讀此詩要想見周家盛時光景。

首章以天澤厚被于物。與君恩厚及于臣。合安父兄三字。便是歡。安者無事。久者夜。是者情意浹洽也。無歸。非禁臣之歸。只是心上必欲其醉情之厚也。

次章以露莊豐草。則膏澤深。與燕在宗室。則恩意厚重。而在字考成其燕禮也。箋云。夜飲之。礼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諫之則止。

杞棘異物。而無不得露。與君子皆有所主。而不喪德。桐椅異物。而無不下垂。與君子皆有所檢。而不失儀。顯允宜弟。雖皆呼過之詞。然以顯允屬德。以宜弟屬儀。自有系列。全字。照上解字看。

形弓

此詩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我有嘉賓。句宜重。蓋敵愾之功。則係宗社。生靈則視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饗之。為速矣。註中說與速字。不是王者口氣。指二句是追原之詞。要認重其典。以特有功意。中心四句。相承說饗。雖指燕言。而最要入。既弓意。蓋弓正燕上所用以酬賓。情賓。

詩通二卷 小雅

者錫必先饗。必用樂。蘇氏曰。元賜方夫。以饗礼行之。終宗大宰。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義訓抗。謂以形弓抗之于旁。饗使其休。常正也。樂訓。謂以形弓賴之于旁。饗使其色常新也。

右者。勸以酒。而以賓。礼尊之。饗者情厚。而饗者以酒也。蓋一獻一酬。報施已均。而又有酌爵。是其厚也。

菁莪

全詩總是極道喜樂之情。各既見君子。句。最重。蓋此君子。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儀。精。燕飲。言正是樂之所寄。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吾心則喜。愛報。

六月

背章重一急字接，是名平興師人情接按忘忘事三句
正出師事也，載是常服對用字看，我服常臨陳乃用之在

道、政、教之也。我、就、朝、廷、言、急、字、總、背、四、句、來、佳、王、國、者、正、華、夷、之、大、分、也。

次章比物已在上駉、內戎、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之。開之是人去開馬謂舉平日所教者一試之也。維明謂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合執度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還重、在逸、與敏而常德之不失在兵中裁服我字。統軍衆說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

三章上四句輕馬爲克敵之具故鋪張以起下文平有順正形衣備廣宜一直看盾公謂據夷安夏之功棄盾功即定王國也嚴總統約束士衆如號令明賞罰信之觀言翼統

自心持軍有戒慎而無解弛言嚴翼履便是武事此二句是吉甫成功根本二以字上作是以看下作欲以看○首言我是用急而吹言應該澄空則急中有暇吹言不失常度而此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互見以傳吉甫之妙于行師

匪茹是不度順逆警居大車盛覆也內設疑兵深入也此正犯機之勢藏文牒上有文也即所謂鳥牛之車白旆是以帛綴旒末為燕尾故曰總旒非二物也白當帛字音原是旂色元戎車綴輪馬披甲銜軛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隋陣之車十乘別馬四十匹甲士三千人依卒七百二十

人所謂選鋒必先藝程其餘車徒皆在後也
戎車既安非指先戎即奇章可飭者輕軒分前後不得車
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
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
提閑非如前以人閑馬乃馬之自閑于法此四句聽見兵
威之盛足以掃蕩強寇以起下薄伐矢武二句是因其成
功贊其為將之賢不必粘定上文
燕喜舊多主私燕說蓋為戒行未久飲御諸友似是言前
意中語也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為王體其意而立言婉轉
如此還主飲豆說方見君臣將相相會慶受祗即蒙燕喜

說曰飲御瑋矣則不獨一張仲舉張仲者正見與應得入而吉甫之賢益可知也相且謂誰念是說詩者看出詩只是道其一時之盛耳

采芑

此詩黃美方外之意一步進步先從軍容說起次及軍律又次乃及謀猷而歸于以堅收功大意還以方叔尤老二句為主要知此是作于衆命故行時故詞氣雍容如此首章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舊田亦有之與所統之兵不惟衆而且練田一歲曰舊始反革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新田舊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

詩上卷

小雅

詩上卷

其實徒即車之徒也師于之故自素習言擐甲櫜師教皆平昔訓練者未便說到師律之嚴謹者臨此車徒秉節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路車乃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四駟即駕路車者草芑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領有鈞膺有樊膺以飾馬而取夫馬者又有幃單之下垂皆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戎路是單車其色黑不乘單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與下章服其命服意同次章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安龍之所應施之旒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車之徒以皮束之車前之衛非文以飾

之此兵車也和書則非戎馬所有服朱色之芑于旒則皇然深意色之祈于衆則珍然皆命服也要見不必服戎服而威靈已著意

年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為與此章原非有將戰未戰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試即練習其進退之節鉞人司伐鉦鼓人司伐鼓使其聞此聲以進退也陳師而告陳旅而告使其守此法以進退也其進方鉞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鉞無以治之則散故鼓聲闐闐而靜治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則

詩上卷

小雅

詩上卷

皆動也若治兵振旅之止則必伐鉞可推顯允句雖輕却與他處不同要結軍事說頭是號令明先是賞罰信蓋兩重二句只是引起下文非輕其罪之意與下來威首尾相應元老是尊稱之詞不作鍾老看充其狀言方叔之謀畧出于兵家常法之外也不與兵威對說執訊獲配全在師之武勇上見戎車三句通指車言嗥言其數嗥言其勢如震句即自衆威而狀其雄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以聲勢如此聞望原成于謀威而來威不專恃此元老所以異于人也德之在軍行時說若認此行為真不用戰則果矣

車攻

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却重在田獵節要認

中興渡古意既以造作中庚而車堅緻也既同差擇得情而馬齊疾也

兩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是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以馬

為車之端于衛視之間故曰充實且求以言往來都不言

往作何事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四車為言行狩分明是

又意以震齊字內之人心不止為逐獵為也

之子于苗之子于征皆不敢斥王而以有司言之置只

重而後聲象盛意而靜治在內田獵之往者獵人以飛逐

射車二章小雅三

射車二章小雅三

射車二章小雅三

射車二章小雅三

曰調射夫既同二句一乘見人情踴躍意同者同心同力

也。不是比耦樂樂以射而後言言諸侯舉之則其主命曲

共舉之矣助哉指天子言

四黃二句見馬有餘而教有素意不併只言調習未說到

御之善獨言騶者騶在服外易于出入也舍矣二句相連

說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一時技藝之精如此亦須熟

人心競勸來正是射夫之同處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

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衛五逐禽在五射之法一曰七

二恭謹三別注四襄尺五井儀

四曰御者之良得疾徐之中射者之工夫於則中如推破

射車二章小雅三

射車二章小雅三

報言讒之可憂而以敬告之

首章以水之猶歸其壑與人之不及其本流即指讒言煩興陷人罪咎言念有恐懼修省之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舉人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語未及卒意自悚然次章以水方盛而未艾車方揚而未止與憂方深而未息也不蹟即指訛言之人無故構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不能忘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已憂而為父母慮自不能什然也

字莫之懲猶曰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直接下文自我懼彼曰訛言自彼諸我曰讒言發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意

詩通二卷

思其興言不興也此處有安其身以及親意

鴉鳴

全詩托諷之旨皆在言表欲王深思而自得也并誠明行惡等字目俱傳注以已意貼出詩入原無此語求可以格其肯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二章一意而次章添節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玩園字有近習意他山有疏遠意曰樹檀見容悅可近白山后見姐直可憎

折父

全詩以胡轉句為主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

見從之非臨末章言不當以國之微子而遠征見從之非誤俱重在父從上靡所底止言遠征無已時也責折父即以責王

白駒

此詩總是深惜賢者之去蓋互相承說然惟公侯金王等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末章似為去法之言實都是將去一時語耳

食我場藿上要着安澤兩字今朝今夕言駒逍遙嘉客言人俱要得托言意此四句一氣說着不得一過接語一朝一公非可言永但欲去時留得一朝一夕去已永矣嘉客

詩通二卷

對主人留他說道還不去便有嘉客故註曰猶道還也

公侯逸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無期不是以長是無限量意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適思以高潔之懷言曰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可想挽留極苦

其人如玉以德之純粹言從高潔上追想爾音只是音聞相聞并音聞而重之則有進心矣送來辭榮長往之夫每事如此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若云冀聞經國之言則賢者何不留作公侯乃為此出位之思乎

黃鳥

此詩比意與碩鼠一例呼黃鳥還是即呼他邦之人其義

咏果以喻人之害已。即所謂不待其所以。以是顯其。不我
肯教。不相。同。恒也。不可與明。休感。不。相。知也。不可與
愛。弱。象。暴。安也。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困苦愈甚。
而思則愈親。

我行其野

依。倚。有。藪。言。無。所。居。采。蓬。采。蒿。言。無。所。食。不。我。膏。沐。
居。食。言。婚。姻。之。故。句。重。看。見。得。以。親。故。望。彼。求。我。新。特。我。
字。作。彼。字。者。不。貴。以。秋。食。楚。富。見。得。未。必。悠。弛。惡。詩。責。以。
秦。舊。悔。斯。兄。得。他。或。者。脫。不。得。世。情。其。實。以。入。原。自。厭。食。
詩。人。特。代。為。諷。之。耳。

斯干

此詩首言築室之美。而願兄弟之好。下詳築室之美。而願
男之賢大。意重。似。續。祖。上。義。典。建。全。為。以。債。計。而。兄
弟。相。好。生。男。以。撫。有。室。家。所。以。似。續。子。不。替。也。故。首。兄。願
詩。及。之。蓋。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悅。燕。之。也。即。歡。樂。之。義。
或。云。是。聲。名。
首。章。秩。一。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
內。美。
斯。干。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古。近。故。臨。之。其。三。言。施
施。也。南。山。在。遠。故。望。之。出。言。朝。拱。也。竹。苞。簪。下。而。根。基。

之。既。同。松。茂。喻。上。面。結。構。之。中。密。兄。第。三。句。當。就。居。宅。上
後。相。好。無。相。猜。一。正。一。反。看。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可。時
舍。淺。而。室。家。若。王。

似。債。此。租。本。築。室。之。由。也。典。作。非。國。家。細。事。惟。神。宗。舊。業。
與。廣。積。舉。級。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作。室。臨。垣。四
周。曰。百。堵。則。室。以。四。規。制。皆。舉。之。矣。而。南。其。戶。百。堵。以。內
之。制。也。居。就。朝。廷。言。殿。就。官。闕。言。矣。語。則。通。內。外。言。俱。合。
似。續。意。此。章。築。室。便。軒。起。下。垣。牆。堂。室。居。處。笑。語。便。軒。起。
下。飲。字。收。跡。微。寧。

古。者。作。室。以。治。垣。為。先。舉。板。築。之。工。見。室。宇。之。卑。密。也。室
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然。兩。大。意。

註。以。為。二。字。可。玩。
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廣。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是
牀。柱。中。吳。室。之。四。垂。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遠。觀。出
之。側。簷。率。者。探。明。變。革。也。矯。翼。者。奮。飛。也。攸。隣。作。實。舟。中
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

庭。是。宮。寢。室。前。之。庭。樞。是。廊。庭。間。之。柱。正。是。當。戶。牖。之。地。
妥。是。迷。于。戶。牖。之。地。蓋。一。室。而。有。向。陰。向。陽。之。別。也。古。人
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
為。室。變。西。南。為。奧。東。南。為。窔。攸。寧。是。順。聖。躬。奉。天。和。之。訓。

馬。室。變。西。南。為。奧。東。南。為。窔。攸。寧。是。順。聖。躬。奉。天。和。之。訓。

○六章。繼起。前。而。嗣。續。一。段。變。勤。而。墮。後。段。生。男。女。的。張。本。乃。安。字。正。照。此。空。未。集。以。前。焦。勞。程。畫。言。乃。占。二。字。典。下。占。字。不。同。乃。覺。而。自。記。其。夢。如。此。四。樣。朕。兆。只。好。說。是。耳。目。所。不。及。且。勿。露。陰。陽。字。

七章。說。為。占。夢。之。詞。祥。字。全。在。下。二。章。照。出。乃。生。乃。字。將。然。之。詞。寂。之。字。句。俱。見。古。人。奏。豫。教。之。法。其。比。德。焉。純。朱。黃。米。色。有。淺。深。也。庶。服。黃。米。以。國。為。家。室。而。為。君。嫡。服。純。米。以。天。下。為。家。室。而。為。王。俱。未。然。事。寢。之。地。早。之。也。乃。天。尊。地。卑。之。意。非。謂。早。晚。楊。疏。謂。是。碑。

見。說。夢。曰。夜。衣。也。明。當。主。內。事。女。以。紡。績。為。事。故。委。以。紡。績。

無羊

詩。重。中。興。考。牧。而。未。後。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物。阜。開。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牧。夢。之。有。無。不。足。淺。論。誰。謂。字。打。從。前。此。所。無。說。來。羊。以。三。百。為。一。羣。至。其。羣。數。則。不。可。悉。數。九。十。其。博。以。例。其。餘。也。羊。若。不。和。牛。若。不。安。今。既。和。且。安。便。見。無。損。傷。無。病。耗。所。以。驗。其。衆。多。中。二。章。正。如。一。幅。牧。事。畫。圖。參。差。以。述。其。盛。若。以。人。類。物。情。為。物。所。由。感。反。看。小。了。別。共。色。有。三。十。樣。非。每。色。

有三十也。雖無祭祀燕享說何益負候新燕雖離但共為景不必拘泥牽合四以字俱粘收來說爾羊來思羊羊以見牛也若花有堅強之狀不寒不崩無損折之虞光一正一反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汚故曰群疾畢來自野入家也既非自家入字也衆魚流渙只是恍惚之意非人從魚說變換也豐年家室肉多食宜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食稼穡卒穡意陰陽不和與何以有故夢衆而魚則為豐年止衆不繁與何所統故夢流而魚則為人衆不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南山

不平謂何是甫九章僑領其目在用入行政詞俱刺尹氏而尹氏附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亂本于王心凡言天言民俱以聲動尹氏之心即以說王心也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入行政之善下五章有民字正與此相應山谷本虛而草木之長茂實之可見山猶均平不平在用人行政上北喪亂弘多疊上句懸指心言疑指聲音作周二句一連說重在東國均上政主乎平故不曰國政而曰國均東國均則必須秉以平心矣維以安民言此以言俾民不迷使民曉然知有所係屬而不亂也此三

句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其瞻顧下顧民弗信。以其不自為政。無以慰其瞻而足之也。正與俾民不迷相反。

此章通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言不躬親便是委政。姻婭了弗問是不由于容訪。弗任是不由于歷試。以此等人而委之政。便是固上。此全是心之不平。故緊上他教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疏云。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故兩婿相謂曰亞。

吳天四句以不平之禍歸之天。君子四句以四天之責歸之人。天方降災則窮極矣。故曰鞠凶。民言無辜則反常矣。

故曰大展。君子卑指尹氏言。如屬以行政之助言。如夷以用人之公言。俱根心上說。而如字有不勝想望之意。

惟不能屈且夷。故天不平。就靡有定。永鞠凶大矣。言武月斯生。言不備而降凶。不意而降夷者。日甚一日也。國成即

國均也。紀綱添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即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卒字亦終不政之意。

駕從四牡三章相承說下。盛上云者。舉世情狀。若見天也。

是疾也。須知詩人非果欲去國。但以見致亂者之罪耳。故下遂極言尹氏與其徒反覆好亂。見國事都被他攪壞了。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怨易轉喜。此見喜易轉怒意。

不愆其心。與前謂借其德相應。覆怨其正。與前不致哉。相應。篇中惟天子是此一。句說王。而此章明指示出王之不寧。為下亂心章本。

此說兩心。要本感悟諸言之意來。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常也。○此篇全為告王而作。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是導動王心處。

正月

此詩大率以憂說為主。說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在王為內。憂感不用君子。而用小入致此說。言故欲止

說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君子所以憂之深也。

繁霜雖言天愛。說言雖言人亂。然天愛特與起龍言。下皆承此言說。獨對衆者憂之大。謂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

生民憂也。此即是他癡憂。而小心之可哀處。○癡迷亂。而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故已所隱憂為癡憂。

不先不後。即胡仲我痛之意。說言之人。要得好言。好醜。說說樂言也。秀字當之草。秀言即告正之言。兩自口可味有。指此言中傷者。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

以為憂。勤與衆遠。使侮自不免矣。

三章言己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前四句一連在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憂國。上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臣僕漢祿。皆亡國之憂也。受祿乃脫此禍之苦。事生全之樂意。不要說煞了。○禽經云。鳥向帝背棲。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衆。以鳥易合。亦易散也。故借鳥言。曉彼中林四句。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別。方始正此言。所為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勝。福善而側重。禍福。逆伊誰云情。緊接上說。正見造惡之不可救。

書經二卷

卷二

卷二

謂山二句。是影借說。見故言之不實。大抵如此。亦見其易辨。莫之懲。指君言。召伏四句。有臣言。而臣莫能辨。政由君不能懲也。言至如此。豈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人訕之。臣謂執依疑之心。求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其曰予聖。心實懼禍。終為大言也。鳥之雌雄。亦是借言。

局者。卷曲而立身之像也。則不見天為高。非者。累足而行。步之狹也。則不見地為厚。終是憂亂之甚。不敢自達之意。倫謂合于事理。非事未至而妄言之。終謂近于道理。非無此理而設言之也。全在禍亂。容上見得。今之人即取言之人。魁暢是借字。指訕言之禍。此只大槩言世道如此。不

專指自己。

七章是作詩者即已一身所處。以見遭際之苦。而美王之不用即然。其永懷章意也。托我不克。謂挫折而困頓之。無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微簡賢人之榜樣也。不是求為修已治人之則。就我他。是若。束縛使不得展布之意。力謂力于用也。托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正謂天之托我。如不我克。

謂為屬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然照着末句。際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大盛則難成。國成反易亡也。前七章皆憂訕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素賢信訕。皆由于此。滅

周是未然事。

卷二

卷二

終其永懷句。接上溫君說。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况又迫以陰雨乎。害陰雨。正所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曰懷曰害。皆有君子言。王固不如也。

無奈爾輔章。與上句。相反。重在輔。不可與僕平對。亦與上章輔將伯文勢相似。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奈。僕是喻彼。用之庸。故曰屢頌。屢字。有旁招之意。

點在四句。喻身履亂世。欲輔。自危而不能也。冷國句。是

念國之信託以為履政者階配至此正應上今茲之政
○末二章皆言小人得政此曰洽比有聯合依附之意云
訓旋是周旋健德之意念我獨子當作我獨念子者憂心
憂國憂民也

此二句是早小者而置大發一句是塞隨者而富足無
與有錢對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與金
我無保不同末二句不標表來牌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
病者其實貧富皆受病矣

十月之交

金詩專為刺幽王用也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

皇父為首而下四章遂極言皇父之為害看不用其良

及說妻字明指者幽王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
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首章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月日之詳十月為純陰
之月辛卯為重陰之日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
則正在朔也天千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他支寅
卯屬木而單開之卯為陰木爻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
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蓋十于寄宮辛寄在戌
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爻曰微不明也

幾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微也雖無日月實繫頂上日

食說四國指王國也不用其良已暗指用皇父了下豈曰
不時正四國無政之事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
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陰至勝陽必有大不
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字最有味
不藏正打著告凶二字

蟬：單指雷言雷光一發雷即絕之此不足為異在時
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蟄其外是
以發出不寧以震動最反言不令以平昧失序實為各為
陵國沸騰華崩來以雨為主入暗指幽王其惡謂不能懲

其用人之失也○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

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奉太宰之屬
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
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
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若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
之事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
說妻痛感王心則皇父所以得忘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
皇王心者政未有艾而羣奸之專恣安有極哉故下文遂
備陳皇父之惡

抑此六句相連說豈曰不時是度皇父之心胡為二句緊

記上來。雖我牆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來。又是徙居。雖事。豈非不時徙居。故不符有事于田疇也。朱二句。是責民以徙之詞。此章合下章。德舉作都一事。孔聖一字。分明指出。皇父。美。聰明。剛。腹。自用。情。狀。欺。害。民。皆。由于。此。三。卿。邑。中。之。卿。也。禮。數。內。諸。侯。二。卿。不。慈。道。一。老。非。是。收。為。私。用。只是。顛。他。自。家。便。不。思。為。國。紀。舊。日。若。德。之。臣。豈。皆。斥。去。不。能。以。衛。王。也。末。二。句。與。皇。父。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責。者。言。擇。有。車。馬。指。衆。之。富。者。言。德。見。皇。父。但。知。有。財。而已。是。勉。從。事。即。從。前。遷。徙。之。後。也。只。借。以。起。後。德。意。謀。即。謀。之于。皇。父。無。罪。遠。徙。即。下。民。之。辜。也。既。降。自。天。即。呼。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曰。悔。再。三。中。說。曰。悔。時。陽。為。相。說。情。狀。而。轉。背。便。和。說。說。諫。人。之。及。履。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說。者。實。由。皇。父。我。里。孔。痛。空。說。四。方。二。句。是。傷。于。財。民。莫。二。句。是。傷。于。德。正。見。其。孔。痛。也。曰。民。莫。不。遠。且。美。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遠。且。美。不。能。精。實。富。強。遠。之。不。拘。言。不。敢。致。我。自。遠。有。悲。天。憫。人。尚。其。王。心。一。悟。意。不。上。是。無。可。奈何。而。安。之。而。無。止。

此詩通以我之義責為者其詞婉轉曲折若有其心之意當以各發厥身一句為主有章端為怨天之詞以責責人之端曰祈父曰明則有罪無罪皆受其禍矣故怪天弗懲而後禍之并及善人也舍謂置之于死地伏則明正其罪周宗既滅以他言是詩人故危其詞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氏之所定也舉正大夫見革臣皆嚴三事大夫內臣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暮見曰夕曰莫肯夙夜朝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此節猶未深責諸臣只備言人辭以見王宜改圖為惡即後節好佞惡直意也

如何昊天罔諒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此章首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當自盡耳發爾身者及離居之身而風夜朝夕以肅官常供職也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厥相畏亦只是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並無人已天人兩層

成二句總結上天愛人離覆出為惡之意輕點上失以起下當以此詆王也謂一日辟即上文所謂我勸曰奔有言皆不信去又不敢勉自故吾敬身之語意聽言不須謹是王欲聽其言只是謂王問及耳亦亦是破事而言但不

肯盡言極諫。不是而從。此二句曲盡史臣容身畏罪情態。
與敬身相反。二則字可味。或重在下句。
象哉。章象上德言二句來。匪古是出。與書不意若是其口。
由勿法相似。而衷之言。時不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
出。其言甚難。正與巧言如流相反。此與下意皆敬時事之
窮。以原其所以難居。見得。我。非。不。體。故。苦。情。但。所。謂。敬。身
者。不。然。然。耳。

然。是不待從容。發。是不待寧處。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
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道。無。道。可。聞。者。大。不。專。在。道。言。
上。說。合。上。期。得。若。下。顧。公。議。者。方。見。任。之。棘。且。殆。語。意。只。

重。正。人。一。邊。

謂爾選于王都。正。挽。其。風。使。朝。夕。敬。身。以。事。王。也。不。曰。難。
任。而。曰。無。家。此。特。其。言。則。然。而。由。言。時。氣。思。泣。血。其。苦。豈。
情。狀。如。此。乃。是。他。畏。禍。的。真。情。只。以。無。家。為。詞。耳。若。果。為。
無。家。則。出。居。時。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言。原。是。自。作。之。
也。出。可。以。作。室。則。還。何。患。無。家。○孔氏謂人。必。由。患。聲。
而。出。無。聲。而。涕。泣。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小。是。

此詩以謀猷四道作主。而歸款于王之不斷。不斷則猷猷
而來也。至矣。

四道。即指謀猷二句言。或不感以成事。收事說。而。不。感。以。成。事。收。事。說。
猶。上。營。陽。與。而。陰。謀。之。際。為。自。金。之。計。也。從。來。小。人。情。
狀。如。此。就。是。他。自。家。猜。裏。也。原。有。相。知。相。識。不。必。是。黨。邪。
伐。正。下。而。兩。具。字。全。從。論。說。生。來。具。有。衆。口。一。詞。之。意。謀。
之。四。句。雖。與。上。章。意。同。但。看。自。王。謀。于。人。言。此。自。小。人。端。
戴。王。言。我。視。謀。猷。即。項。小。人。看。

微。字。多。字。俱。舍。王。心。不。斷。意。我。處。二。句。不。過。引。起。之。詞。我。
言。惡。處。正。是。謀。失。孔。多。誰。敢。執。其。然。正。是。事。用。不。集。執。其。
然。者。任。其。成。敗。之。責。而。與。其。是。非。之。歸。也。凡。謀。必。引。成。敗。
為。已。功。罪。如。所。謂。謀。人。之。圖。危。則。死。之。然。後。謀。定。而。事。

以。集。若。曰。倡。游。言。心。營。脫。禍。徒。作。一。場。話。說。而。已。

象。我。句。象。上。贊。下。而。匪。字。與。兩。難。字。口。氣。極。緊。兩。是。字。正。
反。一。匪。字。先。氏。是。善。謀。而。出。程。先。氏。即。是。大。敵。通。言。是。祖。
我。即。項。無。閑。杜。稷。生。靈。之。計。者。聽。是。上。人。聽。之。事。則。辨。以。
感。其。聽。矣。聽。字。爭。字。同。是。不。斷。之。意。而。却。重。在。通。言。上。不。
讀。于。成。與。不。得。于。通。一。例。就。集。室。言。

聖。哲。謀。猷。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其。謀。必。善。聖。
是以。下。四。德。故。特。批。言。之。或。聖。或。否。要。看。得。開。融。言。否。
之。中。未。嘗。無。聖。也。重。在。聖。上。洪。范。五。事。思。之。德。齊。而。作。聖。
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貌。之。德。華。而。作。華。言。

之德與而作文、訓治、講、有條理也。如彼、流泉、言善人、為
群、心所、清、如、流、泉、之、往、而、不、反、也、未、句、報、善、人、說、到、國
事、善、既、沉、淪、固、亦、與、之、俱、敗、矣、
不、敢、三、句、吟、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
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喪
亡、之、禍、在、他、字、中、亦、須、會、審、只、以、隱、禍、言、之、乃、詩、凡、禍、必
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有、相、率、以、及、禍、而、已、矣、詩、不
懼、

小宛

此詩只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儆教子作服、而吃喉、在一

字、轉、到、末、添、更、洗、費、出、機、之、精、神、

以、鳥、上、達、乎、天、興、已、之、憂、不、能、不、上、及、乎、親、合、皆、先、人、只
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合、之、明、發、二、室
有、味、見、一、日、間、營、為、之、初、惡、慮、之、始、此、心、便、惕、然、為、我、父
母、興、懷、蓋、常、恐、辱、之、也、合、下、而、許、多、意、思、

齊、聖、四、句、是、就、係、上、指、出、常、法、與、當、戒、者、意、重、在、戒、一、邊、
說、之、恭、曰、齊、思、之、廉、曰、聖、德、以、德、言、不、必、分、作、兩、人、溫、克
以、儀、言、先、訓、厥、謂、膝、乎、酒、而、不、為、酒、所、醉、也、一、醉、日、富、形
容、沉、酒、之、人、漸、沉、溺、之、意、蓋、其、初、僅、一、滿、足、而、日、甚、一
日、遂、不、可、回、也、政、與、溫、克、相、反、張、儀、要、認、得、廣、不、必、粘、住

飲、酒、天、命、指、自、家、身、上、說、天、命、去、來、只、就、做、不、做、上、失、之、
一、不、做、便、去、一、去、便、不、來、矣、此、是、警、惕、使、敬、之、詞、

幾、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以、成、其、子、注
云、以、體、曰、龜、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暖、之、以、氣、煦、之、令、其、
為、已、子、也、幾、所、以、解、桑、蟲、之、興、似、所、以、解、蟪、蛄、之、興、然、作
文、亦、須、順、講、評、詞、裁、者、不、離、微、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
之、克、肖、不、正、求、其、肖、我、

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思、與、凡、第、之、進、退、不、得、暇、違、而、微、字
與、兩、斯、字、相、應、道、有、勇、往、意、征、有、進、趨、意、不、外、謹、儆、教、子
然、此、只、按、他、一、段、不、可、自、已、處、我、日、而、月、須、看、得、開、治、要

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即、興、俱、至、之、意、風、興、夜、寐、登、上、二
句、以、起、下、句、言、月、言、日、言、風、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
應、首、節、有、懷、二、人、意、

此、前、三、章、念、起、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
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
自、善、之、道、以、起、下、章、程、來、出、卜、非、真、欲、問、之、神、只、以、見、人
之、意、想、已、窮、耳、

末、章、亦、只、是、一、憂、危、意、思、非、必、遂、謂、此、心、以、自、救、也、是、處
亂、世、的、要、訣、恐、人、小、心、是、當、世、賢、者、恭、人、又、個、謙、和、的、人
小、心、是、個、長、遠、的、人、集、木、臨、谷、斧、形、微、上、句、如、履、冰、又、不

止如集木鳴谷

小弁

此詩哀怨本音。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說。起于易言。此是被展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是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

首章與意取。歸飛字。蓋宜曰被展。如窮人無所歸矣。我云。推鳥即悲。不取反哺意。幾云。我養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而何字。重致其害。以被被展之由。微有自見無。換意。

平易之道。塞之則草生。我心之憂。感之則痛生。與此四句。

物窮盡也。言直為茂草也。雖是與意。而此見其時。秦雖景。象如持者。謂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持其心也。事則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白髮。故曰謂老。疾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

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為與。養欲。是且視桑梓。不敢輕賤。折我意。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靡匪二字。謂家庭朝夕。所瞻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不。傷毛外不連其氣體。不離裏內不廢其心腹。是驚怪。不自信之詞。

四章以物皆有所容。與已獨無所依。訴彼舟說。以被展。

不無所歸也是以首四句。與中二句。

鹿性易驚。猶恐其羣。雖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類。與已反見。逐而不索。親傾也。寧莫之知。寧字。是怪嘆聲。只人字只泛言。

境。路深也。左氏道。雖相望。兩或字。與維字相應。曰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忍是不悔。泣之意。對不忍者。非殘忍之忍。涕出無聲。見悲之極。展。

君子信諱四句。一願說。凡飲酒一醉一醒。能而必逐。至醉。前則受而不還。不舒先。正且上立受意。不完根不慮來。乃。加惠。必不違信。詭言而完察之矣。持如持角之持。三方。

小弁

持之。恐木顯而本傷也。龍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折之。則迎刃而解。全重。不安。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安也。

我王不謹言。推原致遠之本也。葉以信說見展。尚作戒。語。是詩人委婉處。山猶陟其巔。則不得為高。象猶入其底。則不得為深。由言。未便是展立之言。只意向。總有而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毋道我孫。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居之。毋發我笱。言視膳問安。我事也。汝不得行之。蓋身雖展。終不忘親之意。

乃言

是詩。俱是制王之聽說。以效亂。借始既。則王之病根也。

若以說人則其心何難知言何難知人何難除只若王之
幽容不察耳

亂如此者吾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故其害也已成謂
謊言之肆虐太甚謂謊人之同極而予慎深致其害有天

庶幾登我使我得免于謊意
亂如濁亂朝信之亂不必推開說亦不可常說字初以
始生之蛇言又以既成之勢言借始既一詞中說着謊
人之猶賊微巧與聽謊者亦惑難疑兩般情狀海之一字
是全篇中王要害處也容說信謊則不若予已在其中
如起如社頂上口氣極急正與始極相反兩照字與兩如

字相應連字亦極其形容見以在王心一轉後問而已
屢盟與賢者盟也人有疑乃盟若與臣制心析肝相信何

盟之有况于屢乎將者而屢與盟是分明猜疑在也牢不
可破示謊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屢盟二句正承
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益二句承如起二句而反之亂甘二
句又承信益二句而中之長暴戾三字無淺深但長自屢

字意來其自益字意來其自甘字意來止其謂止于其誠
無出位之思也與請共之請字同

四章總言小人之不能逃君子之明以也人二句為主
前曰廟後曰寢若子不忘祖考恒存孝誠故能亦也莫是

品節裁成曰秩上即是莫字竟危過大則裁此說人過智
則明過字着力以錄未遇君子故得以藏其奸苟一遇之
情偽立見矣

秦末均之可用故若子謀之入言有謊信之不同故必以
心辨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為典曰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
所準也數之重在巧言一避須說得渾融蛇正形容碩
言出口之度如此緩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須能無回互
故曰自口未語下宜也二字是斯章語不必泥此兩句只
以起末兩句意

末章是反覆其詞以賊惡之非真居河康言其地位卑也
非真有微遠言其醜惡甚也皆是賤之詞舉訓力為
勇速勿慢作權勢者

何人斯
全詩本為絕交而作却為望其來之語胡適不入等語俱
是託言以刺其謬也蓋既已謂之自然無面目見之也聞
口說個犯難直指其心事而終曰以極反側真堪令暴公
媿也

犯難未可立指謂已說只說進梁不入見之一明字緊接
上犯難意怪其與已昧也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周
六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

之志通即皆設為痛惡之詞。

揚宜下濕故揚國為下地故田之龍也丘如田龍故曰故丘。揚國外故丘其道有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敬而聽之皆警惕此心如事息上皆可招詢而取此草之之言以自防也。非是空聽意若謂庶有裨于君子實為誼口同也。上又一人而言。

谷風○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此時俱是怨詞以忘大德為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樂。不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與比各止四句。

谷風及雨風黃而雨得之也有相須忘轉字甚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背棄也風雨從上而下曰順有風便有雨亦周旋不舍之意實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深于結予與汝如連比前轉棄又形容深刻一層。

草木山已之交紐綿厚不能無一時之小失也。然且有義死之

麥燕

通詩是傷已不得休養意以象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我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痛也。

匪我伊蒿非我樂而為蒿也。只是終之所成不能如始之

所望我蒿蔚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衣二字聲氣畧歇以父母連下句看。鮮比父母。鮮比子。只此相資之義不重大小鮮氏無父母之民也。猶今云孫子。結賄仰也。恃依賴也。既入矣而云靡至。正所謂如窮人無所歸。

生氣未于父也。鞠形成于母也。對我不都自孩提時看。對其發長也。當時其乳哺也。長是日夜調護以俟其長育。是起居必謹以保其和。預訓教視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視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及覆視之也。顧者懷抱于腹間也。此等皆是父母生我劬勞。德就人子所敬于親者言。以德報德必取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德可稱矣。山高天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民莫不穀以休養者言。

大東

通詩是哀我憐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周役傷財作累月。雖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件。空虛而西人為虐未已。極其形容。非是亂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反助西人而怨之也。詩所謂昔者全在此處看。

言事典意以錄與林字起。結共失字。嫌滿。則不平。此也。

曲則不直，反與也。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所履是履，同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役均平時，令人有從遊道氣象，顧之出涕，令情未發。雲云，賡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跪曰，禮盡，成恭，殺言，祭及賓客之也，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脾，用七載之，出于脾而升之于祖。神軸其空，非謂無神，軸是神軸，上無任緯也，既往既來，往來之不一也，因役傷財，衆差互見，不必分析配合，窮極微，霜已無道，路懷陰之狀，而公子往來，極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與言憐人可見。

卷之六

小雅

五

契者，憂苦切心之意，契，寤歎，就詩人自言，哀者，誠哀之也，憐人，緊指東人說，此章有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歎嗟之詞，出之層疊耳，作兩截便誤。四章總，是言賦役不均，而羣小得志，在內，賦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然財力言，政與憐人可息之意相左，舟人，私入，又就西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百僚是試，不是私入居百寮之位，言得百寮之寵，俸任用，以見其安適也。或以酒四句，是極言西人之暴殄，不必實指酒殲之供，兼即酒也，雖訓瑞，佩璲者，以瑞玉綴于佩，然也，漢有光而無

明亦有二字，只就漢言之，未說到監戒罔告，政訓罔備，三星，再足而成，其形隔然，終日終一日也，天有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一時歷一次，故自卯至酉，織女當歷七次，即是所謂肆星，所止舍處也，此亦但云所見星之名，織女者如此，未嘗望其成車。

織女至其斗，絕無望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說天上有此物于民，則何所濟，所以感言下土之空虛也。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桐反報而成章也，豈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知入織相反，報成文章，服箱以輸載言，傳曰，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卷之六

小雅

三

長庚，庚，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于此，載此句，恐承承明三項說。維南有箕，上四句，典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轉，喻若西柄，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憤意態，特寓言于箕斗耳，未嘗怨天，怨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況，不要著相說。

四月

此詩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則是講禍報國。四月，作夏，夏者，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將退，暑之久也，

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以肅股用威則無物可克與紀綱
為害則無虞可安虞矣二字言亂離衆病人也其辭凄然
○三章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穀而戕害其情相
懣曰莫不穀者身履害中見人皆賒已也秋用冬月二字
作時著註禍亂日造意衆用薊芟不是此前三章興志
并是草木之通稱戎賊就虛國殃民說興意以山有義財
則人知其美位多惡德乃不知其惡也莫知賄賂王說禍
亂之生實由于此

五車即水之清濁有時與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素集也本上殘賊願禍來

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紀也是無情之水猶若為池所有以興已之竭誠盡力不蒙眷顧益反興也有即春秋不有寡君之有是法有這箇人在心上

丑鞠曰句承上莫我有來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意正言已之所蒙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惟以告衆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重不約意獨賢是不約好名目宜以首棄朝夕從事

得天四句詞平而意重。夫重在王臣一處。大夫不約亦只言不約勞而已。

傍字泛彙有旁午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經歷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畫四方之事說。不是征伐。燕七重言之。見安之甚。息憊之極。作卧字看。攢仰之極。作倚字看。攢仰。從容閒暇之意也。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覽國事。如然。故曰執掌風箴。是主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此三章俱以一勞一逸。極相反。

者相形。看數或字未嘗粘着。自己而已。隱然在中。大夫之
不灼。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

此詩是西征大夫、國已之勞、思共人之進、而以立朝大義
親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進前心之愛矣、茅語俱非、怨

呼天恚怒。擊者位。歷之意。靡寒暑。則歲暮矣。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其人是在朝共事相得之素者。含慈在心。非知已莫可與譚。而身投遠荒。無由得見。故念之涕零。罪累就正。事不堅固。說勿作君之刑罰。失宜言。

情願消遣忍而顧念之。遽起本役事未畢說。乘蒲度歲止。此歲暮時。收拾過錢年的光景。自詒伊戚。與謝風自詒伊。此一例。是以分美。自安。非自欲不能見幾之說也。與言出。霍言既。則矣。凌起而霍于外。憂念之甚也。反覆言朝廷之。法度不測。

無恆安厥位。嗟。起下意。靖是自靖之靖。安其義所當盡也。
共是厯共爾位之共。靖共云者。自靖以敬共其職也。親賢
與共位是兩事實。相關切與者。我躬正直。不是求賢自勵。
有諷以保全善類之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
仗良友。

鼓鐘

刺王主意。藏于其德。不四一句中。如所以不四。則此之回。自見。末節只說箇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言。樂是人非。

各章鼓字。只作擊字。後鼓鐘。真是鼓。袖詞動。要結于心。滿

為袖動而不寧也。滯入君子之指。周之盛王。懷允先字。言懷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懷之所在。舍背無益。下二章俊露出德字。德之不四。如同涵于樂。固遊于遠。是此其德不由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微。即到工身上而竟。竟意未嘗說出。

琴瑟堂上之樂笙簫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以雅是以青而奏夫雅也以南是以青而奏夫南也以篇是以篇而奏夫音也凡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乎所以舞踊則疾徐有節是謂不愆馬賁典曰升歌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為主東音孟作以

生為主。聲止則笙亦止。先之以雅。終之以南。東。羽。吹。南。蕭。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為節。

此章言下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聞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通詩以來祭為主而推本于力農大總首章是通篇冒子如言享祀妥備已引起迎牲至燕福等事介福也引起萬壽後祿等事屋章事神受福次第井然以敬字貫首章四句直從農事初興時說來重在黍稷是祭之酒食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平平輝且此之倉貯之于

蓋、廣、積之于後、以為酒食以享、積、聚、說、言、享、祀、祖、考、安、佑、
皇、尸、皆、蒙、酒、食、言、獻、尸、即、祭、神、更、無、兩、樣、安、坐、也、佑、是、
恐、尸、未、飽、而、祝、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
○齊、上、有、感、備、之、意、喻、上、有、駿、奔、之、意、魚、主、祭、典、祭、說、此、
句、直、言、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枋、以、求、神、言、祀、事、句、頂、
上、二、項、說、祭、作、者、姓、者、皆、其、色、純、角、正、之、類、也、燕、嘗、只、泛、
言、祭、意、則、然、以、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進、于、廟、獻、牲、也、四、
或、字、以、示、言、非、以、人、言、枋、者、神、之、所、棲、乃、其、生、時、所、出、入、
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
備、禮、節、昭、著、也、皇、者、神、來、而、嚴、尊、位、像、若、君、臨、也、神、無、形、
故、曰、皇、尸、而、象、故、曰、饗、薦、即、是、福、上、即、是、慶、
記、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枋、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
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枋、尚、曰、求、諸、遠、者、與、
三、章、前、九、句、重、合、衆、人、之、歡、以、為、歡、意、謂、上、管、下、二、句、莫、
其、管、為、豆、句、為、俎、而、牲、體、肥、碩、其、物、以、從、獻、而、薦、矣、畢、陳、
為、豆、而、穀、物、之、內、羞、牲、物、之、庶、羞、無、不、備、以、三、項、皆、獻、尸、
事、賓、客、已、與、祭、不、重、盛、戒、上、東、而、互、對、飲、為、交、東、而、互、行、
錯、綜、互、飲、為、錯、交、錯、錯、兼、少、長、亦、須、迭、賓、客、說、下、要、知、此、
是、導、飲、能、祭、畢、之、燕、享、度、年、獲、言、無、不、合、于、法、得、其、宜、也、
與、上、三、章、有、總、要、據、本、到、主、人、之、敬、上、

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下、章、總、承、此、三、
章、說、
載、祀、禮、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式、憑、也、謂、憑、依、此、禮、而、行、
無、過、差、也、禮、無、禮、文、禮、物、言、祖、齊、是、祖、孝、孫、主、祭、時、請、尸、
之、位、傳、解、工、祝、二、句、言、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饗、而、以、饗、
之、物、佳、于、主、最、為、明、析、必、芬、即、前、牛、羊、俎、豆、饗、之、類、齊、
稷、豆、飯、即、前、饗、上、言、謂、上、莫、之、之、類、如、幾、謂、所、欲、即、得、
如、與、意、相、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如、有、一、定、之、法、以、齊、
之、齊、者、整、而、不、亂、便、者、故、而、不、緩、進、者、端、正、而、無、跛、踣、故、
者、戒、慎、而、無、怠、弛、極、者、至、善、之、謂、萬、德、以、事、言、事、不、一、而、
得、乎、善、之、極、則、一、正、所、謂、水、錫、爾、極、燕、享、首、二、句、應、創、重、
在、禮、容、一、邊、
五、章、總、是、祭、畢、而、循、禮、之、次、蓋、受、饗、告、送、尸、獻、饌、燕、祫、四、
者、皆、畢、祭、時、禮、節、一、句、接、一、句、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
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成、訓、誥、謂、告、終、也、但、位、是、復、未、祭、時、
所、立、之、位、無、事、變、奔、奔、矣、致、告、安、尊、子、之、心、也、與、上、不、同、上、
是、傳、神、意、此、是、傳、尸、意、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尸、起、神、以、
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廣、微、諸、宰、則、徹、所、獻、之、饌、若、禘、則、
徹、所、獻、之、豆、也、不、過、有、如、見、神、之、在、上、不、敢、復、祭、之、意、無、
私、要、認、傳、字、

未奉燕私受福而徵之與燕者之慶祠與上章末二句是
一時事燕與祭不同樂。夫入奏者聲歌雜異樂罷則同
也緩者受祿而安固之意對祭時所受之福為後祿非必
指子孫為後然觀人心如此惟悅如此祝簡則後祿之緩
亦可知矣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順其分也時以時之不
陳不數言中其節也無所不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此意
總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點出上言福壽只以得說子孫
又就此處補完遂無幾微滲漏

此詩力崇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采盛爪蒞犧牲俱一時

奉祭之物。每段各發一義。初無先後。而以泰。視。為。重。為。水。獻。牲。虔。要。見。與。陳。盛。並。為。意。

首章從治田說起為本泰稷章本的：然禹甸來醴理正田之事而東南句又醴理中事也。蓋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理如一夫有遂十夫有溝是也遂在井之內周適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適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洫又廣之為澮為川此言南東其形自遂之遠于溝言之也遂是井中通水小遠祇是沿途的小水凡地勢東南下水必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西之南首使無以障之便溢在南邊田內故為畝于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

南溫也。即遇旱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亦藉此以爲之障。東其畝可例南東二字要着淨活。或南或東或東南隅皆有畝以防水溫。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安觀理自知疆之大。

雪欲盛而猶故言零；而欲微而潤故言霰霏。雨雪兩字
在二句串下土膏饒裕承天津來優餘裕也。渾厚清也。露
滿澤也。足光滿也。

疆塲二句。要在黍稷。不必分頂上兩章。酒食二句。要見人心懽悅。以奉祭意。昇尸。是要侑之禮。昇賓。即郊特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酌酢賓。獻賓。久以為神也。

壽道子朱

○瓜即祭時豆登之物是時適際瓜熟故剝以為茹而并獻之禮所謂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是也壽考即是天祐○祭以清酒二章通作一項是薦牲以奉祭而獲福也血芥以上是一晚灌迎牲事茲於以上為改奠并與之事此明饗采上兩段

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執鸞刀以
下。皆迎牲而殺之事。執以鸞刀。只以鷩毛。蓋此時牲已殺
矣。取血在敬之先。取骨在利之後。皆宰夫事也。滿臂在尊
燕以饗。此時猶未滿止。以亦是故。牲時所取。故帶言之。今
不重求神于陽。祭是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燕饗

也。專以姓言，不系酒說。孔明者，終始不遺，年次不系之謂。

甫田

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終未免牽合。予以為不過逐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自為一事，惟以重農一念則敘省勞祈報慶祀皆此意也。詩或當作于秋祭時，亦不必泥。

首章是從公卿敘農之法，說到省勞之勤，文要疊，相承俾升公卿之界限分明也。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并十為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每畝穀一鍾，十千只是田數自古

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衆人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今通南畝亦是本省耕之初言，之不是就作詩之時而言，介止是甫田閒空地可止息者，是進而嘉其泰稷之歲，其耕之勞也，是士是農之通稱。

二章是言公卿舉方社田祖之祭，無非為民報祈，只是一時事，既云因報成而如有額于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夫計矣。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或田二句是祭時語，以祈三句一氣說，大約此章既敘祭上習報，又欲在以祭

法，便說不去，只索通融看。

三章是將省報時上下情景復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省報，以省報係以之也。據字見得農夫不敢上獻，而自強祀之，左而見其取而嘗之者，無方也。示易本報好來不怨，象善有來，善者實報實報之，更有者，萬億及婦之說也。○看來此章是首章今通南畝五句未盡之意，下章則以是

第二章未盡之意。據以在野言，度以在場言，倉以度之，衆度一連來，車以載之，衆一連來，此正善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收，俱取給是矣。泰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心願，福意萬壽，即介福也。

大田

此詩通是農夫口氣，重歸美公卿上，凡願望之詞，既與前章相闕，以曾孫是若一句為主。

首章從祈雨平，通下一氣立起，末句禱其德者，不確以農者也，得其具，田畝使不致乾也，以舊年事說，既備句，求上以起下，以我單耕二句，打轉既成來，播粟可谷，打轉既種來，應直不來雨也，碩大不低小也，情始生時，言曾孫是若，本農士女充國用說。次章重在除害害上，既方自享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阜

自享甲柏合而博實者。方訓者謂米生于中。若人之居舍曰。享曰甲。皆栗皮也。甲在米外。若鎗甲然。不損不秀。本擇之精。結之密。米德指苗之已碩者。去四蟲對下曰。祥言。祥乃米中之未碩者。即下文不獲祥之祥。祈田祖以除害者。蓋魯孫嘗瑟琴擊鼓以祀之。故望之如此。

三章重翼。天津以成地利上皆未。然事有餘。四句本上祈雨。來先公後私。乃米子推言農夫之心如此。本文還重雨澤以次。均沾意。祥是禾低小刈獲所不及者。一束曰穧。束縛之。所不及者。合束曰束。輦載之。所不及者。帶謂刈之。散亂者。一莖曰穗。此皆收成獲戾之意。彼此二字活看。見。

到處皆有。餘惠及人。亦魯孫穀士女意也。故願之。

末章首四句與甫田章同。而意則各別。前是耘耔之時。曾孫挾婦子以勞耘。若悅乎民也。此則收穫之際。農見魯孫之省歆而相告以往。位民悅乎君也。祀方者。以收成之。歸雖田祖去苗害之功。亦方神擇禦力也。文當作來。禮祀方。此倒說法。獲福固是農夫稱頌。亦須承神福來。

瞻彼洛矣

此詩全重美天子講武。上會諸侯于東都正欲講武也。以作六師一句為主。三章意各互見。前二句不可忽。蓋言朝會之所。據天下上時。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福祿只在四。

海一王。人心一統。上看。給是鼓勝之而不無弁者。而韋弁韋衣在其中。給是給之染色。其色與然。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一以奮揚意。珠璣之上飾。玉為之。璆。璆之下飾。璆為之。璆璆甲也。天子玉璆而璆璆。諸侯璆璆而璆璆。若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年字連下。亦不作壽。

費者華

此詩要挑起前章。疊。贊美歸到才德上。繞見天子之心。寫有自。亦像美諸侯體。我進通。就洛水言。

前三章各四句分。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

費者華

入者。此便舍下章威儀才德在內。文章以光輝精采著于。一身者言。有慶即崇慶意。第三章以花色之不同。與馬色之同。威儀即在御馬上見之。至文章之本。與所以稱其威儀者。則明。是才德了。

末章見天生全材以佐明時意。首四句從就設施言。到維其有之。方見才全德備。未注先提在前。乃倒解法。左右是借用字眼。宜者。大小常變。慶之皆當有者。千變萬化。用之不竭。宜有此互見。於是言設施于外而時措之妙。如此才德非二件。皆自內說。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与上有字不同。

桑扈

此詩頌詩中有規戒宜以彼交匪教作主而教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故曰樂胥而教即匪教之在平日者也首章受天之祐與末二章福字相照

是已然事

屏者得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為重重我

是以為憲上指屏翰中休已治人附象成敵事也非法共

屏翰哉是收歛而不放恣難是畏懼而不教驕交能燕時

舊章

此詩四平聲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字此二字歷年之

長卜世之遠俱在其中兩宜字皆順適安享之意但上以

福祿統我言下以我享福祿言斬斷曰惟樂食曰休艾是

受國府貢之意不單指賜養後是雍熙寧協之意不單指

安身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今

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宜字

頌并

此詩及雅道自已設無本意三章文體相平而意相足宜以喜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喪見之恐正以發其

見而喜之意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

實雅伊何與豈伊異入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

何豈伊聲相應似與體耳不必泥為靈松栢皆地而生故

有相附之勢以兄弟是一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惟情之

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

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戚對炳者形相

隔而情相連有無限猜忌疑何等不戚此憂之所以成

滿今惟欲取天倫之樂則戚矣

如彼二句是泛以天道喻人生是光陰幾何駒隙易逝之

意非著自己與子燕者說雖燕隙亦此說言幸得與兄弟

甥舅樂飲于此夕是入生所難遇足哉君子亦惟為我盡

今夕之惟而已矣雖字有生前身後俱置勿恤意

車幸

通詩為燕樂新婦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音

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張此而言

○首章是追述婚事雖無好更二句還是未見而預道其

歡如此凡燕會友好友在最為可樂故以此映出德音未

括之當相與也

艱險反側言。講訓令。一人而構煽之。使相猜也。
賓之初筵。
全旨。只無俾太急一句。足以該之。射飲來飲。是飲之始。終。

于賓客之中。既入。令佐主人爲尸。設饌名曰佐食。所謂室人也。三獻禮成。又多之爲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

茶所酌之爵，再加滿此之謂焉。此說者，只為看室人是執
是尸，所酢之爵。

傳曰：東藩而舞，與笙鼓相應。

賓之功，從不粘射飲，祭飲說溫，其恭即抑，反，二其
未相對看，反，尚知顧禮，情，則欲顧而不可得矣。抑，
猶自顧密，必，則欲顧而不可得矣。舍其坐二句，即疊情
情，欲以飲酒之常禮言，反，抑，是也。惟為酒所困而不
知其常，此所以情，必，
載號載嗽，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微，身容之不正也。側弁

舞，于來

之戒，頭容之不真也。不知其郵，是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
動之肆，承上屢舞，起下側弁，令儀，反，抑，之謂也。

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佞，非謂臣
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我勿以下，皆本上反取來，都是不
醉者意中事。數語一直說下。今明寫出代，也差愧情狀。言
自言也。語，以入也。

魚藻

此詩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詞雖褒美，而保泰之謀在
其中。在錫以居重貶，輕言豈樂，以君臣同遊喜起一堂，
太平景象，在那居上見樂，豈飲酒那居全要發出，所以然

之故

采菽

金詩：以彼交匪舒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止為諸侯
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欲從厚
錫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君子無同姓異姓，錫車馬以分民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
也。金路以賜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繁纓七就，云
衣，惟上公有之，黼則五等皆有，然不必分析，祇以為薄，蓋
云不過車服以庸之常典耳。

世更有喜，其至止之意，其辭三句作三件看，皆見其謹飭
之度，寓于其中。膝，服外而馬也。駟，合服而言。

赤芾三句，正是入覲之事。赤芾服于腰而垂于股，所以蔽
膝而謹拜跪，邪幅邪履于股之下，所以束脛而利捷蹌。此
雖是常度，而見慎重不苟意。匪舒，是漫儀容上流露出中
心敬謹來。天子所，一敬感勤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
虛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
將之，故曰命之。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
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承匪舒看。
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得敬意。天子之邦，指王朝也。
殿邦亦只就來朝說。萬福就龍來居恩用者乎，訓辨治

此見其辭治則不亂。係是一敬意。左右之敬。亦諸侯之敬也。此兩章言獲福。上重一宜字。下重一必字。此章合其身。而言左右。止以決福之宜。同。下章舍在朝而言處止。止以決福之必。曉耳。

角弓

詩重刺王。以爾之遠章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實由王之不親九族使之。故首言王不當薄于所親。而六章終

詩

上章

小雅

上

望王以厚反薄。篇中說民。不過傳布民家來比方。而意實重在王族。蓋所謂讒人。即相怨以接爵位之兄弟也。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曰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義之重。同。同心之意。遠字暗指信讒。

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向。邊說做者。故其所為也。就作焉。逆說。

緯。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世間。如此令兄弟能得有戲。維不能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過相責望。意思迫狹。豈不交相為病。

無良。即指不念之兄弟。各據一方。猶云無自遠不是。的。上指爵位言。以不義薄之。亦以不義失之也。至于已斯亡。猶云至于亡斯已。是倒語法。

老馬二句。是伏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設喻。以戒其知是一章。應作一氣直下。蓋當日知是。正所以免浸之覆敗也。如念勾言其貪。賄無狀。如酌勾言其櫻。凡太甚。宜字孔字。以嘻笑諷喻。行其警戒。

六章中前兩句。義而禁止之。正無胥遠矣之意。四句一反一正。如室句。蒙母字來。敬歎。即能親九族而不為讒佞所間。便是。

詩

上章

小雅

上

宋二章。總是感慨。原可止。而王反長之。居者。居此位也。要者。不一之詞。或居。應不肯遺棄說。要驕。益長其謀。潛之氣也。失中國相親相愛之道。故如貨。髦。用憂。世變之日下也。

范柳

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母自。雖母自。為主。始則慮拉欲以求于我。繼則慮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貪欲無厭。而加禍于我。俱根甚。而來。甚。是喜怒不可測。禍福不可知。意。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虐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五。秋。來之。盟。孫。

僂南面以主會。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流敗。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周。遂沿襲以至於城周也。

都人士

通詩以彼都二字為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臺音不

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配離。秋來句是都人之服飾。不改句是都人之表儀。有章句是都人之聲華。末二句。他是慨慕意。言當此時而斯人果歸于周。豈不為萬民所望乎。久慕而忽見。如肯出而乍歸也。望是快觀之

詩經

小雅

臺

臺並句。見其冲淡。綱直句。見其閑雅。臺並者。以夫須為並。戴之于首。猶操者。以綱布為冠。操之于髻。綱密也。綱直言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假髮也。

元耳秀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

帶是身飾。屬即帶之下垂。髮是首飾。如髮是髮之上卷。髮

曰而亦如也。而屬如髮屬也。簪必垂屬以為飾。匪伊四句。

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

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云何旴矣。猶云使我如何其

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采錄

通詩俱是托言。如卷耳載此一側。兩不盈字。全在思君子上。來薄言歸沐。舍其至也。五日六日。大約如此。勿泥三四章乃預擬事。幾于給從。亦未嘗言從之獵釣。只擬歸時相見之事。耳。觀變則有相親意。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直是如目擊之。却不在歸時之與偕也。

黍苗

此詩出行者之口。重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詩之旨。登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將字乃統率之謂。

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自在通言。連營建。功夫在

詩經

小雅

黍

內地遠而時久。故曰悠。勞是勞。其超事之勤。赴工之

如恤其餓寒等情。我任二章是慶幸之詞。蓋既得召伯勞之。則此舒可保無

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輦車牛徒御旅作

八件俱指人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木駕車。但主

服牛者言。謝功包得廣。肅。周備整齊之意。營之。徑度董治之有方

也。征師。魚在道作。已言烈。勇于超事之狀。成之以撫循

為激勵。有以成其烈也。

原隰句。以羅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東臨南

以清江言清者。因水勢之流。音而通之也。皆謝功中事。以所係特重。故抽出言之。此章。處親待元舅之情。典式是南邦之命說。

隱集

此詩。並無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性喜耳。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便含避不謂意。

紫曲者。葉之深綠似黑也。德音。主好賢之名。說因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為賢者之音。而孔膠又要在已與賢而心乎契說。中間便有兩轉。不如仍舊為直截。

書通

小集

此

題不謂矣。其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謂字藏字。正相應。何月忘之。承藏字意。求文勢甚緊。要依誰一氣轉下。有欲通而。不能通。既不能通。又不知所以然之故。若謂忘忘故不言。便是有意。非真愛了。武看。本不欲忘却。云何時可忘。是何等描寫。

白華

通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各節相承說。各章首二句。皆比體。而四章八章為正比。餘皆反比。白茅束兮。謂束野菅而漚之也。獨字與束相反。水氣夜升而為雲。朝降而為露。傳曰。英。白雲貌。露亦有。

雲。我曰。白雲下露。可以為膏之菜。天步艱難。脂指以草代宗。宗社將危。意不止自傷其命之窮。猶訓國。謂思也。○宛也在咸陽縣西。北流合鎬水。彌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念彼碩人。與之子。不猶相應。為下燥。張本。念字訖。人份大變。言非僅懷其寵澤。○雖二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意在言外。燥。即傷懷勞心意。適。即不猶意。

絲變

此詩之體。與碩。胤。采。茶。相似。其初託言于鳥。下遂直言已志。順本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頃會感既。

書通

小集

此

期望口氣。止于丘阿。疲倦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周恤已也。教之諄之。望人之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望人之振拔已也。○雲云。事未至則預教之。臨事則喻之。

乾葉

乾葉。免首。只就燕上指其一蔬一餚。以見主有物薄情真之意。非必謂專藉此以待賓。舉乾葉。見豈不必嘉蔬也。康。見見餅不必異膳也。嘗之指酒言。與下獻酬酢一例。註中。以是字正指乾葉。

箋曰凡治免鮮者毛魚之類者炙之乾者燔之炮之燂之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來酒于賓乃薦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酬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酌雖屬賓亦是主有以致其酌

漸漸之石

全詩以愁苦久役為主自有至尾由淺入深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以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三章言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則又不獨苦于險遠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間之重相間遠不可極故曰山川悠遠每章各二句為義不宜分搭總承

新通二卷

小雅

七

有豕二句已然之雨微也月離二句將然之雨微也嚴氏曰豕性負墜常時雖白晴者亦汚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此解最得詩意月是水之精華是奸雨之星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我所謂將有大雨微氣先見于天也不暇及他事言勞苦之極也

苦之華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餓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達之故作是詩全詩總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推原謀

箋云陵苦之事嚴赤而繁有黃黃有白黃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若為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

何草不黃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盡人之力次言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欲待其民抑且歎之不如也士乘我車庶人乘我車此有我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實字當虛字用如朱轡鑣之類箋云旅草行草止故以比我車輦者司馬法周曰輶輦十五人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

新通二卷

小雅

八

詩通大雅卷三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休徵微編錄

文王

詩旨全。是欲儆刑文王。而揚文王之德。則第四章發。而句盡之。通篇反覆唱歎。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脩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而已。叮字鑒戒。無非惕以修德也。德脩而萬邦作孚。則天命可常。而本文真可諸通三卷。

譜連三卷

大雅

3

首章是通詩貫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于昭于天。冰真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靡。故既汲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言。慢露出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贊昭字。不特贊新字。時者景運肇發。方興而未艾也。朱註將陟降二句。作推原看。今以噴噴語氣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說一遍耳。如大爾雅現。今文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著上帝之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出下章。疊疊精神矣。陟降二字。相連看。○疊疊即勉。○暗舍下。詳泚。駁止意。德不已。開亦不已。正

是三王德顯矣。陳錫子周而福其子孫。以及匡庶。謂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我周。正積波之有天下者。而言惟錫子孫而并及匡庶。乃見敷錫虔熙。沒命不于常。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如此耳。是隱諷王修德却不說出周士乃文王四友之儕。下文翼猶者是也。顯世要蹤輔佐本支來。世之不顯一車足兄周之士兩句意也不顯指後人言。耿即指周士當日言翼勉敬勉即疊。耿即耿止分明是君臣一德此便是多士之可美處。周頌政根此翼豫說其事則所云既附先沒奔走禦侮也此節不重在文王得詩道三來

詩通平宋

大華

19

人之威。只是闡明周士之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頃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令兩事。下章呼王之蓋臣。正是雙關語。非所謂不敢斥王也。

舊文王二句。指出文德之實地。為一篇綱領。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意併然嚴止。謂緝績光明此敬也。致體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疊疊。湏以法天之健。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真闕。竅商之繇子四句。正見命在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商家。命去孽楚上。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廟下云。侯服于周。乃重在商。

侯服于周。句。卷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政商之服。在商則豈非以命之去。政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廟常。語極感。慨。含商絳而舉致士。諱言周之孫子也。膚以氣度之美。言致以應接之疾言。猶索是殷周不同。增冠。則止是殷制。而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景象。豈不可惕然。漢前。故呼蓋臣而動以念祖。全為典以之機。顯然在月。可懼而不可情。非止欲王知周之何以致此也。蒙上嘆息。致士。故急呼周臣。念祖。念厥厥翼。之。標也。而意則指發。致止之祖。所謂聲東擊西。一棒打著兩家。讀者。不心。動豈必說是詭辭。以告王。之。蓋臣。四字。一一可味。

詩經

大雅

五

六事首句。緊接。祖之不。得。不念。無念。氣。脈。真。傳。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王。之。蓋。臣。兩。句。語。意。但。上。文。虛。含。有。條。此。乃。點。破。念。之。切。實。履。年。修。德。只。在。敬。上。微。工。夫。註。中。兩。句。字。最。重。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波。有。間。斷。即。文。王。臺。上。得。無。心。法。天。付。之。焉。命。人。受。之。焉。德。實。一。理。耳。求。多。病。即。在。配。命。之。中。曰。自。求。全。是。責。以。自。己。努力。盡。得。情。有。乃。祖。若。祇。可。恃。則。如。商。先。配。帝。之。德。其。子。孫。不。宜。並。此。與。不。易。與。廟。常。相。應。

七章臺上言命不易。而。第。一。看。所。保。命。之。道。只。在。法。祖。通。兩。節。正。決。自。求。身。攝。相。反。宜。結。義。開。總。見。修。德。配。命。致。

功。臺。上。受。王。令。聞。不。已。是。簡。擇。有。虞。句。所以決之。宜。勝。不。須。休。推。脚。又。度。字。致。之。所以。廣。興。天。之。裁。也。度。躬。之。事。於。天。豈。有。含。其。所。享。就。其。所。獻。之。理。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致。天。之。裁。誰。云。有。聲。與。以。示。入。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哉。亦。如。文。王。與。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

大明

此詩陳戒本旨。全于首章揭出。下只歷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配以功業。應若影響王與章首二句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基于文之

詩經

大雅

五

昭事。故序云文王有明德。天授命武王。此意亦須識得。難忙。以天命去。留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為信。不易。惟王。承。難。地。說。曰。天。位。則。非。若。分。茅。腓。土。無。以。據。天。下。之。柄。曰。致。適。則。非。若。支。庶。入。繼。無。以。厭。天。下。之。心。使。者。天。使。之。也。此。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及。字。作。與。字。音。惟。德。之。行。一。惟。德。之。是。行。也。只。說。大。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王。季。兩。君。在。生。文。王。後。須。辨。勵。三。章。正。言。文。王。之。德。亦。不。必。過。解。漢。人。解。是。直。下。相。承。事。昭。事。之。不。回。之。德。亦。不。必。過。解。漢。人。解。是。直。下。相。承。事。

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我能受之。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命集。直須遠

宋章我商之命。蓋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不昌。何

以承命。配不究何以昌。龍是以于初載而作。合于嘉止而

有子也。初載。冰初生。乃勿時耳。合由天作。宋重。兩在字却

輕。此章意脈。一氣直貫到變代大商句。

倪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辟則

天矣。而太初配以幽閑貞靜之德。雖則天之妹也。文定吉

祥三句直通下。言以納采之文定其祥。至于親迎。則連舟

詩通三卷。大雅。為梁以通之也。不顯其光。就以必聖德。成此嘉禮。自必

祥無窮上說。

有命三句。即天監二句意。而歸對文王身上。比上更着力。

周京不重王地。只是文王在此。故天子以命之耳。麟女二

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先有太任而為之。歸故曰。麟

鳥字全。是能以君德意。非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保者。扶

持安全。右者。微思望行。命者。作之。若作之師。變伐變字最

近。變訓和其文。泥三火。凡和光之。象照章首明。字。及他

照用介以。接萬邦意。看。方得其解。順天命。不忌以盡之。此

三句正武王受赫之命。震下兩章。不過發變伐大商一

句意耳。

矢于牧野。無商周之歸說。與自人心言。即三千一。意上

帝臨汝二句。正承心興起之見。意者。武王誓師。曰。商罪

貫盈。天命妹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祚。可見原無

心。而人自贊決如此。其競初可見矣。二心如顧。名義。眾

寡。感昧。敗者是。凡此等。暴白心事。語多係詩人設為。歸象

之詞。非必實有此言。

雖。其。以。執勢言。即侯興之意。鷹揚。要見義氣激烈。且

欲。大。難。以。快。人心。意。不必。是自。戰。肆。字。亦。是。人。心。用。奮

不。是。武。王。維。之。除。去。紂。之。穢。濁。字。而。便。見。清。明。故。下。會。朝

詩通三卷。大雅。字。此。節。是。武。王。受。命。以。換。四。方。的。結。果。與。首。章。天。使。兩。句。

可以反照。

蘇。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全詩提超篇首一句德比。次第疊上說下。而于太王為獨

詳。註。謂。文。王。周。之。受。命。是。也。初。生。誕。生。改。相。應。以。從。之。喻

是以盡之以為民。意作骨子。

蘇。下。瓜。瓞。只。渾。一。設。喻。發。端。重。在。瓜。之。大。結。于。德。比。周。之

感。結。于。微。由。文。王。上。通。遠。岐。以。及。未。遷。時。其。有。蘇。下。意。象

不可。依。先。小。溪。大。註。脚。倒。了。文。義。初。生。以。下。正。言。其。結。生

之。微。也。自。王。祖。湯。是。太。王。以。前。事。對。寶。于。武。王。時。言。故。曰

初生、重寄、謂室之速者、穴是土室之連室者也、陶溪穴、是三件、自民居、正是沮漆間習依如此、延王太王、猶相仍而未改也、家室、居、民、言、色、廟、社、宮、室、門、利、在、內、本朝走馬、要見太王、保固安民之心、累帶民德、意、車、西水、許、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選峻中事耳、走馬、晉、字、俱、有、改、後、開、闢、而、一、段、畧、地、相、宅、精、神、自、不、可、掩、覆、及、其、女、不、止、是、與、妃、同、付、還、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點、肉、助、與、未、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閥、係、須、知、作、者、用、意、之、

周原、騰、之、繁、承、晉、字、來、並、為、高、顯、即、是、附、子、有、妻、或、云、是、

詩、通、三、卷、大、雅、

萊、之、美、者、亦、無、可、考、始、地、之、肥、美、能、變、物、性、說、爰、謀、之、人、便、有、民、允、意、爰、契、裁、龜、謀、之、神、便、有、神、協、意、曰、止、句、無、承、土、地、美、好、之、神、愈、同、說、來、集、室、也、下、四、章、在、內、

周、官、燕、氏、享、其、醴、契、以、待、卜、事、姓、契、均、龜、之、木、

凡、言、迎、者、能、事、之、詞、也、慰、止、左、右、是、居、民、強、理、宣、誠、是、換、曰、末、二、句、案、頂、上、說、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居、以、便、安、之、處、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止、事、要、見、都、邑、維、既、安、情、如、故、室、者、隨、四、而、居、以、便、回、事、也、私、者、隨、居、而、回、以、服、回、業、也、要、見、舊、業、雖、移、而、土、向、如、故、執、事、執、安、泰、之、事、在、同、字、而、同、于、自、色、未、有、官、室、之、前、七、見、一、

既、汲、上、為、民、便、念、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俱、承、此、通、去、乃、召、司、室、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德、胃、未、便、指、定、主、廟、其、徑、下、方、主、作、廟、言、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也、致、衆、廣、令、徒、徒、司、徒、職、也、碑、立、室、家、只、按、以、營、建、之、規、畫、亦、有、命、以、先、治、其、意、意、其、經、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而、加、以、振、築、則、東、版、自、下、而、上、如、原、載、然、古、之、選、徙、裁、主、而、行、廟、不、先、作、則、先、重、未、妥、故、于、此、尤、急、雖、只、說、廟、字、而、堂、寢、臨、聘、俱、在、其、中、矣、亦、須、知、引、僂、縮、版、非、特、作、廟、為、然、故、下、文、有、諸、選、徙、築、牆、說、起、猶、此、節、之、不、言、株、度、築、開、也、

○、隕、一、或、土、之、人、來、也、竟、一、投、土、之、聲、來、也、登、一、謂、并、聲、

詩、通、三、卷、大、雅、

之、相、應、焉、一、謂、牆、聲、之、堅、確、百、請、皆、與、謂、西、治、非、一、室、而、

辟、力、一、集、垣、牆、並、舉、也、與、亦、只、以、興、起、言、非、以、成、功、言、聚、

教、弗、勝、有、主、故、華、不、能、自、主、者、殊、無、據、按、周、禮、地、官、載、入、

以、藝、後、事、選、云、藝、者、較、也、以、凸、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獲、也、

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藝、而、為、節、者、如、

時、可、以、食、則、擊、鼓、時、可、以、息、則、擊、鼓、皆、以、止、之、也、今、民、自、

勤、工、故、鼓、擊、節、之、不、止、此、句、只、就、株、度、築、削、之、時、見、得、

車、門、是、官、室、之、郭、門、明、宗、在、外、故、曰、車、應、門、是、官、室、之、正、

門、居、中、應、治、故、曰、應、我、既、收、行、言、他、日、有、大、事、鼓、動、衆、則、

衆、宜、聚、于、此、而、治、也、門、杜、德、要、見、規、制、一、新、地、模、宏、遠、

意。

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命將出師。必于此社。授以政。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王社有辨。

此前五章俱是脫而或之陋習。建岐下之鴻圖。康年生靈。率基王跡。政所謂自修之實。而聞所由起也。肆字。集承上說。但不須厭聞。又重在太王修德上。不應泥定營建。作城四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遠。尚有王季其勤一。既德業在文之先。還須述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時。饒無漆漏。本故隨通。是人心欽順。國勢政觀。正由世德業基。以

致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不顧銜突。故脫。凡人氣不滑。伸則必張。喙而息。故曰。惟其喙失。惟字。見不暇。而。他。謀。是。極。形。容。其。畏。服。之。狀。與。不。珍。惜。相。應。

虞為質成。闢文王德威最夫。不須蒙昆矣。既服說。質成者。謂以其端來質正以求其平也。此正公從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張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也。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觀其上。故曰。既附。先。浚。謂引君當道。是導之于前。藉若道德。是相之于後。傳喻君德于人而宣布其聞者。不疾而遠。若置郵之傳命。則為奔奏。故未來而折其氣。突至而折其鋒。則為樂侮。大約文王有此四等人。非止四

人也。須逐件提文王作主。

細說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提文王之德。蓋此詩只要王知國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為國為民。果仁積功。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祖宗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須推原到精神感應之微妙處也。即如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明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人主所必不可不知者。却云不要重四友。恐妨了文王地步。是何所見。

試看十月之交一詩。其言羣小用事于外。妖艷盛惑于內。

成何國家景象。則知此詩之言。善士言四臣。豈不可想見老臣之用心。

戒機

進詩重味文德。而所云濟。貌。原不露出德之實相。却是將人心歸附趨向。摹寫聖德之妙。舊說將末二章作推原人所以歸。咏歌語脈。正不必然。不如作各開看。更有意味。

首章以薪樞二字。應左右二字。為與新用之今日。祖用之他日。振光。來。濟。與。光。相。應。貌。貌。言。容。貌。即。是。貌。貌。之。容。貌。不。必。推。出。德。來。左。右。趨。之。從。就。從。民。歸。附。言。左。

右字宜合者吉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趨附影于不可使

趨趨文王者止有此兩項人

次章漸亦泛言非就祭時說左右則卑拍祭時之左右

與上不同奉璋云者辟王既執圭璜以行正祿而諸士各

執璋璜以助之亞祿也故就奉璋時衣冠俊偉體貌端

莊上看宜者宜此奉璋之職也有與濟相匹意須知重

在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上不重贊美髦士

淫於衆指即胡越同舟意無勉強六師趨文亦是中心

悅而誠服于邁不專指征伐凡君行則師從進及與如不

及義同是人心爭先恐後之意

四章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興聖德久而成其化者

亦久作人是文王有以振作他若說人化則是上文人歸

矣但要知此是德威自來不十分着力朱子曰鼓之舞之

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踴躍踴躍

五章興重至字意追環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寶之至勉

勉即是勉紀之至不可將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說其

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亦深明天字凡天地間福祿不
過是如順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
自相感通其為福祿而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
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
總之以咏歌文德為主
早麓無意于榛樵君子何心于福祿是以自然之理為興
堂第二字合看無內外說備此和順之德自應致此和順
之祥是即干之以豈事也不必泥着干字
次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要認注中
必字
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亦深明天字凡天地間福祿不
過是如順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
自相感通其為福祿而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
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
總之以咏歌文德為主
早麓無意于榛樵君子何心于福祿是以自然之理為興
堂第二字合看無內外說備此和順之德自應致此和順
之祥是即干之以豈事也不必泥着干字
次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要認注中
必字
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亦深明天字凡天地間福祿不
過是如順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
自相感通其為福祿而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
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
總之以咏歌文德為主
早麓無意于榛樵君子何心于福祿是以自然之理為興
堂第二字合看無內外說備此和順之德自應致此和順
之祥是即干之以豈事也不必泥着干字
次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要認注中
必字

原不專主神說

思齊

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但不要太穿鑿。首章思齊聖妃賢說。到文王本身上。蓋叙起法也。不重。

齊字婦字並重。本齊為婦。乃不系而婦道盡。母道始基。之矣。妃賢重嗣音上。微音即思齊思媚之音。蓋言百男正。以驗德之成。亦原說到母道。左氏會燕鄭霍魯衛毛勝。鄭中勝。單原豐鄭文之昭也。

日所行。默順宗公之意。非祭時也。子孫顯慶厥德。先人誠。之為怨。子孫愚昧不肖。先人痛惜之為惘。刑于三句。不重。

有序。重無人不化意。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誠有德。即不能刑矣。字義還專屬寡妻。至則以薰沐言也。御訓迎。是相接之意。人方囑。下範。而吾之表儀遠與之合也。君。以一國為家。故云家邦。

離。在宮章。傳其德之純。都在心上。看和極其至。故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雙古肅雍上見。常若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兩亦字上見。離。離。肅。是心體之發見者。蓋未發之體。渾然一極和敬不。分。發之則隨在各呈一極。宮當和則極于和。廟當敬則極。

于敬也。不顯。是心體幽獨。履。臨。作天之監觀說。無射。是心。與。融。洽。履。保。以。如。有。操。存。言。此。四。句。總。是。德。亦。不。已。求。章。所。謂。無。射。也。下。二。章。通。根。此。章。說。

辟。或。疾。章。不。必。推。原。到。性。天。亦。不。可。認。作。德。見。于。事。總。之。德。於。于。德。即。純。是。其。本。體。自。然。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耳。到。假。即。損。德。之。光。輝。盛。大。式。以。本。然。言。入。以。當。然。言。不。閉。不。詳。要。看。得。活。蓋。開。圓。式。不。開。亦。式。諫。開。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註。引。性。與。天。合。單。証。此。二。句。而。說。詩。音。弄。符。上。兩。句。牽。合。益。無。為。矣。

詩。序。八。章。亦。上。說。來。詞。雖。是。言。德。之。作。人。意。實。是。因。作。人。之。成。益。嘆。美。文。德。之。盛。也。有。德。已。成。也。有。造。貌。務。修。德。也。譽。即。德。造。之。譽。後。又。以。其。有。德。有。造。也。無。數。指。難。四。句。言。無。數。即。所以。成。就。人。才。不。可。云。惟。德。無。數。則。作。人。亦。無。數。又。添。出。一。層。來。

皇矣。叙。三。王。各。以。德。為。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相。連。看。每。上。章。皆。託。言。下。方。詳。其。事。首。章。求。民。之。其。一。句。則。是。全。詩。綱。領。○。臨。下。有。赫。運。未。說。到。福。善。禍。淫。只。在。明。上。虛。說。下。面。照。字。究。度。顧。字。俱。含。在。內。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然。有。个。主。君。意。了。維。此。八。句。頂。求。民。莫。意。說。更。高。當。活。看。

不可分析。蓋此時去桀已遠。而桀猶未失。只是失桀言夏商之失道耳。不獲正是失其莫民之道。先是尋覓此人。度者。審擇其孰稱也。者。糾致當歸字者。是上帝所欲得之以安民者。反覆數語。總歸重在末二句。

作屏修平。是去其地而存其生。故開是去矣。用而存有用。須認註人物象感。漸次開闢。非必太王自為之。而一陟荒岐精神。上見于其中。將非棧校矣。四句參看。則此下可直接申夷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空之意。見太王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實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

大雅

卷六

語意相承。命即上與宅之命。

帝省五句。直趨作對省之。而木拔道通。見與宅之命。已自不負。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自太伯王季言自物生此二賢時。而續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同心則交。固是言平日愛見出于天性自然。實亦送事。後推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受之形迹而已。惟可受即受。乃是其心上無意無必。忘俞忘我。天顯之愛渾然流通。其友乃為同心耳。則友其兄。即以受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修德以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是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

所謂修德。德不出安民外。受祿以繼先言。有四方以裕後言。

度其心者。心有定衡。而能制義理之宜也。正是金德所選。出不與爾音對看。德無玷缺。則天下自無異議矣。度心猶音俱。此言不必粘受讓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明以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和不重。只言其若。若岐周時。為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克比下而下皆親我耳。靡悔即無歎之意。德如文王。其何等光大。而只為六書之德昭。在人所以無可亦間也。海字反照到太王心上。是字法之妙。孫子二字。不要拆開說。

大雅

卷六

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托之帝謂。便有告戒之意。故曰無然。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也。款款二字一意。有款必有義也。四字要看入。畔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款款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為一。常人之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款款便是。其機關甚捷。故曰先登。文王為方伯而密敵侵阮。即是距文王。非周家之福。亦非天下所望于文王也。曰篤口對。正見文王見理真而道心不動。一志奉答天道。此章下八句。是方造兵以過黎。下章上七句。總是進兵以侵密。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過。我入彼地而禦之。

之曰修
休字說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應上怒字有可怒而怒
離怒亦安全本無呼援款來陵阿在高崗上泉池在
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我字亦不必泥只是使無險
阻可恃即若屬之我耳度地作邑所以安新附之衆不是
自京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
渭水在側此亦只因地以定制不是有意據其形便萬郭
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而地王往也曰方曰王皆自
臣民之心言之報作邑來文王未為天子下語須有斟酌
只說維翰之思有所注孔通之懷有所依便是勿作朝觀

版圖等語
大雅

不大四句即是明德德一自海而不自用之意聲者威赫
色者氣焰夏者侈大草者更更不大不長乃詩人則活之
詞亦謂尚有哉子存只是不大猶有根在只是不長也知
錢正是大與長之根苗與天理自然之則衡者四不字皆
皆說下意自融貫不須字合亦不必注注仇方要看得大
崇侯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以藉已故仇之
其罪于天楊胡昭其罪于神致附金為藥民而其君若肯
自新亦在赦側矣無悔謂人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援也

第言必攻也仇尚負固也伐是聲其罪肆則伐兵以
伐之絕是珍其祀忽則并國而滅之也即其亡也忽焉之
忽四方指兄弟之國言

靈臺

此詩要認詩人敘述民樂語法民樂意在贊歎上見如曰
靈臺靈台曰子來曰於物於倫於樂皆躍然樂見乎詞却
不須見出樂字

前章是一氣說話收以庶民之便來了成以不日成便亞
了勿至戒于經營時而子來即在不日內非中說上文也
經始猶云始作只喚起之詞重始字經是度地以為臺營

是故表以正位子來下須補成二字方是
兩王在字重看有幸王亦有暇時之意收伏躍上焉上於

初等光景俱就民模寫出來
植木為虞橫者為桷加板于桷曰葉而葉上刻畫其采色
桓然總是一物此上所懸乃鐘磬之小者至貴最難備則
大鼓大鐘列于東西序者於倫二句一串看於樂言作樂
于辟靡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地之可樂也
臺上於倫二句雖以起下實有嘆不已意樂之更端曰
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闕收奏必自鼓始故開途上而知
方來也方字作正字看驟取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

是幸其未艾意

下武

上四章言武王繼先而有天下。由于能繼先德。末二章言漢世能如武王之德。先德則可以常有天下。又漢世先德。看出格漢來。德之以世德。作末二句。為主。武王以或永繼。緒似難比德三后。然揆之于理。賢之于心。實無不毫與前。人參度。故詩人反覆割破。即中庸達孝之旨。

首章是下三章引子。下字之義。照在天自見。卓就武王身上說。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哲字已含世德。配京不止言德位。要見孟大其緒意。三后之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君

錫亦以為天子于下。故曰配者。相當無忝之謂也。

世德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以天理照看。作求起而求之也。有參徑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永言配命。則無一息不與先德合矣。配命之永。即求世德之終履。非有兩層。成王孚者。謂此求德一念。有以融洽天下之精神意氣。而盡無所疑也。德由人同此理。一合着理。有何可疑。成字在武王身上說。

武王信來。則即是武。孝思即上求世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而孝思則純就心上說。養嫡養祢。無非三后。而命自永配。亦不知其配六維則重在武王之孝可

為則上。蓋主受命。同。良知不與。通理到極。到處。久。知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為。法。

嫡氏王而奉以為君。本早武來。嫡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感。故曰應侯順德。嗣服。主業說。而時武二字。全在通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光明正大。與日月爭光上。不止是光臨三后之服也。此句正收結。王配于京意。

昭茲來許。四字而截。昭茲維承上說來。寔后二節之血脉。宜提起重發。下文句。紫頂直下。結到有佐。尚不脫昭茲語意。蓋萬世子孫所以受天祿而為人佐助者。只取之武王所以嗣服而足。但在能繼之耳。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

諸侯來朝。則率土。君公。皆周。身。爵。故曰有佐。此兩節。見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

此詩通重。歸。民。意。首章五章。言。遷。豐。遷。鎬。之。由。下。言。文。之。武。功。武。之。文。教。文。之。作。豐。德。地。化。迫。武。之。作。鎬。德。地。慎。重。無非為民也。克君。各就本章說。

通求二句。一氣不銜。以文王之心。言求寧。虛。就欲民之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也。觀厥成。心急于求寧心事。以便合容民當東意。為下伐崇遷豐章本。

受命。謂受伐崇之命。于天。武功。即指伐崇說。為作邑章本。

作已正所以安民。城固舊溝。已稱其域。自是體制如此。無規模狹小意。棘欲只為武功甫定。土功遂與有似乎棘成已欲耳。來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之思輯。太王之慰止是也。迨是追而及之。上意不煩依註下來致兩字。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不就作豐之民說。王公安民之功也。功之濯。即首章聲之駿意。作豐廢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大于此。王公所以著明于天下也。四方二句。亦根此來。收同者心歸之也。維翰即歸。家類以惠鮮小民。賴以懷保意。

豐水東注二句。特同豐水見禹功耳。不重。下二句。亦不重在斯水造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收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倚賴意。維翰便稟其政教。發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豈淺豐邑所能容。○鎬京乃詩中大頭腦處。當另構。辟雍乃宅鎬中一事。特以教化為主。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所謂請季行禮則又辟雍中賓事也。四有字。皆帶鎬京說。服者服武王之教化也。思字重。見其為心服。考卜章。見武王遷鎬之不奇。首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之于卜。以決定鎬之謀。而龜龜以為可。居遷成之也。重在

考卜上。蓋為安民之計。所以慎重如此。首章先發文。王心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落出武王之心事。貽謀。即貽以安民之謀也。孫字包得遠翼子。則指成王。

此詩算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天畀其生。天啟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而基功至是。以配天。始修一天也。篇中有相之道。是全詩綱領。厥初生民。所以喚起時維有稷。且慢露出后稷來。只云起初時生我周人者。是姜源也。禮記串說。即稷是求嗣之

發註引帶方衣。執方矢。正取生男之祥。欽震風是三時飲是德孕之初。震是孕成之淺。風是特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介止。即卸媒之說。載生二句。猶言自是生育出來。乃后稷也。正典生民如何相應。毛傳以乙鳥降為卸媒之說。歷帝或為造鳥卒之行。載氏以欽飲為感動之速。詰皆近理。姑識之。不拆副。即是無灾害。止所謂如遠。總形容詩一个易字上。帝二句。打轉上體。紀求子意。來曰。寧曰。康。德。見上帝安享其祭耳。居然訓徒然。只是不曾說得生子之吉。不必言無入道。此詩入即既生時。驗天意必定如此。若在姜源時則

已也。就父兄者老中。自有兄弟。非定是王若一梓。其遠其通。一正一反。肆遊使有所登。授凡使有所依。皆言情當如此。二或字宜。正。正是子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遊何人當授之。凡也。

鋪陳物品曰。是謂籍曰席。設在遊上一層。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坐。老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緝御是相續代而侍。即禮所為更僕。主獻賓。主。洗爵。賓酌。學禮之次也。洗爵以示不棄。奠尊以示有終。所洗之爵。即所奠之尊。五文耳。脾臑。是嘉饌中之二物。舉以例餘也。凡歌必扣瑟以和之。故曰北于琴瑟。歌。亦。是舉二者以談。歌。音。必。

上都。要點。祭餘意。如侍御在駿奔之流。獻酢沾旅酢之餘。飲食則自廟而徹為燕。社之需。歌樂則自廟而入為浸寢之奏。

四。雖既均。近。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較。抗。然也。四。雖如掛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內又序其敬與否。以論。德。飲也。而序賓皆是一射間事。意只重在勸賓以飲。不重德。抗上。註。持三挾一。謂持三矢于帶內。而挾一大以射也。像。是。形。已。之。長。懷。人。之。德。中。皆。注。有。之。故。以。序。賓。○序。賓。以。賢。禮。而。謂。當。飲。者。皆。跪。捧。觴。曰。賜。灌。陳。者。皆。跪。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皆。主。喻。言。者。有。常。爵。若。是。

者。淳。是。也。須。知。古。人。真。愛。正。在。常。防。其。失。儀。

曾。孫。章。只。是。願。其。壽。而。能。修。德。以。享。之。更。無。兩。層。曰。曾。孫。維。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膳。夫。為。獻。主。不。同。以。尊。上。親。也。酌。是。斗。漿。屬。下。文。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也。引。以。知。言。翼。以。行。言。要。見。相。與。意。蓋。恐。人。老。則。知。易。行。易。情。故。勉。以。交。修。如。此。壽。祺。壽。而。吉。也。有。德。則。日。休。故。曰。吉。景。福。即。壽。祺。也。收。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醉

通。詩。以。今。終。二。字。為。主。祝。願。大。意。見。于。前。三。章。凌。雖。微。附。尸。告。其。實。發。意。也。景。福。昭。明。中。暗。含。祿。祿。萬。年。今。終。即。

永。錫。祿。也。而。屬。

首。二。章。醉。滿。二。句。須。會。前。篇。意。發。之。父。老。雖。不。以。燕。飲。為。恩。而。一。燕。中。意。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萬。年。通。淡。世。而。言。也。不。作。一。已。下。大。令。終。正。是。萬。年。意。景。自。福。之。亨。嘉。和。順。言。之。暗。明。自。其。光。明。感。大。言。之。昭。明。即。景。福。之。氣。象。也。照。淡。祿。祿。景。福。昭。明。是。人。至。所。已。有。直。欲。進。之。于。萬。年。耳。

有。融。高。朗。皆。自。昭。明。而。極。吉。之。延。之。萬。年。便。是。令。終。現。今。有。此。便。是。有。祿。始。要。則。萬。年。可。知。矣。嘉。告。在。前。而。祭。時。引。以。証。已。意。嘉。字。正。打。着。令。字。

靜嘉自遠至中所薦之品物言稱佐身言相檢束以助祭也攝以威儀以臣言或儀既時以君言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既時不匱者誠心終始如一也合之是君臣一敬父子一敬祝焉嗣子奠酒于神席在迎牲之前子之舉奠在旅酌告成之後其誠易竭不匱為難類訓善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義相類合下祚胤意永錫則舍萬年意

禮通串奉

本奉

五

前句承祚而下實言錫胤以祚非祿無所托也莊中特字使字須理會祿即是天命被者自其敦錫言之僕者有其依附言之只一意凡僕御必附于人故以僕為附登爾女士二句重子孫上孫子無窮之稱被詞到此始完要打轉令終新

免驚

祥取尋繹前祭之意既祭明日燬其祭食以燕尸如渡祭也賓尸以祭禮待尸也與各止一句福祿說燕飲作賓尸也賓尸時敬禮不安言成謂福來成就之也宜是順遠之意為是扶持翼相意下者福祿降于其躬也厚以

賓祿故曰宗于宗之福祿就廟祭時要備言是起下之詞重在又永燕飲之福上狀了酒之奠而可樂也

彼樂

全詩以顯了全德宜民正人二句為主後三章說與此相照應子孫世有令德世王治安正王者之福也詩意于頌中寓規

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故令德以顯言之宜民人正顯了處宜民照下綱紀四方看宜人此下率由群匹看人民咸宜即此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右命三字作心然之福看重在自天中之以起下

禮通串奉

本奉

五

子孫意申重只是常保常在常命耳下爰穆四句威儀四句猶此所謂令德受福四句及慈目聖民猶此所謂宜民人而受天祿也而天之申重于王即在其中千億不止此一世言敬者德之聚則有出沒玄遠之意故曰發了美者德之光則有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不愆不作聰明也不忘常思德也也有敬美之德自無愆忘之故不愆忘自能率由矣此正是宜君宜王實事下二章則專說宜王而言

威儀德音俱本德就神上有陳顯一致意然有終始不消意起思是人主與群臣相友之核意必合橫于中則賢

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績。而常若有以制之矣。惟此
意自能率由羣臣。受福緊連。下句看。凡入主長久之福全
在能保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
之綱。緊承上來。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既係于綱者。
綱既張。則目有視。民安而臣之輔。君以治民者亦安矣。燕
及正以安民及之也。須知朋友之燕亦只是以安事。度事
亦全不修職業。媚愛全見于不解二句。除却傾倒別無度
效忠不解。是無逆之心。法民之微。堅謂民可以堅他。直
是常見當世之未安。莫作幸今已安說。此二章。總完得宜
王二字。

為公劉

匪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
其始。通理以下總其終。通以厚民為主。而思解用光句。是
一篇骨子。止基乃理。則其中血脉。
首章說公劉之厚民。全在思解兩字。當其在戎狄中。民之
感嘆。騷擾。會無寧日。安所將解。公劉視之有大不忍者矣。
匪居匪康。意正為此。乃場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
場強率民以治其田疇也。此時微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
界溝塋等語。積倉從場。糧出裏。粮又從積倉出。解和入民
正不以光顯國家也。此意點在放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

小。實則懷之于心。必矣。要方。字最可味。蓋不如此。富之
不敢輕行也。
二章言相國都之大勢。胥原陟降。原是一事。庶繁順室。皆
公劉相土。而見從遷之民。如此。正后章于邠斯館之時也。
固可見人情之相安。亦可見邑居之不寒。緩陟則二句。正
所謂胥原。既從高麗相一寄。又說平履相一寄。何等跋扈
之勢。凌字宜玩。佩則玉璫。劍則解中有冰節之容。刀皆相
土時所帶者。不重文事武備意。○此章陟降。原只大略
提形勢。以定都。下章遊彼四句。則既得所居之地。而度其
可以營邑居者。

為公劉

澤原在百泉之側。遊有泉者。遍觀水之包絡。以定原之形
勢也。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崗者。連隴山之環拱。以察丘
之地勢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矣。于時
俱指京師之野言。度。四項以安身。待賓。施教令。攝政事
分看。通說公劉當時營度規模說。
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勢。說勞群臣者。勞其臣國安
民之功也。燕同姓與姓。言昔者群牧之所寄者。畜之一座
飲之食之。有惟然款洽意。君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只是
一燕之間。而公劉以一身為羣臣之主耳。四之字皆指臣

東西為溝，南北為長，既景三向，總是耕土，宜以授民，田之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謀寒暄，使種植各適土之宜，承景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岡來，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徵是稅法，所以足食，皆崇土田，說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一井出一人，一歲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餘者則為農，公劉遷邠時，遠滿三軍之數，而無，義故曰三軍。

宋章通理前遷邠事，正以結忠，輯用光一句之，肱涉渭為，詩通主卷，未雅。

欲取材以作宮室也，為亂，所以涉渭，鉅以制器，屬以磨器，皆作室，所以資者，止基是落成時章，通理第四章事，愛來，爰有渰，承定若授田來，夾其皇，潤二句，正是爰來，而包有，在其中，夾潤，而面相對，而居也，邇潤，一面相連，而居也，此，猶在既溥，既長中，芮鞠之，即則度其夕陽矣，箋云芮之言，西也，水之內曰洧，水之外曰鞠。

潤酌

戒王之意，德教有豈弟之德，以保其民，蓋民本以君為父，母，以下為歸，為恩，但非有是德，民何所賴，此是厥規，本意，而詩出却似與美。

此取無源之水，猶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民依，潤酌故，云四字宜玩，正照君民之懸隔，惟賴君之樂易，乃有箇近，下愛民的意思，民之休戚，得以相通，宛如父母，此全以德，言，不必泥強，教誨，安註，脚為民父母，重在戒去父母，乎民，上，不重民，戴為父母，收歸，不是歸性，乃寄托之意，收堅，煩，以安息也。

卷阿

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而只作廢歌，語氣發之，前四章三停兩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為綱，則前面福祿所以可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賢，詩通主卷，未雅。

人原有致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修己之德，以享此無窮之福，極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夫青與菡萏，未遠，歌相應，中間包許多意思，而尚說不出，只，云以歌言之意，披露于王前而已，亦不須說自己憂戚危，明等語。

泮渙二句，根上游歌來，要見天下昇平氣象，泮渙，是逍遙，閒散意，優游，是從容閒暇意，游，即卷阿之游，休，乃休戚之，之休，非休息也，泮渙之游，即是優游，優游即是休，一聯下，總形容心融神適一段閒散自如的光景，爾性，不是壽。

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思。宜。暗。出。修。德。為。章。此。句。俱。集。屬。下。句。說。青。只。是。終。以。先。王。首。則。善。修。也。主。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首。者。飯。章。者。幾。句。要。荒。仲。然。分。明。無。或。侵。凌。素。亂。也。孔。厚。即。注。此。說。是。基。圖。不。校。意。必。中。就。有。主。百。神。意。了。主。非。徒。為。祭。主。乃。神。之。情。靈。依。以。為。主。也。受。命。長。只。此。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所。爾。字。可。見。第。保。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大。平。也。此。便。是。化。說。下。只。重。常。字。看。此。上。三。章。說。福。一。步。進。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父。之。福。而。俱。不。脫。伴。爾。彌。性。一。句。所。謂。伴。爾。彌。性。者。得。贊。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反。復。以。賢。之。當。用。告。之。鳴。翼。孝。德。俱。指。未。用。者。言。連。下。四。有。字。見。得。無。所。不。備。以。待。用。意。引。如。引。若。當。通。之。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字。即。淡。所。謂。使。且。命。也。為。則。以。德。言。頌。二。章。直。從。德。說。起。不。淺。鑑。用。賢。蓋。即。以。上。章。意。也。頌。叩。二。句。亦。蒙。上。為。則。來。頌。叩。是。德。之。外。形。如。圭。璋。是。德。之。內。蘊。令。聞。德。之。音。也。令。望。德。之。隅。也。一。人。建。極。而。天。下。聯。之。正。如。衆。星。之。就。于。一。綱。

鳳凰于飛兩章。次上言鴻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原有效忠之思。取興于鳳凰者。以其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快觀也。吉士吉人。即上鳴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曰使曰命。即以引以翼。雖字根多字來。言賢之可用者無不隨王用之。便有益于君民。胡天子者。輔之修其德。以為則焉。綱也。胡庶人者。同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撫愛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鳳凰。次上鳴曰。發明。畫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次上義舉抱忠。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變云。成王時。適有鳳凰至。鳳凰鳴于高岡。梧桐生于朝陽。各二句。俱作一句讀。高岡。鳴鳳。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字。有想望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末二句。只。上。言。生。朝。陽。者。如此。其。盛。鳴。高。岡。者。如此。其。和。而。感。名。自。見。不。須。下。轉。取。喻。兼。集。全。在。志。上。與。下。章。各。開。說。批。作。典。意。無。謂。車。庶。且。多。見。不。獨。可。供。宸。遊。也。馬。閑。且。馳。見。不。獨。可。備。法。駕。也。待。賢。意。未。嘗。明。言。而。隱。有。自。見。故。傳。著。其。意。若。曰。句。須。知。此。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所。望。王。之。待。賢。亦。不。止。在。車。馬。只。說。一。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失。詩。以。全。詩。言。不。多。字。律。字。皆。下。最。堪。玩。味。言。我。所。失。之。音。有。何。何。語。

將為王之來歌。同此而追歌之。第中心所然言。正此歌。不
能盡也。蓋欲王自詳於意言之表。

民勞

此詩以相戒安民為主。而關鍵在去小人。蓋小人乃無良
之人。其言惟欺。其惡同極。其狀醜陋。其用心殘虐。先用
隨從君以益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故各章俱言
無從施。隨式過。施虐。各無復。四句。一氣直下。末二句節
不同。俱與各節首四句相照。有反。覆。丁。寧之意。

民勞。篇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少蘇息也。亦字。正。始。迄。可。字。
繁。相。呼。應。宗。師。廣。詩。夏。之。中。故。曰。中。國。意。中。國。以。饒。四。方。

詩經

卷一

五

勿。淫。先。浚。意。蓋。為。修。以。弟。自然。如此。笑。曰。王。受。亦。願。之。人。
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此。解。宋。切。常。時。事。勢。無。縱。有
見。必。退。一。必。遠。不。使。得。廢。君。側。之。意。所。謂。無。良。之。難。施。虐。
之。過。只。是。一。無。復。而已。秦。是。寬。而。撫。之。能。如。相。能。之。能。足
別。而。習。之。也。能。通。即。惠。中。國。秦。遠。即。該。四。方。王。室。之。定。不
外。乎。此。

書。言。秦。遠。能。通。而。曰。難。王。人。詩。曰。秦。遠。能。通。而。曰。謹。無。良。
皆。有。帝。戒。懼。之。意。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遠。
通。中。國。及。四。方。之。民。就。將。此。是。乃。言。利。口。榮。感。主。臨。之。意。

清。漢。延。統。平。日。勤。勞。王。室。號。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

蓋。小。人。之。當。難。除。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仇。之。者。
多。或。有。風。波。朝。夕。于。王。而。于。此。一。舉。未。免。多。務。調。停。有。此。

即。棄。爾。勞。也。總。之。此。二。句。是。誘。掖。之。詞。

同。強。有。給。惡。不。復。意。作。惡。播。惡。于。衆。也。敬。慎。二。句。直。是。以。

去。小。人。的。把。柄。全。屬。之。自。身。蓋。小。人。非。可。智。取。而。力。勝。也。

共。若。子。日。訓。則。彼。自。遠。矣。惟。恐。威。德。不。恢。則。若。子。先。聖。而。

去。之。耳。

此。詩。之。受。盡。寬。解。也。正。道。以。紀。綱。法。度。言。以。一。身。之。操。縱。

閑。坐。堂。之。休。戚。責。任。豈。不。弘。大。

詩經

卷一

五

正。反。尤。甚。于。正。敗。止。于。殘。廢。反。則。全。無。紀。綱。法。度。矣。與。
之。以。往。即。此。之。以。責。任。即。望。其。為。國。安。民。故。曰。王。欲。王。女。
見。女。當。自。王。也。

校

此。詩。為。刻。責。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大。事。重。在。安。民。上。
言。天。正。惕。其。為。民。也。出。話。為。猶。是。安。民。切。務。尤。以。懷。德。為。
本。

首。章。為。全。篇。發。端。已。括。通。詩。大。旨。下。文。皆。根。此。而。開。發。之。

天。之。反。常。即。在。民。病。上。見。故。天。心。以。安。民。為。常。也。出。話。所。

以。宣。其。猶。下。章。所。解。釋。也。為。猶。實。出。話。之。主。靡。聖。二。句。正。

難者艱難而不易處險者震動而不得安皆以天運言而

按說民之不洽不莫上見恩。是欣喜而不知憂泄。是
 怠緩而不知急。雖非謂號令乃是朝臣。命謀聞切廟謨。圖
 計而下民。係以林成者。辨訓和謂調劑。疎而不拂。與情。澤
 訓說。謂權愛多而可通衆志。此全是為敵念頭。猶然知有
 民。不知有己。而辭以宣之。故民之渙者。以令接者。以宣也。
 四矢字皆下直。接上。向無然語。脉。蓋謂當此天難天災時。
 只有此一著。味謂遠可回天也。
 我雖異事以下二章。反覆著條及之。不受善言。分明畫出
 靡聖管。不實于重情狀。詢于蕞莛。是見良一句成語。引
 之以見我謀之當聽也。

灌了。是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卽上我卽爾謀也。
騶了。舉足高也。是騶之意。以騶了當灌了。使老成懷德。全
沒氣力。卽伏下文載尸之案。

無為參毗是或詞而味通章語氣實是責數之自矜以問人曰參當同以附和曰毗此等驕矜卑諂意態即是威儀之迷亂而善人見他如此安所羨矣其謀直如尸之無言而已夫今之民怎樣困若有人焉葵度其所以然庶猶可治之莫之而今使善人敢起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為亂亡之嘆而竟孰有顧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參毗到此纔繳得我言維服兩

蕭道平卷
 大意
 丙意
 矯民章承上民之慈愍而言梁氏惟所自立又本次章詞
 輯四句而深言之天之矯民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則混
 泥說壞荒以替相應圭璋以形相合取携無益求之即得
 而未嘗費于己以益之皆是易之形似多辟罔極之流深
 而放僻邪侈也不然不逮是渡立邪僻以導之○程子曰
 矯開通之義室暗故廓以通明○疏半圭為璋合二璋則
 成圭

獨在垣牆之外。所以為限也。垣在藩籬之內。所以為衛也。屏設于門以隔內外。所以為蔽也。輪當牆兩邊以障土。所

意表根上句說。

如禪鳴言不靜也。如沸羹言不寧也。蓋國家氣象人情。煩促騷動如此。夫指國言世。此國危。皆喪德報奸所致。而王尚不悛。則無可挽之理矣。末二句。只是申上文以明必喪之意。而京賦云。巨靈夔夔以流河曲。則吳者。怒而自作。

不勝猶言不辰也。不用舊。舊人舊法言。當時原未嘗無。老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總是一念。故低昂其詞以折之。

人亦有言四句。是影借話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末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機德已為天所棄矣。安有本據而終不顛沛者乎。

抑

此詩前八章。俱是設為人命已修德之言。而恐自己把作空言。故後四章。反覆在聽言上提醒。虛其心以聽言。則德修而治入在其中矣。凡如謀命言語。慶典酒掃之類。俱是即修為治工夫。而肯以威儀為德隔。終于以不慙于儀為戒。嘉則慎儀。尤德之實。而慶也。聽言緊關。只在靡盬兩字。

抑之。是自然。然。如。此。非。如。下。文。敬。慎。著。在。二。夫。一。邊。曰。德之陽者。謂德本渾融。而此有可畏可象。如室之有角。有稜也。皆思則說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嗜淫。人亦有言兩句。未必真有此言。只是痛恨其無儀。而故為之詞耳。疾字。字。俱。下。游。利。此。四。句。總。是。承。人。言。而。怪。嘆。之。以。發。自。警。之。端。

無競者。卓然莫加之謂。本自盡來。竟者。廓然直大之謂。本自修來。道與德原非二。有其德而由之。即道也。道德。只在許定遠。辰敬慎。數字上。見修政全德威儀。即人運。德。行。

覺也。維民之則。即四方訓。四國順也。讓即是猷。命即是德。謀猶是經綸。國家之本。命告是鼓舞萬民之術。大與遠。定與時。義各相成。許與定。遠與辰。字各相應。維民之則。重在。上。可。為。法。上。

興訓尚矣。曰。猶。尊。尚。也。此。一。字。管。下。三。句。一。氣。直。下。迷。亂。于。政。即。顛。覆。厥。德。正。典。上。文。訂。謨。三。句。相。反。荒。湛。于。酒。即。迷。亂。顛。覆。之。病。根。也。汝。惟。湛。樂。從。即。臺。此。句。明。刑。指。上。許。謀。等。意。是。即。先。王。之。道。而。可。恃。以。承。先。人。之。緒。者。弗。念。罔。救。皆。從。上。句。一。直。連。下。蓋。責。之。切。而。不。覺。氣。之。急。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義。

辟字。林上森。頭覆來。天之所尚。在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如彼二句。以同勢言。風與士句。是不泄。通。不遠。之意。正上所謂。許其遠。欲與。混。掃。有一。段。勤。屬。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莫。作。細。看。雅。民。之。章。重。在。我。示。法。于。民。上。車。馬。弓。矢。兵。是。三。項。以。修。字。貫。用。我。二。句。句。原。說。我。之。即。所。以。過。之。也。

實。爾。人。民。二。句。與。上。章。各。開。說。實。誠。成。與。定。而。義。成。即。所。以。定。也。其。事。不。難。教。養。侯。度。凡。制。自。王。朝。頒。于。侯。國。者。皆。是。實。之。益。之。俱。從。自。家。身。上。做。出。我。不。虞。非。無。虞。也。直。是。常。防。其。虞。則。新。危。于。禍。遠。之。意。與。出。德。誠。實。正。清。潔。出。

詩經三卷

大雅

四三

乎。身。加。乎。民。哉。乎。通。而。見。于。遠。者。不。應。偏。主。修。已。說。兼。者。相。暴。之。反。嘉。者。悖。屬。之。反。德。兼。言。與。儀。說。白。圭。四。句。又。特。抽。出。證。言。一。節。以。申。我。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證。閉。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不。可。為。者。不。可。修。為。也。乃。不。可。渡。救。之。意。

無。易。由。言。帝。終。慎。爾。出。諸。之。意。無。易。緊。報。站。字。來。雖。與。附。通。然。言。不。難。就。好。邊。說。此。二。句。德。還。言。感。應。報。施。必。然。之。理。以。引。起。下。四。句。應。順。也。是。以。順。理。而。順。于。人。心。之。意。無。朋。友。庶。民。言。正。所。謂。崇。嘉。之。言。也。經。一。謂。言。為。世。法。承。者。近。來。而。不。敢。違。也。以。所。民。言。法。乎。者。

及。君。子。車。雖。不。專。主。敬。儀。言。實。從。儀。上。見。心。而。引。到。心。體。極。密。工。夫。上。煩。之。解。系。可。以。不。逃。君。子。而。又。曰。不。逃。有。德。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不。絕。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屋。漏。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蓋。目。光。所。漏。入。也。雖。以。地。言。而。不。愧。則。以。心。之。存。言。無。曰。二。句。是。上。起。下。凡。心。上。見。則。不。顯。其。能。即。未。免。生。欲。射。之。即。泥。于。屋。漏。矣。

總。有。此。四。章。則。白。圭。之。臨。合。無。易。由。言。帝。終。慎。爾。出。諸。一。句。來。視。爾。友。若。子。合。下。節。通。說。敬。爾。威。儀。一。句。來。子。孫。二。句。及。下。解。不。為。則。皆。欲。以。說。言。慎。儀。之。故。

詩。經。三。卷。大。雅。上。文。而。勒。論。以。必。應。修。德。之。詞。威。儀。與。是。

詩經三卷

大雅

四三

至。精。至。密。無。一。事。不。盡。善。盡。美。不。必。分。折。二。評。字。正。依。着。上。文。工。夫。使。之。然。也。止。與。儀。亦。無。大。別。辨。慎。不。怠。一。正。一。反。以。微。儀。德。之。隔。意。少。喻。于。理。便。是。惜。少。害。于。理。便。是。誠。不。惜。微。儀。是。戒。嘉。他。位。鮮。不。為。則。儀。較。佳。得。爾。為。德。一。句。氣。脉。通。應。第。二。章。維。民。之。則。句。投。桃。報。李。是。惜。言。感。應。必。然。之。理。不。作。喻。說。較。重。二。句。則。是。感。應。之。必。不。然。反。言。以。決。其。應。也。實。紅。小。子。亦。不。粘。彼。重。句。說。

本。劉。則。折。惟。柔。軟。乃。可。以。為。子。人。滿。則。損。惟。溫。恭。乃。可。以。進。德。溫。者。驕。心。浮。氣。收。斂。已。盡。而。純。是。一。團。和。順。之。象。也。基。如。基。址。之。基。且。渾。一。說。而。以。基。德。尚。在。其。推。哲。人。三。

句內。明由產生。恭人即哲人也。言之善而此德。順德之行。者。順所居之言而行之。無違逆也。順字。須從溫恭上體貼。出來。惡人反以為不守全為不順故耳。哲思二字與前章相應。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陽。謂階之惡人。則所以成惡人之疾也。人各有心。是重嘆惡人之速于哲人。不是推原于心之相遠。

未知其否。猶未便是惡。告之詳早切。而前然不知難。是哲此其為全為自負。若哲一念失之于至。所以遠地子而不知也。將聖成于何日。廣而則如前所云溫恭。而哲。即順德之行矣。豈不早知而早成乎。民字若泛言。實指武

公說。此事文義。只是將前章句。之恭情。打對武公身上。吳天孔昭。禮應上皇。天弗尚言。我生庶幾。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目。不見有可違樂也。以此托為誦詩者之言。夢。是不知為善去惡也。慘。者憂其及禍。亦事既老。言。已。忽。然。示。大。矣。知。待。何。時。

篇止。即修德內事。以其為先王。之朋朋。故曰。前。德。用。而。求。共。勉。之。意。太。悔。即。下。天。方。二。句。取。得。即。喪。則。之。之。不。遠。即。天。之。不。成。益。親。天。所。謂。即。是。國。所以。與。親。天。所。謂。即。是。國。所以。使。何。遠。之。有。正。打。轉。吳。天。孔。昭。

系系

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前四章。皆欲人。民之。受病。下皆言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其病。也。告。前。章。悔。悔。前。序。時。是。一。篇。綱。領。

不。珍。心。要。之。不。已。也。填。滿。也。積。也。是。惡。閭。積。滿。于。中。之。意。我。不。但。說。自。己。實。望。其。禍。人。窮。也。民。之。病。而。可。珍。備。正。下。三。章。

四。世。終。二。句。講。見。犯。侵。之。不。忍。有。耳。聞。目。擊。無。非。感。苦。之。意。亂。生。正。此。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同。句。對。民。靡。二。句。同。諸。侯。也。民。有。姓。也。雖。者。使。禍。而。在。已。如。火。城。而。也。國。決。則。諸。侯。撤。民。雖。則。邦。本。無。固。家。之。氣。運。安。附。不。日。整。齊。

本

本

國。步。從。寬。四。句。一。連。說。國。將。珍。成。唯。武。可。懼。恰。以。天。飲。用。若。我。民。使。我。君。既。無。以。有。安。德。又。無。所。避。禍。也。君子。實。維。四。句。重。在。下。二。句。言。禍。端。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如下。合。人。忍。心。背。背。正。所。謂。楚。君子。安。得。有。此。不。須。惡。漢。世。黨。禍。主。說。應。附。暗。指。厲。王。用。小。人。以。陳。亂。而。曰。誰。者。婉。詞。也。○。儀。禮。註。主。註。云。疑。主。正。立。自。定。之。免。益。人。有。疑。則。解。初。而。姑。定。也。梗。亦。上。浮。未。望。水。之。斷。梗。也。解。解。靡。所。二。句。言。我。從。兵。使。無。有。止。息。今。渡。云。行。當。何。之。往。也。亦。自。悽。然。上。字。從。後。者。之。家。御。也。自。西。徂。東。者。周。在。西。而。出。征。乃。在。

東也。魏齊謂有微湯勞勩之苦。孔棘謂有鉅鎗死之憂。正見士字之念不能自己。○此上三章俱係沈細者口氣。以形容民之受病。其所以受病之故。已微露于諸生屬階中。下文遂反覆言之。

為謀為謀。是與小人謀之。故慎于謀而遠以長。孔國且日削。告以當憂。在不得賢人任之也。序爵是簡賢。不肖使稱其爵之意。重在擇相上。誰能四句。玄如用賢。方可止。此若不用賢。則有日。孔日削以至于此。而已矣。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困。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如使爾風二句。是持人自形其憂。孔之情。逐風而行。則

氣也。而不得舒。憂心抑鬱。其氣悶之狀。類此。民指階之。在野者言。肅心是傷時之。孔欲出而橫說之意。世已極。秋忠其故。故曰不遠使之者。王使然也。稱稼可以代食。故曰惟實代食。可以免禍。故曰維好。相承者。實字以貴賤相形。好字以安危相形。蓋于註能勞無患一語。

厲王未戒。而曰滅哉。王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引起下二句。稼穡率瘁不止。是代食失望。照下具字。卒字可見。其勢則無後有地。可以自安。卒荒則無後有人。得以自安也。無力念天禍。固謂天禍之多。亦是因極與死為隣。然念而不能之意。

上章而言賢者之不得志。全為王之不用。故此章以賢者用之。公較庸君後智之獎。重在下段。束心二句。托束心直貫下。束其虛衷。以周編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虞止而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有獨悍賊。是有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私而見。二自字正不順。病根上之人。顛倒非。使人不解其何心。而勃然發憤。故曰率狂。此章以下皆深言。用小人以病民。而此章又下文用小人根本。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講。蓋及與也。朋友以在位之人言。不相信。乃講。故註訓不信。建退維谷。承朋友之講說。益進既忌其進而擠之。使不得任用。退又乘其退而排之。使不

得脫身。豈不進退兩難。谷山谷也。室礙之意。進二字。亦合看。方見無所不窮。不必泥註惡俗者。此正為上無明君。容此諛佞在朝耳。空只通明之。雖略言。猶云。獲而見而言也。惟見之。故能言之。百里極言其遠。謂未形之禍。亦了然也。狂喜正是全不見禍。歲之伏。匪言不能言字。與瞻言相應。此二句。正為瞻言百里之人。說蓋謂彼既能見。豈不能言。只無奈投忌。此用事之愚。人何耳。此章之舉聖愚。正如小要言或聖或否。不是以聖形愚。註中我字不須泥。下人不用而用。忍心其所謂自有肺腸。貪能以亂為貪也。

猶所云貪天禍亂如荼毒而民不知避之者乃反貪其

亂安為之也亦與上伴民率狂相應

以風行有道與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人原易辨而王自

不辨致被而用此也作為與征字俱有制行上言式字

對以字者式殺用善道也是行已高潔舉動光明之意中

則隱晦不明始則污穢不潔而共人專向此行與良人于

事豈不迥庭哉允如所謂忍貪同極善皆善聖時中垢之

行也

以大風之有隊反與貪人之敗類謂貪人則是一路也

非君子若上八安得不敗善類則此謂將以貪人之不可

用對王說也言已在口頭竟有言自語如酒醉然與于時

既矣而實同王不用善言使我至此匪用其良是通諱居

要語結上誨爾序辭之意○此下三章皆托為魯僉交之

詞蓋亦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也

嗟爾朋友猶王所用之人言如彼二句中明首二句意言

我之作此詩如憂國運悲人窮始原此禍之隨越阻止就

之附即不盡中于理未必無一言中者蔭女言其可以易

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國存則小人亦托在覆庇之衆豈不

是蔭女

末兩章另攝小人之指惡于民而盡其惡之情狀則極

四通未及名開說小人乃覆則民同極小人用力于邪僻

則民四通小人為盜以害民則民未有平定之期此見民

之禍無一不由小人者為民不利帶善背向者諒口不可

者謂與君子約信時亦以貪暴為非也結既非小人既又

較君子正見他為盜虐非予半指善惡言

雲漢

全詩重為民憂早側身自省之意并二句乃詩人之詞以

下時宜王口氣

仲彼雲漢二句從桐旱字為各章早既太甚張本天將雨

漢先有微今漢較深無雨可知王曰二句作一氣讀正憂

民之真切處誠難即是表亂靡神不來是求廢祀而修之

也王問誰謂索鬼神為荒政之一雅與玉皆符之神者

如東而雅用青白玉用青圭白璧南此雅用聘幣玉用赤

璋玄璜是也雅用不可盡故曰廣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

既平正因祀之編舉故然寧莫我聽言不知天何故而克

莫之聽隱然有引罪說呼意在

茲者陽氣之蓄積陰者陽氣之勝亢盛上足此氣熏炎不

解之狀不珍者言以次舉祀相繼不絕自郊但宮諸社在

其中上下又以天地相對說真是方祭而置之于地瘞是

祭畢而埋之于土无牲玉祝冊之類清然郊宮上下皆有

之凡此時修大祀故曰宗不禋者以後復雖親而力或不
能及也不禋者以上帝雖能致而感格難也寧丁戊躬言
何其不先不後適當我身而有此災耶意者以災之也一
不可推振廢祀大祀並備而不一應來如霆如雷形容兢
業之狀也先祖于惟吉身戚則宗祀亦得戚矣以我之故
而使先祖之祀如之何不異此所以兢業如雷霆

先福及下。是。天上帝。即二章所云宗者。玩一忍字。分明見。望以恩之意。胡寧是哀詞。不是怨詞。

免勉而去。氣上寧伴然。邈來言吾係天下之重。責無所辭。去情何之。故免勉畏懼。而不敢去也。胡寧以下提。是自反。一。農始耕而即祈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况風也。稼方

登而即祭四方農始畢而即祭土神不奠也。一祈一報無不盡禮。即是敬共宜無二字。打轉憐不知其故。○註系宗日月星辰也。

有弊共星典章有昭回于天相應早不止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庶官亦不得主庶庶正帳安民說舉長以該其餘也
弔憲其寧有不察絕望又不敢期必之意

務高四句原其降生之異下言其輔世之功生亦及中只
重中价并舉兩候者以其先俱出四藏早俱養姓也要見

其後人濟其意。輸以夾輔。王宣高。照下良翰。看舊宣。是維
翰中事。國以諸侯言。舊者保而陣之。俾無相侵也。方以百
姓言。宣者宣王。澤以及之。無不被也。作已。然晉蓋中伯
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章本。
宣。忠勤不怠之意也。王績三句。一直說下。能領諸侯。乃
中伯先世事。故曰績。于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武重在中
伯為南國諸侯。法武上。定與登不平。命之定宅。成則封
之。而使世守其功也。功即屏翰。舊宣之功。王績之事。與世
執其功。兩意相屬。通節俱是詩人叙述王命之詞。
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武。周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
為饒事世功。述王之意。此則為經野遷居。述王之命耳。因
謝人因其民居稠密。可以為都也。作庸。重建國。勿只以作
城說。下微土兩段。正承作庸言之。微土四。以供其稼。食遷
私。人。以舒其力。顯是分封常制。但于王命上。見其鄭重而
王所以一一申命。德為式是南邦。
箋曰。微治也。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中伯之功。與上定宅相應。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微。
非未就之說。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城以衛民。前
以來。先時舉。微之功。失者其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錫之
車馬。以牲以駕車。言鈞膺以歸馬言。

路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國四句。串說。莫如南土。非徒
以此美人象。有酌全才。擇重地意。介圭即諸侯之瑞圭。上
可合瑞天子。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保字中有蓋。獨屏
翰。蓋舊宣。以武南邦意。昨徒守國。○箋曰。近辭也。謝是
諸辭。非辭王而行也。
信邁。就岐周言。惟王在岐周。故爾當在耶。職歸對謝邑言。
還南者。又南還于鎬。然後造謝也。曰信曰邁。見王不能舍
伯。亦不能失王。惟其勢不得已。故罷勉辭去。即照下精
抵。亦見王自慕戀不舍。而南邦引領為之。或行久矣。上
微土四。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此微土。是
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養積之用。總是營謝時事。吾伯只
為預其養積。而從出。昨身親此委瑣事也。周禮地官。遺人
掌道路之委積。十里一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
室。有妻。五十里有市。有候館。俱有積。少曰委。多曰
室。謝是有此而入于彼。非已到謝也。周邦精京師。一帶人
言。女是周邦人。自相謂。亦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善者。以平
日舊宣維翰卜之也。不顯三句。勿以親賢分。重。或全
十為人。所法上。與南國是式相應。正見其為良翰。廣
柔惠且直。宜玩且字。允柔順者多。思施隨。惟直。則剛柔相
濟。操者。摩美之使和調也。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剛者

懷惠而頌仁。彈直而頌義也。本德來。亦大樂是其為卿士
時樹立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歌于工則為誦。之詞則
為詩。之聲則為風。允頌。鋪張揚厲之大也。肆好。意味聲
氣之美也。此時中伯德業所有。致原非自誇其能詩肆詞
遂其詩既頌。則風遂好也。

庶民

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止為城齊一出
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無全。值堪鋪張揚厲。遂斐
成此大篇。職與德不並重。還以能舉其德為主。而舉德之
實。在柔嘉惟則。正典章首有則相應。

天生烝民四句。是欲明天生山而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
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
可喻哉。故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純德也。民之東
與二句。似應作民所東。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為直棧。而
朱註作孟子引詩法。作而層推原。似于無急。但于理亦無
害耳。有周天子俱指宣王言。
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此句貫下二句。儀
以形于身言。色以見于面言。心又是儀色之主。其儀色令
而無粗底。其心小而異。手自持。所謂柔者。不過如此。則
嘉可知矣。古訓二句。以知行言。備德之工夫也。威儀是身

不出令儀令色中。只令是現成者。而力則又能加勉也。是
若即是柔德若之。使字根若字來。此兩句從德成說。向業
上應上。章係於天子。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

王命貫到底。式是百辟。謂獎忠順。教不及。為諸侯。亦也。
保王躬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出是眾王命而布于庶職。
內此既布。而復命于王。候舌只是樞要之意。教政。巡行侯
國之市也。四方爰蒞。欲其布政四國。而四方皆發以應之
也。蓋王之期望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以不得山甫
之意。

求王命。察國政。智以守身。忠以事主。四項總是盡職事。不

生為主。若止則生亦止。先之以曉。終之以南。東。南。南。南。
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為節。

此章言下分明見。即古歌人君子。被之律呂。聞之聲容。亦
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于力農。大約首章是通篇冒子。
如言年紀安備。已引起迎牲至燕。祭事介福。已引起萬
壽。後章言事。逐章事神受福。次第井然。以敬字貫。
首章四句。直從農事物興時說來。重在黍稷是祭之酒食
所進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豕雞豆牲之舍。昨之于

室庖積之于城以為酒食以字情恭親言享祀祖考爰脩
皇尸皆蒙酒食言敬尸即祭神更無兩樣要安坐也脩是
恐尸未飽而祀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
○齊上有效備之意路有駿奔之意燕主祭典祭說此
句直言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枋以求神言祀事句頂
上二項說祭作者姓者皆其色純角正之類也燕嘗只泛
言祭意則烹治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進于廟獻牲也四
或字以事言非以人言故者神之所棲乃其生時所出入
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祀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
備禮節貼著也皇者神來而嚴尊位像若君也神無形

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全由自舉其德來
每懷靡及正為城郭東方也與下章永懷相應起太市動
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以失其宜其官有不可勝
言者此以有靡及之懷此正見山肅小心理慮說者多
欲得永懷照保王躬補王開着只為着輕城郭不知得彼
韓城燕師所完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遷侯定宅未有
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疎山肅而出之于外山肅
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休其心事則吉甫待王
亦輕而疏山肅亦淺矣
式端典歸言當平畢事而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

闕意永懷則只就二靡及說誦所以美亦因山肅德業而
然非自誇所作

韓奕

此詩則韓侯繫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誦之所職以績
我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鋪張揚子幾贈嫁娶撫是慶
幸韓侯之意有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前職業
此然其備內治也內治備然後遠人服
奕之與山三句輕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親命與
策命不同重其體體之始也下皆親命之詞續或祖考只
命之佳世為諸侯無廢下俱命之將職業不易與無廢相

應幹不庭方又職業中之最大者幹者文告有詞征討有
臨使懷德畏威轉而未庭也
口壯奕之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為欲言後錫故再提
言之非以候服入見之說也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
圭璧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既親則王班而後之乃以車
馬齊服賜之王錫句管下六句前服車馬皆諸侯所以辨
等威者初用士服入見而受此錫子又與尋常諸侯受賜
不同後而祈年所建以為貴賤之末章故曰終章全凡以
全接贈之有如厄虫然雖極言恩之非一殷錫與厄同
頭父餞之永王命也酒醑皆出自天府乘馬治車蓋常制

之外。時有時升之儀。亦殊與此。而重在儀。故以蓮豆終之。

燕爵言。仲從與。顯父相。燕樂也。重恩。恩上。顯公為周師士。而迎于顯里。則要其。以不是反國後事。不顯其光。雖承車馬。實重親迎上。顯者顯顯氏之光也。和。訓條。龍徐以行。動言。親以愈度言。顯其顯門。承請。顯。顯。者。顯。顯氏之門也。者。顯。曰。百。兩。是。顯。以。顯。君。之。禮。在。曰。諸。顯。是。顯。以。夫。人。之。禮。亦。以。受。命。為。諸。侯。

為韓始相。故是。因。來。使。遊。歷。侯。國。而。因。為。韓。始。相。之。也。收。字。與。下。令。居。相。應。流。者。為。川。漸。者。為。澤。漸。然。而。以。水。產。言。應。鹿。三。句。以。陸。產。言。此。漸。維。叙。韓。始。相。之。樂。原。以。見。

韓王

本

本

韓侯封城之。美詩人之錯綜叙事。往。如。此。

詩被八句。本其世業。而命以往之。終首章續我祖考意。末四句。是命以修敗業。終首章無廢朕命以下意。因者。因俗。為政。為。廢。朕。習。之。意。此。中。已。有。奉。受。北。國。克。脩。舊。業。意。在。故。王。後。命。韓。侯。往。先。而。為。之。伯。也。有。鑒。追。顧。北。國。禮。是。北。國。荒。服。之。地。實。靖。四。句。蒙。王。錫。為。伯。未。靖。整。以。固。疆。固。疆。靖。以。靖。田。賦。貢。報。以。度。歲。事。時。世。戰。而。當。為。亦。見。韓。侯。遠。隔。條。蠻。類。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實。字。亦。不。輕。下。柏。槩。目。久。便。有。名。而。無。實。矣。亦。約。黃。離。以。友。言。或。謂。末。四。句。是。欲。韓。侯。如。此。經。理。此。國。終。百。篇。各。有。其。俗。其。不。可。以。攝。整。該。

韓侯。迄今。尚。然。惟。貢。獻。可。通。行。耳。韓。不。處。方。之。法。不。難。有。情。職。業。中。不。在。錫。以。遠。畧。

江漢

此詩作于成功衰實之後。有召臣。文。美。之。意。前三章叙經。管。理。理。事。下。叙。衰。實。事。以。召。公。是。似。為。主。寵。錫。視。顧。俱。本。似。召。公。意。來。

首章一言。頃。頃。而。下。一。意。整。兵。而。進。蓋。一。意。而。兩。叙。之。餘。所。有。美。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而。南。之。路。故。肯。以。江。漢。為。言。匪。安。睡。特。是。言。人。心。兢。勸。如。此。求。者。亦。得。其。乘。也。

韓通

本

本

韓侯。無。招。揚。德。遠。推。隔。斷。清。況。全。在。籌。策。不。專。時。兵。威。四。方。所。折。淮。夷。蓋。有。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文。四。方。王。國。開。照。可。見。吾。武。露。布。以。告。也。王。國。是。言。京。師。四。方。平。而。王。國。定。外。輯。故。內。寧。也。時。靡。事。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不。須。不。重。主。心。江。漢。之。游。王。命。召。虎。不。是。策。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理。在。內。矣。此。因。于。淮。後。專。重。理。故。重。提。王。命。耳。或。謂。四。句。皆。述。王。命。理。之。意。蓋。地。為。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隨。聞。王。而。隨。布。以。復。法。也。或者。不。恤。民。瘼。韓。者。更。張。大。師。說。瘼。瘼。未。起。說。極。極。頭。也。是。一。定。而。不。可。易。之。意。求。字。在。王。心。

上卷 卷之五 正微預主之事 辟地至南海 行微亦至于南海

是召公所以承王命者 未向來宣是詩人叙詞 未句謂初治經營預理之事也 宣即布此經營預理之命 文武受命以下 則明王命詞 蓋追叙之 為下文宣實地也 召康公宣布政教 日開國有里 所

以是文武備舉 而其預方在江漢之間 故云是似 此以忠

考命之 未以施報款之也 聲而主後四句 正所謂用錫爾祉也 連下二句 總是得策命之意 崇格或文 主增矩之 登特 崇其 扶數 寵之以禮 故工自專之 山川土田 受之先祖 非後王所得移 故必告

特通三卷

大雅

卷之五

先王而錫之于周受命 亦只是錫典之共于策書者 受于岐周耳 非并主璽等 亦到彼始受也 有召祖命 全為欲揚其世功 故曰寵異虎拜 藉肯只作拜于文廟 蓋受策命于岐周時也

六章虎拜 藉肯是拜于康公之廟 蓋召虎于岐周拜受策命 奉之以告家廟 後拜藉肯以揚美命于祖考之前 以對是不隱名命 揚是不隱名賜 即揚便是對 繼足張望之義 作廟器而勅策命于上 則家廟與賜與並垂不朽 故謂之考 蓋即考王命之成也 天子萬壽 亦是勅之策 命後若明則二句 豈在不已 連下二句 作一串說 蓋失文德以洽四

國乃聞之 所以不已也 此語似窺見宣王有好武之意 其勸勉處 正見與答溪心

帝武 序曰帝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有常德以立武事 所以為戒然

此詩專美天子自將之功 故末章反覆歸功天子 而推本

首命大臣以治軍事 赫王明 通就命上見 此觀命也 召康公士 訓為南仲 官無太師 字曰皇父 起一人耳 整六師以兵數言 備我戎 以兵政言 敬者不敢怠 戎者不敢怠 是行師第一義 亦見天子親征 比尋常戰異別 南仲

特通三卷

大雅

卷之五

南諸國也 徐州乃淮北之夷 徐州之夷南侵 則謂因為之不安 故云然

次命司馬以副兵事 此內史 德王策 命方右以下 策內之餘 程所內邑 伯其齊 休父其宇也 戒謂告戒陳師鞠旅 足也 淮濱 即是徐北 以淮濱環繞于徐 故必欲析而省之 率有環視意 省有無察意 其為龍折伐之 不欲濫及無辜也 留是宿兵以鎮之 處是遷延不還 高原下隴 平地為三農皆指淮濱之農也 恐將驕而後敵 則曰此眾既戒 恐師老而妨農 則曰不留不虞 是為王者之師 三言王師在道時事 赫一言威靈光顯 業一言氣勢昌盛

即所謂有嚴蓋為天子奮起于積衰之機所以動人若此
王符二句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糾緊亦不失之
趨也徐方聲響四句反覆極言驚畏之狀
四言陳兵徐王時事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如震如怒
陳書武來進厥四句是將帥士卒皆以王之武為武也如
虎之自怒其怒出于忠憤非必激之而怒也徐言其眾之
集散言其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掩之不若徐
力肯然以淮夷窮據之地而曰王師之所繞至其地而遂
截然不可犯即無失我陵四句意

五言征伐時事王旅呼之是提冒矯捷如飛徐衆多如江
漢靜翁如山動闊如流前後相襲則辭之然左右相輔則
翼然然深則難測勢強則難勝王師之萬全如此淮征
徐固有一舉而蕩平意

末章推開了前而自得一段威靈而只于王猶上歸功王
猶本平日側身修行內脩外懷言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
合之意託心服上說皆信實之辭乎之使然也四方三句
只就天子功成上鋪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
半截末履藉首而稱臣也不回華心而從順也四方亦只
就徐夷說王曰還歸正應前南國三農之命

瞻印

此詩說幽王之亂形盡于羣賊服罪
桓夫成城引起徐徐之傾城也徐即蒙誓言此于桑榆歎
惡之也上以無賊斥小人已談奪寺莊內言婦而并指出
寺謂侍臣故以為奸者莫寺若也重在婦一處厲階與首
章大屬相應

勳如勳之勳直推勳到底使人不附言也後害共勳人
之勳而或即借始竟替之根伊胡為愚正是後害之常態
如貴如字作假如之如者不作喻說休其系後正以干典
公事也書所謂牝雞之晨

何以刺言何為以安變責王何神不甯言何為不以失棄
而王也設為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是時犬戎之
變未終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人夷狄皆陰類也中國用
婦人之言即夷狄入中國之兆矣不祥即刺與不甯也

然惟子胥忘來珍如服絕瘁如病危平承人之云亡
根惟子胥忘來珍如服絕瘁如病危平承人之云亡
上章末二句來問訓作君應前章課學人之所以云亡也
典下篇天降罪罟一例
事自今矣言粉進衰歎時心已先憂了不自我先二句係
註帶下說無忝須一反當日所為而遠色為本式故爾後

三之將來與其子孫說

召爰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是問也問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選詩提是刺王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既業正暗指可用之舊人

鐵證即天所降之喪也流是流徙亡是死亡即往者散之四方老稚轉手滿整居以中國言用以證墮言無

房而不空虛也俱承微健來天降罪苦貫下說即指彘賊昏昧之人言凡此華羅錢善良使手無無措真罪咎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可

歸咎之詞曰彘賊曰昏昧曰潰四通提是醜詆此一洗人須以標喪為毒害禾稼之有彘賊其害在內國家之

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上訓潰如癰疽之潰壞也昏昧靡共謂心志昏亂標喪不思共其職業請與伴手請

之意同寅與亂生不交意同幽王致亂之由盡在此二年事上訓頹慢頹不知道慢不共職也

兩如彼對舉登下以形容民生之憔悴不遂茂以陸草言棲道以水草言蓋為彘賊昏昧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是以

生意蕭索如此代為邦本而民不聊生却安得不潰凡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為潰亂春秋傳曰

亂曰潰邑亂曰叛

時以時言諸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聚之甚也正根我相此邦說胡不自替是因其

恬寵而惡之詞怡悅憂寵而無情緒之意也池之竭矣四句言小人明公陛下天下之亂而當時之人會

未有謀此非此所以促造或苦而其禍且逼及于民也憂之私害之濟來其害既濟我身豈能獨免故司不災我

躬註而愛之曰是說詩者之詞辭國慶國俱以國勢言日字百里字則甚言之也不尚有

諸弟言有之而不用意在言外含蓄感慨無限

就後人出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依依則安也孔子選在百世不遷上見但要知此主廟升格乃在親盡當禘之時非始崩附廟之日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附其主焉凡有功德者

皆然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明微編錄

清廟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于齊

百工倬從王于周

箋云廟之言貌也祀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為宮

室象貌之耳○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此詩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首句要見新率諸侯以祭

肅雍

二

肅雍象德一意互言秉德即秉文王肅雍之德也對者

對之稱以心契心景仰昭事如將見之布武而行則太

疾言壯事之貌如將弗及也亦根心言但對從神之在天

來奔祭主之在廟來耳駿奔正足其對越處通本肅雍

德說頌者昭明不昧之謂來者恭敬來持之謂無射者至

精至粹素著盡美克當人心而不為人所厭也即于顯承

見之人字從指天下人說而來祭者在其中來廟中見

天下也

不顯不承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故言其光明之也

不承順文王之德故言其承順之也此詳最詳蓋不顯承

承賢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

見于人心也

書曰古世之廟可以觀德

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

耳和能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

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捨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箋曰告太平者居

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年而崩今

天下太平故錄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

禮作樂

通詩只重贊文王之德上以純字作索駿惠字為字俱根

純字來

天之命自元化推行言不必以賦子萬物為命天命聖德

並言運重今天意若說天命不已是提出文德源頭又分

命與德為兩層矣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處終終不

顯只贊嘆之詞耳然亦須蒙終終澤上說到不已上說不

顯亦然不已者玄機之所運循環無端也文德全以本休

論能只是如其本休不曾有一毫人欲之雜而已不離即

無間即是不已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推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

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受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

為文王耶受王之為天命蓋有不容擬議者

外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大雅而云穆王之王終解

敬止也穆王正與天命之於穆相應作豈不顯者者非

假以溢我從已之欲入德而未德亦止為德盛者澤必

是故深望其恤耳不作殺詞者亦不專就祭時說潘者故

佑後人之意也故之句連下句一氣說謂受其恤而順我

受王之德以行不敢有一毫拂戾也萬者對我而言我既

順之後王又順之世相繫便見厚矣○箋云言備重也

自費難以至無窮皆得稱會德

蘇氏曰假大也箋曰溢盛溢也則假以溢我受文德大而

其降溢以及我之義○箋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

其聚飲之以刑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周禮六官之

詩經曰假大也箋曰溢盛溢也則假以溢我受文德大而

其降溢以及我之義○箋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

其聚飲之以刑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周禮六官之

職也則假非聲轉溢非字訛今印特假作假如義者亦還

比何以為直哉

體之身為德昭于天為神垂于後為道然詩中無此許多

名目不如只一德字為渾成

維清序曰太象舞也○劉氏曰受王之舞謂之象

武王之舞謂之武特舞象則先歌維清

之有常也典與文王致治之典帝清精神所運用不必特

禮樂以形填塞聲律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

迄今中包成工意在不可以創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有

成治功成也納即在有成上着蓋據已然之治功知其為

萬世永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清明緝熙

受以象舞為武王所制象用兵時擊刺之舞則聲律運用

有成當專重創業

烈文序曰成不即敗諸侯助祭也○儀禮賓三獻

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全吉正報功上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

烈文如云美文炳也之義烈字正贊文字為周君故稱

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社福自王者身上言保之二字即指

社福言三句作一氣說勿以子孫保之為無疆之實

字句用此道者猶云用此休也。前王不忘。即廟祭時對越
顯考如將見之意。是近指共思慕前王之德。來歷既他
使其陽然有感却不曾說破勸勉意。
此詩後兩節只是念初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國後勉以不
忘。結象猶然。

天作

此詩首尾要重。在太王以岐山興上。堯之康之保之。俱指
高山言。天作二字與作邦作字同。治荒而謂之荒。猶治亂
而謂之亂也。堯如後四居民等事。即下所衍彼作此句最
重。康以治岐之政言。當帶在太王下。就彼但二句要入大

王上承天命。下啟文。誠意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直是誠
同維翰氣象。子孫所指者遠。保訓。德以世其業也。註中
當字要看。止從太王創業艱難來。

吳天有成命

此詩頌德處全要認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分明是敬止
敬勝真傳。二后受命亦本于此。言二后之受命。正起成王
之保命也。有密指其形容其心。外無德矣。積德便是基
命。盡心盡其誠懇之心也。正與不敢康相應。
成命是一也。不穆之意。不敢康直是所共無違。與野言風
夜敬止是也。德。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憑藉者然。故曰基

命此亦是後人追誦語。若成王當日但見天命。靡常。不知
何以祈天而已。宏深茫然無際。淵乎不測也。淨寧。後誠源
然毫無涉。而心在。心在。上者。單字作完滿者。與盡性之
盡一般。靖者。政清刑平。禮陶樂淑。天下皆得休息也。肆宇
就成。王時言。蓋照注。保其所受之命。是對二后受之說。不
應誤。後王。

天作

詩言全以天為主。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
天之享。說文王在享。虞可補出天來。若莫天及畏。威保之
虞。却不以補。補文王。通玩自見。

詩道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與天之享。而又不敬。處必其
二我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躬親。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樂結以為席。陶範以為器。蕭秉之
性。所以為器。陶範之實。其薦用燕。所以親之也。

本而進之。曰特與而獻之。曰享。雖羊豕牛。要地。禮儀。具備
與。則立。不。以。意。雖天其右之。莫望居多。我盡誠敬。以尊神

曰。右。神。昭。我。而。稱。其。尊。奉。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
則象肖之為儀。矩矱移之為式。顏良持之為利。日清四方

日。以此典。清天下也。法典。即所以日清。不作兩解。此是文

王求寧觀成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伊緹祭時稱仰之詞也既右享之亦其冀望之語不必記註中必然意天威即臨降日監及爾山王昨祈意時保時字送風夜生來右享與降監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監有神意之鑒其誠言降監又原右享之意須知首飾詞氣便潔有異天威之意以夜夜成以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清四方耳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時通

此詩以吳天子之為主首以典詞發端以言子之寶未言保所為子之命俱自延待一時言

時通其邦言乘于戈有之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延待之典也此乃華商之後最初一題勿泥註周制十二年之說亦勿認時為春來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字之以命為棟入主言其字勿泥註不敢必念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

此二句是下文綱領朝會祭告正是時通中事子之內就包得下右序歸后意後二節兩先字政典此其字相應祭望者情崇以祀天望秋以祀山川崇墳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該于延待之方焉

右以尋臨臣民言序以示受膺教言實字一宜貫下震蒼

有我動之下震字則彼自震動也震之猶未是慶讓點陽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震登是天下諸侯奉者求信其善惡者未知其惡皆悚然恐懼也懷制來是來格求享祭訓安是無恙無忒靠我去懷柔他說及字中則有科為我懷為我柔意矣百神該得廣河岳持舉共大前未句提承說正與實右序相應

明昭有周要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命意式序按典章以定其功罪之等差也重在上此舉亦即行于諸侯震登時典虞廷考績法不同玩註該揭起此句歸重求懿德不必分政教立說懿德如銅書倫理民彝物則入

所用有以為天下獨亂人多喪失丁故因我為求之者祖孟字正典既字相應孟式序則善惡已明于天下而又求美德以布之故曰益求耳既去肆者張設之言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亦不使用

書武城庚戌祭望大告武成此所謂祭告懷柔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所簡莫不震懼也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則式存在位也惟武備文歸焉故牛則戰平戈棄矣也建官任事重民五教博信明義崇德報功則求懿德而神之也

乾乾

此詩德光顯三后功德之盛而及祭祀獲福之盛以首節
作主不必將祖功宗德分有蓋執龍周即光德是皇何嘗
非功德聚一時幸福一樣者

龍龍以心言敬勝忘義勝德不泯不忘是也不妨帶助上
帝授民力大念頭說發後明後是以有執之便是龍非有
不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不顯以德之明
言成之業命有安解照光明康之對揚光訓率循大典是
也上帝是皇崇崇德上說註亦字對武王言見二王之
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非若尋常守文
之主龍龍聚聚而已也

詩經

三

九

自後成康三句蒙上不顯兩字而登頌之卷有四方重在
德之無遠弗届上蒙屬介其明者明著周全由心休上
一移不轉而龍君臨四方上說便帶言禮樂文章經綸潤
色亦無不可

唯上者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無奪倫也特上者聲以牧之
皆以聞之無遠弗届也也人音在內要見三后功德宣播其
中意降福垂在功德之盛足以裕後上

詩之時威儀反上猶是式禮莫愆之意宜玩注愈益二字
詩意就言反者福而又福之謂也

思文

此詩大意是就后後養民功用形容劉極處以思文為
文者經天緯地之謂此一字便照陳常取義配天言德與
天同大非言可配天以祭也極字不但應烝字直暗攝到
末句人知后後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錄表之
主我烝民四句一直看下去就下殺中舉來年者以舊穀既
陳新穀未升非得此以續食則生養猶有不過也率字正
與烝字相應重率育不重帝命常通該得廣君臣父子共
大者陳字甚活但就五份中人相生相養處看自見非必
親自陳之也正與思文相應

詩經

三

十

續禹之緒則見司空之功特後以終陳常手時夏則見司
徒之績待續以始

臣工

此詩以敬公為主若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中
成弊在維暮之春一句

臣工即是農官如卿遂有司將司農都卿有司雖田正之
屬但須說得寬大成法雖即下及時修事意所該尚多須
會王言發端大休整而成功時始定為法以賜之非先王
之成法也二來字不重客是果受而付遵其科條若是量
度而行盡其意義縱一悉心遵行不敢應以其文之意

豈曰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戒保介即以戒農官也田籍田有歲易穀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禽雖治故首問之如何二字正是求包許多人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在將字連字奄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富庶于來時急來卒不必粘新禽特而來卒之特熟以驗康年之特賜也新禽之當至治耳厥明特來年說命衆人農官命之也錢鍾也所以啓土可用于耕鑄也所以去草可用于耘鉏短鎌也可用以獲禾鉏艾用鉏以艾也奄視鉏艾緊打着適用康年

通雅

三

十一

噫嘻

此詩稱先王之戒命責農官以盡職重一車字昭告也格至也至爾農官而昭告之也率時以下作一氣說率是統率督率之意猶上帝所謂命爾衆人九徵備必先耕故以補厥有穀引起駁發卻遂之地而不井授則溝洫之內時為私田不與公田對說十十所耕即於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力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駁發不可以地與人分者三爾字皆指農官乃着責成字眼蓋田時爾之田耕時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率之

按周禮里宰以歲時各親于鄉以治稼穡即此詩之十千組耦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俗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即此詩之既昭既周也夫飭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還可知天下

根

疏義曰福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給惟親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不期然而然矣

附錄

五

五

事而更喜其將來之求無聞言耳為先代後主言自應如是即如有客一篇亦且不說出德安

斯字指薦之潔白言客就助祭時動容言客是耳之上詞我是親之詞把宋儀物原仍忠質之遠而助祭又秉精白故借贊之客以美之語意便含善幸微逗下無穀意彼謂彼所薦臣氏說此謂王制與君臣言無惡言愛也在媚之為君上見無穀言微也在君之為客上見皆已然東風夜者猶無窮之意也庶幾是善幸之詞不作期望說味之實有物趣深意溢于言外

歲終祭正所謂愛人以德成王晉微子曰與國處休也

世孫耶。又曰。伴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按史記世家。武王克商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後則初
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註有寧勝焉。有喪拜焉。是天子有事于宗廟。則歸之勝。杞
宋未弔喪。則天子拜以謝。

豐年

此指言豐稔之慶。以見當舉報賽之意。以豐年二字為主。
年若不豐。非早即澇。早不宜稼。澇不宜黍。多黍多稌。可例
其餘。所以為豐年。葛德及梯。皆就廣言。正此多字之意。河
醴。正此廣之所藏者為之也。界祖姚。是宗廟之祭言。看本

豐年

文以洽字而。則所謂百禮。即是灌將。妥侑。求神。獻尸之類。
而註解作儀字。則九卷老。禮賓。皆舉之矣。即以祭祀。進享
開者。亦不妨。降福。就方社田祖說。尤皆即在上。勤句。見
有替。序曰。始作樂而合于祖也。○凡樂以昭德。象

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悔。故奏之。而合乎
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通詩俱在樂上論。惟先祖是聽一句。見合格于祖之意。宜

以豐。願。二句為主。

有替。有替。如有客有客之例。周禮有上替中替下替。又有
和之。是廟庭替在周庭。所以和音律。感神人者。皆

在。是故曰。提叙其事。

設樂節。重備器上。亦已。蓋奏。設樂二句。以樂為主。樂所用
以聽。而樂下有廣。則持拘以載樂者也。樂上盡以崇牙。掛
以朱明。皆所以飾樂也。應是小舞。取相應以成聲。田乃大
鼓。為衆音之統率。此皆樂之廣。樂上者。故曰。應鼓。有夏商
摯之制。自此一變。應。繼以節樂。皆以收樂。祝以起樂。固
以五樂。皆樂器之大者。既備。皆上。敬者。看乃奏。分明是已
奏。但末言其感美耳。蕭管。皆樂。又從所奏中。抽其小者言
之。以見無所不舉也。

唯。是。是。贊詞。輕肅。即所謂微如。雖即所謂純如。同件合者。

純。是。和。唯。是。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先昭宗德。其精神
意氣。默然相合上說。永觀厥成。不可說是九成。武樂止六
成而已。我客純。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樂。後有
作者。宜難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興。咸可。知德更在
和鳴之足以格祖上。

淋

序曰。潛季冬。為魚。春。獻鰯也。○箋曰。冬。魚。性
定。未。新。始。來。故。此時。薦之。此。置一詩。而。兩。鰯。
鰯。一。時。而。兩。祭。

薦。魚。取。諸。冰。組。有。不。忘。本。之。意。潛。水。之。深。廣。也。以。積。於。冰。
魚。及。薄。圓。平。之。等。語。似。看。冰。組。成。小。不。必。記。有。鰯。二。句。正。

見其多不重衣色事祀薦其時食之意也。須知薦與祭不同。祭于廟薦于寢祭有常期。寢無定期。若魚者試而驗之也。冬日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既肥故皆可薦。季春則性薦而巳。講事祀介福俱要切當魚。

雞

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一石字最重末二節止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

有未至止勿分朱在途至在廟觀注只言諸侯之來可見相惟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惟辟公也。穆穆中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味謂得諸侯之相。

通由來

主

主

遂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敬指名耳。辟公天子俱是着力字。西末節右字全在此看。

薦廣壯是諸侯助天子薦之也。即是相于肆祀不必泥定。

是辟公所進之牲薦壯相祀本肅。雖說曰于肆祀則天子之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二句通承上文來。天子常作幸詞不作冀辭蓋此時是推祭時兩歌也。上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靈言文以微柔言武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入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

及字着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是就天之澤天奉上天。論后即武王自言但不須指出。縱我介我蒙昌後直下眉壽自末年受命言繁祉自費而天子固有四海言俱作已然者。右謂尊以天子之禮樂。轉得諸侯以助祭意。文母只帶言。

武紀

此時當以幸見昭考為主而徑從入觀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未朝而足詩之作則為助祭也。

昭考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康永于新王之朝若其申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

通由來

主

主

之靈。隨着合着下意。旂畫以文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千竿而和則在轅前者也。倅華有金以已轅前故曰有

鶴作三件者烈光永上等威物未言有昭君賜輝上調。

字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外盡物也。俱主天子祀昭考言所謂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

以介眉壽三句平上從上孝享落下且不須說諸侯為我格先而介之眉壽是未然事多福是已然事。獲壽以保此

見在之福便是純嘏了。重在此上。縱以自諸侯致之言。俾

純嘏自使我得之言。惟諸侯致之是以使我得之。昭明也。

精本昭明不結則晦矣

有客

此詩為微子始封于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作蓋魯人必于祖廟故來見也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主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兩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開落到人上則無非可變為得蓋就旅言謂其然敬謹者皆選擇而來之族也進球是治工之名策所謂以賢美之故玉

言之也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妙至令人快觀光景

宿信即是一宿再宿蓋因其廟見既畢歸國在即而計其留之不久也繫其馬只是欲其不止信宿意耳慢說出宿字就馬與下進之皆是註詞

隨之以身言緩之以心言曰安而留之者謂安其心而隨之也既有濟成二句就國家待他優異正是緩之切要語成等成也即所謂福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隆夷然易典大二義易者無所顧本大者莫與比倫也註云用天子禮樂如大幹之車太常之祿雅奏朝廷頌奏

却廟之類

武

序曰奏大武也○此大武一成之歌蓋以歌節舞非奏也

此詩重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上以安民為主蓋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為武正其暑繼述文王康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照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

無競惟烈譚合安民意思尚說不出先文字可味全在親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着克開以脩和有夏輯寧邦來言嗣武受之言武王嗣文之後而受其兩傳之緒

也遇劉近多認是止殺之機周為直義但殺止于威而天下之殺機未盡消融則止于此或發于彼及似有不止殺之義而舉克股後反商一戰精神盡行林殺亦恐非舉成未肯還放開說為是但勿泥定示不復用耳昔字接嗣字

氣脈來應轉無競維烈

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懷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克成厥志○此正與此克開厥後嗣武受之意同

宋記孔子與賓年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臨也

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厥民弛政，農士備
服，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
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
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藩，散軍而郊，射
之以射，經首，右射，駒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神冕指笏，而虎賁
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如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
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敵。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哺，冕而撫于所，以教諸侯之弟
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遠矣，不亦宜乎。○此
分明是勝殷過劉者，定而功註疏，以此知認止殺為止旋
之殺者，其說為未盡也。

閔子小子

此詩以恩結，先序為主，是以免喪，朝廟則得親祚而有天
下，國家之責也。重在風夜敘止一句。
開口說個閔字，含許多懷愴，其可開在下二句。國家新造
未集，又以皇考即世，終在哀疚之中，豈不可開。此三句
既有懷繼序之未能意，永世克孝，以續緒緒，述言不言已
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
念後二句，連上文說，正見其孝之永，念字最重。降庭止
即此念所里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思，起乃思慕其所對者

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
不散。故遂以自已免敬采之。風夜二字，連說，敬不單是思
念，在結志述事上說。
起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存不忘于心，夫安得不敬。
於乎皇王，只是仰嘆之詞，序者，王業相承之次第也。繼序
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散以怠荒失墜之也。不忘指
序言，而全在思字上領出。惟思如此，則風夜念皇考者，
自不容已矣。

訪落 大全云：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此詩以率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接，序

此詩以率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接，序
訪落 大全云：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此詩以率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接，序

訪落 大全云：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此詩以率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接，序
訪落 大全云：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此詩以率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接，序

所應而不殆。明者。心志有所開明而不迷也。此正是聖
昭考而賴其休復。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
者。正有待于群臣。

敬之

此詩通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于末二句。蓋
幸得群臣放其端。九終賴群臣竟其說。庶可要敬之全功。
而祈天永命。終必賴之也。

敬之句重看。是一篇大肯。就心學說。不可認是敬天。下文
只稱天以俾勳其敬耳。天命一事。說惟天道于敬肆甚明。
故命之子。奪難定也。陟降厥士。使日監在茲。一氣說。不作

兩層。凡言陟降。即是無時不嚴意。此二句。正見天之顯。而
命不易保在其中矣。何可不敬。

不聰。以質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之也。因奮生怠。如何
能敬。目就二句。皆是一學。不必說是學敬。蓋學則自然敬
也。就是造就。是精進。是言學之進益如此。緝字從日月
推出。應字從就將得來。光明是此心不受纖塵之本體。應
印是其呈露。緝之則復其光明之常體矣。到此地位。即是
文王之緝熙敬止。不可依踐最以光明作。應字後。存。以
應。命言。示我顯德。便是佛時。存有。顯德行。對微詞。涉論
說。與光明亦非有二。但學求諸已。則自心。休言。學資諸人。

則自德行言

嚴氏曰。佛謂之彌者。言校正其失。不順從之也。

輔氏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私。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要。令
其。光。明。處。將。光。明。所。以。下。个。緝。熙。緝。如。緝。麻。之。緣。連。緝。不
已。之。意。

周公之戒王曰。皇自敬德。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
語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
德。乃早陞厥命。即是此詩首節之旨。王有感而述其言。蓋
不欲杜之空言。而欲踐之實事也。

小德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攝

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補助也。

此詩以首句為主。而求助意只見于末二句。
繼以已然言。足以未然言。知德即是能。是。其二字。有。悔
悟。自。艾。願。與。遠。匪。匪。始。之。意。勿。泥。註。何。而。字。看。莫。于。四。句。
一氣層疊說下。勿得信使開看。蓋信之所。以。使。之。也。莫。于
二字。正。此。自。求。緊。相。呼。應。而。肇。允。二。句。則。指。一。不。可。信。之
形狀。以。見。不。得。輕。信。如。云。莫。要。自。家。使。蜂。有。家。求。整。起。初
信。挑。是。個。挑。虫。及。其。拚。然。而。飛。乃。是。个。大。鳥。此。明。指
言。蔡。事。但。講。中。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多
難。集。裝。俱。指。辛。整。折。飛。禍。惡。說。但。上。句。重。在。勿。冲。未。能。甚

此以跌出集夢之更難堪耳。集字有華聚之意不止一事為然助之云者凡可以謹始慮終之道無不陳也

載芟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曰籍田句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

此詩首節至及耕言稼穡之事為酒至其寧言豐年之慶末節於秋二意而推其由來之遠玩振古如新句似是祈禱語意

載芟二句畧言春耕事千耦二句畧言夏耘事

其柞未即是耕蓋耕而先除草木也土之解散固由先

耕

除其梗亦因凍塗耕而土膏動周官籛氏掌殺草秋繩而

芟之繩奇孕謂合實也芟其絕則不成莠矣

芟曰限謂新發田也○箋謂舊田有徑路者或租限或租

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箋又以耘為只耘去草木根株

則仍是芟非事似于承上起下為順

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強有餘力謂

其人體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他人四事也有賁

句只帶在鉏上看思如二句間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

景若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婦却淺而俚矣耜耒耜斷木為

耜耒承上似載耒由耕而耜由耜而生由生而歲田之漸

大自是如此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起結其應

耳實字以穀種言函活是生意萌于中達是生機暢于外

瞬有接續之意係即在達中見之殿上疊上有股正萬

盛而可耘時也詳審此莊子所謂滅裂相反

酒是三酒禮是五齊為酒醴實下祀先尊賢養老三件祭

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可以洽百禮飲其香

香如飲也椒其馨工如椒也皆酒醴芬芳之氣邦家設燕

耳之禮使英賢畢集便是光顯慶非必借光仁賢寧亦不

必是滿樽胡考但看執觥而饋執爵而酌便已醇矣

法儒民者又曰若已上三事通王制延言

匪且二句餘農事豐年分貼却是一套事互見之重匪今

斯今邊以起振古匪且者言非獨此天下也不是說一方

字重疊年上若作祈年看則是自古有年所賴伸休已

久而今當更錫之年也

良報序曰秋報社稷也

通詩疊工說下即有次第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為主此

與載芟皆上頌農功之有成而神現在言外

更一訓嚴利而加以嚴者極其錫利之意也惜穀二句

茶是陸革。蔞茶以養穀之宜高而寒。蔞是水草。蔞蔞以養穀之宜下而暑者。以字蒙其筮二句說。
積之粟。與其比。如播供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積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粟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蔞。是在場堆數密。此如此。以象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圍為族。一族共計百室。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盤止謂皆已入穀也。寧正謂俯仰無虞也。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廟人尚赤牲。用駢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牝牡有牝。

其角取其體之正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似者踐其迹而不違。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祀而棄之。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祭。不容不奉。
記曰。君無故不殺牛。此曰殺時。牝牡。蓋周家之重農如此。

絲衣。詩初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進獻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酌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其王休。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頭然。士冠也。大夫以上則帶冕。此二句不重只言服。此服之人而已。自堂三句。是將然而行。礼有序。兜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食有儀。初省牲。次省餼。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視。志三告。皆告于基。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整。即是夾室。祭禮盡設于東序。至東王銅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廂。士則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人東房。視蓬。豆及西廂。視几席。畢則降自西階。洗于基。以告主人。曰。濯具。蓋壺及蓬豆之類。告濯。几席不洗者。告具而已。牲與鼎俱在門外。陽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陽南。少近西。士。他門外視牲。果乃反于基。告其充肥。又出。

門外。舉鼎。舉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告焉之潔。蓋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往還也。兜觥二句。正詩柄所謂祭而飲酒。不吳以笑。語言不教。以禮儀言。總是一不敢慢神之心。為之亦休。王者奏假之思也。夫以旅酌交錯之後。猶若視濯省牲之初。固宜神降之福矣。

或云。註中壺濯二字。是盥洗盆。與洗爵之濯不同。酌。序曰。勺告成大武也。或曰。酌勺也。勺即簋也。而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此篇重在時字。武頌止。無勺頌。適時。蓋窮兵贖武。不。以。

為武遠天悖時才足以成功

於錄四句，不重在能照用介一邊，而欲識武王心事，却在
運養時時處看。然以氣焰言，則大介說運，謂守而不動，
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照及其
盡歸于周，則周之時，遂若光輝赫奕，不帶一毫晦色，所謂
純然也。須知運養全不著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
用矣。用介正用此於錄之王師，記受二句，作一句讀，謂
王之造，謂王者天下大定之功也。謂蒙大介來曰：造者
見此功，自他創造起來的，惟其驗，則後人受之者，亦光
莫加矣。故曰：龍受有嗣，蒙王造來用，有嗣則照下師字，師

其事者，師其時行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
與時偕行，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民休息，止
是其善法，周革損益其小者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泰誓曰：予弗率天致罪，
惟揚，此可以參能照用介之旨。

經之二字，是章首，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雖重在
用賢圖治上。

錄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錄，而及萬邦則人
心和下，天心應于上，所以不而而也。而且屢也，天命

句，承上起下，是不止命之伐暴安民，而尚欲其常保天下
意。桓，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
德之臣，即前所用以錄萬邦者，保，有足愛護而信任之。以
全依其用意，蓋從下分封四方上推原出，前周時尚無
後世為盡方藏薄德，不必照疑忌說保，子以四方，所謂列
爵分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永綏之意，
於昭于天，與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共如此致治，而
此遂能重示之，質之天為無負也。皇字是承上嘆美之詞，
間字方帶居天下說。

書曰：建官惟百，任事惟能，即保有厥土，子以四方之謂，致

資

人也

序曰：齊大封之廟也。齊子也，言所以錄子孫
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重數時緯思二句，通篇是
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
之德在其中矣。

勤勞天下，拾求寧言，應訓當是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
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緯思不當主功德說，正理
上地人民皆共勤勞之，可思者耳，以此封功臣，便是有
可緯思，我祖惟求定，如云我欲諸臣往而求天下之

定也是后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求定。即是文王勤勞遺意時周之命止承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彼商之爵及惡德也。於韓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韓思者在文王。則當韓思者在諸臣矣。語意正相呼應。

綴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曹氏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偏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此詩以哀時之對為主。重朝會上。陟山道河。是言祭告而朝會在其中。數天二句。正發其所為朝會之意也。

登高以崇望也。崇紀上天。望祀山河。陞山喬嶽。正是高山不作三樣山。森亦不可泥定是中岳只大都說。所陟之山

四嶽

平聲

三

如。○俞河。不重河神之感。格致順。只取由俞順之河以同四方之岳耳。數天句中。要點諸侯起望新令之頒。以起下對字意。哀時之對。如脩五祀。韓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求作慶讓點陟說。時字指方岳言。聚者諸侯各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命就命令說。再言時周。見今之因朝會以布之方內者。乃是一代新命。欲令人洒然易慮。知所遵守。

魯頌

騶

通詩以思字為主。蓋詩人原足美僖公之善思。而以事一

馬政以驗之耳。無縶無期。無數無邪。亦無大分。別各車上思字。所包者廣。下思字。以指馬政一事。減才等字。各應上彭侯等字看。

在垺之野。垺。民居及民田也。薄言。馴者。謂馬之象威。不可

盡言。始自其馴之在一乘者言之。下四馬。正一乘之馬也。

故遂承言以車彭。以車以之駕車也。彭。只言盛大之

勢。任。則言筋力之強。縶。是長駕遠馭。無逸之患。法

法。是強力矯健。無委頓之虞。馬之盛。還見于彭。等字上

舉色之不齊。特以驗其多耳。

騶。黑色。騶。解開也。跨者。所跨。極之。黃白曰皇。黃而微帶

白色。騶者。赤色。黃騶。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

有淺深。雖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周人尚赤。而惟用騶。是

騶為純赤。黃曰騶。謂赤而微黃也。騶青而微黑。即今之

驄馬。騶騶。騶維。多以鬣言。騶騶。驕魚。各帶白色。騶為赤色。

惟其黑鬣。故不曰騶。而曰騶。騶訓形。白雜毛。形赤也。今諸

白馬。騶訓臺。解。脚脰也。蓋膝下之名。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道。有田馬。有驚馬。篇

中言壯馬者。亦是定中華騶牝之意。

有餘

通詩以于胥樂。句一句為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在公

明。而之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棲以醉歸。立言亦似有法。宜以履而泰和而節。立說。頌詩中尤有交做之處焉。此明

此篇若依詩柄。宜以第三章為主。通玩前後。乃全為薦學而作。文德。因與講學教人是一套事。即出兵擇真。亦原是學宮之事也。飲酒意不重。米芹親許。相變。處。庚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詩建馬動。則詩。德是初視學的光景。無小無大。稱云無論成人小子也。從道有。傍。躍。意。象。其馬是。其音是。聲。重。在。音。上。此音不自平日言只因臨幸。洋宮。講。範。論。還。實。累。出。之。曠。儀。故。聲。音。昭。著。如。此。色。映

同。元。曰。曰。有。餘。敬。而。忍。有。餘。惠。故。曰。風。夜。在。公。在。公。飲。酒。弄。上。句。即。如。勤。美。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之。說。而。君。以。通。當。無。事。與。之。飲。酒。亦。就。得。有。閑。係。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結。以。謙。意。多。依。不。醉。無。歸。說。

在公飲酒。應樂舞在內。有今四句。以足民善後。平。今。字。與。歲。字。相。應。是。歲。無。窮。之。意。穀。字。該。得。廣。孫。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也。年。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時。是。中。寓。規。此。于。齊。樂。乎。就。想。見。異。目。難。照。之。盛。說。積。春。秋。魯。自。隱。公。五。傳。至。于。僖。公。敦。禮。崇。信。有。明。德。之。望。焉。故。人。子。于。經。闢。宮。有。書。昭。孝。先。之。常。也。每。月。書。不。兩。見。

恤農之志也。于詩述併存之以互于頌。

泮水 序曰。頌。僅。公。能。稱。泮。宮。也。

此篇若依詩柄。宜以第三章為主。通玩前後。乃全為薦學而作。文德。因與講學教人是一套事。即出兵擇真。亦原是學宮之事也。飲酒意不重。

米芹親許。相變。處。庚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詩建馬動。則詩。德是初視學的光景。無小無大。稱云無論成人小子也。從道有。傍。躍。意。象。

其馬是。其音是。聲。重。在。音。上。此音不自平日言只因臨幸。洋宮。講。範。論。還。實。累。出。之。曠。儀。故。聲。音。昭。著。如。此。色。映

匪。怨。一。正。一。反。色。者。賴。之。和。笑。者。聲。之。和。曰。色。笑。則。匪。怨。矣。書。曰。直。而。溫。又。曰。敬。敷。五。教。在。寬。正。匪。怨。伊。教。之。意。

飲酒是講學事。果時事。難老服象。作一串說。難老難承。飲酒未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非。藉。酒。以。介。壽。也。長。遠。是。道。之。可。久。者。與。大。字。不。同。故。註。云。倘。大。道。順。字。須。着。力。實。

齊人頌詩。微。君。之。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穆。人。麻。侯。是。呼。起。之。詞。敬。明。者。敬。以。明。之。也。成。侯。是。明。德。

之著于身。聖二微字。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
免之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尤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
主德言。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皆
是有文武之烈。者。其能文武。則與之相契。故曰昭格。即
此便是考。故可以感神而獲福也。
玩此章德儀。則民屬在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何下
文外。總一毫。自是通篇開鍵。
克明其德。是平日服遠之本。故先從此說起。其實為受成
釋。前在洋。故因脩洋而以服淮夷。顧之作。還以振作言。
蓋脩之是重作。而淮之則振作矣。收服須本崇文。中寓耀
武。來。矯。四句。正是服淮夷。重。在。厥。功。不。重。得。人。經。其
人。割。其。耳。獻。誠。也。受。其。詞。斷。其。罪。獻。因。也。
受。成。決。其。謀。也。釋。策。真。幣。禮。先。師。也。藏。取。左。耳。以。其。無。所
也。
濟。多。士。二。事。言。將。器。兵。威。因。歸。本。到。周。獻。上。以。終。淮。夷
彼。服。之。意。多。士。以。將。師。言。德。御。方。荷。士。字。
克。廣。德。心。從。中。陶。鍊。來。重。君。九。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同
有。但。為。執。欲。揚。慶。數。見。害。而。避。見。利。而。趨。故。欲。其。一。意。為
主。功。必。須。推。而。廣。之。桓。四。句。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
以。居。功。也。後。訓。過。史。換。過。使。遠。去。之。意。然。皇。不。重

帥之象。盛重將兵者。得人。故。多。士。不。其。足。不。論。不
揚。足。不。輕。孫。言。紀。律。嚴。也。誠。也。問。領。之。官。也。召。州。推。讓
累。無。爭。端。故。無。可。告。于。問。訟。之。官。下。句。而。帶。在。此。句。上
府。中。事。與。四。強。脩。廣。事。同。看。重。在。於。上。變。曰。角。弓。絳。然。言
情。張。急。也。束。矢。披。然。言。功。疾。也。既。克。二。句。言。需。誠。利。卒。假
習。說。以。克。淮。夷。使。其。有。命。而。無。通。命。也。則。敵。不。身。足
兵。謀。時。與。下。僚。悟。相。應。同。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亦。不。可
窺。意。復。即。上。犯。敵。不。逞。卒。字。對。前。此。段。援。言。
與。重。在。懷。我。好。音。而。先。曰。集。于。泚。林。則。取。與。原。不。脫。作。泚
可。見。詩。人。通。篇。只。御。重。得。作。泚。一。事。惟。是。覺。悟。杜。日。病。節
病。把。泚。楚。附。徐。之。非。敵。環。正。見。懷。德。威。此。只。以。終。上。卒。獲
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泚。夷。之。貢。止。蟻。蜂。豎。魚。厥。盡。玄。纁
纁。九。江。納。息。大。龜。象。齒。出。南。越。惟。金。三。品。荆。揚。皆。有。之。以
利。揚。二。州。在。南。故。曰。南。金。也。亦。敵。時。非。淮。所。有。所以。為。環
閱。官。序。曰。頌。德。公。能。復。周。公。之。字。也。
此。詩。首。尾。皆。言。脩。廟。通。自。后。復。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
廟。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載。當。四。車
許。言。郊。廟。而。獲。福。天。錫。一。車。詳。言。敬。郊。而。獲。福。蓋。魯。之。有
郊。為。特。典。故。同。廟。祀。而。并。張。皇。之。不。並。重。
閱。官。合。魯。之。群。廟。言。也。魯。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

公稱宮惟其深閤故清靜實言下之盤基同也故言
上之結構密也廟始于有國始于有同始于有後
始于姜源故從姜源之德說起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
有後四句是后視所以福天下也重穆者穀之熟有先後
穆者穀之種有先後不必分屬黍稷麥有後二句比
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為農官與
司稼猶故民皆有之含有下土正泉此四有字來謂稼
之教遍天下也續為之緒帶在奄有句上講
周家之業成于太王成于文王供不甚重只引起周公
輔之以耳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實始翦商言其勢
非言其志也天之居以商命言蓋紂之自絕于天已無
毫留存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處也致其居則周命之
齊有以致之無貳二句正本局字說來即是與商之終
中語曰終不止一人周公之功在克殷成句說出王曰叔父
要見公當留相王室意侯以刻辭言故字以分土言使則
周室歸當作與周同休有方見其功意
乃命公四句即上章達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
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危嶧川如汶沂河濟土田如常許
卿謀附庸如嗣史句須山川使主其祭也土田使有其賦

也附庸使廣其封也此見魯所以有國而亦見刻廟特與
其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必曰莊公之子皆紀其
世也龍祈二句主郊祀說禮記明堂位所云蒼來大路
載龍祈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
春秋二句言素維敬廟匪懈是以時致祭而不怠不謂
禮與物無過差大約見于秋而載嘗七句皇上的句是如
而天中格享未祭也宜者無然憫意降福之多如天錫
事而下一既字蓋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上尊稱
后稷曰皇祖無諸公亦曰皇祖亦其與既多字相應
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王建之文龍為族諸侯建之傳
公雖用郊禮而以龍族承祀不敢全僭天子之禮也天子
以冬至祭天祭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
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秋而載嘗七句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天子
禮樂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灼秋始則不嘗惟天子燕之此
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福設于角饗設于鼻饗其
節曰風戒莊剛正福衡所施者句莊祀周公則不宜用時
王之禮驛剛祀魯公則不敢恃時王之制儀尊以盛酒而
羞則有毛魚之豚切肉之載太古不和制器如菜之葵作

引其端與未句相應無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備享

家利樂事而詩又有以享之而以爲樂耳

傳曰帝許魯南御而御天子有事于廟堂故錫魯以廟

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省故錫魯以朝宿之許而常見侵

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後之爲顧居守正也然後意無喜

句虛之點過承上起下合于下以釋齊人之討犇姜之若

也神于廟以享夫人之再成風之詩也宜有相得一体之

意則國是有格上輕說末句本上肩齊而言

但求章與篇首闕宮二字相應斯是裁之于所生之地度

是量之于工作之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俱作

廟事祭松楸之大以見其他材木舉路寢之大以見一廟

之規制新廟句提舉者寢在廟之後所以載衣冠者矣

以大尊嚴正言矣斯而作本祭君主之說註教養精舍也

蓋視也屬工謂付工以事課章程謂考工以能也足以廟

之此此言碩以廟之廣大言打轉矣說即首所謂問德

實投也周公皇祖功德在民故廟貌一新人心咸慰而順

民心者實在信公

商頌

那

通詩重作樂以興先之格上恭敬意即在樂中第四節只

通其由來以凡不敢不聽耳不須分統率合

那字言樂器之多貌與鼓小大並陳正見其多曰置則猶

未奏但曰奏鼓以其爲樂之紀綱也析烈祖以言用樂去

樂之未說到烈祖樂上

商人尚聲凡聲皆屬陽所以求神于陽也禮記注曰殷人

之祭必先作樂蓋欲以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天地之

間使其聞之而未格來享也性未發未有臭味故曰臭味

未成際陽宣播之意

得曰鼗鼓樂之所成也說曰禮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

得和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乎鼓也鼗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

不制天子賜餅張樂則鼗以衛之賜子男樂則鼗以衛之

註云說鼗音所以爲樂

鼗曰置讀曰植鼗鼓者爲植實而樹之陽定天下而作漢

樂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鼗與鼓也鼗雖不植實

而植之亦植之類按此解置字則此節首稱鼗鼓專重革

鼗則樂傳沿習已久亦不可不知

奏假是三陽之後臭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

比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是未祭而思既祭而若有形

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在假字恐而秉成則不能安成

則安矣奏假中即有思成意非直待奏樂假之始未得哉

既鼓而深遠而聲宜清亮而清亮後以相濟。然曰
和。高下適均故曰平。祭。非收聲之聲。乃堂上非歌之聲。王
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於聲
則為和平。樂雖管亦例其餘也。於赫二句。重在嘆美厥聲。
湯祿。照前折我綏哉。而伏後一氣相成之意。穆之。其意
在上文。

鍾。其。即鼓鍾送尸之事。傳曰。其。然。聞也。蓋文并武
舞。則。而。以序不紊。而已不復舞矣。須要見九獻告成。
聲。而。成。意。亦不夷。憚。亦字。最有含蓄。嘉。亦。悅。先。祖。可
知。政。不。必。須。將。格。祖。觀。出。亦。字。與。亡。在。念。之。語。儘。可。不。

有。古。在。昔。先。民。登。言。以。成。文。有。作。人。為。祭。禮。也。是。作。述。之
作。溫。恭。者。溫。其。恭。也。事。即。朝夕。所。親。之。事。有。格。正。見。溫
恭。處。言。古。人。持。溫。恭。于。朝夕。之。間。而。凡事。之。所。親。者。無。一
不。格。也。要。認。註。不。可。忌。意。

頌。字。有。美。望。之。意。言。孫。者。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
蓋。恭。敬。之。心。藉。樂。以。宣。雖。勿。祖。之。來。格。而。孝。孫。之。心。猶
若。有。不。敢。必。者。故。以。祖。孫。一。休。望。之。

烈。祖。
通。詩。以。有。秩。斯。祐。為。主。重。第。三。節。得。天。得。人。上。而。得。天。得
人。即。在。第。二。節。推。出。吉。之。從。見。今。日。所。以。奉。祭。獲。福。味。類。

烈。祖。之。功。德。也。求。節。真。祖。之。事。要。點。傳。世。不。改。天。人。相。故
意。

烈。祖。烈。字。典。上。章。作。呼。詞。不。同。全。要。本。其。功。德。如。日。照。聖
張。布。昭。聖。武。說。祐。山。說。其。華。介。而。有。天。下。言。有。秩。斯。祐。無
疆。用。是。歌。工。稱。主。祭。之。詞。及。爾。斯。所。祐。所。及。也。還。在。存。事
有。成。業。說。註。中。將。紀。華。吉。之。蓋。賴。前。人。以。繼。天。子。之。德。故
有。天。子。之。祭。也。

此。節。推。本。得。以。奉。祭。之。由。與。周。頌。克。昌。厥。后。得。以。祭。于。對
考。文。母。同。意。下。二。節。俱。承。此。節。末。句。說。

我在。尋。之。義。也。該。謹。故。在。內。載。清。祐。而。奏。思。成。作。求。神。歌

神。聖。說。說。義。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即。灌。飲。之。用。也。聖
于。受。定。則。熟。薦。之。時。也。原。界。分。先。後。玩。本。文。既。與。祭。字
自。見。箋。曰。和。羹。者。五。味。調。和。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既
戒。言。備。之。預。既。平。吉。味。之。美。腰。似。乾。進。和。羹。說。張。假。神。之
謂。也。每。言。自。主。祭。者。古。靡。乘。自。助。祭。者。言。無。疆。德。張。假。壽
黃。考。二。項。

此。節。即。上。文。註。中。所。謂。肅。其。祭。祀。故。說。者。食。謂。當。提。清。醑
和。羹。作。生。以。見。先。祐。所。及。不。知。載。酌。薦。羹。凡。祭。皆。然。何。必
專。為。天。子。當。有。四。海。者。有。之。如。此。粘。合。却。看。先。祐。小。字。不
如。品。作。斯。所。之。志。物。盡。盡。感。神。獲。福。平。之。敬。次。通。到。下。文。

得入得天，自見湯孫奉祭，祭氣象。

約祇二句，應見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殷，獻神曰享，即
載清，應和之，事也。歸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受命
將將，承上緣人，意以起下。豐年，莫得人與天平者，黍稷之
多，何適天下言，不單指王國，凡祭重在榮盛，故本文言豐
年，而註點出黍稷，不必定此與與，得此而備也。未假來
年，從祭天人，暢應說，要歸本先祐，上節無賴，以壽言，此節
無賴，即以福言，種是疆界，借地以形福也。有藉先祐，以舉
祀典，又籍祀典，以承先祐意。

顧年二句，與前篇稍別，前以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

則并將字亦重，蓋兩得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祐，而得之
者也。篇曰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待言，而湯孫
之意，無窮，故未復呼喚如此。

玄鳥 序曰：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為給，合此而

宗廟而始合祭于契之廟，祇是詩焉。

此時首見以天命為重，特詳于湯與武丁者，以始受命者
為實，其而後得之者，武丁也。中間土地人民是眼目，武德
受於本，而後先相結是血脉，應以殷受命成宜一句，為
天命玄鳥二句，還依毛傳化流，以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
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祈禱之時，適當玄鳥之至，重之若

自天來為禪，生契而曰生商，以商人之生，始于契也。如
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宅殷言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
也。古字一讀，性者，不與帝字相連，是後人進言之，故曰古
武湯武字，不可輕放過，君德以剛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
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即書表正萬邦之正，城即
四方之封域，大約是除殘暴，立綱紀，以治天下意，四方無
人，上言。

方命厥后，承正字來，奄有九有，承域字來，厥后，與夏后之
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是受命不殆，以湯對孫子言，故
曰先后，不殆，言固也。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此二句

只要盡湯受命之固，不重武丁賴福上。

武丁孫子是登上帝，武王只是殷湯之孫，武德在一勝字
上看，如起敬與衰，更化善惡，俱有一股精明果銳，擔當而
負荷之，不單自征伐上言，若其本原，還要在恭默思道，不
敢怠慢，不敢荒寧，數者，此句正與上武湯相照，晉下文五
句。
龍箚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箋云：十乘者，二王後八州
之大國，此二句言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也。
王哉，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聲只是開
廣之意，無工夫，此二句言土宇無異于奄有九有也。

四海來假二句。蒙上文承緒。而中言諸侯。即承之。惟河蒙上文。作成。而中言王都。建極之。雖不過。蓋言土地人心。以見式丁受命如此。言崇山見之。四方之。俱極言。河見之。平四海之。朝宗。不可以山川。平。建。幾。內。崇。山。之。周。皆。大。河。之。環。帶。也。咸。宜。今。在。武。德。上。說。幾。咸。字。須。先。提。揭。而。說。至。武。丁。不。宜。並。重。亦。不。須。排。契。未。契。未。受。命。也。百。禱。而。符。即。帶。受。命。上。說。自。天。錫。之。為。命。自。人。受。之。為。祿。提。下。承。人。心。主。守。

長發。序曰。長發。大發也。○四時之。格。不。陳。人。處。之。主。大。格。則。合。群。昭。群。穆。已。發。未。發。之。主。而。祭。

之。此。及。相。土。則。為。大。格。之。詩。矣。

通詩。以。清。哲。二。句。為。主。大。意。顯。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王。延。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相。穆。相。土。則。烈。湯。則。聖。微。日。濟。無。非。有。清。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

清。是。深。沉。而。不。淺。露。哲。是。明。睿。而。不。蔽。塞。祥。即。兆。字。義。長。發。云。者。從。成。湯。而。退。推。到。契。也。洪。水。四。句。不。重。只。引。起。有。成。方。將。意。數。下。七。方。故。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相。隔。絕。故。曰。外。大。國。是。疆。直。方。曰。幅。周。固。曰。負。有。城。正。外。大。國。之。屬。于。幅。負。者。方。將。正。指。

其。為。大。國。帝。主。鄰。主。之。也。生。育。與。古。為。章。不。同。故。其。言。生。商。人。此。五。言。造。有。室。蓋。契。雖。始。封。一。隅。已。濟。開。泥。一。振。基。矣。所。以。為。受。命。之。祥。

桓。有。武。毅。之。意。擬。訓。治。有。自。治。以。治。人。之。意。受。小。國。大。國。者。數。教。之。地。即。所。受。之。地。也。與。春。有。下。土。一。例。達。即。是。可。姓。親。天。品。選。教。化。無。所。室。所。意。率。履。二。句。正。見。所。以。達。履。履。禮。也。而。所。謂。親。義。序。別。情。率。之。不。越。根。桓。桓。來。視。與。視。民。不。徒。視。字。同。要。與。四。方。爰。發。字。同。正。應。轉。達。字。達。字。既。字。緊。上。相。應。有。達。化。意。所。謂。以。身。教。者。桓。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恩。烈。以。德。之。光。顯。言。海。外。有。裁。是。畏。其。威。懷。其。德。一。齊。向。化。之。意。非。為。之。臣。也。

帝。不。違。即。自。契。之。既。發。相。土。之。有。成。見。之。惟。其。不。違。所。以。請。之。而。齊。也。湯。齊。未。便。是。王。業。成。以。是。與。天。命。會。不。違。亦。就。齊。字。上。見。曰。齊。口。不。違。要。見。湯。與。天。命。適。然。會。在。之。故。曰。既。發。此。自。後。人。指。見。成。者。言。不。必。在。聖。字。上。着。相。日。新。又。新。所。謂。日。新。也。敬。字。乃。成。陽。心。學。全。在。心。上。肯。下。文。數。政。奏。勇。皆。從。此。出。聖。敬。三。句。一。連。疊。說。昭。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齊。字。上。便。見。昭。假。就。月。字。上。便。見。履。上。上。是。祗。只。是。上。意。升。帝。命。式。圖。是。使。作。召。師。為。臣。氏。式。亦。

只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
受小肆二事。一是即九圍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殷
政之能。一是即九圍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
之能。總是以聖受武。而之命也。行政與素。俱在朝
貢先事。繼統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未。威龍以
一人而負荷諸侯。謂承載得他起。此即天休天寵。各有祿
亦打轉此意。
小肆如子般。男滿壁。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即書所謂
五瑞。不說不練三句。作一及一止看。凡為政急用。皆切緩
則廢弛。剛則喜于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雖示統
練。並用剛柔。迭施。使已落。就練剛。柔矣。湯則一無所看。而
惟寬大優裕。以教之。此敬德之中正處。
震動懸懷四字。俱就我心上說。震動。有張皇騁騁意。屬過
一途。懸懷。有惴惴畏蕙意。屬不及一途。亦如競練剛柔之
相峙。湯之矣。一惟代天行事。而反之于心。固非有所迷而
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由周事。何所畏。此敬
德之鎮定處。要知此只此言平日竹師如此。未說到。然
而不震動懸懷。乃為大勇。幾泰其。與上教政優。顛倒
看。前四不字。分兩句活看。後四不字。分兩句活看。方得
解。折剛便非。

武王革。沛章正伐桀。而有天下之事。有。及二字。要振也。
者。蓋以聖敬而來。天伐暴。不敢使天誅或留。罪人不得也。
如火二句。正振有度說。全是以戒慎為奮揚。理直氣壯。故
威靈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思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
敢過一氣。直下。遂達字在苞蔡上。影借出來。三蔡既殄。則
小國。六國畏。雖苞蔡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矣。故曰
有哉。不必說受朝貢。勇其慕而徐及其本。固是行師次序
宜然。亦須發明。俟集悔悟之意。方見成湯心事。
此一章是聖敬日。以下三章實事。所謂不競練剛柔。不
震動懸懷者。俱于此見之。而潘哲發祥亦結束于此。
中葉只就成湯未與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
安。即言所謂華我邦于有夏。小大戰。固不懼于非事是
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尤也。天
子只是應聖作之期。有聖人之德。未說到殷政。勇上。降
于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子降之也。箋曰。阿。倚
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左右商王者
左右以數政。奏勇。伐夏救民也。兩實字緊應著降字。上實
維指其人。下實維求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殷武。魯申公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
丁親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我楚是高宗中興第一機括故從此說到諸侯畏服上說中興根本只在一箇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而因極言中興之盛也提見齊特廟世記意

捷彼殷武照前此累世因循後夷不振看喬字緊承捷字來此二字俱有獨斷獨行入不及謀發不及拒之意梁入三句正喬伐事而尤重在梁入梁冒犯也謂犯險而入不憚勞也楚人惟恃其阻險之則述匿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其地難平惟搖其巢穴使之形見勢窮而予以聚致其醜動使無所獲逃則其地自平矣此三句作一氣說以其續

湯之績而可垂于後故不曰功而曰績

傳曰有鍾鼓曰伐○劉楚左控以陵右控黔中兩有恭棣北依涇塞世亂則先救世治則後服

居國南端見爲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單獻方物日享一

世一見曰王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周禮秋官行人

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世見

莫敢不三字極重從自使字說來末句乃氏是自言事商

常禮當如此正見其必享必王之意

天命多辟二句雖只是嘆起下文未辟之詞然天命兩字

亦非虛設照下命于下國自見不舉禹績設抑亦不足

盡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巡說一歲言之故

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穡穡特其一端不知聖

王建侯之意全是爲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稼穡之

事亦無民事匪懈如土地辟田野治省耕者飲是也勿予

禍福是多辟心口自付語穡穡匪解即其庶幾可免禍福

者二語有原上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捷伐猶若以兵威服楚至引成湯時廷冕責之詞嚴義正

而亦見周兵原非得已則楚人雖負固已久亦當心服何

況禹績設都之辟敢有不述其職者此諸侯所以原然畏

服也畏字足領通篇之神

現第三節天命二句氣脈宜貫至來辟與命二句二句

更無兩意故第四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命

有去有留歷歷以待其監而監實降而寄之下民之記

民之聽即是入之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久留而始

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備不嚴纔是真能畏

民不備不嚴就是他不取急迫處若一急迫便備不嚴矣不

必將不敢急迫推深一層看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開畏民

即以畏天也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而言故云

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切說封討作

商邑二句、蒙上建福來、翼上者、改教清明、國勢改觀也、
 不止為四方所歸往、是琛、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
 說、聲、是、風、聲、曰、赫、矣、夷、皆、謳、歌、也、靈、足、威、靈、曰、濯、矣、夷、
 夏、皆、震、驚、也、此、皆、自、高、宗、捷、然、一、奮、時、將、此、聲、服、中、外、之、
 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壽、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
 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
 濯、之、盛、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緊、根、聲、靈、一、派、說、
 陟、彼、二、句、言、材、之、良、是、新、二、句、言、工、二、餘、松、栢、二、句、言、廟、
 制、之、美、截、之、所、生、之、
 長、短、而、截、之、易、處、寢、成、孔、安、

詩通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
 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是編不載經文止標篇什名
 目而發揮其意旨大都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
 間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
 微言託言致變風刺人之語概認為淫變雅近美
 之刺卽判爲美耳故書中於鄭衛之詩多存小序
 卽二雅三頌亦多引序說而又間引鄭箋孔疏以
 証之頗異乎株守門戶者但所得不深耳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

〔明〕鄒忠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傳闡二

十三卷闡餘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雅頌得所此詩之真部分也。秦
火而後迄漢建元詩固已萌芽
久矣劉歆猶謂一人不能盡其
經爲雅爲頌尚資湊合則於聖
人刪正定本固槩乎未有見夫

且不得其部分更安得宗旨而測之于是儒者學一先生之言守殘專已入主出奴各自伸其臆見匪無弋獲浸假亦歸銷歇惟毛序托重子夏其說遂蔓延

詩傳刪序

二

至今傳箋疏註述相耳食雖互有合離總之郢書燕說而無邪得所之義歷百千餘載長蔽雲霧孰知孔氏真傳原自不殄于世則晉虞喜所摹石本是也其

書多闕文頌爲尤甚正以殘缺彌見其真一展卷而部分粲如弁宗旨亦躍如兼有可以旁證他經而破千古聚訟之不決者藉非親經聖裁卽聖門高弟未

詩傳刪序

三

易據撫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摩擬而位置不知仲寧何從得此斯固赤水之玄珠汾陰之鉤鼎室與大訓河圖竝陳東序乃一廢于梁天監再廢于唐貞觀

豈神者故祕之耶夫亦毛氏之
說久錮于人心非是勿使竝進
耶雖嘗間發于宋宣和紹興而
見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道洪
迺胡元質范成大諸君子乃竟

詩集前序

四

莫爲表章者向令晦翁曾寓目
于此當必桴鼓合而針芥投何
難定一尊以折羣喙固無事斷
斷焉與小序競玄黃之戰耳
明興文治蘊崇天不愛道弘治

時香山黃文裕公得是本于祕
閣繇是成都賡竹白下武林漸
有刻其題曰端木氏述者想晉
代以前固然夫傳自不朽又焉
用述愚謂此殆未能真信孔子

詩集前序

五

而特援一知來之賢與後禮者
敵其尊詩傳僅如其媚詩序則
猶是附離之曲見哉方今
功令布侯于宋註是編固未能
驟列學官且夷而與裨官伍愚

懼其浸以湮沒也爰爲之闡以
廣其傳

崇禎乙亥夏晉陵鄒忠胤肇敏
甫題于閩之薇署

詩集開序



六

附晉虞喜考

晉史儒林傳云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渾
之族也少立操行博學好古元帝初鎮江左上疏
薦喜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
達貴顯每請喜信宿忌歸自云不能測也大寧中
以博士徵不就咸和末詔曰尋陽崔陽會稽虞喜
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
微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
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
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凡所著述數十萬言行于
世年七十六卒
黃文裕公諱佐字才伯廣東香山人有泰泉集太
十卷又有雜著二十二種行于世

詩集開序

附序后
虞喜考

七

詩傳序

孔子反魯正樂雅頌得所。列國之詩固已兼得。至所謂得所者將遂以今毛詩編次當之。則何得所之有。如邠之夷於風。魯之擬於頌。王

詩傳序

二

之潤於小雅。懿戒之列於大雅。楚茨諸篇之後於鼓鐘。而就其中。其後倒置抑何不倫甚耶。以毛詩之殺亂如此。而齊魯韓三家其湮沒不見者。又可知已。得所者惟詩傳

一編。而自漢迄今。若滅若沒。竊求

其故。經非獨賴人以明。亦賴人以行。計孔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不數季而奠楹見。魯於昔及門之士。蓋寡。或未及有所親受。縱非秦

詩傳序

二

焰。安能遍傳於世哉。漢人嘒嘒各習其師。劉歆所謂詩始萌芽。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屯蒙之際。第傳其未正。而不能傳其已正者。故此編終漢世

不大顯。奉晉虞喜得秘閣石本摹之。又未幾而復厄。惜哉。嘗考石經始事。漢靈帝熹平四年。召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書以古文。篆隸三體。刻石於洛京太學門外。詩傳序

主

是書之不絕者猶奉也、

崇禎三年歲次庚午毘陵後學肇

鉞鄒忠胤謹序



詩傳序

四

詩傳後序

有說詩之法有作詩之意二者固不相謀也夫素絢後禮切琢知來非聖門所推龍象哉然此以言乎讀詩之法觸類旁通一悟百悟當

詩傳後序

一

如是非必作者之意果如是也程大昌氏云詩之或主昔事或主當人不可槩定其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而不虛發歐陽詩譜補亡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弄世之所傳

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

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於太聖千百季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大一家之論果有能哉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後儒本森

詩傳後序

二

商賜解悟妄揣作者之意紛紛附會縱復奇中亦猶躐覆卑瓦石而高金玉非置物者安從知之夫惟詩傳之所從來久矣作詩者或自述已意或采詩者述其意國史得

兼而載之如左傳所云衛人爲之
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鄭人爲
之賦清人秦人爲之賦黃鳥此非
得之國史而何乃知一詩自有一
詩之標題若本霧是說雖孔子亦

詩傳後序

三

何能鑿空臆揣卽本有是說非好
古敏求如孔子亦莫爲論次而釐
正正樂之後不知授之何人藏於
何所經秦燼而不能劫殆神者護
持其間特漢時知之者希未得列

學官耳至如僞申公詩說則亂苗
之莠不可不亟芟也若欲借此以
補詩傳之缺是何異琢冰補玉乎
黍回居士書



詩傳後序

四

詩傳闡總目

卷之一

周南

卷之二

召南

卷之三

魯

卷之四

邶

詩傳闡

不總目

五

卷之五

鄘

卷之六

衛

卷之七

王

卷之八

齊

卷之九

魏

卷之十

唐

卷之十一

曹

卷之十二

鄆

卷之十三

鄭

詩傳闡

不總目

二

卷之十四

陳

卷之十五

秦

卷之十六

小正

卷之十七

小正續

卷之十八

小正傳

卷之十九

大正

卷之二十

大正續

卷之二十一

大正傳

卷之二十二

周頌

詩傳

卷之二十三

三

商頌

卷之二十四

閩餘內篇

卷之二十五

閩餘外篇

昆陵鄭忠胤闡

弟忠溢
男自規

門人

錢塘潘之淙
新安吳懷古
錢塘潘之淇全訂
錢塘湯之章
錢塘吳望中

詩傳十五國編次引

詩晉二南尚矣繼之以魯魯宗國也而克威之功亦
未有過周公者二叔閱塔康叔觀閔其事皆關於王
室故次以邶鄘及衛而居王先歐陽氏謂王風次
衛而遠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非也衛風晉共姜
柏舟猶是宣王之世黍離距之縣矣王次以齊何也
牧野鷹揚尚父最著其賜履亦最先且大其詩首東
方未明或在襄公以上要非鹵周詩也若為西周詩
則當次黍離前耳至如魏為晉滅故先於唐唐風晉

詩傳

卷之二十三 詩傳十五國

蟋蟀不知何君之代第桐封肇自成王而曲沃得國
以篡雖晉文繼齊桓而霸固莫能先齊矣振鐸受封
與魯衛同時而贊詩後於唐僅僅先鄭鄭者豈以其
國小而篇章亦寥寥耶鄭之先鄭猶魏之先唐也鄭
自宣王時始受封而詩先於陳陳自胡公已配大姬
而備三恪乃詩顧後於鄭意宛止諸作其猶在緇衣
後乎況在異姓中尤不得比於齊矣秦之建侯最新
固宜為諸國殿且其地則岐豐也聖人蓋傷二南之
不作而以此始亦以此終乎抑亦如書終秦晉或陰

寓繼周之奔知乎若夫毛詩之次鄭於王則以始封
成林繼徙榮陽皆在王畿內外而先秦於陳鄆督諸
國特以國之大小爲差又以鴟鴞諸篇附七月一篇
共爲邠風而贊之末簡後儒遂有變可使正之說總
未睹孔子刪訂定本耳至左傳所載季札觀樂縱非
後人附會其次第未經聖裁要亦不足據也已

詩傳

卷十

詩傳十五國

卷二

詩傳闡卷之一目錄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吳懷古

男自規

門人潘之洪訂

潘之淙

周南 有十五國編次總引

周南引

關雎

葛覃

桃夭

蠶斯

麟止

卷耳

兔置

樛木

汝墳

漢廣

采芣

詩傳

卷十一

一

詩傳文王之妃娼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
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
嫉邪僻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
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
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
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
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
之本也

詩傳大娼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

勤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詩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

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脩其身矣

詩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詩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詩傳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詩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置

詩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詩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詩傳

卷一

二

詩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廣漢

詩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采芣

周南召南引

序之訓二南也曰化自北而南說所從來已久後儒

非之曰南樂歌名季札觀樂有難南籥者二南之籥

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今按樂歌

之音四方皆有之竹書紀夏帝厘一名四季作南音

帝孔甲五季作東音呂氏春秋又云孔甲田於東陽

賁山實始作爲東音殷整甲徙宅鹵河實始作爲鹵

音有娥氏二佚女因燕選二邠北飛歌曰燕燕選飛

實始作爲北音禹巡省南土塗山氏女令妾待禹於

詩傳

卷一 周南召南

一

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侯人今猗實始作爲南音周

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路史子華註云周世

有賢內助故詩人以后妃夫人之治爲二南之旨蓋

取效於塗山也言二南者莫辨於是雖然自北而南

之說亦何可遽非耶蓋作東音者以田東陽作鹵音

者以徙鹵河作北音者以燕北飛而作南音者以省

南土則二南之作亦正以王化之南暨歟鄭樵曰周

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潁江岐雍之南潁漢詩

之所起在於此詩輯曰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鹵北

迫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汝漢是其
據也兼是二者而南之義了然矣肅乎崔仲見之言
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
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繇基也夷之則卑尊之非
實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
乎乃其分爲周召則各據會采之地名之嫌應仁氏
所謂言周不言召懼無別於豐鎬云爾

詩傳闡

周南召南引

十

周南關雎篇

二南之爲樂名固也其首關雎何居說者曰夫婦人
倫之始故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書美楚降春
秋譏不親迎皆是義也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
是蓋關雎爲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
何者關雎篇單二篇皆太姒所自賦周公表先世之
詩爲房中之樂合是奚先小序于夫子哀樂淫傷之
旨雖不甚了了然大意亦與詩傳暗合崔仲見解之
曰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蘋非一手之辦
詩傳闡 卷一 周南關雎篇 三
也昌胤之術非專寵之充也周之后妃廣于求助精
在得媛協從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耳忘其躬也
樂乃有與耳略于色也此蓋緣序而暢其說者乃魯
申培之說詩有異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漢人因是
通相沿述史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揚
子雲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則
傷始亂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彼皆
真以關雎爲刺詩矣鄭樵輿論曰古人以聲詩奏之
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

申警諷故曰作非謂其始作于衰世也此雖曲爲屈
旋然漢儒說詩之意正不如此朱子以爲宮人喜得
太妃而作則宮人當何屬之程子又曰序言后妃之
德非指人而言意謂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也然則
詩人乃代設無情之悲喜諷天下以婦道而療其如
乎雖詩無通詰然其作之必有目故予謂關雎誠足
爲風始抑亦以作自文母故也葛覃之次關雎也亦
然

按夾淙鄭氏云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
詩傳聞 卷一 周南關雎篇 四

草木乃發興之本周南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
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鴛
之類其喙福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
則其聲鴛鴦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鳬鴈故其聲
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

周南葛覃篇

解關雎者猶多異義至葛覃則未有不以爲后妃自
賦也者然則太妃非獸德微茂而詠思甚茂矣夫纂
組之麗或傷於素容被之良或害於貞而后妃所業
不過里婦村媼所常業者惟能盡里婦村媼之常業
而後可以爲國母可以稱其爲聖配記云女子十季
不出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此師氏所爲設也
夫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無論矣婦功則執麻
枲治絲繭皆是此獸以葛爲言者於時夏也適當葛

詩傳聞

卷一

周南葛覃篇

五

成之侯故卽物賦景卽景賦事卽事賦情亦兼有興
意在葛生蔓延相及而女子遠其父母嫌於節之誕
矣黃鳥好音相慰而女子曠違父母嫌於音之噪矣
第歸寧之念雖切又不欲以此妨迨時之女工故必
俟刈獲卒業締綵就緒而後告師氏以言歸其不苟
如此若夫服澣濯之衣後世後爲克儉躬刈獲之務
後世後爲克勤而后妃豈有意自表其勤且儉哉又
內則云父母冠帶垢和灰請澣衣裳垢和灰請澣則
薄污薄澣蓋自未嫁時習之又將歸而教諸父母云

耳先儒有云誦服之兼教知周所以興誦休其蠶職
知周所以哀而論習紀者亦謂其婦女莊儉織經皆
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
信然哉縑衣記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屨服之
帶缺爲言要以古之人無黻黻如此服矣愚謂思齊
蓋詠太姬也

八卷一 周南葛覃篇 六

周南桃夭篇

序以桃夭爲后妃所致又曰不妬忌則男女正婚姻
時按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
桑起婚始殺於此董仲舒謂與陰俱近而陽遠也爲
毛說者祖之則桃粦非其時矣夏小正云二月綏多
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白虎通曰嫁娶以春
何也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周禮媒氏掌萬民
之判仲春令會男女爲鄭說者祖之則粦豈正其時
矣然鄭氏之說第可通於晉章耳至次章之 丁未

詩傳聞

八卷一 周南桃夭篇

七

章之棠蒸已屬漢夏之景安在其爲婚姻及時且民
間嫁娶何與國母事而以國霖鰥民歸美於后妃之
不妬此序所以爲固也詩傳曰周人美后妃之德終
始婦道賦桃夭蓋桃性粦葉齊生至於實實然後葉
榮其終始之序如此故美婦道者取義焉而后妃之
內德誠茂矣雅翼云麻實謂之黃於植物中最爲多
子桃夭穠有黃其實寓繼嗣繁衍之意埤雅云桃性
夏七八季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實實言非
但有粦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遺成焉其棠蒸蒸盛

也言能成其家又託其所賴也夫婦道在宜家固寐
分賔賤而大學釋齊治引此末章非述宣陰化母
儀有邦者未足當此第以之子曰后妃或嫌於褻然
是固風體也即周公作爲大雅以述先德而歸之篇
曰爰及姜女明之篇曰長子維行亦未有嘗其褻者
何疑於桃夭

詩傳聞

卷一 周南桃夭篇

八

周南鵲斯麟趾篇

周人美后妃止桃天一詩序於諸詩無不歸美后妃
者夫太似以倪天之妹闢微音而宣陰化其扶助德
美爲勢寵亦何庸輝述要以妻道燕成后妃之美賦
非文王之美故詩傳於螽斯曰周人慶文王之多男
於麟趾曰周人美公子之多仁而詞系及后妃非謂
后妃兼足美也美文王則后妃在其中若如序專美
后妃將置文王於何地乎雅倫則百斯男考之春龍
傳自武王而外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
詩傳聞 卷一 周南鵲斯麟趾篇 九
鄭師皆繫文昭洵多男矣張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螽斯形僅寸餘而滋數之多
凡物皆未能及有親見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
它葉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雖微
蟲寔鍾太和之氣以成形然則詩人取喻蓋已妙達
物理朱子以關雎爲宮人伴樛木螽斯皆爲衆妾伴
豈當時周室克下陳者盡如班婕妤好左賢嬪上官昭
容之流邪序又以麟趾爲關雎之應夫賦麟趾者意
何嘗及關雎如謂內德茂而錫類蕃則螽斯亦足爲

其應何必麟趾其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
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尤義之難通者而後
儒因是強作解謂當時賓家世族榮紂傲習鮮克由
禮沐文雅化皆知守禮若化成而麟至以見周道大
興是公子公姓公族皆是泛言不屬文王矣大螽斯
次楓天麟趾次螽斯此正文王家政與關雎葛藟爲
近故周南通列此又篇毛詩次麟趾於漢廣汝墳後
繡耳詩傳第云美公子之多仁始因公子而通及其
餘且周之有邦舊矣公姓公族其初諷非先公之子
詩傳間

卷一 周南 螽斯麟趾

即總括以公子亦可易是類謀云黃帝吹律而定姓
禹貢曰錫土姓國語云司商協名姓左傳衆仲云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然則姓非孫
之通倫也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得之其別於公族者
何蓋古者不皆有姓又有姓同而族不同者晉語胥
臣曰黃帝之子二十又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
姓而衆仲亦云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
則有官族杜註云姓者生也百世不改其後旁支別
屬各自太氏至諸侯伏卑不得賜姓故其臣以王父

字爲氏或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然則姓其統同而
族其辨異者乎不止又服之內而已三章次序蓋自
親而疎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日之爲麟曰趾曰定
曰角各舉一體歸然端莊令儀今色詩所爲妙於形
容矣

按蘇氏云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
九子埤雅云螽斯蟲之不妬忌一母百子者也三
說未詳典據埤雅又云鵲巢言夫人德如鵲鳩能
均養七子而已是詩言后妃德如螽斯至於則百

詩傳間

卷一 周南 螽斯麟趾

斯男如此是以百爲實數何其滯甚
按孔穎達曰傳解四靈多矣獸以麟爲興以麟於
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
相應此亦泥序之過也玉藻疏云姓生也孫是子
之所生故云子姓王氏曰孫傳姓者也諸解俱未
確

按埤雅云是詩始於趾終於角者言德以升進爲
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況愈上

周南卷耳篇

序於周南一編悉歸美太姒即卷耳亦曰后妃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夫進賢以輔君子此以序關雎可耳以序此詩不太迂乎歐陽永叔曰婦人謀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也國君不能官人終死法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使后妃越職而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朱子曰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所施於使臣且晉章之

詩傳聞

卷一 周南卷耳篇

十一

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晉尾衡凌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易用修氏曰朱子以爲文王朝會征伐后妃思之似也但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僕祖望雖口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痛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莫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意耳楊氏此解得未曾有但後三章既代文王補我而晉章賦后妃自我亦非詩義詩傳

謂周人遣使求賢閔行役之難而勞之以卷耳其始是乎凡勞詩每代爲其人言如小正之四牡扶杜小正續之出車采芣皆是義也通篇我字皆屬求賢者自謂左傳所謂能官人也者庶幾近之若夫荀子云項筐易滿卷耳易得然而不可貳以周行淮南引此曰以言慕遠世皆未爲得也雪山王氏以爲勞滕妾之歸寧而作益慕稽矣卷耳求賢免且得良臣其詩固宜相次

詩傳聞

卷一 周南卷耳篇

十一

周南兔置篇

序以免且爲后妃之化衍之者曰關雎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此與卷耳之序均誤也歐陽永叔曰捕兔之人布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刻其武夫爲國守禦勉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見得賢才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然則好仇腰心又何以稱焉今觀詩傳曰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置良臣未知爲誰然墨子有云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罟網之中而授

詩傳聞

卷一 周南兔置篇 十四

之政鹵土服墨子太古未遠其言倘有所受金吉甫氏曰夫兔置體貌肅敬此閔天太顛所以爲賢而文王取之也曰季之取冀餒郇秦之取茅容皆然况文王乎葉桂山曰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卽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磳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社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其於詩傳所謂文王得良臣于野者始有合焉胡休仲曰誦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如文王狩獵而得公望之類是也卽是以觀藏器隱鱗才固難量若曰觸目琳瑯山輝川媚則武臣何

止十亂尼父不稱才難矣其旨甚確左傳節至乃曰天下有遺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腰心亂則反之掠其武夫以爲已腰心股肱爪牙彼以干城爲美腰心爲刺如此引經亦太蕪文矣

詩傳聞

卷一 周南兔置篇 十五

周南樛木汝墳篇

槩觀從來經傳、未有蒙婦人以君子之號者。自序以
 樛木爲逮下、而朱子因之、云猶言小君內子、則擬非
 其倫矣。詩傳曰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於周、
 賦樛木、斯其義豈不炳然較著哉。大雅瞻彼旱麓、棣
 栝濟濟、豈第君子干祿、豈第其卒章曰莫莫葛藟施
 於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同、卽此詩之意、而彼列之
 大正此列之、周南者、彼爲周公述先德、此則南國諸
 侯所賦、尚在文王爲鹵伯時、且短章疊詠、故是風體。

詩傳聞

卷一 周南樛木汝墳篇

十六

雅禴樂只。君子如南山有臺，采芣等篇不一而足。蓋君臣上下皆可通禴。獸不可以之目，后妃耳。汝墳之君子，卽樛木之君子。惟樂只，故爲民父母。詩傳曰：受辛，纣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則非但三分有二，并其一亦且心服矣。竹書紀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汲冢周書曰：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沔歸之周。此與夏癸之世太史令終古出奔商、費伯昌出奔商者，如同一轍。卽是桀之奔周，奚止一辛甲一內史摯哉。序以汝墳爲道化行。

亦未甚失。而贊之曰：婦人能閔其君子，徧勉之以正。所謂遣化行者，僅如斯乎？韓詩以汝墳爲辭家謂王政雖裂，父母甚迫饑寒，不得不爲祿仕，列女傳以爲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勉之。襄有譴怒貽父母憂，或又以孔逾爲役者，公父母不遑遠，或又以爲桑梓正隴在襄，襄所逃如此。釋詩詩義胡爲而不晦也。

按調饑之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
易林云餒如旦饑其義最晰毛詩誤作調鄭氏求
詩傳聞

卷一 周南卷水汝

七

其說而不得乃音調爲稠又歧字作輔愈解而愈離其真矣

唐南漢廣篇

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爲楚宮有傑
錫煢之爲小東也序以爲德廣所及夫二南孰非文
德之漸被何歟此篇論廣如云德與漢俱廣則亦當
云與江俱長矣經文明言不可求乃曰衆思犯禮求
而不可得何耶夫漢不可泳非泳之而後知其不可
江不可方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女不可求非求之
而後知其不可睹喬枝之上疎偕陰之謀寢矣望莊
妹之問靜接歡之意消矣休息韓詩作休息以四思
詩傳聞

卷十 周南漢廣篇 六

宇成章于韻甚叶翹薪四語似與章首四句遙對蓋
喬木不可休錯薪則有可刈也游女不可求于歸則
有可鼓也又似與而實賦薪中之楚楚非必水可以秣馬
薄言刈之而秣其馬乎薪中之楚可以秣駒薄言刈
之而秣其駒乎乃其不可求者卒令人自遠矣故復
咏漢之廣云云江之永云云夫女不可求女之守禮
可見知女之不可求男子之秉禮可見國風好色而
不淫此類是已後世騷賦如相下女之可貽今塞修
以爲理理窮而媒拙今恐導言之不同滿堂兮美人

忽歎與予今日成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邀今下女因
是寓言又如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頒薄怒
以自持曾不可乎犯于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
行中若相背目眇微盼精彩相授所謂詞人之賦麗
以淫者耶要亦古詩之流也夾漈鄭氏云屈宋以來
騷人詞客多生江漢二南始基之矣

按朱傳引大堤曲以見漢女好遊因羿附之樂府
遺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
艷驚郎目○又北魏王容詠大堤女詩云寶髻耀

詩傳聞 卷一 周南漢廣篇 十九

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兒女一一皆春態入花
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
又按曹植樂府美女篇云美女妖且閒采桑岐路
間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顧盼遺光彩長嘯氣
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
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
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
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亦此詩不
可求之義也

歸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娶

詩集

卷一 周南漢廣篇

二十

周南芣苢篇

芣苢之序推美后妃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夫太妃固爲衆母母乃婦人誰不樂有子者而必以爲后妃之美是欲歸功后妃而祇取隘也至韓嬰之說詩尤舛曰芣苢傷夫也芣苢雖惡臭乎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烈女傳又實其爲宋人女蔡人妻所作夫傷夫之詩安得載之周南且宋蔡之名何其與後之封國合符也劉峻辨命論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誦其芣苢則遂真以芣苢比詩傳聞

春臺聖人皆孩之萬物一芣苢也萬民一童兒也史

春臺聖人皆孩之萬物一芣苢也萬民一童兒也史

春臺聖人皆孩之萬物一芣苢也萬民一童兒也史

載堯時康衢之謠景象亦如是而文王幼幼之仁亦可想見如必舉而屬之婦人則鴻鈞之世何物不樂室家胥慶佳人拾翠固宜有之未若詩傳所謂童兒誦謠天籟之鳴自然成韻耳倘詩說增之以闢神嬉戲贊矣

詩傳

卷一 周南 采芣篇

廿二

詩傳關卷之二目錄

召南

召南引

鵲巢

采芣

江有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雷

草蟲

小星

鄘

標有梅

野鷹

行露

甘棠

詩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詩傳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芣

詩傳

卷二

詩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腰也賦江有汜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詩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詩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詩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草

蟲

詩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詩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鄘

詩傳召南之人安于治

時擇 賦標有梅

四

字空
後同

詩傳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

詩傳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之賦行露

詩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詩傳

卷十一

召南鵲巢篇

召公治外故召南所采類多侯國之事其先之以鵲巢何也詩傳云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則謂內訌也公子者女公子當是文王之女非然則其選姑姊妹也文王未嘗爲王故不稱王姬稱公子曰歸于諸侯卽爲夫人矣其禮與歸于世子者自別故國人侈而述之韓奕美韓侯迎止百兩彭彭爛其盈門亦此意也僞詩說不逢改爲諸侯嫁女泛矣序以爲夫人之德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

詩傳

卷十一 召南鵲巢篇

三

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意亦似之而不知其爲內女也歐陽永叔遂謂夫人來居已成之周室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則意爲它國之女曰嬪于周者矣雖詩彙明文要當以詩傳爲據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依之相稱管人謂鵲以傳枝受卵故彊而不淫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低枝故高而不危但巢取在木杪枝系取墮地者有尊賢之義開戶背太歲而向天乙有至和之象以復至之月始修室室孳生比它物最蚤有室子之

祥此固詩人所取義乎或謂鵲鳩有均一之德故以
比夫人或謂此是拙鳩不在左傳五鳩之內但詩人
觸緒而咏亦不必定其為何種而室室室家縣成有
終之意已寓于言表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
雅曰霖非霖儀霖父母貽罹則靜專守成洵倫其爲
女德哉雪山王氏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
而後人必以爲常此諱詩之病也是亦一說也

詩傳聞

卷五 召南鵲巢篇

四

召南采芣篇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
築宮仍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謂公侯之宮者此
也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副
禕而受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纁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
先王先公所謂公侯之事者此也此詩序以爲夫人
奉祭故於末章多所致疑謂夫人奉祭當服副不當
服被蓋周禮王后之嘗服有三一曰副服之以從王
祭祀二曰編服之以桑三曰次服之以見王諸侯夫
人於其國衣服與后同則祭亦應服副祭統所謂夫
人副禕太於東房是也被則編次之類又還歸亦服
之其非祭服明矣故或疑夙夜在公卽特牲所言視
饔饔於夙興而旋歸則鄭氏所云釋祭服而衣者然
特牲之視濯宗人職之少牢之溉鼎溉飩饔人稟人
職之以至王之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錢則大小宗

詩傳聞

卷五 召南采芣篇

五

職之俱於煩職森與楚茨日輒鑿踏踏爲祖孔碩而
君婦則止於爲豆而已卽如特牲所言視饌饗亦安
得謂之在公況詩人若美夫人奉祭不應舍其祭時
之敬恪而但述其祭弄祭畢戴被之景是以諸說雖
極意揣摩終齟齬而難合詩傳以爲夫人勤於親蠶
則被正其服之以桑者或編或次皆可通用耳然不
言采桑而言采蠶何也蓋蠶之生常先於桑古者王
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麗而止蠶二十七日而老
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在三宮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后

詩傳

卷二

召南采蠶篇

六

夫人特躬爲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於蠶未出時第
采蠶洗之而事訖矣所以薄言旋歸也或者狃於所
見不信蠶可生蠶然俞雅有蟪蛄雖繇各種而以桑
繭樗繭繭繭別之疏云此皆蠶類因所食葉而異其
名俞雅又云蠶繭莢之類則繭繭或卽繭繭之類況
止云生蠶亦未必卽以啖蠶乎埤雅云蠶有二種一
曰白蒿陸艸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艸也可以爲
蠶然則此其白蒿歟夫旣爲陸艸何以采之於沼澗
孫炎曰沼沚謂於其旁采之也澗中謂於曲內非水

中也是也然猶未若劉汝楠曰池曲遠乎沚故曰沼
蠶生沚上四面有水芻牧不到此蠶最潔故往沚取
焉猶云采蠶于沼之沚也此雖不爲親蠶作解亦暗
合于陸草之說矣不然蠶性惡濕桑猶風戾以食之
又可以水蒿飼乎毛傳訓官爲廟第知祖廟中有公
宮不知公桑蠶室亦謂之公宮耳夫人親蠶以爲祭
服其職則然故賦義云士以采蠶爲節樂不失職也
序說襲此

詩傳

卷二

召南采蠶篇

七

召南江有汜篇

召南之有江汜其待典於閨帷乎閨帷思得窈窕以
其內職而南國之女君不以其媵備數所繇與寤寐
思服者異矣猶幸其悔心之萌也公羊傳云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以姪娣從之備姪娣從者謂其必
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
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姪娣年雖少
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
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
詩傳聞
卷二
召南江有汜
八

也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一溢一否曰洧大水
水溢出別爲小水曰汜郝仲與曰物無情莫如水而
江以納衆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亦猶
是耳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是也悔
而處處而歌不遠之復亦庶幾於琴瑟友而鍾鼓樂
者耶後世彤管風徽蛾眉日如寒鴉託怨執扇鳴悲
於是知詩錄江汜所以砭環佩之流者垂教遠矣
按媵有虛實二義實者如公羊傳所稱是也虛者
如史載湯壻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左傳晉獻公
詩傳聞
卷二
召南江有汜
九

室而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魯女叔姬季姬歸于侯國者亦不少矣漢儒瀆亂不經之說胡可據也

詩傳聞

卷二召南羔羊篇

十

召南羔羊篇

羔裘大夫法服也君子愛其人則弁其服飾之間所見兼非美者絲以象臣道之用柔素以象官箴之示染意亦似矣更當合三章觀之其義乃見蓋皮則有毛革則毛希而韡韡革微而補茸以縫之幾於晏子之一裘三十年矣禮記緇衣篇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單服之兼舛爲言亦此意也詩傳所謂貞而能儉也儉易明耳何以見其忠乎公室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

詩傳聞

卷二召南羔羊篇

十一

也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視朝之後君適路寢臣亦適其治事之館館乃所直之廬謂公館非私家也此大夫蓋公爾忘私日恪佐箸以勤其官每宵衣而旰食其自公所退而家食人猶見其服此羔裘以歸故卽所見稱之朱子以羔裘爲大夫燕居之服至其釋檜之羔裘又以爲諸侯朝服不自相左乎燕居當用狐裘豈棄用羔裘哉鄭氏又以退食爲減膳夫太儉逼下君子譏之自非天災棄減膳之制卽令廉如常

袞于時正未必有堂饌可辭耳。唐人詩曰：侍臣綬袞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可想是詩景况矣。若夫左傳引此詩曰：委蛇委蛇，謂縱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太史公曰：大直若詘，道固委蛇。洪範三德：正直在剛柔之中，於委蛇亦近之。非不可附會序中正直之說。然詩原兼美正直之意，至謂德如羔羊，益贊矣。或者又解之曰：羊性柔順，能羣逆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正直。裘皮界方有正直之象，委蛇者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此可謂詳于釋序而略於

詩傳聞

卷二 召南羔羊篇 十二

釋經者也。兼逸之訓曰：文王卑服，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斯固南國之儀刑乎。

按埤雅云：素絲，五純，所以美裘，其制然也。此言其節。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也。此言其儉。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此言其儉之至。西京雜記曰：五絨為緝，音倍，緝為升，倍升為絨，音域，倍絨為紀，倍紀為纓，音通，倍纓為禕，音遂，此乃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純，今兼所考據以類反之，絨寡於總，純益宜寡於絨也。其

說亦頗可採

詩傳聞

卷二 召南羔羊篇 十二

召南采蘋篇

歟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序說祖此然未
有以見其爲奉祭故續之曰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共祭祀矣於詩旨固亦彙謬毛鄭兩家以爲教成
之祭考之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
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教成祭之牲用鴈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蓋
蘋之言賓藻之言滌鴈亦柔與隱伏皆陰類也婦行
尚柔順以自潔清故取義如是夫據禮釋詩豈不甚
審傳聞

卷三

召南采蘋篇

十四

合鄭箋又謂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
觀之事以爲法度則又非教成之祭矣及其釋脯下
云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孔氏亦以爲外成
之義則若仍是未嫁者彼蓋據昏禮納采至請期主
人皆筵於戶鹵鹵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故云俞
然亦非所律於教成之祭也原鄭氏既引昏義又不
欲倍序既拘牽於序又欲附會昏禮以其說游移難
定不自覺矛盾若此今觀詩傳曰內子勤於祭祀國
史美之則所云既嫁爲大夫妻者近是然而有似于

教成之祭者蓋教成之祭正教之成婦順則奉祭于
夫家禮自室焚第詩不言婦而言季女何屈恩意此
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
也擇日而祭於禴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
女女而尸祭其爲廟見之初祭可知蓋明禮初備夫
內官而婉婉夙嫻於姆訓自采而盛而湘而奠循循
中度式禮莫愆其有齋洵足美耳國語曰卿之內子
爲大帶命婦成祭服釋者以命婦爲大夫妻焚內子
乃卿大夫適妻之通稱特未命已命則殊乃其職在
審傳聞

卷三

召南采蘋篇

十五

奉祭均也或疑此季女是庚子爲大夫者之妻主人
非宗故其妻稱季女以別于宗婦此曲說也而孔氏
謂將嫁故以少言之夫將嫁而言少豈非此反非少
耶彼未悟三月廟見之義耳而脯下之非戶外亦了
然矣

按埤雅云后祭行夫人祭蔡大夫妻祭蘋藻而詩
之言行止於芼之而已蔡則曰於以用之蘋藻則
至於盛之湘之奠之穀所不爲焉亦其伋禴高者
其事禴畧之證也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行

采之左右繫采之水內外注為水內蘋藻采之水

上下佐禴下者事亦禴繁故也其說甚繁非詩人

本義且如刻祭品則四豆之實凡水艸之菹莫不

咸在大夫且不盡於蘋藻公侯寧止於一繫彼以

為后如夫人內子果皆躋水濱躬采取之役耶

按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

菜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

于門外婦執笄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

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插地坐

詩傳

卷二 召南 示蘋篇 十本

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笄菜入

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

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

婦之禮也此即所謂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也昏禮

下達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不專為士設耳

召南殷其雷艸蟲篇

殷雷艸蟲序皆以為大夫妻也然詩中絕不見有義

勸禮防之意今觀詩傳一則曰召公宣布王命諸侯

服焉一則曰南國大夫聘於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

乃知周道之所以盛而二南非默為閨情諧也易曰

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艸木皆甲拆又云震為雷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逾也又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又

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書論文王威威

顯明肇造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惟時怙冒聞於上

詩傳

卷二 召南 殷其雷 七

帝詩人比王命於殷雷文王之威亦憚矣蓋雷者天

之鼓蒼長萼寔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為人君之象

此其所取義耳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則固懷其德

非徒畏其力而已若以殷雷比紂之虐豈其然乎艸

蟲阜螽或以為同類或以為異類卑雅云艸蟲鳴於

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然詩人取興寓目應心

觸緒而吟非可言喻要以見所見而喜繫心有如此

者曰聘京師而歸心召公蓋文王時召公猶未治外

也左傳七年鄭伯言趙孟于展賦艸蟲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也。者也。在上不忘降。此雖斷章取義。亦似兩賢傾向。正與詩傳意合。而出車之五章全襲之。乃偽詩說於殷虛。則曰。王克爾諸侯受命。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於艸蟲。則曰。南國大夫夏聘於周。次於終南。睹王室多賢。相率以歸。心夫。王克爾其詩何得載之。二南而所謂南山者。豈必終南哉。其云睹王室多賢。蓋猶左傳季北術多君子之說。而不知彌彰其偽也。

詩傳

卷三 召南 小雅 其風

召南小雅篇

自序以小雅為惠下。而說詩者沿之。謂后妃之關雎。亦惟思窈窕。無傷善之心。今君夫人使眾妾皆得進。御安其分。而無怨言。亦有關雎之風矣。其以小雅自況。猶諺云。眾壘不敵月之意也。而鄭氏所云。羣妃進見之禮。凡十五日而周。望前。先卑後尊。望後。反之。每月十五六。日月相對。故后默當此二夕。羅氏頗不然。其說謂內寵無忌。后豈有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僅再見者。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

詩傳

卷三

召南 小雅

九

於王所以正內治。又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又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嬪僅九人。女御必從其嬪。不設自往。故曰不設當夕。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又日之制。故內則云。妾雖老未滿。又十必與又日之御。是也。孔疏云。又日中夫人一媵妾四也。其何以有往來也。曰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寔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

嬪之所居也。女御爲嬪之屬，寔分處焉。嬪各有室，不在六宮。周禮九嬪掌婦學之灋，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於王之養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以上諸說，兼非爲宵征作解。然宵征豈必嬪御？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并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養服，然後入御。史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夫人入庭。太君出朝，按此則夫人亦未嘗不宵征。特賤妾僅

詩傳

卷二

召南小星

二十一

當半夕，不若女君之一夕耳。夫衆妾與女君承恩雖有疏數而命之不同，豈繫宵征？若果爲衆妾所賦，亦是其常分耳。何惠及下之有？大抵序於二南皆目爲后妃之化，若舍閨情無所繫之，不知其爲小臣奉使作也。蓋皇尊之遣四牡之勞，皆謂於朝而此則使臣自述其勤勞以見王事靡盬之義，歸之於命而不憚勞，所由始與陟岵鳴羽之詞異矣。小正每懷靡及不遑啟處，正體此意而代之云爾。後世如張萼女史箴曰：鑒於小星，戒彼攸遂，總襲序爲言，惟章俊卿氏得

之俊卿曰：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於王事也。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行役之意。此無疑爲史臣勤勞之詩也。此解正與詩傳暗合。以三爲大火，心星五爲五昧，柳星或

按序于前篇江有汜曰：美媵也。衍之曰：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于此篇曰：惠及下也。衍之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也。今無論小星非進御之詞，卽果俱自媵妾言，而二篇序旨正宜互易。蓋夫人能悔過則妬復無妬矣，以爲惠及下可賤

詩傳

卷二

召南小星

二十一

妾能安命則雖勞無怨矣，以爲美媵何不可，而序偏倒置之，且拘牽掇湊，豈成文義？

召南騶虞篇

考之周禮朕人以朕治朕儀王以六耦朕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朕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謂之備官卽非獸明矣賈誼云騶者天子之囿虞其司獸官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天子獵之田也今按召南爲諸侯之詩則騶之爲囿不必屬天子而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澤虞掌國澤之政是虞爲掌山澤之官竊疑矣故詩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說文又以騶

詩傳闕

卷三

召南騶虞篇

三

爲廐引月令僕及七騶咸駕謂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者左傳晉悼公初太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又當爲掌廐之官疑樂記所謂樂官備者義或取此然毛氏以騶虞爲義獸亦或有所受如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周騶虞於珍羣其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岐岐穆穆君子之態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欽威揚德君子之風陸佃埤雅云騶虞尾長於身兩旁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

德則應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名之曰虎則宜正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艸食自歿之肉蓋仁之至也諸家考較形似別白聲象甚晰胡休仲疑本有是獸而後世或因是以名司囿之官或騶爲囿名而司囿之官卽以騶虞稱之因物定名必有取爾此兩解之說義甚融貫至淮南子云文王囚於羑里微室主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紂而張夢謂騶虞吳王采桑之日行千里焚則替人或以此目駿馬如所稱紫鸞綠蛇飛兔者歟第使騶虞果爲仁獸於女公子之于

詩傳闕

卷三

召南騶虞篇

三

歸何與而序以爲鶴巢之應誕矣彼見謂是召南終篇抑知召南不以騶虞竟哉

召南標有梅野有灰腐行露篇

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自衛自媒者女之醜行
今觀標梅一詩何其汲汲乎迫欲得之若不能少待
者然藉令果出於女子所賦志亦蒞矣胡休仲云女
子將梅自喻似空言等不空言實況一時也而七而
三而傾筐以盡卽季萼譬喻何言之太迅也周禮仲
春奔者不禁何待初夏方爲過時歐陽永叔曰梅實
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弄世學者多云詩
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歐陽氏以爲過春及夏晚皆

詩傳

卷三

召南標有梅野有灰腐行露篇

十五

非詩人本義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言召
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季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
期於戾士以相婚姻也此說與詩傳脂合僞詩說以
爲女父擇壻之詩蓋剽詩傳中時擇二字亦未爲謬
再觀詩傳野腐篇云野人求婚而不能其禮女氏拒
之行露篇云野人強婚不得而訟女氏終之則知
標梅篇亦當云女氏以時擇配云爾女氏非卽女子
猶言女家也愚意此三詩總一事固非女子自賦并
非女家所賦蓋詩人卽其事而代爲摹景摹情以見

女氏雖急於擇配猶能拒禮如此若女子則安得

自表其懷春且自矜其如玉而卒章不且墮淫褻暗
約之蹊實乎卑雅云婚禮不以灰物故其生簪用雁
而飾羔雁者以續今以白茅包灰腐則皆非其禮矣
今觀詩傳第曰爲野人何必彊暴質勝文則野彼亦
猶泥古儷皮爲禮之義而豈知六禮不備貞女不行
哉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
禮不備守節不徃君子以爲得婦遺之宜矧女傳又
實其爲申人之女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
女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遂不肯徃夫家
訟之於理終持義不徃而作此詩按申鄆之說雖未
必確然亦可見其非彊暴侵陵而武疑文王之化豈
偏能行於女子不能行於男子遂意爲衰世之詩者
固矣

詩傳

卷三

召南標有梅野有灰腐行露篇

十五

召南甘棠篇

甘棠召南之終篇也詩傳於殷雷艸蟲皆稱召公此篇賦舉其諡曰召康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蓋斯時公既沒矣詩韓曰文王時紂猶在上僅得身受命爲酋伯召公安得亦稱伯況大統未集周雖爲陝陝外未盡爲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撫蒞何地甘棠之詠疑在國燕之後今觀詩傳信矣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爲伯當在武王時此亦可互證矣詩傳不曰周人懷之而

詩傳闡

召南甘棠篇

主

曰燕人懷之想召公雖分陝而治或亦嘗歸治其本國乎風俗通云武王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此儻是也考竹書紀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季薨公昭王僅二季此詩當作於康昭之世而周公先以成王二十一年薨舊說二南皆爲文王詩周公所集以明德化之盛者亦正未可泥耳周南爲周公所采召南爲召公所采而甘棠爲召公遺愛國史因附之召南末簡斐璫風此亦其一班矣韓詩外傳曰嗟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匡伯曰嗟

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先君文王志也於是出就茨蔭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佐驕奢不恤元元賦稅煩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誦之此言稍近事實矣召公遺愛自足不朽豈必因後世驕奢失業而始追思之乎或者因是以徵二南樂系作於文王之世則又非也

詩傳闡

召南甘棠篇

二十七

詩傳闡卷之三目錄

魯

魯詩引

鴟鴞

東山

狼跋

九罭

伐柯

破斧

楚宮

駟

泮水

有駜

閼宮

詩傳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鴟鴞

詩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詩傳

卷三

詩傳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詩傳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詩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詩傳周人

賦破斧

詩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詩傳僖公

賦駟

詩傳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

賦泮水

詩傳僖公

克頌之賦有駜

詩傳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

賦閼宮

魯詩引

毛詩幽風七篇、惟七月一篇乃真邠風耳、自鴟鴞以下非周公所作、則其爲公而作者、繫之邠、抑何不倫甚哉、漢儒意二南而外、繫復有正風、序固以爲周大夫刺朝廷不知而作、王通氏亦云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自變風變雅之說興、後儒因謂魯頌爲頌之變、夫正變原非孔子命名、與其以周公諸詩爲變、寧以僖公諸頌爲變乎、歐陽氏曰駟駟諸詩聖人所以列爲頌者、貶魯之彊勸諸侯之不及也、請於天子爲彊將取於魯以勵諸侯爲勸、夫魯不朝不貢至勤天子、賻車之求、僭而作頌、何請之有、且既貶矣又何勸焉、以爲請自僖公時、於時行父尚未當國、而春秋亦繫行父如京、請命之事、以爲請自文公時、則閼宮晉壽、繫害等語、又似頌生而非頌死、以爲請自宣成時、則文二季傳譏夏文逆祀已引匪解、不忒后帝后稷之文、是知序說妄矣、彼弟見未經刪正之詩而未見刪正以後之詩、故支離若此、今按魯爲周公啓宇、值流言而遜膚、自當就所封

之國非魯安居其詩舍魯何屬魯之有風豈必天子
狩而太史陳哉。史克美周公之孫夫子舉而附周公
之後固其所也。於以上繼二南下冠諸國不溺於幽
亦不儕於清廟猗那似雅非雅使七月自成其爲雅
似頌非頌使商周自擅其爲頌微聖人孰能裁之
讀詩傳匪直明於詩旨兼可旁證它經如傳鴟鴞
則知金縢屋東爲遜魯而孔書致辟管叔之說矣
傳楚宮則知春秣成楚正爲內詞而三傳封衛之
說矣傳閼宮則知魯之郊禘自僖公始而明堂位
詩傳聞

卷三 魯詩引

二

成王賜天子禮樂之說矣此皆後儒所紛紛聚訟
千古莫浚者豈知詩傳已有明徵哉

魯詩鴟鴞東山篇

詩傳曰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
備之賦鴟鴞夫作詩貽王事見書金縢在公居東二
季臯人斯得之後後人不解書之居東爲何地遂誤
認爲詩之東征并二季三季而溺之向惟見茅廬門
集云東不詳地名意反而居魯時豐鎬而魯東古
者罷相則歸就封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兮津侯公
孫弘乞骸骨歸國其事可見也心竊疑之今觀詩傳
乃信鹿門所揣非妄矣孫於魯正狼跋所謂公孫碩

詩傳聞

卷三 魯詩鴟鴞東

三

庸亦卽金縢之所謂辟與春秣書孫齊同義或乃誤
居東爲東征者以書言臯人斯得詩言既取我子也
然斯得非伏辜之謂竹書紀二季奄人徐人及淮夷
入於郕以叛夫郕乃管叔之封流言而不知所起至
是斯得其主名耳三監爲武庚煽惑入其械中則固
爲所取矣公於是武庚欲危周室之情陳之於王
其注意全在次章若曰汝今可不及早修備乎不虞
此下民或有戢予侮者乎此卽小雅豈不日戒儉狁
孔棘語氣與孟子引詩改或爲莫者異解舊說謂我

予日能綢繆而今日庶可免侮則是啓王以怠玩冠
甚矣下文焉用多述公之爲此詩原非汲汲自明即
後二章自述勤劬亦第謂王室之不造而已績之未
就故其鳴若此於時王雖未設誚公而疑尚未釋逮
感風雷之變迎公公於是奉王命興師東征此大誚
所爲作也或疑大誚諸篇霖一字及管叔然曰天降
威知我國有疵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曰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於厥室此則情之見乎辭者又曰殷小

詩傳

卷三

山 魯詩鴟鴞東

四

腆誕設紀其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正詩之所謂
毀室侮予也按逸周書作雒解云師旅臨衛攻殷殷
大震濬降辟三叔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所征熊盈
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竹書成
王三季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遂伐奄
滅蒲姑四季王師伐淮夷遂入奄又季王在奄遷其
君於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此則東征之役斧斨破
鉞蓋歷三季而孟氏所謂伐奄三季討其君者此也
據當季情事編詩宜皆狼跋大鴟鴞次伐柯九段然

後次東山破斧今鴟鴞東山二篇乃列斧簡者以其
爲公所自作而他詩則周魯之人爲公而作也若孔
氏解我之弗辟爲致管叔之辟夫人方謂已不利而
輒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耳且公之東征也邦君御
事有艱大之疑尚諂諂化誘使其心了然數疑而後
誕以爾東征況因流言嚙味遽甘心同氣霖王命而
羽檄星馳播告四方悍營自用何異莽操其誣公亦
已甚哉

詩傳

卷三

山 魯詩鴟鴞東

魯詩鴆跋篇

易明夷之彖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甚矣彖傳之言似周公也由今觀公之事冲雖不若文箕之事暴厄亦未至於美里辱亦未至於囚奴顧當時流言沸王心懷疑不塗鬼車禍且不測斯亦多凶多懼之時矣管人謂爲箕子憂難於爲文王以其屬尊而最親尤爲紂所忌耳公內憑叔父之尊外總冢宰之任負斧戾而履乘石木秀風摧石峻潦湍不利之謫所從來

詩傳圖

不卷三

魯詩鴆跋

木

矣卽其精誠可以告先王而不能顯白之幼主且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遜而居東公所爲善用晦固卽柔順蒙難之家濠處明夷以艱貞者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公之心其天地乎豈與夫以自我之量挾非常之勳身危絲於勢過而不知太勢以安求者等哉赤舄几几可以觀公之正志焉其志正其明自不可息德音昭昭何瑕之有嚴勢谷云凡人處利害之變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卷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以几舄形容之此爲善觀聖者蓋

聖人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要以可信己卽亦可信人大雅美文王不墮厥問製假不瑕而魯人之美周公亦曰德音不瑕吁斯所謂聖聖同揆者歟

按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鴆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文中子云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肩天下之謫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寔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化漢乎漢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按此卽公孫碩膚之旨也

詩傳圖

不卷三

魯詩鴆跋

七

按埤雅云鴆善卜將遠逐愈必先側大以卜所向鴆之所向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故詩以美周公不失其聖恐詩意未必僉郝仲興云世稱顛連曰鴆俱允亂曰鴆籍播桑曰鴆戾放散曰鴆宕皆患難之比又云鴆行顧其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是也其云鴆性恹恹善還比公居東鹵歸則此時公尚未歸正在初遜魯之際其詩與九罭篇並

次鷗鶚東山後者以魯人所作不當先於公所自
作耳毛詩至編此於末簡舛矣

卷三 魯詩雅歌

八

魯詩九罭伐柯篇

按我觀之子似初見語然曰信處信宿曰震以公歸
則當在成王迎公時而非公初居東時也詩傳謂
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是也第此時
公居東已久東人於其衮衣習見而非創見何云是
以有以愚測之衮衣繡裳非指周公乃曰成王也成
王蓋嘗造魯國也金縢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此豈徒
托諸空言者觀王出郊云云二公命邦人起偃木蓋
因成王東遑故書詳二公之命如此不然何不以王
詩傳闕

卷三

魯詩九罭伐

九

命命之且王既已出郊豈其見反風永起仍改轅而
鹵則親逆之意亦荒矣夫公旦大聖方自期作周恭
先而何至偃然受王之迎已蓋古者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至方岳諸侯會之則爲宮於國外以見所謂避
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王卽不以是禮行
而公必以是禮接矣郊特性云祭之日王被衮冕龍
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則衮衣仍設日月當爲王服
此固非下國所常見者雖周禮固云公服自衮冕而
下如王之服然虞廷十二章所以象天之太皞周何

至輒改爲九章至以天子同於上公之服而僭禮升
降其龍以示別乎采菽之錫曰玄衮及黼黻之錫
曰玄衮赤舄未有直言衮衣者意天子之衮衣與凡
冕服之玄衣纁裳固自有別而先儒或未及詳攷耳
或謂王當持上公之服迎周公其說頗陋而解伐柯
者因之謂娶妻冕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周人偕以諷
王然觀王啓金縢執書以達卽穆卜霖庸而深悔弗
之弗及知公毅然出郊斷自宸衷有何踟躕何煩大
夫從臾序訟伐柯及九罏皆云刺朝廷不知誤矣竊
謂傳聞

宋三
柯
意伐柯作於王親逆後周人料公還朝不遠故慶季
若此匪斧不克匪媒不得想是周齊間成語蓋斯時
小腆鴟張奄徐蠢動所爲斷國之王斧而弼諧之良
媒者非公誰賴所以寓言於伐柯娶妻乎故夫九罏
之之子魯人子王也伐柯之之子周人子公也九罏
以魯人目公故曰我公破斧以周人目公故曰周公
大言自有賓主也若竹書紀年云王逆周文公於郊
遂伐殷則亦第據金縢王出郊之文而未悉王之實
造魯國朱傳釋伐柯上章比見公之難下章比見公

之易是特從私情起見而於公存我以厚蒼生之意
尚不如周人之知審矣

詩傳聞

宋三

柯
意伐柯作於王親逆後周人料公還朝不遠故慶季
若此匪斧不克匪媒不得想是周齊間成語蓋斯時
小腆鴟張奄徐蠢動所爲斷國之王斧而弼諧之良
媒者非公誰賴所以寓言於伐柯娶妻乎故夫九罏
之之子魯人子王也伐柯之之子周人子公也九罏
以魯人目公故曰我公破斧以周人目公故曰周公
大言自有賓主也若竹書紀年云王逆周文公於郊
遂伐殷則亦第據金縢王出郊之文而未悉王之實
造魯國朱傳釋伐柯上章比見公之難下章比見公

士

魯詩破斧篇

破斧與上篇伐柯皆周人所作而繫之魯者非魯燕所麗之猶甘棠之麗召南也東山之役三季而後克之不爲不久後儒猶妄意仁者有征無戰兵不血刃所云斧斨錡錡特軍中除道機蘇築壘炊爨所用非如弓矢干戈矛戟之爲其器也然此物至於破且缺焉則其無完器亦可知已非然東山滔滔豈其棄事而逍遙翺翔也者咎人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歪焉得久勞師若嫌公之一徂輒三齡

詩傳

卷三

魯詩破斧

十一

爲久暴師頓其於外彼未曙乎當日之情形耳周京僻在鹵隅文王有二亦惟鹵南諸州武王伐商止及朝謂朝謂以東薄海又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特僭流言以發難故據公使東太而畔謀已成及覲王迎公鹵歸而叛形遂著當時反者幾半天下雖有孟津八百牧野三千未易支也視向者羅如燬之虐甘心崩角就服者又一時也逸周書作維解云周公大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季乃作師旅臨衛攻般般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

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

俘維九邑俘般獻民遷於九畢成周之地然則周公此舉其撥亂而反之正鋤梗而化之馴鳩渙而使之萃功在四國豈不巨且博哉哀我人斯不必兼指四國蓋公當日所以撫循其士卒必有出於投醪挾纊絕少分甘之上者觀東山一詩於桑蠋之野處衡宇之淒其瓜栗之延蔓倉庚之睨羽行蟻居歎新嘉故雖凡征夫意想脈脈所到與其所未到囁嚅而未說出諸口者靡不種種代爲摹寫慰勞軫恤如是是固所以哀之矣矧當其在戎行乎故夫是皇是叱是迨者拯世之大義而孔將孔嘉孔休者行軍之大慈悅以便民民忘其勞周人所爲賦破斧也卽以答東山可也

詩傳

卷三

魯詩破斧

十一

魯詩楚宮篇

周室東遷戎寔爲之入春秋以來與隱公會潛盟唐儼然列壇坫之上傳以爲修舊好夫盟好卽諸夏不可恃况戎乎戎之種類非一此則其近魯而爲魯患并患齊患曹者莊公十八年嘗因其來侵而追之于濟西廿年齊桓伐之廿四年戎侵曹逐其君僖公已甚廿六年公伐戎戎與魯之構釁深已豈容忘備故卅一年築臺于郎于薛于泰或曰以戎故也戎在魯南界卽秦在西薛在東皆相屬于魯之南鄙三臺築

詩傳

卷三

魯詩楚宮篇

十四

乃可察戎人之出沒果爾則亦非僅爲遊觀地特築不以時且孔亟耳先年之築郿城諸防明年春之城小殺計未必不出此無何莊卽世閭遭難魯國寔恚恚焉戎能無生心于是僖公二年正月有楚丘之城今山東兗州曹縣東南五十里楚丘景山故址猶有存者先是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此地係魯之要害自僖公城之居然一都會矣傳春秋者皆以城楚丘爲齊桓封衛孰知僖公自城以備戎又孰知定中之詩乃魯頌而誤入于衛者

春秋以月繫時事成于月者書月其書春王正月

城楚丘志成也詩紀定中則板幹于是乎始樹傳曰

凡土功龍見建戌之月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建亥之月

而裁日至而畢楚丘之役殆有當焉且其表日以正

方植材以儲用戴星而勸相考牧以班物不務虛文

而務寔政不規近放而規遠圖可不謂寔且淵乎善

乎史克之推及于秉心也夫城者國家之藩衛百姓

之保聚雖無寇警必于農隙繕葺以備不虞穀梁謂

凡書城皆志譏謬耳楚丘之城自似昔無而今造當

詩傳

卷三

魯詩楚宮篇

十五

有郭櫓櫓之制井幹堆堞之觀必且險其走集明

其伍候慎其扞禦而詩皆不之及第舉作宮作室蓋

古者官方觀民必有行館固不必顯然以備戎爲名

而備戎在其中矣僖公誠得保境却敵之要者其後襄公

卅一年薨于楚宮卽此蓋或巡遊而遂卽安焉傳不

知其爲楚丘之宮妄意襄公歸自朝楚做其制而爲

之乃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官托之謬誤之言以爲

驗誣矣

春秋一則

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公二年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欲滅之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殺梁傅楚丘者衛邑也其城何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按楚丘之役三傳皆以為封衛然曷為書以內詞宋林堯叟曰以魯詞書之不以封衛累齊桓公也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近世王芳麓輯傳云城楚丘

詩傳

卷三

魯詩楚宮篇

七

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耳王肅齊姜鳳阿則又有取于孫氏會檀諸侯城楚丘之說似已綜其實不然夫經詞固有蒙上文者必其事之相連也今僖元年八月書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下書九月公敗邾師于榿下又書冬十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至二年正月始書城楚丘事既不倫義亦不貫有此遷接語脉否其曰桓城而獨書魯是魯可

代齊受功也其曰不以封衛累齊桓公是魯可代

齊受過也皆曲說也然則楚丘者何魯之楚丘也

何以證之以詩傳證之詩傳魯有楚宮篇云僖公

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按此卽毛詩定

之方中向乃誤入于衛者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曹

縣東南五十里有楚丘然有景山明乎其為魯地

而一統志云衛文公徙居楚丘測曰景于此則正

因緣于定中之詩耳又據輿地廣記曹楚丘二邑

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所遷縣有景山景岡乃後

詩傳

卷三

魯詩楚宮篇

七

人附會名之括地志拱州之景山乃商之景亳在開封府歸德府境非衛南之景山觀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則楚丘固非一處竊意衛未嘗無楚丘而齊桓原無封衛之事何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傳所並侈為伯績也然經于救邢則書邢遷夷儀則書城邢則書獨于衛無聞焉乃以城楚丘為封衛又以不言城衛為衛未遷則楚丘既城之後何不繼之曰衛遷于楚丘乎且春秋于諸侯遷國鮮有不書者惟文十三年邾文公遷繹成

六年晉景公遷新田以自遷故不書楚遷而

書者暫也至如許爲楚逼故靈公遷葉則書

悼公遷夷則書昭九年遷白羽則又書昭十年許男斯

遷容城則又書定四年蔡遷于州來則亦書哀二年卽

如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則書夫遷帝

丘書而遷楚丘獨不足書乎亦可證此之楚丘本

非衛地而魯自城其地如城郎城向城防城武城

之類云耳先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玩經文語意夫亦魯人之授

詩傳

卷三

魯詩楚宮篇

大

節語姦實有所缺而戎繫魯肘腋之患前者會潛

盟唐不一而足楚丘乃其要地故僖公城之以修

備歟此一證也若夫衛則何封之有左氏云弗地

口入公羊云入者得而不居入不言圍滅不言入

皆舉重也經但書狄入衛載馳之詩亦稱歸唁衛

侯可見衛原未滅第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

完繕而暫處漕邑以避狄鋒齊侯乘其困以市恩

甲士之戍乘馬魚軒之歸則有之及狄退衛仍還

舊都耳夫衛未嘗滅齊未嘗封而三傳誤以爲封

衛猶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本是魯邑而左氏誤

以爲爲管仲夫齊桓則嘗城穀而寘管仲矣彼是

濟北之穀城此是曲阜西北之小穀城穀則齊城

之而小穀則魯自城之安得強爲附合耶是故知

定中之爲魯詩益知城楚丘之爲內詞春秋正月

志工完之候詩定中紀板幹之期所謂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耳其後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疑

卽此而左氏以襄公朝楚歸而作是宮穆叔曰君

欲楚也夫蓋或因其舊而改作之故春秋不書此

詩傳

卷三

魯詩楚宮篇

九

又一證也然則衛無楚丘與左傳僖十二年春諸

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其事不見于經豈以

所城者郭與城杞城緣陵城成周不類故略之而

三傳所言封衛其訛或原于此

魯詩駟篇

僖公其善修馬政者邪楚宮畧舉其牝此詩歷數其壯頌剏壯而歸之思無疆亦猶侈駟牝而歸之秉心塞淵其義同也林外曰剏鄭箋云必牧於剏野者避民居與剏田是已孔疏云周禮邦國六閑馬四種有皂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故章各言其一晉言皂馬朝祀所乘故曰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次言戎馬齊力尙強故曰逐逐見其有力也三言田馬田獵齊足尙疾故曰緝緝見其善走也卒言駕馬主給雜使

詩傳

卷三

魯詩駟

千

魯詩泮水篇

舊說以泮宮爲學名相沿已久戴仲培起而排之謂用修復申其說謂魯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泮宮者泮水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也若以泮水爲半於辟雍之水將泮林亦爲半林乎即使魯學在水旁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旁乎其辨哲已難然禮記諸篇亦曷嘗以泮宮爲學耶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左大學在郊天子曰

詩傳

卷三

魯詩泮水篇

王

之言非禮記諸篇之言也戴氏既知泮宮之非魯學而第謂僖公因水以名宮擬之楚渚宮晉虎祁則非其倫矣抑知泮宮之爲太廟乎今觀詩傳云僖公獻捷於太廟史克頌之賦泮水夫不曰獻捷於泮宮而曰獻捷於太廟可見泮宮卽太廟中之宮而此時或僅一修政魯人遂張大其事以爲作耳故夫從公于邁者凱旋也其音昭昭者捷音也在泮飲酒者在廟飲至也在泮獻馘獻囚獻功者在廟獻俘也左傳云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烈祖

詩傳聞

卷三 魯詩泮水篇 三

之主在廟故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而先之以屈群醜繼之以服淮夷雖淮夷之克不見於麟經然考僖公通率於齊桓會盟侵伐無役不從安知淮夷不小小屈服而魯人輒自誇其伐因以告廟策勳乎然春秋釋不書作泮宮何也或謂春秋興作每役必書豈有泮宮如此關係興作如此宏遠而聖人顧制之遂疑頌爲溢美而實無其事此又非也夫魯之興作春秋沒而不書者多矣如莊二十三四季丹桓宮楹則書刻桓宮楹則書成三季新宮災則書哀三季桓宮

僖宮災則書而前此作桓宮作僖宮作新宮固未嘗書以群公之宮皆有作不必書也隱五年書考仲子之宮成六年書太武宮定元年書太煬宮者以是爲禮之變故特書之也若夫泮宮與闕宮已統在太廟內可勝書乎何以知闕宮亦爲太廟春秋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此卽始用郊禘之率而史克所爲賦闕宮者獻捷有頌始用郊禘有頌春秋所略魯頌詳之抑亦可互見矣夫

按王制云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詩傳聞

卷三 魯詩泮水篇 三

奠於學今獻馘獻囚在泮則泮宮似未必非學矣又按明堂位云魯太廟天子之昭堂也蓋言其制相倣而蔡邕月令論謂明堂者天子太廟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生者采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宗祀之清則曰清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故曰異名而同事此論雖見駁於先儒然亦或有所襲則所謂受

成釋奠於學者無過卽於廟中乎

按楊用修有云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譽頌之文則信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也考之春秋所書則信公齊襄衛靈之流耳烏得爲賢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國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嬀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朝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系中大車不作於魯

詩傳闡

卷三

魯詩泮水篇

詩傳闡

卷三

魯詩有駟

主

魯詩有駟篇
魯詩之有駟其枉風雅之間乎何遽擬諸頌哉有牟有穀斯固其所爲頌耳其以有駟起興輔氏意爲來燕者所乘之馬似也風板枉公蓋恪恪以勤其官而因舉迫暇之觴也若止是飲燕則未有言風板者蓋彤弓之饗右不過一朝湛露之載考不過卜板卽樂記云終日飲酒而百拜亦未聞自風至板也如行露之豈不風板則晦昧未辨益非燕飲時矣小正曰三事大夫莫肯風板故知風板枉公爲勤於公家之

而嗣與有駟猶以爲頌吾誰欺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譎而非以爲美也愚按信公雖未純乎道然春秋所書尚有可商魯頌雖不無溢美然以臣子祝臚其君出於忠愛之意亦未失爲思無邪也

務云翕卽明明亦不專指蕢桂山轡氏云古明君賢臣未嘗一日忘治如唐太宗丹霄之燕相與辨論者非治遯乎此亦近是毛傳以鷺爲典潔白之士蓋取周頌鹵雛振鷺之意終不如鷺羽之說爲長蓋鷺之翔集必齊而後下每至水面數尺低徊少盤其勢與飛皆徑起特具故於醉言舞曰鷺下於醉言歸曰鷺飛也言舞以樂成之言歸以禮節之嚴而秦和而節所以爲樂也是詩先闕宮當在僖公八年按春秋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六月雨穀梁以爲僖之勤雨閔雨喜雨爲有志乎民也然則詩人所歲有意在斯歟豐年之慶應福孔皆彼以春秋書有年爲記異則何說矣夫歲必有有之爲歲計而穀之有有之爲子孫計賦有騷者其猶抱豐芑之深謀哉大學曰樂其樂而利其利贊其贊而親其親史克見及此矣

詩傳闕

卷三

魯詩有年

主

詩經官篇

禮運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湯也魯之郊非禮也然莫詳其所自始祭統廟堂位修禘成王之賜則楊用修氏辨之甚晰其所引呂氏春秋云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夫曰往報則許不許未可知之詞也乃竹書紀年謂言使史角諭止之矣惠公以下歷數世猶遵天王之諭未敢擅用用之自僖公八年始史克所爲作頌以夸之也夷考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卽是季七月而先是

詩傳闕

卷三

魯詩閔官篇 二十七

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則又附於三季喪畢之祭而行之太蚤與此禘有別乃其書禘不書郊者何禘則因致夫人書而郊則魯史初猶有所顧忌聖人亦不得而增之其後書郊者凡九或以下之不吉書或以非時書或以牛傷書胡氏所謂不書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有不勝書者故因失禮之中又有失焉則書於策是也相沿至哀公時尚未剛郊之說故其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夫子對以冬至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

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然則魯雖僭而猶大故
全借魯史諱之亦略之終春秋之世不書門郊亦釋
不復書用禘若見爲常事云爾聖人又安得迴其始
用之率而追書之乎然書禘于太廟僭端見矣且魯
非獨郊不成其爲郊卽禘亦不成其爲禘他日於或
人問禘而委之不知非如獻六羽則實六羽稅畝則
實稅畝確然可據其初而書也逮其後孟獻子曰正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則將弭與冬至之郊僭擬
之而明堂佐亦言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十有二
詩傳刪

卷三 魯詩閔宮篇 三八

雖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於龍旂承祀之
儀又有加焉世儒詆爲妄作不知此正魯末造僭郊
之實錄而詭託之成王賜耳微詩傳述著其始故夫
闕宮之頌頌禘亦頌郊也不徒曰泰山巖巖而曰至
于海邦云云者卽頌三望也觀春秋三十一季書
卜郊不從免牲猶三望則知前此之望亦已久矣
按魯祖文王卽邇之任姒亦足而上及於姜嫄蓋
隱然爲後章壽母令妻張本所以爲夸且僭也或
謂僖公大姜姬廟者誤朱子但以爲僖公所修之

廟則其日作亦夸詞耳然曰新廟奕奕又似非仍
舊貫者愚疑僖公自大廟預爲後日烝嘗地蓋古
者國君卽位爲禘况廟貌乎後世漢文之顧成亦
生前所大賈誼云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是也意
文帝或有所做非徒以意爲之者耶夫詩明言新
廟爲奚斯所作而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王
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莽亦
甚矣狙狴之松體裁倣殷武卒章

按竹書紀成王十三季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

詩傳刪

卷三 魯詩閔宮篇 三九

夫周公以成王二十一季薨以二十二季葬何得
先其未薨而輒廟禘乎十三季當是二十三季錯
簡蓋喪畢而用吉禘猶之康王三季吉禘于先王
也春秋閔二季吉禘莊公倣此竊意此禘不獨魯
用之左傳襄十季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又
云襄十季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則闕宮所用之禘
矣

又按孟子許行章引戎狄是膺二句冠之以魯頌
曰蓋孔子雖不與其爲頌而史克固自以爲頌矣

則姑仍其名云爾魯頌諸詩有似風者有似雅者亦有似商頌者聖人舉而繫之賜賜諸篇後亦未嘗斷然目爲風也程大昌氏謂詩本無所謂國風未免太泥若魯詩則誠不可樂名曰風其賜賜東山二詩亦徑似雅

附春秋一則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秋七月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詩傳闕

卷三 魯詩閟宮篇 三

按左氏以致哀姜爲非禮是矣但此之夫人則斷非哀姜也哀姜淫惡義與廟絕見殺于齊桓至是且九年何爲具復致或云僖公遲疑其禮久之而後致此以附會左氏亦可然致則何不稱謚何不稱小君而稱夫人穀梁以爲成風其說與劉向同而孫明復從之蓋成風爲妾母初卒未經廟見故於是禘廟而因以致之爲後日稱廟張本其稱致夫人猶後世之上尊號也然則成風佐號已素定於生前所謂母以子貴故春秋異日薨之 文四 于

其葬也而小君之不誣耳 文五 若彼哀姜者何以致爲漢人於既廟食之呂雉猶不難以養烈之而配薄太后於高廟曾謂魯人之見顧不及此乎益知左氏之多訛也已

按孫明復謂姜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子友卓去病曰禮可以義起不可樂以嫡妾論哀姜既不祔廟則父無配姑無祔矣可乎藉令莊公未娶卽遭不遘而僖公既以次大爲魯君則成風將終不得爲夫人乎僖公止有一母國人

詩傳闕

卷三 魯詩閟宮篇 三

止是一尊是時書夫人舍成風何人哉或謂此僖公妻姜氏卽後之會齊侯於陽穀者非也夫納幣逆女不見於經連言廟見無此史法今據卓氏之論確已乃愚讀公羊傳註更有疑焉僖二十二年西宮災何休注云僖公爲齊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此言似非鑿空則竊意夫人卽聲姜而前此不書納幣逆女者以原非正配也趙子常疑聲姜是僖爲公子時所娶故婚禮不見於經今觀何休以齊媵爲嫡之

詩傳圖

卷三

魯詩閨宮篇

三十二

說或僖公先是所娶元妃已卒於未為君之日聲姜乃其繼室如惠公之聲子或僖公未有他嬖先畜嬖御聲姜初如莊公之孟任或聲姜與楚女本俱勝妾而後之升墜異或僖為公子時已娶楚女及卽位後見齊於齊不敢正其夫人之號又不欲遽以聲姜為嫡故遷延至是而後致歟蓋自屈完受盟齊已帖楚一棲固莫能兩雄矣春秋時諸侯以妾為妻者比比齊桓特為申此禁然伯者假之且不能自守其禁縱未嘗稱魯安能使魯之不犯哉禘而致者昔未廟見今乃廟見也其後哀公欲大公子荆之母為夫人宗人覺夏對無其禮蓋不欲引僖之禘致也齊亦止言其大槩若昭公則娶吳矣襄定哀之元妃經亦不著其何氏安在所娶之盡齊姜則安必聲姜之為正妻也者故以致夫人屬聲姜似為得解范守已氏亦意致夫人之為聲姜矣第謂娶合禮故春秋不書書其三月廟見聲姜之房禮者則猶之膚說而已

詩傳圖

卷三

魯詩閨宮篇

三十三

或問以上二解一是必有一非夫人定當誰屬予再四思之二說皆是也何以證之以閨宮之詩證之詩傳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閨宮夫此正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季也今觀閨宮之八章云令妻壽母以妻與母疊稱當時婦姑必同與廟祭兼致崇號春秋若止書用致夫人風氏則遺其婦若止書用致夫人姜氏則遺其姑若併書用致夫人風氏姜氏則並妻於母尤覺不倫況成風及聲姜前此素未嘗為夫人安得遽稱夫人某氏若書致某氏為夫人則某氏之上又無書母書妾之法故弟禦之曰用致夫人初若不知為誰氏也者則詞固有所難悉也於是益知春秋書法之精融而彼或以不書風氏為貶或以不書姜氏謂所譏不在齊女者皆未深究其義焉耳然則致夫人禮歟曰其致成風不失為母以子貴所謂禮可義起變之正也其致聲姜以勝于中宮之佐則斷非禮也一言而曲直交寓孰謂春秋可以例測哉

詩傳關卷之四目錄

邶有邶鄘衛三國詩辨

邶詩引

柏舟

雄雉

匏有苦葉

北門

東分

北風

谷風

凱風

靜女

詩傳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

公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愛王室賦

柏舟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

詩傳關

卷四

詩傳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詩傳管未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詩傳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詩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分

詩傳邶風危亂人去之賦北風

詩傳良婦棄于夫賦谷風

詩傳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詩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邶鄘衛三國詩辨

說者以邶鄘之詩皆爲衛作據今詩編次則淄澠混
般雖使易牙嘗之未能辨也但風旣列爲三其詩何
得盡屬之衛或曰聖人存邶鄘不與衛之滅國也夫
使邶鄘本彙詩聖人割取衛詩數篇強廁其間以爲
是足存亡繼絕其誰信之且邶鄘亦非滅於衛也其
初武王以封三監三監叛成王討而滅之成王滅之
而仲尼於數百季後偕他詩以存之不經亦甚矣總
因三國多錯簡遂滋後儒疑義今試畧舉其槩如緣

詩傳關

卷四

邶鄘衛三國

一

永蕤蕤等篇明是莊姜之詩何以繫之邶偕老鵲奔
等篇明是刺宣姜及子頑之詩何以繫之鄘若以爲
采詩者本其所作之地則一莊姜也何以自賦綠衣
則於邶國人賦碩人則又於衛且泉水作於他邦載
馳作於許國何以繫之邶鄘也若云其詩皆爲衛作
而爲衛國之所傳則何以不附之衛式微旄丘旣云
作於衛衛矣何以其詩又屬之邶且定中何以在載
馳奔淇與何以在載馳後編詩者不應倒置若此其
爲錯簡竊疑若詩傳以邶還邶以鄘還鄘以衛還衛

不亦明白直遂哉朱子又疑衛不知何時併得邶鄘之地夫康誥酒誥梓材皆所以命康叔者曰以殷民世享曰明大命於妹邦曰王啓監厥亂爲民益康叔受封在武王初季其益地誓伯則成王六季也邶鄘故地半以益封康叔半以封微子詩作於商周初造故次魯而先衛衛猶有商周之詩焉且於邶鄘相屬又均爲文昭故先於王次第較然若如後儒說詩則自邶風以蒔十二國其爲變風等耳竊寧以黍離繼二南顧反紂斥邶鄘衛下哉

詩傳闡

卷四 邶鄘衛三國

二

邶鄘引

邶鄘之次二南先儒求其說而不得今觀詩傳則原屬之三監乃知管人編詩次第亦自有故特未經尼父釐正其序尚缺魯耳然而邶鄘何以屬三監按詩史全編云初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先君其伐之矣盍猶行先君之志乎太公周公曰若諸侯何乃會諸侯於盟津既定殷封武庚爲殷公以據殷餘民王謂管叔曰抒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鮮爲邶侯蔡叔處爲鄘侯康叔封爲衛侯使監殷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先王之正商也非利之也茲殷其若德盍復王乎周公不可管叔遂與蔡叔霍叔流言於國其後三叔以武庚叛康叔諫不聽及周公東征三叔與王師夾攻破四國成王嘉康叔功益以邶鄘之地然則管霍乃二叔采邑其封於邶鄘猶周公之封魯召公之封燕也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必管叔爲之內主也邶鄘與衛壤相接事相連時相屬故其詩在離合之間周書作雒既多廣

詩傳闡

卷四 邶鄘

三

筆鄭譜又考之不詳猥云成王既黜殷命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已屬影響又云後世子孫稍辨彼二國混而名之則妄臆耳或又疑衛一而已而有邯鄲衛之分當自其聲異邯鄲雖滅而音存音非衛所能亂故別於衛此尤彙稽之曲說也

又按管蔡霍所謂三監也邯鄲有風蔡何獸彙風蓋三監本同歸於畔詩列邯鄲則蔡叔已在其中矣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爲卿士雖命諸王而

詩傳

卷四 邯鄲

四

邦之以其國小而遠采風者未之及耶或者謂孔子刪詩得其鄉聲則存不識其聲則如狸首翹車皆不存夫聖人聲入心通有何不識若滕薛邾莒尤孔子隣近之邦鄉音可通者何彙一詩見錄也則諸國或本彙詩或雖有詩而不必存也

邯詩栢舟篇

序以栢舟爲仁人不遇而作而又實其爲衛頃公時不過以頃公德衰不監諸侯耳朱子以爲婦人詩引列女傳爲證列女傳云衛宣公夫人齊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夙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季喪喪畢弟太請曰衛小國不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栢舟自誓按宣姜之不淑甚矣向豈目淫爲貞乎或因是疑衛有兩宣姜姜何不聞有兩宣公

詩傳

卷四 邯詩栢舟篇

五

乎原向作傳之意特因蕤尾垂涎輯閨範以示諷諭取其通俗易曉故其書麗而彙擇泛而未核何得繁引以釋詩且安知所謂宣姜者非卽共姜之訛也馬端臨氏曰劉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此正合序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獻不可信乎彼固謂朱子援傳摘序爲未當而庸知序亦非古哉夫邯風所咏卽邯事耳管叔本意不欲伐紂盡遜而爲吳泰伯既已封爲邯侯受監殷之重

托乃包藏禍心忍爲戎晉挾其長以鼓羣弟糾非類
非族之奄徐淮夾煽亡燼恭問王室先儒金吉甫謂
三叔武庚之畔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
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至於奄之叛意不過
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
子其意又在於得魯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自秦漢
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
熒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
由斯以觀當時事勢亦孔棘矣使康叔稍有二心左

諸傳

詩柏舟篇

本

足一搖東土非周有也匪石匪席其秉志亦堅矣哉
孔子不輕以仁許人而仁栢舟執志之不可奪亦猶
仁三般意也三仁自靖自獻於商先王康叔自靖自
獻於周先王其志同也左傳衛公叔文子曰太姒之
子惟周公康叔爲和睦蓋其愛王室有同心如此爰
詩既作於康叔何不以冠衛風曰詩固康叔之詩
其事則爲流言而作與雄雉飽苦之諷諫相類所以
繫之邶而上承平魯且異日者康叔與王師夾攻破
四國成王益以邶鄘之地則邶地卽衛地也邶風晉

康叔誰曰不室

諸傳

詩柏舟篇

七

即詩雄雉勉有苦葉篇

序於二詩皆以爲刺衛宣公淫亂不知其爲管叔而
伯也管叔之叛或者謂其欲紀小腆之叙則疑忠於
商欲成服事之志則疑孝於文考此始不然彼見夫
周公以弟而居內已以兄而居外主幼時艱或者周
之天下周公可以取之而已不得與故倡爲流言以
撼周公而間王室此正起於一念之伎求雄雉詩人
知之故以不伎不求爲諫其先取興於雄雉者蓋雉
交有時別有倫如壘護彊飛不越分域今狡焉思逞

詩傳聞

不審即詩雄雉勉有苦葉篇

必且一往而墮能如雄雉飛鳴自得乎詩人觸緒而
喻以爲進諫之端曷云能來猶云見師之出而不見
其入也當時叛人之黨非一故末章呼百翕君子而
正告之亦不設直斥其君耳勉有苦葉則全是隱諷
矣蓋管叔此舉所謂不度德不量力不審時勢棄親
即仇匪人是比與冒險求涉非偶妄從者相類詩人
諱之故爲此隱語以相諷通篇意似不屬而聯絡如
貫珠皆言淺涉次章即接以濟盈次言雉鳴三章即
接以鳴雁而未章舟子仍歸利涉須友仍是擇偶道

光未泮語亦於濟涉掩映有情且舟則不需勉矣猶
然慎重如此彼鷹揚者可苟焉已哉迴合縱橫隱隱
通望以待聞者自喻其如管叔之不悟何於是苦之
者賦北門去之者賦北風矣

附集弱侯云奠雁古禮也詩云雖雖鳴鴈旭日始
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
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
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
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

詩傳聞

不審即詩雄雉勉有苦葉篇

本

用大夫之贊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鴈取其
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之不
再偶可謂祥乎禮冠三加幘頭服公服革帶納鞶
執笏與此同義

臨詩北門東兮北風篇

管叔之畔也雄雉諫之匏苦諷之北門非諫非諷特
自述其憂貧任勞之意而卒歸之天其諸怨而不怒
者歟夫管叔啟商基間王室尙何王事之與有則當
昔尊武庚爲殷王小腆紀序而仕者亦遂從其尊榆
也其所苦正在此豈直爲終宴且貧室人交謫長懷
戚戚哉觀其語意亦非樂於從叛蓋遜言以避咎亦
殆將隱耳若使王事爲王朝之事正宜以靡盬戮力
肩之公禽忘私何暇顧室人摧譴至東兮之心乎王

詩傳闡

卷中

詩北門東

十

室則周室也盛誇其伎倆及賜飫之隆寵而終不易
其榛苓之思亦唐人所詠凝碧池頭奏管絃意也鎬
都而而即往東故曰函方美人詩傳所云邨之伶東
蓋伶人以東爲職亦猶國語所云伶簫詠鹿鳴之三
業在簫也鄭漆洧乘簡漢書作秉管愚意東旣與簡
通亦卽是管詩人以此爲執籥秉翟之發端耳東非
伶人名也先儒因毛詩北門北風相屬故曰北門之
處困爲忠臣殉國北風之去亂爲智士遠害不知其
中尙有東兮焉夫東兮詩人涸跡俳優依隱玩世斯

可不謂智而且忠者哉蓋至邨風危亂邨人相率而
去邨事益可知矣叛人之黨如奄徐淮夷葷寔繁有
徒似狐羣而烏合故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賈誼所
謂逢時不祥者也其詞危迫已甚易所云明夷之飛
將垂其翼矣合三詩而觀職司有閒允見幾有蚤基
要之皆不失爲義士而管叔舉事一不當至使國人
不安其位如此序於北門曰刺仕不得志於東兮曰
刺不用賢於北風曰刺虐皆影說也

詩傳闡

卷中

詩北門東

十一

邸詩谷風篇

逢道有区夫婦居一焉孔子繫易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乂也故咸而受之以恒戴記有七出之條而又有三不出之例其一謂先貧後富者谷風之豎婦未知何以見棄今觀其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管育恐育鞠及俞顛覆則其食貧操作艱阻亦既備嘗矣曰宴俞新昏如兄如弟曰宴俞新昏不我屑以曰既生既育比于毒曰宴俞新昏以我御窮此所謂富易妻者邪夫貧則使舊婦拮据謀之富則與新人宴

詩傳

卷四

邸詩谷風

十一

安享之以新間舊而弭逐其舊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堪此此谷風所爲賦也詩非必棄婦自作特詩人摹寫其情形而夫之涼德自見篇中未嘗有一指斥語所謂可以怨者是邪谷風陰雨或哭終風暄暄其陰佯解以喻夫之盛怒無休然俞雅東風謂之谷風是風之厚者樂記云周旋象風雨蓋谷風習習陰雨繼之氣機相感有唱隨之義故遂承之云黽勉同心謂當如風雨之相應和耳范子計然亦曰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陰陽交通萬物

成矣然則毛傳之說未可非也有洗有滌正與昔草不宐有怒相應悼今追管詞意終讀之凄然增伉儷之重是詩之爲教也

詩傳

卷四

邸詩谷風

十一

邶詩凱風篇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乘柔而治其壞當與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仲已陽剛之選遽然矯拂則傷恩滋大此凱風之自訟蓋寓幾諫之義所以不失爲孝也序謂美孝子則舛矣夫小弁之怨凱風之不怨孟子皆以爲仁小弁爲鄰大夫問之而作固已凱風或孝子自佯以諷或詩人代七子以諷然總之爲孝子言若藉親過以自鳴其美安在爲孝縱七子可美美在言外不在言內也或泥序美孝子之詩傳聞

卷四 邶詩凱風 十

說謂凱風棘心皆諷其母之微辭物通淫曰風棘之言急也棘性晚發炎風至而始生心非復楓天昔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善諷諭也棘叢生爲籬中亦而外多刺比七子衛護一母也子雖棄用亦足供薪水豈其悅母不如黃鳥若然是言言暗刺燕論七子自佯不應乃僞卽代爲之言者豈欲褒其子而反刺其母以傷孝子之意詩之爲教諒不如是也慶源輔氏云韓退之羨里操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甚合此詩之意得

其解矣

按白虎通云南風至棘造寔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寔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寔又欲其應後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

王雱云云睨睨黃鳥之色二字從目知其爲色也郝仲興亦云猶熠燿也大東睨彼牽牛檀弓等而睨皆明也字從目朱謂鳥聲誤

詩傳聞

卷四

邶詩凱風

五

邶詩靜女篇

此詩毛鄭言衛國有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其德可以配人君歐陽氏非之謂彤管若是王宮女史之管靜女從何得以貽人使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貽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說固近是乃徑指爲男女淫奔之詩則謬矣胡休仲云據毛鄭所云其女曰貞靜彤管爲女史之古法洵稱賢妃矣俟我城隅乃爲自防之淡可乎張呂二氏又以爲後宮南北幽邃之處益屬揣摩至愛而不見說憐女美美人之貽又

詩傳聞

卷四

邶詩靜女篇

上

何妮近也思賢妃者可如此措語否竊意衛有賢而隱于田野者其國人相慕悅之如騷人以美人比君子乎此說尤近是今觀詩傳謂時不尚德邶人陳古以風之則通篇皆寓言不必實有其人蓋俟我城隅卽易所稱女子貞字有待而行也愛說文作優方言作夔字書作𠂔皆蔽而不見之意搔首摘髮而因以爲飾者詩意謂有女如此不使之進見于君徒令其踟躕野外所謂不尚德也周禮女史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功書內令后妃羣妾以禮御于

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而進退之事森大小

記以成法彤管之爲用大矣以此貽我其扶助德美爲何如哉悅憐女美有企慕想望意森如其不見何耳且彤管之貽縱未可驟得若其自投歸美亦自覺美且異蓋美人所貽森非美者此正尚德之極思也如張橫渠之說真若有夫人贈君以彤管而君又答以美以供豆實抑何滯歟且蒹葭用美何須君贈又附會鄭氏以美爲艸木根芽益屬不倫矣皆緣不知詩人寓言之旨故也然讀此詩亦可見商俗靡靡餘

詩傳聞

卷四

邶詩靜女篇

下

風未殄故其詩有似男女相贈遺之語森怪繹者以爲淫奔期會爾

詩傳闡卷之五目錄

鄘

鄘詩引

牆有茨

相鼠

伯兮

考槃

木瓜

芄蘭

有狐

氓

詩傳三木葦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詩傳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詩傳三木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

兮

詩傳

卷五目

一

詩傳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邈世

而無悶矣

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詩傳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詩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

焉

詩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刺之賦氓

鄘詩牆有茨篇

詩固多美刺其刺詩森如衛宣姜魯文姜之的然可據者然仲尼刪詩不過存其數篇足矣宣姜之惡既存新臺乘舟偕老鴉奔諸篇矣牆有茨不亦贅乎詩傳繫之鄘其旨謂風三叔之葦周公也按周公作常棣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左傳叔孫豹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樊惠王貽樂問書曰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揜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證鄰家未爲通計也三叔交葦周公正所謂蕭牆之釁

詩傳

卷五

鄘詩牆有茨一

故書大誥曰艱大民不靜亦惟狂王宮邦君室詩人以牆有茨發端意益如此有茨偕作有疵大誥亦曰知我國有疵想當時三叔造爲流言其謀頗洩而國人不與與之則爲唐詩之場之水不與則爲鄘詩之牆有茨而已

鄘詩相鼠篇

序以此詩爲刺無禮是已又衍之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佞承先君之化無禮儀所謂先君蓋指宣惠懿諸君也既云文公能正其羣臣何以尙染先君之餘化若在佞者未能變無禮爲有禮安在羣臣之克正若云正者刺不正者亦何待文公之世而後能甚矣序說之陋猶其序蝮蝥也白虎通曰爲妻諫夫之詩語意殊不類詩傳曰未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處者霍叔名也詩之爲教主於微婉卽刺詩亦

詩傳聞

不卷五

鄘詩相鼠

二

鮮有若是佞者惡惡之嚴其先巷伯而嗚乎處與鼠同音似非無意而佞然泛言人之無儀無止無禮則亦不徑指未也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或者以相鼠爲拱鼠第相鼠不過喻相人耳鼠以皮爲儀以齒爲止以四肢爲履以鼠之有與人之無明其鼠且不若也記云禮之在佞人如竹筭之有鈞如松柏之有心徐幹中論云昔晉惠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卻單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園以大明昭亂違罷以既醉保祿萑霄以鴉奔喪家子展以婢

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去必聲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綸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佞聲氣可絕精神可憂俯仰可宗揖讓可資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其言曙乎得失之林足備此詩詮注矣若夫賦相鼠而不知如汜祭之齊慶封者聚族殲旃不亦宜乎

詩傳聞

不卷五

鄘詩相鼠

三

鄘詩伯兮篇

上詩此篇係之衛鄭箋因爲王前驅一語疑爲春秋魯桓五年蔡衛陳從桓王伐鄭之役朱子謂詩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其非此行明矣孔疏又云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役之久蓋自初至周而我首已如飛蓬矣意亦近似不知此固鄘詩也詩傳曰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按紂城朝歌以北謂之邯鄲謂之鄘東謂之衛則衛正在鄘東其所號爲王者誰武庚是已詩史前編謂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周公歸自東三叔懼乃尊武庚爲殷王遂率蔡霍及奄君淮夷畔王命今觀周書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序當時必實有稱王之事矣以邦桀而爲之執父惜也川違其才耳其伐衛者何蓋三叔夾煽亡燼慈間王室康叔秉匪石匪席之志從中鯁之彼思不得志于衛則無以得志于周故以衛爲兵質此役本非義舉賦伯兮者賢明婦人也無乃逆知其必敗而思之至于疾首癡心乎末章焉得諼草孔疏云諼訓爲忘

詩傳

卷五

鄘詩伯兮篇

四

詩傳

卷五

鄘詩伯兮篇

五

諼草名蓋即考槃永矢勿諼淇澳終不可諼之諼詩人欲暫忘其思而不可得設言冀得善忘之草而植之陸士衡詩云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亦是義也世豈真有此物哉說者因諼與萱同音遂命萱爲忘憂草其示訛蓋已久矣

按詩第言諼草而後人附會爲萱草故說文云意令人忘憂草也引此詩焉得意草又作護及萱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博物志因以爲中藥之例崔豹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皆因解詩者之言而廣之耳徐勉萱賦云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于炎辰旣耀色以祛瘵亦含香而可珍同菱荷于關暑及蟬露乎首旻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華而不艷雅而不質蓋卉物中自有所謂萱草者一名鹿葱又一名宜男大同小異風土記云姬婦佩之必生男俗謂母爲萱堂殆是義乎與詩樹背之意無涉

詩木瓜篇

序以木瓜爲美齊桓公劉氏曰果如序說則桓公再造之恩僅比于艸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遽自擬以重寶尚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明矣夫齊桓之未嘗救衛遷衛封衛余於楚宮篇詳之已詳特甲士之戍車馬器服之歸或有如傳所云者此所謂霸者之澤如桔槔耳齊人固不宜侈然德色衛文乘五子之亂輒伐其喪則負恩殊甚矣故或者又謂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然語意不類詩傳以諸傳聞

八卷五 鄭詩木瓜篇 七

爲朋友相贈孔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說在孔叢子可證蓋朋友先施尼父尚曰未能可見所難在施不在報矣投瓜報瓊第期永好好而要之永又何至有凶終隙末之患哉木瓜之誼微而谷風之怨作卽報且難言之矣此道如土甚則有德以怨報者厚哉木瓜之爲訓奈何輒以淫詞目乎又按左傳昭二季晉韓宣子聘於衛衛侯高之北宮文子賦淇與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如其爲男女贈答之詞宣子必不誦於衛

按鄭端簡古言云木瓜木桃木李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猶云土飯也此解似勝

詩木瓜篇

八卷五

鄭詩木瓜篇

七

鄘詩芄蘭篇

序以芄蘭刺惠公驕而燕禮夫惠公之卽位也少又嘗爲國人所逐其驕蹇恣肆或有不諳於厥者災旣已君衛國人安得目爲童子又且與之絮能而曰不知我知不我甲卑侮其君甚矣豈所以訓故或意其刺當時之嬖臣葵是鄘詩也僞詩說遂以爲刺霍叔如謂霍叔季雖長而有重心猶未可知今直云以童子僭佩比叔之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此更迂矣詩傳第曰童子不孫鄘人刺之蓋鄘在朝歌之南染

詩傳聞

卷五 鄘詩芄蘭

上

紂餘習故周書畢命尙云茲殷戾士習寵惟舊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況在鄘侯之世風未移於三紀乎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佩有小觶右佩有玦捍大觶皆以備尊者使今之用此在成人之佩則葵未冠者總角矜纓佩容臭而已又禮童子不垂帶垂則擁之有事則收之今且屈葵效成人之垂帶寧無慙愧蓋童子不自悻詩人見爲可悻故曰垂帶悻兮沈括云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如觶狀其葉如佩纓之狀是也鄘箋乃謂

芄蘭柔弱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此寧歇非詩意弊非序意矣其解容今爲容刀遂今爲玉瑞均之強生支節者

詩傳聞

卷五 鄘詩芄蘭

十

鄘詩有狐篇

序以有狐爲刺時特漫詞耳衍之者謂男女失時喪其配耦固已膺矣又引凶荒殺禮多昏爲說抑何迂也朱子以爲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本鄭箋之意夫世豈有心欲嫁其人又嘗爲狐者不知其贅自作乎抑它人代述其意乎諸說總未可據詩傳曰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孔子以爲見惻隱之仁焉然則何以取義於狐也述征記云北風勁河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聽冰下水無聲乃過里

詩傳聞

卷五

鄘詩有狐

十

語云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以其尾重善濡溺也故易以爲象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今言在淇梁淇厲淇側其狀綏綏蓋亦徘徊不進之意貧民不給於衣畏寒有如此者詩人所以憂其庶裳無帶無服也非謂貧民寒衣與狐涉水君子見而傷之如僞詩說所云也埤雅又云狐之爲物在山今在淇梁失其常居矣然猶不失其常匹衛之男女失昔暮其配偶曾反狐之不若此又泥序而過於鑿者正

義云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庶裳已欲與爲侶裳以喻欲與之爲室然則無帶無服又何喻焉集傳在梁則可以裳在厲則可以帶在側則可以服猶爲近之

詩傳聞

卷五

鄘詩有狐

十一

蘇詩賦篇

嘗觀召南標梅之賦爲擇配也求昏而不能其禮則拒之以野麋強昏不得而訟則終之以行露蓋物不可以苟合況婚姻人道之始在易咸倫取女漸綸女歸皆利貞則吉不徒悅徒異而已此女歸非禮衰而見棄眠之詩所爲賦也詩本刺而無一語譏詆但代棄婦言委致如其自叙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蚩蚩抱布之氓蓋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何遽偷他緣邪觀其卒曰總角之宴言詩傳闡

卷五

蘇詩賦

七

笑宴宴則自綺歲未笄時蚤已失身矣匪來買絲所謂女承筐燕實卯方且輸情於遠送訂約於龜期慰望於乘高假靈於卜筮車來賄遷密謀已非一日豈意女寵不敝席始乎耽者卒繼之以暴雖食貧操三載拮据理家之勞何足償其失身之戚蓋至洪水漸帷而今之渡者視向之送者景況何如也三歲無幾亦未必容孽遽凋謝其云老者特代爲怨婦之詞則然歐陽氏云糸之未落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得衰落較爲得之蓋憂隆則膠漆

無以逾其耽歡墜則風雷不足比其暴惟其有是耽也迺其所以有是暴也至是而始咎士之二行亦晚乎夫不正之士中女羞以爲夫孰令以絲買布送頓正而望堦垣乃猶自矜其不爽不知爽已久矣靜思自悼夫復何言易歸妹曰征凶無攸利蓋其卦與漸反佐不當而柔乘剛士勤於欲而失其健女驕於悅而失其順淫昏之感終非嘉偶故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使行必稽其所敝何至有太身一敗萬事瓦裂如桺子厚之自貽伊感者

詩傳闡

卷五

蘇詩賦

七

詩傳離卷之六目錄

衛

衛詩引

柏舟

淇奧

干旄

碩人

綠衣

終風

日月

燕燕

擊鼓

窈臺

二子乘舟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采芣

載馳

泉水

竹竿

河廣

旄丘

式微

詩傳圖

卷六

下

蝮螭

詩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詩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

詩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詩傳衛莊公娶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

碩人

詩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愛之賦采芣

詩傳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詩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詩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詩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

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詩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窈臺

詩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

乘舟

詩傳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詩傳衛昭伯無禮于姜國人惡之賦鶉之奔奔

詩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

詩傳圖

卷六

下

詩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詩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詩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詩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詩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

賦旄丘

詩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詩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蝮螭

衛詩引

衛自康叔至釐侯凡九君世系雖可考而事不少槩見釐侯之世子共伯餘未大而卒共姜乃以柏舟特聞夫從一而終婦之常分共姜其女而未婦者邪女而未婦則固齊風也繁之衛所以成其衛志也武公明德好賢淇奧于旄諸詩與賓筵懿戒相表裏而彼佞于王朝故不獲還係其本國抑亦風雅之體固殊焉一傳爲莊公義方罔聞蒙衣倒置公順效逆遂成禍階況繼以宣公之鳥獸行乎管人每以鄭衛並稱

衛詩引

十

如不惟其音惟其詩則鄭詩烏乎淫如衛乃眞淫歷歷可刺耳詩皆表共姜之貞繼列莊姜之賢亦不諱宣姜之惡據庸諱也斯非所謂女戎邪說者曰鵲奔先定中著其所以凶木瓜爲殿著其所以存是未知二詩本不屬衛一爲魯一爲鄘也如曰著其所以凶則采唐已先載馳矣夫穆姬閔宗國之淪喪欲爲之控大邦若乃黎氏見侵赤狄在衛宇下縱禍未慘于熒澤而情不減于盧潛俱如穆公之不禮控大邦者奚益哉卒以畧土之厚實與滅之顯名讓之晉景爲

衛計者左也試合觀諸詩載馳亦可當許風泉水竹

竿河廣亦可當宋風旄丘式微亦可當黎風而三國本霖風其詩或爲衛而作或歸衛而作或寓衛而作均係之衛室耳穆公以下定獻煬襄四君之世皆霖詩其後百季而有蝦蟇甚乎哉靈公之霖道也嗟夫讀詩而貞淫芳穢之迹粲然矣

衛詩引

衛詩引

二

按漢儒謂變風終於陳靈考之春魏經傳陳靈以魯宣十季見弑晉景之略狄土立黎侯在魯宣十季衛靈爲南子召宋朝在魯定十四季若使風訖陳靈則已霖旄丘式微矣況蝦蟇乎自式微至蝦蟇又百季

衛詩栢舟篇

孔子於邶之栢舟曰見匹夫不可奪志也則于衛之栢舟亦當日見匹婦志不可奪也唐李令伯陳情表曰舅奪母志夫既奪矣安托其爲志哉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太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美墓也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有諡曰共伯而太和爲衛公按此所傳者訛耳武公之睿聖雖論定於既沒豈其惡始而以晚蓋計即伏之昔已季餘四十弑兄

詩傳

卷六

衛詩栢舟篇

三

何事而猶躬自冒之且共伯若歿於篡則共姜之哀誓悽惋寧僅如斯已者况玉漆云親沒不髦若釐侯既葬則共伯何爲尚兩髦乎今觀詩傳云世子未大而卒益知史氏所紀爲誣而武公之盛德固未易少訾矣乃兩髦之說亦有可商者內則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音男角女羈夾內曰角兩髻者則男左女右釋禮者以爲此卽髦也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怠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歿始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

心已矣脫之可也故玉漆云親沒不髦此亦未爲無

據郝仲興辨之曰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之垂髫也兩髦卽也分髮作雙髻字取象形齊風甫田總角卽今是也共伯以總角亡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情也未嫁誓歿人情所難故風骨刻之禮記兩髦爲剪髮夾凶夫禮言髦多矣其皆剪髮夾凶者耶按郝氏此解最爲有見蓋髦之爲飾子事父母誠有之內則所云鷄初鳴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男女未冠笄者亦櫛縱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櫛縱笄總衣

詩傳

卷六

衛詩栢舟篇

四

總弁不言拂髦則髦爲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之通飾親在則存親沒則太似信然矣至於兩髦則無所見漢儒以初生之髻垂兩眉之上者釋禮之拂髦而又卽以之釋詩竊意古今體制或不甚相遠若既冠而仍橫繫雙髻於額端燕賚賤皆然成何添象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緌先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髦而總之爲角斯眞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尙未嫁也示嫁而以歿自誓所

為難能而可貴也夫共伯誠以總角卒即其齒長武
公無幾猶當在厲王之世凡詩以昔世為次栢舟固
宜先淇澳矣亦足為衛風生色矣

按內則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既嫁者不髦可知
又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季二十而笄髮則髦皆注
云燕居則太其笄而分髮為髻紛然則即以兩髦
屬共姜亦是未嫁之飾但羈為三達三則非兩其
云髦彼則亦非自言斷指共伯為是我儀我特親
之也嚴坦叔解兩髦謂共姜毀容為幼時之飾故
并辨於此

詩傳聞

本末

詩栢舟篇

五

按王遵嚴云古載籍可見其辨于婦人女子之事
莫詩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
名之曰信是為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
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芣蘋湘藻
求桑采蘋抱衾室鴈雉佩蓄音敬一職而勤細事
既皆錄于師氏仲尼存之以為教不宜詳小而顧
略于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
全者或偶不能言師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
存之與至于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唯

紀伯姬又何其靳也繇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
可見矣裴母周氏貞節序略



詩傳聞

本末

衛栢舟三四

六

衛詩淇奥篇

衛之賢君自康叔後未有過武公者賓筵懿戒乃其
自賦而衛風之淇奥于旄則國人美之也大學於淇
與晉章既全引之又從而爲之注脚詩義已明其後
二章可題刃解已楚史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
佐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
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夫其學修粹
密如此卒躋唐聖有以哉故孔子曰于淇奥見學之
可爲君子玩終不可謾一語似作於武公既沒之後
詩傳刪

入卷六 衛詩淇奥篇 七

與傳意民不能忘沒世不忘相合衍序所云有文章
釋有斐也云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釋克耳也云
故能入相于周剛重較之爲卿士車也如此釋詩不
亦支且瑣乎至菴竹之爲竹本無可疑傳曰淇衛箇
銘又云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健又伐淇園
之竹以爲矢淇之產竹從來已然自爾雅以菴爲王
之毛韓又以竹爲篇篇篇蓄注水經者因謂淇川無
竹惟王芻篇草不異毛與今無暇遠引卽李空同遊
衛輝縣記有云所謂淇園用也者蓋若桃源焉三湖

有巨竹翦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者竹也衛地
之有竹斯非明徵歟竹譜云不剛不柔非草非木謝
莊詩云直而不介弱而不虧江適賦云含虛中以象
道體圓質以儀天謂此物也吳泉亭云竹有道焉其
陰足庇仁也其風穆如義也節以自度禮也結根於
輿智也幹而不華質也瑩若琅玕之色文也歲寒而
色不渝貞也外直中虛誠也剛不爲木柔不爲卉中
行也然則詩人以綠竹與有斐君子信有當也不待
擬之金錫圭璧而德固已茂矣詩故云河朔無竹淇
詩傳刪

六卷六 衛詩淇奥篇 八

獨產竹與武公特稟異氣而生此亦近是
按禮記爾雅俱作菴竹菴與綠通菴衣采菴二詩
皆然或者泥毛韓之說以菴非竹色菴竹二種交
爲映縛似屬斐然文章之意是未知菴之卽爲綠
也爾雅釋菴不釋竹雅翼云菴俗呼爲淡竹葉剛
乎其爲一物但不可以訓此詩之菴竹耳陸璣疏
謂菴竹一草名猶承爾雅之餘嚴毛傳以竹爲篇
竹韓詩竹作漣訓之以篇篇篇蓄是又駢爾雅之
枝指訛而益訛矣陸璣謂此草澀礪可以洗攪利

於刀錯或者遂因是以比切磋琢磨豈其然乎

詩傳問

卷六

新詩其具音

九

衛詩千旄篇

詩傳問

卷六

衛詩千旄篇

十

說者以千旄爲下賢固亦無謬但是役也果其躬造
賢者之廬則如魏文擁旌於西河燕昭節於秦谷
不難貶損以示恭乃四之五之六之逾遐浚城而愈
加盛此以侈有佐之榮觀則可耳何其與誠遠者
相反耶詩人措詞當不爾愚意此千旄旄旄乃用以
徵聘姝子如後世所謂安車蒲輪責相望於岩中是
也逸詩亦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蓋惟爲姝子侍馳
驅故不嫌特加繁縟詩人致美之意當在於此弟姝
子亦非必隱士觀孟子云招大夫以旌則或衛大夫
之食采於浚邑者歟序云美好善足矣又衍之曰衛
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夫古者一車四
馬上下所同浸假而五之六之制亦不儉矣藉令有
謀則就寧第可目其臣而不可目其君哉倘謂文公
能折節如是此亦未然夫文公賴齊桓之力靡能自
大於喪敗之餘未幾乘齊亂而輒伐其喪已倍武公
無德不報之懿訓又從二禮竟謀而滅同姓之邢其
惡已甚豈賢者教之耶且賢公子如重耳過衛而弗

之賓卒使成公受其大討敘於浚邑之妹子何有豈
遑勸爲之駕傳雖稱其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至於好
賢樂善不逮武公審矣于旄美賦公所以大其與衛
有如此二詩而鄭譜舉目爲變風厥義何居

按古者天子之大輅亦惟四馬四匹爲乘故言車
皆謂之乘又謂之駟大駟云駟驪彭彭則武王之
戎車亦四馬也車工云四牡麗麗則宣王之田車
亦四馬也節南山云四牡項領則大夫所乘亦四
馬也故或謂之六之六之不過極言其盛非必實有

詩傳圖

卷六

衛詩碩人篇

十二

此數然漢制六守四馬其加秋中二千石乃益右
驂故太守稱之馬夏書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
蓋有駕之駕六之制矣埤雅又云古者庶人駕一
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又云天子
之馬常則駕四盛則駕六季彭山意衰世之君巡
遊無度懼車力之不勝而爲此豈後世遂因而通
用之歟

衛詩碩人篇

史遷有言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
得之於子兄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
子姓矣或不能娶其終豈非命也哉嗟乎賢如莊姜
而不見禮卒於無子信有命焉是固國人不能得之
君者所爲閔而賦碩人也莊姜之賢不足復爲昏主
道弟就恒情共艷者諷諭首述其族類之貴次述其
容貌之美三述其來嫁之儀且恐以朝堂之晏罷妨
閨房之燕爾意其相得倍甚而孰知愛弛不俟色衰

詩傳圖

卷六

衛詩碩人篇

十二

哉其不禮之故國人難以直指故寄興於卒章舊謂
侈齊地廣饒夫齊地卽廣饒何足爲莊姜生色况河
在齊西衛東安見其非衛地而水族汀蘆安見非衛
地所有必屬之齊乎且齊冠帶衣履天下而所侈地
產僅僅如此細已甚矣詩說固屬偶筆其以此章爲
興始近之河水北流典寵澤之偏注也網張魚躍興
莊公之漁於色而嬖倖跋扈失貫魚之序也葭莢揭
揭興賤品而高張也埤雅亦云葭莢上擢則鮪鮪依
焉而爲衆患詩以譬妾之上僭是也又云始生曰蓂

其根旁行牽絲繫互無辨而又強焉故又謂之說之始生常以無其強也乃能爲亂此雖爲說作解卽謂詩人寓言亦可庶幾對嫡而言孽孽言其有生也庶士卽庶姜所生孽子有搗狀其時寵驚驚若阻兵安忍之州吁是也如以末二句爲說與滕之盛若韓奕之侈如雲則當列在農郊之稅且庶姜見搗猶曰莊姜德比蠶說未免江汜至滕臣之有搗何爲者卽其中有聖如伊尹貴如虞公恐詩人亦無庸點綴及此矣詩說以此章爲寓興意兼亦寓比而末二

舊傳聞

卷六

衛詩碩人篇

三

句直是賦總不必太分析得其意可耳按古詩之不見刪於孔子而偶逸於秦火後者如唐棣麥秀兩章是也幸而詩傳尚存其目得以參伍訂正之若碩人次章末句素以爲絢分微魯論子夏之問後世不知有此詩矣或謂孔子刪之非也夫聖賢方藉此以闡先質後文之義既存其義於語又何嫌而刪其句於詩如以每章皆七句嫌此獨多一句則三百篇章句參差不齊者曠矣如嫌其詞頗涉冶卽就本章中更有冶於此者如以

舊傳聞

卷六

衛詩碩人篇

十

存之恐後人疑莊姜爲施朱傅粉爭妍取憐者流或反掩其靜正則詩中原無此意故知孔子本未嘗刪特漢初經儒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爾抑非獨此也如小正浩浩昊天之上上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見韓詩而毛氏本則公都人士首章毛詩有之而齊魯韓三家則公故服虔以行歸于周爲逸詩周頌賡之篇毛詩公於釋思句三家有之崔靈恩集注取以繼其末此等皆不係孔子所刪明甚又非獨此也魯論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數語當是堯典原文今爲僞禹謨所割裂錯以他語止若舜之命禹者則然而堯典反不載又如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當是堯典原文今舜不見於尚書豈亦孔子刪之耶蓋秦火以後所脫漏者不少矣按鄭氏以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其箋丰之錦衣謂庶人之妻嫁服蓋以士昏禮女純衣纁袡則此錦衣加褻當爲庶人妻所服

詩傳

卷本

詩經

十五

要之亦臆詞耳李彭山因是謂錦者織布爲錦文而襲則無飾之禪衣上得以兼乎下故莊姜亦服民間之服而又禪衣覆錦以晦其美其常服如此不事表暴所以爲賢也果爾似有合於素以爲絢之旨第純衣未必非士妻之錦衣而錦衣亦未必織布爲之况君夫人之錦衣豈與士庶之妻無辨卽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卽襲也竊意夫人自有夫人之錦衣襲衣士庶人妻自各有錦衣襲衣總無關於詩之大旨不必深辨鄭又改

農郊之說爲礎謂莊姜更服于近郊夫更服卽有之而說豈可以爲礎亦太舞文矣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廢然碩人旣爲衛侯妻而邢譚之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誕妄

按大章妙寫娟麗後世騷人辭賦祖之如大招篇云朱唇皓齒嫵以姝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曾頰倚耳曲肩規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屬輔奇牙宜笑嗎只招翬篇云妖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

詩傳

卷本

詩經

十六

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艷陸離些好色賦云肩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洛神賦云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顰輔承權皆此詩爲之嚆矢也其所云素以爲約者亦即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自然艷麗之意孔子繪事後素之解原非專爲此詩注腳若以考工記證之則此句當指象服蓋練帛爲素畫以文采所謂素爲紵者是耶然詩人則直寫其淡妝云爾

衛詩燕衣終風日月燕燕篇

衛莊姜四詩燕衣固其最先者毛詩窠燕燕于日月
奔歷終風于日月後何倒置也以燕燕爲莊姜送歸
妾是矣他三篇則樂之曰莊姜傷已又何其雷同乎
詩傳則云莊姜憂嬖子州吁之奸兵賦燕衣見怒于
公賦終風州吁弑桓公姜歸齊賦日月送戴嬀歸陳
賦燕燕其次第原自秩然蓋內寵怵后嬖子匹嫡自
是亂本完雖出自戴嬀旣爲姜也子猶之乎嫡矣乃
母好子抱州吁獨見寵則完之無寵可知石碯所謂

詩傳

卷六 衛詩燕衣終

十七

嚴妨餐少陵長小加大是也以爲傷已而作義亦可
通但未悉莊姜所愛之大百至其思古亦非聊以自
慰蓋絲在所治之猶子在所教之染於絲則絲習於
邪則邪俾無說分欲其效順太逆也觀碩人詩賦莊
姜豈待色衰而後愛弛締綵淒風直自寫其淒涼景
况如是因思古人正名定分教以義方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乃真得我心者今且爲風暴今且
爲陰暄今且爲雷虺狂俄已甚安能及古以不古處
之故至於尊卑失序篡弑相尋嗟悼愆於是日月

之詩作焉窠則號天痛則呼父母此莊姜深於憂患
之言也人知戴嬀歸陳而不知莊姜亦歸齊蓋殺其
子安容其母詩說雖屬僞筆其云姜與嬀皆爲州吁
所逐同出衛室想當然爾不然婦人送迎不出門賢
如莊姜何至越禮遠送如孔疏所云者耶郝仲輿云
燕春來秋去以比別離其依人爲孚子也莊姜於嬀
以子相依子已相失故以爲比不言夫歿子弑國破
人亡而托興燕燕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嘯
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胡休仲云嚴坦叔謂雙飛之

詩傳

卷六 衛詩燕衣終

十八

燕常相追逐送別之皆徘徊不舍意亦良然第此詩
傷離之意居多頡頏下上雖若盤旋都成太色無非
助其淒瑟者于埜以爲送燕聲而涕零痛若摧心語
難盡意讀之如哀蟬咽蚓情緒慘烈衛事亦可知矣
嗟夫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有由
然哉

按魯詩以燕燕爲定姜作韓詩以爲定姜之娣作
總屬助說不必置辨

衛詩擊鼓篇

按春秋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炅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夫州吁篡國不滿三時而伐鄭之師已再舉其阻兵安忍虐用其民甚矣劉安成謂據左傳圍其東門五日而旋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叛親離莫肯爲用也此但言其初舉耳詩傳兼魯人而言則是詩之作當在再出師時若東門之役魯固未之與也又按史記衛桓

詩傳

卷六

衛詩擊鼓篇

九

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季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季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自大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之伐鄭蓋與段比謀而魯羽父之固請帥師亦所謂同欲相求如市賈者也是何亂賊之比肩接踵也是故春秋托始于隱

衛詩親臺篇

衛自莊公不夫莊姜不見答致釀州吁之篡衛人殺州吁而大晉是爲宣公先是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伋長爲之娶於齊而美乃自納之親臺所爲作也齊女入衛道必經河故築臺以要之河上郝仲興云泚汗下清流之狀人情羞愧汗泚則滌之以水此新臺甚有泚也而述河水之瀾滿挹彼洪流烏能滌此汗顏乎似也晉語云遷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爾雅釋訓爲口柔面柔孔氏正義云人口柔者必仰面雅釋訓爲口柔面柔孔氏正義云人口柔者必仰面

詩傳

卷六

衛詩親臺篇

十

觀人顏色而爲詞似遷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宣公下淫子婦詩人度其狐媚之態故惡而爲此此解亦太作意總之既無人道亦非後人形極醜之耳鄭氏箋不鮮爲不善因而改不珍爲不腆皆非也詩意蓋曰方將燕婉是求豈意世固不乏遷條者鮮與珍之字義昭然矣嗟乎聖人錄此以垂戒而後世猶有踵其惡如楚平唐玄之爲者遷條戚施抑何不鮮而不珍耶夫其鳥獸行無論惜乎彼婦亦遂無抗鳥鵲之操者南山有鳥北山張羅烏

自高飛羅當奈何此戰國時宋韓馮妻何氏見奪於
康王而作歌也又貽其夫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潏
潏出當心遂雉經而死或云與王登臺自殺死嗚呼
烈矣綠珠之樓墜似之

詩傳

卷六 衛詩親臺篇 二十一

衛詩二子乘舟篇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設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何其悲也夫假壽之
爭相為死左史載之詳矣宋容齋洪氏自生疑實曰
衛宣以魯隱四季大魯桓十二季卒凡十有九季其
烝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休之始便成姪亂而假即
以次季生勢須十五季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
能同母諸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

詩傳

卷六 衛詩二子乘舟篇 二十二

能辦此決棄之事春姝好事者為之耳按洪氏始考
之未悉也夫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
為代者也莊卒而桓大十三季入春姝至魯隱四季
則衛桓十六季矣其春桓為州吁所弑九月衛人殺
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大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假
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即休計假季且長因以
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季間所
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
想兄固素足怪今觀詩傳云宣公殺其世子假及母

宣姜夫壽爲母弟則又非宣姜所生此說更在左史
亦尤爲可據乃僞申公詩說云宣公使倭壽如齊而
沉之於河其說祖劉向新序似於此詩較切然向序
未盡足憑也向序云倭壽母子壽與朔後母子則既
不能辨其母爲何人矣曰壽母與朔謀使倭乘舟於
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同舟倭傳母忍
其死也閔而作此詩壽閔其兄且見害作黍離之詩
夫謂此詩爲傳母作似矣至以黍離爲壽所作何足
則又踵齊韓二家之說也或謂是詩簡短諱避未見

詩傳闕

入卷六

衛詩二子休主

有甚傷悼意彙乃懷人惜別之詩嗟乎卽汎汎其影
一語亦自霖限慘傷矣又謂二子之選或車而不舟
且壽先往而倭從又未嘗同舟夫自衛適齊勢不能
霖渡河何以必其不乘舟惟是宣公之欲害倭也多
方其殺機或一不售之中河而再售之於齊界則向
序似得其情要之此二子者志誠足悲矣史遷與申
生並稱有以哉歐陽氏謂倭當逃避使父霖殺子之
名李氏又謂壽霖救於兄而重父之過論非不正亦
稍苛焉胡休仲云夫子仁夷齊必錄倭壽矣

衛詩君子偕老篇

歐陽氏有言詩人之意貴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
偕老是也鄭夾漈云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
將觀其意可矣其頌美也亦不言其所爲之善而
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
縞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其譏刺是人
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
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君子偕
老副笄六珈是也郝仲興云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

詩傳闕

入卷六

衛詩君子偕老主

服飾容貌所以寓誨淫之意首言君子偕老諷以義
也姜之不能偕老甚矣次章云玼兮言玼也猶新臺
有泚之泚汙顏之比三章云瑳兮笑而見齒曰瑳行
字亦云巧笑之瑳言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似已翟
衣展衣卽所謂象服元命苞云天之言填則此蓋亦
爲填取其填實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當審諦
如帝德也要以偕老一言已是宣姜之律令夫姜所
宜與偕老者何人哉舍其伉儷而戚施是偶縱令其
果委佗而如山河亦誰得謂之淑胡帝胡天直所謂

人妖耳唐人之咏太真亦曰若非穉玉山頭見會向
瑤臺月下逢

詩傳聞

卷末

衛詩君子偕老篇五

衛詩鶉之賁賁篇

詩傳聞

卷末

衛詩鶉之賁賁篇五

嘗觀列國之風未有穢如衛者一宣姜耳本爲伋也
妻者而乃爲晉也妻爲晉也妻則爲頑也母矣而又
爲頑也妻姜之不淑已甚而頑益效尤于晉也語曰
歸於禮義人自人門誅於情欲人自禽門今以鶉鶉
視無良者則謂其爲人不若爲禽審矣序第曰爲刺
姜故埤雅云兄女兄也娣刺宣姜之詞君女君也姜
刺宣姜之詞然則昭伯獨無譏乎或又曰此二人之
惡著矣無所用刺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惠公朔
左四季奔齊十二季而復入頑烝宣姜至生三子二
女非一日矣前此朔尚幼國人無譏焉迨長而復入
見其恬然相安而不知耻故爲朝之詞以刺之曰我
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
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此意亦婉又考惠公之奔
齊實繇左右公子烝烝而逐之烝烝者頑之弟在
佐八季則我以爲君安知詩人非刺烝烝耶然惠公
亦不宜君也構殺其兄而竊佐已爲不道紀之殺父
未葬而吉服從戎不稱子而稱侯以接鄰國其視葬

倘不啻弁髦世類非人理所容傳春秋者以其不能
使衛小衆罪之猶薄乎云爾是詩首章既托爲朔刺
頑則次章卽托爲頑刺朔斷章取義亦可抑稽之左
傳鄭伯有賦鶉奔趙孟調牀第之言不踰闕而卜其
將爲戮則詩本爲刺頑與義也尤信嗟乎衛事如此
焚澤之敗晚矣先儒見毛詩鶉奔居定中前遂謂爲
狄所滅之因無論定中非衛詩襲今定中果爲衛詩
而以無良人非類之孽儼然再造是著其所以興耳
安在著其所以亡夫詩亦惟世系是奠卽欲垂戒豈
能傳聞

入卷本 衛詩鶉之賁 十七

應舍廬漕而先建國爲是說者不旣迂哉

衛詩采唐篇

凡詩多摘章首二字爲篇此詩室名采唐而毛詩名
爲桑中蓋序詩者緣樂記有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夫旣以桑中爲桑間則
亦將以淇上爲濮上然實非也按史記衛靈公適晉
舍於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爲平公
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
水死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此則所謂濮上之

詩傳闕

入卷本 衛詩采唐 三十八

音其非此詩之淇上明矣或者因是又謂桑間卽濮
水上桑林之間按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
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齊師
題以旌夏而莊子輪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然則
樂固有名桑林者或卽以地得名也記謂宋音蕤女
溺志宋旣蠹風又不可當以商頌將黷此類是邪今
縱未有以見桑林之卽爲桑間亦安見桑間之卽爲
桑中郡縣志謂濮陽城外廣陽里桑中在其中夫禹

貢交州桑土既蠶而後何地蠶桑中而必濮陽里且
記以桑濮對鄭衛而言鄭衛既非一國則桑濮亦應
非一詞若此篇直如詩傳標爲采唐足矣且未可以
桑中目況可目之爲桑間又羿目之爲濮上乎乃其
列三姓畧族女何也序謂公室姪亂世族在位相竊
妻妾固已俚甚然序猶云刺奔而朱子直謂姪者自
言其俚更甚竊意如簡兮之思彼美乎然語意又不
倫矣今按當時風俗固有駘蕩如此者溱洧之秉簡
相謔猶曰此淫者倡耳乃宛丘之婆娑醜遇子仲氏

詩傳闕

卷六

衛詩采唐

三十九

且然墨子云葵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
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故春秋祭魯莊如齊觀社二十公
羊以爲觀齊女踰季而夫人姜氏入倍之季姬及鄆
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信十踰季而季姬歸於鄆此
非桑中上宮之行徑哉夫以魯素稱秉禮之國其君
則越境而觀隣女其公女則踰閭而遇外君縱誕不
簡如是況素宣姪如衛俗者彼沫鄉東北亦衛之社
與防歟詩傳以爲公室蠶禮衛人刺之自是蘊藉而
僞中公詩說乃云宣姜召子頑於公桑久處而遠送

之夫子頑與宣姜公然配偶且生三子二女矣有何
顧忌尚藉公桑蠶室爲繾綣地哉卽如其說則國人
所刺應止一孟姜耳孟弋孟庸何與焉適彰其醜穢
也已

詩傳闕

卷六

衛詩采唐

三十九

衛詩載馳泉水竹竿河廣篇

女子瞻懷宗國亦是恆情何衛女思歸形之篇什獨多而尼父所錄不一而足則豈其漫漶關繫也者許穆夫人賦載馳左傳足徵已詩傳以泉水爲宋桓姬閔衛之破竹竿則其勝和之也今觀詩義良然但泉水思歸雖切未見有急難之義如載馳者至竹竿意益舒緩矣豈許小力不能救而宋桓猶能迎遺民徙潛邑會伸一臂之力故桓姬但致其懷思其勝則止述舊游之勝於今不再以見宗國破滅至厘女子之請傳聞

卷六 衛詩載馳泉水竹竿河廣 三

憂憂有緩急故詞有隆殺歟然則賦竹竿者或卽泉水所云諸姬也禮以姪娣爲媵未聞有以姑姊爲媵其又云諸姑伯姊何居如謂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思與姑姊一通懇懇情亦近似但母家且義不得遑何況姑姊詩人本意則謂有行而遠父母兄弟凡爲女子皆然若我可歸唁諸姑伯姊當有先我而歸者盍嘗問焉問非必親問亦非果遣人問特設爲與謀之詞若此耳此三詩皆爲衛發也而毛詩係載馳於鄘解者曰衛遷於鄘故載鄘風然泉水亦衛女作

何以載之邶風豈衛又嘗遷邶乎卽使城楚丘果爲遷鄘而此詩固作於廬潛時尚未有遷國之役況偕老鵲奔懿公以崩之詩何以亦繫之鄘也至如桓姬歸衛思其子襄公賦河廣夫宋襄卽伏在魯僖九年今其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若衛果渡河而東則與宋皆在河南矣何以杭爲或者因是又疑此詩作於襄公爲世子時衛尚未遷國則當狄入衛桓姬原已在衛彼賦泉水者又誰邪若夫茲父從目夷逃衛桓公疾急乃召而大焉則說苑載之詳矣

請傳聞

卷六 衛詩載馳泉水竹竿河廣 三

衛詩施正式微篇

毛詩編此于昭說者類以爲衛宣公時詩故曰衛不
救黎唇亡齒寒矣厥後卒有焚澤之禍此以毛序臆
之耳夫詩既作于衛衛何不繫之衛而繫之昭其爲
錯簡可知據左傳魯宣十五年晉師將伐赤狄潞氏
伯宗數鄆舒之臯以其奪黎氏地六月癸卯荀林父
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
稷以畧狄土大黎侯而還夫黎小國不著于春秋而
僅見于傳若此此正衛穆公時也中露泥中毛氏以
詩傳聞

卷六 衛詩施正式 三十五

爲衛邑古今山川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
處之水經注以黎陽縣土城污下城居卑小疑卽詩
所謂泥中旣露明據而中露又古所未詳或以上黨
壺關黎城赴屬潞州疑中露在其間然此三縣皆古
黎地何以又爲衛寓黎侯之邑也朱子言霑濡而霖
所庇覆陷溺而不見拯救此從王臨川說得之其微
君之故之躬胡氏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以身
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最爲得解若如朱傳則主憂臣
辱分固宜然何得爲此怨詞或者又援晏子爲社稷

歟已歟已歟之說疑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
召狄故云夫國君至于失國其不能自彊固也而爲
之臣者可若是懟否且晏子權詞本非純臣之諛又
何足引列女傳以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所作則
尤屬勦說矣

詩傳聞

卷六 衛詩施正式 三十四

衛詩蝦蟆篇

衛文之世無詩向祇以定中蒙美聲而定中已還之
魯矣序蝦蟆者曰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淫奔之耻
國人不齒似微文公衛人遂莫知淫奔可耻者災則
先是宣公之世何以有偕老鵲奔諸刺詩乎詩傳以
爲譏靈公召子都子都美男之通稱鄭大夫公孫閱
亦號子都鄭詩扶胥亦曰不見子都此所云子都則
宋朝也蓋衛夫人南子舊通於宋朝故靈公爲夫人
召之事見左傳定十四季郝仲興謂春秋之時製衣

詩傳聞

卷六 衛詩蝦蟆

三五

裳爲毛羽貶人類爲鳥獸倡優下賤羞爲之事王公
薦紳冒昧嘗試而不耻與人善易室而處與人不善
殺之而分其室君淫臣婦於其家卿大夫要寮友之
妻于路縱夫人宣淫於境外率將士班處于宮甚
者如衛子頑之妻其母宋襄姬之通其孫齊諸兄之
淫父弟楚熊比之奪子婦是皆然矣則又有爲婁猪
求艾穉者異哉子言靈公無道意在斯乎春種書衛
公叔成來奔而趙陽北宮結公孟彊亦相繼岐途而
出皆以欲奪夫人之黨而夫人誣其將爲亂也何物

蝦蟆令人莫設指至此又按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甚矣
靈公之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莊子謂靈公有妻三
人同濫而浴然則南子之號夫人始妾爲妻者邪傳
曰男女有別夫婦有義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
臣正靈之不馮其子有繇焚矣

詩傳聞

卷六 衛詩蝦蟆

三五

詩傳開卷之七目錄

王

王詩引

黍離

錫之水

君子于役

葛藟

子衿

何草不黃

漸漸之石

采芣

大車

何彼穠矣

唐棣

丘中

采葛

無將大車

君子陽陽

黃鳥

我行其野

苕之華

中谷

有兔

詩傳開

卷七

一

詩傳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

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詩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錫之水

詩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詩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詩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詩傳桓王辛苦之賦何草不黃

詩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詩傳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芣

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詩傳齊襄公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詩傳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索之經文不得

詩傳畱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詩傳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詩傳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詩傳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詩傳民適異國賦黃鳥

詩傳上就親下十字皆半闕當云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望

詩傳開

卷七

二

詩傳王室亂人不生賦苕之華

詩傳京師饑流而怨賦中谷

詩傳襄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王詩引

范甯氏謂孔子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夫王之不德輒可降爲君則君之不德將降爲何等此以褒貶說春秋者謬也後儒則謂孔子作春秋方繫王于天以尊周室乃復于詩而降之耶蓋自周太師采詩之日命名已如此程大昌氏曰王詩雜實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彙損也知言哉隳弱矣云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調與曲也故其聲風卽二南

詩傳

卷七 王詩引

一

亦系之風其聲雅卽正月亦系之雅正不以此爲升降此足破相沿之訛說矣今試觀黍離以下等詩揚水懷旋豈出車簡書之畏于役曷至豈伏杜靡鹽之悲葛藟終遠豈煩弁其來之歡子衿嗣音豈菁莪錫朋之喜無論不敢望大雅亦何篇可入小雅者卽如草黃蘗石采菜諸篇大概爲桓王征役作然以視家父節南山之誦類乎否也則所謂風雅各自有體不可易置是已第草黃蘗石采菜無將大車黃鳥行野若之等七篇毛本亦嘗列在小雅此則雅之未得所

者一經聖裁而雅之所得并風之所亦得蓋曰是周王朝畿內之風還之王國而已非有所貶也不然繁霜雨無無論已東遷既久而家父誦調猶列于雅豈聖人偏有取于桓本風也而故美其名曰雅乎則又何不并草黃蘗石采菜諸詩仍歸之雅乎故知聖人未嘗升風爲雅益知聖人未嘗降雅爲風矣

詩傳

卷七 王詩引

二

王詩黍離篇

藏子謂周之失計無過東遷比於富民之家一賊而
竊田宅歷引古之避寇遷都未有不亡雖不亡未有
能復振者楚聽焉賈之計不遷而楚始大晉聽王導
之計不遷而晉復安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猶
愈於東晉之微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
鎬遶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奔晉未
設貳也而秦何自霸此論若豫知後宋有南渡者亦
靈異矣哉呂氏則以爲岐豐之地自犬戎盤踞舊都
詩傳闡

入卷七

王詩黍離篇

三

非周所有故平王賜襄公取之其勢非可以不遷夫
秦能以一國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取之乎竟使千
季堂構一朝瓦解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侈其
條梅代興之兆于是見矣按竹書紀幽王十一季申
人帥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申侯孫侯許男鄭子立
宣曰于申而詩傳乃曰王世子宜曰弑其君自太子
誰何也蓋先是宣曰被黜奔申王師伐申將求太子
而殺之以成伯服爲宣曰者非歟即逃必有適以處
此卽不然亦當終身不有其位乃父歟之謂何又因

詩傳闡

入卷七

王詩黍離篇

四

以爲利而歸德於太已者觀其命文侯曰肆先祖懷
在伏曰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伏彼其志在得位而已
卽謂不與于弑得乎詩傳以自大爲文不與仇人之
言數也自是渥洛之外聲教阻絕西都故壤夷爲騷
所于伯封過而傷之賦黍離荆棘銅駝之感不勝愴
心矣韓詩亦以爲尹伯封作但謂其兄伯可被掇蜂
之讒見殺憂懣不辨黍稷則訛也且伯封亦未至見
殺也轅固以爲衛宣公子壽閔兄伋之見害則此當
爲衛詩矣漢初諸儒俱未見詩傳影響勦說其可準
詩傳闡

常翁

王詩錫之水篇

竹書紀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大正崧高所爲作也
四十一季王師敗于申則申人之逆王命已在宣王
之季矣幽王十一季申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平王
三十三季楚人侵申三十六季王人戍申其卽此役
乎僞詩說緣詩傳有荆伐申之語遂云荆子討申侯
弑幽王之罪夫弑君之賊固人得誅之使楚子果假
此爲兵端何待三十餘季後第齊桓召陵之役尚追
問昭王之不復則荆人此舉固不思無詞耳甫許與

詩傳聞

卷七

王詩錫之水

五

申接壤當昔因伐申而侵甫及許容有之卽不然而
二國惕於震鄰或邀王靈併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
侵也孔氏乃云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
變文又借甫許以言申特如史記稱秦爲趙之類其
實不戍甫許此則固矣按國語史伯云王欲殺太子
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甫即方強其隕愛太子亦必
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既弑太宏曰于申者許男與焉
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詩明言戍甫戍許
何謂實不戍邪夫以天子恤諸侯之患豈非義舉第

平王此舉則私私其恩實私其讐呂氏謂平之戍申
與晉平城杞相類夫晉於杞戚也非讐也以其棄諸
姬而屏夏肄君子猶譏之若平王奄奄甘爲讐人役
又未可同日語矣彼其之子或在國之衆或畿外之
民皆是不指室家也郝仲輿云是皆周室播遷非有
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
耳寄生之天子旣不能令於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
無人可爲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是已錫之水凡
三見而不流束薪束楚徑與鄆風相襲想古有是成

詩傳聞

卷七

王詩錫之水

六

語云

王詩君子于役篇

此詩大場之水後所云于役者即戍中之役也夫悅
以使民民忘其勞平生遺畿內之民爲警人役則人
固已不甘使其蚤畢事言旋猶稍慰室家之望觀亦
篇曷月予旋則固已卜歸休無期矣居者之思當亦
猶行者之懷此于役所爲賦也詩非必真婦人自作
特詩人體其所必至託閨情以寓諷見征夫久戍室
家懸望有如此嘗觀杖杜采薇悲日月之繼嗣多恤
於匪載匪來悼啟居之不遑契憂於載饑載渴似與
詩傳聞

卷七

王詩君子于役

七

此詩不甚相遠然彼則自上閔之此則自下述之民
情舒鬱所由異乎嗟乎先王以人遺使人後世以牛
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齊襄葵丘之戍
瓜時而遣及瓜弗代而無知之禍因之爲人上者勿
以于役爲細故人情固聖王之田也

王詩葛藟篇

嘗觀中庸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凡人情恩淡者
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詎能無怨葛
藟之作益自怨生也誰非王族詩傳何猷言平王之
族古之釋族者其說多端大較則喪服小記云親親
以三爲王以王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上親
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王也以祖親高
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左傳晉獻患桓莊之族偪太富
子以謀之驪姬之亂詛兼畜羣公子自是晉秉公族

詩傳聞

卷七

王詩葛藟

八

毛傳釋沮洳之公族以爲同祖則似大狹而左傳同
族於禴廟注謂王服之內者近之記云王廟之孫祖
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訃練祥則告白虎
通曰族者湊也聚也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
哀痛有會聚之遺故謂之族左傳宋樂豫云公族公
室之支葉也若去之則本根乖所庇廕葛藟猶能庇
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其即謂此詩歟河許河湫河
潁生非其地喻流散也觀平王之命文侯者曰惟祖
惟父其伊恤朕躬又徑曰父義和而不伯之叔之夫

文侯雖嘗扞王於艱何至卑屈依怙如是且申侯則
讐也德其大已造畿民而勤爲之戎其依申侯爲果
贏可知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夫有天下而不庇其
族至於終遠兄弟親所疎而疎所親棄同卽異是曰
離德周之盛也等鄂輝於常棣苞體茂於行葦逮焉
藹之刺興而維翰之勢日衰矣周所以卒於不競歟

詩傳聞

卷七 王詩篇

九

王詩子衿篇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故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比季入學中季考校一季視離經辨
志三季視敬業樂羣五季視博習親師七季視論學
取爰謂之小成九季知類通達強大而不反謂之大
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說命所謂惟學遜志務叅敏
厥修乃來道集厥躬望王化民成俗未有不由此鹵
周喪敗費序鞠爲茂艸平王以播遷餘息猥自偷安
百務艸紛何暇問及學校君子傷之乃賦子衿記云

詩傳聞

卷七 王詩子衿篇

十

士珮瑤珞而青組綬則子衿正謂士子縱我不往子
寧不嗣音記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歐陽氏曰
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勿爰不復羣居不相
見而思之辭挑達城關開日遨遊無度者也夫學校
之設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爲之士者方且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何暇爲城
關之遊機逢自嬉乎蕤朋逆其師蕤辟廢其學但好
登高候望爲樂此固詩人所爲思耳其後大夫原氏
至以不悅學相詰問子馬謂學殖也不學將落而下

厚氏之亾因以下周之亂有自來矣鄭近王畿其風相近故其簡有錯澗者朱子但見爲鄭詩遂謂詞意猥薄施之學校不似改爲淫奔乃其作白康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亦未嘗斷然以序爲非也

詩傳

卷七 王詩子陸篇

十二

王詩何艸不黃蘄蘄之石采葦大車篇

毛詩艸黃蘄石采葦三篇並列小雅末簡故序皆目爲刺幽王不知其與大車並列王風皆爲桓王征役而伯夷考桓王征役見於春秋者惟魯桓五年薨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夫九伐之灋掌自司馬發禁命事方國畢會此天王征討之體也今王躬遣甸卒而僅能以其朋從王靈替矣安在其悅以使民乎先是魯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甚氏助之無何而曲沃叛王乃始命虢公伐曲沃而

詩傳

卷七 王詩艸黃蘄

十二

大哀矣於翼是則樹翌之德僅酬助曲沃之誓雖逆順異義總以恣其私喜怒不足彰天討而三時之中再尋干戈輕用民力如此民何以堪命嗣是魯隱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徵其畿內可知已魯桓四年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師競已甚明季遂有伐鄭之役繻葛中肩王今益不行於天下嗣是曲沃滅翼王命虢仲太晉哀侯之弟緡於晉此豈能不用其徒也者然猶不失爲義舉十季春虢仲譜其大夫詹父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是

天子爲大夫興師也終桓王之世無歲不有其事
旅繹騷非止經所書伐鄭一役而已此正家父所
空我師勞百姓俾民不寧者夫佳其不祥黷武無契
中興如宣王南征北伐後爲雅歌而條戎奔戎姜戎
之敗連猶論議於辭終子晉謂其貪天禍況桓王徒
逞其跖厲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戎心之地所
由始與六月采芑江漢常並之師異矣當時從軍士
卒靡靡之銳氣有憊勞之怨思居者則念其征夫
行者則訊其家室四詩所爲作也其不與家父節南
詩傳聞

卷七 王詩 王詩 黃嶠 十三

山之誦述列小正傳者彼陳諫而此述情體固殊也
夫人情聖王之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何至
今無日不行燕人不矜嗟匪民而誓同穴乎聖人錄
此以明王遣本乎人情云禽序有免者曰桓王失信
搆怨連禍君子不樂其生而疏伯兮者亦疑其爲從
主伐鄭之役豈知桓王之世固自有詩焉如此哉若
乃幽王雖無遣其征役不少槩見惟竹書紀六季王
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遁及不季王師伐
申不旋踵而侈於戲矣於經營四方遠人東征何與

或以舉火召諸侯事附會之尤不相蒙之甚者

按詩傳桓王二字止冠之何艸不黃而愚以嘶嘶
之石采芣大車三詩併屬之桓王者以此後何彼
穠矣事在莊王四季故知非此皆爲桓王詩也莊
王而後景王以非爲釐惠襄頃匡定簡靈八王其
詩則唐棣止中采葛無將大車四篇不可別其作
於何王之世

詩傳聞

卷七 王詩 王詩 黃嶠 十四

王詩大車篇

序謂禮義陵遲男女姪奔詩人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後儒遂以大車爲聽訟之車毳衣爲聽訟之服此妄也今觀詩傳次此於艸黃蘗石采棠之後云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按古者凡出車一乘別有兩車一正一副小者曰輕車卽兵車大者曰重車卽役車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又按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疏謂異漆革車而不畫者此駟車也大車則牛車也安得指牛

詩傳

卷七

王詩大車

十五

車爲駟車因以爲大夫聽訟之車乎又許慎說文以毳爲綱而次章之璊作璊亦苗明非毳見矣埤雅亦云毳見作繪宗葵非所以聽訟是也而又以葵玄璊纁爲大夫玄冕之章衣裳如之則經文但言毳衣不言毳裳且玄冕所以朝聘王之大夫祭於已且不設服況聽訟乎季彭山云毳見五章之畫衣以絲爲之而如葵如璊之毳衣以毛布爲之此足破舊說之誤矣蓋葵雖也藪也璊藪也卽大雅之維縻也詩人意謂役久衣敝其裳綻裂有如此耳爾指室家良子

謂驚懼之子猶言憊人憊人也奔謂軍潰而走疑此卽繻葛之役蔡衡陳皆奔王卒雖敗而王猶能軍也曰豈不爾思良子不奔所謂法重心誠威尊命賤亦異乎良此簡書靡使歸聘者矣其卒章可與擊鼓卒章參看嚴萼谷泥序陳古刺今之說謂古男女守禮之正生則不相瀆死則從一以終夫世豈有不可同室而可同穴者列女傳訛爲息君夫人作夫息嬀一婦人而事二夫所誓與同穴者謂誰也

詩傳

卷七

王詩大車

十六

王詩何彼穠矣篇

三百篇樂多錯簡學者不得古本見之即心知其錯
森設出一語以相證如何彼穠矣一詩明言兮王之
孫其爲東遷以後何疑以其寢於召南如櫻蜂之不
可攻也遂強爲之釋目兮王爲兮正之王齊侯爲齊
一之侯如書稱寧王易稱康侯之類此正與釋執競
之成康爲成大功而安之同一謬妄蓋泥成康沒而
頌聲寢而召南作於文王時距兮王不啻遠也惟章
俊卿考索力詆舊注之舛直以爲即春秋所書歸齊

詩傳

卷七

王詩何彼穠

十七

之王姬然終釋解於篇次之殺亂乃依違其說曰爲
詩之時則東周也宋詩之地則召南也夾漈鄭氏亦
云曾不思黍離既作甘棠故地已非復爲周有天朝
歸妹何與岐雍舊民事穠李之歌不與條梅林秦審
矣顧安所采此或者又見春秋兩書王姬歸齊未知
誰是此詩所咏夫帝子下降何國棧有即齊以名邦
聯姻王室當亦不止此二姬特繇魯主婚則書非魯
主婚則不書耳乃莊十一季之書詞畧不若元季之
書詞詳者此即刪詩錄彼穠意也車中之難魯與齊

襄離不共戴莊王即欲以選姑繫援大國豈森嘉偶

而必適淫穢之雄狐又其它同姓之侯誰不可爲婚
主而必以屬儼然在縑經之魯爲魯人者縱餌榮叔
之錫命賦不當引義力辭乎而僕僕焉甘心爲離人
役何也周與魯蓋胥失焉夫子故詳書其事以表義
而傳或以築館於外爲禮或以築之爲禮於外非禮
而爲變之正其所爭者末矣今誦穠矣三章等多巽
耀之色絲顯比合之情車爲載德之輿侯乃降王之
賓意含象中情溢言表若曰世固有好逮如是乎惜

詩傳

卷七

王詩何彼穠

十八

也此王姬之車耳章俊卿又移過於王姬謂詩人刺
其容色之徒美而穠蕭雍之德想姬固當不受序以
爲美王姬之蕭雍姬亦未必遽受惟詩傳以爲周人
恥之而賦嗟乎非賦周人恥之即王姬亦應恥之矣
又非賦爲周恥之穠亦爲魯恥之矣

訂王詩唐棣篇

魯論載唐棣之夢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予嘗竊疑其說夫詩人所謂遠者室也室誠遠矣而孔子強目之爲不遠於義何居如謂風人懷人聖訓著已則何詩不可垂教而必偕一室以闡理及觀詩傳篇目王詩有唐棣篇其傳曰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說曰皆章與也二章三章賦也今三百篇彙此詩而鄭詩有東門之墀二章詩傳篇目所不載予乃悟唐棣卽東門之墀詩傳闕

卷七 訂王詩唐棣 十九

皆章也今試細翫其文義每章承上文遞下而各自爲韻皆章言室遠次言室非果遠但其人自遠三章有踐家室室之適也子不我卽人之遠也然則所謂思者思賢人也夫王者舉彌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何賢不可致珠玉竊經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我不卽彼而輒冀其我卽亦足徵其簡賢矣且思賢而賢不我卽厥咎安在猶自謂能思乎故夫思者非眞思而遠者非眞遠孔子釋詩蓋合三章申究其旨非直爲皆章錄案魯論所引四言特發

耳序東門之墀者求其說而不得漫指爲刺亂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朱子於鄭詩他序樂詠爲謬歟謂此序得之縱不知爲唐棣歟不可作蕤蔎解乎何其好坐人以淫奔也或謂是鄭詩也安得樂之王曰詩傳如此類多矣卽如子衿亦係之王其編次洩非後儒所能更置當是孔子刪訂舊本云爾

詩傳闕

卷七 訂王詩唐棣 二十

王詩正中篇

此詩在。後益皆王棄賢而賢者退隱周人所爲志慕也序意亦近是但非莊王昔耳毛傳云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正中境均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畱氏子嗟教民農業所治也又以子國爲子嗟父歐陽氏謂并世諸儒皆無考據毛公何從得之且下章之子復是何人若泛言畱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尤不可信况如毛鄭之說畱氏所以稱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周人衆矣能此

詩傳聞

卷七

王詩正中篇 三

者豈一畱氏乎蓋賢人被放退處正豈國人思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正中皆見收于人惟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畱於彼而不見錄此歐陽氏之說也夫以畱爲羈畱義固無礙但當昔實有所謂畱子者路史云畱國名陶唐氏之後姁姓畱也馮嗣宗云畱古劉字說文有鐺而無劉王風所詠當爲周地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於此今按詩傳畱子退隱而能令人慕洵賢矣若以子嗟爲字則畱子嗟三字相連恐詩人無此累句懸意

嗟不過歎詞耳蓋畱子不得志于朝而隱於山林固

詩人所嗟也次言國者言此乃畱子之國猶韓愈氏盤谷序云盤之中惟子之宮也與下章畱之子總指一人而言麻麥李非必泥爲畱子所特殖亦直寓言其所隱之地且以興起下文若曰正中有麻尚可以衣被人憎哉畱子閒經綸于不試也庶幾來而展所施乎正中有麥尚可爲續食資憎哉畱子以家食爲樂國也庶幾來而食祿于朝乎正中有李尚可以供邊實憎哉畱子之僅蠶珍于席上也庶幾哉貽我以

詩傳聞

卷七

王詩正中篇 三

諸造乎由斯以譚一則見昔王棄賢之失一則見風人好德之誠一則見賢者過輒之適詩可以觀豈不信夫朱子易幽人之貞爲姦私之事子嗟子國之子何其人盡夫也信然則此詩乃倚市門者所賦尼父何愛而不刪之

王詩采葛篇

朱子曰此詩爲淫辭謂其與大車相屬與采唐子衿相類豈知彼三詩亦非淫詞乎序云懼讒與詩傳憂好讒脗合但未知爲何王之世耳鄭氏以采葛喻小事采蕭喻大事采艾喻急事以釋序所云使臣出則爲讒人毀者固屬支離永叔黜其說創爲積少成多之義夫積毀豈一見便可釋乎亦甚不倫若田子藝郝仲興諸說亦均有可採因節錄之田藝衡曰此贊者見棄而思君之佳葛蕭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情

詩傳聞

入卷七

王詩采葛篇

王

義相維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誠悃相通也艾可療疾采而預畜久而益藉比君臣休戚相關也今君棄予一日不見則思之極其切矣故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遣之急也郝仲興曰葛之爲物可以織纈言蔓引何以異葛蕭之爲物可以蒸饘言熏灼何以異蕭艾之爲物可以灸讒言燥膚何以異艾讒口傷人乘其間隔韓愈氏謂日隔之疎加以忌者之說哲人憂讒每在太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孟氏致主憂十寒於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淡居人不

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

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淡矣諸說不同各有意義但彼字未有所屬旣不可自彼又不可彼王又不可彼讒人蓋自彼則非語意彼讒人則是讒人不可一日不見也若彼王則王旣信讒雖日侍乎其側讒豈必弭且詩人亦非爲已憂讒起見愚意當指贊臣蓋正人佞人之讐也詩人憂其不免于口一日不見彼且安徃乎果真以采葛行耶得非遭毀見

詩傳聞

入卷七

王詩采葛篇

王

損邪所以思之如是其切三月三爍三歲蓋風人之致或亦周地之成語所以與子衿相襲耳徐儆弦云葛以三月而伐故采葛曰如三月兮蕭以三爍而成故采蕭曰如三爍兮艾以三季爲久故采艾曰如三歲兮其義精矣

王詩燕將大車篇

此詩本是風體上下意最難聯合序以爲大夫悔將小人朱子云序之誤由不識典體而誤以爲比也第思憂而取興於將車其義何足玩詩人語意實先比而後賦但原非以大車比小人蓋任重莫如車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此豈小人可擬旣曰悔將小人矣又尋而以燕思自慰亦安在其真能悔且君子不知小人之不可任誤爲推轂至於困憊不辨曾是而漠然置之曰吾姑勿憂可乎詩傳以爲周人諫大夫而鼓

詩傳聞

不卷

王詩燕將大

王

其二字不知所諫何事如云諫其多憂則憂所以爲昌而喜所以爲亡蟋蟀之相戒固曰職思其憂以燕思憂爲諫斯亦設爲倂矣何諫之有愚意周人其諫大夫之貪佞擅權乎蓋王政不綱王室大夫每相與爭歧而釀釁小雅故刺之曰民之無彙相怨一劣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夫器小不可以懷大易曰曲折足覆公餗又曰負且乘致寇至漆園氏有言觀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燕所鑒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僂民也此大夫必力小任重又

總不能舍其所謂百憂亦不過患得患失自貽伊戚而已詩人諫以弛於負擔燕徒自苦爲也故曰燕思百憂祇自底兮若使憂而爲王室起見則燕猶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周人顧眴怡堂而忌焚棟欲禁使憂者之勿憂反不及發恤之忠聖人又何爲錄之乎僞詩說以爲諫周大夫親信小人不過承詩傳之乏竊序意而更其字將以誰欺

詩傳聞

不卷

王詩燕將大

王

王詩君子陽陽篇

序於王風未得其說者樂目為閔周

中谷有兔

夫周之不

競信為可閔至如君子陽陽亦安見有閔意而續之

者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即如此

可謂閔周乎其云相招為祿仕者亦第附會招之一

字夫士不得志而涸跡俳優滑稽肆志固或有其人

要不可以槩此詩詩傳以為大夫風王之好音度其

蒔後次第必景王也觀春秋外傳景王嘗鑄無射

而為之大林單穆公伶州鳩皆諫而不聽其嗜音可

詩傳聞

卷七

陽陽篇

三七

知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

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然則大鍾之鑄何為者觀

單穆公云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

過一人之所勝若聽樂而震患莫甚焉伶州鳩亦謂

物得其常曰樂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細抑

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正害財墮

妨於樂非宗官之所司也又云天子省方以作樂小

者不窵大者不櫛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

于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窵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

以感感實生疾未幾景王果以心疾死夫論倫無患

者樂之情欣喜歡愛者樂之官詩人意謂君子誠自

喻適志即執簫執韶由房山鼓亦自足為樂焉用此

不入耳之聲為此所謂諷之也毛傳于山房曰國君

有房中之樂鄭箋于由鼓曰蕤舞之也蓋真若相招

為祿仕者夫周禮大宗伯固有旄人以職蕤樂然非

此詩之旨朱子從由房生解謂婦人美君子之能忘

其勞又謂即蒔篇君子行役之婦則何據矣且兩詩

固判不相屬也自平歷景蓋相距二百有餘年云

詩傳聞

卷七

陽陽篇

三八

王詩黃鳥我行其望篇

黃鳥行望二詩本非雅體毛詩鑑別宣王之簡序遂以爲刺宣王說者謂其異乎鴻鴈之選定安集豈知鴻鴈并非宣王詩乎詩傳繫之王風次君子陽陽後則亦景王之世之詩也景王事他棄可考其見於春穗內外傳者惟鑄大錢鑄兼射三季之中害金再興單穆公伶州鳩皆有諫所謂周固羸國而又離民以佐災當時民生之不獲遂可知已夫故鄉之失所猶思得樂土而居之宅人之難特猶思得姻親而依之詩傳關

卷七 王詩黃鳥我 王九

至於離鄉而益賤造門而不賓可若何於是悔始者依人自固之爲陋而信桑梓之不可輕棄矣黃鳥此邦之人行野昏姻之故皆指周人而言集木啄粟即逝梁發荀之喻也蔽樗采葛卽苑柳桑采之喻也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京師者固四方之所彙集也乃今掉臂而來掉臂而去蓋柔遠之政未聞而先王六行之教久已弛矣或疑舊邦既有居可居有倉可倉皆何爲去彼而就此夫人情熙熙攘攘狎狎狎狎來雖聖王不能禁而之所以趨避也有故采風者每

託以諷其上觀此詩云不我肯穀不可與晤不可與處彼其志豈止狂飲咏哉卽樗可以俗蔭遂與葛可以救枵亦直寓言以見舊姻不足恃賴曾樗遂之不足耳非果謂居棄廬而野株是依釜兼羹而惡艸是飯如丐人之爲也註疏以爲婦棄於夫而怨之說者遂謂富易妻者衰世之常情審爾覆水豈容復收而就俞屋就俞宿卽詩人代爲發婦言亦不應辭志節如是所由始與谷風之奏異矣彼不見牒仕而孔云者非婚姻邪質言之雖曰亦祇以富可也抑小雅角

詩傳關

卷七 王詩黃鳥我 王九

弓戒婚姻之背違而民效民然歸其教於上君子觀風於行野僕亦有微猶之思乎

王詩若之夢中谷篇

按景王太子壽蚤夭猛與句敬皆其母弟子朝長庶孽也王愛子朝將大焉未及而崩子朝恃寵爭大於是大臣尹固召盈毛得輩欲附太子朝劉蚩單旗輩欲附太子猛子朝率三邑之甲逐劉子單子殺羣王子八人子朝奔京鞏簡公甘平公敗績於京司徒颺以王師敗績於崩城單劉又以王師敗績於郊故春秋書曰王室亂是季冬猛卒而句大與子朝尋曠林之戈狎出狎入郊郭澤邑瑕杏東訾之間巢焚原燎

詩傳聞

卷七

王詩若之夢中谷

三

變為煨燼鋒鏑縱橫化為戰場師處棘生饑饉海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鹵沈斯亦世道之屯期而生民之否運已所為詠若夢而繼以中谷也若之夢羨其榮是反比亦猶樂莠楚之阿那者谷有雅悲其悴是正比亦猶慨苞匭之冷浸者如以若附木而生雖榮不久則蒙夢亦曰芸其黃矣秋杜亦曰其葉菁菁凡物有榮必有瘁何獨若夢為不久榮乎又按魯昭二十六年左傳王次於萑谷俞雅萑即推也中谷之詩兼乃作於此又昭二十九年傳云片固之梗也

尹固子朝之黨見子朝事敗以子朝奔楚尋復歸周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至是尹固果見殺愚不設強以傳釋詩而姑敘韓嬰引詩以釋傳曰有女此離過人不淑嗟其法矣言嗟及矣尹固之謂矣

詩傳聞

卷七

王詩若之夢中谷

三

王詩有兔篇

周室東遷強藩跋扈晉人尸盟最久其後強不在晉君而在晉臣平昭以降權移六卿六卿中又自相矛盾蓋自趙鞅以無罪殺邯鄲午午之黨荀寅范吉射與趙氏爲難鞅奔晉陽與師逐君側之惡執詞固已不正春秋嘗集書曰叛矣周卿劉文公卷者范氏世姻也襄弘事劉或不無與范之意趙鞅惻然遷怒有討于天子之大夫周亦不難修弘以謝趙王室凌夷外之叛人願指如意內之孤臣殞命非幸世道至此

齊傳聞

卷七 王詩有兔一 三十三

誠有令人不忍見且聞者先是敬王避子朝餘黨之亂入于成周襄弘建議糾合諸侯以城之是役也謂之遷都其任怨大矣又設狸首以射諸侯之首不來朝者此固其賈禍之因鞅所爲借范氏釋憾一網盡之也莊子有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襄弘歿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塤夫弘之爲僇豈不信于其主哉乃不悅于晉臣耳詩傳不曰周人殺之而曰趙鞅殺之此正孔子春秋筆也其不見于春秋者何諸侯專殺大夫則書襄弘之殺雖繇趙鞅

實假命于天子以天子殺其大夫又未嘗告魯魯史

何書之有嘗論襄弘忠周猶董安于忠趙趙迫于智氏而殺安于猶周脅于趙氏而殺襄弘怨家制令罪罟滋張忠良無以幸其生矣然而安于始亂者也於趙功首而於晉戎首也小忠則大忠之賊與弘固未可同日語趙祀安于於廟而未聞周人祀弘其忠魂祇不泯于琨化耳抑當是時趙氏之驚悍已極其所殺晉賢大夫又有寶鳴犢犢舜華若而人孔子所以臨河褻足愴慨于刳胎毀卵而不至其郊也繁琴之作

齊傳聞

卷七 王詩有兔二 三十四

亦悲維羅之志也夫

按周殺襄弘見左傳哀公三年此正王迹熄時也漢儒謂風終于陳靈之株林不知風終于敬王之有兔有兔而後詩罕見矣其後百數十年屈原始以騷鳴于楚

附呂化光古東周城銘并序

呂溫字和叔一字化也

魯昭公三十二年襄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侯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襄弘違天必受其咎與歲周人殺襄弘左氏明證以爲世規俾持顛之

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主垂大訓也予經其
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
會風而居中本正拓開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
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其
弘言抗其傾坐合諸侯靡崇王城雖微遠猷實破
今名宜福而禍何傷于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
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惟道是信國危殫扶
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歿殉興亡治亂在德非
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遐憤勒銘

壽傳聞

卷七 王詩有免三

三

頌周以勸大順○柳宗元非國語云吾友化光銘
成周其後牛思黯作訟忠其弘之忠悉矣若夫當
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恒者之言也

附王鳳洲左逸

劉氏范氏世婚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
以爲討六月癸卯王使賜長弘死曰殺大夫之力
周不及城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爲
討弗敢憾大夫弘并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藏
諸侯之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爲臣

僇臣歿且不朽君王幸諱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
諸侯嚮賓以僇臣之故臣歿且不朽成武二氏始
之良也宣孟文子嗣之英也奕世陪晉力軋而爭
孰爲叛焉如其與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
卿毋乃非漸乎夏殺關逢成殷志也商裂比干囚
周討也晉之從政睥睨千雉無日忘之臣聞命矣
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
度維是不佞與于厥事賦桑柔之五章而歿周人
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珌

壽傳聞

卷七 王詩有免四

四

詩傳闡卷之八目錄

齊

齊詩引

東方未明

盧

營

丰

敝苟

南山

載駸

猗嗟

風雨

雞鳴

東方之日

甫田

著

詩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詩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詩傳闡

卷八

一

詩傳齊俗習于田賦營

詩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詩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

刺之賦敝苟

詩傳襄公甞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

南山

詩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駸

詩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議之賦猗嗟

詩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詩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詩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詩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詩傳闡

卷八

二

齊詩引

樂記子夏云齊音敖辟驕志淫於色而害於德魏文
典論曰徐幹嘗有齊氣地里志齊詩如還如著此亦
其舒緩之體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蓋言齊俗之音如
此非謂齊詩盛敖辟也鄭音好濫衛音促數亦當作
如是解不然宋固未嘗有風何謂宋音蕤女溺志耶
師乙又云溫良而能斷者宜誦齊齊者三代之遺聲
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與商爲夏帝之遺聲也
猶然則敖辟驕志者其音之濫能使人見利而讓者

詩傳聞

卷八 齊詩引

其音之正所感乎郝氏謂以商齊之聲誦風雅頌之
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詞侶已但乙明言誦商
誦齊不曰商誦齊誦此又何說焉蓋爲商頌者其音
必商爲齊風者其音必齊即謂商爲商頌齊爲齊風
亦可觀春秋大夫賦詩見志即鄭衛之詩未嘗不可
誦何況於齊其丰及風雨二篇毛詩誤列于鄭後儒
遂以淫詞目之詎知爲九合一匡定霸之先聲哉若
夫敝笱載駘諸篇亦可厠之魯風而繫齊不繫魯者
詩固作於齊人也

齊詩東方未明篇

序於東方未明曰刺燕節也而系著其所刺爲誰衍
之者曰朝廷典屈燕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
職此數語與竹書紀年懿王陟之下沈約註相全沈
注必有所受詩序在竹書未出先非襲之竹書而襲
之所受也凡序之勦襲類此詩傳以此篇冠齊風必
襄公以奔詩矣其曰齊大夫相戒以勤於公則固非
刺詩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夫未明
求衣豈太早計特此皆不應有自公召者或其君求

詩傳聞

卷八 齊詩東方未明

治太銳邪大夫蓋憐然有戒心焉故曰折柳樊圃狂
夫猶然瞿瞿吾儕散以朝常爲戲乎寧卜早燕卜晏
僕未能俟夜如何其稍或不風則已失之遲暮慮于
後至之罰矣辰夜猶壯子云時夜非晨夜也如序以
爲刺君典屈燕節則視其君曾狂夫之系若語直而
無蘊藉豈詩人之旨縱該諸挈壺氏然經文固云自
公召自公令何據而知爲刺挈壺也

馮嗣宗云按不能辰夜之辰今朱傳誤作晨朱子
釋詩時齊魯韓三詩俱在雖有附見他籍者皆不

依用則所從惟毛傳耳而字畫多訛或傳寫之謬也它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半牛下括作牛半求禽新特之禽作我胡然屬矣之然作爲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小旻抑二如彼泉淥作流泉朔月辛卯之月作日爰其適婦之爰作奚天降涓德之涓作惛降子卿士之子作于俱是顛倒錯謬今人不讀注疏訛以傳訛俱不能辨

詩傳圖

六卷八
齊詩東方未

三

齊詩盧營篇

序於盧營二詩皆曰刺荒未爲甚謬衍之者於盧則曰襄公好田獵百姓苦之故陳古以諷豈以美且仁之禴不啻加之雄狐故邪然而鄭叔段亦嘗以此見禴矣外傳載桓公問管仲曰晉吾先君襄公祭臺以爲高估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製戎士待陳姜之餘由斯以觀齊襄外作禽荒豈減於內作色荒哉大夫諷之而賦盧若曰此其人非不美且仁也非不美且慈非不美且儇

詩傳圖

六卷八
齊詩盧營

四

也顧鬚眉丈夫豈棄本業乃日牽紫鈴之駿犬與之馳騁爲利獸之樂亦足羞也人與犬共禴刺譏隱隱在言表以爲諷之則是何陳古之有厥後且正之田彭生見形於大豕亦能嗾夫盧乎夫鬪雞走犬六博蹴鞠者齊之俗固然其於田事尤所習但如邠風之于貉爲乘其同績武泰風之奉時辰牡亦誰得嘗且禁之乃卒然狹道相逢而必欲以禦倭逞伎呂氏謂意氣飛動勃勃見於眉宇之間所以染其神者深矣營茂昌皆地名而猶山乃其經歷之路此人蓋日獵

於猶故於過此者未嘗不與並驅角長而彼其之子亦每每推雄而奉雋以儼且好讓之於是同儕人之譽已以自鳴其得意非交相爲舉特自舉耳此正齊人矜詡誇誕之習氣所繇未能一變徑至遺者也是篇與盧相屬蓋亦因襄公好田而罪志之若哀公則益棄據矣

按埤雅云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鉤又言貫制之衆言田事諭飾而諭以有制所以刺荒也義訓曰魯犬韓有盧宋有鶴

白色鶴

詩傳

卷八

齊詩盧管

五

按毛詩編次失倫雞鳴第一還第二故序皆屬之哀公又越五篇而後至盧乃始屬之襄公不知襄公以游詩不可樂見僅東方未明一篇亦未審作於何代也

附曹植樂府名都篇有云關雞東郊遺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肯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鸞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此正與營之詩同意蓋刺時人游騁之樂也

齊詩丰篇

春秋時亡公子之得國者其奔也必有受其入也必有奉要以得人心爲本是故子糾爭而敗小白爭而成非有幸有不幸也今觀丰之詩齊人因小白適莒慕之而賦則當時人心所屬久矣其在小白乎叔向有言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有一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若小白者殆兼之矣按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卷八

齊詩丰篇一

六

詩傳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明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夫魯雖孱國力不啻數倍莒魯納糾而弗克納卒致乾時之敗而貽喪戎路之恥內弗受也以其歸而不逆則亡無愛微可知也小白不假大援假然自莒先造其國國人樂爲之拒敵此豈智力能強乎哉今讀丰之詩則自其初適莒時已有悔不送不將而願與之同行同歸者彼其自莒先入非定計于先宜不及此叔向又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其母

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胥無隰朋以爲輔佐有

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貽不縱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夫外主無論已賦丰者倘卽高國之流耶侯巷俟堂有密謀也不送不將以遠嫌也衣錦裳錦紛有此內美也聚衣聚裳欲其輜晦而無爲炫耀也此詩人之微詞也夫美服似君楚圍所以不終雍車及終秦鍼所以懼選于是知齊人爲小白謀忠矣彼盟醢之大夫于糾也楊濟○齊莊欲弑糾及齊大夫盟于莒

詩傳聞

卷八 齊詩 卷二

七

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蓋襲坊記之意坊記曰婿親迎見于舅姑父之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亦世所希有之事朱子見爲鄭風遂意其與所私期而復有異志然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盛服車馬以待者如仲與云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壻爲加景乃驅景與聚通卽周禮所謂素紗蒙于禮服上避道路風塵也詩蓋援此禮諷失禮者按此詩原與婚禮無涉如謂齊人慕小白而寓言于擇偶庶幾猶可

齊詩駢筍南山載駸駸篇

邵二泉曰魯風寓齊詩中駢筍載駸是也然姜齊女也抑固齊之風乎夫駢筍刺魯桓是已朱子輒欲改桓爲莊何屈豈子當制母而夫不當制妻乎亦嘗考車中之難莊于時爲季幾何乎澡之會桓實尸之雖有申繻之衷言不聽固非一孺子所能尼其轍桓沒之季莊僅十三可輒以制母之事求多子童昏乎且文姜之侈從來矣如雲如水操柄固在其手桓亾而以國母臨于上區區欲于車馬僕御間求隄防之術

詩傳聞

卷八 齊詩 駢筍南山載駸駸

八

亦已疎矣但父子之遺天性也使莊誠有志則于時亦不甚釋所謂嬰兒拱手誰設侮之乃元季築王姬之館二季任其母會齊侯于襦三季任溺會齊師伐衛四季任其母宮齊侯于祝正而是冬又躬及齊人狩于襦于時莊季已十七何霖心肝至此至此而文姜之惡愈不可制矣齊人遺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目之爲展甥似魯似朝若玩孺子于股掌之上甚矣莊之不競徒爲讎國所狎昵而竊笑也爲莊公者宐如何崔仲晃曰痛父復讐而已是故屈文姜而餽其養

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干衣衰食糲號泣于王求
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度治兵蓄銳觀釁而東
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戮惻我之不卒者惜乎
莊公既幼而愚又驟石碯子犯之臣度公子者方觀
變而徐曰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按仲見此
論實爲中窾合四詩觀之敝笱刺魯桓南山刺齊襄
載毆刺文姜倚噤刺魯莊篇次自應聯屬中間何得
間以甫田

詩傳闡

卷八

齊詩敝笱南
山載毆倚噤

九

齊詩風雨篇

齊自雄狐肆慝卑聖侮士惟女是崇優笑在前賢材
在後蓋雞暗于時失其所以爲司晨矣桓公而造仲
父爲政九合一匡斯亦春秋間晦明一大際哉孔子
故亟稱其仁剛詩錄風雨亦猶歎微管意也呂氏春
秋云桓公使人請夷吾于魯魯君使吏鞞其拳膠其
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
迎之被以燧火繫以犧假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
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口益明耳益

詩傳闡

卷八

齊詩風雨篇

十

聰敢以告于先君夫其隆禮而專任若此向令魯施
伯之謀見用幾無生仲矣其幸而得囚與役夫相爲
唱和長驅至齊卒據其政佐相以終克戍令名蓋有
天幸焉王弼州謂天不欲南澤楚北澤戎狄蚕食周
故委仲于齊以爲屏翰是也賦風雨者倘卽鮑叔之
流乎獨怪管子天下才先是蓋早奉桓則申孫之矢
可無集鈎生寶之難可無就檻而亦不至爲聖門口
實豈子與氏所云大任將降先拂所爲者耶前篇丰
之悔若代爲仲悔矣夫魯不能用仲而卒爲齊用此

魯所以終不競也

按風淒雨晦有似亂世荒昧景象故序以爲思君子處亂世能不改其度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俞之察劉峻辨命論引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皆祖序意也序雖不知爲美桓公相管仲作亦頗有意致特其詩不幸誤入于鄭朱子遂謂其輕佻狎昵不類思賢必以風雨雞鳴爲淫奔之時則大失詩趣而義亦俚矣猶幸詩傳尚存

詩傳闡

不卷八 齊詩風雨篇

十一

不但爲齊風生色亦且爲鄭風雪穢云若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游賦風雨宣子善其不出鄭志則或左氏之傳說而序所襲者歟唐詩野有蔓草亦然

齊詩雞鳴篇

凡一篇之詩必出一手此詩詩二章忽入斷語章藻殊爲不倫胡休仲云此爲述古賢妃警戒則作者所陳描畫情事或述其言或寫其誤正入想之微妙摘詞之神巧故竊妨於兩岐此亦譌爲序周旋者也所謂思賢妃者序說耳季彭山俱作賢妃告君似已第既聞所聞見所見以告而旋自解其所告之非真不與上下文義自相矛盾乎今以夜景揆之雞鳴每先於蠅聲蓋雞者兌之畜太白揚輝則鳴鳴必三度故禮有初鳴而衣服者若蠅聲則將旦之景卽所謂蟲飛薨薨焉賴借化矣許氏謂匪雞則鳴亦有蠅飛之聲蠅飛則天明所以速其起也最爲得解但日出之究何得反後於東方之明愚意月字乃日字之訛按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妃以爲不但東方明而日出且有光此正視朝之候故下文遂云會且歸詞愈迫矣若月究則三句眺魄遲速不同安得據此而卜夜如何其乎序以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夜警戒相成之遺不知爲衛姬箴桓公好

詩傳闡

不卷八 齊詩雞鳴篇

十二

內也列女傳云衛姬者衛侯女齊桓公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音以厲桓公故張萼女史箴曰衛女矯桓耳忌輪音與屏辭之樊姬當熊之馮媛辭輦之班婕妤妣標彤管今觀是詩所賦益徵其志厲義高斯固脫替之流亞矣左傳稱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當豈固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易牙有寵于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太武孟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太公子無虧

詩傳聞

卷八

齊詩雞鳴篇

十一

五無何亦旋見殺於國人以共姬之怙寵卷交險誠傾國如此彼不爲夜半之汰斯已矣安能爲此雞鳴之賦賦雞鳴者其少姬乎夫五公子爭太皆莫克終卒之有國而傳者惠公也倘亦其母德懋耶

齊詩東方之日篇

序於諸詩未得其解者不曰刺衰則曰刺亂此詩序以爲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毛鄭遂以日月喻君臣一東方之日月耳毛以爲明盛鄭又以爲明而未融於詩義有何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猶爲近之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曜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鬋髻兮若輕雲之蔽月選詩美女篇云容華耀朝日誰

詩傳聞

卷八

齊詩東方之日

十一

不希令顏休胡篇云婉彼幽閒女明豔侔朝日以此喻姝子未爲不韻乃詩傳則曰莊公霖禮齊人刺之爲詩說者竊其意謂莊公好女樂君子譏而賦此密如其說則東方之日言其姪樂日以繼夜也東方之月言其姪樂夜以繼日也我卽我發所謂男女同席履舄交錯也乃予詳味詩傳更有臆見於此夫傳於衛之鵠奔曰昭伯霖禮於采芣曰公室霖禮則此所謂霖禮亦可知已齊亮之霖禮孰大於驟如崔氏以犯干椒者詩人始比爲棠姜言以姝子目其君歟取

義於日月者惟日月之允可以侵人戶庭而燦禁安
有君而姪臣婦於其宮者乎據櫺之歌扭於在室在
閨也踰牆中殷室其及矣

書傳圖

卷八 齊詩東方之
十五

齊詩甫田篇

齊自春禘之初僖公已禴小霸施及桓公遂為五霸
晉熒再世而尋不競晉文狎典世主夏盟齊為晉弱
久矣景公所當歷晉平昭頃之際猶未設與晉爭雄
逮晉定益庸弱六卿擅政諸侯攜志景於是乎奮其
詐謀僞熒叛晉而圖霸春禘定公七年齊侯與鄭伯
盟於鹹是季又與衛侯盟於沙越一季又與衛侯次
匡氏明季與魯定有夾谷之會是冬又與衛鄭為安
甫之會越二季又與魯為黃之盟嗣是而後與衛侯
詩傳圖
次垂段定十又與魯衛會於牽又與宋公會於洮定
三季又與衛侯次渠陳定十糾列侯以抗晉者幾森虛
四年歲憾不即執牛耳於壇坫今晉楚之從盡歸宸宇以
快投壺之風志其意欲固已奢矣醜是矜功而能大
虛願而能至者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夫齊固霸
國之餘業也使能修其政今何遽不足以自彊乃徒
見晉森德只之可歸而不計已亦多敗德之可數日
紛紛以求諸侯為事豈非舍田芸田適身而遠志祇
自貽伊戚者哉是時景公盲國五十餘季矣夫亦日

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乎晉人稱其治愈久政愈
熒季彌進德彌退未幾見屈彊吳甘心受命涕出而
女猥以不絕物自解又何憊也則信乎務廣地者蓋
馳遐想者迂何如圖大於其細圖遠於其邇者爲得
也夫宋襄求諸侯而傷於泓楚圍求諸侯而隕於乾
谿吳夫差爭諸侯而禽於干隧景公之不爲三君猶
幸其求而未得志耳亦足爲好大者永鑒矣

齊詩

齊詩甫田篇

上

齊詩著篇

記云昏禮闕世之始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
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又云父親鸞子
而命之迎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
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注云以輪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偶之義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以入蓋親迎之禮從
來尙矣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所謂告無匹也
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
侍傳聞
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
重乎是雖諸侯亦親迎於其所館而竹書紀成王命
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於宗周夫王世子猶然
而下此者可知已齊俗昏禮不親但俟婦於其家故
詩人托於新婦言以刺廢禮如此或乃云齊俗不親
迎此婦未必知也但見其俟已攝盛故歷叙之初齊
刺意是以此詩真爲新婦自佗何其固哉夫新人入
方煙視媚行縱素能詩此時何暇輒相調且壻一而
已以素以青以黃瓊夢瓊瑩瓊英不空倏忽改觀如

是詩傳曰君子譏之是也固知三百篇中其為代言之體多矣

詩傳闡

卷八

齊詩著

七

詩傳闡卷之九目錄

魏

魏詩引

伐檀

十畝之間

杖杜

陟岵

園有桃

碩鼠

鴝鵒

葛屨

詩傳魏之君子

美之賦伐檀

詩傳魏之君子

賦十畝之間

詩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杖杜

詩傳魏人

賦陟岵

詩傳闡

卷九

十

詩傳魏人憂其國

賦園有桃

詩傳魏人困于

其國賦碩鼠

詩傳魏人苦于征

賦鴝鵒

詩傳魏之內子

怨之賦葛屨

魏詩引

魏之封爵世次其詳不可攷安成劉氏云先儒以魏所封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今按左傳富辰所云畢爲文昭信已孔書畢命雖疑爲筆然竹書紀康王十二季六月王如豐錫畢公命濫書律歷志亦云康王畢命豐刑則實嘗有其書而孔書亦尚拾得其一二語所謂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者或廣中之貞也儉嗇而福急亦自其俗流失耳豈克勤之設端使然哉左傳閔元季晉獻滅魏以賜畢萬先是辛廖

請傳聞

本末 魏詩引

占其必蕃昌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則是萬之先世原繁有國豈魏卽其國歟魏小國不著於春秋惟魯桓三季左傳載芮伯萬爲母所逐出居於魏四季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揚羽王事靡盬此儻其肯耶永嘉陳氏曰春秋錄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每言王事然邶北門鄘伯兮作于管霍皆北門所謂王事未知誰指而伯兮從武庚伐衛故知爲武庚奔驅也馬賁與云揚羽陟岵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四牡采芣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乃其驤行役之

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霖期

其詞一耳故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閑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此言始近之要以風雅各自有體而正變亦屬承訛若夫魏之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故伐檀以河干爲言而彼汾則本是唐詩向誤入於魏杜牧揚羽本魏詩而向誤入於唐乃魏詩寔非爲唐作也猶邶詩鄘詩初不爲衛作鄘詩初不爲鄭作也其詩先於唐非唐彙所兩之抑亦著能諸滅同姓之惡云禽或謂齊

請傳聞

本末 魏詩引

始霸而晉代典故唐次齊然則中間何又隔一魏爲是說者知桓文而已矣

又按左傳畢原鄆郇茲繫國名畢至宣更禱魏或畢乃是采邑其封魏亦如管霍之封邶鄘耶抑中間或有遷徙如唐之後爲晉耶皆不可攷矣至若昭九年周晉爭閭田景王使詹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鹵土也則魏與畢在夏世自是兩國

觀詩伐檀篇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蓰而行在易大畜九二之爻曰輿脫輹象以爲中無尤謂其當畜之時知止不進雖有可駕之輿脫其受軸之輹材大而養重故無躁進之過此卽伐檀寘河干意也然必无妄而後可畜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此與易所云利有攸往相反然與先事後祿之義甚合蓋無功而食祿宜其凶矣序所

詩傳

卷九

詩伐檀篇

三

云刺貪以訓中四句亦近但此詩美不素餐之君子則正借貪者以形廉者子基曰未嘗爲牧而牂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耶義與此同如謂既不食力於伐檀又欲食力於耕獵固爲無恒又如謂寧守其伐檀故業如稼者獵者不見異物而遷以祈終必有獲此又未然蓋稼獵固是影語舜伐檀亦未必實事止言此君子寧閑任重之具於不試決不受無勞之奉於非望如彼無故苟得食浮於人者流耳在易漸之六二互坎爲象以坎中所自有而飲

且食之故其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夫子贊爲不素飽豈非以其足乎已無待于外絕于進求榮之念耶以是待乏之得位而應之則爲漸陵曰終莫之勝吉而將來爲上九漸逵之羽卽是人也進以正邦此其選歟伐檀君子足當之矣

按毛傳云連風行水成文也蘇明允衍之爲文甫字說說者見謂古注之不可廢如此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此解殊未當

詩傳

卷九

詩伐檀篇

四

按魏風此詩最爲近古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苢伐檀白駒騶虞也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夫列國之詩賦以見志者固多被之絃歌者或少伐檀獨與南雅並列儀禮所謂鄉樂惟飲者此類是耶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皆古聲辭

魏詩十畝之間篇

詩以觀世其人之潛見進退往往自見於詩而時之
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開塞而隱亦因可見如余今之
退食免冑之好仇此盛世思皇奮庸之象也至簡兮
之秉翟公庭考槃之寤言澗陸斯固儉德避難不可
榮以祿者矣然亦惟身自爲隱耳若却之北風惠邀
好我携手同車則并飄其儕以偕隱而魏風之十畝
類之第北風之詞甚急而十畝之詞較緩豈其所值
之時勢殊歟曾子曰國有道則寢若入焉國無道則
寢若出焉仁者始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
遁於刑弗違則始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
澤之污聚橡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此魏風賦十畝意也其亦異乎援茅連茹者矣十畝
或是詩人約舉或魏地有名十畝者國語王師戰于
千畝千畝亦地名也季彭山以一夫各受五畝之宅
十畝乃合兩家而言十畝之外又分同井之人而言
其說倘近是然亦不必甚泥自序以爲國削而民無
居解者遂以開閒泄泄爲無所得桑而空歸按水經

詩傳

卷九

魏詩十畝

五

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
之間然魏地雖褊何至僅僅以十畝計古者五畝之
宅樹墻下以桑豈因地小而遂不毛蓋閭閻有優游
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昌黎所云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此
閑閒泄泄之謂也夫棄朱紱而狎綠蘿雖或介性所
至亦其時有以迫之故曰可以觀世

詩傳

卷九

魏詩十畝之

六

魏詩秋杜篇

毛詩此篇誤竄于唐故序以爲刺君不能親其宗族
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夫曲沃周晉之同姓服
屬又未遠也其狡焉而思覆宗豈君不能親親之故
失在以甸侯而建國卒至尾大不掉耳驪姬有言自
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技能兼翼此亦曲沃之
獻狀矣夫不罪篡國之強孽而專刺弱植之廢宗詩
人豈偏頗至是况此非晉詩乃魏詩乎魏爲晉滅國
豈失其傳故其世次名字無可見而詩傳亦第知爲
晉詩則
卷九 魏詩秋杜篇
魏之君子所賦以訓民孝弟而已朱子謂此燕兄弟
者自傷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夫詩明言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同姓求助于人者大言固若是乎今玩
詩意正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相類蓋特生之
杜其葉泮然而盛若相比而相飲則雖獸非獸也有
人於此獸行豈獨豈無他人可與侶緣若是惡同而
好獸哉正以有他人不如同父之共本而連枝者
爲可恃嗟乎塗之行人非少矣掉臂而來掉臂而
去能令一任我踽踽獨行其於燕兄

弟者何竟莫爲相扶而相助則以非同父焉故也非
同姓焉故也然則人於同父同姓宜何如其克悖也
所謂訓民孝弟義蓋如此常棣之詩曰雖有良朋况
也永嘆雖有良朋烝也無戎良朋如此况行路之人
乎

青竹園

卷九 魏詩秋杜篇

八

魏詩陟岵篇

魏風行役之詩凡二揭羽之役爲王事也陟岵之役何居豈其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乎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悌弟思兄亦何待升眺特托言以寓望鄉之情耳不言己之念其父母兄而代父母兄之念己不言己之自爲慎而代父兄之以尚慎相期此詩人情至入微之語非守身養志者不能遺也夫男子生而志四方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者亦徃役之義則然然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

詩傳

卷九

魏詩陟岵

九

故曰猶來無止蓋邊戈戍鼓則懷惋悲壯而望雲瞻木則氣結啼枯固詩人之致乎其未暇及室于嘆之婦嗟潤嗟洵如擊鼓者此則爲未娶之季言也抑亦可以見當時之役法役其子則不役其父役其弟則不役其兄而生還之未可卜兩地之遙相憶已若此唐人弔古戰場文曰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惻惻心目寢寐見之嗟乎爲人上者覽此

其於得已之役亦可以少寢夫

按禽雅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同釋名云岵岵也

人所估取岵也岵所出生毛傳反之或是偶誤

朱子從毛

詩傳

卷九

魏詩陟岵

十

魏詩園有機篇

序以園有機爲刺肯雖泛尚無大謬乃衍之者何其
支也夫魏俗卽甚儉嗇亦惟葛屨刺福心耳豈可執
是以槩魏風又替之以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於是
毛詩以園有機得其實爲之殺典國有民得其力爲
君用試觀詩中何曾有此意至鄭氏又謂君倉園機
不稅其民若然魏君有辟穀之術邪程子云機實則
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對典也
黃氏通解亦云以核充穀猶以憂而度曲然則下章
詩傳聞 不卷九 魏詩園有機 十一

聊以行國又當佗何解夫詩之大旨必有所屬園機
二句爲一章關鍵而托賦所由愚意詩人殆憂國無
實政乎蓋園有機至於實而後可殺園有棘至於實
而後可倉就是爲國而可虛文相蒙者彼人之所爲
誠謬矣乃不知者反以彼爲是反以我之歌謠爲驕
行國爲罔極何其不思之甚哉其曰我士則賦詩者
士也故詩傳曰魏人憂國而序以爲大夫刺肯亦非
也抑又有解于此機之實可殺棘之實可倉不盡落
其實不止茲俞魏介在大國國是不定能無爲所併

忝乎君子蓋憂魏祚之不長矣抑機心苦棘心赤詩
人或以自況其憂國之忱而歎人莫知乎然詩趣虛
圓或當行國之際偶見有園機園棘觸緒而吟以寓
其無聊又未可漢索解耳至嚴坦叔云機可爲核而
不可爲穀郝仲輿云二物皆果實之賤者今欲以機
當肉以棘當穀屯膏惜費以爲處貧寡當然斗筲之
人何足與議大計詩人所以漢憂此亦祖儉嗇之說
而甚焉者也夫儉爲其德聖人且謂與奢寧儉而何
至厯詩人之憂若此

詩傳聞

不卷九 魏詩園有機 十二

魏詩碩鼠篇

老氏云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則至治已管敬仲有云凡民之所以重去其鄉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然必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素所往而得之今至使民不見德目爲碩鼠貪泰不足

詩傳

卷九

魏詩碩鼠

三

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其貪殘也滋甚民生其間雖復闢以山河限以重關欲其無掉臂而未得乎去亦何待三歲鄭箋云古者主歲大比民或於是徙詩人之義或然歟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稱受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而旅師又有新貽之治是則民有棄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固訟所不禁詩人重言樂土蓋先擬一境於胸中而躍躍赴之矣故曰民猶沙也太上以膠搏沙其次以水搏沙夫以水搏沙豈恆聚之

物又况以手搏沙乎然則周禮所云無棧無節園土內之者抑末耳魏固羸國而民復驚然有遠心能無折而入於晉哉

按呂氏春秋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之三章

按易晉之九四晉如施鼠貞厲蓋其卦內坤而外離九四居不正上承柔主下據羣陰互爲艮坎爲權臣貪利之象此詩序謂刺重斂近之又贅之以刺其君貪而畏人殊失詩人渾厚之義

詩傳

卷九

魏詩碩鼠

十四

魏詩鴟羽篇

嘗觀小正四牡狀杜先王所以慰勞人者皆喻王事
靡盬其口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曰憂我父母委致如
其自叙瘼憾此諒衰而祈父興嘆於轉輓北山欽慨
於猷賢下逮東遷則有賜水于役艸黃蘗石采某大
車諸佗彼直以王民供王事而不堪其役已若此若
鴟羽則侯國之爲王役者也觀春秋之末敬王猶能
以城成周告晉晉人爲之糾合諸侯宋仲幾一不受
功而被執況游此王靈猶未甚歟乎其今固能行之

詩傳

卷九

魏詩鴟羽

十五

下國矣夫率土賦非王臣徃役亦自其無可逃之分
第以靡盬之故至使樹藝無期顧蒼禾遂則當時天
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亦可槩見征夫惟有顧
天而已鴟連蹄性不木止集樹已失其所集棘已非
其極集桑已違其常然尙得以其類聚衆羽而成翼
衆衆翼而成行今久從征而父母兼以爲蒼則又鴟
之不如也禽雅春爲蒼天正藝黍稷之候故黍離及
此詩茲綸之要之顧天亦所以顧君耳魏侯周之鹵
土與邵芮岐畢俱屬逾封其調遣或尤煩於諸國此

風詩王事靡盬所以猷見詠於魏邪毛詩繫之唐而
序遂矣意爲翼沃爭國之事大桓王固嘗助曲沃伐
翼又嘗伐曲沃而樹翼然所使尹氏武氏虢公不啻
徵兵畿內卽兩邑各以師從亦第各爲其本國不當
致尤於王事審矣

詩傳

卷九

魏詩鴟羽

十六

魏詩葛屨篇

詩傳此詩大槩刺內子之褊心所稱好人卽內子其
怨而刺之卽縫裳之女偽詩說爲勝者是已毛氏
不得其說妄意爲三月未廟見之女女卽好人審爾
則新婦自縫自服又將誰刺乃更以褊心目其君夫
女爲未廟見之稱以釋采蘋之季女則可於是詩縫
裳之女無當也弟勝女爲女君縫裳自是常業而輒
以此啣怨則國語敬姜所云王后親織玄統夫人加
以紘紃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士妻加以朝

詩傳

卷九

魏詩葛屨篇一十七

服者無乃不近人情乎抑葛單何以爲后妃之本而
休其蠶織者又何竟爲厲階耶愚意詩原屬典禮則
當會其典義糾糾四句不當如毛鄭平說直擬序所
云機巧趨利而已其所刺在褊心自褊者視之卽彼
糾糾之葛屨尙見爲可以履霜况此慘慘之女手安
在其不可以縫裳於是遂要之途襟之而途服之若
有汲汲焉不能少須之意抑何褊也斯固所稱好人
乎夫其舉止非不安諄遜讓非不有度佩飾非不貴
盛顧無如其褊心何耳褊心之事非一此亦侏僂觀

一節之驗也或謂婦人服不殊裳此當爲男子之裳
然象揄豈亦男子之飾偕老篇曰象之揄也揄一名
搔首或曰若今之篋或曰若今之釵靜女篇搔首踟
躕卽此則詩爲刺內子明甚在易坤德含弘光大爲
客而未始不爲布爲膏而未始不爲釜故能合無疆
而亨品物今至以褊心蒙刺則夫關雎麟趾之意豈
復可冀哉序以爲刺其君誠謬然褊不可以御下微
獨閭德爲然故曰僮僕稱其仁可以從政矣此聖人
寬則得衆之訓也

詩傳

卷九

魏詩葛屨

一十八

詩傳闕卷之十目錄

唐

唐詩引

蟋蟀

山有樞

采芣

場之水

無衣

葛生

采芩

杖杜

野有蔓草

羔求

彼汾

綢繆

詩傳唐

賦蟋蟀

詩傳唐侯

賦山有樞

詩傳闕

卷十目

詩傳曲沃盛

憂之賦采芣

詩傳曲沃盛

賦場之水

詩傳曲沃傅弒其

三閼處隱隱可見蓋

若倍王命為五字晉侯唐人刺

之賦無衣

詩傳晉人久于從

賦葛生

詩傳晉獻公好讒

賦采芩

詩傳晉文公好賢

賦杖杜

詩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

蔓草

詩傳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求

詩傳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詩傳晉亂民窮

傷之賦綢繆

卷十目

唐詩引

通釋云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雖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此言似之而非也按史記晉世家唐未生晉侯燮竹書紀康王九年唐遷于晉作官而美王使人讓之是昔周室方隆諸侯何得擅改其國號改必命於天子蓋晉之爲晉所從來矣然蟋蟀山有樞二篇詩傳以唐侯發端豈猶在宋虞之世耶蟋蟀猶不可知若山樞何其憂生之促似非盛詩傳闕

卷十 唐詩引

世詩也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季

平王二十六年

晉始亂故封

桓未于曲沃意是詩其作於此是皆乎於是而繼之某聊瑒之水藻衣則皆爲曲沃作然晉之禰晉已久而詩述于山有樞曰唐侯于藻衣曰唐人刺之蓋猶仍其故禰如禰殷曰商禰楚曰荆耳抑愚又有禰焉春祿誅亂賊托始魯隱曲沃以孽覆宗已當魯莊之世乃左傳雖詳記其巔末而經畧藻一詞及之何歟蓋聖人傳詩與作春秋寔寔相爲表裏曲沃疆梁已見於某聊瑒之水諸詩至述藻衣則曰曲沃稱弑其三君

僖王命爲晉侯凜凜乎豈滅麟經筆哉詩之所詳春祿自可畧蓋至魯僖二季晉始以滅下陽見或前此桑史亦原未及登晉事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朱子謂仍始封之舊號者得之序乃謂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者亦第拾楚於季札所聞工歌或僅蟋蟀一篇耳夫堯以天下讓而曲沃以一國爭爭而至于篡陶唐氏遺風固若是乎詎可

令僖王之季子聞也

唐詩引

二

唐詩蟋蟀篇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蓋叔虞所封乃堯故墟也此詩不知作于何君之代序以爲閔僖公儉不中禮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妄耳或乃據序作解云拘囚之王往往矜於其細而大者夷然不關于慮然驟語以儆戒之事其心東而不能展束極而馳又必至委頓廢棄而終棄自拔之路故詩開之以娛樂以拓其心胸而因發其所思此自牖之術也如此幹旋序意得矣要非經意觀每章以詩傳聞

卷十 唐詩蟋蟀篇 三

良士相易則非爲其君作也詩義自明垂煩別解抑詩可以觀楊用修辨春王正月引文選古詩十九首爲證謂漢初猶仍秦制以建亥爲歲晉其詩曰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此詩必文景之世所作建申之月卽爲孟冬故有白露秋蟬語因此可考周正之改月至漢武帝始用夏正以寅月爲歲晉其詩曰孟冬寒氣至朔風何慘烈此孟冬亥月也故有北風慘烈語其爲武帝以後之詩可知由今觀蟋蟀在堂不過

暮秋之景而遽云歲聿其暮則未幾卽獻歲矣此亦可爲周正建子之一驗師春紀曲沃莊伯弑季侯稱元年用夏正建寅爲歲晉不惟收元又改曆此正當

魯惠公末季然則春秋托始魯隱晉標王正有以也左傳晉獻問克虢之期卜偃以童謡對其曰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焯焯乃周正之十二月而偃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蓋晉之改曆至是亦既有年矣

按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蟋蟀同能帥

陰陽之悉者也詩曰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

詩傳聞

卷十 唐詩蟋蟀篇 四

建戌於文禾千爲季步戌爲歲蓋季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

唐詩山有樞篇

唐自叔虞肇封不再傳而變父遷於晉即當謂之晉矣矣叔變以後史記及竹書紀年並無復以唐稱者乃詩傳山有樞尚存唐侯二字豈變雖遷晉當時實未改其國號邪抑如殷之仍商稱楚之仍荆稱邪如疑此詩爲叔虞之世所他則自昭侯而下大亂又世而兼衣刺傳詩傳猶曰唐人然則翼自緡而上其君皆得以唐侯目也是詩固未知作於何代乃其詞微而音楚意悲而情促視蔭顧影若不給其殆有思乎

唐詩山有樞

卷十

唐詩山有樞

五

其當文侯之末造昭侯之初載邪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季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句侯建國末大本小師服固憂其不能久矣爲此詩者特託爲民間相語之詞以諷其上若曰吾儕處此如燕之巢於幕上危且可去須爾衣裳車馬子以爲子有會見非子之有也庭內鐘鼓子以爲子有會見非子之有也酒食鼓瑟子以爲今日不樂尚有來日會見夫來日之樂多爲歡會幾何也若不以此時急取而曳之妻之馳之驅之麗之婦之鼓之考之食之飲之人命如朝露一

且仁爲異物祇以供他人之耽耽而暇室者竊爲子

不甘也枉易離之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

大耋之唯聖人以爲何可久此即師服之所以策晉

者邪山有樞義始猶是益惕於禍至之兼日故化此

偷生語正言似反使聞者庶有悟耳序說枝矣朱子

以爲解蟋蟀之憂則似古詩之促曠逢觀者如云晨

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又

云浩浩陰陽移季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

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唐詩山有樞

唐詩山有樞

卷十

唐詩山有樞

本

候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又云生季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諸詩意沉大類山樞其義亦各有所寓非必有意蹈襲蓋詩人之致自偷不然即山樞且爲導逸之嚆矢矣

詩茶聊場之水燕衣篇

詩未嘗兼美刺正不以強弱爲美刺而序於茶聊場水皆以爲刺晉昭侯至燕衣則曰美晉武公甚乎哉助強凌弱元不衷以獎亂人也夫所謂昭侯者故晉翼也其綸武公者新晉沃也自穆侯以讎名太子而以成師名其弟師服固已異之兄其替乎兆於是矣成師包藏禍心已在文侯之世昭侯初立卽分國而封之沃固失強幹弱支之義然沃則負晉晉何負於沃也序一則曰刺昭侯再則曰刺昭侯且曰君子見

傳

不卷十

唐詩茶聊場

七

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若預爲曲沃慶者語云水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桓叔日強晉其始矣茶聊之詩或卽師服所賦以爲告昭侯則可安在其爲刺若場之水則又未必同時也蓋成師擅國十有五季其子莊伯殫亦十有五季而蒞公偁以卽佐之三十七季滅晉昭王請命凡六十七季之間曲沃閔君者三而晉則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及哀侯之弟緡凡六君成師弑其一緡弑其一偁弑其三積

國非一日猶必假寵於王靈彼翼之屢廢而屢置

民心益猶未忘故晉也其叛而歸沃者寧不實繁有徒顧何肯作爲詩章以泄其事夫亦翼之謀臣設爲國人相語以聳翼侯使蚤爲之備所謂言者罪罪聞者足以戒正以不告告耳若夫曲沃以孽覆宗是謂盜魁有何可美縱令偁之臣自美偁亦不過如子雲美新袁宏九錫方見嗤於後代是何足訓而聖人爲之錄燕承詩傳不曰晉而曰曲沃系曰蒞公而曰偁曰弑其三君偁王命爲晉侯見壞濫亂紀自王室始

傳

不卷十

唐詩茶聊場

八

賞姦誨盜莫此爲甚此卽春秋筆也然而不見於春秋者以魯史原不載也魯史不載聖人不增但錄唐人之刺詩直以告諸後世而已嗟夫三大夫之分晉祖偁之故智也威製之命三晉襲偁之故事也彼偁王者固爲亂臣樹幟而天遣好還於晉事亦可見矣按茶聊篇孔疏訓碩爲俊壯大爲大德燕朋謂燕朋比之行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偏黨乎此言是也或以彼其之子指昭侯燕朋寡助也篤馬

不進貌夫翌且弱矣猶得爲碩大乎又謂凡言彼其者皆輕之之詞非也嚴粲谷曰爲告昭侯故稱桓叔爲彼得之

按場之水篇大夫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襪素衣朱襪自大夫爲諸侯也通解云如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又按場水比翌之弱白石比沃之強固也然亦謂水清石見曲沃之爲謀不難知耳荀子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疑詩原有此末句而孔子刪之第觀左傳定公十年駟赤云

詩傳

不卷

水熱衣

九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則原無妨其躬身句荀子所引亦未可據

按無衣篇朱子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他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後說是也今集傳乃仍用旃說嚴粲谷引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名色耳其言亦近似然此詩非解自述也

唐詩葛生篇

曲沃偶纂晉是爲公其子說諸大是爲獻公葛生繼垂衣之後必獻公時詩也詩傳於是系綸曲沃而綸晉矣夷考春秋內外傳獻公伐驪戎伐翟祖伐耿伐霍伐魏伐東山臯落氏伐虢伐虞民之久終從征可知故詩人託爲閨怨以諷其詩則思存者而非悼亡者或泥序所云好攻戰則國人多喪謂蒙棘蔓域宛然荒家繁纍光景夫兵凶戰危鋒鏑之下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艸深閨發婦遙設虛祭想冤千里之

詩傳

不卷

唐詩葛生

十

外事誠有之第非此詩語意且旃二章此指於野於域猶近似至三章之此亦將指衾枕乎或者解衾枕亦以爲歛襲之具引儀禮大喪供角枕歛用衾爲証夫原隰之哀歸骨未能遑問衾枕其云此猶太此耳卑雅云葛生高而蒙楚歛生卑而蔓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毛傳謂禮夫不狂歛枕篋衾席獨而藏之當攝祭而登則出夫之衾枕睹物思夫始恨獨且其義不亦迂乎范氏

云枕粲余燭則其嫁未久斯善於體物矣蓋人情聖王之田古者新婚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而婦怨雖新娶者不免豈近於人情矣乎夏日冬夜憂思更爲難遣故志景以寫情古詩慙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江淹別賦夏簟清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意俱本此廣漢張氏曰此詩雖爲婦人思存者而佗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凶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後同歸於土而已按衛詩擊鼓王詩大車其卒章語意亦如是晚唐詩云可憐飛定

詩傳聞

卷十

唐詩集

十一

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讀之可爲酸鼻

唐詩采苓篇

曲沃以篡得國一傳之後不庇其子則獻公信讒之過也史蕞之占曰挾以衛骨且懼有口苟可以憐其入也必甘蓋晉獻之好讒已嘗借于士蒍之謂富子而女戎尤其最著者公固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室人弗受誰敢與之無奈其受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艷嬖之典常在中主第禍旣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于寵初夫如是雖欲弗受安得而弗受蓋至驪姬置董于胙公信

詩傳聞

卷十

唐詩采苓篇

主

以爲賊黷太子惟不能舍旃故耳其以采苓起興朱子謂采有聽取之義也陸司農埤雅云苓甘者苦苦者譏人害人必因其似而諧焉采苓則因人所甘而諧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所苦而諧之之况也對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對則又因人所甘所苦而併諧之之况也此解亦有意致按本草圖經首陽在河東蒲坂南今甘草所生處相近則采苓首陽未可目爲駕虛之詞且其下豈必無苦其東豈必無對故程子以爲生各其所與朱子竟反然詩義總不在是

蓋苓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實其爲首陽之巔之下之東聆之若鑿鑿可據正有甚不足據者高下憑其口東西恣其吻書所謂無稽之言是也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因謂讒言之起繇君數問小事于小人此又別解小弁之詩曰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嗟乎賢如吉甫不能無惑志于拔蜂之譖矧豈不聰如晉獻者乎

不孝十唐詩采苓篇 十一

唐詩杖杜篇

序以爲刺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朱子辨其非詩意審矣但泛謂此人好賢恐不足以致之則未知爲文公好賢而賦也嘗考晉文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左傳鄭叔詹所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是也厥後反國外傳紀其舉諸援能官方定物愛親戚明賢良事耆老禮賓旅爰故舊胥藉狐箕等十一族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大夫食邑士食田以至工商皂隸官

詩傳

不孝十唐詩杖杜篇 十四

宰無不受餼於官而賢者可知已當皆晉才自足供晉用卽文公欲謙無厭物也多方飯牛鼓角之倫自當樂爲之用若非煙霞成癖亦安肯隱鱗藏器翛然自遠確乎難拔至厖邦君側席惟恐不得當者從亡之賞如投骨於地信然而爭其不言祿者僅一介之推而祿亦竟弗及矣嘗怪用賢如晉文能得之罪肆之卻餒未免失之負繼之介推今玩此詩語意無乃爲龍蛇之怨而志過乎杖杜特生以比君子介性綿山餓隱欲授餐而無從此固文公所心惻也夫貪天

功爲已力子推言雖涉怨乃其陳義自高豈容燕一
詩志之是詩亦非必文公自賦或詩人嘉其能旌諫
而代摹其意云爾

青傳圖

入卷十

唐詩狀世篇 十卷

唐詩野有蔓艸篇

左傳鄭伯高趙孟於垂隴

襄二十七年

子大叔賦野有蔓

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

昭十六年

子蠶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誰哉吾有望矣於時

子產賦鄭之羔求子大叔賦寒裳子游賦風雨

今詩傳條

齊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釋今宣子喜曰鄭其度

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脫起賦不出鄭志皆昵蕤好也

今觀賦不出鄭志一語六篇似皆鄭詩矣乃詩傳風

雨屬齊蔓艸屬唐則知凡左氏所稱賦詩見志者其

詩傳圖

入卷十

唐詩蔓艸

十卷

言槩多附會傳以此篇爲曰季遇卻皦於冀薦於文
公晉人美之是也序求其說而不得漫以爲思遇時
衛宏輩從而續之曰君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鄭玄遂以蔓艸有露爲仲春引周
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嘉夫家者歐陽氏駁之曰兵
亂之世何待仲春此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於艸野
間耳噫是何信序之過也載觀家語夫子遇程子欲
贈之引此詩教子路夫左傳家語雖均未足盡憑然
亦可見其非淫詩矣嘗論晉文之用卻皦與釋射鉤

者同符而曰季之知人舉薦亦荀氏之鮑叔也其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可爲與人不求備之汰厥後
箕之役卻缺獲白狄子襄公以一命命爲卿復與之
冀又歸舉能之功于胥臣即曰季再命以先茅之縣雖
未當遽擬于周書之庸庸祗祗然君子蓋悅是賞焉

詩傳

卷十

唐詩箋

十七

唐詩羔裘篇

此詩次蔓艸後彼汾卉當在襄靈之際蓋非大夫出
匠而人憇畱之則在異國而冀其復返不戢則反國
而人欣幸之也又不戢則此大夫既沒而人追思之
也凡詩人美其人殫其服飾之間所見無非美者故
以羔裘袵袖爲言亦如召南之羔羊卿詩之羔裘云
禽戢而綸其服卽指其人矣賈生有言民至愚也而
使之選吏焉必選所愛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
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
詩傳刪
卷十
唐詩羔裘
萬人之吏選卿相矣若羔裘之大夫斯亦民愛之者
乎屈屈謂屈其所當屈卽謂屈之而又屈亦可究究
謂究其所當究卽謂究之而又究亦可若曰賦爲我
人與其麗而安其宅俾各有寧宇者非此羔裘豹祛
者邪賦爲我人白其隱而發其節俾各兼向隅者非
此羔裘豹袖者邪維子爲我屈屈我人與子習故也
久維子爲我究究我人與子惠好也久豈兼它人覺
它人不若此其故且好也古者視朝君臣同服皆得
服羔裘但君則純羔大夫則豹飾其袵袵蓋體柔而

文之以剛故知所美者大夫也向使大夫見在為政
詩人措詞必不俞夷考襄靈之際蓋有人焉當之特
未可實其為誰氏熒大槩亦可知已自序目為刺時
而毛傳釋屈屈為懷惡不相親孫炎釋究究為窮極
人之惡豈其然乎

詩傳

卷十

唐詩美求

十九

唐詩彼汾篇

彼汾晉詩也公行公族之屬晉官也毛詩誤竄于魏
昔先儒疑魏詩為晉而作又疑魏亦或有此官按左
傳宣二季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
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
宦其餘子適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掌公晉子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皆
趙衰之子從重耳奔狄狄人獲叔隗季隗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又以已
女妻衰生趙同趙括趙嬰趙姬諸逆盾與其母叔隗
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詩傳

卷十

唐詩彼汾篇

幸

以叔隗為內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伏
子而巳下之
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盾本卿嫡當為公
車旄旄使屏季即趙括食邑千以其族為公族大夫
旄車之族即所謂公路公行也趙盾方秉國成豈必
躬掌其職計為此者必其子趙朔矣朔以魯宣八季
佐下車以十二季將下軍是季途罹下官之難而武
方且畜于公官則公路公行不知誰代為之其後趙
嬰通于莊姬妻原同屏括放諸齊莊姬為是故譜原
屏將為亂而晉景遂尸同括成則公族大夫又不

知誰代爲之迄悼公新大

魯成十
八年

樂伯請公族大夫

公曰苟家悖惠荀裨文敍屬也果設無忌鎮靜使茲

四人者爲之此詩所刺非若人明矣意者其卽譏朔

括之徒乎夫事雖不可以成敗論然屠岸賈治靈公

之賊請誅其子編告諸將惟韓厥嘗畜于趙氏故婉

詞解之而諸將無異議賈蓋有所悔而動也侮朔之

無能爲也直如後世之尙主者耳婁嬰與莊姬通罪

固當討然同括不請於君而擅殺之豈得爲無罪觀

郊之役與救鄭之役二人勇而銳于戰幾再敗晉師

詩傳

卷十

唐詩彼汾篇

二十

斯不亦矣庸豎子哉何以堪公族之任故愚意詩人

所譏卽未必朔與括卽以爲朔與括亦可益成公初

設此官而諸人不稱其職是以貽譏沮洳非高潔之

區一方一曲非昭曠之遺行汚而寄治身私而托公

如英如玉亦徒有其表耳若夫儉不得禮之說則意

爲魏詩而文致之夫其君旣儉以能勤矣又可刺乎

且詩明言公路公行公族而以爲刺君何其謬也

按埤雅謂其可以纁桑可以蠶采其桑其君儉

以能勤始於侵纁事終於侵蠶事也許氏又云公

路大夫也采莫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

是急於利而用以福也與魯相拔園葵者相反如

此說詩皆犯咸止蒙之癖

又按左傳成十六年晉卻鞮將新軍且爲公族大

夫以主東諸侯昭五年晉韓襄爲公族大夫其可

見者又僅如此夫晉自成公以後公行公路公族

卽代不乏人而愚意詩人所譏當在設官之初不

然何以歷舉諸官也愚又疑此詩爲刺趙嬰蓋趙

嬰身爲寄猥或亦如宋玉體貌閒麗陳平美如冠

詩傳

卷十

唐詩彼汾篇

二十

王故詩人目之曰美無度其以采莫采桑采黃發

端亦猶衛詩之采唐也歟

唐詩綱繆篇

古者六禮備貞女行媿非所繫於亂世也世亂民窮
爲貧爲養於是有所不能盡如其禮者綱繆之詩是已
周禮媒氏掌閨民之判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時奔
者不禁奔非淫奔特謂六禮之未備耳聖人不禁所
以重天時權人情蕃嗣續也荒政青禮多昏意亦猶
此夫仲春之令且不禁奔者況過此以往安能以禮
爲拘拘三壘在天則當春之末迎夏之陽與桃天水
泮之景侯異矣故婚姻亦人遭之常而此詩若見爲

詩傳

卷十

唐詩綱繆

主

非常之觀凡風詩多代爲其人言此則僭非代言直
詩人設爲從旁相調之詞乃翁子兮子兮自詩人目
之非代其人自子也昏禮男下女詩當先爲男子慶
此先之以見此豈人終之以見此繁者似先爲女子
慶愚意此子非嫁非娶直是贅耳勿勿會合於女家
故曰邂逅東萊東楚要亦窈人所爲也任人謂
不親迎則不得妻色固有重於禮者此類是邪賈誼
以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爲俗流而世壞賦綱繆者
雖若牽之其實傷之矣自斯以觀世治則召南以時

擇配標梅雖未諧可以志禮之正焉世亂則唐人非
肯他合綱繆雖已諧可以志禮之變焉其詩編於唐
末以事次不以世次亦猶齊風之有著非必他於景
公季世也

按三壘毛以爲參鄭以爲心二家說昏姻之時不
同後儒各從其所見然參十月見東方毛氏旣以
霜降至水泮皆爲昏期則於時正昏始未爲過也
惟指心壘者近是胡休仲云詩人賦物必准其類
如花言桃李鳥取雁鳩各有則似參與商離別者

詩傳

卷十

唐詩綱繆

主

言之心壘豈爲天王後爲子屬又壘有夫婦之象
其義於昏姻近之三壘之爲心也必然矣
邵二泉云綱繆東萊三壘在天志偶見也陶詩采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語意同此

詩傳開卷之十一目錄

曹

曹詩引

尸鳩

下泉

蜉蝣

候人

詩傳曹未振

之賦尸鳩

詩傳曹之君

賦下泉

詩傳曹

賦蜉蝣

詩傳曹

賦候人

詩傳曹

卷十一

乙

曹詩引

魏不大于曹然非唐無所麗之其先唐固已曹爲文昭而詩顧踵唐後何居蓋觀左傳祝佗之言曰魯衛唐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又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肅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旬非尚年也夫魯衛無論已叔虞以小弱弟受封豈緊令德子魚推尊盟主不得不云爾今觀鳴鳩詩傳開卷之十一曹詩引一

既美振鐸則振鐸亦非無德也聖人於此蓋有權衡焉夫其後曹於唐倘亦以國之大小爲差次乎史記曹世家言不別標題而附之管蔡後義亦猶此非然則尸鳩一篇當是後人追美振鐸與賦蟋蟀者異時耶至下泉之念周京僞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閱周而作語意俱似序目爲刺共公則因其錯在曹風之末而蜉蝣候人反越居其前故耳詩傳蜉蝣次下泉愚意爲曹鞅作若候人之爲刺共公固無可疑者序於尸鳩下泉蜉蝣皆非其解惟序候人則近是

以左傳晉文入曹所數罪狀可證也浹滌鄭氏云衛
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
劭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詩蓋魏後于漢
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此益足證序之非古矣

詩傳

卷上 曹詩引

二

曹詩尸鳩篇

詩傳此詩蓋美曹叔振鐸其冠曹風宜矣然詩何以
次唐後意者後人追思之詞非即作於振鐸之世乎
其曰淑人君子始與小正賦鼓鐘者相類每章皆以
鳴鳩及其子起興意振鐸蓋有得於止慈之家法愛
子而能教以義方者鳴鳩性一而慈古者以鳥紀官
司空爲鳴鳩氏亦取均平之義以平水土習言儀一
猶鳴鳩之雅教子式穀不外敬儀也儀一而木之如
結猶術之相舟威儀棣棣先之以匪石匪席也蓋儀

詩傳

卷上 曹詩尸鳩一三

卽君子之外心也傳大學者引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爲齊治之證釋之以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備亦蒙
上章鳴鳩七子之文歟子七則爲兄弟者亦夥矣月
令季春戴勝降於桑蓋桑葢將熟而就食之乃其子
又各殊其所托何也華封人有云天生萬民必授之
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累之有且鳩食甚則醉故氓
之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葢正不必聚族於桑爲姑
息之愛耳蘇氏曰從其托梅則失其托棘從其托棘
則失其托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是已帶絲隰升

第儀一之驗或據尚書顧命四人騏弁執戈疑此詩
爲美其士然士則練帶而大夫以上帶乃用素且三
王共皮弁素積安在其非侯度所宜要以不忒之儀
亦不專係此管子謂衣冠不止賓者不肅儀者萬物
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儀者尊卑之儀
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正是四國豈
徒飾貌者能哉左傳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文王之行
至今爲法可謂象之然則胡不萬年或正追思之意
猶云雖至今存可也序謂刺在佐無君子用心之不

詩傳聞

卷上 曹詩尸鳩

四

一徑與詩義相左矣若以爲陳古猶可

曹詩下泉篇

孔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則未知其爲西
周之詩歟東周之詩歟僞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
閔周而作雖無確據玩其語意想當然耳衍序以爲
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夫謂
思明王賢伯是也其曰疾共公侵刻下民不過粘下
字生解且國人疾其君而周京是念不亦迂乎朱子
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其次候人後遂釋目爲共公
似已華谷嚴氏云曹共之時管人霸業方盛襄王命

詩傳聞

卷上 曹詩下泉篇 五

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
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
貨免文寧能帖曹乎彼信此詩真爲共公時作果爾
何不近思齊桓而遠追郇伯愚意謂爲東遷初作者
近是蓋幽平之際乃周室一大關鍵也豈無忠臣義
士爲之扼腕故雨無致慘于離居繁霜隱憂於誰屋
而列國之詩則有若曹之下泉節之匪風焉弟思周
之詠止見於兩小國而大國反無聞者何也左傳二
季十四 鄭子大叔謂晉范獻子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

周之殞爲將及今王室實蕃焉吾小國懼矣戰國時韓喜云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向今大國而能軫小國之懼則當爲王室宣猷秉鞭作牧四國且蒙陰雨之膏不受剌泉之浸矣雖然無明王安得有賢伯觀平王之命文侯者祇嘉其并我勞難弟曰歸視爾師寧爾簡恤爾都未聞屬以旬宣之政其珍資澤於下民猶故也東遷之初有一文侯而不能俾爲鄒伯君子亦愈知周京之不競也

按序于王風不得其解者輒目爲閔周實無關詩

詩傳

卷上 曹詩下泉篇 木

義僞詩說襲用之此篇翻覺中竅朱子謂王室凌夷小國困敝似專就末章立意然詩人則爲王室起見非直爲下國起見也爲下國起見猶似私未若爲王室起見者之大

曹詩蜉蝣篇

序以蜉蝣爲刺奢似已衍之者實其爲昭公彼見此篇狂候人前候人既刺共公而前乎共者爲昭故妄臆之要無的據僞詩說云君怠國危曹大夫聞之而作想當然耳夏小正云三月蜉蝣有般般衆也淮南子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管子云掘閭得玉閭與穴通孔謁謂蜉蝣游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升騰游翔是也埤雅云蠱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有浮游之義以此爲喻蓋倏興忽滅其爲生

詩傳

卷上 曹詩蜉蝣篇 七

也亦促矣曹叡爾國事跡罕所可紀稽之世系自夷伯以後享國遠者五十餘年或三十餘年短者亦不下九季今至使人愛之如蜉蝣岌岌乎朝不及夕豈忠臣陳戒不嫌危其詞以相聳惕乎愚竊意詩爲曹羈作羈者莊公族姑之世子春秋魯莊二十二年冬族姑卒明年冬戎侵曹羈出奔陳胡氏以爲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蓋在位日淺無如羈者想詩人逆知其稅駕無所故爲之憂心如足而諷以于我歸處如楚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耶裳服麻衣指蜉

蟬卽指其人於時羈方在喪故曰麻衣如雪而先之以楚楚采采意羈亦如魯昭公居喪而采哀在戚而有嘉容尚不免於童心乎春秋凡君在喪稱子其未踰季而出奔者但書名亦以見其不能子耳說苑云士服敝大夫謂諸侯天子山龍德稱盛者文彌縉中彌理者文彌章經冕屬戒去於廟堂之上有司仇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去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去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夫然則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何至貽識者之憂若夫怙壽傳聞

卷十一 曹詩蟬游篇 八

侈滅義服美于人矯盈矜伶將繇惡終又不必問其季之延促而君子固已蟬游視之矣卽如其公棄賢用邪赤帶三百而又無禮於晉以爲誅晉至於見執微豎侯孺之貨奚其適歸哉是詩與候人相連或未必非諷共公然於曹羈更切

按微言云衣裳楚楚猶東坡云翅如車輪玄衣綯裳之謂蟬游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爲麻衣是也鄭箋以淡衣訓麻衣又因玉藻朝玄端夕淺衣之文謂喻曹昭公君臣朝夕變易衣服若然朝

夕異服正合禮制何刺之有况麻衣非卽淡衣觀玉藻童子無總服聽事不麻可見

按表記云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雖非正釋亦可參觀

壽傳聞 卷十一 曹詩蟬游篇 九

詩候人篇

人之爲刺共公無可疑者證之以晉文人曹所數
可見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爲國及惡德惟其
賢周官不過三百六十以曹之無腴舉羣臣不能以
百何赤芾者之反贖乎蓋名器假人印璽纁綬若若
如後世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盈筍華貂續尾官
方之殺亂至此乃司馬貞証史記謂美女乘軒者三
百人則或因季女斯饑而影附之歟然衛懿好鶴鶴
尚有乘軒者何况美女美女乘軒三百猶有斯饑之
詩傳闕

太卷十一曹詩候人一十

季女豈不在乘軒之數者耶抑色授漸隆蛾眉見惑
以致寒鴉托怨紉扇鳴悲耶貞証弟有見于乘軒而
未參證于詩之赤芾故云俞觀左傳以不用僖僖爲
爲曹罪則彼其之子仍當指在佐者天莊士嬖士之
疾猶之好女惡女之仇羣小集苑貞良集枯所從來
矣埤雅以薈蔚爲陰凝上結成雲引呂氏山雲草莽
爲證以薈蔚朝濟爲不雨之雲謂朝雲喜陽引宋玉
賦朝雲暮雨爲證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于民此即
說也愚意朝濟亦非雲氣按禮視視掌十輝之法

九曰濟濟者虹也虹映日而成朝焉日在東則虹在
西而兩輦隨之輦輦之詩所謂朝濟于西崇朝其雨
是已薈蔚寅綠山岳而虹見於西又嘗邀雨澤之沾
被見君寵方隆而未艾此詩中之畫也或謂樵蘇者
登山而季女饑於室滯矣易云負且乘致寇至赤芾
滿朝小人乘君子之器其干霸討宜哉

按晉語重耳如楚子玉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
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嬖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
甚焉效郵非義也據此則此詩似爲共公無禮於
詩傳闕

太卷十一曹詩候人一十

晉公子而化

詩傳闡卷之十二目錄

鄆

鄆詩引

羔求

匪風

萋楚

素冠

場之水

大路

詩傳鄆君

之賦羔求

詩傳鄆之君子

賦匪風

詩傳鄆人困于

賦萋楚

詩傳喪禮不終

賦素冠

詩傳闡

卷十二目

詩傳鄆人兄弟相棄

賦場之水

詩傳鄆人夫婦相棄

賦大路

鄆詩引

鄆之世系其可考惟鄭語載叟倫之言曰祝融其後八姓妘姓鄆鄆路偃陽也又曰鄆仲恃險富辰曰鄆之亡由叔妘其可見者如此其詩固不始於何君之代乃鄭康成詩譜妄臆其為夷王厲王皆嚴垣叔曰平王初鄭武始滅檜毒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皆仲為鄆君言不刺仲也毒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遭復興之皆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嚴氏蓋依譜作解亦未有以見其必

詩傳闡

卷十二

鄆詩引

一

然也觀叟伯謂號叔鄆仲皆有驕奢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鄆桓公乃東寄卒與賄公芊謂先鄭伯有諫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則鄆仲者固亡國之君也詩安知非刺仲及仲肯佗乎使夷厲肯蚤已有是詩則最俞國既滅於桓武矣世遠言湮詩何以獨得不弗廢愚意鄆鄆二風相屬蓋鄆之終即鄆之始與魏唐又不侔也鄆亡于平王之初魏亡于釐王之季相去百季餘矣魏詩固宜有與唐林傳者以其時世猶近若鄆詩亦安得遠而邇之夷厲哉今雖不設

必其爲刺仲然仲實可刺耳匪風之賦其在周轍既東部之亾形已成耶蓋君驕而貪任情顛倒政苛禮壞以至兄弟夫婦相棄幾如是而尚可爲國者宜其折而入于鄭也然讀鄭詩雖寂寥數篇而君觀之大義種種備焉所謂思無邪者乎

詩集

卷二 鄘詩引

二

鄘詩羔求篇

周南之羔羊尚矣其他列國之賦羔求者凡三唐之足居究究鄭之邦直邦彥皆美大夫而詩則不以笑而以刺序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不能自強於政治意亦似之然曰以朝曰在堂則朝常備不廢也况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而詩人乃思之甚憂之甚則何以故鄭箋云先言燕後言朝便見君志不能自強此亦未確嚴坦叔云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是也然則

詩集

卷三 鄘詩羔求篇

王

九經中齊明盛服非歟今玩此詩本意原不難見先儒未及會意耳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蓋羔裘浚服也狐裘燕服也羔裘何以爲浚服春秋繁露曰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乳必跪而受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也君純羔而臣以豹飾在朝皆得服之狐裘何以爲燕服埤雅云狐性好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獸不可以有爲故狐貉之厚以居疑斯戒睡斯安取燕息之義今逍遙也而以羔裘是浚服爲嬉遊之具矣視朝

以狐裘是臨御為藝嫖之場矣鄭氏舍是不論
而譏其以祭服朝按禮郊特牲第云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也即黃衣或以褐狐裘亦正取義于休息而
此詩所刺則非謂其以祭服為朝服謂其不當以燕
服為朝服耳蘇子由云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此本
鄭氏臆說按玉藻第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君
衣狐青裘豹褱玄綃衣以謁之安在其為朝天子陳
氏祥道不從而以狐白裘為君之燕服狐青裘為大
夫士之燕服是也狐比羔為賤故朝服用羔燕服用
詩傳
狐而檜君一切反其常則凡敗度敗禮恣情顛倒何
所不至其歷詩人之勞心豈獨以鮮衣故哉末章云
日出有曜何也凡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不
用以朝而止見其有曜蓋即其枉朝在堂亦未必循
日出之度可知矣詩人言外之意不及盡彈挈一裘
而無限之惻怛寄焉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宋儒金華
王柏疑其思舊
君姑識于此

節詩匪風篇

序以匪風為思周道續之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
思周道焉彼固目周道為治道也韓詩外傳曰當成
周之昔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其風治其樂
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故詩曰
匪風發兮云云而王吉為韓詩學其說此詩云是非
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濫世經學
承受荒殘大都雅馴如是毛氏訓末章云烹炙煩
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炙則知治民矣此襲老子治
大國若烹小鮮之說也果爾詩人反預為老氏註腳
邪鄭氏解鹵歸謂有能鹵仕于周者歐陽永叔云問
誰能鹵至于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謂思周人來平其
國亂皆曲說也夫周道即小東所云如砥如矢者想
斯肯周轍初東君子傷其不復鹵而又不忍遽絕望
故賦此詩以寓意所謂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百嚴氏據鄭譜謂此詩作于夷厲昔周猶都
鹵鍋故言鹵歸非也何者夷王雖聽紀侯之譖鼎烹
齊哀公會其有疾諸侯猶為之赴弔羣望于時周道

豈絕鹵歸之迹至厲王暴虐不禮于諸侯諸侯始相
戒避之而賦楚柳鹵歸者誠罕矣若欲率庚邦以修
觀典固非鄆所能任而詩人亦豈直爲此怛且弔哉
故愚謂匪風之懷鹵歸與下泉之念周京當同是東
遷初所作聖人錄此以見下國孤臣猶繫心王室未
忘興復而周人偏安自狃坐視故都之離黍不競亦
已甚矣

詩傳聞

入卷十二 鄆詩匪風篇

六

鄆詩其楚篇

詩發乎情如其情以爲情者常也亦有反其情以爲
情者鄆風之其楚是也夫人懷五常之性爲有生最
靈誰則甘冥然靡知者且有心知卽有情慾聞以未
有室家爲苦不聞以靡之爲慢也今鄆之民至於不
樂有知不樂有家不樂有室致羨乎其楚之阿儺豈
復近於人情乎此所爲反其情以爲情也蓋世治則
室家相係繫上所養世亂則室家相棄繫上所殘是
詩不知作於何時意當在鄆仲之世國語史伯禱鄆
仲恃險驕侈怠慢加以貪冒其殘民以逞可知民生
其間何多不季其楚興謠始亡國之音乎夫萬物芸
芸誘焉皆得此偏舉其楚者或卽所見以起興要以
其楚之爲言長楚之爲言楚也詩人蓋曰彼爲其楚非
真楚若吾儕則真楚耳熒不自述其慾苦而祇代爲
其楚樂斯其苦有非言所能悉矣爰之尚寐靡覺
若夢之不如靡生皆是意也序乃謂疾其君之淫恣
而思悲情慾者於詩意有何涉抑雅曲爲之解云倚
倚也儺節也其楚有倚以大故雖卑濕而不淫有節

詩傳聞

入卷十二 鄆詩其楚篇

七

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曾是之不如也或曰菟楚之枝猗那牽蔓有如人之多慾者然返思始茁其芽未有牽蔓時生意沃沃可愛此節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夫以天之沃沃爲喻庶知無室無家然則枝實之猗那便堪喻有知有室家乎此與埤雅異解而均謬矣愚意序說固無稽然亦畧有所勗蓋富辰謂節由叔姪而公羊謂先鄭伯通乎節之夫人以取其國則無乃奇孥與賄爲之媒邪其詳雖不可考而節仲之淫昏衆知亦可窺見

詩傳圖

卷五 節詩菟楚

八

然則其有家不若無家其有室不若無室詩人之寓言或在此第以此釋序則可以此釋詩終非正解

節詩素冠篇

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季之喪稱情而太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倚廬倉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將由夫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太中制節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此賢如閔子哀雖未盡不得不自割而援琴衍衍者亦引而致之不設不及也世遭交喪喪禮不終於是有以

詩傳圖

卷五 節詩素冠

九

得見素冠爲卒極其憂勞而憂慕焉斯固秉奠之在人者邪何以知冠素者爲能終喪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蓋人子於親喪再朞而大祥祥後則將卽吉於是布爲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設遽用吉此與喪服小記所謂朝服縞冠除喪不類小記云除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則期功之喪除服所通用不必三季喪也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終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間傳云又期而大祥素

縞麻衣是則素冠素衣素韠特服於祥祭之日祭訖則反服微凶之深衣以寄其餘哀至問一月而禫禫而纓斯麻不佩矣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終喪而後有祥祭喪禮不終則未祥而服已除麻論禫也此素者何從見之雜記子貢問喪夫子以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此所謂棘人樂樂乎記又稱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蓋外除而內未除免喪之外尚然執喪之時可知矣

詩傳聞

卷三 節詩素冠

十一

故玉藻又云喪容纍纍色容頽頽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總狀居喪之容貌若此荀卿曰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又曰憂愉之兩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損之類之盡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非順故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吁是固詩人之所傷也

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

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袞冠四也異經曰禫日袞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詩傳聞

卷三 節詩素冠

十一

詩錫之水大路篇

錫水遵路二詩向誤刻于鄭序于錫之水曰君子聞
忽之森臣也于遵大路曰莊公失道君子泰之國人
望思焉夫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何謂終難如云兄弟
相殘終不相容雖多猶少而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
自保於讒間以此逢序說似亦得矣莊公歟王陶母
惟祭仲祝聃高渠彌之徒是信是用縞衣之贊者固
宏相率而泰國人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
如漢申公強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意亦似

傳

本卷上 鄭詩錫之水 十三

之所謂詩無通詁隨人自釋然據毛詩編次遵大路
在清人後果如序說豈文公之詩反先於莊公邪兼
亦不應越其所云刺忽諸篇而上之矣至朱子謂兄
弟爲婚姻通稱已屬附會又謂執袪執手爲男女相
悅且引宋玉好色賦爲證夫宋玉稱詩正竊用其語
何反以此詩爲宋賦註腳乎凡此皆泥于鄭聲淫一
語庸知本是鄭詩非鄭詩也夫鄭以葢禽國而鄭桓
武耽耽虎視日夜思得間焉鄭仲受其孥賄之寄倘
亦輕信人言百卒之出故云亦可見其帷薄不修

矣何怪乎民間兄弟夫婦之相棄哉

傳

本卷上 鄭詩錫之水 十三

詩傳闡卷之十三目錄

鄭

鄭詩引

緇衣

將仲子

未于田

大赤

有女同車

籜兮

清人

扶胥

麥秀

褰裳

溱洧

羔求

女曰雞鳴

出其東門

詩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于緇衣見好賢之

至也

詩傳闡

卷十三

詩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

賦將仲子

詩傳大赤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詩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赤

詩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詩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

救之賦籜兮

詩傳鄭文公使高克禦敵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愛之

賦清人

詩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詩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經缺

詩傳子良去國不忌諫君賦褰裳

詩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子譏之賦溱洧

詩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詩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雞鳴

詩傳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

詩傳闡

卷十三

鄭詩引

樂記子夏日鄭音好淫淫志郝氏譖土風化氣習氣化響又行其不有淫氣八方莫不有淫聲而鄭爲尤甚是也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聲非惡其詩如惡其詩益早刪之矣今鄭詩具在誰爲淫者驟論緇衣之好賢美求之美執政雞鳴之勤生樂諸出東門之宜其伉儷與夫一切謀臣宗臣大夫之諷諫爲不謬於森邪之旨卽最譏狎如溱洧莊士忍齒而讀不欲竟焚尼父顧有取焉見遺民之路在上所好惡使聞者

詩傳圖

卷十三

鄭詩引

一

足以戒而已夫棄親用羈比頑而好倡靈之不君豈止食飽染指一事傳未及詳而詩詳之孰謂詩非史哉若夫王之子衿唐棣齊之丰及風雨唐之野有蔓艸師之暘水大路漢儒嘗混廁於鄭左氏亦以蔓艸風雨爲鄭志皆屬傳爲儻賦詩見志果有取於是亦安在其爲淫而後之說詩者樂歸之男女嬉聚非但誣鄭舜誣它國矣夫如以鄭聲卽鄭詩則宋固驟詩何謂宋音蕤女溺志而鄭嘗賂晉悼以師悝師觸師觸女樂二八又嘗賂宋平以師枝師慧魏絳規其尺

安思備師慧譏其以相易矇爰及戰國趙烈侯并鄭

音賜謂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彼所肄業豈必將仲子有女同車等詩耶蓋鄭音之漸入久矣故夫子所欲拔者聲也非詩也而或者又疑秦火之後漢儒勸民間流傳淫詞以足三百篇之數其說愈支矣

因鄭聲淫一語而說詩者目鄭詩爲淫猶之因行夏時一語而說春秋者目春秋爲淫猶之因行爲邦一問爲後儒耳食久矣

詩傳圖

卷十三

鄭詩引

二

鄭詩緇衣篇

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風與東土之人史記亦云桓公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而武公又濟其美周人愛之宜矣但詩既作於周人則當繫之王風今繫之鄭剛非周人作也記曰好賢如緇衣爵不賈而民作愿夫好賢二字似非下所加於上者且改衣授餐何必假手於民毛氏以爲願王授之賜之則所云予者當何屬又謂諸侯入爲天子卿士食采祿則周禮載師疏有云家邑任稍地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

許作則

卷三 鄭詩緇衣篇 三

地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置地三公之采也古者祿皆月別給之若今月俸夫采地之祿孰設不供雖民力替存亦何足以徵好而或者解之曰下不樂而上誅求則怨也上仁而下樂輸則愛也武公諱其職故詩托言授衣授餐見民力所自竭於上者惟此而實證不勝慙慙矣要之亦非詩意且卿士之館小民何得闢入卽邪風躋彼公堂亦指公所豈必邪公之堂況此詩語意又甚不倫讀詩傳其義乃曉然武公蓋諷賢而能養者矣凡在朝之服以緇衣楊之上加朝服

近朝則諸大夫適治事之館釋朝服而以緇衣聽政故曰緇衣之室今記云苟有衣必見其敝蓋久而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今不僅使人視而自造其館慙然就我之誠可想還而授餐蓋不欲其遽退而繼舉繼肉有加焉所謂不家會吉養賢也故夫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後世如養昭築鄧隗之宮楚元置穆生之醴庶幾近之若夫士半菽不飽而君爲有餘食後

詩傳

卷三 鄭詩緇衣篇 四

官曳羅綺而士不得以爲緣則聞鄭公之風者亦可以少愧矣

按敝字還字俱宜稍斷釋兮倡予和女倡字慙或辟禽爲惠辟字亦如之又有宜兩字稍斷者如泉水之不竭有害葛生之誰與獸處是也

按

刻國之風皆爲變風故其譜曰武公遷卿士國人室之鄭之變風又作夫既云國矣何爲又作變風乎且緇衣可謂變乎凡之彙稽類如此而此尤文義之最矛盾者

鄭詩將仲子篇

序以此詩爲刺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大略得之而蒲田鄭氏目爲淫女之詞此固先獲朱子之心者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季子展相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叔向稱其儉而一如其爲淫詩也子展何故以鄭人楊鄭驪叔向亦何取而卜其後也其不然明矣詩傳意與序同而詞更淨序則稍支其云小不忍以致大亂非也當昔鄭之諸臣欲圖段也愈急而鄭伯之應之也愈緩明知京之不度非制而寧違祭足之諫俟其

詩傳圖

卷五

鄭詩將仲子

五

惡稔而後加之以兵穀梁氏所謂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此正忍之至者何不忍之有詩人逆探其志而賦此詩杞木高桑木韌檀木堅或以爲比公室強而段無能爲愚意不若比段蓋段之繕甲襲鄭雖在莊公三十二季乃其挾母愛而驕恣強梁之性諒已得于少成第使莊公從祭仲言早爲之所不授以大邑則其勢猶未足以逞而其狠心猶或可少戢乃諉于姜氏欲之而祗季其自斃此豈中才之養哉詩人代爲之言曰豈散愛之言我非真有愛於彼特內束於母

命外難於國論姑忍而有待耳借莊公之口以陳其

心詞若寬而志甚憐所爲藉於諷也抑嘗觀建中庶宇云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儀子不得其休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工實殺獯知齊曲沃實納齊師秦後衛實難桓景此卽祭仲所謂都城不過百雉及晉師服所謂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之說也何國無謀臣而其主不

詩傳圖

卷五

鄭詩將仲子

六

聽或戍其弟或戕其身或戕其子孫以此爲鑒猶有樹國相疑豪植太強釀七國之變者

鄭詩未于田大未于田篇

孔子以思無邪蔽三百今觀未于田二詩鄭人譽段如不容口此亦可謂無邪乎曰否詩以言志固有自言其志者亦有代爲人言以寓已志者如未于田二詩愛段者之意則然其詞非卽出于愛者之口也段以國君介弟多行不義所與居者皆里巷狹邪非雄心於飲酒服乘卽瘡技於田獵射御甚且手格猛獸以爲豪而羣小翕然交譽之其能使鹵北鄙貳于已又能收貳以爲已邑豈非此輩爲之羽翼乎第里巷狹邪者流非必有鄴下鹵園之藻麗縱曲爲從臾矜夸其伎倆亦安能工爲篇章摹寫如畫此二詩必當皆能文之士所爲其爲此者非誠欲獻諛于段夫亦憂其不義而得衆勢將滋蔓難圖故代爲國人賦此以見未之多才好勇如是比昵羣小如是羣小之傾心翼戴如是欲使莊公聞之而早伐其狂謀云翕序一則曰刺莊公再則曰刺莊公夫莊公失義方之敎縱其弟無賴以僥倖特聞固未嘗不可刺乃詩人之意何止暗刺而已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詩之

詩傳闕

卷三

鄭詩未于田大未于田篇

七

爲義固然然則羣小之愛段自邪而詩人之寓規自正凡詩皆當佗如是觀如弟曰惡者可以創人逸志吾猶慮其勸百而諷一也

詩傳闕

卷三

鄭詩未于田大未于田篇

八

禍也殺惡大接齊三成暴亂也豈非利外不利內之
明戒耶祭仲智猶未及此

按序以是詩爲刺忽不昏於齊故嚴坦叔云彼乃
別指之詞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忽
所不取者胡休復云花色之麗無如舜華於朝生
夕隕義無所取嚴氏以喻忽今所娶者過矣○楊
升菴云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熏醲含浸之
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
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焉有閒雅乎

詩傳圖

不卷三 鄭詩有女同車篇 十

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
亦可證也若夫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
宮豈理之常哉是則然矣雖然陳詩不云乎豈其
娶妻必齊之姜褚少孫曰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晉人亦有言天其福人不枉貴族

鄭詩釋今篇

語云危事不可以爲安則兼爲貴智安危之幾豈不
以謀哉鄭莊多內寵而身歿之後公子五爭迄兼寧
歲以春秋傳考之五爭者突入而忽出一也魯桓十
一季
突出而忽入二也桓十
五季忽殺而子慶大也桓十
七季齊
人殺子慶而祭仲太子儀四也桓十
八季其伐鄭者初亦不止齊楚蓋突
納厲公突也莊十
四季其伐鄭者初亦不止齊楚蓋突
藉宋援入國背宋賂而糾紀魯伐之兼何宋亦以四
國伐鄭至於焚渠門入大遼伐東郊取牛晉大宮之

詩傳圖

不卷三 鄭詩釋今篇 十一

椽椽於盧門鄭不勝辱矣及厲之入櫟也諸侯不果
於輔正而果於黨邪則羣然有衆之役將以納厲而
弗克明季又有曹之役鄭垂歲不受兵其後厲爲傳
瑕所納閭蛇之妖已踐顧常是時齊方圖霸楚亦浸
張厲既以侵宋干霸討又因緩告致楚師春秋莊十
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鄭益岌岌乎
有亡徵焉將墜之葉豈假烈風哉當時謀臣欲諫救
高賦釋兮未知策將安出以愆度之太約有三其一
曰睦宗夫鄭置君如奕棋天厲雖據國而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若行賂貳誰能禁之是必有錫念釋
豐枝葉以庇本根者觀厲公念叔段之棄後復其孫
使以良月就盈數入則其畜羣公子亦必有遺已未
必非唱和之本謀然也其一曰事大春秋時以篡得
國者必盟主列之同好而後成爲君厲公與齊桓會
鄭者再亦此志也乃尋自叛之間伐鄭而侵宋其服
齊固不誠矣夏被伐而冬盟幽備亦悔禍之延而降
心以相從乎亦未必非唱和之本謀然也其一曰觀
王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故州吁未能和其民石

詩傳

卷三 鄭詩傳

七

厚問定君於碯碯曰王觀爲可雖以給之然厚惟恐
不得覲爲之朝陳使請則當時大勢槩可見已鄭厲
既受盟於幽不旋踵而鄭詹被執傳以爲不朝齊也
謀臣之意倘謂與其乞靈于霸主夏不若假寵于天
王乎觀左傳莊十八年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
之宥繼之曰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
陳嬀歸于京師則是厲公與號晉之君皆在王所典
其婚禮豈非朝王明證果命亦未必非唱和之本謀
然也未幾周有王大夫之亂天子蒙塵鄭伯因以爲

功爲之軌獎仲殺子頹伐王城定王佐此莫大之義
舉齊桓所未暇爲而厲公卒以此受虎牢鑿鑑之錫
雖唱和之始謀不及此然計必有以自固而後謀及
於勤王向猶是挫挫焉處振落之勢其國家不能恤
敢及王室逮王室定而鄭事益與之俱定揆厥所繇
不可謂非穆兮詩人啟其端矣序曰爲刺忽已謬衍
之以君蒞臣強不唱而和尤謬解者又擬諸北風之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謂呼其叔伯相率而公豈知詩
人蓋爲國謀非爲已謀也

詩傳

卷三 鄭詩傳

十三

鄭詩清人篇

春杪閏二季冬狄入衛鄭人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蓋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而南侵也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古者遣將親爲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權綦重矣卽素所愛信猶不容以輕委而況舉不祥之器奉之應且憎者鄭人使高克帥師以惡之故旣已惡之而復委以兵柄豈將假手於狄以毋所忌邪向使克自知罪在宥擁兵自固或召狄以內寇

詩傳聞

卷三

鄭詩清人

古

而爲之應或奔狄以輸情而爲之謀則是反以禦狄者餌狄何卒之有卽不然而以三軍之衆羈勒一夫是投鼠以千金之璧豈不愚哉猶牽師濟且歸而克僅束身以奔陳也春杪於克之奔不書而書鄭棄其師此麟經特筆於後書濃未有如此者蓋云非克之棄鄭師而鄭之自棄其師也鄭之棄克不足惜而棄其師也可惜也甚矣文公以己之國僥倖也然則其惡克者亦未必出於公而克之不率衆出奔反戈相向如宋奭石衛孫林父者適者爲鄭卒之亦幾爲鄭

危之矣

按清人僅於鄭文公時傳有明證而毛詩編在漢今有女同車扶蘇諸篇皆序所指爲刺忽者兼論忽未必多可刺卽使諸篇果爲刺忽清人安得甄先之蓋昭公忽厲公突皆莊公子而文公則厲公之子也詩猶之史必以世代爲次豈空越次如此故知毛詩之錯簡多矣

詩傳聞

卷三

鄭詩清人

十五

鄭詩扶胥篇

嘗觀商書風愆之訓云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邦君有一焉必亾于鄭靈公之見弑也尤信左傳紀歸生弑君蒙起食龜說者固已疑之謂君臣禮會不得遽有染指于鼎之事也謂靈公初立不應以小故遽欲殺大夫也謂子家聞子公之謀曾不駭異而驟曰畜老猶憚殺之非情也今觀詩傳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則已犯風愆必亡之戒特因食指發難耳所稱狂狡者何人按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戰

詩傳圖

本卷主

鄭詩扶胥篇

本

于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狂狡之名見于此然亦未必卽其姓氏或以狎邪便嬖得名觀經止書獲宋華元傳則故許于獲狂狡狂狡者夫亦宋之佗臣如隨少師之流耶楚伐隨而獲少師闕伯比以爲天去其疾而鄭穆之獲狂狡或反甘受其疾至靈公乃厚任之其棄世臣亦可知也已子良者穆公庶子鄭之良也見君之棄親用羈任非其人也則憂憂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雖去而猶不忘諫于是

扶胥麥秀襄裳諸篇相繼而作蓋宗臣之諠不忍忍如此其取興于山隰所有夫固謂高高下下何地無材卽洪纖異品天喬殊植均之有當于用鄭雖蕞爾豈無堪任之臣何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偏見也子都子充美男之通稱不必求其人以實之史伯謂周幽棄高明昭顯而好譏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蓋敗亡之主如合轍矣序以爲所美非美亦未甚謬但不當屬之刺忽耳穎濱蘓氏云毛傳言扶蘓荷華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然而扶蘓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序感之也誠然

詩傳圖

本卷主

鄭詩扶胥篇

十下

按鄭靈公名夷字子蠻又字子貊穆公蘭之子也春秋宣四年爲公子歸生所弑諡之曰幽其後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曰靈夫靈公實見弑于歸生而巫臣數夏姬之不祥謂其天子嬖叔向之母亦云夏姬子彌

之妹也子貂早歿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
大有敗也本賦而以爲天其天也與夏姬何與天
之鍾美夏姬又與子貂之早夭何與殊不可解

詩傳闕

卷三 鄭詩扶眉篇

十八

訂鄭詩麥秀篇

詩傳謂鄭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公其國賦麥
秀今索之三百篇中曩是也然鄆風有狡童篇詩傳
亦併繫其目子諱思良久憬然悟曰有是哉延津躍
劍合浦還珠信不誣矣麥秀始卽狡童昔章乎麥秀
之詩安在則史所載箕子之歌是已史記宋世家云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傷之欲哭
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
詩傳闕

卷三

訂鄭詩麥秀

十七

今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爲流涕按此蓋史
遷傳訛也夫紂雖繫遺箕子當北面而事之矣韓退
之作美里操云臣舉當誅天王聖明先儒謂其淡得
文王意中事且以楚懷王之昏慢離騷猶目爲美人
而序以狡童爲刺忽朱子嘗力辨其舛夫亦以君臣
之分繫焉耳箕子卽尊且聖安得目其君曰童且名
之爲狡囊論商詩駿發嚴蕭囊此治辭亦豈忠臣所
宜出諸口今若以是詩合之鄭詩狡童二章則音節
正相類想當時詩傳未顯簡編紊錯逸其首章而詞

猶流傳民間附會者見其首二句有類王詩黍離遂
妄傳爲箕子過殷墟而作子長又不察而誤收之以
供筆端之點綴與引鹵山采薇爲伯夷怨詩者其謬
均矣序狡童者歸之刺忽解者謂箕子呼紂亦然誰
知鄭寔有狂狡而麥秀本是鄭詩乎陋儒又曲爲之
說曰箕子麥秀稱紂狡童則以諸父自尊周大夫黍
離稱君何人則以臣諱君古人于破亡怨懟之餘猶
慎重名分如此嗟乎臣而至狡童其君矣尚何慎重
名分之有向令麥秀果爲箕子所賦鄭人何故刺其
詩傳闕

卷三 訂鄭詩麥秀 二十

末二語以衍成章乎三百篇亡一詩未爲損而以臣
狎君悖理傷道不可以訓余故叅而訂之因詳著其
說焉

按狡童序謂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後儒惑于其說謂昭公雖年長無成人之實如左
傳稱魯昭年十九猶有童心朱子則謂忽之爲人
柔懦疎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
童且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則是忽猶在位豈
可益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此言當矣程子

乃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
以爲君故詩人目爲狡童此說較舛夫忽爲莊公
世子其立也正突藉宋援而奪之國春秋桓十一
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不稱
鄭突者或蒙上文而言固未爲絕之與鄭要與忽
無殊稱也十二年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則突也
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鄭伯即突也十四年春
公會鄭伯于曹猶是突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
盟亦突也夫三年之間鄭與魯會盟者四無論鄭

卷三 訂鄭詩麥秀 二十一

人君之且儼然與列侯共登壇坫之上矣其誰曰
非君故十五年夏於雍糾之亂書鄭伯突出奔蔡
繼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夫既已爲世子安在其
不當君而可以狡童狎也十六年夏公會諸侯伐
鄭于時君鄭者忽也秋公至自伐鄭未見其取成
于鄭也以不與會盟故十七年高渠弭之弒畧而
不書非故畧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
之凡春秋此類不書者多矣信如程氏之說則世
子二字遂可抹平凡此皆信序之過

按學齋佔俾云史記箕子麥秀之歌世皆熟之然
嘗觀尚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
麥之蘗蘗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
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
兮不我好仇與史記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序
蘗蘗蠅蠅字亦稍差總不爲要切惟史記以爲箕
子大傳以爲微子不知何據而抵牾今按一麥秀
之歌耳不應出微箕兩手若審知爲鄭子良所賦
則傳記之抵牾可無置辨矣以文義較之書傳爲

詩傳闕

六卷十三訂鄭詩麥秀

王

優好仇與油油字韻既叶而調法不與次章重複
更覺多風蘗麥芒也宋玉笛賦收乘七發皆作麥
秀蘗兮是也

鄭詩褻裳篇

序以褻裳爲思見正衍之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
之正已也其說蓋陰襲左氏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
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褻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
于他人乎序意本此然傳僅斷章取義原不當借以
釋詩彼固未知此乃子良去國之諫也子指靈公言
我今雖去若子肯惠然思我我卽當褻裳涉水以赴
子縱不我思豈無他人他士可與共理必此狂童之
狂也夫言斷不宜用是人也箋以子爲斥大國之正
卿以涉溱涉洧爲往告難則歐陽氏固已非之曰以
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是已然謂去國念亂爲
我討正之非道遠而難至但褻裳可涉則緣鄭箋而
小異其說耳夫鄭實有狂狡而或以狡童目忽或以
狂童目突或又以之目然仲甚則以爲淫女戲其所
私使忠臣愛君憂國之苦心不白于後世而反墮媒
棧之昵情亦冤矣哉

詩傳闕

六卷十三

鄭詩褻裳篇

王

鄭詩溱洧篇

鄭詩詞致儼然自風氣使然朱子槩目之爲淫其妄固森足辨第不能爲溱洧解也詩詞之設狎昵者森如溱洧序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夫士女臨流采芳贈誰誰得謂非淫顧竊怪鄭俗雖駘蕩何至環弁公然雜選而不色作且揚揚誇詡如是及見詩傳以爲靈公好倡國人化焉君子譏之而作則此詩真景真情如繪馬端臨氏云均一淫佚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

詩傳聞

不卷三

鄭詩溱洧

主中

則可錄似矣豈知更有此狎邪行徑如後世丐康粉黛之妖哉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論新樂謂優侏儒穉子女史遷叙夾谷之會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漢人稱孝文節儉而曰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鄭衛之倡微矣可見倡漁列國皆有而鄭衛此風特甚導民之路固在上所好惡設若使後儒臆說其見解浚不至此

鄭詩羔裘篇

管人稱荐賢之功賢於所荐故歷選鄭之賢大夫者皆屈指子皮謂其能委政子產猶管仲之鮑叔也觀是詩所賦抑亦惟賢知賢子產要非阿所好耳夷考春秋傳子皮政績不少槩見而詩傳稱其爲政忠直文武子產於子皮箴規之語恒多而是詩歷歷贊美不一而足蓋至子皮卒子產哭之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然則兩人真可謂淡相知也是詩意本主美而序乃曰刺夫苟不原作者之意而槩目爲

詩傳聞

不卷三

鄭詩羔裘

主上

陳古刺今將緇衣亦可云刺矣其詩未知作於何季僞詩說妄意子產追頌子皮弟子皮卒於魯昭十三季而先是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弭兵請賞子罕罪其以誣遺蔽諸侯而投其籍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則此詩似已在其莽然引詩出於左氏其所云君子卽作傳者自謂此詩或果爲追頌而引之者反在後亦未可知詩說雖僞此猶未足證其僞耳其後昭十六季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而宣子遜不堪則子皮始有不可及者歟夫忠

直文武子皮洵美矣若於鄭執政中再求可以當此
詩者微子產誰其嗣之

詩傳圖

下卷三

鄭詩美矣

下本

鄭詩女曰雞鳴出其東門篇

二詩朱傳已刪無煩別解其曰述賢夫婦相警戒謂
述其意則可謂述其詞則未也何者牀第之言不踰
閭閻今聽之且興則興耳何為衾窩宛轉枕上聯詩
刺刺不休乎詩傳謂夫婦相成以勤生樂善鄭人美
之亦猶小正之庭燎皆代為摹寫云禽序乃謂陳古
義以刺不悅德而好色試觀通篇何刺之有舊說子
興視板以下皆女語士之詞郝仲輿曰自士曰以下
為夫語婦末章為婦答夫此解較勝出其東門序謂
詩傳圖

下卷三

鄭詩女曰雞鳴

下本

公子又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夫
既云男女相棄又安得有如雲如荼者若是其盛邪
且聊樂聊娛亦不似遭亂語意而倭序者乃謂如荼
為喪服茹蕙為古服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古服以
相係然則如雲又當化何解亦可謂雲想衣裳乎匪
我思存思靡邪也國風好色而不淫此類是也鄒鄭
二風皆以夫婦殿而乖則為大路之相棄和則為雞
鳴昧旦之相警竊慕之相樂相娛可怨可羣斯亦始
足觀矣

詩傳闡卷之十四目錄

陳

陳詩引

宛丘

衡門

株林

墓門

防有鵲巢

澤陂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

詩傳陳

賦宛丘

詩傳陳之

賦衡門

詩傳陳靈公如夏氏

之賦株林

詩傳

卷十四目

詩傳孔宣儀行父從君

泄冶刺之賦墓門

詩傳靈公聽讒因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詩傳陳殺其大夫泄冶

傷之賦澤陂

詩傳陳

賦東門之枌

詩傳陳

之賦東門之池

詩傳朋友

賦東門之楊

詩傳朋友

賦月出

陳詩引

陳詩十而朱子曰爲淫者七豈因株林而株連之歟夫宛丘之游蕩枌桐之婆娑猶或可云爾至僻它詩而縣坐以淫何據且於衛則曰男悅女於鄭則曰女惑男於陳則曰男女聚會相悅而相念是誰爲其詠氲使乎夫詩豈錄淫之譜乎以洩冶之忠既見誣于傳春林者又不見白於說詩者寃哉凡詩必以其國之皆代爲次而朋交在互倫猶土在互行故鄘錄木瓜小正傳錄谷風而陳詩東門之楊與月出綴簡末

詩傳

卷十四

陳詩引

卽傳詩者固莫曉其何代矣康成詩譜必曰某國變風作於某王之世而又以爲訖於陳靈此不過據序而影附之抑知陳靈以後未嘗霖詩如衛之蝦蟆王之黃鳥行野荇萼中谷有兔齊之東方甫田鄭之羔裘等篇皆是安在其訖于陳靈也或又謂陳風之變原於太姬季梁曰太姬好巫禱本於忠信以通神明之德豈非肅肅之化但流俗日至於匪彝耳嚴坦未日相傳太姬好祭祀用史巫從嬀滿會王師于豐水以伐紂今鄆縣七里有胡公泉乃太姬治師地後封

于陳武王十亂有婦人不可指文母亦不可指邑姜
當數太姬可也誠然則女德亦雄矣哉○
韓昌黎據
商氏古文
孔子曰有殷人焉定為膠鬲而
以殷人為婦人則何休之誤云

詩傳

卷十四 陳詩引

子

陳詩宛丘篇

序以宛丘為刺幽公朱子謂陳國小森事實幽公但
以謚惡故得游蕩穢度之詩然詩自黍離以下凡刺
而非美者屬東周之世為多而幽公在共和皆則猶
幽周也愚意此詩其刺陳佗乎按春秋左傳六季蔡人
殺陳佗公羊云陳佗者何陳君也則曷為謂之陳佗
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於
蔡穀梁亦云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輪之也
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
詩傳
卷十四 陳詩宛丘篇 三
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夫以佗之外淫如此而
其貽蕩于國中又焉有紀極是詩所言有情森望亦
足徵其匹夫行矣
按佗字五父森望史記誤以佗為
厲公羅父附會公羊云誘以好女
而殺之
佗篡大在魯桓五年春六月八月見殺于蔡所
謂祿其盡矣盈而蕩天之遺也故陳詩富有刺佗者
非墓門乃宛丘也若泛以為國人游蕩則當如東門
之枌次於簡後何以屈風晉季札聞誦陳而曰國
主其能久乎或亦專指是詩知佗之不足君陳也歟

陳詩衡門篇

序以僖公愿而無大志故他是詩以誘掖之歐陽氏
從而史之曰晉章言小國皆可為下二章言大國
不可必得所謂誘掖之也此於詩旨何啻徑庭朱子
改為隱居自樂而兼求者之詞語意酷似弟詩傳於
他詩之人未得主名者每編之本國簡後今陳風此
篇編在第二次宛丘而先株林歷屬莊宣穆共又君
百季之中僅存此一詩則賦詩者必非兼可指名泛
然一隱君子而已嘗考春秋傳莊二十二季陳人殺
詩傳聞
不卷五 陳詩衡門 甲
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卿辭曰羈旅
之臣卒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
罪戾弛於負擔所獲多矣設辱高佐以速官誘因引
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飲往畏我及朋乃
使為工正異日飲酒樂公欲繼以大則又以卜書未
卜拔為辭然則敬仲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其辭得
而得至非微之也即懿氏卜妻之而占曰吉有嬌之
後卒育於姜非仲有意求為繁援也愚妄意賦衡門
者儻即敬仲乎管人輪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觀

風詩中隱士非一如耶之北風為智隱鄙之考索為
石隱魏之十畝為曠隱秦之兼葭為幻隱而衡門非
其倫也不過曰如此亦自可如彼正不必耳固未嘗
耽志乎煙霞亦何嘗忘情於食色特其韻味恬淡寡
營隨寓而安翛然有折芟燔枯自足之致故能不汲
寵亂邦而違御寇之難齊桓禮而命之惟恐不及茲
有取俞也夫衡泌徜徉亦尋常隱者輩遜休貞之量
況今以賢介之公子完實之似稍不類然敬仲有知
必受此詩矣

詩傳聞

不卷五 陳詩衡門

五

陳詩株林墓門篇

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
爲譴株林之從譴已甚矣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
有之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愆
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
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
按徵舒之父御叔卽陳公子夏之子於靈公爲從祖
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故云瀆姓嗟乎靈之不道
至是哉夫夏姬眞人妖也小傳稱其肌皮三少蓋天
詩傳闕

卷十 陳詩株林墓門篇 六

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陳靈君臣棄冠冕而
南冠以如夏氏且衷其相服以戲於朝蓋四維爲之
蕩然矣亦遑恤乎人知泄冶之諫固未能動淫昏之
聽而回其志然公曰吾能改矣或猶有愧心之萌焉
詎意二子逆鱗之難犯乃更甚於昏主又何訊之足
顧其後靈公果身隕國亡二子亦踉蹌出走所謂顛
倒思予者不信矣夫向令聽墓門之歌改株林之步
不及此墜夫以此爲訓猶有如崔氏而撫楹以犯干
極者屢卽履發與株林稅駕如同一轍踰牆中股視

廐族禍亦相彷彿焉茲非宜淫之永鑒哉所恨夫也不
良乃竟稽誅耳靈均天問云昏微循迷有狄不寧何
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彼亦以墓門爲刺淫也雖陳佗
亦嘗淫於蔡然此詩實非刺佗也

附春秋一則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
寧儀行父於陳 宣公十有一季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調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徵舒之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

詩傳闕

卷十 陳詩株林墓門篇 七

縣陳

按左傳先入而後殺與經文異故胡氏謂先書殺
後書入者與討賊故夫經明書丁亥入陳在殺夏
徵舒之下豈聖人與其能討賊而故遽日以就之
乎此非但不明經義弭不謂傳意矣按詩云株林
株野夫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周語單襄公假
道於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於夏氏及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甯賓弗
見然則夏氏之邑蓋在國都外故楚人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以安其國人之心其輟微舒於
栗門非國門也左傳先言入陳者以株林亦陳境
耳傳所書入入其境經所書入入其都如謂楚本
已入陳聖人義楚而特先書殺是聖人爲舞文之
魁矣且楚亦何義之有辰陵之盟陳已服楚不旋
踵而仍帥師入之其怵孔儀之何而縣陳者志也
其不遂取陳者畏晉之挾午而議其後勢未可也
豈直蹊田奪牛之諫爲足以止其貪哉向令楚入
陳而封洩冶之墓戮孔儀爲殉以謝忠冤猶不失

詩傳附

卷十四陳詩株林蔡

八

爲義舉惜乎其未能也彼將封殖二子而以外府
寄之也經書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穀梁曰納者
內弗受是已左氏尚稱其有禮何居

陳詩防有鵲巢澤陂篇

靈公於洩冶之諫曰吾能改矣果其能改卽如斧之
斯棘可也乃懷狐疑之心來群邪之口二子請殺治
公弗禁且囚之譖蔽明而曲害公聽不聰而正不容
所從來矣當時廷臣亦莫爲申救止厓內子之怗惕
已耳取義於防巢唐斃而繼之以卬有旨云云竊意
卬非丘名與小雅維王之卬同義卽防與唐隙處也
鵲巢於防其卬尚容旨若之殖斃積於唐其卬尚容
旨鵲之生子美乃不見容而見侮乎此一解也防非
詩傳附

卷十四陳詩防有鵲

九

構巢之所而巢於於是潞至焉則毀何有於其卬之
若唐非貯斃之所而斃聚於是衆蹶焉必裂何有於
其卬之鵲且若生於鵲巢是養羞之藉也安能免於
喙啄鵲生於唐斃是當戶之蘭也安能免於剪除子
美無以幸其生矣此又一解也於是冶卒見殺時人
爲之賦澤陂惻惻涕泗發於寤寐傷在宗社豈爲一
人與怗惕之憂蓋均得夫性情之正奈何以兒女子
私情當之乎子美目其夫防巢猶之葛生有美一人
目賢臣澤陂猶之蔓草非獨思彼美於西方者爲可

目其君而已若夫蒲荷菡萏以喻忠善與夫墓門鴉棘以比凶讒斯亦浸浸乎楚騷之結撰焉聖人錄此數詩其於洩冶寧不津津惋惜乎哉春秋宣九年冬書陳殺其大夫洩冶剛季夏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其爲鑒戒炯如矣

附春秋一則

○陳殺其大夫洩冶

宣公九年

○唐人諱世字改洩爲洩非也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

書傳

宋書陳壽

十

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按洩冶之諫忠矣然亦未嘗危言以觸主盡言以趨過也傳引孔子之言若以去辟咎洩冶洩冶而僻誰爲哀者此必非孔子之言藉有之倘亦謂洩所云公卿宜淫民無效焉者有合於板蕩詩人多辟大辟之說而嫉君聽之不聰耳傳既錯會其意家語又從而附益之謂洩懷寵不去亂朝以區區

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獨矣而不得爲仁唐喚助遂謂春秋不尚獨介如不褒洩冶之類是夫不褒則亦已矣傳又曰大夫見殺有罪則名夫不罪縱昏之孔儀而罪忠諫之洩冶則爲人臣者必當坐視其君恣淫縱欲杜口如寒蟬以自附於知幾將龍比亦有慚德耶路云蔡丘之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唐荆川謂義繁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是也洩冶忠而見殺亡諫臣者無不祥大焉奈何與蔡盈昆霄同類而共稱之也

書傳

宋書陳壽

十

陳詩東門之粉東門之池篇

陳詩屢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毛詩所云國之交會
是已朱子於二詩皆目爲男女聚會其於東門之
粉猶近之然謂賦其事以相樂則非也詩人蓋詳舉
其事著其人以爲譏刺猶鄭風之溱洧云俞埠雅云
粉先敷葉後著莢初生其葉象兔目性屬地所萌各
與木等故其陰下不穀不植而古人就以息焉管子
云桓公之時又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纈不治衣多弊
履多穿管仲請沐途窮之枝使乘尺寸之陰爲是故
詩傳闡
卷南
陳詩東門之池
主
邪子仲之子登族也箋疏皆以爲男子朱子以爲女
子愚意婆娑粉榆之下者當是男子而不續其麻婆
娑南方之市者乃是女子然視俞如較詒我握椒則
環弁襍沓握手兼罰意怡不禁矣殺旦于差南方之
原以怠辰選勝地遊戲追逐固非一處耳湯制官刑
傲有佻曰設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夫于
宮于室且不可況于門于正于原于市墨子云燕
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男女之所屬而
觀也想陳之宛正亦復如是陳近于楚故有歌舞祀

神之俗靈均九歌所爲作也豈大姬巫覡之好設

使然哉至東門之池舜非男女會遇之詞始詩人寓
言以諷卽序篇不續其麻亦可對證蓋漚麻漚苧漚
管皆女工所有事周南櫛后妃之本不過爲絺綌邪
風述先公之化致詳於桑麻觀魯語敬姜所云王后
且親織玄紵夫人內子命婦士妻至庶人以下兼不
各承其夫社賦事爰獻功愆則有辟是故休其蠶織
屬階所以傾城也序云思賢女近是必曰疾君淫昏
思賢女配之此與序小雅車葦同謬至使倭序者謂
詩傳闡
卷南
陳詩東門之池
主

麻苧管比君德昏亂池水湛清比賢女幽貞系太繫
乎彼美淑姬當時或有所指董氏謂陳因元女大姬
以封故詩人櫛櫛淑姬豈其追邇開國之母而詞頗
狎昵如是迂矣二篇詩傳全缺而偽詩說亦遂靡所
施其僞

陳詩東門之楊篇

東門之楊序以爲刺時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鄭箋以葉曄爲時晚猶未爲失至謂昏時親迎女留它色不肯時行乃至大壘煌煌然然論世祿是事稽有之誰爲賦此詩者朱子意爲男女負約之詞夫郊外林間幽期密約豈其不畏人知而反誦言以洩之乎若謂詩人代寫其景以寓刺譏篇中亦未見有刺意詩傳雖竊全文而以朋友發端則此詩蓋爲友之寒盟而致怨也離騷云曰黃昏以爲

詩傳聞

卷十四 陳詩東門之

十四

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予成言今後悔遁而有它又九章抽思篇云昔君與我成言今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昏期曷哲楚辭非必襲用其語想陳近於楚嘗有是諺而是詩已爲之嚆矢耶蓋羈臣每托閨情以寓志而攢友亦然知此義者可與讀東門之楊矣

詩月出篇

序以此詩爲刺好色謂在伏不好德而悅美色也解之者曰月出者在上伏之象月主陰司昏以比女色如此釋詩不已固哉詩傳止存朋友二字詩說則其意謂朋友相期不至而作今觀其語意乃相念非相期也呂氏云此詩用字聲牙意方言歟予謂陳近於楚其音節正相類竊糾懷受等語已隱然具騷人之致矣又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識莊月賦云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今共明月意俱本

詩傳聞

卷十四 陳詩月出

十五

此隼氏筆乘曰此詩見月懷人能遺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夢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予又觀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云杳杳日西頽浸浸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卽事怨睽攜感物方悵戚孟夏非長夜晦明

如歲隔瑤夢未堪折蘭若屢已摘路阻莫贈問云何
慰離析騷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覲則全體似皆從此
衍出矣

詩傳

卷十四 陳詩月出

十六

詩傳關卷之十五目錄

秦

秦詩引

無衣

小戎

車鄰

終南

駟驥

渭陽

黃鳥

蒹葭

晨風

權輿

詩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詩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詩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詩傳

卷十五

十六

詩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詩傳襄公始有田闕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驥

詩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詩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

鳥

詩傳君子隱于川上

慕之賦蒹葭

詩傳

賦晨風

詩傳

賦權輿

秦詩引

秦之見劇於後代久矣要其初固嘗宣力于王室微
僅非子之善能息馬也周自厲幽以來戎成不退平
王第遷都避之誰爲報怨雪耻憤發其所爲雄者非
秦襄耶今讀燕衣諸詩志忠而氣果詞壯而理勁固
由岐豐之被化最深要亦鼓於襄公之義舉耳蘇子
譏其好戰而至於亡夫七國之君誰非好戰誰後秦
而亡者何獨罪秦又奈何以後王之黷武而追咎奮
義之襄公至目爲起翦嚙矢也且秦方爲周損戎乃
詩傳聞
不卷五秦詩引

秦詩燕衣篇

毛詩大燕衣于黃鳥晨風後故序以爲刺用兵而續
之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然
不指其爲何君者以原燕灼見耳至鄭箋又實其爲
康公言康公平日不與百姓之燕衣者同袍而一旦
有王師則又欲與百姓持矛而同爲怨耦此泥序之
過也朱子謂序意與詩情不協是已抑知此詩乃秦
風第一篇乎詩傳曰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
燕衣所謂周人卽是岐鹵之人非洛邑之人蓋是昔
詩傳聞
卷十五秦詩燕衣篇 二

秦詩小戎篇

小戎一詩文字最爲艱奧或云當時人人曉得車制雖婦人女子觸目銜口皆能成章彼以此詩與爲高樓沾臆之詞矣序謂美襄公討鹵戎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問其君子豈有一章之中可分爲兩截者詩傳曰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蓋秦爲附庸世處鹵垂秦仲始爲宣王大夫至襄公始受平王命爲諸侯於是遣大夫征戎其賦小戎以勞之亦效東山之勞歸士四牡之勞使臣枕杜之勞成出車之詩傳聞

卷五

秦詩小戎

三

於方遣昔蓋張其氣燄以馳其先聲秦人之風也夫以鹵戎煽禍周不能討而秦討之周師戍申厘室家之怨思秦師征戎厘君公之慰勞微猷所遣異義而所以遣之者情亦異故君子以襄公爲能用其人矣其事在秦桀奔四十餘季孔子義襄公之意不得以秦桀見而以詩見

詩傳聞

卷五

秦詩小戎

四

秦詩車鄰篇

秦為伯益苗裔中衍而後世有功以佐殷國故贏姓
名顯遂為諸侯其後稍稍不振居戎戎以保內垂自
非子以息馬分土為附庸其曾孫秦仲為宣王大夫
誅鹵戎不克見殺驪山之難仲之孫襄公將兵救周
甚力以師從平王入成周於是平王初命為侯賜以
邠岐之田始有車馬侍御之好而序以為美秦仲夫
秦仲猶是大夫耳安得備寺人之官倭序者謂天子
之大夫視伯與諸侯同此曲說也彼見為是秦風晉

詩傳

卷五 秦詩車鄰

五

篇故邇之襄公以上而庸知此本是襄公詩乎周禮
閭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工之戒亦非不備其責
數然而督御僕從固非正人應門擊柝鼓人上堂蟲
飛會盈日出視朝豈無恒度乃使寺人傳令因鬼見
帝其環內外以成私煬灶可勝言哉至於鼓瑟鼓簧
已一變擊甕叩缶彈箏拊磬之陋而簡易可親亦於
於坐見之固未可律以都兪喜起之風也厥後商鞅
苛刻變濃令臣下不設仰視斯又矯枉之過乎又其
後聞聲倫聖以羣臣莫見其面高枕肆志為樂而

至夷之禍遂成嗟夫寺人階屬一至是邪所謂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豈其然矣

附楊升菴云夫為一國之君不接羣臣壅蔽已甚
又不使他人而使寺人傳令焉蔽益甚矣其初已
如此嫺笑三代柄用奄宦豈待混一然哉史記繆
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
之也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
學於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濃律為詩書又不待
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莽商鞅趙高得以

詩傳

卷五 秦詩車鄰

本

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
風垂戒淡矣毛傳秦風晉車鄰故云然

秦詩終南篇

序既以小戎爲美襄公矣終南則曰戒駟鐵則又曰美兼葭未見作於襄公之世乃強而目之曰刺何其燕定評歟由今觀終南安在其爲戒以爲克戎而取周地秦人矜之是已葢九州之險終南居一焉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皆是物也其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連岡乎嶓冢鹵至于褒斜又鹵至于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拒於關抱杜含鄠飲豐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班固所謂萼實之

詩傳聞

卷五 秦詩終南

七

毛則上腴防禦之阻則奧區實能佗固以屏王室乎王一旦捐以畀秦秦得百二寶始基之而周則自失其險矣襄公至此其將畧地乎或亦假巡狩之名以耀民比於先王觀乎其君也哉正詫其始見云爾錦衣狐裘孔疏謂美其受賜而歸引曾子問所云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則服門服爲證嗟不以告廟而以巡幸此於受賜義何居且詩中並未及見弁何以見其爲受賜之服也鄭氏以錦爲素錦亦非也錦而果素中庸又何以惡其文之著乎玉藻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陳祥道以爲燕服是也如以爲朝天子之服則美裘朝服狐裘在堂綸人正刺其君之反常秦君雖艸初何至顛倒如是終南之臨蒞信爲遊蕩已耳故詩人第以繁侮紀堂爲言其亦異乎公劉之維玉及瑤陟嶽胥原矣後世封秦山碑梁父登瑯邪上會稽所至勒石詞契燕乃終南一詩爲之濫觴云

詩傳聞

卷五 秦詩終南

八

秦詩騶賦篇

秦穆公爲夏聲能及則大即騶鐵一詩寂寥短章而氣槩亦自雄勁固不坻上擬於召南之騶虞小正之車工吉日大正之靈臺卷阿然較齊之盧及營鄭之叔于田陳之宛正氣象自不侔也秦以騶馬肇封故類族甚悉而此物甚具小戎曰騶騶騶又曰騶馬車鄰曰白顛而此詩又曰騶鐵夫毛馬齊色物馬齊力田狩而騶馬皆鐵齊力亦且齊色矣月令孟冬乘鐵騶說文馬淡黑色者爲騶赤異色者爲鐵卑雅

詩傳圖

卷五

秦詩騶鐵

九

云鐵非獸取其馬色如鐵蓋取其堅壯如鐵也馬之族不一騶馬則喜奔駕馬則喜後故古之御馬者駕馬以鞭爲主騶馬以轡爲主鐵性堅騶疑於難御而有繫手之勞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棄事於轡也周禮獸人掌六田獸辨其名物地官山虞若夫大山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以致禽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夏官車僕掌輕車之萃會經注云周之文物大備濃車之上綴以太鈴如騶騶夫秦俗驍悍狩獵馳逐庶此豈曰肅之然不過涉豐

師勝王墟以弓矢鞍馬爲耒耜以杆弦掌拊爲播種奔狐馳兔爲利獸之樂已耳今其詩曰辰牡而又有奉之者曰舍拔則獲而已有左之者曰輪車曰鸞鑣種種合度按節如周禮所載大畧具之而樂不及盤殺不嬋物講事度軌之意亦隱隱見於言表其於後世漢臣諫獵所謂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者吾知免矣若夫媚子從狩而侈之詩歌則亦猶寺人傳今之意云

詩傳圖

卷五

秦詩騶鐵

十

曰獫則載騶則歇互文耳近是詩緝云以車載獫而歇其騶逸所謂休其足力也此解更勝嘗觀逸周書有云譬若咬犬騶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則騶非犬名矣郝仲輿亦云田犬多長喙歇騶謂休歇其騶騰之力禽難蓋據也

渭陽篇

序渭陽者見詩在黃鳥晨風後故目為康公即休後
念母之詩夫康公即休重耳卒已七季念母則念母
耳何以及於管季送舅如云因念母而追叙送舅之
事恐詩旨不若是迂迴朱子改為康公為太子時作
似矣則又不當次黃鳥下乃詩傳此篇原在黃鳥前
謂秦穆送重耳入晉諒哉按竹書紀年云秦穆送重
耳圍令狐桑泉曰衰至廬柳退次舍於郇國語云康
伯納公子及河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晉
秦傳聞
卷五 秦詩渭陽
二

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蒞帥師甲午軍於廬柳秦
伯使公子繁如師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於郇王
夷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此正紀穆公送晉文事
較之左傳所載尤詳其曰舅氏蓋內兄弟之稱也先
是秦伯燕公子賦采菽即此詩首章之意又賦鳩飛
即此詩次章之意悠悠我思或悼亡或惜別含情自
遠車馬瓊瑰之贈秦其以此置德乎予因是而有感
於晉負秦也夫大未絕晉必將有主重耳之當君晉
固矣微穆公之力不及此是歲渭陽返國適天子蒙

塵兩國同心交獎王室未為非策顧卻秦師於河上
而專掠勤王之美信二十曲既在晉矣城濮之役信二
季十八秦小子慙克咸厥功翼成晉霸惟是畝陵汜南
偕與圍鄭而秦人竊與鄭盟信三誠為欺晉然亦適
酬辭師之故智耳超乘三百雖秦之以貪勤民曾何
難於晉穆云天奉我襲而敗諸殺信三十其遂忘秦
施乎且襄猷非秦之自出歟其公雖偏信所生其後
康公之納公子雍文七猶穆公之納重耳且晉志也
徒衛之多與視紀綱之僕有加焉乃不以實勞而以
秦傳聞
卷五 秦詩渭陽
三

寇禦如曰社稷有主不外求君則何若定計於先乎
抑豈不可以穆嬴之情告而潛師夜起何為者大抵
秦每樹德晉每樹怨以致迭相攻擊自彭衙迄於械
林葉十兵連不解山晉世霖渭陽情也向今同好棄
惡修舊德以追念前勲晉既不失一疆援而亦何至
不競於楚哉

秦詩黃鳥篇

黃鳥一詩千古悲酸或以爲刺穆或以爲刺康左傳曰秦穆之不爲盟主宜哉寡以貽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成難以在上矣夫秦之賢君寡出穆右豈其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而忍讎寡舉之三良或云從成是其國俗嘗有願殉者而三良亦與耳田橫次二臣穿塚以从是時橫已失國能強之使殉乎故東坡和淵明詩有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以一言所成良已微以見三良不能寡舉郝仲興云三良之

秦詩黃鳥
卷五
十一

殉穆公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歆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藉此舉其言重責穆公而恕康公夫葬以人殉自武公始其來已久謂穆公不能革其俗則可謂爲穆公之志則彼生平悔過作誓方思以賢遺子孫屬續之際何遽爲此亂命且陳乾魏顓皆以不從亂命稱孝藉令穆果有命而康從之亦不仁甚矣況未必其遺命乎總之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相沿以爲固然秦人此賦直爲三良悲耳武者又云聖人詩存黃鳥修

春秋不卒穆公誠惡之也夫黃鳥固當存至任好之

不書卒豈緊是故其後康公以下大君終春秋之世

不書卒者浸假而書葬矣昭六年葬秦景公定九年葬秦哀公哀四年葬秦惠

公秦惠豈其君皆賢於穆乎史記秦獻公元季始下命

止從死者公春秋時將百季則葬此殉葬之俗固莫

能革也聖人奚取焉大約秦始小國僻遠比於戎狄

韓原之戰始見春秋僖二十五年踐土之盟秦既不與僖二十八年

與翟泉之盟者僖二十九年僅小子慙至康公始來歸

魯成風之薨文九年又使西乞術來聘文十二年結二國之

秦詩黃鳥
卷五
十四

好而魯襄仲曰國寡陋矣厚賄之則秦蓋漸通中國

春秋亦以漸而詳著之也若以不卒爲惡彼寡道之

君以卒且葬見者比比矣豈聖人心嘉之耶故春秋

不可妄引

秦詩蒹葭篇

蒹葭一詩雖蘇序亦自了然序本蘇足據其迂謬未
有若此篇之甚者愚揣序意蓋謂伊人猶秉周禮而
刺襄公不能用也就如彼解已是辭不達意讀者又
可影中覓影舍詩而序是悞乎歐陽永未乃目伊人
爲襄公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慕中國禮
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免爲夷狄是何言歟
陸師農埤雅云露敷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象禮
之成矣采采色鮮而未漭漭淒淒色慘而未蒼露未晞

詩傳聞

卷五 秦詩蒹葭篇 十五

未已則未能用周禮將蘇以固其國之譬也霜降收
縮萬物然後堅成可用故詩取況如此而或者又謂
周之興也詩謂蒹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
厚篤祐秦之興也詩謂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
廢而彊梁脂毒總之所謂鄧書爽說耳蘇論非詩意
亦豈序詩者之意哉唐襄文云秦時風俗不雄心於
戈矛戰鬪則瘡技於儉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
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
其義士亦且沈酣養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

若依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遼世猷大澹乎埃壘之外
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獸醒者
歟按秦士自賤所從來矣然當焚阮之候尙有飛趣
離俗如魯兩生商山四皓其人則幽貞遺未嘗缺而
秦川伊人已爲之嚆矢若其詩抑亦楓源記之祖也

詩傳聞

卷五 秦詩蒹葭篇 十五

秦詩晨風權輿篇

朱子以晨風爲婦人思夫又引展展之歌爲証詞亦近似然觀詩傳每國之詩必以世代爲差次而於作詩之人不得其主名者則各從其類綴之本國之末簡此詩大葉葭後權輿奔中間何得忽插入閨思詠愚初亦疑朋交相念之詞又觀魏擊好誦晨風則子思其父似亦可云然廁之蒹葭權輿中終亦不類序目爲刺康公棄賢豈以其從亂命殺三良故因而文致之歟惜乎詩傳全錄棄所證據予妄意有二解其

詩傳闕

卷五

秦詩晨風權

七

一爲臣思得君則君子當指其君也其一爲君思得臣則君子當指其臣也然玩彼鬱彼有高飛遠舉隱而不見意則從思賢人說爲長卽如蒹葭之解亦可東萊呂氏徑謂與權輿同義刺康公與賢者有始雅終而僞詩說復陰襲之謬矣若權輿則誠可謂有始而雅終但未見爲康公之世之詩耳說者遂謂是逐客坑儒之漸此亦據其後而言官觀春妹文十二季秦伯使鹵乞術來聘結二國之好言詞有禮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雅陋矣則康公亦豈真棄

賢之主何煩詩人頌刺抑楊子雲曰周士自賢秦士自賤非蹴上之人賤賤之今觀權輿所刺秦君固爲簡賢而當時號爲賢者亦始希鴈鷺之稍梁耳安在其易祿難畜不驕驕君之餌哉果若穆生見幾於楚戊斯可矣

按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以魯論唐棣之華合於可與共學章後儒皆襲其說埤雅云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棣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檍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檍以況可

詩傳闕

卷五

秦詩晨風權

八

與大之臣可與權者在在上可與大者在在下穆公之業也此亦過於附會矣

按鄭箋以夏屋爲大具而元儒陰幼逢祖之楊用修季彭山亦喜用其說謂夏屋卽倉組如魯頌所謂大房也此於倉廩餘似貼然未有確據且大房已是象形豈可因大房以繫夏屋乎楚詞大招篇云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墀空擾畜只皆以室言也楊子雲激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辭據此詩夏屋當化如是解

何必強援大易爲證或嫌厓與倉不相應然卷賢
盛節已杜渠渠二字中渠渠不佞深廣訓謂處之
以大屋而禮意慤勤也若以夏屋爲倉組則檀弓
所云封土有若覆夏屋者豈亦指倉器邪鄭氏箋
夏屋則非其箋渠渠則是

按大戴禮云孟春冰泮百艸權輿淮南子云東風
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爲東方之氣風也逸周
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歷舍於十有
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權輿二字晉人蓋

詩傳聞

大卷主

秦詩晨風權輿

十九

管川之

詩傳聞卷之十六目錄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吳懷古

門人潘之洪訂

男自規

吳體昇

小正

小正引

鶴鳴

鹿鳴

伐木

菁莪

隰桑

白駒

棠棣

頍觶

魚麗

嘉魚

瓠葉

詩傳聞

卷十六

南山有臺

天保

煌粦

四牡

杖杜

邠風

南山

楚茨

甫田

大田

斯干

鴻鴈

蓼蕭

常常者粦

湛露

彤弓

桑扈

采芣

瞻彼洛矣

鴛鴦

魚藻

詩傳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鶴鳴

所以修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

所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卬燕親戚也魚
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
大臣所以報王也煙粦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
之勤也扶杜勞戍也邠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
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斯
千落窺官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常者華湛
露彤弓桑扈采芣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
矣鶯鶯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貳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
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
周道之所以正乎

詩傳圖
卷十六
十一

小正引

古者有燕禮有饗禮。左傳謂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
惠是也。汗樽杯飲之世無論矣。夏忠商質不聞有燕
饗之詩。自周公以多才多藝制作禮樂。於是王朝賓
師友燕兄弟遣使臣勞戍勸農柔遠懷侯各次其樂
歌曰小正當時一詩自有一用。但既作之後則未始
不可通用耳。謂之小正蓋以其體則猶介于風雅之
間。其用則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非如受釐陳戒
用之朝會以發先王之德者。典重淵奧氣昌而詞碩
也。故樂記云恭敬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序乃謂政有
大小故雅有大小。夫九經種種鉅典其梗槩已略具
于小正諸什矣。尚可謂政之小乎。鄭氏據毛詩編次
妄意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夫周公述文王邇有
大雅。文王時安得有雅。凡大正皆作于成王時而小
正間有作于武王時者。要之成王之世居多耳。學記
宵雅肄三鄉射禮升歌三終註謂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誠然亦學官之次第。非吾夫子釐正之次第也。且
四牡勞而皇華遣可先勞而後遣乎。其他燕賢燕親

詩傳圖
卷十六
小正引
一

燕大臣之詩總不越儀禮所志而六笙詩亦與焉若夫東山討叛三叔伏辜公所不忍言也安可與伏杜共播之聲歟至七月楚茨諸篇則真所謂邪詩邪雅矣序以爲誨宣者鶴鳴是也以爲刺宣者白駒是也以爲美宣者斯干鴻鴈是也以爲刺幽者鵲巢桑扈弁瓠葉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常華桑扈采芣芣采芣爲魚藻皆是也有詩如此而目爲刺則因雅之未得所也并美者亦非所美也朱子不然其說其見卓矣

詩傳圖

卷十六 小正引二 二

小正鶴鳴篇

毛詩鶴鳴錯編庭燎沔水後故序以爲誨宣王而不知亦周公樂歌也詩傳以燕饗集小正此特首列之曰所以脩身今玩其語意頗似大易爻詞蓋易之爲教雜物撰德以象詮理而此詩所陳無非象者鶴魚檀石象以類也臯野淵渚彼園他山象以境也維嶸爲錯象之中又有象也聞野不已而聞天或渚不定而或淵維嶸不足而維穀爲錯不盡而攻玉象之變不可勝窮也稱文小而指大舉類週而見義遠所謂

詩傳圖

卷十六 小正鶴鳴 七

雜物撰德者非耶大學論脩身先以格致誠正今此詩不言格致而格致之旨躍如不言誠正而誠正之旨躍如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猶易之以象詮理也是故孚則爲在陰之子和虛則爲翰音之登天惺則爲潛龍之躍淵室則爲井谷之射斷節而止則爲杞包瓜之隕自天履錯然之敬无咎繼而往則于株木于石于葛藟安往而不得困矣公之繫爻正與其咏鶴鳴同致蓋一篇之中賦比興交寓焉如是引君何地非箴規何時非啟沃卽與之聽鶴焉可與之觀

魚焉可與之遊園而陟山焉亦無不可蓋執之皆物
不執之皆道主文而誦諫序以爲風之用實然而
雅足槩之矣毛鄭止以求賢標解猶未見其贖云爾

詩傳聞

卷十

小正 鶴鳴

四

小正 鹿鳴篇

說者以鹿鳴諸詩爲燕饗通用之樂。詩非爲通用
作也。當時定有所謂嘉賓其人而特作此詩以燕之
燕與饗異。饗重而燕輕。饗者天子所以饗諸侯及卿
大夫之有功與諸侯。饗鄰國使臣。燕則有因祭而饗
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是也。有因朝聘而飲如淇露之
載考是也。有因勞而饗如四牡之勞使臣。扶杜之勞
戍臣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滑是也。又有繼
饗而燕。賓如左傳昭元年。季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

詩傳聞

卷十

小正 鹿鳴

五

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論相親也。饗則大
成不坐。設几不倚。燕則降脫屣升坐。饗則獻依命數
而止。爵盈不飲。燕則無算爵。以醉爲度。此燕與饗之
別也。是詩云式燕以就。云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知是
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熒周語云先王之
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拆俎加豆。酬幣
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又按儀禮
燕禮諸侯之禮也。其登歌惟云小臣荷瑟。授瑟大射
鄉射鄉飲酒禮亦然。故路史謂登歌惟王備琴瑟。諸

侯則有瑟而無琴。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觀此詩。皆言鼓瑟而末章兼言鼓琴。異乎諸侯之登歌矣。故知雅俗於有天下後而毛鄭以鹿鳴至黃麗俱爲文王時詩。舜出車采薇而強釋之。則所受誤耳。若夫史遷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又從而失之曰。王遣衰周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琴。屈諫。此與解關雎爲康王政衰詩人見幾而作者同。漢儒妄意說經如此。

卷之六 小正鹿鳴

不

小正伐木篇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蓋天子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叔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屬行者則稱兄弟。今于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以賢著而簡施于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史友內史友最親近者也。不然安有連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追暇者。故詩傳于類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歌之爲用自別耳。鳥不以遷喬忘舊谷之侶。王者不以居高忘蓋替之助。推之至于神聽和平而求友豈細故哉。求之之遺亦惟有患顧而無失德。免于咎且愆而已。然則掃室布席陳盤薦簋今日之燕。又烏容已。通篇詞雖衰而情彌摯。其屢取興于伐木蓋伐木非獨力而成。亦有須友之義焉。呂氏春秋云。舉大木者。呼與。呼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謂矣。豈庶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邾仲與曰。醢酒有蕢。同力則同飲。人奴而有衍與之同勞。亦與之同樂。是已。儀禮鄉飲酒間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愚意崇正卽

青傳聞

卷之六 小正伐木

七

伐木蓋取卒章伐木于阪爲義阪固高峯山陂也此皆盛世之音也蔡邕正交論乃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猶之以鹿鳴爲遺哀吾無取焉按埤雅云荇未成荇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曰既有肥荇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一曰醴酒有萇言燕禮也二曰陳饋八簋言食禮也三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饗具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燕朝事之豆籩也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燕饋食之豆籩也按禮

詩傳

卷六

小正伐木

人

莫重於饗食大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荇肥牡洒掃陳饋有衍有踐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燕肅泥也

小正善義關桑篇

二詩體製大略相似雖與鹿鳴伐木均之爲燕賢而此直自寫其中心之好以善義關桑起興謂其方可擯其陰足庇也曰阿曰汭曰陵曰隰其前雖與汎而升本朝者乎蓋至治之世要使野無遺賢月令季春聘名士禮賢者孟夏命太尉贊傑儒遂賢良舉長大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本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夫其索賢如此其敬賢若此其隆也

詩傳

卷六

小正善義

九

於乍見而後喜可知也說苑云周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呂氏春秋周公旦曰不吾知者吾不與處累歲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今觀善義言樂而要之有儀豈徒厚爲之貌亦誠役志於享矣思意儀禮笙詩之由儀即此錫我百朋利益弘多猶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德音孔膠有德者之話言投

契而不可解。猶易云同心之言。臭如蘭也。兩卒章一則追遡昔日之心。旌無泯一則永矢異日之心。銘弗諛。豈比夫始相慕之誠。後相戾之速者哉。義茂桑桑與齊詩之風。淒雨晦氣。象亦自迥別。真成周太和之詩也。序以菁莪爲樂育材。猶未爲謬。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才。天下喜樂之。然則則喜則休。所稱我者其誰亦泛指天下耶。朱子謂其全失詩意。審矣。至以隰桑爲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其妄尤無足辨。

詩傳

卷六

正菁莪

十

按遐乃久遠之意。南山遐不眉壽。遐不黃耇。械璜周王詩。考遐不作。人大武於萬斯年。不遐有佐。皆足訓也。遐不謂何日忘。即久要不忘之意。衡詩兩不遐有害。乃瑕疪之瑕。俱不與何字通用。又禮表記云。事君欲諫。不欲陳引。隰桑之末章。作遐不謂矣。彼蓋取匿瑕之義爲尊者諱。所謂不欲陳也。

小正白駒篇

詩未有繫因而泛作者。鹿鳴伐木菁莪。皆知其爲獎賢矣。隰桑亦菁莪之屬也。序以爲刺幽其謬。固深足辨。白駒序以爲刺宣。後儒多惑其說。意謂文武盛時。枯岸畢登。潤山咸薦。安有賢者肯自外明時。結泉石之膏肓。而顧煩詩人反招隱爲者。且謂之不可又聽其去。此必賢者見宣王鮮終一朝辭休。若漢二疏之爲。而詩人爲之祖帳都門外。且饒且諷。以此逢迎。序說於此。詩亦未嘗不倡矣。詩傳則與鹿鳴伐木諸詩

詩傳

卷六

小正白駒篇

十

相次等之。爲獎賢。其所謂賢。必有所指。予竊意爲殷士。何者。殷人尚白。至周。猶仍其色。乘彼白駒。非殷士而何。受之以繁維隆之爲嘉客。至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轍。而尚冀其慕金玉。禽音此其意何篤。然率不彊留者。以賢者固各有志。森苦相逼也。嘗觀周敬之億。歷侯服周京者。不爲少矣。且以不如夏。勉簡在王庭。服在大僚。爲憾。所謂伊人。何猷可近。不可攀。如此則予又意非它人。必箕子也。蓋周人誠不吝公侯之爵。以寵殷獻臣。而箕子自靖國爲臣僕。豈肯變其初

志武王亦不殷疆臣之故訪範之後即封之朝鮮雅
詩白駒頌訝有客要之皆此志也夫殷有三仁微其
猶然在而子猷以如玉日箕子者蓋微子向已行遜
矣若如抱器奔周之晏說則必非侯來而忽矣今朝
今夕何煩絮焉若既就封之後則固已膺桓圭而爲
上公矣俞公俞侯又何勸焉即返旆宋都亦未可云
遁思也夫惟箕子釋囚而陳範陳範而又爲臣是
以有朝鮮之長往在彼空谷此行是已森金玉俞音
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更祈嗣音乎子故曰白駒饒
壽傳聞

卷十小正白駒篇 十一

以有客例以訪謂以白駒爲此句

小正常棣篇

鄭諧既以康鳴至莫厭爲文武皆詩矣然於序所云
聞管蔡之失遺故作常棣者覺相抵牾於是又曲爲
之說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遺至於被誅
若在成王周公皆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
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若然是以成王之詩陽
托諸文王之世回護隱伏豈詩人本旨序謂聞管蔡
之失遺意或近是非然莫兄弟之詩固宜極其和樂
以篤歡情乃歎悲急難何若是志惻而詞哀邪國語

壽傳聞 卷十小正常棣篇 十三

謂爲周文公作是已左傳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又云周之有懿德也
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
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此
其孤疑兩可本無確見而孔疏兩解之謂周公傷管
蔡失道未能和睦以亂王室至于被誅使已兄弟之
恩疏恐天下見在上皆然皆疏兄弟故作此以敦天
下之俗至厲王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疎召穆公
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夫詩既被之譽訝凡美祖

皆可通用何待穆公時然後重述邪六笙詩中有萼
黍愚意卽是常棣蓋常棣名麥李一柑生二萼猶黍
之一稔二米者也且萼黍音相同也

按箋云承萼者曰鄂不當作柑柑鄂足也楊用修
云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萼蒂也今文作跗萼萼
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詩有紅萼青
跗之句正用此義焦約侯亦引太白詩云昔我遊
齊都登萼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謂此
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此說殆與箋合歐陽
詩傳闕

卷之十 小正常棣

永叔云不萼萼者萼萼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
煩改字爲柑蓋言鄂則已見相承之義此解較優
用修乃晉宋人爲不識字設矣用修又云萼字從
萼呼爲萼從草爲聲萼草木下垂也古者臨埽之
版曰萼今俗作靴郭楚望亦云花足有萼甲在外
如人着鞋然得之

小正類編篇

伐木之兄弟卽爰生也常棣之爰生非兄弟也故詩
傳一則曰蕤賁一則曰蕤兄弟至類編并二章止言
兄弟而末章兼言甥舅故總之曰蕤窺成其詞意綢
繆惋惻真情至之語也僞詩說以爲蕤王族夫族之
爲說不同亦有兼異姓而言者猶未甚謬序以爲諸
公刺幽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
將亾故伯是詩解之者曰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亾
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鼓願見之情非爲酒

詩傳闕

卷之十 小正類編

也末動以危言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
合而帳中夜飲亾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
漸高奈樂何者也此以倏序則可要非伯者之意劉
須溪云嚴則知有露矣老則知有歎矣相會之始爲
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朱子云古人勸人蕤樂
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耄他人是保之類漢魏以來樂
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肯人生幾何之類是也按儀
禮鄉飲酒禮有所謂笙白萼者愚意其卽此詩蓋取
末章如彼雨雪標義

小正 莫麗南有嘉 瓠葉篇

莫大臣之詩有盛言其豐者。莫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瓠葉是也。古者以莫為重。周都鹵北。尤以南方之莫為美。故後言之。埤雅云。贈魴鯉性浮。羹鯉性沉。贈鯉之美。不若魴。贈魴之美。不若鯉。故詩序如此。贈莫黃魴。莫青魴。莫玄魴。莫白魴。莫赤魴。五色之莫。皆備矣。古多有不專指酒。蓋言酒則般隨之。下文言物則所該又廣。詩序謂莫麗美。萬物甚多。能備禮。亦未為謬。而衍之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此何關詩旨。又以南有嘉莫為樂。與賡衍之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於是陸司農云。莫欲逸。則罩之。使入。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賡之道。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其無遺賡矣。黃雲山又曰。罩。莫回潄水聲。汕。莫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此於樂與衍較切。且末章烝然屬離。則辨二章烝然自當屬莫耳。埤雅又云。嘉莫。鯉質。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于內穴。嚴氏云。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莫亦非莫名。

詩傳聞

卷末 小正 莫麗南 十七

必獨指內穴之莫也。是也。瓠葉序以為大夫制。王尤為可厭。如云。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將莫麗嘉。莫亦可目為思古。何必瓠葉。鄭氏以君子為虞人有賡行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土。禮大賓主為酌名。然則上二篇君子有酒。亦指庶人乎。彼意瓠葉。莫皆不似王家盛安。豈知古明主於其大臣。會數而體勤。物薄而情厚。固不嫌菲也。況是莫也。瓠葉。莫皆而外。豈遂無他物。特詩人自謙如是耳。數免以晉倫數。免以尾鄭又解斯為白謂白晉免之小者益。繁矣。儀禮問。

詩傳聞

卷末 小正 莫麗南 十七

歌莫麗。笙由庚。思意由庚。即瓠葉也。

小正南山有墓篇

序以南有嘉奠爲樂與賢此篇爲樂得賢不過更一字以爲異其定釋甚意義也。卑雅因是強作解云與賢者尚未有以得之合則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以自獻于先王此得賢之遺也。山爲君象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萊可食桑可衣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小不遺臺萊大不遺桑楊若杞李者猶在所取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

詩傳

卷十六 小正南山有墓篇

盛若栲栳栳栳高大而不朽成乎山則至矣如此解詩雖非詩人語意然亦可備一籌又云墓萊艸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墓之象故曰邦家之基。卷艸以致木卷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貴乎山則有先之象故曰邦家之先李可果杞可茹有卷之遺故曰民之父母栳可爲弓幹栳可爲車輻有久之遺故曰遐不作壽此亦小有意致又云臺可覆桑可衣象底下之臣杞可茹象卷下之臣栳可爲車輻象任重之臣故言之于南山此明君所賴

以治者萊可食楊可載象濟難之臣李可果象治有客之臣栳可爲弓幹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其說非不憂憂可聽然亦支且鑿矣此詩作于治朝何得輒論暗君不過緣序說而附會之然序本釋足據朱子改爲喪饗通用之樂詩此特擬儀禮爲言耳要非詩人本旨也玩通篇語意與書君奭篇正相類按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史記以爲召公不悅周公之踐祚蘇氏以爲不悅周公之不歸皆非

詩傳

卷十六 小正南山有墓篇

也不悅者猶金縢之言弗豫顧命之言不憚耳蓋召公有疾而將致政故周公勉留之歷引商先臣壽考佐命者曰在管成湯既受命昔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又歷引周先臣之佐命者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未有不若陽人有若傲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此詩歷舉南北山所有以爲况意蓋如此曰厥墓永孚于休曰迪惟堯

人允施于我冲子曰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
新造邦卽詩所咏邦家之基之允意也曰天壽平格
卽霖期霖疆之說也曰聞于上帝曰丕單禴德則德
音不已是茂之說也曰霖能往來茲迺臻茲茂德降
于國人曰惟乃知民德則民之父母之說也按召康
公以康王二十四季薨當周公作君奭肯意其齒猶
未甚邁是詩曰遐不作壽曰遐不作壽曰保艾爾後
蓋祈之以如殷先臣保艾有殷多歷季所不當輒引
疾乞休也書又云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云
詩傳
卷下
小正南山有
幸

小正天保篇
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於是營洛之意此
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傳以爲大臣報上其卽
周召之徒歟其云戰穀聲安受百祿降遐福亦卽洛
誥祈天永命之意也史記載武王曰自洛汭至于伊
汭居易森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陽顧
膺有河粵詹洛伊母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此詩
第三章以山川爲祝蓋亦賦景以見志按洛誥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森文竹書成王七季
詩傳
卷下
小正天保篇
幸

王歸自東都大高閭廟此詩吉蠲孝育雖備舉四肯
之祭然亦因祀新邑而述之也召誥曰其惟王休在
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又曰予小臣股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此非
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者乎既喻之山崇川至又
喻之月恒日升壽南山而茂松栢大臣規遠圖如此
厥後王城藉平王之遷成周藉敬王之入郊廓之曲
屏過其卜其猶賴天保之餘祚乎詩書所載畧同一
揆故知此篇非汎汎爲諸臣受養者擬作通用謝表

而已

又按邵二泉云莫不與謂山阜岡陵也莫不增謂川也參錯成文詩之體固如此此說甚善蓋古人文字不拘拘板對有一句而參錯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是也有兩句而參錯者如楚詞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春與猿啗兮蛛雀與飛是也有一章而參錯以成文者天保之三章是也

詩傳聞

入卷六 小正天保篇 三十三

小正皇華四牡篇

大小行人之職詳於周禮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稿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謂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佞惡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

詩傳聞

入卷六 小正皇華四 三十三

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上不設暴陵下不設暴小民附於德而服於義然則使臣之職豈重矣遣之有歌勞之有歌先遣而後勞皇華自應在四牡奔序調送之以禮樂遠而有允華歐陽氏云昔章稱美其贊材能將君命爲國允華於外俞其累章叮嚀之意不止有允華也晉語姜氏引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曰懷與安實賤名又曰視懷如威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鄭訓懷爲私懷此不知征夫自有懷非其私之謂也左傳晉穆叔曰

訪問于蕭爲咨咨事爲詔咨禮爲度咨觀爲詢毛鄭皆用爲傳箋而小變其說總不可遽爲經旨四牡厚謂勞使臣之來或者遂泥爲諸侯之使夫諸侯之使來聘固曰來即本國之使來歸獨非來乎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責人臣以忠必先之以孝毛傳所謂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是已鄭語意此等詩皆文王昔作故嚴氏因之云文王未曾稱王而言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齒伯受天子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愚意若果齒伯之詩

詩傳

卷末

小正皇等四十五

則當載之二南如卷耳閟勞小星勗猶是風體小正作於周既有天下後遺爲周遺王非周王而何歌皇等以遺歌四牡以勞其後遺勞皆得通用之又按儀禮燕禮鄉飲酒禮既升歌鹿鳴矣併歌此二詩朱子謂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皇皇者尊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謂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勸志則又不止爲遣使勞使之樂歌矣

按埤雅云馬二步

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

未定則有蹄鬲之虞故大夫乘之維騶維駟維駟蒙上之文室皆爲駒大夫乘車駕三今日六轡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上大夫卿與諸侯駕四又云維騶維駟維駟其先後與騶駟之序合則騶不如駟駟不如騶矣然是詩乃卒言騶者以明馬雖駟劣所以御之滋謹又云食維白馬黑鬣駟廣雅白馬朱鬣駟今呼黃馬尾鬣一遺通異如界者爲駟益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皆曰駟也明堂供夏后氏駟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駟

詩傳

卷末

小正皇等四十五

也月令孟秋駕白駟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駟也詩曰嘽嘽駟馬俗謂駟性肅耐勞苦而今取息不乎如此則以甚勞次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駟駟又曰乘其駟駟若諸侯之卿則不能是純駟矣按此數條雖於詩大旨無闕然亦可證詩人句字俱不苟下

小正秋杜篇

詩傳以此詩爲勞戍列於體羣臣內則戍乃戍臣也而士卒亦在其中矣戍臣士卒之領袖也鄭氏見出車與秋杜相次故以出車爲勞還卒秋杜爲勞還役而妄大殊尊卑之說似二詩爲每季勞帥役通套者夫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豈勞他卒亦可歌此乎出車爲宣王勞帥詳見本篇若秋杜之檀車四牡豈所樂於卒伍其爲先王勞戍臣可知已實之耽葉之姜俄及杞之采物以志景而情係焉初則料其遄止繼則

特傳聞

入卷六 小正秋杜

三六

望其歸止繼則臆其不遠乃至假卜筮以决其遄止此皆閨情所必至詩人乃曲體而代寫之與東山之勞歸士當同出姬公手而彼列於魯詩者夫亦施之獲享或有未宜與不然東山與大誥相表裏非如費誓之僅屬魯何爲不列於雅哉夫均一王事也盛世則四牡秋杜出車采芣采芣於上而爲王朝之雅衰世則芣水于役艸黃蠡石采芣大車於下而爲王國之風他如衛擊鼓魏陟岵鵲羽唐葛生皆是類也詩可以觀信夫

小正邠風篇

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陳農政爲特詳七月一篇紀時緯事賦情寫物真田家之曆象亦輔展之箴銘周禮籥章所獻中春逆暑中秋迎寒必是詩也然不曰吹邠風第曰吹邠詩可見邠風原不脩于列國之風特謂邠王之風俗如是傾在禮則與可名之曰詩在詩則孰非詩也因特題其篇曰邠風乃其構撰寔具雅體故聖人編之小正列於南山楚茨前此與周公居東諸詩有何連類而當未正樂之先不知何以混爲

詩傳聞

入卷六 小正邠風篇

一

一國總係之邠於是後儒亦不得不曲爲疏解孔穎達云七月一詩乃遠論邠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已志其詩非美王業之本故不入周召正風又非刺美成王故不入成王正雅周公王制卿士又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邠公故爲邠之變風又曰邠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元城劉氏曰邠詩何不編之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

俗風則不得入于雅矣范氏曰邠居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周之所以盛者繇周公也邠來際輿論亦曰聖人以邠詩列風雅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疑駁乎移風而卽于雅也以上諸說非不備極揣摩曲爲調劑其如風雅之未得所何鄭氏之說近之惜乎未睹詩傳編次耳又謂魯齊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夫僅知索邠風于列國而不

詩傳

卷六

小正邠風

主九

按臨川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草木昆

蟲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宴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數語已括全詩大旨其所紀之月與禮記月令及逸周書中周月時訓皆係夏正蓋邠風正在夏商之世故其敘述如此陽月多言日惟四月言月又篇中獨缺三月以次章春日三章蚤月紀之王氏謂治蚤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其第五章穹窒瑾戶治邑居也故曰入此室

處七章執官功則官府之役也故曰上入于茅索絢亟其乘屋治田中之廬爲俶載計也故曰其始播百穀若以來春播穀無暇乘屋夫乘屋豈必待來春耶○九月肅霜十月隕穽在夏正固宜若周正冬十月兩雪冬十月隕霜殺茲則建酉之月矣故春秋書以紀異其書春正月二月無冰正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之候蓋子丑月也若寅卯之月無冰亦何異之有

詩傳

卷六

小正邠風三

主九

小正南山楚茨篇

南山以下四詩朱子意為述畿內公卿有田祿者謂若是天子之詩不當列在小雅然小雅所陳誰非王政但此則實非天子之詩其詩皆述先世之農事朱子嘗疑為邠雅是已序以為刺幽王謬不待辨又以曾孫屬成王何居記曰有國家者稱曾孫曾孫固事神之通稱也又云孝子孝孫無家國者之稱則既醉不曰孝子不曰孝孫歌不曰綴子孝子乎故南山之曾孫與楚茨之孝孫皆繫有國者其即指邠公平或疑

詩傳

卷末 小正南山楚

三

楚茨之君婦為士妻彼蓋據儀禮特牲饋食稱士妻皆曰主婦故耳然對祖考自當稱婦君婦與主婦詞亦自別若以君婦為士妻則諸侯之卿大夫其祭禮見于少牢饋食者亦無鐘鼓送尸之事何況于士但不曰后而曰君婦則又可證其為邠夫人之稱鄭箋以君婦為后彼安知此非天子之雅哉鳧鷖之稱公尸說者謂其仍先代故稱如七月之稱公子楚茨則何以稱皇尸蓋皇乃美號諸侯大夫之尸皆得通稱故少牢嘏詞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

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詞也朱子謂此數詩為述古公卿意蓋本此然既意為述古則又不必舍邠先公而別指所謂畿內諸侯矣畿內諸侯之詩未始不可入小正顧何至連篇累牘且四詩意義如出一手其為邠雅無疑詩傳以為勸農蓋奉祭獲福非力農不及此周禮籥章吹此于祈年以樂田畯樂勸農之官固即所以勸農也二詩大旨則隨季梁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數語可為詮註蓋惟三時不害民和年豐民

詩傳

卷末 小正南山楚

三

力普存備所成有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是以祝史正詞而神降之福故曰民神之主也慶源輔氏云或謂楚茨即采芻然則周禮九夏中有齊夏夫人祭則奏之倘即此詩耶非然則思齋也

小正甫田大田篇

南山之曾孫楚茨之孝孫對祖考稱之固也甫田大田雖有報祈禋祀然不繫廟祭何以亦稱曾孫蓋周人世世務農視農事如其家事服先疇之祿故故自號曰曾孫當時邠民自少至老狎習其上無以異于家人故目其君亦曰曾孫若曰此吾家曾孫云爾曾孫推食以惠農夫農夫邁種以若曾孫曾孫爲農夫修祀典農夫爲曾孫乞炎靈曾孫惟士女之穀是所農夫惟公田之雨是亟曾孫不鄙農家之子卽田間

詩傳

小正甫田大田篇一

而登俊農夫能薄仁主之惠委餘粒以賑寡上下交孚親愛無間追問孰貴而孰賤唯知其戚而共休故草野之趾可錯也藜藿之羹可嘗也萬壽可爲農人祝而景福還可爲君公答也其欲相厚豈有量哉嘗觀周書洛誥周公禋于文武爲殷人祝曰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承敘萬年永觀朕子懷德彼于勝國之遺黎且然況我農乎上以誠愛下下安得不以忠利上七月之卒章躋公堂而稱壽祝與此意正互相發其爲邠雅無疑耳古人重農因重農官故邠風及

此二詩皆以田畯至喜綴景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籥章吹邠雅以樂之其此志也夫

按周禮大司馬仲秋遂以獮田羅弊獻禽以祀祐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則報祈固有定候然禮以義起亦未必如此拘拘愚意甫田之社方非卽報祭所謂我田既臧者止就上章黍稷彘彘言卽下文終善且有之意未必非祈也其御田祖尤與春祈別蓋問孟春祈穀未聞祈雨馮嗣宗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良爲有見禮

詩傳

小正甫田大田篇二

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邠固侯也田祖蓋生爲上公祀爲貴神者春秋傳龍見而雩以建巳純陽之月防旱災而預祈之然值午未申之月早亦脩雩以求雨斯則黍稷彘彘時矣周禮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是社方亦未嘗無樂而特言之田祖者互見耳甫田曾孫來止爲省耘來也正至今適南畝或作次年省耘解滯甚大田之曾孫來止則有歛也其來方禋祀則報成之祭也

小正斯千篇

嘗觀儀禮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義亦云乃管新宮三終鄉飲酒禮燕歌鹿鳴四壯皇華間魚麗而管新宮新宮所從來益自制禮時已有之矣孰知其卽是斯千也序以爲宣王考室則竹書亦紀之八年然考室何必宣王卽如穆王元年嘗築祗宮九年嘗築春宮十四年嘗作范宮土木之役不爲少矣奚獨宣王爲可美劉向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是以土木爲嘗

詩傳聞

卷末

小正斯千篇

三

試改豐爲福去改福爲豐幾何不如其已且詩中亦未見有儉小意向說未足悲也詩故曰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斯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政視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如已亡殷之事也其臆說亦近似而思直意此詩當作于武王都鎬時大雅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鎬鎬雖出文王之命而建都則自武王始班固賦西都云左

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秦封

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通其西張衡賦西京云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嶺崔嵬隱轡轡連岡乎嶠冢抱杜含鄠欲豐此鎬于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漣漫靡迤作鎬于近蓋鎬京之形勝如此鎬邇于豐何以知此詩非遷豐時作文王時尚未有雅也且生男章言君而兼及王也洛輶宮者非鎬卽洛而洛邑定鼎特以會朝講武成王雖時至其地未嘗以爲都居故知斯千爲鎬京落成之詩也魚藻意

詩傳聞

卷末

小正斯千篇

三

亦放此或者不知斯千卽輶官謂管與笙類第皆有聲而無詞然觀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昭子賦新宮何嘗無詞如謂其詩已亡則後漢明帝永平二年詔亦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矣安在其亡卽南陔白華諸詩恩猶以爲其在小正不亡也

按序以庭燎爲箴宣王汚水爲規寗鳴爲誨誨之不可而後祈父白駒黃鳥行野諸篇寢川爲刺若是乎宣之鮮終也然則斯千考室無羊考牧何獨繫行野後豈旣刺矣又追數其美耶抑宣王晚年

有此美政耶序之不足據如此

詩傳闡

卷上

小正

卷上

小正鴻鴈篇

鴻鴈一詩毛詩錯于吉日後庭燎并故序以爲美宣王而詩傳係之小正則周公作也其云懷流人者文武之遷豐遷鎬以容民畜衆似亦可當之然文王以鹵伯遷豐武王以世子營鎬於肯豈遽有雅歌今詳味其語意則爲殷民遷洛作耳按史記武王既克商登郊之阜望商邑至於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季廢康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今未定天保何

詩傳闡

卷上

小正鴻鴈篇

書

暇寐日夜勞來我鹵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瀆居易燕固將營周居于洛邑其事未就而武王殲竹書紀成王五季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季召康公如洛度邑觀周書召詔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伋于洛汭又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侯庶殷至作是詩先之以于征次之以于垣此亦先遷殷民後作洛邑之證也多士之詩曰翕惟肯宅翕邑繼翕居翕厥有幹有季于茲洛翕小子乃興從翕遷豈惟殷士民亦宜然所謂其究安

宅者此是邪多方多士訓戒之辭不厭嚴鴻鴈于飛慰
勞之詞不嫌婉此書詩之異體也或謂民謠不應雜入
雅中然詩豈必漁人自作特托爲漁人之詞若此凡
勞還帥勞還役皆然何獨疑于鴻鴈若夫孔書君陳
所謂無忿疾于頑畢命所謂毖殷頑民者不過因緣
于書序夫聖人于殷民率肆矜餉其肯鄙之爲頑乎
蓋書序之僞多矣其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次多
方于多士後尤非當季事實竹書紀洛邑告成在成
王十四季冬而此詩則非必作于其嘗觀綿之詩先
詩傳聞
卷六 小正 鴻鴈篇 素

詩傳聞

卷六 小正 鴻鴈篇

素

慰止左右後乃大室家則于垣之役固在度邑之初

矣

小正 蓼蕭篇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
而難合天子獨立于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
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燕見
曰同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
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在堂客者是也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詩傳聞

卷六

小正 蓼蕭篇

素

容合好今日燕笑語分曰孔燕豈弟故知爲燕諸侯
之時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王者建國親侯欲其
光昭令德真戴王室與國咸休永世無疆故褒之以
龍光祈之以不與美之以宜兄弟祈之以壽考詩豈
意何慙慙也古親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徒以
私惠自留哉抑是詩與湛露彤弓均爲天子燕諸侯
故左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之賦謂諸侯
朝正敵懷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
不華定來聘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嘗其宴

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夫華定之不敏亡論已爲魯人者寧遠忘衛俞遜謝之故事何其不宜賦而輒賦于宋客乎豈世變愈下僭擬無章愈甚真若肄業及之而不自覺其干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與大舞佾歌雍所繇來者漸矣

按康侯承寵澤于君與蓼蕭之承露固無以異而序云澤及四海則淺泛甚矣箋又從而諷之引虞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遠國之君之賤者朝見

詩傳

卷六

小正 蓼蕭篇

四

天子王者恩澤不爲遠而不及試玩詩中有是意乎且曰君子爲天子於裳華之之子桑鴈之君子皆然是何解法至洛水之君子則更指爲諸侯其謬戾不經至此

小正裳裳者華篇

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後也今觀此詩與蓼蕭均之爲燕諸侯其體裁亦不甚相遠首章以常華起興蓋常棣之花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王者建國親侯故取義于是重言裳裳者欲常而見之意也次以芸黃興有章黃者中央正色易坤卦曰含章可貞曰黃裳元吉蓋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美在中而暢四肢發事業則章莫美于黃矣此與蓼蕭次章美龍光者相似三章以黃白之華興四路

詩傳

卷六

小正 裳裳者華篇

四

蓋黃馬黑眉曰駟白馬朱鬣亦曰駟之子所乘非一或黃或白有如此華矣此章亦與蓼蕭卒章相似乃謂賢者世保其祿則何以見之儻前所稱之子者指繼世之新侯而末章所稱君子乃是追美其先世耶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其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謂侯象賢也士冠禮亦云然則似之猶言克肖卽宛鳩所云式穀似之也譽處而有慶所謂世保其祿也若析薪而弗克荷其何似之有夫賞延于世固皋陶之

明謨而仕者世祿亦文王之仁政但濟美則以興鮮克繇禮則以亡詩以似之致美亦兼寓規諷之意云爾毛序因此詩錯在末簡遂築日爲刺幽王謂小人在位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試觀篇中曾有一字涉刺乎

詩傳附

卷末

小正棠裳者

四

小正湛露篇

左傳審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饗之於是乎賦湛露蓋古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燕行于寢膳率其官饗于寢東非若饗行于廟故曰在宗義考其禮一獻四舉酬降脫履升坐無筭爵無筭樂以酢爲度非若饗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不醉無歸蓋觀儀禮所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大燭于門外則夜飲之禮古誠有之偽詩說以爲天子燕同姓諸侯意亦近似然大槩或可通用耳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昔陳敬仲飲桓公酒欲以火繼敬仲辭以下晝未卜夜乃止此之謂不成也似也乃又以豐草喻同姓諸侯以杞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椅同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則鑿矣夫同姓異姓未必不有時合燕然取喻之義殊不爾蓋杞棘中堅承露雖厚而不屈有強幹意故以興顯允之令德卽酒誥所云剛制也桐椅高竦其實離離而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興孝弟之令儀卽宛鳩所云溫

詩傳附

卷末

小正湛露篇

四

克也。要以令儀。卽令總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或謂豐草有露。露始降。杞棘有露。夜漸久。見椅制之重。寔離離爲天。向明而醉歸之候。則是君臣相與長夜。涵飲。豈所語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義。夫露待陽而晞。賓乃待露晞而後言歸歟。

詩傳

卷六

小正

中

小正彤弓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孔叢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周禮九夏有章夏。臣有功則奏之。儻卽此詩耶。賜必以弓者。何正義謂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以赤。旅弓漆以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是已。錫弓矢必以饗禮行之。饗行于廟。廟烹大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于食燕。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二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故詩傳均曰。天子燕諸侯。但燕或至夜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敬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于待賓。賞不踰時如是。右之毛訓爲勸。鄭訓爲奠于鴈右。詩緝云。右與有侑通。皆助也。左傳每云饗醴命有注。謂以幣物助勸也。饗必有賜以爲宥。而彤弓則宥之大。

詩傳

卷六

小正

中

者。臍之。毛訓爲報。鄭訓爲酬酢之酬。雖饗禮則有賦。酬此處自當作報功解。蓋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邑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爲得專征伐。嗟夫。征伐而諸侯可專。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皆義戰矣。豈彤弓之設。端使然哉。

按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春秋左氏皆有是說。彼特因

詩傳附

本卷六

小正彤弓篇

四

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夫以嗣侯之征胤和也。必曰嗣侯承王命徂征。南仲之伐獫狁也。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今以爲賜弓矢者。卽得專征代無。論彤弓之詩。未聞有此。卽東遷之初。居如平王。其命文侯亦嘗賜以弓矢矣。曷嘗屬以專征之柄。諸儒何乃墮桓文雲霧。偶爲此說。通相耳。食以榮惑後世哉。

小正桑扈篇

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之盛世。有賓禮以親邦國。固交而爲泰之時也。以桑扈交。交起興正。與末章彼交相映。非如秦風之賦黃鳥。泛言交交而已。有營其羽。言其羽如鶯之文。參蕭之葩光。蒙華之有章。皆是物也。大雅板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而此樂胥之君子。足兼之。僞詩說以爲天子燕方伯之詩。亦有見于屏翰。云爾。夫以桑扈爲燕方伯。則亦當以彤弓爲燕連帥。此等總不必臆爲之說。

詩傳附

本卷六

小正桑扈篇

四

古者方伯連帥亦未必有專職。觀所云有辟爲憲。則文武總在其中。如後世六月之吉甫。崧高之中伯。可見已記口高而不矜。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此最難那福之說也。彼交匪敖。卽戡難之見于飲酒者。酒陽物也能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先王制兇觥以寓戒。兇善觸也。第鄭箋泥爲罰。則未必然。如卷耳之姑酌以解懷。邶風之躋公堂而介萬壽。豈必用此爲罰耶。左傳古者以鳥紀官。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彼交匪敖。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亦有

扈止之義燕歌桑扈未必無取初言受天之祐繼言受福不那終言萬福來求其詞每章愈進要非戢難匪放不及此周禮九夏鷺夏居其一儀禮大射公入秦之或取義于無撫無驚意者其卽此詩乎序以爲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范甯傳春秋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蓋序之誤人久矣

詩傳聞

不卷末小正桑扈篇

小正采菽篇

蓼蕭以下諸詩皆天子所以燕諸侯而此篇語意尤爲鄭重首章若預擬其來次章若深幸其至雖下體之服物隨行之羣介亦若喜談而樂道之何津津也孔叢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夫非獨若敬其臣亦繇臣自爲敬則彼交匪紆一語盡之矣其以采菽采芹起興蓋菽所以芼太牢儀禮銅羹牛藿是也芹所以充豆寔周禮芹菹兔醢是也皆待君子之具也車馬衮黼天子之養子則然觀下文建旂

詩傳聞

不卷末小正采菽篇

鳴鷺則諸侯固自有之矣僞詩說以爲諸侯免雀天子賜養之詩不過從韓奕篇竊倣其意然彼云韓侯受命而此云君子來朝語意固自不類且來朝者豈必終王世告至耶周禮春官事秋比功夏陳謨冬協應則各以其方至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各以其時至而問會殷同又不在此數然總謂之曰朝是詩稱樂只君子詞繁意重決非定指一人也曰路車則自金路以至木路兼舉之矣曰玄衮

及黼則自九章以至一章兼舉之矣竹書紀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安知非卽此役而下篇瞻彼洛矣安知非卽所以報采芣者乎此曰福祿申之萬福攸同福祿膺之彼曰福祿如茨福祿既同此曰殷天子之邦彼曰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祀其家邦亦有似相和然者夫坐明堂而觀羣后肅侯度以膺晉錫此真盛世親邦國之禮也序見其錯在末簡漫舉而屬之刺幽說者又以舉火戲諸侯實之夫輯瑞錫祉之盛事何與焚烽悅嬖之戲舉見微思

詩傳聞

卷末

小正米菽篇

季

古者措詞固若是乎斯又序之佞臣矣

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取分辨昭彰之義吳元滿謂今時市帨以黑白相間卽黼文之遺制俗因爾雅斧謂之黼附會三禮圖作屏障蓋十二斧于其上謬也

按次章觀旂間鸞形容來朝至止之度已悉本章優游是戾不當復訓爲初至姚承菴云看汎汎揚舟緇纚維之便見有挽留之意戾字宜作止字解蓋錫予之不足而眷留之無已也且卽其交之匪

紆亦知非復優游以至此意殊可會

詩傳聞

卷末

小正米菽篇

季

小正瞻彼洛矣篇

洛爲天地之中陰陽所會風雨所和四方朝聘貢賦
道里均焉武王受天保之未定將營周民于洛邑不
果至成王始克竟其業東京賦云召伯相宅卜惟洛
倉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沿洛背河左伊右瀍阻九
河東門於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錫以大
吓成王定鼎于郊廓此其地也豈非一都會哉但鎬
京形勝之地據上游以制六合宗廟社稷宮室攸在
豈容輕徙故於洛肯一會諸侯而已按竹書紀成王
肅傳附

卷六

小正瞻彼洛矣

五季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季王如東都諸侯
來朝十四季冬洛邑告成十八季春王如洛邑定鼎
二十五季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此詩未知
作於何季然君行師從耀軍容而講武所以威不軌
昭文德意防固弘遠矣尚書大政云其克詰戎兵以
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韓幹韓璠成王其有得於
斯乎蓋天生五才誰能太兵武王革殷之亂汲汲戰
戈櫜矢歸馬放牛不數季而三監啓矟至有東征之

役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諒矣六師之作又烏可已厥
後召公誥康王亦曰張皇六師庶壞我高祖寡命彼
豈導君以黜武保邦之遺固宜如是且序乃云思古
明王能爵命諸侯賞罰惡彼以幅隄爲賞蓋六師
爲罰惡豈成文義誓書東哲傳曰晉公城洛邑周
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然則此詩蓋爲諸
侯受奠者作歟

詩傳附

卷六

小正瞻彼洛矣

小正鴛鴦篇

此詩爲諸侯報天子四章皆以萬年福祿爲祝而鴛鴦乘馬何其不倫縱或卽所見以起興要非漫無取義者意者因鴛田而慶禱其君乎周禮大司馬仲秋遂以獮田羅罃獻禽以祀祊所以報成萬物也曲禮歲凶季穀不登馬不食穀毛氏所謂趣馬不秣也然則畢之羅之者其獻禽以祀乎在梁戢翼者其取不殫物乎摧之秣之者其季穀順成乎宜稼于田受祿于天故曰萬年福祿左傳疏云凡馬春分百艸始繁

詩傳

卷六 小正鴛鴦

五十四

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艸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然則與仲秋祀方之皆正合也抑更有說于此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羅氏致服與女詔客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正與虞人之箴所爲冒于原獸亡國恤而思應壯者同義書旅獒亦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是詩蓋受天子之戒而答之言所貢惟是鴛鴦乘馬以明天子不贊異物之意而祝以惟乃世王乎又觀成周之濊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則

此又或爲貢士而作蓋王者張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當使野無遺雉鴛鴦可羅豈必高崗之戢羽至於乘條邕邕鴻儀鴛序斯亦在梁戢翼之象已良馬比德君子實得其養君亦享其休卷阿所云翕性也愚又諦思之詩人比興各有則似鴛鴦匹鳥以喻夫婦想自古已然故中后白華之詩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准類而觀則此詩當是成王大婚而諸侯致祝也其以乘馬更端猶漢廣之言秣其馬碩人之四牡有騶車臺之四牡騶驂彼爾賦而此則借爲典耳

詩傳

卷六 小正鴛鴦

五十五

序乃云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遺自奉養有節則吾不知其解也

按埤雅云鴛鴦匹鳥也人得其一其一卽思而欲故明王慎于取之于其飛而畢之羅之不天胎不歟宿之義也此蓋訓序所云交于萬物有遺也然鳥飛而遭羅失其性矣何如鳥鵲之巢可俯而窺者爲有遺又云凡鳥右顧則怒左盼則喜生在梁而戢翼言我交于萬物有遺故彼于止得其所止也然而鳥之戢翼豈必以明王交之有遺乎列

子紀周宣王假正有役人梁鴛能養鰓禽獸委合
園庭之內無不柔馴者雖雄狂奔草尾成羣異類
雜居不相搏噬所謂梁鴛蓋取鴛鴦在梁不驚畏
之義刻子始寓言耳孔疏謂古明王于乘馬因季
則養以坐豐季則養以殺其自奉養有節如是則
真視君如馬矣序說之誤人至此

蕭傳圖

卷六

小正鴛鴦

五十六

小正鴛鴦篇

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年伯使世子發營鐘及既有
天下遂都于鎬大雅所謂考卜惟王宅是鎬京也序
鴛鴦者謂萬物失其性幽王居鎬京不能以自樂故
君子思古之武王夫在藻依蒲是樂也何反云失
其性候序者謂水淺涸然後魚在藻間蒲生於所
依此匿其形則水又淺矣昔大而尾長是魚之瘠者
其說謬甚埤雅云魚性貪食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
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爲得其性傳曰士卒鳧藻言

蕭傳圖

卷六

小正鴛鴦

五十七

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于水藻也魚藻意亦如此此
猶近之惟是王在鎬京而止述其飲酒之樂似乎諧
媚之稱萬季鵠者雖天子燕諸侯蓼蕭亦曰孔燕豈
弟湛露亦曰厭厭夜飲桑扈亦曰旨酒思柔然君以
是養其臣可也而猶必述其豈弟美其顯允嘉其匪
敖乃臣之於君第以那居飲酒爲樂畧無規諷之意
何哉則愚意其爲飲至之樂歌蓋禮君行反必告廟
告廟則飲至故僖公獻捷於太廟詩歌之曰魯侯燕
止在泮泮詩云有那其居備亦巡狩征伐畢事

而旋行飲至之禮邪如錕鏑京初成而舉落成之燕
斯亦始似之矣

詩傳

卷十六 小正 夏 五

詩傳闡卷之十七目錄

小正續

小正續引 六月 出車

采薇 采芑 黍苗

車工 吉日 庭燎

河水 無羊 車臺

詩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

帥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中也車

工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河水念邠也無羊

詩傳

卷十七目

考牧也車臺樂親昏也

小正續引

漢儒以正變言詩謂周之盛昔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蓋晉康鳴而訖菁莪也。六月徑接菁莪菁莪爲正雅之終。則六月不得不爲變雅之始。故小序於六月篇端歷序諸詩之廢而總之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者凡以爲宣王北伐張本。明辨此爲正後此爲變耳。夫詩第有美刺原無正變卽據毛詩所編六月采芑車工吉日庭燎沔水無羊等詩既謂之美而復與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篇均名爲變

詩傳

卷七 小正續引

至自相矛盾乎一宣王之詩耳。出車采芣幸而鎔于雅。則遂舉而屬之文王。秦苗車幸而鎔於雅。後則遂舉而屬之幽王。而王風之黃鳥行野鎔列宣王之詩。則又卽以爲刺宣王。夫宣王弗終允德如不格于車料民太原湛女鳩殺杜伯而非其罪其批政見於外傳諸書者益亦不少矣。若其詩則固有美惡刺也。故聖人錄之以續小正而伏書穆刑之後卽繼以文侯之命雖絕無及於宣王者。以詩證之足矣。

小正續六月篇

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列大正者彼之爲告廟策勳此之爲讎賓叙歟。彼之爲六飛親駕此之爲四牡徂征。彼則歸功於天子而此則歸美於人臣詞氣固不侔也。然曰王于山征以匡王國則固臨之以赫明之命矣。曰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則固秉之以敬戒之衷矣。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則匪安匪舒匪紹匪遊之紀律總不越此矣。若乃告成錫命之典蓋已具於燕喜受社中特作詩者各

詩傳

卷七 小正續六月

一其體未及鋪張揚厲所以屬之小正。至於常服元戎驅壯一切軍容亦大正所未暇詳也。六月當是建巳之月于周爲夏末于夏爲夏初按以司馬之法典師固非其時。特迫於孔熾之難有不容緩應之者乃其比物則素裕應變則甚敏抑何整且暇哉。要以嚴翼爲之本輔氏所謂兵陰事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也。爾雅十藪焦護居其一。鬱蓂依水草而薦食。故豎居於斯。鎬非鎬京。季彭山謂必大原邑名其地高平故謂之鎬。漢魏於此置高平縣而大原卽是固原非

河東之太原若是河東之太原則春秋荀吳收狄於大鹵是其地也。當時河東之大國有晉兵雄晉陽足以制羣狄。河西之大國有韓世爲州牧足以控百蠻。獫狁之部落近於周疆必不自河西遁入觀其由朔方而至涇陽必取固原之遺。蓋固原太朔方五百餘里而獫狁在其東北則入周之要路當在此。其說或有所受。至於大原紀其所至之地若以此爲華夷一大界限焉。其不勤遠略之意雖隱然言表然所重固不在是耳。燕喜受社受之於王。朝燕飫諸友燕之於

書傳

卷七 小正續六月 三

私室若謂總是宣王燕吉甫則方叔亦嘗共功豈得不與燕而偏集吉甫之諸友相與遺哉乎。夫特揭孝友之張仲爲殿固後吉甫有重客亦以見王室多名賢矣。後世謂權臣在朝良將未有能立功於外遂以調和之功歸張仲恐張仲未必肯受也。

按爾雅云繼旆曰旆亦是舉一以見其餘若旗旂等皆各有繼恐無他名以易之則此旆當是繼旂者。軍行前朱雀此烏章建於元戎故知爲繼旂之旆也。出車彼旂旐斯胡不旆旆亦兼旂旐而言。

卽爾雅所云廣充幅長尋者豈獨旆爲然但他旂則各肖其方不盡以緇耳。馮嗣宗偏引左傳杜注之言旆者而棄之以傳士凱之說謂此白旆中央卽軍前大旂然傳止言旆未言白旆若元戎旆建烏章又建大白旂則白虎之旗何以復爲右軍所建且白近凶周所勝色也。顧以爲大旂而建之軍前獨無嫌乎。

書傳

卷七 小正續六月 四

小正續出車采薇篇

宣王初季，獵狁孔熾，吉甫于征，驅至大原，猶慮夷夏之防未峻，復遣南仲率師城之，於其歸也而勞之，此出車采薇所以次六月也。序以出車爲文王時勞還率之詩，夫文王未嘗爲天子，稱王今皆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仲，王與天子果何指耶？若是追述則當明言文王或周王，如大正諸篇所咏矣。然大正亦未嘗目文王爲天子，說者強求其解，歸之商紂，夫此周人詩也，何爲繫紂至此？史遷以出車六月並爲

詩傳

小正續出車采五

周襄王時，作其詛固無足辨，班固以出車爲宣王時，作亦偶合耳。或疑六月出車同爲一時事，吉甫之詩言其在京發程時也，故曰六月，月樓樓南仲之詩言其在外觸景時也，故曰黍稷芳華。然出車勞將止當與勞戍殊歌，記所謂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也。若大將自宜同時並勞，何以勞南仲不及吉甫，其非共事明矣。朔方蓋靈夏等州之地，季彭山謂在今固原西南五百餘里，有待於南仲之城者，必罹患永肆之前，常倚山河爲固，不待設險及儉狁自鎬侵之，則將

有決藩之勢，其地始爲華夷要區，不得不爲城以守

矣。觀其命南仲爲將而宣王之經略居可見焉。夫儉

狁與西戎在周固並爲邊患，乃城方之役專備儉狁

五章何以忽及伐西戎？舊說謂室家感物變而思君

子，遙爲擬度，意亦似之。但赫赫南仲，絕不類室家語

此殆詩人佇望南仲還朝，又將仗其威名有事西戎

耳。出車采薇本是一役，采薇第言儉狁之故不及西

戎，故知伐戎尚需南仲歸而更舉也。南仲愚意卽秦

仲其伐戎亦非僅一出師也。出車勞將止，稱君子采

詩傳

小正續出車采五

薇勞師兼言小人。鄭氏所謂異歌異時殊尊卑者，始有合焉。兩詩皆以雨雪點綴，亦可見其同是一役，均爲勞詩。而序乃以采薇爲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采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遺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爲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昔日至矣，乃出車旋歸又繁之春日，故鄭氏解雨雪載塗爲春寒始釋，夫朔雪侵肌自是塗中慘况，而芳甸禱英華林嬌鳥乃侈其凱還之勝槩，其爲時度亦不甚相遠，詩

固未可執象求而較周初杜之脈繁簡亦自不作矣

按竹書紀商帝乙三季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似與此詩合然則商詩也何以載之周雅北以緣詩序而附會之觀采薇序云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造戎後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杜以勤歸也意竹書之說本此蓋序作於漢儒而紀季至晉太康始出其間固不無僞益者非然則周宣

詩傳

卷七 小正續出車采

七

三季竹簡而束哲誤編之帝乙耶然宣王時無昆夷之稱而竹書又記宣三季王命大夫仲伐西戎所謂仲者當是秦仲疑卽此詩之南仲審爾則竹書不應兩紀其商紀係附會更可知已

按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侯國跳躍而望南仲如此季彭山因之云簡書西戎侵境而被患之國以簡書告也時密阮諸國猶在今涇州界上近於西戎疑卽此類也殊無確據又云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來之路西戎遺絕而不

相犄角則可以駕獵狁而出其上故曰于襄又云伐西戎是剪獫狁羽翼意俱似之但詩人太言意各有主謂耳姚承菴云天子命徃城朔方何以云伐西戎蓋天子之命有專制有權宜當時專制在朔方而偶見西戎之竊發提師以薄伐焉亦闔以外將軍制之權宜之事也且當時天子或更有命南仲或專有請皆不可知此亦近似但於末既見君子語意何居舊謂代爲室家想望之詞特因緣於召南不知召南草蟲篇亦本非室家之詞也

詩傳

卷七 小正續出車采

八

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二句有似采芑顯允方叔征伐獫狁各於本篇爲賓而非主但彼則述其已往此則擬其將來然竹書紀宣王三季命大夫仲伐西戎則固前乎此矣或伐而未得志乃將更伐之其後六季西戎卒殺秦仲倘亦不戢自焚之驗歟自此戎患日深竟驪山之禍

按周正建子其所謂春不過盡寅月而止此詩末章春日遲遲四句已是旣陽之景亦猶天堯華灼爲婚期而兼言葉蓂黃實此詩家映帶語况總冠

之以春原未嘗實其爲何月也

按六月之衍序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何異孩語

詩傳聞

卷七續小正出車

九

小正續采芑篇

竹書紀宣王五年秣命方叔征荆蠻蓋繼六月而出師也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冠平軍聲振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如孔明綸巾羽扇平枯緩帶輕裘制勝裕如也備述其師旅之陳鞠鉦鼓之安和亦見爲節制之師肄習有素耳陳思平蜀論曰將以謀謀爲劒戟策畧爲旌旗其壯猷之謂乎蠻

詩傳聞

卷七續小正采芑

十

荆武蠻而處於荆者鄭語史伯謂荆子熊嚴生子四人叔逃難於濮而蠻蠻爭蠻矣惟荆實有令德災則荆非盡蠻也范勝南蠻傳曰今長沙武陵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厥殫盛足以抗敵諸夏宣王中興命將南征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亦似不桀指荆楚又按國語蠻夷要服在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卽周禮中車所謂華路以封四衛者其制室歲貢于壇墠不貢則修名而有威讓之令今至擗焚勤王師必其驕

這不度不容不致。豈邪。史記謂荆楚僥勇輕悍好佞。亂自古記之。蓋中國衰則先叛。聖人起則後服。故以高宗中興有事。督伐殷。豈之。歌後世爲。奴而宣王采。世之役亦堪與之。嫌美焉。

按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驪。然六月比四驪采。芑乘四驪。則亦不定乘驪矣。埤雅云。驪上駟。中駟。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驪者。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頒馬。教駟攻特。藏僕講馭。夫之。濞。廣故雖驪亦閑習任爲用。非獨四驪也。總之。毛馬。

詩傳聞

不卷七 小正續采芑

士

而頒豈拘一色。此等俱未必甚泥。周禮巾車王之。路。一曰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以祀。二曰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就以封。四衛。五曰木路。蒔樊。以封蕃國。則鈎若專屬之。金路者。故孔疏以路車有輿爲金路。疑方叔繫周同姓。爰有真朱色也。正合巾車象路朱之義。則方叔所乘。乃象路邪。季彭山云。巾車所載車馬之飾。若有所分配。蓋因車之貴賤。各因以爲差。非截髮一定之。

制。故此詩言方叔之車。鈎膺。飾革。松高。言中伯之車。鈎膺。濯濯。韓奕言韓侯之車。鈎膺。鏤鈎。大方叔以卿士受服。中伯以異姓改封。則象路矣。而皆有鈎膺。韓侯以同姓受命。則金路矣。而有鏤錫。是錫不特施於玉路。而鈎不特施於金路也。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衛夫人。葵軒註云。車以魚皮爲飾。樊則此詩之。與服與采。微之。矢服不同。直以飾簞。第耳。觀上下文所言。皆是車飾可見。又秦風小戎之。鏤膺。謂鏤金以飾馬。當帶樊上。與虎鞞爲句。而

詩傳聞

不卷七 小正續采芑

士

下。卽云交鞞。二。故季彭山以爲鏤膺。卽是虎鞞之飾。蓋鞞之中。夾亦膺也。此數條一經拈出。義遂豁矣。

小正續黍苗篇

按舊序說謂政有大小故雖有大小先儒辨之謂帝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愚亦謂采芑之南征何以小於江漢然此猶各自爲役也一城申之役耳崧高何以繫之大黍苗何以繫之小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等等而序詩者安已蓋黍苗卽非作於行役士庶亦代爲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叙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小雅所由別歟及翫此詩語意乃作於功成後非預遣其歸時也與出車采芣正相類或乃據序刺詩傳聞

入卷七

小正續黍苗

十一

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之說遂謂此詩爲追述宣王時事兼營謀伐淮二役而言彌失之矣

小正續車工吉日篇

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不一而足何也此正宣王所爲無逸也蓋古者蒐苗獮狩之禮實與軍政相爲表裏先王陰用其遺使人由而不知而後王藉爲利獸之樂是故敗于有洛王子作歌恒于游畋三風垂訓乃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蠱事終而鼎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左傳楚椒舉

入卷七

小正續車工

吉日

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然則講事度軌豈繁細故車工吉日其亦趾美成康者歟竹書紀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故成周宣榭春祫昔猶有存者車工之誦卽是役也毛傳訓甫爲大夫凡獵固必擇艸埜大地爲場週廻

芟艸積以爲防。然從詩言之曰：東有大艸，猶可從竹書言之曰：遂守于大可乎？且東方之大艸，孰與圃田甫之爲圃？無疑已。俞雅十藪，鄭圃田周焦護，居其二焦護卽瓠中，地近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吉曰：天子之從，此其所邪？夫東都者，蓋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瞻洛與歌而後，辭或駐蹕，康朝鄧宮穆會塗山，皆不于東都。若夫楚澤膠舟，徐方廻馭，又燕論已。宣王此舉，豈非自中夏而布德，職四裔而抗稊者哉？至焦護外，接獵稅向，嘗爲所荐食，今于此從禽。

詩傳

卷七 小正續車工 十五

所以耀吾軍士，昭文德而威不軌，意防固弘遠哉。周公太政之訓，成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績，以觀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召保顧命之誥，康王曰：張皇六師，庶壞我高祖寡命。宣王其有得於斯乎？車工之射夫吉日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之類，言於車工伯禱，差馬之類，言於吉日。蓋彼此互見，意相足也。後世作賦者云：收禽舉貳，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解野饗，犒勤賞功，酒車酌醴，方駕授粢，升觴舉燧，既醕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康空，炙魚膳清，酌敎。

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蓋亦卽二詩之意，而衍之也。至于禽相鎮壓，獸相枕藉，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幾乎太侈矣。惟所云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踰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以訓儉，昭仁猶爲近之。其亦曲終奏雅，勸百而諷一者歟？或曰：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舍而不錄，何也？曰：此非周宣之鼓，而宇文氏之鼓也。

詩傳

卷七 小正續車工 十六

按石鼓在秦，今鳳翔孔子廟中，相傳周宣王獵碣也。唐韋應物謂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謂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晉所造，但辨葛餘言，其全文不可見。雋弱侯陳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又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又二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靈命羣。

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按集氏之引證確矣。今讀石鼓詩凡十章，所述應應雉兔，雖不一而足，要皆倣風雅而錯出之。其一章云：「避車既王，避馬既同，避車既致，好避馬既駐。」則猶之於慧于車攻也。其七章云：「或羣或友，悉率左右，樂樂天子，則猶之傳珠于吉日也。他如二之其胡，或作孔戾，又其魚佳，維可何佳，賁佳，鯉可何目，以蘭虫之，蒙佳，維楊及桺，四之六轡沃若，又如徒如章五之避，來自東，霽雨奔櫛，六之桡械其拔七之徒避，取

詩傳聞

不卷七 小正續車工十七

譚會同又布釋，無非擷芳於風雅者。其十章云：「進獻用特選，歸格甄祖，則又取材于虞書也。蓋惟其詩極意摹古，遂不覺蹈襲，卉吻在字，文氏原無意於僞標，宣王以疑誑後世，特後儒未及詳察矣。意爲宣王詩耳。今還就其詩質之，亦愈知非史籀筆而馬子卿之辨當必信而有徵矣。」

小正續庭燎篇

按舊說以爲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宣王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唸詩三晉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它夜不盡然乎？蓋王心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而序又以爲箴之者，以其每問愈宴也。然自未央至向晨，自聞聲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叙，豈成文理？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於未央，進銳退速，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

詩傳聞

不卷七 小正續庭燎

小正續汚水篇

按厲王之流彘古今一大變也。卽曰厲民弗忍。當必有爲之倡亂者。至羿欲甘心其太子。微召公以已子易之。周不祀矣。平王忘父讎而奸其位。比於篡逆。東遷而後。日以陵夷。則習亂而忘始治也。使宣王驟念亂之志。是亦一平王耳。故人知宣王內修外攘。中興之製。燭然不知汚水一詩。寔爲幹蠱之本。觀其言曰。誰謂父母。抑何情側而旨痛乎。聞斯言而不悶然惕然。相與共圖。蓋懲撥亂者。非人子亦非人臣矣。乃持傳聞。

卷七 小正續汚水 十九

末章便慮及於讒言。而勉我受以敬。想當昔汾王卽世。少主踐祚。中外危疑。或有牽亂之徒。造蜚語以憾在位。故其卒以此語也歟。

按春秋內外傳。泰伯享重耳。公子賦河水杜註。以爲逸詩。非也。韋昭解云。河當作汚。其詩曰。汚彼流水。水窮宗于海。言已反曰。當朝事泰得之矣。

小正續蕪羊篇

孔子曰。於蕪羊見蒹政之有應也。嘗攷宣王元季。饒國賦。作戎車百廢具舉。而其加意於畜產。亦可知已。詩昔以誰謂發端。見管凋耗而今。蕃阜也。牧事有成。故詩傳謂之考牧。序亦云然。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蓄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昔事之牲。必用牲物外事。毀事或用羆。蓋至禽牲則具。而牧人之職。克舉矣。詩故云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

卷七 小正續蕪羊 二十

詩傳聞。別羣也。皆牧。潔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羊性護。春日夕則競先爭歸。陵谷不諫。故曰。於於競競。羊皆健。疾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此解較勝通篇。寫物態物情。及人畜之相得如畫。而末復贅之以夢。詩人之藹習也。倘亦彷彿于之體耶。埤雅曰。俗云春兔遺子如泉。埋於泥中。則季水及故岸皆化。而爲兔。遇旱乾水不及。故呖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兔多。豐季夢災。理或然也。季彭山云。蜺龜蛇北方藏伏之象。

旗鳥隼南方飛揚之象。夢旒而乃是旗由藏伏而飛揚。昌盛之勢不可遏也。朱傳據周禮大司馬郊墊載旒之說而曰旒統人少。又據司常州里建旗之說而曰旒統人多。夫其序乃隨時部分。非不可易之制。安可以定多寡。以上二說似勝集傳。然牧人果有是夢乎。太人果有是占乎。總之詩人點綴中典富庶之典如此。向使千祿之籍時修。太原之民不料。此豐季漆漆者正未有艾矣。

按埤雅云羊性蕭羣。故於文萃為羣。每羣要以一

詩傳

卷七

小正續無羊

三十一

羣為主。舉羣聽之。羊蒞以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為羣。牛土畜也。土緩而和。病則耳燥。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於於言羊之愛牧人也。競競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為遺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之。支之以制其牧。故能使物畏之。降飲寢吮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摩肱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牧也。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故禮云四足曰濟。謂必相濕漬而諸耗敗也。六畜之歿皆諸耗敗而羊為甚。故於羊言之也。

小正續車輦篇

毛詩小雅節南山以下序。彙不目為刺幽者。幽王固可刺。刺詩不應俱作美詞。如楚茨至車輦。毫末見有刺意也。詩傳繫車輦於宣王。而以爲樂親昏。僞申公詩說不悟親之爲新。乃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大親迎。亦自常禮。豈夷厲之世遂禁士人不得親迎乎。美蹶里之迎止者。亦因親王錫命并及之耳。況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若紅筵奠賀出自朋情。其詩安

詩傳

卷七

小正續車輦

三十一

得載之雅。詩傳第言樂親昏而不明指爲何人。其端總冠之以宣王中興。則知樂新昏者即王也。蓋易基乾坤書美豳降夏之興以塗山殷之興以有娥。周自姜嫄肇厥生民。暨乎太姜任姒。邑姜世貽。嬪則至宣王勤政內修外攘。周道復興。則姜后媚贊之力爲多。詩人樂得淑媛以配君子。故其詩曰德音來括。曰令德來教。詩非必作於初婚合卺之夕。乃其後喜而追述之。又非必王者自作。乃詩人述其意而代爲之。此當是宣王初季事而續之。末簡者猶樂以關雎爲亂。

也周家內助之賢大正所咏詳矣。脫簪永巷之妻后
不容沒而不見故聖人爲錄。聞闢於小正焉。若如鄭
箋溺於序說謂褒姒嫉妬竊道周人思得嬖女以間
其寵則是張儀傾鄭袖陳平給關氏之計耳。以嬖易
嬖其何能淑。且賦白粦者安在。豈真以不賢見黜詩
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婚。竊論豔妻驕扇寵
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

詩傳

小正續車牽 二三

詩傳闕卷之十八目錄

小正傳

小正傳引

鼓鐘

圻招

北山

絲蠻

青蠅

小東

苑柳

小明

小弁

巷伯

巧言

小旻

鳴鳩

白粦

角弓

十月之交

蓼莪

賓之初筵

蟋蟀

四月

詩傳闕

卷十八

正月

雨無其極

節

谷風

都人士

詩傳昭王南

大夫憂之賦鼓鐘

詩傳圻招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

圻招

詩傳懿王之

勞于王事賦北山

詩傳王之時大夫避

賦絲蠻

詩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詩傳厲王之時諸侯勞

賦小東

詩傳厲王不禮于諸侯

想戒以避之賦苑柳

詩傳厲王出居于彘

賦小明

詩傳尹伯奇

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詩傳幽王

賦菴伯

詩傳大夫傷于

賦巧言

詩傳大

賦小旻

詩傳

相戒賦鳴鳩

詩傳申后

賦白萼

詩傳兄弟不

賦角弓

香傳聞

卷十八目

詩傳皇父專政

賦十月之交

詩傳

思

母賦蓼莪

詩傳衛武公

賦賓之初筵

詩傳衛武

賦鑑戒

詩傳

賦四月

詩傳西周喪退

大夫傷之賦正月

詩傳王室播遷大

臣聞之賦雨無其極

詩傳桓王伐鄭

家父諫之賦節

詩傳朋友

之賦谷風

詩傳君子懷

賊都人士

詩傳

卷十八

三

小正傳引

左傳季札聞歌小雅而以為周之衰文中子曰小雅
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此說似猶未盡范處義氏曰季
札觀樂于魯工人一昔豈能遍歌每詩不過歌數章
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美哉文王
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此解
最為有見足訂杜註之誤第雅之入樂者惟應鳴以
下諸什至傷今思古等詩即歌工肄業及之亦在雅
未得所之卉耳聖人別錄為小正傳又異之於續而

詩傳聞

卷六

小正傳引

盛衰之故乃始區分吟列粲然指掌蓋自昭王南征
舟膠楚澤穆王西征荒服不至馴至厲幽王遭大壞
東遷之後雅音漸寢其可傳者僅僅若此而已然尼
父不之刪者以其出於憂時憫事發憤之所為或公
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思怨于下後王得失之
林周書所不載春秋所未及詳者亦于此乎元更遷
所謂怨諷而不亂及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惟此
編是當之而他雅固不與焉服虔于季札之觀小雅
曰此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二於當

昔之王怨當昔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其周德之
衰指幽厲之政也彼雖未見詩傳編次其說亦思過
半矣

按毛詩以宣王之六月徑接菁莪故謂小雅無刺
厲王者鄭氏意厲王刺詩不宜不見于小雅乃強
取小旻鳴鳩十月之交雨無其極諸篇以充鼓豈
知青蠅小東苑柳小明其為厲王時詩固不一而
足哉

詩傳聞

卷六

小正傳引

二

小正傳說鐘篇

毛詩小雅七十餘篇序目爲刺幽王者過半豈周之盛時詩反不足多錄而昭穆共懿孝夷厲諸王杜棄一詩足存聖人獨諄諄有取於刺幽者乎考諸傳記皆兼幽王東巡之事或疑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不位或疑事有不見於史而因詩以見者皆臆詞耳韓詩以鐘鼓爲昭王時作今觀詩傳良然按竹書紀昭王元季樓設象魏德浸浸不古若矣十六季伐楚涉漢遇大兕十九季祭公卒伯從王伐楚天大暄雉兔

詩傳聞

卷八

小正傳說鐘

三

皆震密六師於漢故靈均天問云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而南征不復異時霸王猶藉爲兵端蓋自楚澤膠舟王靈斯替乃識者已于淮上之遊卜官聲之無旋矣夫克詰戎兵陟禹迹而方行天下周公大政之訓固云然戰而時動則威觀則玩而無震况是季春維字紫微而王不知戒以水濱卽大之地爲徜徉客與之觀將觀光揚契謂何嘉樂而野合亦異乎靈臺之奏公卷阿之矢育矣其不僭也正有甚於僭者樂是德非詩人所爲悼今懷古不勝

詩傳聞

卷八

小正傳說鐘

四

伶耳其詞隱其意微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噫乎成康旣沒德如昭王頌聲安得不寢豈惟頌哉卽雅之亾愚以爲不亾於黍離而已亾于賦鼓鐘之日微宣王則幾垂續矣故傳小正者昉此按儀禮禮記凡樂四節晉節歌也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等是爲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手彈而口和也二節笙也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爲笙入三終其輔笙則以磬所謂磬南北面大也於是堂上間歌員麗則堂下笙由庚堂上間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堂上間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故曰間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工歌闋雖笙吹鶴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芣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是爲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也蕤禮又有所謂下管新宮大猷儀亦曰新宮三終鄉飲禮又曰奏鳴虞間若一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鄭氏以萬舞爲雅於義何居且箛爲文舞旣總於萬若雅果是萬

何言雅又更言篇乎毛詩以南爲南夷之樂夫周
備古樂如雲韶夏渚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豈有
文王象制而獨采夷樂以配如云大德廣及又豈
應舍東昧西離北禁而獨用南蠻之梵任先儒程
太昌氏嘗力辯其妄孔穎達謂言南得總四夷以
周之德先致南方此亦附會毛鄭之說耳惟朱傳
直以雅爲二雅南爲二南得之而或者又疑曰所
謂二雅者此鼓鐘之詩在其中否是未知周家一
代禮樂定自周公其詩之入樂者皆盛世之音如

詩傳

卷八

小正傳鼓鐘

五

小大二正是已惟二正不與二正傳混而後雅得
其所而後樂正

按呂氏春秋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
力爲王右遠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松於漢中辛
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
實爲長公大辛伯所拯寧復生王高誘註途疑肅
振王北濟之事非也記曰樂不可極樂極生悲大
夫憂之而賦鼓鐘似有先見僞詩說第目爲南遊
不知其爲南征耳呂氏又云殷整甲徙宅西河猶

思故處實始作爲宮音長公繼是音以處山山奏
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與夫孔甲破斧之爲
東音也塗山候人之爲南音也有城焚焚往飛之
爲北音也皆所謂音初也是知東函南北各自有
音豈獨四夷有昧離任禁之樂乎漢賦曰起西音
於促柱歌江上之余嘆江左六朝爲清商曲不得
樂指四夷則南之非南夷亦已審矣

詩傳

卷八

小正傳鼓鐘

六

小正傳圻招篇

左傳楚右尹子革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及觀其詞固不類詩體所云
形或作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尤無文義孰知圻
招之真詩固具在小正也按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
公謀父諫而不聽竹書紀穆王十三季春祭公帥師
從王西征次于陽紆圻招之作其枉斯時乎自古蹟
武之主必有人焉迎其欲而爲之遺道穆王西征者
詩傳聞

小正傳祈招 七

祈招也左傳杜預注云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
招其名然則呼祈父者所謂述民詞而題其篇曰圻
招者君前臣名固所以諫王歟穆王之周行詳見穆
天子傳元人王玄翰云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
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
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歎其過及七萃之規未間以
爲迂也登羣玉山命彤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
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
駿超騰以先待輓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

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
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提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
而君子猶以王獲沒於祗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
危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今按祈父之詩
既卽是圻招何以與左傳所載絕不類彼直僞耳夫
左史倚相所不知子革何以獨知豈其博聞強記又
出能讀墳典索丘者上耶圻招之真詩倚相未必不
知而子革反未必知乘其既趨而過遂急就說詞以
誘王所爲摩厲以須者如此要不失爲諷諫若信謂

詩傳聞

小正傳祈招 八

祭公詩實然則與耳食無異矣抑惜惜數語有何警
發顧能令侈汰驚悍之楚圍聆之輒爽然自失至于
饋不食寢不寐而仲尼又引克已復禮之古志以追
咎楚靈此皆左氏影響附會殊無足信且以紀季考
之穆王之侈心亦何嘗遽止迹其十四季夏畋于軍
丘秋蒐于萍澤作虎牢十五季冬觀于鹽澤十七季
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三十七季大起九師東至于
九江架鼉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則當在祭公賦
圻招後

祭公以穆王亦愈知子革所云非質言也微

詩傳孰與辨其僞聖人存祈招於雅錄呂刑於書穆之瑕瑜於是乎不相掩矣○古文尚書穆王又有君牙問命二篇大率多僞之祈招乎

按逸周書穆王嗜王制將衰則詢祭祖求謚言思保佐維艱則命戎夫作史記示樂善喜聞之令主也至其巡遊無度無乃以規爲璣乎又按穆天子傳天子曰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珎富官人執事何謀於樂何

詩傳聞

卷八小正傳祈招

九

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又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之詩三章以哀民其云我徂黃竹員閭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而繼之以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似專以恤民責之居守諸臣者蓋雖有引慝之恩閭民之意終不勝其好遊騁之娛耳左傳所謂不能自克若爲穆王道之也胡元瑞有云周天子好文者亾過穆王縣圖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

蕩丘暴書羽林雅事翛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麗於秦皇漢武嗟乎周公立政稱克詰戎兵陟禹迹而方行天下者穆王無迺誤用之耶矧子乃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此則誕矣

詩傳聞

卷八小正傳祈招

十

小正傳北山篇

此詩作于懿王昔竹書紀年注謂懿王之世與凡無節號令不肯挈壺氏不能其職諸侯於是攜德今由詩傳觀之則其役使不均又有然者嘗考懿王七季西戎侵鎬十三季翟人侵岐十五季自宗周遷于槐里二十一季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其可見者如此而王事未必止此從事獨賢亦非必兵凶戰危之事特以溥天率土四方如彼其廣而獨責士子以朝夕經營使其饒甘旨之需廢晨昏之節雖方將方

詩傳聞

卷六 小正傳北山 十一

剛誰能堪之又况勞者愈勞逸者愈逸若是相應也人臣之義固不以家事辭王事而不平之鳴亦復可能自己其詩明言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則賦詩者乃士子爲詩說謂大夫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若果爲大夫何又稱大夫不均乎孟子亦未嘗言大夫也其皆章上下四語與林杜三章相襲彼出于上人之悶慰此出於勞臣之怨嗟雖均屬之雅而得失自異序樂目爲刺幽王夫幽周皆役使不均者豈獨幽王若蓼莪則真幽王皆作耳

按丁奉臆言云或字十二疊言成偶詩中奇格也後代韓昌黎南山詩文信國正氣歌皆祖此

詩傳聞

卷六 小正傳北山 十一

小正傳縣蠻篇

此詩以上下篇揆之非孝王即夷王之世夫以王朝大夫踰出奔而乞憐于人如此聖人奚取而錄之如謂其能見幾而作則室超然高舉以保貞而嘒嘒然飲食是糗似不辭鴈鸞之餘林者志何慙也岐路堪悲導迷登覺誠不無需于教誨乃以墜風之羽思振翩軒毳之間輒希後車命載願又何奢也豈其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邪然易不云舍車而徒義弗乘乎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此則出于衆心

詩傳聞

卷八小正傳縣蠻 上

之願載若夫俛仰號呼如戰國歌長缺者流斯亦鄙矣恩意詩未必大夫自作特詩人代述其意見失路之人不無望授于當塗者而慨夫莫之或援乎僞詩說以爲過賓之主人問之而作雖屬杜撰然仁人之心固當然耳聖人錄之問之也問大夫之避難所以問王室之多難也大學引中章廿二句謂鳥知其止此特斷章取義乃賦詩者之意正自不然夫鳥則擇木寧集蕪集枯正阿正隅正側以爲岑則可安見其爲鬱彼直以鳥之倦飛不進與已之彳亍不

辨耳若通篇皆託爲鳥言益又舛矣

附文選應瑒侍漢詩云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危遇不可值伸睂路何階此則代鴈爲詞者也亦祖此詩之意按或以鳥之得其所止反與已之疲於遠道此於首章亦似貼至後二章便說不去

詩傳聞

卷八小正傳縣蠻 上

正傳青蠅篇

虞書舜之命龍也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說之
爲患自管然矣所恃明主能聖之聖之者止之也厲
王之信讒雖無可考然觀蕩之詩曰流言以對桑柔
之詩曰朋爰已譖不肖以殺而國語載其用衛巫監
誦道路以目夫惡直未有不好諛者故逸周書芮臣
夫解有曰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當昔讒人之高張可
知已大夫所爲憂也其取喻于青蠅何蠅逐臭者也
原蛆營利喜煖惡寒又能點白爲黑點黑爲白其敗
特傳聞

卷下 小正傳青蠅 五

物雖玉猶不免其鼓翅焚聽亦不減蒼蠅蓋亂色而
非之亂聲者且爲羣甚夥如小人之實蕃有徒驅去
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以此喻讒最得其情狀歐
陽氏憎蠅賦本此第讒人雖藉營若我不信之彼烏
得而營之蠅止于樊流言止于智者故曰豈第君子
無信讒言其下二章又與此別益于棘于榛蠅之營
猶有所止而讒人罔極其所底止遠則亂四國近
則構二人鏢金銷骨甚不可信也曰構我二人
則此大夫似亦嘗親近之者則因讒人所最忌而

初欲攜其交者邪臣主之交攜而後小人得乘其間
舉四國惟吾所顛倒而無不如意則交構又交亂之
本哉厲之世如蠅如蟻如沸如羹國步茂資亂況斯
削有繇然矣

高伯宗辨讒論云君子之讒於小人亦可悲哉忠
臣不得而卒寵于君孝子不得而終愛于父貞女
不得而暴志于夫自士不得而全交于友是故具
錯削國計安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
然猶可諉曰諛刺之賈禍也屈原定令修潔無私

卷下 小正傳青蠅 六

可謂忠矣汨羅之沉至今悲之然猶可諉曰悻直
之招諂也子胥之功何負于吳而有鴟夷之浮乎
則又諉曰君寵之不篤也楚之美人何疎于王而
有剗鼻之禍乎則又諉曰嬖婦之愚自見欺也幽
伯之聖足自全矣而羣里之囚幾不免焉則又諉
曰主臣之疎人易同耳申生致肥分非疎矣而待
烹之殃奚爲而至則又諉曰父之不遺人倫之變
也伯奇撮蜂非不遇贊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
乎吁智如具錯忠如屈平功如子胥寵如美人聖

如鹵伯戚如父子聰者如尹吉甫亦可保矣而皆不能免則不及此者當何如也甚哉譏之為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辨也嗟夫青蠅為祟一至於此中辨之言可勝道哉斯誠來世之永監矣

詩傳

卷大 小正傳青蠅

七

小正傳小東篇

周禮邦畿之外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是皆有常數矣若夫公甸之令豐季則用三日中季則用二月無季則用一日又可得而稽也屬王任榮夷公專利無厭使東人力疲不勝役財殫不勝求故詩人賦此為東人請命詩名小東而以有饒發端舊以饒不平棟不直與周道之平且直似非詩義或謂簋槍為富者之供棘七為貧者之供即就東鹵不均寓意然儀

詩傳

卷大

小正傳小東

八

禮少牢雍人廩人溉七七有四而棘戾其三吉祭及待賓皆用之非必釐食者資也周禮大行人以九儀待賓客有饗禮有會禮小行人掌賓客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春入貢秣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詞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然則簋槍棘七無論諸侯入覲與遣使如京師皆得邀此典于王所矣詩人當食而歎謂此一

槍一鑄孰非東土脂膏由周道以達者周道坦坦爲
共由之途已久而今顧之潏然食不下咽姑述東方
之情形可乎杼柚空而寒者無以爲衣徃來頻而勞
者無以爲家東人之困憊如此而西人之雍容且都
又若彼且盤東人之輪將不足當西人之厭薄何其
不少鑒也於是歷數天象而告之且若祈之又若憾
之無聊之極轉作有情之痴其意想奇絕弔絕此亦
楚詞天問之祖邪季彭山云大東所序之星自漢箕
以至於畢皆戌亥月夜所及見之候又有葛屨履霜

詩傳

卷下

小正傳小東

十九

之言其必作詩者因時有感借以發意歟此亦近是
埤雅云星皆在天而天濫天畢獨言天以況王也天
濫言王哲不足以照察有光而無所明天畢言王惠
不足以化養虛設於上具佐而已織女則以況其內
牽牛則以況其外言有織之名與象無成女事衣被
之實也有牽之名與象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
則以況其左長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蒼人
以啓導王德或當蒼人以賁績王事今皆有名佐無
其實也箕則以況其壽斗則以況其後箕之用在舌

今則其形反斗之用在柄揭則其形覆言內外左右
并後之臣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按埤雅之說雖支
然當時主德不明義類莫秉雖有在佐在服等之乎
無背燕側則亦所謂載施之行者彼彗禦倍克其箕
歛而斗酌亦孔取矣衆星歷歷以爲諸人裁尸之象
可甚則以爲寇攘式內之象亦可

詩傳

卷下

小正傳小東

三十

正德苑柳篇

嘗稽周禮天子所以懷諸侯者春朝而圖事秋覲以
此功夏宗以陳謨冬遇以協慮昔會以發禁殷同以
施政時聘以結好殷賴以除慝間問以諭志歸服以
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禱以補裁此大行人職也諸侯
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爲承而擯此小
行人職也司儀詔王儀南向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行夫掌傳遽環人掌送逆掌客則掌
其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上公五積三問三勞侯伯
三積三問三勞子男三積一問一勞而又有掌兩堂

傳聞

本卷太小正傳苑柳篇

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三積一問一勞而又有掌兩堂
邦國之等藉以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奔驅
而入又有掌交以節與幣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
好是則先王于其臣可謂盡禮矣于時六服承德九
牧向風時享歲貢觀光恐後豈非爲禮使哉逮乎後
世懿王號令不時挈虛氏不共其職諸侯已自攜德
夷王恭不近禮下堂而迎覲者乃致諸侯而烹齊哀
公于鼎又何酷也然諸侯猶爲之赴走羣望豈感其
恭抑憐其威邪夫威孰有過於厲王以不禮諸侯之

故諸侯且相戒避之而賦苑柳蓋集苑不集柳者

之情宜下不宜上者君之則蕩云疾威上帝板云上
帝板板此上帝甚蹈夫周禮未改今之王固卽古
之帝然詩不以目他君而以目厲王將無畏其甚蹈
而故加以尊稱歟抑厲王自爲此號如宇文氏之號
天元也蘇子謂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意
亦若此無自驕焉周語所云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此倘其時然無驕非必不朝之謂且王室不靖豈因
朝者而遂靖毛傳訓蹈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

傳聞

本卷太小正傳苑柳篇

郝仲興以爲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頓足怒厲不安
靖貌是已然則靖之者將以靖其蹈也觀夫流彘之
後小明詩人尚云畏此罪罟畏此譴怒其恬不悔禍
畧無悔容可知矧方其無然於國民有肅心并云不
逮刈侯顧宵褰裳而就之乎子極子遇戾以凶矜亦
度其後之勢必至此不如備然自遠耳家語曰苑彼
柳斯鳴蜩嘒嘒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厲王反是
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小過上九飛鳥離之
凶是謂災眚蓋皆亢極失佐之象甚蹈者當之矣

小正傳小明篇

序以小明爲大夫悔仕於亂世意殊不類鄭康成曰
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歐陽永忞非之
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
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
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此言得之矣俞雅曰冬爲上
天李巡曰冬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此雖不必
甚泥然此詩晉章曰載離寒暑二章三章皆曰歲聿
云莫則上天若果屬冬者茫野未詳其地據詩爲屬

詩傳

卷八

小正傳小明篇

王流棻則是山西之平陽也平陽府有汾鹵霍州在
澤皆爲鹿縣而霍州隋名汾州棻水出焉故大雅又
稱厲王爲汾王所謂茫野當在此二月周正建丑月
也或據下文日月方與謂是卽建丑之夏正傳春姝
者母以此附會周不改正之說然日月方除又當作
何解且丑月固不可爲與卽丑月亦未遽與也而如
以日月陽止側之則何必卽月始爲與卽丑月亦未
始非與也俞雅月令皆以子月爲暢月陳寵曰陽氣
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

上通雉雞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

已交萬物皆正蜚虫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此詩
所言方與其亦因陽氣之上通而名之歟予未見詩
傳時竊疑古者行役不過三月何至歷時之久如是
儻有意外執掌未能及瓜而代然事君者藁適非君
亦何至涕零出宿牢騷不平如是乃其念共人嗟君
子勗以共休而好直又佯非從懷歸起見者心竊惑
之及觀此詩作於厲王流棻則不待詞之畢而義已
了了蓋是時王雖寄生之君而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詩傳

卷八

小正傳小明篇

尚自有人居者爲社稷之守周召二相其領袖也行
者爲羈紲之僕小明詩人是已彼雖從亾淹恤在外
乃心固不在王室虞事感政賦力肩之而猶以靖共
屬望其在國之僚爰斯固板蕩之忠臣乎惜乎其
不傳也春秋時在衛成則有若甯俞在衛獻則有若
公子憚在魯昭則有若子家羈蓋亦其流亞歟抑觀
竹書紀年曰王亾奔棻此晉乘之書法也詩傳則曰
王出居于棻此吾夫子春秋書法也

按是時共和爲政詩中念被共人或疑指共和然
以末二章靖共爾位推之則非也

小正傳小弁篇

孟子以小弁爲親親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竊疑驪山之難平王蓋與夫弑者安在其爲親親序旣以爲刺幽王亦知子不可刺父故又衍之曰太子之傳作焉弟使傳能爲此詩何不能道太子以正如所謂雖知其寒惡不可取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太子亦未必身罹大惡至此及觀趙岐注孟子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親親而悲怨之辭也今證之

詩傳

卷之六 小正傳小弁 三五

詩傳尤信謂爲宜曰作者序誤之耳按琴操云尹吉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取蜂去尾而自着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掇之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聞之曰唉伯奇懼走之野殿前以足采梓花以食其鄰大夫憫伯奇無罪爲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遂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爲慈王充論衡曰伯奇用流骨髮早白小弁之爲伯奇詩久矣詩傳不曰伯奇作而曰鄰大夫憫之而作亦可見伯奇之孝

素孚於其鄰作者能善體伯奇意中事故其詩志而惻情而惋不爲激詞以愬其父而亦不至於愈疏所謂可以怨是已吉甫聞諷而輒悟亦易悟也哉而伯奇之走野愈於申生之雉經遠矣亦賴其父非晉獻也卒能感後母化於慈雖舜閔何以加焉而總自小弁一詩啟之詩教之裨人如此韓詩又謂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而曹植復勸其說謬矣

詩傳

卷之六 小正傳小弁 三五

按徐儼弦云人情奮然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蓋惟其不忍情於君父所以爲是決絕之詞耳此意固善近見路侍御談此云遑恤我後非謂已之不恤其後蓋言我身且不容誰肯恤我後者正是屬望之意若作絕望之詞則未免於懟矣此解更婉而妙

小正傳巷伯篇

太史公謂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不盡然也彼直以巷伯繫它詩也若巷伯則真有所發其憤者夫五刑之屬官居一而詬讟甚所謂中才莫不傷氣何況慷慨之士巷伯所以痛心疾首據膺而籲天者公憤非私憤也未復呼百君子而邀以敬聽志足悲矣詩作於寺人聖人錄之夫亦閱其受禍之酷爲不聰聽者永鑒邪班固之評史遷曰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詩傳

卷八

小正傳巷伯

五

難矣哉抑明哲固未易言而巷伯之禍緣於被譖夫譖則何實之有說者以首二章爲歸小成大飾微成著似巷伯乃先授之瑕矣愚意斐莫除其蔓浸假而者言益譖者始猶爲斐甚則爲斐莫除其蔓浸假而遂成貝錦其文致愈工也譖者始猶爲謬甚且爲侈莫塞其兌浸假而遂成南箕其翕張踰恣也方且逞其緝翮捷幡鼓頰以爲得計曾不慮及於反中譖者之意固悞矣其如勞人之慘何蓋至投之所向交遊所投仍舉而昇之天斯亦憐恤庶神之極乎夫幽王

之時哲婦燭處以傾城羣小如簧而競進惡惡如巷伯且不難自署其詩尾固宜不免於口哉其爲君子謀則忠矣抑巷伯此詩非僅爲百君子謀也嘗按班固史贊歷數春秋以來禍敗曰管子鞅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寔宰嚭譖胥夫差嚭李園進妹春申黜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璽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佗姦東平誅皆自小及大繇疎遠視可不懼哉因斯以觀譏人之禍

詩傳

卷八

小正傳巷伯

五

豈止被譖者受之僥倖信譖者還自受之是故申后黜宓曰廢而幽王亦竟不免於侈向今早聽巷伯之詩不及此噫吾猶慮夫譖之近而易以信受而莫之遷者衆過於寺人也

按埤雅云地於四方止言有北者朔地也朔地寬閒之至天於四時止言有昊者南天也南天辨察之至

小正傳巧言篇

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摘第五章中巧言二字爲目
意詩章原止於五其屋河康章當與下篇相屬弗觀
左傳襄十四季衛獻公飲孫蒯酒使太師歌巧言之
五章以嘲其父林父時林父如戚將爲亂則所歌必
是屋河之康也然則傳不足據耶愚意左傳所引在
孔子未正樂之先別有詩本流傳於世如毛氏所受
而誦習者卽以其篇章爲大如襄二十九季季札請
觀周樂王歌十五國風幽猶與焉其次第與詩傳示

詩傳

卷之六 小正傳巧言 二九

全不類昭十六季鄭六卿饒韓宣子子驥賦野有蔓
草則唐詩也子游賦風雨則齊詩也而宣子繫謂其
不出鄭志或當時之編次原如此卽鄭人亦相沿而
莫察又如昭十二季楚子革誦祈招其云式昭德音
如玉如金燕醉飽之心愚疑祈父與白駒相屬已如
今之毛本子革依稀記得燕金玉禽音而有遐心之
句遂杜撰數語托之祭公以誘主耳况左氏浮誇自
管稱之凡傳中賦詩見志者可謂盡棄擬托者乎今
觀屋河一章與前五章頗不類所云燕拳燕勇職爲

亂階居徒幾何者又與二人同行誰爲此兩語意相
肖其當另爲一篇明矣詩傳有巧言詩棟而燕彼何
人詩棟僞詩說遂欲合而一之如其說則前半似刺
信讒者而後半乃及於造讒者義雖可通終覺強附
且鹵漢襲遂王式及樂緯詩緯尙書璿璣鈴諸書皆
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則悠悠昊天與彼何
人斯本是兩篇前篇以巧言章終後篇以屋康章始
適符三百五篇之數而詩傳獨棄彼何人斯者殆石
本偶使虞喜亦仍其舊而不增歟

詩傳

卷之六 小正傳巧言 三

按左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微小人之言僂
而無微又臧會竊昭伯實龜以卜爲信與僂是僂
爲不信也○左傳范武子曰吾聞喜怒以類者鮮
易者實多因引君子如怒云云蓋以社爲喜也○
竹書紀幽王十季春及諸侯盟於太室此嚴盟之
一證也○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
用餒

按郝仲興云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通篇非

真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此其艱險反側欺君賊受分證已絕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譏不動之卷乎蓋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兼以言非謂據其詩即觀其人性情之謂也此言妙得詩理

詩傳問

本卷十八 小正傳巧言

三十一

小正傳小旻篇

小旻作於幽王之世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濟濟回通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通所自來也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謂其柔而而與朝同猶之聲一而聽色一而文味一而果物一不講此正所謂舍減而用不減者夫臧者不從則誰復效其嘉謨不臧復用則誰不逞其臆見於是論訛之輩揣上所不從者相與違之揣上所欲用者相與依之猶且數數乞靈龜卜而不知龜亦既厭之矣虞書曰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洪範曰

詩傳問

本卷十八 小正傳小旻

三十一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綿之詩亦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夫必有預定之人謀而後有協從之神謀今龜所以厭而不告者蓋以矢謀者衆執咎者寡盈廷之議總不過肯鼠兩端如所謂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者兼有也人既不任咎龜其能代人任咎乎以此爲猶不如龜猶故曰哀哉爲猶蓋向猶有臧否之兩端至此則能爲臧者咸思卷舌退矣向猶有從違之兩見至此則具是依者又相與懷贊起矣纖計小談不勝具指兆

云詢多職競作羅聽者聽所不必聽爭者爭所不必爭國是其何定之有然而國有元龜誰居其聖者乎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其它哲謀肅又方軌先民能爲謨明弼諧者亦非盡燕其人第不堪泉流敗之耳召旻云維今之人不尙有舊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亦此意也洪範九疇敬用乂事明用稽疑居其二而皇極爲之中謀猷回通總繇皇之不極其於思也爲蒙於視聽爲豫爲急於貌言爲狂爲僭天表之應應以咎徵故幽王之世冬電夏霜山崩川竭日月告凶格

詩傳聞

入卷八

正傳小旻

三

人元龜罔設知吉疾威敷而大命亦旋訖矣此詩人一則曰亦孔之邛一則曰亦孔之哀一則曰伊於胡底所謂戰戰兢兢如臨如履者也

小正傳鳴鳩篇

鳴鳩之詩大夫兄弟相戒作於幽王之世非卽刺幽也自序目爲刺幽於是或解先人爲宣王或解二人爲文武謂宣王能念文王幽王不能今按禮記祭義記文王之祭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禴禴如見親而引此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二人之爲父母明甚疏義云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父母之賢雖不可及亦當努力以求其至是已鳩之類非一詩人觸緒而吟亦未必定

詩傳聞

入卷八

小正傳鳴鳩

三

其爲何種愚意祝鳩近之左傳祝鳩氏爲司徒卽離也離鳥之謹愿者性孝故主教民詩意或有取於是然禽經曰離上無尋而此云翰飛戾天則努力之說乎記論民之本教曰孝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殷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乃可謂能終斯固大夫所爲明發有懷惟懼忝所生者蓋身者親之支而子者親之後欲無貽父母惡名當有穀以貽其子成王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無以釗冒貢於非幾凡褻儀之事非一而洒洒爲甚故洒詒曰天降威我民

大亂喪德亦固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固非
酒惟辜酒之爲禍烈矣世豈有壹醉日富之人而能
日遇月征者靡明靡晦寢興靡度後嗣象之又何殺
焉故爲式穀計舍敬儀其衆如矣有儀而自敬者
子而自敬之有殺而自式之何日可玩何月可憫何
夙夜之可追退君子學恭固非僅以除其刑然當時
淫刑以逞誰保衆罪畫地刻木不入不對當有定計
於鮮者握粟出卜儻亦三閭卜居之寓言乎自殺之
道豈真待卜哉恭人小心是吾師也如集如臨如履

詩傳

卷八 小正傳

五

誠系設以父母之遺體行始耳韓詩外傳云昨日何
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
城荀子云行而拱翼非清淖也左而俯項非繫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歇修其身不以得
罪於比俗之人也皆可爲此詩註腳

按晉語秦穆賦鳩飛卽此詩至小宛之名未知何
人所定而毛氏解鳴鳩戾天遂謂行小人之道不
可責高明之功悖矣據詩人取義鳴鳩其孝乎螺
贏其慈乎春今其及乎武備刺幽之序謂鳴鳩卽

雖鳩引本艸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以刺幽之
黜申后然則翰飛戾天當化何解又解二人爲宣
王與姜后引禮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爲明發不
寐之證刺幽王夫婦乖離中原采芣比太子見黜
在外螟蛉負子比申侯挾太子召犬戎誨子式穀
刺王寵庾奪嫡脊今刺伯服兄弟亂倫其說非不
斐斐可聽然亦過於附會矣今考幽王在位不過
十一季其嬖褒姒也在三季其廢申后及褒曰也
在二季而幽之三季褒姒季方十四逮生伯服而

詩傳

卷八 小正傳

五

後廢褒曰則伯服甫離襁褓安可遽望以春今之
義況申后白夢之詩尙在此篇後何以見宣曰已
爲申侯所挾而設爲螟蛉螟蛉之喻也泥序說詩
蔓衍至此歐陽永叔解有懷二人云二人者其一
卽齊聖其一卽彼昏不幾謔乎解握粟出卜云有
疑而問謂之卜王愚暗不曉民事乃握粟問人云
此粟從何成穀蓋不辨芣麥之意是亦謔也夫談
經非謔實也

小正傳白華篇

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象以爲交相愛也
解者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也自夫婦之遺苦
而谷風之篇奏此在氓庶家猶羞稱之况爲天下主
乎記云無以發御人疾莊后傳云雖有麻絲無棄管
訓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羈物之宜者爲龍發之
妖倖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於是乎淪矣白華所爲
賦也管卽茅之屬白華者管而白茅爲之束申后自
喻其潔清亦自傷其衰颯而相需之意亦寓焉白頭
詩傳聞

卷六 小正傳白華 三七

吟曰運理有枝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務
於淫而不悟語意類此然后誠天步是應豈直爲已
之失意永訖哉或謂申后能爲白華之溫厚胡至能
戕父兄之逆謀此言苛矣夫申侯之召犬戎其謀必
不洩之於棄后况后雖見替未必至大歸也觀于宮
于外在梁柱林之咏當時或廢處離宮其賦白華亦
如後世之賦長門耳史遷謂妃匹之際或驩合而不
能成子姓或能成子姓而不能要其終人能弘道無
如命何是故京室將隆任姒幸逢其盛宗周將滅申

后不幸遇其艱豈非命也哉讀白華之雅有餘恫焉
其詞怨而不慙是爲可以怨者嗟夫周失申后而崩
於戎衛失莊姜而燬於狄聖人錄白華及采芣終風
諸篇以著既敗之原非直爲怨婦寫佗僚而已

詩傳聞

卷六 小正傳白華 三八

小正傳篇弓篇

序以為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朱子用之而詩說又襲之熒詩雖作於幽王之世非必刺王也非刺王則何以繫之小正此必為王朝卿士相與爭政而作也蓋卿士有世食采於畿內者如周召劉單祭凡蘇毛溫原是已有外諸侯入為卿士者如成王時則有芮伯彤伯畢公毛公衛侯齊侯後來則衛武鄭桓是已即東遷而後鄭與競尚迭為卿士爭政怨怒至與王室交質交惡此非所謂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者

詩傳

小正傳

卷

乎其端雖由王政之不綱而詩人所刺則固有專指耳本刺兄弟而晉章兼及婚姻若曰婚姻且不可胥遠況兄弟乎故下文止言兄弟其末二章雨雪瀼瀼見睨曰消即所謂已斯亡也揚子雲有言觀雷觀火為益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氣蓋權勢之不足長倚而爭權者之卒相滅亡耳下遊讓也式是讓之反也

小正傳十月之交篇

舊說俱以十月建亥純陰之月辛卯又純陰之日此時日食尤為大變夫日食自是變之大者詩人不過紀其支干如春秋書月書日例耳藉非純陰遂可目為常事乎且假夏時以記周變何以徵實詩人意必不爾故十月乃建酉月也鄭箋是也朱子又以十月而雷電為災異之甚此亦據夏正為言若周正十月建酉雷故當收聲然猶未為甚異況此與日食原非並時事按竹書紀幽王二年史記亦作二年國語作三年誤以下文公不遇

詩傳

小正傳

卷

十年說涇渭洛竭岐山崩即周語所云三川皆震川之可見涇渭洛竭岐山崩即周語所云三川皆震川竭山必崩者也三年冬大震電四年夏六月隕霜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夫三川震即此詩之百川沸騰岐山崩即此詩之山冢舉崩大震電即此詩之燁燁震電而日食乃在六年冬詩人蓋因日食而追數之若曰昔年天已示變如此胡不少悛改而復致干天象于今也山崩川竭已是亡國之徵况冬電夏霜頻仍不已又繼之以日食乎揆厥所繇則不用其良以致此鄭語史伯策周之必弊謂其棄高明昭

而好讒惡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
而取同好窮固者棄聘后立內妾也近頑童者侏儒
戚施實御在側也用讒惡者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
也行暗昧者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也其立爲卿
士者讒諂巧從之號石父所謂與朝同也號石父豈
卽皇父耶不然何其人其官其時其事適相符耶竹
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
於向杜預謂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然則向在東
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既總執朝權何肯
詩傳

卷八 正義 十月 四上

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自知負天
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擇三有事孔疏謂畿內
諸侯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非也古者王朝三公
三孤皆可稱三事皇父擇其中多藏者輒與之偕往
如後世三選七遷所以隆上都而強其幹皇父直用
以肥家耳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
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貽於號節益當時諸侯
皆有御塢之營焉而皇父實爲之備故曰不憚遺一
老俾守我王其背公植私如此卒至王室播遷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斯固勢之必至者詩人獨從事黽勉
寧勞毋逸其畏天命者至矣

按鄭氏以十月爲刺厲非刺幽其說云節彼刺師
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
疾艷妻煽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
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歐陽氏駁之曰幽王在位十
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就使番不爲幽王
司徒亦安知爲厲王司徒也謂褒姒非王后不得
稱妻遂以艷妻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
詩傳

卷八 正義 十月 四上

安知艷妻爲厲王后也使厲王因艷妻用事以致
亂亡國語史記不應都沒而不見既無所見鄭氏
何從知之又以皇父等七子皆是后之親黨是皆
其臆說之謬妄者今觀鄭氏之謬妄辨之誠不勝
辨卽考申后以幽王五年廢則褒姒已輒立爲后
矣日食在六年此詩之作在日食後褒姒正位中
宮已久而鄭氏尚疑其不得稱妻何耶

按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橘皆氏季彭
山云稱氏者繇世族進用也稱字者本大夫而

兼攝也稱子者年尚少也司徒當在宰下而序于其上膳夫趣馬以士而各序于大夫之上必當時寵任各有所專重而爲之差與○項氏云幽王時用事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周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蹇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未必皆以是知人才在上所用唐之裴矩卽隋之侯人魏之華歆卽漢之名臣也

詩傳

卷十人小正傳十月四日

按幽王雖不德其雙褒姒也在三年宜曰之幽奔申也在五年乃崩竭之變早已見于二年則咎徵亦非必自幽始蓋自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三十二年有馬化爲人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變所從來亦已多故爲嗣王者縱側身修行猶懼無以遘天災貪亂如幽不亡何待適所以踐歷派之妖畢西京之末數而已

按孫莘老解春秋云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亦以十月爲周正得之

原缺第四十四葉

小正傳夢莪篇

此篇詩傳已錄詩說臆而支矣序以爲孝子不得終養鄭氏謂親亡之昔在役所不得見意亦近之然使親亡而不得見其悲痛而作爲詩章當有不止如是者今玩其語意乃是孝子不得終喪而作也禮有親之喪君命三季不過其門禭記云三季之喪祥而從政孔子答子夏問云夏后氏三季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櫜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

詩傳

卷十人小正傳夢莪篇

季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三季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若騶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森寤也故先王爲之太中制節壹使足賦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先王制禮使賢者特不設過而誰可奪之使不及哉幽王之時王室方騷必有非昔之征繕驅弁經以服國事而奪人喪者故其孝子爲詩嗚咽酸惻如此觀其詩曰鮮民久不如死曰銜恤靡至曰何怙何恃則居喪之積況而非奔喪之初況也其第四章正孔

子所謂子生三季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意也又母之
恩何但三季三季之喪亦非報服夫子特以此刺宰
予之忍心而詩人則自述其隱痛耳末章云我獨不
卒益溪恨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剝剝發發憑高布威
其爲逼遣亦甚矣故曰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
羊而已矣事關於王室故詩繫之小正

詩傳

卷八 小正傳

聖本

小正傳實之初筵篇

韓氏以此詩爲武公飲酒悔過詩傳所鈹四字疑卽
此晉以觶與祭發端蓋古人造酒原爲燕饗祭祀而
設觶義云古者諸侯之觶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
觶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書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
民惟元祀又曰爾尙克羞饋祀禽乃自介用逸然則
酒之爲用可知已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二爵而言言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燕禮
旅酬既畢則又有燕筭爵燕筭樂要以合禮致情適
體歸性而止故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秦陔賓
軋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途出所謂炰受其福者卽
若夫幡幡必必舍坐而展舞號嗽而側升豈酒之設
端使然哉韓詩云夫燕之禮不脫履而卽序者謂之
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
之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君
子可以宴可以醴不可以沉不可以酒是故工告樂
備乃太司正知其能和樂而不流朝不廢朝暮不廢
夕知其能安燕而不亂非然未有不至於伐德者伐

詩傳

卷八 小正傳

實之初筵篇

德之事非一而淫洏毀常爲甚禹戒甘酒湯做酣歌
易著濡首之失禮嚴萍氏之幾先王所以防酒禍者
至矣賓筵一詩摹寫酒人狂態可恥尤歷歷殆盡竊
意賢如武公何至遽蹈斯轍夫亦簡身若不及以齊
聖厪彼昏之慮自做而兼做於國使聞者足以戒乎
詩或作於幽王之朝然非專爲刺幽而作

詩傳

卷八 小正傳 賁之初 甲八

小正傳 賁戒篇

考武公在位五十有五季以宣王十六季左以平
王十三季卒國語云武公季九十有五猶歲做於國
他懿戒以自儆則此詩作於晚季在平王之世篇中
亦事既老其證也毛詩次蕩之後桑柔之前序遂目
爲刺厲王庸知衛武之距厲王若是相遠乎衍序者
亦覺其不類故復采國語之言曰亦以自儆要之自
儆者近是侯包謂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是
也縱有諷時王之意亦當於言外見之所云天方艱

詩傳

卷八 小正傳 賁戒 甲七

難曰巷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貳則明指驪山之覆
轍矣驪山之難武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命爲公是
詩作於王朝故不復還繫其本國且體製與淇奥干
旋諸詩亦自迴別若論其構裁之博瞻詞意之醇淡
卽廁之大正固當兼忝而僅列之小正傳者倘以其
詩主於自儆反不若蕩板瞻卬等篇諫王而戒同寮
者更事關王室非僅如侯度之是飭者歟乃其精粹
有加矣丁氏臆言云武公以小子自稱若初爲子以
抱子自勗若初爲父若初爲子故所求乎子者寢興

酒掃凡小學之事無不舉若初爲父故所求乎父者
修齊治平凡大學之事無不備洵知言哉鄭氏蔽於
刺王之說以小子爲天子未除喪之稱然則亦輩既
髦又何指焉

按解者有云易曰童蒙吉又曰姤其角吝童蒙順
角剛強童而角則與柔嘉淑慎相反矣此小子之
倏敗而棄成者虹見於天倏見即滅故以取喻此
義亦新巧然前篇俾出童蒙又當化何解鄭箋以
童蒙譬皇后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支離殊甚

詩傳

卷之六 小正傳

辛

按焦氏筆乘云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
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昂
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
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化平聲當化揪扯之義
不如前說爲雅此解甚精且於匪面命意關切淮
南子有云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亦是義也

卷之六 小正傳

四月篇

爲大抵閔亂者所爲作而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
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于先祖匪人句見之蓋外
傳有云非君之土地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寡以養
吾親非君之爵寡以尊顯吾親而祭也者所以追養
繼孝古者三月蠶君則弔正爲此耳詩人蓋嘗有刻
于朝而遭亂失佐故其詩曰蠢庠以仕寧其我有歷
叙夏秣冬而不及春者微獨以陽德方亨不可以況
亂象或亦此際正當夏末謂春祭既缺夏盡復然尋

詩傳

卷之六 小正傳

辛

未幾而秣復冬雨露之休未伸而霜露之愴隨繼其
亦可哀也已嘉卉廢爲殘賊猶離騷所謂蘭芷變而
不芬荃蕙化而爲葑何管日之芳艸今直爲此蕭艾
也豈其有它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爲此詩者意亦如
三閭放逐澤畔行吟乎詩說謂大夫遭讒流離南國
雖屬臆揣儻或近是蓋至忠孝俱不獲展而天壤交
寡所逃卽艸衣木食聊自甘之其若哀心蘊結何故
曰君子作詩維以告哀蓋微在山織植而高張也杞
機在隰美材而下刈也夫君子系牽涉亂世之末流

如管寧避亂經季絮巾布衣歲嘗伏臘以祭其先人
未爲不可而詩人之義則又不專于此歟

四月六月俱當以周正言蓋自卯月太夏巳月則
日趨于暑矣但謂往非謂暑之將過乃是暑之漸
進也亦以見禍亂轉酷意

詩傳

卷之八 小正傳四月 五十二

小正傳正月篇

十月之交作於西周末、故其詩曰艷妻煽方處、正
月繁霜作於西周已、故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
之、考竹書幽王四年夏六月限霜、卽此詩之正月
詩人特追述以發端耳、凡經傳書正月者有辨春秋
王正月則建子之月卽周禮所謂正歲也、周禮正月
屬民讀法則建寅之月也、左傳正月厯未作則建巳
之月、於夏爲四月、於周爲六月、卽此詩之正月也、是
月霜限、豈非大戾、詩人之憂固非一日之積矣、不徒

詩傳

卷之八 小正傳正月 五十三

憂繁霜也、又憂訛言、言之訛者、請張爲幻、好莠無常
能使薪蒸眩其視、崇卑移其位、雄雉消其辨、清寧失
其象、乘未定之天而闢其捷、憑爲厲之政而播其凶、
此正與哲婦臬育互相鼓煽以階厲者、其遺孽未遑
息也、稽之竹書幽王以十一季見弑申侯魯侯許男
鄭子太宜自於申號公翰太王子余臣於橋左傳所
謂攜王姒命卽此雖未至於易姓而兩王並立黎民
波蕩無所繫心故曰哀我人斯於何從祿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又曰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然而訛言方且孔將則國是未定何以祈天之
定在戴般之中者能無栗栗乎蓋孔子讀詩於正月
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始哉從上依
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
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
紂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
也蓋亂世景況大率如此豈無陳力之君子可以效
其振救乃求之甚迫執之則甚堅而用之仍不力使

詩傳

卷八 小正傳正月 五

賢者進退維谷是以不棄棄之耳夫彘奴滅周前車
之覆斯既然矣天下事尚未卜所稅駕故詩人爲之
永懷其終隱然謂依怙申侯非終焉之計如驅車陰
雨險道中舍輔僕無可托重者厥後晉衛鄭秦以師
桿王於艱用遷邲鄒其猶賴此輔車之依乎夫申侯
既不難料大戎滅周而又挾太子以令諸侯肆其罔
極虐酷可知民生其間如焚巢之鳥無寧翼亦如遊
沼之魚無怙鱗故曰念國之爲虐當時在佐者方參
於酒食遊戲之間享其華居美廩之奉坐視夫天柝

得獨而莫之省憂詩人獨爲之京京爾愈愈爾惇惇
爾惓惓爾慤慤爾非直已之無祿是念爲民之無祿
是念也苟卿有言小雅不以于汙上自引而居下疾
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之謂
也

按鄭箋解詠之占夢云君臣在朝傷惕元老召之
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信徵祥之甚也亦有意義但
於具曰二字未貼縉衣記引彼求我則四句繼以
君陳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語

詩傳

卷八 小正傳正月 五

意正同

按張衡應問云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殺天
天亦加欲豐其屋乃節其家王介甫詩栩栩幽人
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然商書祖已之訓曰非
天天民民中絕命則天天義自可通

小正傳雨霖其極篇

此篇毛詩作雨霖正序求其說而不得乃曲爲之行曰雨自上下者也歟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鄭康成遂謂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霖正此於詩義何涉武者又佞序而強爲之解曰雨霖正猶言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饑饉有旱霖旱同歟即雨失其正忠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此亦祖嚴夢谷之意辨則辨矣所謂郢書燕說耳按韓詩篇首有雨霖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元城劉氏蓋嘗及見之讀傳聞

小正傳雨霖

卷六

五十六

或謂序二章皆十句不立歟多二句愚意此十二句當分爲二章其韻乃叶顧韓詩皆二句何以不載於毛詩曰失之也自毛氏失之乎曰序此矣漢世專門之學各習其師序此失之而毛氏無從見也所受然也或曰得非孔子刪之乎使孔子刪之則并霖其目矣今存其目則知孔子未嘗刪也猶幸韓詩僅存有者第韓序謂正大夫刺幽王則謬彼意東遷之有雅猶之乎毛見不知西東周之交有雅存其間自懿戒四月正月以及此篇皆是無論節

詩傳聞

小正傳雨霖

卷六

五十六

山矣今觀懿之詩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異矣天不貳豈非指周幽王爲鑒哉正月之詩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詩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使是時幽王尚在經無監謗之誣周人敢出此不祥語若狐援哭國之爲者耶觀謂爾遷于王都蓋周轍既東矣當時扈人雜之蹕者衛武鄭武秦襄晉文侯數君而外無聞焉則內外臣工之解體可見詩人方慨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反謂正大夫作乎曰曾我替御惜惜日瘁其爲替御所賦無疑惜乎不著其名如家父于子之類也王伯厚云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小雅之變作于士大夫蓋未必盡然亦近似按古者三公三孤皆可稱三事其大夫則中下大夫也若六卿則正大夫矣朱傳混之按戒成不退謂外患之日臨也饑成不遂謂民生之日瘵也不必以善惡言或又謂秦以前無歲字止有遂字遂卽歲然則易言羔羊觸藩不能遂豈亦不能歲耶

按哀哉三句猶云言未脫于口而禍已隨之也左傳叔向引此詩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與此意又相反

詩傳

卷八 小正傳節篇 五十八

小正傳節篇

按尹氏自吉甫顯于宣王朝其子尹伯奇則遭讒而賦小弁者也尹伯封則過鹵都而賦黍離者也其後春秋隱三季書尹氏卒則未知為吉甫之子歟孫歟又其後魯桓五年桓王有伐鄭之役經傳俱載及於尹氏者而家父獸歸責於師尹則尹氏子孫寔世秉國成事固有史所不詳而詩可互證者尹氏之不平他無可攷夷攷桓王一代之事洵可謂作不順施不怨矣其政大抵助強而凌弱間舊而即新記過而忘

詩傳

卷八 小正傳節篇 五十九

功豐取而刻與真有室于怒而市于色愛加勝而惡墜淵者如宋魯弑君不能討固也曲沃以孽傾宗非惟不加討又使助之而助之者即尹氏又不能樹德于曲沃使之無叛是以有虢公之師向令曲沃能自媚于王則一軍之命不待釐王納賂之日矣且自春秋及秋甫閱三時興師者再民誰堪之又如借秦師以圍魏聽詹父而伐虢何佳兵之甚也豈非所謂空我師乎即其處置鄭事亦多有未平者夫桓武相繼為卿士周人戴之已久東遷于是焉依乃平王甫崩而

鄭伯朝王不
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九年鄭伯又以王命討不
應之宋十年鄭又與齊討不王命之蔡衛鄭彼亦
未嘗不數宣力于王室也十一年王取鄭劉焉邲之
囚于鄭而以已所弗能有之十二邑與鄭以致鄭人
日益離心而又奪之政伐鄭之役所自來矣若論鄭
人之罪當其交質交惡已無人臣禮一朝猶其小
者在王制固未即六師臨之且當時諸侯不朝者豈
惟鄭亦曾問罪于何人而偏以鄭爲兵質又不能發

詩傳

卷十八 小正傳節篇

六十一

禁命事令方國畢會但躬遣甸卒而僅以其朋從彼
蔡衛固鄭之怨獨特假從王以修其郤而陳佗新殺
太子自立王何不問焉豈微兵列國莫有應者遂不
暇擇而姑與共事耶是役也將右軍者異時諸魯父
而奔虞之號仲將左軍者異時屬嬖子而謀弑立之
黑肩皆非公忠不二之臣也其所使求賄而歷聘者
爲武子氏爲渠伯糾爲仍叔之子皆以童幼攝父職
非以德選而才授也當時用人行政大率如此非尹
氏之爲而孰爲之且也東國諸君何人乃令天子自

將而已居守不幾以王爲孤注卒致繻葛中肩幾陷
驪山之轍抑何不善監乎故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蓋指鎬京之淪喪也不敢戲談猶云不敢不以正告
也家父作誦雖爲伐鄭發而寔望尹氏以親政用賢
勿徇私昵于以回薦瘞而寧喪亂卽萬邦寔嘉賴之
耳王政之訕總由尹氏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無
嫌自稱其字然諫尹氏則諫王之意寓其中矣

按春秋魯桓八年家父來聘十五年家父來求車
卽此詩之家父明甚毛鄭泥東遷以後不復有雅

詩傳

卷十八 小正傳節篇

六十二

并目是詩爲刺幽王則距春秋使聘時尚七十餘
年故或者疑此家父乃聘魯者之先世謬矣且家
爲氏固可世稱而父則字也子孫以王父字爲氏
則有之安有以先世之字自爲字者○王伯厚曰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訓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
爲家父孟子難

小正傳谷風篇

按何艸不黃、漸漸之石、采芣、露將大車、黃鳥、我行其野、若之、粵此七詩者、本王風而誤入於雅者也。若谷風一篇、短章、疊詠、亦猶是風體、何猷繫之、小正意必王、朝卿士之詩乎。蓋卿士之食采畿內者、既不得自爲風、卽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若詩作於王、朝亦不復還繫其本國。此賓筵懿戒、所以不列於衛風也。又不、可刈之王風、則附之小正、未簡而已。又按谷風或以爲和風、或以爲暴風、以爲和風者、假厚以形薄也。以爲暴風者、喻處患難之中也。愚謂興意所重、原不在此。此記曰、周旋象風雨、此可爲維予與女、註腳實予於懷、有盤桓不舍意、亦象頽風之旋轉。況谷風與頽風相遇、二風并力相扶而上。此天下有風易、所以取象於妬也。爲此詩者、必是此友危難之際、曾脫其厄而與以生全。故言山峻風高、艸枯木萎、而女獨得至今、享有安樂者、繫誰之德、奈何便忘卻乎。劉峻所謂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益、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拊翼於陳、相是已。猶以小怨自任者、爲友分過。詩人

卷八 小正傳谷風 木辛

之忠厚也、

卷八 小正傳谷風 木辛

小正傳都人士篇

是詩皆章思都人士而下章俱以士女怵綸夫士之言行洵足美矣而先述其狐裘者蓋濃象太所以爲君子表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棄其容耻有其容而棄其辭耻有其辭而棄其行孝經綸非先王之濃服不設服亦在濃言濃行先此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爲服之衷而繼以容不改言有章行歸於周也周禮有都宗人掌

詩傳

卷太

小正傳都人

李

都祭祀之禮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此儻是也邪其曰狐裘臺筮有似郊特牲所謂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然玉藻云君子狐蒼裘豹袖玄綃衣以謁之卽燕居之服亦固宜然已周禮有內宗外宗掌王后喪祭之事蓋內外婦女之有爵者儻所謂君子女邪非然則或如漢廣之游女耳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季二十而笄夔則鬢皆謂夔居則太其笄而分髮爲髻紛猶以少者處之也備述士之裘冠填帶而於女弟兩詠其髮豈古者婦女出則擁蔽其面所可見者僅

髮和然曰謂之尹吉則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亦可知

已垂之卷之皆質任自然所繇始與膏澤服治容誇淫者異乎荀子云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文章匿而采治世反是詩人懷古之深情始如此或謂臺筮緇緇綢直如髮有村庄下里意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賢家大族意言盛世之人資賤俱佳濃淡皆好此亦似也序專以爲刺衣服靡常而衍之曰在上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此不過勸緇衣記成說耳益見序之

詩傳

卷太

小正傳都人

李

非古

按毛傳訓尹吉爲正直嘉謗鄭箋讀吉爲姑朱子謂如晉王猷唐崔盧似已然改吉爲姑果是也邪愚竊疑卽是尹吉甫蓋周時尹氏最賢盛丕葉不別會食數千遭荒羅鼎化憂底出否聲聞數里想其家濃之所漸涵卽女子風範亦自迥別必有雍容閒雅甚都者故當時綸賢女子必歸之詩人所爲慨不見者歟抑是詩蓋作於東遷後而不列王風者其章濃猶是雅體之簡末則固不可得

其主名而偽詩說以為尹伯封作不過勛詩傳賦
黍離意耳

詩傳

卷文
小正傳都人

詩傳卷之十九目錄

吳懷古

弟忠溢

毘陵鄒忠胤著

新安汪汝謙全訂

男自規

汪貞士

大正

大正引

文王

生民

公劉

縣

大明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大武

詩傳

卷十九

文王有聲

行葦

既醉

鳧鷖

嘉樂

洞酌

卷阿

詩傳周公制

會朝受

有大正

馬文王生民公劉縣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

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用

德以訓成王也洞酌卷阿

王

也

大正引

金吉甫有云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習者成王幼冲既爲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有所未宜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習視然古者大功猶誦况冲年尤不可廢學故他爲大雅諸篇述先王之德以便誦習其後因被之管絃云此言大略近是蓋樂章雖比於詩而詩非爲樂章他所謂用之會朝受釐陳戒亦自制禮作樂後則然乃其初固主於訓王耳其他之先

詩傳

卷九 大正引

一

後不可知據編詩之義周家王業肇自文王故頌以維清爲首大正亦以文王在上爲首次生民邇發祥也次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者也大綿古公能修公劉之業者也次大明則王季能修古公之業而於文爲他武王能繼三王之緒而於文爲述也摯任莘姒生文生武其協德於姜嫄姜女乎棫樸以下則咏文德爲多而奕世閭內外之德亦因以見此有周一代家譜也大武以武王配三后通駿以武王匹文王此十二篇次蓋既從文王而逆邇之仍從文王而順

序之也行葦篤親既醉錫類鳧鷖燕宗嘉樂申命不專指何公何王總之德隆者福備周道所爲盛也以

詩傳

卷九 大正引

二

大正文王篇

詩自商頌以外皆周詩也周所以有詩者以文王也
二南始基之矣雅訓王而頌告廟皆以文王爲首而
訓王之詞尤爲詳贍其言必稱文王正荀卿法後王
之意也亦荀爽所云親親之誼也其取鑒不干夏而
于殷蓋近事不遠周所代也文德卽天法文卽所以
法天在上於昭文德至今存矣舊邦新命豈易致者
曰疊疊曰移移蓋與於穆之命同其不已文真能
配命者哉與命配者命亦集之永與命配者命亦永

詩傳

卷九

大正文王篇

三

集之天潢衍派于無疆多士抒猷以幹國天亦何私
于文要以答其敬德之緝熙耳夫是周室方新之命
卽商邑已陳之命而今日天所降喪之殷卽異時天
所保乂之殷觀多方多士之誥云自成湯至帝乙罔
不明德罔敢失帝彼其德豈真有遜于疊疊緝熙者
於時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久矣其在于今麗億在廷何如本支之
奕葉膚敏在廟何如周楨之贊襄黼黻祿將見爲假
哉可見爲靡常亦可總之陳錫者不可爲據而陟降

者正可相參令聞之不已者匪可僞邀而義聞之昭

宣者存乎祗適在文之天難以逕度而在人之天可

以冥符倘未能疊疊如文緝熙敬止如文厥德既墜

爾躬是過其爲喪師之續不難耳夫惟儀文王以孚

乃萬邦此所以罔其嘉師永保駿命而慰彼在天之

靈者也篇中述殷士作裸所謂受釐陳戒者是耶召

保告王亦諄諄于夏殷之歷年不其延而歸之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敬之一字洵祈天永命之本大

臣獻規率不外此他日成王訪落以顯思日監自愴

詩傳

卷九

大正文王篇

四

以緝熙光明自詁其有得于體敬深矣故曰周公造
就之妙

大正生民篇

毛氏之傳屢帝耄敏也以爲姜嫄踵帝嚳而敏於將事自史記出乃有踐巨人迹之說熒而列子先之矣後儒皆遷以不祥誣聖人謂姜嫄果踐巨迹以有生胡不生龍螭之妖女而反育開天地之聖祖如其言是帝弟能降妖不能降祥也使帝果爲高辛氏則夫大章之上帝不寧卒章之上帝居歆與閼宮之上帝是依又將誰指且夫婦配合有所禱而生子乃人道之常海何以祓而後何以棄蘇允明氏謂見棄者以詩傳闡

卷九

大正生民

五

燕災害故引鄭寤生驚姜氏爲解燕論寤生自有別解人情亦安有惡其子之易產必欲多方致之死地而後快者或又緣說文七月生美爲達疑寢在孕止七月胎氣未足度其難長是以見棄此又不焚詩固云誕瀾厥月瀾月不遲而已稷以春分孕以寒水之候生正當瀾月未見其先期而生也達爲七月生美乃計其已生之後不計其在腹之時子墮地而卽比於達形體魁大可知曾是而不圻不副已爲可駭矧燕人道而生乎此稷見棄之繇也第帝實生之豈人

所得而棄之如以履耄而身動如孕爲懷彼平林之會伐猶曰偶耳若腓字之牛羊獲翼之大鳥不更可怪邪後儒能闢踐迹之爲妄卒不能詆腓字獲翼之并爲妄也且兒童遊戲而種菽得菽種禾得禾種麥得麥此可謂非天授哉益至以禘事開國統因以開祭統而後世遂爲配天之祖豈不偶矣故曰於生民見有周之四始焉載生載育生之始也誕后稷之禱禱之始也卽有邵家室室之始也以歸肇祀祀之始也非始則胡以有今也詩循其朔不曰帝嚳而曰姜嫄焚祭汾周人禘嚳而郊稷則所謂推本所自出之帝乎

詩傳闡

卷九

大正生民

六

按周禮春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言先妣說者謂先妣卽姜嫄故序於高先祖之上尊之也左傳昭元年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季后緡方震謂有身爲震是已毛傳云夙早也早終人道鄭箋云夙肅也肅戒不愆御郝仲興云夙宿通息也靜以待十月之期諸說皆無害於義說文云玠正月生美也玠六月生美也達七月生美也又云卒

詩傳

卷九

大正生民

七

爲小羊拳字從大何反名爲小蓋七月生羔雖尚小然較之豕則已大矣箋又訓實單之單爲始能坐夫寒水呱呱之子豈便能坐乎毛訓爲長近是卽葛之覃兮可見箋又訓克岐爲知克疑爲識殊非字義朱子以爲峻茂之狀似之愚意岐者踣夷也疑者疑去也由匍匐而克岐由克岐而克疑由克疑而就口實蓋童兒之次第如此國語展禽曰昔契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樊則穡事非昉

詩傳

卷九

大正生民

八

和之簋乃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樊後可定饗律而常棣之華一稂輒生二萼江南呼爲麥李故愚意笱詩之華黍卽常棣此亦其一證耳后稷得國而主祭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於此故曰肇祀鄭箋謬以肇爲郊之神佐云后稷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二王爲誰蘇氏惑其說謂諸侯祭社稷而稷與周公乃皆得祭天蓋二公之德上昭於天降種反風天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意而使之祭天非私也抑何不經之甚哉夫尊祖配天在周既有天下後詩義自明奈何以肇祀當之按毛氏既不信巨跡之說則稷生何異之有乃其釋誕寅章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彼豈以不坼副便爲異邪且帝能逆料隘巷之必有爲胼宇寒水之必有爲覆翼邪不然而姑爲嘗試是以嬰兒之命戲耳安在其爲異之其說固難強通矣

管歷觀傳紀齊無野頌之燕也野狸姬之卒有齊

寺碑記

大正生民

九

周語王子晉曰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
之夫自稷至文千載而遙君奚啻十五晉蓋指其賢
而有聞者史記刪縮數代以合十五之數以公劉爲
后稷曾孫說者遂謂公劉遷國在太康後少康時
也楊用修嘗見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會台會生叔
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
七世幾則祭公諫父所云夏衰棄稷弗務不窋用失
其官已當夏后氏末季矣夫不窋竄戎狄間焚燬不
肅傳聞

八卷七 大正公劉 十

敢忘棄簋緒修典守以愷篤篤之一字正有周太國
之本所謂奕世載德丕忝弁人者公劉尤以遷國特
著故周公爲嗣王詳述之京師之野山川盤鬱風氣
所萃固居焚一都會哉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
師京師之名昉於此王伯厚云三代之禮有損益而
所因者未之有改君之宗之則宗法之始也其軍三
單則軍制之始也徹田爲糧則徹法之始也要其所
由來已遠亦未必自公劉始特公劉于建侯不寧之
祭爲綸綽昧之圖櫛風沐雨勤勤相度乃見其篤

壽傳蘭

卷十九

大正公劉

+

耳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又曰宗以族得民大司徒以土會之治辨五地之物
生以土宜之治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
其利害以土均之治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
土圭之治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小司徒會萬民
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
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
百人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小司徒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詩傳

卷九

大正公劉

士

正四正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今貢
賦是其典章周密固肇自周公賡大畧已具於公劉
一詩矣夫人情安土重遷以盤庚之遷耿在佐猶聒
聒險庸浮言胥動小民不適有居協北讒言至屋顛
歟出矢誕告用宣諭置有弗率公劉長而戎之衆與
權之行不俟再計下燕永嘆之赤子上有賡濟之章
臣富庶之効不旋踵焉豈非其厚民有素哉匪居
乃以貧民居匪康乃以即民康周世五遷蓋遷邠為
之發軔云

三單毛傳云三單相襲也王肅云三單相
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
備也說者以為在道及初至之時未得安居慮有
寇患故然果爾何不叙於胥原之上鄭箋云大國
三軍家之副丁為美卒公劉遷邠民始從之丁夫
寡少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美卒也二說俱無確
據故朱傳以為未詳愚竊有疑焉按郡縣志邠州
三水縣界有羅川谷三水並流故以為邠然則其
軍之軍庶乃泉字篆文之訛乎蓋上云觀其流泉

詩傳

卷九

大正公劉

士

下云度其隰原皆是授田之事中間何緣忽插入
軍制雖古者寓兵於農而此處語意似不侔耳姑
志之以存疑

又按郝仲興云單盡也每家盡出一人賦役均也
猶周頌言單厥心禮郊特牲言社事單出里大傳
言咸單於下祭義言歲既單皆盡也此以括據單
字得矣於三單之義何居

大正編篇

周自后稷始基靖民封于有郃是生民之一初也夏
衰棄稷弗務不富失官者數世公劉奮于戊秋之間
遷郃而纂修其序是生民之又一初也自是周蓋世
居郃云竹書商紀祖乙十五年命郃侯高圉盤庚十
九年命郃侯亞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郃侯祖
紺至武乙三年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斯時去郃卽
岐王業日以浸昌要以始簡而畢巨則漆沮爲之延
其蔓矣古公距公劉已遠而於時尚未有室家矧前

詩傳

卷九

大正編篇一

此乎暨周原胥宇規模自別雖慰止左右亦猶是庶
繁之順宣疆理宣祀亦猶是熙原之相陟觀度而司
空司徒之召前此未有也東版築堵之制前此未有
也皋門應門之設前此未有之自古公始其視
皇過之夾迺蒔之止基廬處之苟簡固已不侔而
立冢土以利攸行則隱然顧治威嚴之梗槩矣故遂
以昆夷之駟接之鄭氏解問爲小聘東萊呂氏亦云
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故不敢殄
絕所愍之昆夷亦不暇廢其聘問之禮今以孟子答

貉稽之意證之則仍作薛聞爲是不殄不暇亦非專

指太王觀文王猶有樂天之事則愍之不殄可知而
周自王季以及文王猶其德音而靡悔固宜聞之不
隕矣郊關之內鬱鬱葱蔥華風既盛夷運自衰然觀
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年文王四十七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
遂伐昆夷則亦未嘗不以兵威之也故愚謂皇矣之
串夷載路非昆夷駟矣之謂也鄭氏又謂文王以柞
械始生之時聘問昆夷究然不有征伐之意然則皇
矣之松栢斯究又當作何解蓋自遷岐之始從者已

詩傳

卷九

大正編篇二

古

如歸市浸假而成邑成聚成都如孟子所云士立其
朝農耕其野賈藏其市旅出其途其臻斯路而虞芮
之質成特赴愬之一事耳蹶生之勢豈復猶夫初生
之象哉綿綿者幾何而後得以至此要之受命者非
佐命者不爲功周書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
宮括國語又謂其詢于八虞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
以周召畢榮意寧有神而榮和萬民然則四輔之力
居多矣非文王亦不能有是故曰濟濟多士文王

大正大明篇

大明別於小明乃後人所命周公作詩時固未有所謂小明不必加之太以爲異也箋謂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此與解小明爲幽王日小其明均謬耳明明赫赫愚意均當屬大明明乎其在下天維顯思日監在茲也赫赫乎其在上天命不僭責若艸木也天若可忱不嘗位置殷之適子乎而竟使不終其位甚哉王之不易矣天問曰授殷天下其佐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易明夷上九初登于天後

詩傳闡

卷九 大正大明

十五

入于地此之謂也天賦商德于是生文王以主四方而生文者摯任生蚤者華奴是協德於王季文王者濊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自殷以奔皆葵葵則華任非邪其致詳於文定親迎鄭氏所謂昭示後世敬昏禮也或謂諸侯不親迎文王時爲世子則葵葵韓侯不嘗迎止於蹶里乎傳曰天子造舟後儒疑文王所制夫世子安得制禮且先言命文王于周京而後繼之以續女維莘長子維行似亦爲世子時事耳文以帝懷受國武以保佑定功伐因而曰變師克在

和不拒衆也有衆而莫爲用直如林而已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說苑云紂王伐紂至有戎之陸大風折旆散室生諫曰此其妖歟紂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霧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奮散室生又諫曰此其妖歟紂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燔散室生又諫曰此其妖歟紂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厥是燔之已故紂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于牧野向非真有見於臨女之帝其能無貳心若是

詩傳闡

卷九 大正大明

十七

邪終之以尙父鷹揚亦猶綿詩之叙四輔受命者非佐命者不爲功矣抑大正篇中每多述德夫豈惟侈發祥之自僥亦有感於妲已亡殷之故乎

按孔穎達疏義因紂王未受命之說引大戴記文王十五生紂王小戴記謂文王九十七終紂王九十三終所謂各與倫三齡也夫修短之數定自有生文王豈能減已齡以益其子先儒嘗辨其妄矣且文王十五而生紂王先又生伯邑考則當以何卒婚今按竹書紀年王以嗣佐之十七季冬陟季

五十四蓋克殷後第六季也史記王克商至於
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
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季云云夫王以末季受命
而邇之未生以壽僅六十季安得有所謂九十
三齡也者益徵戴記之誕妄使文王壽果九十
七當以荃乙二季癸卯生王季果五十四當以
受辛五季癸卯生是王後文王六十季也由戴
記計之則太早由竹書計之則太遲又據史記太
姒所生十子其毛郛雍滕畢原鄭郇當是廢子癸

詩傳

卷九

大正大明

七

管魯蔡曹鄆霍衛罔皆兄王而弟之皆出自太
姒而雅稱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信如竹書年數則
太姒以遇季生王季王季竹書所紀王季五十四似
未可信癸與史記所云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季者
又何不謀而合若此意文王初載以嗣休言而大
婚在嗣位後邪孔疏曰初載猶云壯盛之季也或
謂卽休之初季恐鑿可見先儒亦嘗有是說矣嗟
詩言長子維行先之以命文王于周京則謂初載
爲卽休初季者似亦非鑿但書無逸云文王受命

惟中身若斯時甫娶燕乃太晚則愚又意太姒爲
文王繼娶續女維莘儻是謂邪禮諸侯不再娶或
乃周制非殷制邪且元妃卒於未卽休之先故燕
嫌續娶邪因思闕雖寤寐淑女何求之若是其迫
儻亦以文王季已中身胤嗣未廣故邪雖之頌不
曰右文妣而曰右文母意此時太姒尙存而所云
綏我耆壽者非必耆耄蓋王之爲天子於時亦
既艾矣

詩傳

卷九

大正大明

七

按左傳邶晉應韓皆繫王穆其爲嫡庶雖不盡可
考乃昭元年子產云邑姜方震大叔大叔者成王
小弱弟虞也成王卽休年甫十三而叔虞爲其弟
實出自邑姜信如戴記所稱王季數其生成王
及叔虞當在八旬外矣使邑姜繫王季王季所娶
則可不疑縱有八旬生子之父安得有八旬生子
之母故以叔虞之季計之而邑姜可知王亦非
可知益知九十三齡之爲妄而史記所稱自發未
生于今六十季竹書所紀王季五十四者近是
按易豫卦之辭曰利行師師與和尙矣師之初六

曰師出以律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皆有取于和也此正變伐之義輔氏引剛中而應行險而順釋之亦得

按植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騶騶駟馬白腹傳云上周下殷也疏謂因荅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碑雅云此言尚父之乘戎事乘騶蓋特其長而已按鹽鐵論云商師若鳥周師爲茶蓋謂殷用少而周用老也儻亦因師尚父而槩之

詩傳聞 卷七 大正大明 十九
按詩傳此篇在緜之下非猷以文荅承先公先王

亦以作奴承胥宇之姜女其編大確不可易爲詩說不曉乃編在第十後靈臺而先有聲其意謂將此皆詠文王以上至是方兼述文王堪與有聲篇爲類耳所謂作聰明以亂舊章也

大正棧樸篇

序以棧樸爲能官人此竊左氏釋卷耳意要非正解愚意晉二章相承俱當就奉祭言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烟燔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然則薪樵之爲用固祭所必需矣濟濟者辟王主嚮之客左右或爲之供燎或爲之助裸其義一也卽薪

詩傳聞 卷九 大正棧樸 二十一

樵非不可喻儲材然亦賦其事以起興耳奉璋之左右卽上章之左右或以左右趨之爲兼六師而言謬矣易之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左右奉璋之謂也同人曰于野利涉大川則烝徒楫之之謂也豫曰利行師則于邁而六師及之之謂也益亦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總之未越乎萃萃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有攸往此皆文王所繫之詞而孔子釋萃曰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故欲知文王之德觀其所聚可矣前二章曰辟王澤彼倬彼二章皆曰

周王而雲漢章天壽考作人又以天人相與易賁之
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麗
之象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恒之象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其文王之謂乎郝仲輿曰天文莫大於雲漢物華
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於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
文也是也乃書賁堯曰安安而詩賁文曰勉勉其勉
勉正所以爲安安而周頌純之一言盡之矣

大正旱麓篇

大戴記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堪爲宮柱故名蒿
宮此誕也然洪範言休徵固曰曰者來備各以其叙
庶草蕃廡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古者山不槁藥澤
不伐天以蕃庶物則前篇之棧模此篇之榛楛皆非
湯無取義者周語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
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置場林麓散區藪澤肆既民
力雕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
何易樂之有此雖非正解意亦始近之後章瑟彼柞

棧義亦如是序以旱麓爲受祖衍者謂周之先祖世
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而偏
不及文王朱子專以爲咏文王之德詩均無明文第
言豈第君子則周之世德固總不外是矣子夏謂殷
王帝乙時命王季爲西伯受主璜拒鬯之賜鄭箋用
之今按竹書殷紀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豳徒之
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註云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
璜拒鬯九命爲伯則詩咏玉璜或亦志殊錫以彰福
寵乎商周之間正世道蠱終鼎始之際故詩每咏作

人爲鈍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聖人作而萬物睹此飛天躍淵豈弟作人之謂也享祀介福雖不言豈弟然非豈弟爲神所勞不及此二章語脈相貫末章與胥章又似遙相應周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而大司之篇亦曰聿懷多福厥德不回如是爲求其諸異乎人之求

按毛氏云旱山名也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

詩傳

卷十九 大正思齊 二十四

注本所出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

大正思齊篇

序謂思齊爲文王所以聖說者遂目爲詠文德則胥章以下文義殊覺不貫故汴灌夫疑其有錯簡今玩通篇語意原非錯也大正諸詩皆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而此篇乃專述先世盛德耳生民之詩曰實維姜嫄綿之詩曰爰及姜女曰天大厥配至思齊而詞愈詳傳綸大任娠文王寢不側坐不邊大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讟言生文王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

詩傳

卷十九 大正思齊

上

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然則文王之聖蓋有自來矣若舜太姒嗣徽亦曰文王所以聖則文德固受儀於房中邪國語以刑于寡妻爲刑于太姒雖唱隨原自相成第周公以子綸母豈宜代謙爲寡德卽疑周公作詩時太姒尙穉未亾人語意亦不應若是促愚意次章以下總數揚任姒之徽蓋禮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婦順章而宗公惠故曰罔怨罔悒君夫人述宣陰化修成

內則妻遣之準的也故曰刑于寡妻兄弟以外戚言後世外姻檀政母后爲之宗主當時舉筆之率德可知已桃夭美后妃終始婦道曰宜其室家孔子引之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此非所謂御於家邦邪雍雍肅肅亦臨亦保匡衡所云情欲之感兼介容儀蕤私之意不形動靜其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宜哉此任姒之德徽也後二章接以肆字禽雅釋肆爲故今由太任言文王爲今由太妃言斯男爲今其肆疾章終思齊太任文王之母之意非是母不生是子

詩傳圖

卷十九 大正思齊

二十七

胥臣所謂任病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勿煩則不殄不取不聞諫而式入之謂也肆成人章終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之意蓋斯繩繩麟趾振振則有德有造舉髦之謂也人未有生而賢者其初皆士雖天子之子亦不過比於元士衛碩人庶士有孽茲嬖人之子此云譽髦斯士則聖配之子若孫也周禮春官鍾師奏九夏其六曰齊夏杜子春謂夫人祭奏齊夏儻卽此詩歟

安呂氏春秋云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寢疾五

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典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今故典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寡幾何疾乃止此文王所以踐震妖也亦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之一證也

詩傳圖

卷十九 大正思齊

二十七

大正皇矣篇

天之立君凡以爲民莫民非德不可故有太王之明德則帝是有王季之明德則帝是省有文王之明德則帝是懷眷西增廓授以莫民之地也作非作對授以莫民之任也伐密而以篤以對伐崇而無侮無拂稱其莫民之意也邵二泉云二國謂禹湯之後是時湯之後方爲天子故天於是乎求既而似猶須暇之况前此乎於是而求之杞焉然後究度于四國此天意也何以知之以人知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

詩傳聞

卷六

大正皇矣篇

主

是故之杞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觀乎人可以知天矣鄭箋以二國爲股紂及崇侯夫崇雖助惡豈宜與紂並爲二况詩明言伐密伐崇何獨遺密乎則又以密阮徂共奏四國之數無稽甚矣作屏脩平卽頌所云太王荒之也申夷載路卽頌所云有火之行也天立厥配卽合作對以生王季之意劉汝楨云仲雍不去則季歷不王此詩獨言太伯而不及仲雍何歟太伯讓固有之天下仲雍讓本無之天下而難易分焉輕重判焉故但以嫡長言之孔子至德之冊其有味

詩傳聞

卷六

大正皇矣篇

三

乎此詩耶緯書紀季歷十年飛龍盈干股之牧野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乃詩不屑道第言其明類長君足王大邦而已上凝既固之命下衍篤慶之傳豈偶哉按竹書商紀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正當季歷之初服又嘗伐義渠伐西落鬼戎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而詩不一及之獨侈言文王之邁徂旅伐仇方豈所重在此不在彼耶周自季歷之世已作程邑文王釋羑里之囚諸侯嘗逆之歸程則程爲周有久矣然必待密人降周而遷程所謂岐陽渭將者在此國名記云程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郭是也說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乃伐崇令毋殺人壞室填井伐樹木動六畜崇人聞之因請降左傳亦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初不言見譖而伐獨史記有崇侯譖西伯之說則因詩所云仇方而傳會之耳或曰西伯嘗戡黎矣詩何不并述曰戡黎者武王也武王未克殷之前猶稱西伯也

詩傳

卷十九 大正皇矣篇 五

按古樂錄稱太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太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托爲王孫藥後聞太王卒還葬哭于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于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洟交流伯兮仲兮逝官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按此歌蓋後人擬托然亦善爲王季傳心矣所云奔喪既畢不肯止適于吳當是實錄蓋至德如太伯必無父歿不奔喪之理伯既堅意于讓必不復踵採藥衡山之故轍令人得以物色故知適吳在奔喪後也史記乃云大伯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若荆卽爲吳者遂滋後人臆附後漢趙燁云殷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太伯恐及于荆蠻起城周三百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卒塋于梅里平墟則又若吳卽爲荆者夫荆之距吳遼矣固若是其無辨乎

詩傳

卷十九 大正皇矣篇 五

焦氏筆乘又云何謂荆蠻古者中國亦有夷狄蠻之處于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焉爾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孔子稱太伯三讓必有所指夫適荆適吳亦云再而已矣按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欲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按此說上下文義自相矛盾其云王師侵阮徂共者尤謬若密須自縛其君密或有之觀無矢我陵無飲我泉則當時兵不血刃亦可見矣按序曰皇矣美周也夫大正諸篇誰爲制周者獨皇矣言美乎又衍之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夫此亦豈待衍乎且置太王王季於何地

大正靈臺篇

竹書殷紀帝辛三十七年

文王十四年

周作辟雍四十年

文王五十年

周作靈臺是時王業光大矣臺在西安府

鄠縣鄠縣在殷爲崇國蓋伐崇作邑而後作靈臺也

序乃云民始附不過摘庶民子來句爲義然而民之

附周豈於茲始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

附近辟雍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星

望氣顯著禮含文嘉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

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驗徵大氣之端夫靈臺既爲

詩傳

卷九 大正靈臺

三

天子制文王尚爲西伯安得有之故或援孟氏民謂

其靈爲解而說苑因之云積思爲愛積愛爲仁積仁

爲靈要以靈之稱靈義不在是蓋文王實初此名其

後遂仍爲天子制耳淮南子云湯始作囿以奉宗廟

備鮮之具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

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故傳稱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莊子云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鈎

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于水削格羅落罝罾之

知多則獸亂於澤今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

亦在江湖則文德之及於飛潛亦可想見樂記所云

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嬖卵生者不殖漢人

亦云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翬翼潛魚奮躍斯豈

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叙固沼而遠及辟雍相距

倘不甚遠王制以辟雍爲天子學名白虎通云璧圃

法天雍水象教化流行似已又云辟雍者積也積遺德

也雍者雍也壅殘賊也此何解也戴仲培力排之引

莊子言歷代之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

詩傳

卷九 大正靈臺

三

武此其證據最古第咸章韶夏濩武卽是樂名而辟

雍非卽樂名周禮大司樂舞六代之樂亦無所謂辟

雍者尚書大傳引樂經云舟張辟雍篇篇相從八風

回回鳳凰喈喈則辟雍乃奏樂之所而文樂卽以其

地得名歟詩解以辟雍爲太王宮名則謬若以爲

文王宮名始近之矣然觀月令仲春中丁命樂正入

學習樂則辟雍亦未必非學宮耳又大戴禮明堂篇

謂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上圓下方外水曰辟

雍則辟雍又似附於明堂者蔡氏以爲論謂辟雍與

清廟太廟明堂太學異名而同事朱子意辟雍爲振
驚之西雝卽所謂澤宮表準以爲辟雍者大猷養孤
之處其中徑三百步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
之衆始非宗廟中所能容諸說紛紛總無確據

按五經翼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
以觀四時施化圉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
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圉臺○禮統云所以制
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患也夏爲清臺何明
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

詩傳

卷十九 大正靈臺

三十四

何質者具天而王王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
稱靈也○孔疏左傳傳十五季泰伯獲晉侯以歸
合諸靈臺杜注云周之故臺其後哀二十五季衛
侯爲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而僭名之也

按虞業卽記所謂夏之龍筭虞也維縱卽記所謂
殷之崇牙也記又有周之璧矍則有瞽之頌所云
樹羽而此系之及者意文王時制尚未備歟

大正大武篇

下武二字說者各以己意推測毛云武繼也鄭云下
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蓋竊取後
章繩其祖武之意而又卽誤武爲繩也呂氏因之云
下者繼上之詞也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嗣武受之
也嚴粲谷云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不知武王之心
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
皆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向言以武
爲下者周之家法也夫諸解從下字大說不得不曲

詩傳

卷十九 大正大武篇 三十五

爲附會如此朱子以爲下當作文文武實造周然文
王既在三后數內爲武王所配而此又先提文武並
列豈詩人大言之體今季有詩傳可證聊爲闡之按
禮記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養老之珍見遂
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詩清廟下管象舞大
武大合衆以事遂有神興有德也夫象則頌之維清
是已清廟維清旣爲篇名則大武亦當爲篇名雖孔
子所稱盡美之武及與賓牟賈言樂所謂武之備戒
之已久武始而北出之武未始不可與夏漢其論大

然是樂名非詩名也即於皇昔邁殷賚恒勺諸篇非
不爲大武樂章然命篇各有其名不名爲大武也況
如於皇昔邁殷賚恒勺諸篇何與於養老又觀孟子
稱舜孝尊親亦引此詩孝思維則益知合樂養老所
以有取於大武其爲是詩霖疑而向特訛大爲下耳
若夫祭統明堂佐修言魯樂曰朱于玉戚以舞大武
則舉六成而悉奏之蓋其僭擬霖經所從來矣

詩傳

卷十七

大正大武篇

三本

大正文王有聲篇

此詩首尾四章稱文武中四章稱王后皇王特變文
以成章烝者進盛興隆之意文王以伐密之明年伐
崇其伐密而遷程皇矣所云度其鮮原是已越三年
自程遷豐豐即崇國之地故言作邑于豐而先之以
伐崇夫公劉遷邠思輯用光太王遷岐廼慰廼止文
王遷豐求寧觀成無非以莫民爲事所謂適迨來孝
者如此文之武功伐崇寂後亦寂大故此詩又獨舉
之以爲作邑張本要以豐垣爲有形之勢而維翰爲
無形之勢功濯而成庶可觀矣文王固不自謂成也
繼之以遷鎬蓋不無待于武王逸周書云豐鎬相去
三十里隔一水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周地西迫戎狄自岐之豐自豐之鎬是西遠戎而東
即華也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
正與此同按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
營鎬三十七年周作辟雍是成鎬者武王也考卜維

詩傳

卷十七

大正文王有

七本

王維龜正之所謂維先蔽志昆命于元龜也夫武王豈不欲有事于豐水乃舍而遷鎬其爲燕子詒孫計厥完要亦蔑文志而已抑武之詒謀不寧唯是觀其憂天保之未定將營天邑于土中事雖未就然既有其謀矣成王卒克成之而郊鄒之鼎曆過其卜詒謀不亦遠乎書曰若作室既勤垣墉惟其塗蔭茨

按遷豐遷鎬詩言之固然雖不序自明而序乃以爲繼伐衍之者曰武王能繼文王之聲卒其功伐不亦膚歟先儒謂維清奏象舞合此詩爲九德之

詩傳闕

卷九

大正文王有

三

歌頌合大雅例如此未知何據

○附焦氏筆乘云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川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于涿鹿顓帝邑于龍城舜耕于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五百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

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數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于湖廣極于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詩傳闕

卷九

大正文王有

三

大正行革篇

序以行革爲忠厚衍之者曰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耆老乞言以成其福祿雖兼大謬然亦庸矣朱子詆其逐句生意兼覆倫理是也但以爲祭畢而奠父兄耆老夫孔燠之餘再欲逞破的之技卽少壯者不堪又可苛求於高季乎鄭箋緣序有尊事黃耆之說遂謂周先王將耆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夫禮將祭而歟是謂大射則先擇賓未聞耆老亦先擇賓也孔疏謂耆老

詩傳

卷七 大正行革

中

與祭相類則又因箋之訛而強附之耳愚意此詩必係私奠其歟則王肅所謂奠歟者是第奠歟於旅酬後乃爲之而此設文於曾孫惟主之上故孔疏疑其先爲奠歟而後酌酒此又非也觀次章爵竿獻酢何嘗不酌酒至於序賓序不侮亦必有所爵之禮明矣但少壯者舉歟以爲樂而老者不過坐觀之祇覺筵几寥落於是曾孫特酌大斗爲壽致其款曲云禽曾孫爲主與奠者皆賓若認序賓爲擇賓彼黃耆歟不枉賓之數乎古者耆老祝饌在序况噎在後公卿奉

杖大夫若屨此正引翼之義箋疏謂在序相導之枉旁扶持之是也非交修之謂也周禮鐘師九變有族夏杜子春云族人侍奏族夏此儀是也邪

詩傳

卷七 大正行革

中

聖

大正既醉篇

序曰既醉太平也猶之序維天之命曰太平告文王也彼不過謂詩在周公制作禮樂時故安臆之如此然於詩旨何涉又衍之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此則爲孟子斷章所誤耳坊記云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而引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及此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意猶近之其通篇大旨與小正楚茨略同但

詩傳聞

大正既醉一 四三

彼諄於力田奉祭此因祭飲後致稱願之詞於楚茨卒章尤近夫勿替引之豈非所謂永錫祚胤乎鄭箋以景福爲三福孔疏曰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以此附會洪範亦過於割裂矣汴灌夫云此詩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也意亦近似要

以令終直貫萬年而言原非考終命之謂耳國語叔向引此詩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是已其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斷非詩義曰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則文義本明無煩訓詁按儀禮燕禮司正傳君命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典對曰諾敢不醉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醵以賜鍾人於阿內雷遂出而杜子春之釋九夏曰客醉而出奏陔夏儻卽此詩乎

詩傳聞

大正既醉 四三

大正鬼醫篇

序既以既醉爲太平矣遂以鬼醫爲守成衍之者曰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彼見此
數詩篇中兼文武字妄意其爲美成王不知行葦以
下四詩亦皆所以述先德而此則德之見於文神者
其曰公尸則猶先公時故稱也鄭氏箋嘗章在涇云
水鳥居水中猶人爲公尸在宗廟次章在沙云鳥以
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
在渚云水中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四
章在淶云淶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

詩傳闡

卷末

大正鬼醫

鬼

山川之尸五章在壘云壘之爲言門也蕤七祀之尸
於門戶之外不設當蕤禮故變言來止此雖臆說亦
有意義又按埤雅云來成以祖言福祿也來爲以考
言福祿也來下以天神言福祿也來崇以地示言福
祿也蓋天故自上來下地故自卑來崇亦其天道主
脊高地事主富崇故也於祖曰酒清敬馨於考曰酒
多殺嘉則以宗廟尙文故也郊丘則賁質而已故曰
既滑伊脯其卒章則又總上四章之詞故曰兼有後

艱兼後艱者遺也非有資於物故於福祿爲不足遺

此又一解也郝仲輿謂鄭箋彷彿而未盡夏解之云
鬼譖沒醫譖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內外非
一祭祭非一尸鬼醫在涇象天神之尸浮而動者陽
之靈公尸率神而從天猶此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
天生故曰成鬼醫在沙象地祇之尸沉而靜者陰之
靈公尸居鬼而從地猶此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
作故曰爲鬼醫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山川
儲材社稷養民公尸象之猶此也主蓄儲故曰滑脯

詩傳闡

卷末

大正鬼醫

鬼

禮卑於天地故曰下淶衆也鬼醫在衆水之會則羣
衆矣象羣主九廟之尸九世之廟公尸聚而來蕤其
禮不既尊乎蕤嘗備禮故不言酒敬上祀禮尊故曰
崇在壘門也凡祭于門每歲春夏門戶有專祭是
五祀之尸也小祀尙尊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
後不言福祿天子之福祿非戶竈門戶得司也兼
艱而已歷舉公尸見百神懷柔故序謂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斯尤極意揣摩矣要之周公所以述先德而
所謂受釐陳戒莫著於此

大正嘉樂篇

按輔慶源云自行葦至嘉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意者其受釐之詞歟然嘉樂亦有戒意今按詩傳自文王在上至此皆周公陳先德以訓成王則詩義了然矣行葦睦宗之德也既醉奉先之德足以裕後也鳧鷖德之見於交神也嘉樂德之協上下以承休也卽以既醉爲禽行葦嘉樂爲禽鳧鷖亦霖不可祗足見當時君臣賓主賡歌喜起不減虞廷耳惟以是篇爲嘉成王則誰嘉之耶

詩傳闡

卷九

大正嘉樂

四六

豈周公之諛其沖主邪蓋諸詩雖作於成王時而所述皆先世事行葦爲鼓宗尚矣既醉鳧鷖稱公尸不稱皇尸則仍周先公時故稱猶七月之稱公子也嘉樂先言宐君後言宐王見周之世德愈茂發祥愈昌而後王不可不追先德也又按朱註以威儀抑抑二章俱作綸願嫡嗣解則通篇文體似覺不掉惟以昔章之君子屬焉王則縱橫自在節節皆靈蓋先王德足以干祿故子孫多而且賢如此嗣王誠霖隆厥德則亦霖隆厥命而臣庶皆蒙其福矣穆皇以下作

見在說亦可作規諷說亦可其後二章又有申甫二章意在抑抑秩秩正令德之顯著也率由羣匹所以率由舊章也受福霖疆自天中之也之綱之紀統民人也燕及朋友宐人也民之攸暨宐人以宐民也此後王之所當勗也

詩傳闡

卷九

大正嘉樂

四七

大正洞酌篇

序說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已衍之者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遺也此特勦左傳昭忠信薦鬼神之說而箋遂實之曰人不易物惟德繁物疏則曰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遺德爲民父母也似稍周旋然究亦非詩義愚意此詩召公蓋訓王以親民也行潦雖濁注之則清可以沃饌而濯器即在遠猶將酌之安有民而不可近者第患寡德以綏之耳豈第則能酌民情所以挹志於民俾

詩傳闡

卷十九

大正洞酌

四十八

其注心於我不至迥然相隔方且爲之父母爲之使歸攸暨矣蓋民猶水也朱子謂序意疎誠疎矣顧以行潦與君子似乎太褻左氏斷章取義亦安可援以釋經

大正卷阿篇

按竹書紀成王三十三季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歸於宗周故篇中有伴奭優游弗祿康受命長之說蓋非僖小誌訪落之時矣昔章以矢其音即王之歌音也古樂府成王時鳳皇翔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於胥樂兮民以寧操詞不古固疑假托然歌必有音審矣舊說因末章有矢字因以矢音屬召公夫召公之遂歌可曰矢詩豈成王之來歌歟不可曰

詩傳闡

卷十九

大正卷阿

四十九

矢音耶又按書君奭篇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聞說者以鳴鳶爲鳳其時尚未有聞也鳳皇之見在成王十八季或乃因樂府翔庭之句謂鳳皇曰庭飛還卷阿之上召公作歌以矢其音夫鳳儀適與王游會固亦未可知謂自庭而還卷阿則何所據且來歌矢音自是王矢詩遂歌自是召公遂歌正廣王之矢音也若以昔章矢音爲召公之音上下文義豈復相決

詩傳闡卷之二十目錄

大正續

大正續引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詩傳宣王中興大正續焉雲漢

高

伯

伯也韓奕

漢平

也

詩傳闡

卷之二十目

大正續引

歷選中興今主惟商家賢聖代化壽此夏則少康後此周則宣王而已宣之美業雖晚不克終然初因英主也聖人以爲宣之後復有宣當不遠凌夷爲東周末造故每漢致意焉而於其詩則不惟續之爲小正又續之爲大正其嘉與至矣大正之有續猶小正也河水念亂庭燎勤政卽雲漢之憂民也黍苗之役卽崧高其城申亦卽城齊意也南仲出車豈亞於韓奕之錫命蹶里迎止何加於車臺之間關江漢常棣不詩傳闡

卷之二十目

更契於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也然而小大異其續者體裁音節殊也夫雲漢爲述王言固安晉大正至崧高明親賢之謚烝民表俊能之功梁山紀馭福之柄江漢常棣服遠之威大契幾與文武媲美而敷揚亦極鴻藻其體其音因於然大雅之續矣然則頌何以無續曰頌聲必待太平旣洽宣王濊衰而後圖治又弗克終也且夫形容德美是在後人繼宣者爲幽視有諱而知之乎故昭猶能頌康幽則胡能頌宣矣東遷而後頌不化於王室而化於魯齊人以爲

頌夫子固不與其爲頌也頌所以垂績也然先儒謂
商頌後三篇不及祭告其叙事全類大雅諸詩則大
雅信與頌爲近而宣王之續大正卽以爲宣王頌亦
可

詩傳圖

卷三

大正續引

二

大正續雲漢篇

嘗考竹書之末季頌季大旱廬舍俱焚會其陟也
卜於太陽兆曰汾王爲祟周定公召穆公乃大太子
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然則雨不係新王所
禱明矣竹書宣二十五年大旱王禱於郊廟遂雨雲
漢之化意在此時觀其詩曰祈季孔風安社不莫則
茲政蓋亦有季若夫南征北伐平淮平徐城謝城齊
皆先是九季以內事而詩顧昔之以雲漢僕謂其精
誠可以格天且代述王言故邪蓋有敬天勤民之心
詩傳圖 卷三 大正續雲漢 三

然後有內修外攘之績是詩雖作於中季向令宣王
素不恤民亦何能遇災而懼集勞懇惻如此此續詩
所以昔雲漢也或見雲漢繼桑柔後以爲旱乃厲王
餘烈若然湯有七季之旱果桀之餘烈邪夫天災流
行聖王不能使災之不至恃吾有以弭之桑林躬禱
六事自責而甘霖隨沛史倭爲美談然而湯政素修
矣若使後王徒襲其文雖割髮及膚剪爪及肌何益
周禮所謂荒政索鬼神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小宗伯兆三帝於四郊大哉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

示此皆修救之急著宜王皆用之然而非所持也夫
汚水念亂未央勤政彼其昭假諒有素焉夫惟昭假
有素故牲璧不爲具文臧離微懸非循故事天表之
應卒惠其寧有以也夫固非土龍矯昔泥人鶴立之
效明矣

詩傳闡

卷三

大正續雲漢

四

大正續崧高篇

崧高與黍苗相表裏彼代爲役者言此則王朝重臣
昭章祖遺詞氣迥別且篇中雖美申伯而多述王命
亦以見王靈之赫濯序謂美宣王能建國親侯褒賞
申伯得之矣孔子閒居記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
欲將至有開必先下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引此詩皆
章蓋賢才之生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
故也申甫地在南陽故曰南邦南國鄭語史伯曰當
成周者南有申呂是也呂卽南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
詩傳闡 卷三 大正續崧高 五

申伯國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受封是申呂卽漢之
宛縣高祖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居控扼
之要所以能爲周室分翰曰南國是式曰式是南邦
曰南土是保正以爲翰祈之也夫申既繫四岳之爵
建國從來已久故或謂于謝之邑是加地進律以作
爾庸是錫之附庸然觀宅居于此肇造私人于此新
遷城墟于茲卜築宗廟於茲初始則非所謂加地附
庸矣意者申雖舊邦國統中絕申伯乃王朝卿士天
子內念股肱之美爲之復建侯封乎故曰王績之事

世執其功錫介圭而鄭重其行不偶耳必令大臣
其事者分封出自天子侯國不敢專也若文王作豐
非繇君命此商之季世君令不行於天下時也然則
吉甫固宜有是誦後世寵外戚者率以大雅崧高藉
口或曰自宣王封申伯而召驪山之福尙可以爲訓
乎此又不然夫桑惠且直標萬邦而問四國申伯固
宜爲文武憲矣豈可因王之元舅而反掩其德謝功
之營亦豈猥與後世恩澤侯可同日語哉至其後人
逆節亦非憑椒房之寵內執朝權如王寶闢梁輩也

詩傳闕

卷十

大正續崧高

六

過矣

按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楊升菴云嶽四嶽也
堯時止有四嶽至主中嶽山高者自名崧非中
嶽也崧嵩通用者誤

按鄩在岐之東鎬之西飲餞于鎬而于鄩何也
曹氏云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于先
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于鄩猶江漢之于召虎也
孔氏云若自鎬適申塗不經鄩

按秦晉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愬正與佗佗舅夫
御不違者相反然則申伯番番益黃髮老臣非武
勇之謂所云王之元舅或母舅或內舅皆不可知
渭陽之詩秦穆亦稱重耳爲舅氏

詩傳闕

卷十

大正續崧高

七

大正續烝民篇

物則秉彝之訓前此未有也而發之吉甫故孔子贊其知遺晉以好是懿德發端蓋物之有則烝民所秉雖同而能順其則者維山甫其則維何柔嘉而已易坤爲臣造繫以利牝馬之貞蓋坤非偏柔乘輒而爲柔也柔而柔用之故能爲不茹柔而剛出之故能爲不吐此所以舉鮮克舉之德而超然異于凡民者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然則山甫蓋周公之胤所謂續戎祖考者是耶天爲詩傳聞

卷十 大正續烝民 八

保天子生山甫王以保王躬命山甫山甫之責甚鉅區區城齊之役曾何足以煩之弟成王時召康公亦嘗以太保管洛雖王都之肇建系比於侯封然是役也倘非其人其任堪者必山甫乎且山甫於王命既無不能將而城彼東方亦王命之一此行亦未必久淹固不妨其爲保躬補闕也考之國語宣王立魯公子戲則山甫有諫料民太原則山甫又諫其於王命固非苟爲將順而已又于國子中舉魯侯之孝能導訓諸侯信明於否哉夫城齊亦非細故也當時北

有儉後南有荆蠻東有徐淮之夷故式是南邦以中伯城彼朔方以南仲奄受北國以韓侯而東方之保障齊爲最大以城齊屬山甫諒非無意耳或謂職業位望如山甫宜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不宜一日去王所山甫顧瞻君側永懷不忘詩言式遏其歸借贈友之章寓諷王之義猶唐詩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其意未必不出於此而吉甫亦可謂善言矣篇中仲山甫凡十二見反覆贊咏繁而不厭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于所愛者則喜舉其名字而憐詩傳聞

卷十 大正續烝民 九

憐道之出車之于南仲采芑之于方叔崧高之于申伯韓奕之于韓侯江漢之于召虎皆是義也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按歐陽永叔作尹師魯墓誌師魯凡十七見近代王槐野詩徐東園文稱東園公者凡二十三作自尚寶墓碑稱自公者凡三十二趙大洲作係孝子傳稱孝子者凡二十四亦倣此法

按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弟獻公徙都臨淄則當在夷王之世故孔疏以爲遷

之言未必實朱子意其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
備城郭之守良爲有見第山甫城齊之役亦未見
其必爲臨淄耳竹書紀城謝城齊俱宣王七年事

詩傳

卷十 大正續燕民 十

大正續韓奕篇

按厲王不體于諸侯諸侯相成以避之此苑柳所爲
賦也宣王念亂普取義于河水朝宗厥旨淡矣竹書
紀宣之四年王命厥父如韓韓侯來朝蓋韓爲武穆
與晉同祖均屬望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邇北
國爲一方屏翰故其亟于得韓命厥父如韓良有以
也厥父因是以締姻而韓侯遂來朝蓋猶用繼世稟
命之禮王因命之續舊服受北國爲伯其依毗亦隆
重哉而馭下之柄可概見矣序美宣王能錫命諸侯
詩傳聞 卷十 大正續韓奕 十一
亦未爲謬如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夢蕭淇寧
彤弓何以誇盛美雖春秋伐戰國亦有行之者平王命
惠王命齊桓公襲姜桓公鄭氏所謂屏王非與王也亂
晉文公顯王命秦穆王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
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稱威
福維辟耳康侯秉禮卷畢入覲晉錫歸國嘉禮普舉
視春秋諸侯在卷親迎者得失何如故足述也又按
竹書紀成王十二年王師蕤帥城韓溥彼韓城所由
來矣玉海通典皆以韓爲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禹

貢梁山而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卽今順天府固安縣故李氏疑韓國在燕地觀此詩云燕師所完奄受北國則韓之去燕當不遠所謂韓城者倘如王肅魏志所云是邪然平王十四季韓爲晉滅夫滅國必自近始則韓城似又當以在同州者爲據矣

詩傳聞

卷十

太正續韓奕

主

大正續江漢常彥篇

宣王彥功見於小正者則有六月采芑見於大正者則有江漢常武考之竹書紀代獵於區季之夏而是祿旋有采芑之役六季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師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次於淮然則平淮平徐二師蓋一時並發也其錫召穆公命則紀亦云歸自伐徐也徐自伯禽時已與淮夷相倚爲患故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玆興穆王皆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厲王皆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淮徐蠢動從來久矣自宣王命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蠻荆於是四方僭亂以次削平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六師者緣淮徐相距不甚遠慮其合而角我故分遣出師以防侵軼耳蓋至淮徐隨流而橫風之所被罔不披靡而枝寧遂暨於四方故二詩皆曰四方既平乃篇終要歸於文德王猶若規若頌詩人之寓意始淺矣此皆宣王初季事也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條戎奔戎則敗姜戎戰於千畝則又敗姜業不終繼戰豈其四方平而遂有怕志乎周宣且然何論晉

詩傳聞

卷十

大正續江漢

十三

之武唐之憲

按江漢明言伐淮夷常荃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
北爲目曰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常荃所云
淮浦淮濱指所經歷及駐劄之地未嘗指淮夷也
或乃依違其說云徐方者兼徐淮而言謬也又按
常荃之名先儒以爲有常德以用荃則可或謂荃
不可常因以爲戒意亦似之愚意天子自將故名
常荃蓋惟天子建日月之大常十有二游它則止
建旂旗旗若六月之載是常服乃兵事恒服耳

詩傳聞

卷十

大正續江漢

十四

毛氏妄意六月爲親征緣於誤解常之一字何不
移此訓常荃乎

又按毛傳於出車之王命南仲既曰殷王則南仲
似爲殷將矣乃此處仍謂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
王太祖之廟果一南仲乎果兩南仲乎凡傳之無
據類此孔疏又實其爲后稷之廟益鑿矣朱傳謂
卿士兼大師而字皇父果俞經文當云南仲曾孫
何反云南仲太祖俱不似語意季彭山云祖祖遣
也天子行而祖遣故稱大祖大不音太此從韓侯出祖

啓來似亦有理異志之

又按袁仁氏云晉命卿士太師次命程伯皆三有
事之人欲其早定徐淮歸就職業不至曠官耳此
解較勝於所謂三農之事者

劉汝楨云宣王淮上之役荃功告成也蓋六月北
伐昔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嚴狁蠻
荆來威此其証也荆蠻既平乃伐淮夷故此詩及
江漢二篇一是自將伐淮一是命將伐徐二師想
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

詩傳聞

卷十

大正續江漢

十五

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倚角假今
穆公先平淮南則還兵北伐亦易耳何必侈言
於王之親行假今王既北定徐戎則淮南之夷膽
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
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
知平淮在采芑之後者荆蠻未平則穆公邇理不
得至南海以南海之北正荆蠻之國故也一平淮
而邇理至南海可見南海以內諸國無不從服矣
今按竹書紀季其征伐次第實是如此

林少穎云周自文王興於鹵土而化行於南故鹵
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文王牧野之
戰方與商師決勝負於行陣之間而鹵南夷之邦
所謂庸蜀豳微盧彭濮者已皆化使而成土之卽
政天下已太平矣然東夷之徐奄猶興兵以叛也
故徐雖伯翳之後而俗流於夷周初一叛於三監
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撫封之日周公魯公僅能
定之至穆王稍有荒淫之失而偃王者遠禽僭號
侈然有朝諸侯有天下之意泊厲王棄道宣王撥

詩傳

卷三

大正續江漢

七

亂之始而繆騷於南國者又徐也及徐始微弱而
東南之鴟張僭竊以爭諸侯者荆楚吳越相繼興
矣其後徐益以弱服屬吳楚而卒不得免焉然吳
楚偏強於東周衰微之後而徐偏強於鹵周曲盛
之貴則其初本非弱國也

通解云大雅言文王之兵若臨衝閑閑章言文王
之兵若牧野洋洋章皆畧述文王事耳常言宣王
之兵則極其鋪張揚厲若有過於文王之威者聖
人之兵尙德賢人以下之兵尙威論德者其詞典

論成者其詞夸且亦可見盛世中興氣象

詩傳

卷三

大正續江漢

七

詩傳闡卷之二十一目錄

大正傳

大正傳引 蕩

桑柔

民勞 板

瞻卬

召旻

詩傳召穆公諫 賦蕩

詩傳 賦桑柔

詩傳 戒 賦民勞

詩傳 賦板

詩傳 賦瞻卬

詩傳 賦召旻

大正傳引

詩大正傳六篇屬厲王者四首蕩次桑柔次民勞以
及於版蕩為召穆公諫王是已其宅作者之姓氏已
缺然觀桑柔第七章有滅我大王之句朱子疑其作
於共和後後此而民勞板可知也管師曠論衛人出
君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淫縱其欲而棄天
地之性故不甚其人而甚其君然當時中外尚不少
推挽者今以天子蒙塵乾坤大故乃諸臣不汲汲勤
王而所與同刻相勸戒者森非親賢遠姦敬天牖民
詩傳闡 大卷三 大正傳引 一

之說其云以定我王特一及之而又必本之柔遠能
通蓋勤王固莫如安民矣當汾王之出居國人尚欲
甘心其太子眾怒如水火豈易犯哉卒之雖未及復
辟猶得終天季於燕倘亦賴諸大臣之彌縫耳王子
朝告諸侯云厲王之難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
志而後效官繇是言之藩垣屏翰之資亦大矣宗子
維城霖俾城壞其羽翼太子之長慮乎蓋自共和為
政十四季間王嗣行已長大漸有幹蠱之望止慮詭
隨夸毘者厠其間故民勞以大諫終板以大諫始觀

其兩呼小子而老夫自命則正老成經國之遠猷而所以陰贊宣王之中興者此數詩爲之嚆矢矣再傳爲幽王宣徽既沫厲穢滋彰周室豈堪再壞人亡國殄卽昊天無所施其克華之權瞻卽召旻固黍離之漸也使季札所聞大雅之歌有一於是亦必曰其周之衰必不曰廣哉文王之德云爾

詩傳圖

大正傳引

二

大正傳蕩篇

天立君以爲民民受命于君而君受命于天受命于天者受之天所寄監之民也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夫惟蕩蕩上帝春育而海涵乃能爲下民君若疾威則命僻而失其所以爲君矣然人主所以敢于立僻者不過以天命爲可恃豈知有初鮮終命固不干常哉商書祖已訓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此詩天生丞民四語似之蓋借言民而不敢直斥王耳其命匪詩傳圖

大正傳蕩

一

其淪喪若涉大水其兼津涯一則曰天毒降災荒殷
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咎咎其耆長舊有佗人今
殷民乃懷竊神祇之儀牲牲用以容將倉棄災降監
殷民用又雖欽召敵雖不怠跡是以觀周厲斯亦紂
之後身哉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謫王王怒得衛巫使
監謫者所用榮夷公好專利而不備難當時在佐在
服之人繫可知其矣祖侯祝又可知已無休內鼻即
楚柳所云上帝甚蹈也史稱厲王初太諸侯畏之荆
楚自公王號然則其威亦憚矣章及鬼方此是邪情
詩傳聞

卷三

大正傳

由

乎僅憂之而莫能克之則紂德之非殷也通篇托
之文王歎商危言不諱而卒不能殷王之聰故異時
疑之亂國人聞王宮召公曰咎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夫驟諫者非獄外傳諫監謫數語蓋蕩之詩
尤最險焉而厲王不以為罪其獨有容言之度乎
按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蓋專摘本實先撥句
為言復衍之曰天下蕩蕩兼紀綱文章漢儒之勦
字是臆類如此

大正傳桑柔篇

厲王之詩見於小大正傳者各四小正之青蠅小東
楚柳大正之蕩皆作於流彘奔小明桑柔民勞板則
流彘後也左傳秦穆公引芮邕夫之詩曰大風有隧
貪人敗類桑柔為芮伯所賦審矣序以為刺厲王非
也厲王敗德固不可勝數然失國之君刺之何益玩
通篇語意乃是規在佐者觀後數章云嗟爾朋友予
豈不知而作雖曰匪子既作爾歌可見也章句雖繁
意脈自貫曰靡國不泯具禍以熾國步斯頻復申之

詩傳聞

卷三

大正傳桑柔

五

曰孔棘我國哀惻中國具贅卒荒曰靡所止疑云徂
何徃復申之曰自鹵徂東靡所定處曰稼穡維寶代
倉維好復申之曰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則得遂
其代倉之願矣其維此惠君章則上數章之指歸而
下數章之提掇也維彼不順自獻俾臧維彼愚人
狂以喜皆指王言若使厲王猶在國詩人大言當不
爾朋及已譜不胥以穀即青蠅之譏人罔極也匪言
不能胡斯畏忌則衛巫監謫遺路以目也貪人敗類
則榮夷公之屬而芮伯向嘗陳諫者也當昔忍心不

順職涼職競職盜布列在佐者尙復不少詩人所以
懲往誠來反覆致意壽以用式穀之息人黜中垢之
不順所爲序爵者當如此抑芮伯忠規非始於此竹
書紀厲王八年初監謫芮伯也夫戒百官於朝其詞
見汲冢周書芮伯也夫解序論其稽古作訓納王於善
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爲此書有云民至德州后
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今俞執政小子惟
以貪諛爲事不懃德以備難下民胥怨手足靡措弗
堪戴上不其亂而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又云俞執政
詩傳聞

卷三

大正傳系

六

朋爰小子其惟洗俞心岐俞行克憂往愆以休俞居
俞乃睨禍翫災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又云俞執
政小子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述
害要利怙得厥求惟曰哀哉又云惟俞小子飾言事
王實播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俞顛
覆其言若隱然預知有流彘之禍者所謂如彼飛蟲
時亦弋獲益指弄所化歟向使厲之君臣聞若言而
知省寧不蚤受其蔭即桑柔之歌可兼再作矣
按四牡騤騤以下三章朱子以爲述行役者之怨

詞味其語意殊不爾蓋自成康既沒昭王膠楚澤
之舟穆王勒瑤水之轍其王城密懿王命虢公伐
大戎孝王命申侯伐南戎夷王伐太原之戎窮兵
黷武之事無代無之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若
厲王征伐之役國語史記皆無所考惟稱厲王初
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而竹書記厲王三年
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西戎
入於大丘十二年奔彘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師
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於洛今其詩曰國步斯頻
詩傳聞

卷三

大正傳系

七

曰國步蔑資曰念我土宇曰孔棘我圉蓋流離之
後四夷交侵國勢日蹙可知已歐陽氏乃云兵役
是朝廷一大事宜有所征伐至名與其勝敗事迹
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鄭
氏何據而爲此說夫鄭氏隨文作解其云軍旅久
出士卒勞苦者固無所據然竹書則可據也司馬
子長有言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
藏周室以故滅夫三代以前征伐之事豈盡可考
哉

按傳云隧道也孔氏云隧者道之別名予謂卽晉文請隧鄭莊隧而相見之隧也有空大谷蓋風洞也今風洞所在有之聞之陽和有洞出風每年致祭而金華宋潛夫亦有風門洞碑記此類是也爾雅注有水曰溪無水曰谷夫空谷爲風之自出而嚴氏乃以喻小人乘虛而至則空谷爲風之自入矣似非詩意此章維彼不順對良人言與上文不順對惠君言者自別而或卽以目不順之君謂其深求良人隱隱者固非或謂不順之人攻良人

詩傳

卷十

大正傳桑采

八

以內汙之事亦非也征訓爲行者是作爲式穀其雄風乎征以中垢其雌風乎

按鄭箋以西風謂之大風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然以喻貪人敗類則成敗不倫矣聽言則對謂面從也誦言如醉謂不能舉其契爲之詞也匪用其良弗求弗迪也覆俾我悖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也然予言豈真悖哉使予不知而作則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按崔仲鳧云詩桑桑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

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梅言依附也隼言悍鸞也羿志於此

詩傳

卷十

大正傳桑采

九

大正傳民勞板篇

民勞板二詩次桑柔則當在戒我立王後蓋王既居
歲矣于時宣王尚幼况又匿于召公家當國大臣宜
莫如周召二公乃詩一則曰戎雖小子一則曰小子
蹻蹻所稱小子非泛指同列定有一人焉當之詩傳
雖缺思疑是共伯和也竹書紀厲王十二年奔蕘十
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記謂周召二相協理行
政號曰共和者謬耳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
者周王之孫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
之司馬彪云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
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卽王位夫謂卽王位
者妄也孟康云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此倘是已
愚猶意共伯之賢雖爲諸侯所推戴亦必請命於汾
王不然則是篡也而式弘大孰有大於攝行天子事
者王欲玉汝孰有過於命之攝行天子事者共伯雖
攝天子事實無經世繼亂之才觀詩所云憲憲泄泄
以憂爲謫詭隨之是繼寇虐之未遑則亦身居劇任
不肯當事如後世袁崇煥者流蕭條散落危而不扶者

詩傳

卷二

大正傳民勞

十一

其命之攝事也亦所謂悶然而後應泛然而不屑辭
者蓋觀莊子以共伯與許由並稱曰許由娛於穎陽
共伯得乎共首而竹書紀厲王之二十六年王陟于蕘
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沈約
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迺得志于共
山之首此亦可見共伯之梗槩矣故能與物無猜而
攝政終厲王之世然亦可謂處非其據者也若詩人
之大諫則老成謀國遠猷也舍是不任而以少年居
攝柄政此厲王所以終不復辟歟

詩傳

卷二

大正傳民勞

十一

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每章言之而無良悒悒罔
極醜厲縱絕則備悉詭隨之情態無縱者所以謹
之也與式遏無侔相呼應○詭隨卽桑柔所謂聽
言則對者也寇虐卽桑柔所謂職盜爲寇者也

大正傳瞻印召旻篇

瞻印召旻二詩大約刺幽王幽王之世川竭山崩冬雷夏霜繼以日食其不惠而降喪篤矣屬已大矣擬厥厲階乃在長舌之哲婦故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周禮寺人掌女宮之戒其酒人漿人籩人醢人春人烹人之屬皆與女奚爲類內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則其相倚爲奸利固易耳此言婦而兼及寺也小正傳十月之交歸咎皇父外則番聚厥禍布刻要津內則艷妻驕扇日以不臧可與此三詩互詩傳聞

卷五 大正傳 瞻印

十三

證國語史伯策周之必獎曰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於諫工而講以多物王將棄是類而與朝同天奪之明欲棄獎得乎夫號石父譏諂巧從之人也而大以爲卿士與朝同也棄聘后而大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濛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大卿而妖試卒行暗昧也然則昏桮回通臯訛而爲蠹賊者亦孔多矣又曰申繪肉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此正所謂舍俞介狄者也夫縶孤箕服亡國之兆雖久已

見於童謠亦俟淫德而後加之幽王惟長舌是嬖休蠹織而預朝政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即奪宗方且梨繪爲入耳之歡舉烽爲博聚之戲幾如是而不臣者而詩人尙規之以藉後諷之以用舊人蓋誠欲回國脉於一綫不忍坐視其殄瘁也厥後平王東遷其命文侯推原亂始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信幽王之不用舊而人之云亡非眞亡矣

按召旻第五韋維替云云蓋古者謂茲爲季取艸木繁茂之義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

詩傳聞

卷五 大正傳 瞻印

十三

爲樂須及昔誰能待來茲維今之疚不如茲言未
有若今季之憂甚也彼卽維替斯卽維今彼時之
疏斯時直以爲裨益瘡我饑饉卽粗糲之食亦不
可多得矣胡不自替替與引相反楚茨曰勿替引
之兄況通晉語云衆況厚之況固其謀況之爲言
益也蠹賊用事以致饑饉薦臻昏桮靡共之效可
見如此矣胡爲不自替而專務益相援引乎胡不
二句相連○其第六章三矣字三系字相呼應言
池竭而不云自頻泉竭而不云自中害日益弘而

尚云不裁我躬所謂安危利災也

詩傳

卷五

大正書局印

十四

詩傳闡卷之二十二目錄

吳懷古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淦

男自規

新安汪汝謙全訂

汝貞士

周頌

篇次按詩傳中所存字義訂定

周頌引

維天之命

維清

天作

思文

雝

清廟

我將

烈文

振鷺

有客

時邁

詩傳

卷五十五目

賁

般

武

桓

載見

有瞽

漆沮

瑟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勺

昊天有成命

噫嘻

臣工

執競

載芟

良耜

豐年

絲衣

詩傳周公

思文

天之清

文廟將

烈鷺

子

時邀 賚

般
頌武

載見

誓合

成朝

朝于

李商隱詩集
卷二十一
下

之也

祀成王

堂
臣工
執競

成康報

也
二共
十問
五二
字百

周頌引

孔子正樂雅頌得所如僅謂頌不與雅混卽毛氏本
亦然惟是頌自有頌之所彼則繁乎未有得耳最舛
者如昊天次天作先我將執競次時邁先思文臣工
噫嘻次思文先振鷺而桓及賚緌乃以殿後此其所
何居焉詩傳周頌一編殘缺尤甚所存僅四十餘字
落落如晨星然有可喫會者今試揣其位置皆維天
及維清次以天作思文從文王而逆邇之亦猶大正
管文王繼以生民公劉也又從文王而順叙之爲誰

壽傳聞

卷三

爲清廟爲我將爲契文孝經所謂郊后稷以配天宗
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四海各以職來助祭也振鷺薦
殷肆于太廟有客禮朝覲之嘉賓與時邁之告武成
賚之大封列國般之初狩方岳而祭告皆在武王之
世故曰明昭有周曰時周之命而此下爲武爲檀以
證稱載見以昭考稱則在武王沒後矣有斁合樂漆
沮薦魚亦告廟之彝典哉閔子訪落敬之或作於冲
人免喪朝廟之季或作於明辟復政落祫之目勺則
其九季有事於太廟而用之者以上諸詩周公亦第

及其當時之事而止原不禁後王附益竹書紀康王
三季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於廟此昊天
成命噫嘻臣工所爲也亦越昭王祀三后而廢執
競其猶頌之餘乎使昭穆以下代有哲王頌聲當未
遽廢而毛鄭必以頌爲成王七季周公所作遂不許
嗣王之有頌抑何詖欺至載芟耒耜以報賽豐季以
祈祖絳衣以蠶祭周禮所謂飲郊頌息老物必是詩
已次之末簡亦禮反自始樂樂自生之義如是而頌
乃得其所僞詩說見不及此矣意紛更其賢於毛鄭
詩傳聞

卷五 周頌引

二

者幾何

按蘇穎濱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
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是也然猶
泥於七季制禮作樂之說必以頌爲告太平則如
小毖閔予之悲彼家難亦可謂太平乎而先是克
殷之勅率武王遂不得遑追崇其祖考必有待於
成王則嚴父配天之說又何爲也

周頌維天之命篇

毛詩頌皆清廟而詩傳皆維天之命者清廟終奉祭
之人心觀聖德而維天則直遡聖德之同天固宜爲
周頌冠也頌不盡作於成王時而序云太平告文王
箋又實其爲六季制禮作樂此不過通樂成說猶之
以既醉爲太平何關詩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靡
極而美周之禮也已足膚說箋遂以駿惠文王謂爲
周禮六官之職以遷就其所謂太平告文王者謬矣
頌之皆維天亦猶周易之皆乾乾六畫皆奇所謂純
詩傳聞

卷五 周頌維天之命

三

也文王繫以元亨利貞即不已之節度也乾爲諸陽
之祖又氣之元非天帝可以象乾非不已帝可以言
天故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孔子贊易曰天行健則
不已之謂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知乾
健之爲粹精則知純之爲不已於穆不顯兩精相映
意即配帝之樂歌乎假溢而收之受命溥將也駿惠
而篤之單文祖德也惠文王即所以誕受美若祈天
永命之遺也大正亦云假哉天命又云上天之載肅
聲肅臬儀刑文王而此章足該其全彼以告君故詞

繁此以告神故詞約

詩傳

卷五 周頌維天之

四

周頌維清篇

文德同天繫之以一純文典卽文德也故次以維清
清則其純而不雜者緝則其純而有常者熙則其純
而光大者心濂之外別無治濂也呂氏以禮爲王者
祭天之名謂文王配帝自此始故曰肇禮然大田曰
來方禮祀書洛誥曰禮於文王王禮非必祭天也
或從王有天下始以王禮祀文言是文典身用之
而不效後人用之而始效耶此泥於六季制禮作樂
之說而以迄用爲成王皆耳愚意此詩作於成王之
世肇禮當指文王蓋國君卽位承祧卽是主禮之始
自其初載至今隨用輒有成績此非周家禎祥而何
記云夫樂者象成者也詩一名爲象儀取象成之
義序以爲奏象舞節箋遂目爲象用兵肯刺伐之舞
則誤認象舞爲象也矣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
歌御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始近之鄭氏謂
先學勺後學象乃文王之大夫勺何文也象何也也
其誤緣於毛傳以文典爲征伐之濂夫文王固未嘗
無定功而定功何足以盡文典且文王世子明堂佐

詩傳

卷五 周頌維清

五

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不聞以象在禴也莫居
記亦當以下管象爲句在夏簫序與爲句益在自屬
大在夏自屬大夏象之非在審矣

詩傳闕

入卷下 周頌維清

六

周頌天作篇

天作大維清後思文并蓋由文王而逆遡之也遷岐
之役爰始太王作屏帟平厥功固茂而克順克比王
季實作對焉篇中何不一齒及朱子止以爲祭太王
詩亦謂不宜獻遷王季故耳然將置文王於何地夫
序增入詩中所兼之先公而朱子又偏遷詩中所有
之文王均之莽矣愚疑彼作矣三字或有脫誤蓋既
云天作又何云彼作且於上下句濛佞置未妥意此
句本頌王季而訛爲今字邪又陶逸則云聞之先達
此祭岐山之詩豈爲有見蓋天子爲百神主況岐山
繫帝增之式廓王氣攸鐘豈容兼祭祭豈容兼樂章
果俞雖不言王季亦可以所重在岐山故止挈晉尾
二君言之也然則周所以祀先公先王者當別有詩
歌而其後乃浸逸之歟

詩傳闕

入卷下 周頌天作

八

周頌思文篇

此篇詩傳雖缺然後稷配天詩明言之矣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兼匹不行自外至者兼主不止此言妙得鬼神之意卓矣病曰古者祭必大尸八蜡之祭猶虎亦所不廢而況天地大神乎宗族之子者祖考之尸也配帝如譽如稷者天之尸也蓋天之爲道高明廣大先王思其生之賢者爲人人之賢者爲帝帝之賢者爲禘造開天之祖以是侑合庶幾庶歆

詩傳闡

卷廿一 周頌思文

八

是已乃郊有二義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主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皆天子之禮也然則思文配天豈即殷祭之郊祈穀於上帝者子曰我發民莫弗爾極日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其爲祈穀之郊可知也郊玄以祭禮有周人幣帛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青帝靈威仰靈威仰東方木帝周爲本德謂以後稷配蒼龍精夫詩云克配彼天配其德也蒼龍主過天之司東天德豈

盡於蒼龍而稷所侑合僅僅如是抑周郊止於稷而禘乃上及乎嚳故祭禮禘每在郊上然郊有頌而禘無頌選哉邈乎莫得而詳矣

按周禮鍾師四方賓來奏納夏韋昭謂納夏一名渠呂主叔云渠思文也思文何以名渠或渠卽極音之轉而納卽陳常之義乎國語三夏天子以享元侯渠亦與焉未知何取

按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楚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僞秦誓謂莖王渡孟津白魚躍入舟

詩傳闡

卷廿一 周頌思文

九

出浹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至以穀俱來郊也謂穀所以紀后稷之德其附會不經甚矣

周頌離篇

序說以此爲禘太祖其謬本不足辨後儒惑於其說言禘禮者每引之或以太祖爲后稷然詩明言假哉皇考豈太祖可榆考乎且詩詞亦森及於稷者如以吉禘於文王若竹書之吉禘於先王春秋之吉禘於莊公喪畢而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則武王以嗣位之十二季伐紂克殷而後爲天子詩榆天子穆穆其非免喪之初明甚安在其爲禘也或乃倭序之過又以孝子爲成王皇考爲武王父母爲邑姜其說愈支矣

詩傳闡

卷三

周頌離

十

偽詩說因篇中有文武維后遂以此爲成王祀文武之詩然則宣哲維人又何指焉此的是武王初卽伏而追崇其考妣之祭章其曰文母從夫諡也又按左傳三夏以享元侯周禮牲出入粢醴夏說者以昭夏爲繁過所謂繁者其卽介以繁社之謂耶相維辟公於享元侯較切於薦廣牡於牲出入較切路叟亦云雖天子所以享元侯其言或有據耳

周頌清廟篇

序以清廟爲祀文王是已衍之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臆說也按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庶文于齊百官作從王於周又曰侂來悉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寧予不設宿則禋於文王王王又曰王在新邑絜祭歲文王騂牛一羝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裸然則洛成之祭固未嘗崇文而墮也而是詩止言秉文德其非兼祀武王明也卽祀文王亦何待洛成後室之追王先之矣且如殷高宗中興令主殷人猶特廟以祀其卒章曰寢成孔安魯頌亦倣其體先以閟宮有恤終以新廟奕奕豈王克殷後在佐六季而尙不爲皇考太廟者又古者廟非一處周制先公之廟在岐文廟在豐太廟在鎬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各有不遷之廟曰世室此云於穆清廟未定何所其爲文廟成而致祭亦疑已箋云清廟者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疏云樂記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開居清明在躬謂聖

詩傳闡

卷三

周頌清廟

十

待洛成後室之追王先之矣且如殷高宗中興令主殷人猶特廟以祀其卒章曰寢成孔安魯頌亦倣其體先以閟宮有恤終以新廟奕奕豈王克殷後在佐六季而尙不爲皇考太廟者又古者廟非一處周制先公之廟在岐文廟在豐太廟在鎬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各有不遷之廟曰世室此云於穆清廟未定何所其爲文廟成而致祭亦疑已箋云清廟者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疏云樂記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開居清明在躬謂聖

人之德亦清明也公羊氏云王者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因助祭以述其職季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肅雍秉德者是耶契文弗王不忌正與弗欺於人同意其詩編次在游夏皆他於王王之世而序以爲朝祭於洛者不過泥六季制禮作樂之說耳

按樂記謂清廟之歌有詞而弗韻不登聲也懸一鐘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矣蓋樂歌文王之遺不極音聲但以契弦廣孔少倡寡

詩傳

卷三

周頌清廟

十一

和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獸奏登歌之曲不以樂音亂人聲所謂獻上歌也

周頌我將篇

季經曰季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季此篇詩傳雖缺其爲宗祀文王於明堂則序亦得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禮通之以樓而南北之外加以應門清嚴尊肅此季穉享帝之方配以文王者也其不於廟者何七廟中不可獻舉此大禮也張子云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季祿成物之始故享帝以父配記云仁

詩傳

卷三

周頌我將

十三

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然則文王其猶天之尸歟註中濂文王所以濂天畏天所以畏文王義固其貫但是詩語意止重祈天謂我今奉羊牛以獻虔幾天其右我非羊牛之足邀天右也天意庶過求民莫而我素濂文典以靖四方天如福我文王諒當飲文王所配之祭耳然我豈敢遂懈惟有夙夜畏天威皆皆保此右享之意而已孔疏亦云天乃大文王之德既右助而享之是亦主天言也程子云形體謂天主宰謂帝郊質而尊之明堂文而親之郊以神道

事之同堂以人遺接之此周公心思冥漠制化精微
非俗儒所能解也俗儒見月令有青陽總章之文遂
牽明堂而合之五帝見周禮有火土帝於四郊之文
遂詭五帝以附之明堂康成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
以文王配厥義舛矣況孝經雖云宗祀文王以配
帝而詩第云維天其右弟云畏天之威則又何必多
太帝名妄肆不經之說乎

季彭山云按祭灋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則明堂祭
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羊人曰凡積其羔羊

詩傳

卷五

周頌我將

十四

注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煙氣上聞也先柴而
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也
享者獻牛以供祀也實柴之羊非太半之羊也

周頌烈文篇

頌自維天至我將上祀追王樂帝穆視之樂歌已備
當時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者寧無一詩謝之於
是次以烈文序以烈文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
因附會為月朔朝廟即周禮司尊彝朝享之祭夫曰
助祭似已何據而知為成王即政觀詩傳列此於振
鷺雉則亦他於成王之世而辟公乃助祭於先王者
辟公諸侯之尊稱非必二王後也如意為二王後則
未啜雉王而嘆不忘似以先世之遺德勉其後人然
詩傳闕

卷五

周頌烈文

十五

雖之特牲載見之求章亦稱辟公其所指似廣非如
白駒振鷺有鷩鷩那之稱嘉客我客者自有專屬也
舊說以錫祉即戎功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成王之
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
率天下諸侯飢豆籩駿奔迓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
以卑臨尊也夫錫祉則助祭是已所稱戎功始指武
商克咸之功乎既序其皇大封之典所為舉也進之
以維競維顯四方訓其人百辟刑其德而穆然於游
王之不忘蓋即當日所駿奔者動以深長思也箋謂

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詩製文益製文原爲
獻賓作其後王假有廟皆得通用矣

詩傳聞

卷五

周頌製文

十六

周頌振鷺有客篇

毛詩振鷺有客二篇相隔今以詩傳剩字測之則是
相連也後製文而先時遇於時當爲武王鹵離之客
蓋指祿父而夏之後不與焉何者鷺白鳥也殷人尚
白久矣武王禽受分天之明大受子祿父爲殷公以
據殷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其馬皆
不改色之證也竹書紀克殷之明年薦殷於太廟其
卽此詩歟後儒見武庚以叛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
必以我客屬嗣封之微子夫由後而觀鵠鵠毀室阜

詩傳聞

卷五

周頌振鷺有

十七

在不貫由武王之世觀之則武庚固殷王家嗣亦猶
丹朱在虞商均在夏三恪莫設望焉周之嘉客孰先
武庚者卽霖問其賢也霖惡霖殺夙夜永譽周人固
願其永世霖窮矣伯賓王家豈待微子哉卽白馬萋
具之客亦非微子何以知其非微子蓋微子所與二
師謀者不過出廵行遜而已以爲抱器歸周者安以
爲面縛請降武王解其縛焚其櫬者亦安先儒辨之
甚晰史記宋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
子代殷後奉先祀然則微子在武王之世旣不爲周

也。羈又不爲周也。臣又未爲周也。客何緣來見祖廟乎？乃所稱有客者，爲誰？愚以爲箕子也。何以知爲箕子？樂記稱武王下車釋箕子之囚，書載武王十三祀訪於箕子，乃陳洪範竹書紀十六季箕子來朝，此詩之作，其因來朝而見廟乎？有妻有且，薦其邊豆也。註琢爲玉，旅爲陳，益來朝之吉禮，所謂旅幣庶方也。淫威降福，亦卽就箕疇中需用五福，威用六極，還用其意，言非有非常之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譽益祝之也。如訓威爲等威，威何以稱淫？且自矜其降福之甚大，衆論箕子不受卽異時建微子爲上公，錫之備物，亦何至侈然德色如此？

書傳

卷廿二

周類振

木

按武王去武庚於般，爲般公而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然則有宋之封亦肇自武王乎？非也。自祿父誅微子代世，習知宋爲殷後，遂混而稱之如魯。孝惠娶於宋而宗人燬，夏曰娶於商亦其証也。或謂武王嘗封箕子於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者？是又不然。當周師入殷，箕子尚在囚繫，武王下車乃釋之，故書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若

微子先是已遜蒞矣，其罔爲臣僕與箕子同義，故求王特成其志，不輕屈之，非恩禮偏靳于微子也。抑更有疑焉，樂記于蒞祝陳杞皆曰封而於宋祇曰投意者，微子行遜原在宋郊，蒞王欲致之，不可故卽其地而遙封之，所以不曰封而曰投歟？總之微子受封不在蒞王之世，則所謂客者當別有屬，予故謂振鷺客蒞庚有客客箕子論其世而可知矣。

書傳

卷廿三

周類振

尤

又按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竹書紀年第言微子出奔孔氏，乃謂知紂必亡而奔周，蘇子由古史謂其抱祭器歸周，左氏載微子面縛銜璧，與視而元儒金吉甫嘗辨其誣，大約謂微子所自處與箕子所以詔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使遽奔周，何微子叛棄君親求爲後之速也？卽微子未遜而面縛銜璧亦非其事，金夢王柏氏謂面縛銜璧者必蒞庚也，後世失其傳也。且如孔氏之說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微子已面縛請降矣，蒞王豈不聞微子之賢，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

微子而顧晉以廩莖庚莖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其乎當時釋囚封墓百禽恩禮舉行悉徧獸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遜於荒野未之獲也按金氏此辨甚晰然謂作賓備恪有微子似可點莖庚此又不然夫縣廩禹與伊尹放太甲而卒相之此正見聖人之肅我管叔本意不欲伐紂莖王因而使爲監曰存殷者其子哉彼所以肝翼小腆如此其至且莖庚之股德于時未見主湯祀者非庚而誰設令微子當季建亦必大莖庚下矣

不然微子雖遜箕子固在何爲舍殷墟而遠封朝鮮乎漢書地理志并疑箕子無封於朝鮮之事而或者剿其說謂殷遺棄箕子太之朝鮮然則魯論爲奴樂記釋囚舉皆不足信而武王訪範于箕子乃就朝鮮訪之邪
按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夫三統大三正郊特性亦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而已然又有所謂三恪者何鄭駿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

以外別有三恪樂記云莖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所謂三恪者其是乎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此解未確陵川郝氏曰三皇始制封建著爲令諸侯有罪方伯連帥請于天子而征之天子無道三恪之國徧告方伯連帥率天下諸侯而伐之此三恪所從來矣左傳云莖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蓋前祝待陳而備非杞宋待陳而備也若夫二王之後雖同爲公爵而禮亦有隆殺左傳皇莖子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子大叔曰夏肄是屏此雖以其後世卽東夷故然周之尊杞不及其尊宋明矣此詩以振營擬客容則非杞兼亦非宋序以爲二王之後來助祭者則詞也
按郊特性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遄之期也龜爲辨刻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屋參

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徃德也禮器
又云筮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音納金示和見情
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燕常貨各以
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以此觀之萋且追琢之
義曉然矣

又按巷伯萋兮斐兮韓奕籩豆有且皆可互證何
以作敬慎解械模追琢其章豈選擇之謂乎

詩傳聞

卷五 周頌 既 第五

三

周頌 既 第五

武王以嗣伐之十二季克殷是季始十五季初狩方

岳般之詩是已其先之以昔邁為天子云何自古得天下必

告於名山大川觀虞書舜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遂於畿甸類上帝而禋六宗望山川而徧羣神輯五

瑞觀四嶽群牧夫受禪猶然況革命乎第舜自此巡

行一季而足跡遂徧天下武王則有未遑者今以詩

武成考之一月王征伐商四月王來自商至于豐乃

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

詩傳聞

卷五 周頌 既 第五

三

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數語合之

大傳似猶非偽策正與昔邁相表裏樂記牧野之師

濟河而鹵泚藏車甲倒載干戈虎賁說劍名曰建索

俱克殷初季事此其異于般者序既以昔邁為巡狩

告祭崇望又以般為巡守而祀四嶽河海則一舉而

兩詩矣當知昔邁其邦非是庶邦謂周邦也邁者奮

發超越之意侯化為王則國化為天下故曰邁雖竹

書紀武王初季命監殷遂狩于管然未嘗周行方岳

豈得遽謂之昔巡况周禮十二季一巡守乃周公所

之制武王受命不過六季固不待其肯若以春東
夏南秋鹵冬朔爲肯意亦近是第戢戈素矢之季豈
遑及此其庚戌崇望僅行之畿內一日而事畢矣告
武成所以告卽休故曰允王維后允王保之又按此
詩一名肆夏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車亦如之
郊特牲記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大射禮
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國語云金奏
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賈
公彥謂肆夏諸侯亦得用未知其義何取豈所謂改

詩傳聞

卷三

周頌普邁篇

五

王則改行者邪抑取其不震疊式序在休之義邪記
又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亦猶魯三家以
雍徹耳僞詩說以此爲大武三成之樂歌次之武與
賚後彼未觀詩傳中剽字而設於妄自太說也如其
說亦何當於三成而南之義

按韋昭云肆夏一名樊卽普邁詔夏一名邁卽執
競是未知樊邁之爲一義也樊邁必非執競而普
夏之非樊亦已審矣

周頌賚般篇

普邁爲武王初季事以武成樂記證之審矣至賚次
普邁般次賚何其與竹書紀季若合符也按竹書紀
武王嗣休之十三季爲天子薦般于太廟遂大封諸
侯十五季初狩方岳詣于洮邑夫大封則賚所由也
也散財發粟賚中之一事也狩方岳則般所由也
沫邦明命般中之一事也二詩兼武王證而皆曰普
周之命蓋作于武王之世也古者爵人于廟示不
專武王克般未及下車而封蒯叔陳下車而封夏
般

詩傳聞

卷三

周頌賚般篇

三五

之後雖有命封之亦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故先之
以薦般于太廟左傳曰晉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第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樂記將帥
之士使爲諸侯其卽此舉歟史記武王發天保之未
定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本夏之
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母遠
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夫三塗嶽鄙之望商山是陟
矣有河伊洛之瞻翕河是由矣洛居中土可以隆上
都而觀萬國爲朝覲者所彙集故是冬遂遷鼎焉周

書酒誥之作正在此行而今書鎔之大誥後亦猶齊般之鎔在頌末也夫閔子訪落昊天臣工執競諸詩顧可以先資般乎偽詩說以般爲大武四成之樂歌其于南國是驅猶或稍似乃以資爲二成此於再成滅商之義何居

按般之詩或卽古封禪之典但不以封禪名耳路史有云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餽鞠人之養也受之于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

詩傳聞

不卷三 周頌齊魯篇 主七

開山命歷握河登記者之所以攀葛緣岱滿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同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圖度戒誣讀爲繼世守成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昨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寔是臨肅然除蒿里以誣讀乎

清寧者武接于中熹矣孽臣斃后穢擬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耶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滅費行其所謂代之舉則嗣君無事于襲爲矣据羅氏此論似爲得之然旣以封禪爲創業者事則成王非創業之君也其說蓋緣于管仲管子述古封禪十二家成王與焉太史公亦襲之謂商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

詩傳聞

不卷三 周頌齊魯篇 主七

之治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羅氏因謂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于皇時周陟其高山見成王褒神之德是未知二詩皆屬武王武王克商六年乃崩非二年也其狩方岳則克商之第四年也今卽不敢遽定其爲封禪然以武王爲封禪股詩殆猶近之而微仲所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者成字或武字之誤觀其上文歷數齊魯禹湯而下文總繼之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豈周至成王始受命武王尚未受命不得與禹湯並稱耶故愚意

周惟不封禪則已若封禪必不待成王之世

詩傳

卷上 周頌 敬之

三

武王篇

武王之樂名爲大武說者遂以是詩當之夫詩固未始非樂章然當作樂之初未遽有樂詩也何以明之按竹書紀武王克殷初季即作大武樂又王季而後王陟今詩有武王謚則作于既陟之後矣可謂詩即樂乎若夫大雅之下武原是大武斯殆近之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倘所謂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者耶今觀有瞽之詩後于載見則又意武王初季雖嘗作樂而猶未成至周道四達而後詩傳

卷上 周頌 武王

成故始歌之以合祖邪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呂氏春秋云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據此正當在東征之後淮南子云周樂大武三象棘下倘即呂氏之說歟然文王世子明堂位皆云登歌清廟下管象冕而舞大武則象自象而武自武藝居記亦當以下管象爲句武夏簫序與爲句墨子所謂命曰象武者專指武王又謬矣諸說樊然敝亂莫折其衷以愚測之其義乃在孔子與賓牟賈言樂曰夫樂

者象成者也意象武之名昉此蓋維清以象文王之成故曰象記所謂下而管象是也於皇以象武王之成故亦可名爲象墨子所謂象武是也若夫呂氏淮南之說以語成王之佗象難則可以語武王之佗大武則不可左傳以耆定俞功爲武之卒章齊爲三章桓爲六章其一章未知何屬而又鼓其二章四章五章總據拾燕稽特藉口於楚子百楊用修氏曰一卿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

詩傳

卷五 周頌武篇

三

可知洵知言矣

以楚子爲夷且陋則未必然

周頌桓篇

左傳云管武王佗武其六章曰綏萬邦屢豐季然此詩與武篇俱有武王諡則非若昔邁齊般佗於武王之世明矣今毛詩編次反在齊桓之上誤耳序以爲講武類禡猶之以雖爲禘太祖總燕稽而強爲之說而後儒必欲祖其說如孔疏云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于上帝爲禡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成王太平之昔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何其尊序之過也夫講武類禡行師

詩傳

卷五 周頌桓篇

三

者皆然武王何歟不然然于詩旨有何肖似豈桓桓爲講武于以四方爲禡祭於昭于天爲類祭邪此序所以爲陋而祖其說者尤陋也竹書紀武王克殷之明年其妹大有季蓋亦僅一紀之傳曰周克殷而季豐始謂此而其爲屢豐固不必殫述矣樂記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所謂保士定家卽徂維求定之齊典於昭于天皇以間之猶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如云君天下以代商則昔邁之昊天其子允王維后是已豈厥家既定之後更追美其代商乎僞詩說以爲爲

大武六成之歌其說蓋陰襲左氏

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蓋言夏喪邦而殷代也與此處間之不同彼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曰以按孝經曰嚴父配天周公其人蓋周公勗明堂配帝之祀在武王之世故樂記于武王伐商而歸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既初此禮則後王自可踵行觀詩傳中有祀成王于明堂數字必不反斲于武王明矣恩意相詩即明堂祀武之樂歌曰天命匪傳雖缺尚有昊天成命可證

詩傳闡

卷三 周頌相篇

三十五

周頌載見篇

序製文者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恩既辨其非成王矣意不若移此序於載見然亦非也按竹書紀成王四季春正月初朝於廟閔予之化當在此昔七季周公復政於王八季春正月王初蒞昨親政訪落微之諸化當在此昔今載見刻閔予辨則非免喪朝廟之季明甚意是詩其在先是即佐之初乎竹書紀成元季丁酉春正月王即佐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王於畢夫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雖荒服亦有終王之制所謂四塞世告至也況甸侯賓要諸服素嘗日祭月祀時育歲貢者一則送故主之終一則覲新君之始於義何疑然則周公皇門之誥頒厥章也其率見昭考以率育或嫌特於居喪不祭然曾子問又曰已葬而然且率之者焉知非冢宰序謂諸侯始見在王廟此於率見昭考亦似而未及於載見辟王蓋但謂之載見則與朝覲宗遇會同自別明堂佐云管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佐天子負斧展南向而大天子即成王而後

詩傳闡

卷三 周頌載見

三十五

儒誤解爲周公大古者亮置亦惟三季不言耳家寧
登顧匿幼君而不以見左傳晉叔向所云其以嘉服
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者此特爲
列國之弔客言非所去於諸侯之見天子逸周書皇
門解述晉之蕭臣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
命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先此卽介壽保祐緝熙
純嘏意也而先之以命我辟王小至于大其與是詩
同伦可知已又按洛誥王在新邑禘祭歲文王驛牛
一歪王驛牛一說者以清廟及載見當之然洛邑合

詩傳

卷五

周頌載見

圭五

祭文歪其樂章亦未必分屬而辟王豈治邑可見篇

不可見邪

周頌有誓

詩傳止存誓合二字當是有誓合樂於祖廟也公羊
注云王者始起未制佗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
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迺自佗樂王者舞六樂於
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濂也舞已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樂之一變爲一成文
樂九成歪樂六成周始佗樂主大歪而已成於六變
可知也夫有誓次載見後樂之成果在歪王既陟邪
明堂佗云周公治天下六季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佗

詩傳

卷五

周頌有誓

圭五

樂諒矣特以踐阼爲踐天子佗則滯耳國語伶州鳩
云歪王以二月癸亥板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
卑之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
戎於牧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太簇之下宮
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
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蕪族之上宮布憲施舍於
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然則歪王之世
未嘗兼樂也竹書紀克殷之明季已佗大歪樂矣及
成王時始集其成故奏之以合祖此有誓所繇次載

見歟其云我客戾止者是則微子而東樓亦或與焉

俞

詩傳

卷五

周頌有誓

三

周頌有誓

此篇詩傳止存寢廟二字按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負先苻寢廟魯語里革亦云古者大寒降土蛰發水虞於是乎講冰罽罍取名負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則此爲苻負寢廟之樂謂信矣金萼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藥必先嘗饒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官帝則嘗饒往苻寢廟則嘗饒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祿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方慙云王者之於

詩傳

卷五

周頌有誓

三

祖禴以神道事之則有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祭神道苻人道也皆是也漆沮在馮翊太鎬京三百餘里俞雅周之數口集獲近於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意周家或虛之爲渙獵地如後世之湯沐邑歟自虎通又謂王者不親取魚以苻廟故魯隱公矢魚于棠春祿譏之穀梁傳亦云禮尊不親小事舉不施大功及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然魯隱陳煥而觀託之畧地原不爲苻寢廟而是篇或有疑爲祭漆沮之詩者蓋天子爲百神主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豈容

肅祭祭則豈燕樂謂特隸之祠官未必每歲親往
月令所云親往旨或不定指漆沮耳如吉日漆沮之
從亦第問一舉之不然天子釋闕幾之重頒命駕於
三百里外不幾從獸燕厭乎

詩傳

卷廿七 周頌

王人

周頌悲閔予訪落敬之篇

悲之詩向次閔予訪落敬之後予意此詩當次其前
觀集蓼一語則成王尚在苦塊蓋三季內滅殷後作
也監殷之使命自武王或亦周公之意詩多裁自周
公手其以懲悲爲言蓋有悔于往事而代爲王自惕
之語耳竹書紀成王四季春正月初朝于廟七季周
公復政于王八季春正月王初蒞祚親政此足爲閔
予諸篇之證矣漢匡衡曰嬖孽在疚言成王喪畢思
慕意氣未能平也所以就文武之業成大化之本朱

詩傳

卷廿七

周頌

王人

子謂其得經之本旨乃詩傳於此處數行盡止餘
又字愚嘗揣之閔予訪落其爲嗣王朝廟而作信有
如序所云者若夫敬之一詩其在蒞祚親政之季乎
荀子云古者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能除患則
爲福不能除患則爲禍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
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禍與福鄰
然則三卿授策古有是制而成王以緝熙自勗其亦
窺于聖學之要矣湯有言曰太聖人之道而獻居以
思猶之公日于庭就火于室也劉向新論曰少而好

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出之杳老而好學如
秉燭之游徐幹中論云民之初載其昧未祊如宵在
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晰學者心之自
日也皆杳明之謂也

詩傳

朱子周頌詩傳序

周頌篇

勺之詩向與賚般武桓為類今以詩傳櫛之自昔遇
而下載見而上僅容四十一字而肯遇賚般桓武五
篇在其中矣無處復可容勺也自潛而下詩傳存寢廟二字必
是篇在于寢廟昊天有成命而上詩傳存祀成王三
故知其為潛命可容六十五字小瑟閔予訪落敬之四篇豈足以
盡之故知勺在其中矣蓋勺之詩與賚般桓武亦甚
不類竹書紀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於太廟初用勺
其卽此詩歟太廟不歌祀武王則所謂王師及禽公
者當是兼指先王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
酌先祖之道也是也竹書紀成王三年王師滅般遂
代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八年王師滅
唐遷其民于杜則成王之師亦競矣所謂禽公允師
者耶其詩雖皆裁自周公然賚曰我應受之武王自
謂也武曰嗣武受之後王謂武王也勺曰我龍受之
成王自謂也蓋天生五材誰能太兵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故書大政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禽戎兵陟
禹之迹以觀耿光揚大命大係之啓康王亦曰

詩傳

朱子周頌詩傳序

四十一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載用有嗣意蓋如此序
謂告成大武既已失之又竊滋書酌先祖之道而贊
之曰以養天下則謬認違蒼肯晦之義也偽詩說以
此爲大武之五成於周召之分左右何涉

按朱註訓介爲甲固當然觀大誥曰寧王遘我大
寶龜紹天明曰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則大介或卽指元龜乎躊躇王
造卽所云丕丕基也會公允師卽所云于寧蒔人
圖功攸終也鄭箋又訓介爲助謂天下之人大助
諸傳闡

參

周頌句篇

皇

之則與多方之誥所云俞曷不夾介及我有周惟
其大介資翕者同義然此處似不必言助也

又按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云汭曰於鏖王師逾
卷時晦武曰無競惟烈則勺不在武樂六成之
審矣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

此詩爲頌成王雖微國語亦自曉然而證之國語叔
向所云道成王之德能明文昭定並製者尤信竹書
紀康王三年古禘於先王更定樂章此類是已序安
意成王以後不復有頌強目爲郊祀天地後儒惑其
說雖蘇子瞻輩猶引之以爲古者合祀天地之證夫
郊社之分今代有不同紛如聚訟第此詩則何嘗言
及於地且并兼及於祀天者詩傳雖缺乃祀成王下
空二字存一堂字揆其位置當是祀成王於明堂也
諸傳闡

參

周頌昊天有

聖

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夫使明堂配天但爲文王設則可若成王亦祀明
堂則是嚴父配天之祭周公不歟宗文王而創此以
垂諸世世邪非然則後王踵故事而行之邪非然則
明堂亦不盡配帝邪明堂配帝在成康固庶忝而它
又未必盡然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古者禴天以諡
若闕若幽斷斷不少貸其系繫以配帝審矣成康沒
而頌聲寢有以夫

毛傳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

以正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

詩傳

卷二十二

昊天有

田

周頌噫嘻臣工篇

按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夫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詩是已至耕藉豈容曩詩愚意噫嘻臣工二篇乃康王耕藉之詩也先是豈盡曩詩而獨錄康王者曩逸云在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康王知之此其所以能率循大卞爲一代今主也竹書紀康王三季定樂歌吉禘於先王申戒農官告於廟其卽此詩乎知爲康王詩者以在昊天後報競并也知先

詩傳

卷二十二

周頌噫嘻臣

田

則康王之爲康亦可知已

詩傳

卷五 周頌 應 唐 臣 四十六

周頌臣工篇

此詩朱子以爲戒農官竊疑戒農官何與於頌然觀竹書所紀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則此其告于廟之詩乎或泥序所云諸侯助祭遣于廟遂指臣工爲諸侯之羣臣百工呼其臣所以戒諸侯將行呼係介猶設告僕夫之意夫以卑告尊不設斥言故虞箴有設告僕夫之說若以君訓臣何必僉止有因卑以達尊者必羣因卑以達卑者按國語藉田之禮王耕一墦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耜耜之於參係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注云係介車右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係猶衣也介甲也此詩嚙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至嚙係介則義益顯然其爲耕藉而戒農官益可據矣月令以夏正言故孟春祈穀于上帝卽周正之暮春寅月也或疑寅月安得有來牟然麥種在南方下於亥月其在北方則下於酉月金王而生火王而秋備四肯之氣謂之首種而此但云將受則亦未

遽受也又按家語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卽左傳所云啓蟄而郊由今曆言之啓蟄爲仲春月節然月令云天子以孟春元日祈穀者古者驚蟄在雨水毒爲孟春中氣劉歆作三統曆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耳故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楓始華周禮考工記注啓蟄正月申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毒則啓蟄之郊其爲寅月疑此正周之暮春三月矣逸周書謂朝聘祭官仍用夏豈或有之然不可以證此篇暮春爲辰月

詩傳

卷上 周頌臣工篇

甲八

周頌執競篇

詩傳於執競下空六字復有成康二字當是昭王祀武王及成康也然何以不及文王古人廟非一處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朱克升曰祭三王兼其側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此說近是序以此爲祀武王則將置成康於何地偽詩說要置此篇於末簡以爲昭王祔康王於明堂則又置武王

詩傳

卷上 周頌執競

果

周頌載芣良耜篇

昔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蓋頌至執競止矣詩傳此
下存一報字當是什載芣良耜也載芣良耜何以次
執競後其所咏爲田功與郊天朝廟象功揚德之樂
章不類又不專主何君何王故與絲衣豐年並麗末
簡周禮籥章祭蜡則次郊頌必此數詩矣序以載芣
爲春祈社稷良耜爲秋報社稷蓋不欲重出耳實則
二詩皆報而非祈其所報亦不止社稷周禮春官宗
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曲禮天子諸侯方祀祭山川
詩傳闕

卷七 周頌載芣良耜 五十一

五祀歲徧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終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一先齋二司齋三百種四農
五郵表畷六貓虎七方八水庸蓋古之君子使之必
報之有以勞之必有以逸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
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皆所
以昭美報而此二詩正其歌以祀神者篇中述農務
畧同牀裁稍異固不可分何篇爲祀何神卽所報之
神不殊而樂章不必相襲亦如祀文王之樂歌既有
維天維清又有維及清廟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

世修其典故一則曰振古如茲一則曰續古之人以
此作歌正禮反自始樂樂自生之意謂之郊頌非郊
先公果有是頌乃周公追咏其事以詔來者抑或郊
土事神原有遺歌周公因其詞而蒸潤之歟

按丁氏臆言曰載芣田間詩耳而敦崇倫屬若在
禮法之所侯主以正位一家立宗法也乃次亞旅
列支庶也乃附疆以別親疎也夫婦則媚依焉祖
妣則烝界焉且燕賓而供老焉夫草野何以得此
哉思文之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然則固

詩傳闕 卷七 周頌載芣良耜 五十一

在疆界中也其論甚旨然謂代述田間之詞則可謂
田間自作之詩則不可

周頌豐年篇

豐年一詩摘載芡中四句成文而小異其首尾既有載芡豐年似可棄佗然而另為一篇者與報賽異用也嘗觀楚語觀狀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族人舍時天子備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族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絜土氣含收天明昌佗百嘉備舍羣神頒行國于是乎彞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捧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蠶盛潔其糞

詩傳

不參

周頌豐年

三

之可以為神降之亦可但詳詩意則非誦之於報賽而歌之于祖廟耳賓筵亦云彞衍祖妣以洽百禮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詩傳

不參

周頌豐年

三

周頌絲衣篇

序以絲衣爲繹賓尸又引高子曰靈星之尸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愚謂高子不甚誤也但非賓尸耳按班固漢書云漢興八季有言周興而邑太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大靈星祠以后稷配倉星也又曰星謂天田星也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辰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佐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大牢舜用童男十六人舜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籴之形象其功也漢舊儀曰古詩傳闕

卷十一 周頌絲衣篇 五十五

皆歲再祠靈星夫漢太古未遠其祀事或有所據高子之言亦或有所受螭主先嗇而祭司嗇月令孟冬祈來牟於天宗則靈星固在其中矣衣衾弁俅正郊特牲所謂皮弁素服而祭也蓋祭服鮮不用絲而五冕之服各有章采此專言絲衣則以素別於繪耳若夫士冠禮絲衣爵弁原不言助祭雜記士升而祭于公亦未聞服絲衣且果如序所云繹賓尸則牲器以何皆省若是周禮王者正祭則視滌濯逆齊省鑊告皆告備者有宗伯在不必使士若儀禮特牲祭之辨

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此則士祭于已之禮非祭于公之禮又非當日祭之禮亦何得輒用弁且遽爾揚觥祈休乎康成種種牽合以實其爲士又曲爲之說曰繹禮輕故用士以實其所謂繹賓尸謬矣朱子曰爲祭而飲酒非謬也但不當引士祭辨一夕之禮爲證據彼未知此乃蜡祭息民之飲耳按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故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月令孟冬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大飲烝或訓烝爲升謂饗禮王公立

詩傳闕 卷十一 周頌絲衣篇 五十五

飲則有房烝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或曰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夫觥觶酒柔以休胡考豈非卽此燕乎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彼祭不專主蜡言故與緣衣載弁未全合郊特牲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卽月令所謂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者亦與大蜡並舉矣仁至而義盡故頌以斯爲殿

按孔疏謂天子正祭無兕觥釋之禮變於正祭至

旅酬而用兕觥然此詩正未必爲釋祭而兕觥止用以飲非用以祭朱子不用賓尸之說是已第泛言祭而飲酒其所謂告具告充告絜既似王者正祭宗伯視滌之禮又似特牲祀祭前一夕宗人視濯之禮總無確見而或者又謂釋禮殺于正祭牲牢器皿皆用祭之餘非別煩先夕省視故也至謂始祭牲入先牛後羊鼎盛和美近尸酌烹牲體近外釋則外是猶士虞禮逆退復位之類則似當日不做至釋之日而後徹者此於廢徹不遲之義又何居焉彼泥于釋賓尸之序而不知序之本謬也按近有從絲字立解者以此詩爲祈蚕之釋祭謂尸象神神象物絲衣載升尸服也絲象蚕色保象蚕形其說亦頗新巧但蚕祭無可攷有則當后夫人主之雖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祭義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乃觥觶酒絜將與誰爲飲乎又謂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卽春祭薦示祈蚕之尸審爾則女尸也何以不筭而弁

原缺

詩傳闡

卷二十三 商頌

五十六

詩傳闡卷之二十三目錄

商頌

商頌引

卨

烈祖

長發

玄鳥

殷武

詩傳宋公孫正

卨烈祖祀成湯也

長發大禘也玄鳥

殷武祀高宗也

詩傳闡

卷二十三

七

商頌引

臨川王氏有云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夫魯之有頌特後世文人獻頌之祖其不得與周頌並稱固矣魯稽商頌簡者儉于魯而繁者或乃侈於周豈尙質之世文夏有盛焉者歟要以玩其音節則嚴肅而剛決樂記謂爲五帝遺聲故明乎商音臨事屢斷蘇氏亦謂殷人先罰後賞之政可舉見於此洵異代之鴻寶曾子歌之聲出金石有以也魯語閔馬父云魯正考父

詩傳

卷三

商頌引

一

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此其實錄而史記宋世家乃云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至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遯契湯高宗所以興他商頌楊子雲附會其說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彼以他廟爲他魯頌則以商頌爲美宋襄亦何怪焉蓋胡嘗考其世正考父蓋在春秋之前歷佐戴武宣三君者襄公時安得復有正考父且聞考父較商之頌未聞考父作商之頌也史記以易爻詞爲文王作以春秋左傳爲丘明作其說類

此若夫商頌之殿周蓋先昭代而後勝國義自當然與尚書別叙四代備帝王升降之運者又不侔也或謂魯頌氣益而詞夸不繼以商文弊幾於滅質儉之檜曹肅邪則人望絕吁此果聖人刪定之旨哉

詩傳

卷三

商頌引

二

商頌契祖篇

祀成湯之頌必不止二篇今其存者惟此樂記商人
尚聲於鄰見之凡聲陽也尚聲先求諸陽也記云聖
人化爲執鼓控楬璫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則鼓與
鼓自是兩物播鼗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鼓爲衆音
之君管則樂之小者舉此而餘樂在其中矣八音以
磬爲主猶八卦以乾爲主其聲清越以長有隆而兼
殺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和平至萬
舞之名從來已久或謂周武王以萬人勝紂故名爲

詩傳聞

不卷圭商頌契祖

三

萬盍以此詩之有奕證之執鼓言於迎牲又與管磬
俱言於當祭庸鼓萬舞言於祭成味其詞若互見而
有餘音非一事自爲一成也烝嘗雖錯舉四時亦可
見秋冬之俱用樂祭義謂祿有樂而嘗兼樂外矣那
諄於奏樂契祖諄于薦醑薦羹那侈嘉客之豫怡契
祖侈列侯之來假來享頌固不一其體而那以管聲
磬聲厥聲相叶契祖以申錫兼疆黃耆兼疆降福兼
疆爲節商文之簡質乃爾兩篇結語皆曰湯孫之將
其均爲祀成湯明甚序以契祖爲祀中宗朱子謂序

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是
也夫商家賢聖代作不止中宗安知不皆有頌但正
考父所得僅僅十二篇况至孔子刪詩日子

詩傳聞

不卷圭商頌契祖

甲

商頌長發篇

詩傳云長發大禘也序亦膺合賈逵云禘爲三季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夫此詩雖止及玄王相土然中云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則禘祖或亦在其中朱子意其爲祫祭之詩者以此又逸禮云禘於太廟日用丁亥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而太二尸太祖契也其所自出則帝嚳也嚳與契二主故二尸也前期迎嚳主於郊丘石室郊禘之室有二主嚳及簡狄也禘之日簡狄

詩傳闕

卷五

商頌長發

五

配神媒祭焉此與詩言太子生商似亦有合鄭箋以大禘爲郊祭天謂以夏正于南郊祀感生帝汁光紀則不經甚矣此緣緯書云太微有五帝座異帝曰汁光紀故承其謬而或謂太禘不及羣廟之主亦未盡然也禘而曰大必有異于常禘者鄭既以生商之帝爲異帝遂云承異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不經益甚諸緯書皆言簡狄吞黿卵而生契故契號玄王賜姓子氏成湯亦紹其祖而字天乙此或可信鄭又以中葉震業爲相土始有征伐之威夫湯去相土甚遠

契子昭明昭明生相土豈相土遂可爲中葉乎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以此證中葉之震業猶爲似之盤庚之誥曰茲予大享于先王俞祖其從與享之大享疑卽太禘何休注公牟般祭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禘義卽不盡然其於祀阿衡合矣

詩傳闕

卷五

商頌長發

五

商頌玄鳥篇

商人之邇鳥生與周人之邇帝武皆神其先世之事而後儒力詆之以附於不語怪之旨夫不語怪者謂有之而不語非謂本無怪也况開先之聖間多異微如統電流虹之類皆祥也而非怪也如謂簡狄以玄鳥至日祀高禘祈子而生契則玄鳥自以春分至豈必天命之降乎呂氏春秋所云婦妹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爽隍視之其說不無附會然謂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棄遺二卵而北飛者故當不妄生契所以詩傳聞

六卷

商頌玄鳥

七

生商契已宅殷而箋疏皆以爲指湯蓋泥史記契封商湯居亳至盤庚始改亳爲殷云俞設然則湯亦未嘗居殷也第使本無殷土盤庚又何從而改此號哉宅殷者契而武湯正域之命實始基於是矣昔云帝命武湯末云殷受命咸宜非如序說專祀高宗明甚箋謂祀當爲禘高宗崩始合祭於契廟而歌此詩示衆足據詩傳玄鳥下敍四字若果爲祀高宗則何不弁殷武串言之如前篇那契祖祀成湯也之例卽不然殷武下當有亦字今衆之愚意此詩作於武丁禘

廟之日詩傳所敍四字當是禘高宗也禘非如長發之大禘蓋如竹書周紀康王三季吉禘於先王鄭氏所謂三季喪畢以新廟之主序昭穆者近是但不當云禘且未必於契廟耳武丁孫子朱傳似泛指武丁之孫子則武王靡不勝以下若俱時王自誇者然豈佗頌語意惟因武丁禘廟而禘故邇自湯之受命正域而言先業所以不墜者有我武丁爲之孫子以見其繼序重光也若殷武之特廟又異日事矣

詩傳聞

六卷

商頌玄鳥

八

湯以及武丁後篇殷武專叙武丁之契次第較然毛詩以玄鳥先長發倒其序矣按鄭氏所云三季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僉以後五季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楊氏復嘗辨其有四矣茲不具載

商頌殷武篇

殷武之祀高宗與玄鳥不類彼祔廟此特廟也意卽
在祖庚祖甲之世乎僞詩說乃謂帝乙之世武丁親
盡當祧以其中典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此蓋陰
襲趾義夫殷自武丁至帝乙共八君而祖甲祖庚庚
之弟兩君皆以弟繼兄其實僅六代耳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卽及紂之身武丁不過
其六代祖必待紂子爲君而後武丁在應祧數內若
帝乙固紂父也于時武丁何遽當祧乎豈併弟及者
詩傳聞

卷五 商頌殷武

九

而數之乎詩說之謬如此亦愈知其僞也商家賢聖
之君或各有不祧之廟或共有不祧之廟而其頌已
不可繁見然歷選列辟惟載飾之湯及奮伐之丁以
武特聞其他固有不甚武者夫服叛招攜非大武不
克大振此殷武所以爲赫濯而守文之至不與焉乃
其急欲得楚何也王遵嚴有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
人衆形阻而俗褻介錯於商邑之吭而近不一於夏
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
梁圉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大長久

之安非如氏寃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竹書又
紀王師滅大彭而克豕鬻其捷伐之餘契耶要以威
懾於強敵正繇心惕於柔民周書肅迺引高宗舊勞
於外爰暨小人化其卽佐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
小大肅時或怨享國五十有九季彼其知稼穡之艱
難久矣宜多辟之惴惴匪懈也紀稱當時輿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氏寃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
聲作廟號高宗故曰王殷之大仁也特廟以祀所以
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詩傳聞

卷五 商頌殷武

十

按國語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有蠻夷要
服卽周禮大司馬所謂蠻蠻小行人所謂要服而
巾車所謂華路以封四衛者亦卽此也禮記云四
夷雖大皆曰子此類是歟禹貢九州已有荊州其
封國不自武丁之世未知其君爲何人周有
天下始封熊繇爲楚子豈卽其苗裔耶或殷時之
楚本繁別姓尙未爲平姓之熊耶春秋初葉以前
常以荆稱至周惠王時尊僖元年始改楚號不復
稱荆然在武丁時已曰荆矣固當兼稱矣季彭

山云荆楚一木二名因以為國號其名亦得相逼

商頌敬武

詩傳開餘卷二十四

開餘內篇有引

儀禮六笙詩駁

周禮邠詩邠雅邠頌訂

周禮九夏測

禮記程首疑

詩所樂章權

二賢言詩綜

孟子詩公春秋作解

魯申公詩說辨

毘陵郝忠胤著

弟忠溢

武林吳文英訂

男自規

朱堯生

詩傳開餘

木案南

十

門人繆昌箕

蕭漢臣

周官全較

關餘內篇引

六經之道同歸而詩書尤往往可互證如南山有臺之合於君與天保鴻鴈之合於召誥洛浩多方時邁之合於武成般之合於沫邦明命白駒有客合於陳範之箕子詩傳雖無明文義殊可會至若鴟鴞東山墻茨栢舟與書金縢大誥相表裏而列國之風其事見春秋者又勿論矣即三禮所載詩名三百篇不少槩見類子虛亡是之流說者遂槩指為逸愚以為非逸也總散在雅頌中特因其標誌之異先儒未及詳詩傳關餘內篇卷五

察也是則詩之與禮亦無弗合者夫孔云樂正樂誠哉正孟云詩以詩誠哉亡今未正而強目為正季札所觀豈繫定譜未亡而強目為亡陳靈以後篇什何嘗不繫繫哉此殆明知其不必然故作違心之論以誣毛氏皆無見於詩傳耳夫詩傳傳自孔聖確矣以為子貢所述予猶未肯信矧彼掠美作偽借名譽申培以文其陋者豈謂人心果無曉耶愚不願學者受毛鄭之紿并不甘受紿於偽申公因闡禮經論孟之涉於詩者而以辨偽綴焉為關餘內篇

儀禮六笙詩履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萼所謂升歌三終也此歌笙入堂下磬南北而大樂南陔白華萼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陔鵬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乃今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蓋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夫合樂無論矣其南陔白華萼黍詩傳關餘內篇卷五

由庚崇正由儀六詩乃詩傳所不載毛詩序謂有其義而亡其詞劉原父又音亡為無謂本有聲而無辭朱子亦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王雪山黃文裕皆祖其說東萊呂氏云國語叔孫穆子聘魯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近世郝仲輿亦云辭生於心聲託於器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

公曰樂曰奏。未可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也。但其所
以亡之故不可考耳。其言甚辨。然則六笙詩果有乎
曰以爲有而非有。龔遂爲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
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漢世識緯之書如樂
緯詩緯。尚書璿璣鈴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定
數。三百五篇之外安得更有六詩。而長孫無忌輩曲
推其說謂漢世毛學不行。諸家未見詩序。不知有此
六篇詩目者。亦尊毛之過。未核其實也。然則六詩果
庶乎曰以爲無而非無。東萊呂氏及郝氏之說是已。

詩傳闕條

內篇

卷五

儀禮六笙詩

上

朱子據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爲有聲無辭之徵。
則儀禮鄉射之奏。騶虞狸首也。左傳之金奏肆夏之
三也。亦何嘗無辭。而顧援投壺魯鼓薛鼓之節爲喻。
王靈山又援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
喙。七曲爲喻。黃文裕又援琴譜有長清短清與長側
短側之類。爲喻。皆擬非其倫矣。然則六詩果昔有而
今亡。如鄭康成註禮時未見毛傳。以爲孔子辨亡註
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者。將無是乎。曰亦
非也。夫堂上之人聲。堂下之竹聲。均樂耳。何獨堂上

謂不亡。堂下奏者偏亡。且併六詩而悉亡。曾不憚
遷一。此尤不可信。愚則謂詩中本無六篇之目。而序
詩者妄增之。詩中原有六篇之辭。而序詩者顧昧焉。
彼所云有其義者。斷非詩義。而所云亡其辭者。至今
不亡。可覆按也。乃其辭安在。卽在小正之內而已。蓋
愚嘗爲之臆曰。南陔卽天保也。白萼卽類弁也。萼黍
卽棠棣也。由庚卽瓠葉。崇正卽伐木。由儀卽菁莪也。
天保何以名南陔。蓋取南山之壽爲義。陔爲山隴。又
其字從亥。亥爲天倉。受福祿也。類弁何以名白萼。蓋

詩傳闕條

內篇

卷五

儀禮六笙詩

三

取如彼雨雪爲義。靈固六出奇萼也。棠棣何以名萼
黍。蓋取鄂不韡韡爲義。棣萼一桴二萼。猶拒黍之一
桴二米也。瓠葉何以名由庚。庚與夏通。亦卽廢改席
獻酬展續其初。卽嘉魚所云式燕又思也。幡幡雖狀
瓠葉。亦寓翻席之意。故曰由庚也。伐木何以爲崇正
益取伐木于阪爲義。說文以阪爲山脊。李廌曰高峰
山阪也。若由儀之爲菁莪。則義益顯然矣。然由儀與
萼黍猶用其章首一二字標義。而南陔白萼崇正反
取義於卒章者。意笙工斷吹。是本章乎。總之小雅

不爲蕤鬯之樂則已。既論小雅爲蕤鬯之樂則天休
類并常棣伐木瓠葉菁莪等詩。寧無一篇足用而反
尋繹於無辭之聲。以續升歌間歌之末韻。此不然之
甚者。或曰詩序之從來久矣。信如子說則六詩之序
非邪。曰序之非古予姑未暇詳辨。但他序雖或合或
離。猶櫟括章旨而暢其意。未有若六序之僅就兩字
爲訓詁者。彼見四牡皇華既以作忠。何賦無以教季
故於南陔曰季子相戒以養。於白華曰季子之潔白
而於萼黍又誤認如黍稷方華曰時和歲豐宜黍稷

詩傳

內篇

卷五

禮六笙詩

申

也。于由庚崇正由儀曰萬物得由其道萬物得極其
高大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夫詩人蕤鬯何每篇必侈
言萬物乎。亦可見其茫無確見不覺辭之重複耳。又
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遺理。妄意庚爲納甲尤屬無
稽。且既亡其辭何緣而知其義。序之鑿空杜撰無疑
也。後儒墮其雲霧信以爲詩義實然。徒力爭於蕤與
亡之辨。豈知燈卽是火哉。或曰子言亦有徵歟。曰以
類徵之。夫象卽維清也。禮記不曰下管維清而曰下
管象。新宮卽斯干也。儀禮不曰下管斯干而曰下管

新宮。徹卽離也。周禮樂師及徹不曰歌離而曰師學
士而歌。徹肆夏卽時邁繁遏渠。說者以爲卽執競思
文也。別有國語不曰金奏時邁。執競思文而曰金奏
肆夏繁遏渠。邪詩卽七月。邪雅卽南山楚茨甫田大
田諸篇。邪頌卽載芣芣采芣豐年絲衣諸篇。愚嘗辨之
詳已。乃周禮篇章不曰徹七月南山楚茨載芣良耜
而曰徹邪詩邪雅邪頌意。詩譜標題作著各有誌別
以辨於肄業之伶人乎。且蕤非之爲巷陌也。赫明之
爲常棣也。文王勤止之爲齊也。於皇時周之爲般也。
詩傳

內篇

卷五

禮六笙詩

丑

於鏜王師之爲勺也。皆命名於篇中所無之字。而於
皇並王之爲耄也。綴萬邦之爲桓也。亦僅取篇中之
一字。又何疑于南陔以下六詩乎。故夫六詩之名在
禮。而六詩之實在詩。虛懸其目於詩者。枝指也。而強
標其義爲序者。畫餅也。若詩傳則原無此也。東晉之
補亡要亦補其所不必補乎。抑愚又以此知九夏之
未或亡矣。

按學記宵雅肄三左傳工歌鹿鳴之三禮記升歌
三終皆以四牡皇華與鹿鳴相次義固有取然吾

學士坡以樂田畷者合也載芟良耜絲衣豐年諸詩
 真邠頌也其曰胡考之寧婦子寧止胡考之休明乎
 與籥章之祭蜡飲邠頌以息老物者合也蓋周自后
 稷始基靖氏不畱雖失其官不敢怠業世纂其緒脩
 其訓典用能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故雅邇之自其自
 古而頌一則曰振古如茲一則曰續古之人皆周公
 追述其事以詔來者所以邠無雅而有其雅邠無頌
 而有其頌也程氏謂周官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
 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
 詩傳圖餘內篇入卷五同禮邠詩邠
 虞理首可證未嘗有如籥章所飲舉詩雅頌三體
 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是未知所云邠詩邠雅邠頌
 自周公作爲詩歌之日命名原自如此肄業者習知
 之故不必枚數其篇又別標其題耳若舍是而別求
 所謂雅頌何異秉燭乞炊哉昔者紫陽氏蓋嘗意之
 意之誠是其意楚茨諸篇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則未
 悟所述卽邠公事而所稱曾孫卽邠公君婦卽邠夫
 人又徒意載芟良耜豐年之爲邠頌不知絲衣亦邠
 頌也正郊特牲所謂皮弁素服而祭者也其并疑思

文臣工噫嘻爲邠頌則非也未頌之有思文猶大正
 之有生民而詩傳臣工在執競前必與噫嘻相屬此
 乃竹書所紀康王三年申戒農官告于廟者雖亦爲
 農事作顧非周公所述邠先公事安得繫之邠然而
 紫陽氏思過半矣愚故因其說而訂之

詩傳圖餘內篇入卷五同禮邠詩邠
 九

周禮九夏制

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夏昭一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祓一醵夏王出入

奏王夏大司樂凡樂事大祭視賓燕饗以聲展尸出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

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

祓夏鄉射禮賓與樂正命奏族賓公出入奏齊夏大

祓夏降及階降佐卿飲酒禮亦然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

肆夏則諸侯亦得用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今按

詩傳聞餘內篇今案周禮九夏制

九夏之名雖載於周禮惟肆夏繁過渠曾見魯國語

而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

呂王叔云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碩競也渠思

文也鄭後司農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載在樂

章樂第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按此與六笙詩序

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詞者其繆均也夫詩雖為樂之

章然有詩而後以金奏之非為金奏而作此詩也樂

司不能舉其業樂縱廢矣詩職在掌故何遽與之偕

亡且所謂夏者豈必盡如肆夏陳常于時夏而

後名為夏邪愚謂九夏之未嘗亡亦猶六笙詩之未

嘗亡也鄭氏謂皆頌之族類彼見三夏之為頌故意

所亡之六夏亦必是頌而愚又以為未盡然也箋回

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夫儀禮升歌間歌合樂乃其小

者九夏則其大者微歌載於頌即二雅固宜兼有之

王夏為王出入奏未知當屬何篇意者其賦樸等詩

乎而肆夏之為時邁固無煩推測矣郊特牲曰賓入

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

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左傳謂天子享元侯則又平定

詩傳聞餘內篇今案周禮九夏制

為尸出入奏矣昭夏一名韶夏即繁過說者以為碩

競不過因其錯在時邁後思文焉而統目之為三夏

耳若昭夏果是碩競周公何由預定此歌章故愚斷

以為非也意者其即是離乎介以繁祉繁即樊莊子

云樊然殺亂是也而韋昭注又云肆夏一名樊昭夏

一名過則過肅乃勝殺過劉之章乎然春秋吳子過

又名諸樊則樊退自為一義樊非時邁審矣納夏為

渠意渠即極音之轉而納即常之義非然則齊也

齊云文王勤止勤即渠也四方賓來而奏此其勤之

以緯思乎。若奏思文則亦商頌歲事來辟之意云。
 左傳既以三夏爲天子享元侯。賈公彥又謂肆夏以
 下諸侯亦得用。夫諸侯而歌時邁思文或相替以式
 序。相勸以率育可也。執說斷不枉三夏之數也。記又
 云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僭甚矣。臣有功奏章
 夏其小正之彤弓乎。賜弓矢以覺報宴。所謂章也。非
 然則頌之製文念茲成功是也。非然則載見之求章
 也。夫人祭奏齊夏其大正之思齊乎。先儒以楚茨卽
 采齊而中章云君婦莫莫或亦可當齊夏。若采蘋乃
 詩傳闡餘內篇入卷五周禮九夏測十三
 用之合樂矣。族人侍奏族夏意者其卽行葦乎。客醉
 而出奏褻夏意者其卽既醉乎。公出入奏騶夏意者
 其卽桑扈乎。儀禮大射奏此或取無驚之意而桑扈
 亦曰彼交匪敖耳。總之注禮者其說紛紛。若每夏定
 指一篇以實之。則章昭呂玉叔所目爲三夏者已自
 差池未有的據。若謂九丘其六則雅頌如許篇什豈
 猶不足于九夏。而謂此外別有六逸詩乎。尼父何僅
 樂之曰詩三百而漢儒龔遂王式何又皆以三百五
 篇爲夫子刪采定數乎。且他詩何不亡。惟金奏與笙

奏者偏善亡也。則其名有所隱焉。故也。皮日休之謂
 六夏與東哲之補六笙詩均之爲贊而已矣。

詩傳闡餘內篇

入卷五周禮九夏測

十三

朝者固未必有詩。卽有之。亦未必曾孫侯氏之類。而考工記。樺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或者卽其避意。要登先王懷侯之遺。弘之忠。而不免有以也。乃狸爲不來。韻正與埋合。而周人之賦。免爰意者。陰指不來朝之諸侯乎。審禽而免之爲狸。亦適可互證矣。夫一瓠葉之詩也。愚於笙詩。旣意爲由庚。而於此又意爲狸。豈益由庚自取義於幡幡。狸豈自取義於有兔。義無專屬。詩可通用。故古人不定以瓠葉標名。歟。或曰。騶虞采詩。傳聞餘。內篇。卷三。禮記。狸豈。十七。續采。繫皆召南。而瓠葉則小正也。歌詩寧若是。不類。曰。子以曾孫侯氏。與召南諸詩類乎。夫義各有取。何擇於風雅。矧瓠葉又雅之近風者。如以爲不類。卽騶虞之與續繫。局類焉。

詩所樂章推

凡樂皆詩也。凡詩不皆樂也。夾漈鄭氏云。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旣冠。皆往習焉。似無詩而非樂者。朱子則謂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鄭衛桑濮。乃里巷狹邪作。馬貴與非之曰。季札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今試推之。鄭衛桑濮。固非作自里巷狹邪。然以詩傳聞餘。內篇。卷三。所樂章推。十七。爲盡隸于雅樂。則太過。程大昌氏謂南雅頌爲樂名。餘直以徒詩繫國土。故春秋以來。賦詩見志。凡詩雜取無擇。攷其入樂。自邶至鄘。無一詩在獻享之用。彼固未知邶詩。卽周禮籥章所吹。至所云入樂者。亦第以儀禮爲據。夫使儀禮果作自周公。則風詩之在公。後者。縱有正音無緣採取。惟邶鄘雖或公所及見。然兵在其頸。有何嘉懿。而尚欲登之獻享。以合好。其不入樂固宜耳。顧非所樂于後世。後世風會日流。聲歌漸侈。古樂新樂。不嫌雜陳。列國之風。或乃鮮弗入樂。

矣。蓋詩原非爲樂章作。而奏樂者各以其詩鳴。此季札觀周樂工人并十五國風皆肄而歌之。樂未正時。或然耳。逮乎樂正而雅頌得所。則魯頌且不得與。二頌並稱頌。二正傳且不得與。二正並稱雅。風詩又可。知已。程氏欲伸其頌爲樂名之說。并謂魯既得請爲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得齒于商周而無嫌。此又受給于毛序。夫魯詩之堪入樂與否。不係乎頌與非頌也。程氏蓋甚尊雅頌而黜國風。庸知魯頌不免儕于風。而邠風已居然登于雅。且彼以左荀二子安標詩傳闕餘。內篇卷三詩所樂章雅十八

風名。愚意風名非必自左荀始。王制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子貢問師乙宜何歌。乙詔以若者宜歌頌。若者宜歌大雅。若者宜歌小雅。若者宜歌風。夫王制樂記豈皆拾慧于左荀。蓋風所從來已久。微獨列國。卽二南亦風也。南國樂矣。南之外豈必非樂。原夫儀禮云。鄉樂惟欲當時。似已不專指二南。而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魏風之伐檀與焉。則固有非二南而可入樂者矣。夾蒹氏謂反魯所正之樂。乃鄉樂。卽風詩。未爲無見。審

若正也。如衛之淇澳。干旄。齊之風雨。雞鳴。唐之蟋蟀。曹之鳴鳩。秦之無衣。小戎。鄭之緇衣。羔裘。卽與魯定中駟駟。泮宮。闕宮。並奏管弦。何泰。若夫伯有一賦。鴉奔而宣子卜其爲戮。曾。是亦可比于樂乎。故知樂不盡于南。第風詩不必盡入樂。惟雅亦然。論樂者倘槩風詩而槓之。槩雅詩而收之。又或槩風詩與雅詩而並收之。猶之乎未正云爾。

詩傳闕餘。內篇卷三詩所樂章雅十九

二賢言詩綜

孔門通六藝者七十餘人。至言詩唯商賜獨蒙與可。豈其餘盡無當于詩。而二子亦僅沾沾焉。專經自鳴者耶。直就當日問答。各以詩舉。似犁然有當。因而善其言耳。他如南容三復白圭。曾子歌商頌。若出金石。曷嘗不見與于聖人。漢世專門之學。詭托師承。謬相引重。毛氏所取大者。子夏遂得掩魯韓齊三家之說。以駕其上。而孤行于世。後世議禮家亦往往借證焉。如言禘則引雍詩。禘太祖之序。爲據。言郊則引昊天詩。傳闡餘。內篇。卷三十一。賢言詩綜。于。成命郊祀天地之序。爲據。言釋則引絲衣。釋賓尸之序。爲據。其誤非獨詩受之并。禮亦受之矣。夫卜氏以言詩悟禮。而毛氏以言詩晦禮。子夏有知其不聽。然笑者幾希。以頌之訛若此。而風雅更無論已。然詩序非作自子夏。易辨耳。乃謂詩傳爲端木氏述。何居。試究其所述。安在。將詩棟數言。尼父意授。而令之述乎。或曰。授而令之述。乎抑賜自以其見解。爲聖鐸乎。若夫所稱子曰云云。如關雎不傷不淫。小正修身道立之類。則固已載之。傳記雖微。獨其何難述。嘗觀孔叢

子記義篇云。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歎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遐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恩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此數條正大明白。有類易大象與詩傳中所謂子貢述者。大略相倣。蓋孔叢子。猶能述之矣。何必子貢。故詩序假子夏爲重。詩傳正不藉子貢爲重也。且言詩而解詩外之意。又非獨商賜能也。左氏所載賦志斷章。各取所求。其闢正義者。絕少。爰及後世。魏

子擊誦晨風而文侯感悟。周幣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裴安祖誦鹿鳴而兄弟同食。李構于甫田悟進學。于衡門識處世。精實待虛。是處旁通。何以是拘拘者爲。第周禮春官。誓贈誦詩世奠繁。彼夫作者何代作之者何人。所以作者何事。歷歷皆有故實可數。而孟氏尚友亦曰誦詩不可不論世。知人如云詩無達詁。隨人所說。則以貞爲淫。以刺爲美。以學士大夫之箴誨爲里巷狎邪之戲嘲。恣臆妄揣。有何準的。將使高叟咸丘蒙之徒。皆得哆口而議于世。并詩傳亦

詩傳闕餘

內篇

不卷書

二賢言詩終

幸

可無傳矣。誠有會于詩傳。卽以知來解作。尚論觀可也。雖真子貢無所事。述况僞子夏乎。

按孔叢子所載數條。其次第仍與毛詩無異。使果爲孔子語。當在未正樂之前。觀其不及大雅頌。愈可見也。

詩亡春秋作解

孟子云王迹息而詩亡。然後春秋作解者云。黍離離而雅亡。夫黍離固非降也。王魯齊氏云天子王平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巡狩迹絕。諸侯豈復有陳詩事。則固以詩亡爲風亡矣。但風卽春秋之世多有之。奚而遽亡。且穆王以降。代不乏雅。宣王中興。南征北伐。封申甫。命韓侯。雅詞尤契矣。雅且未亡。何況於風。卽謂列國之風非得之太師所陳。僅得之樂工所傳誦。然

詩傳闕餘

內篇

不卷書

詩亡春秋作

幸

賦非詩乎。惟宋儒以爲雅亡。其說近似。顧使春秋果爲續雅作。亦當斷自平王。初載何以延至四十九季。或曰。非此猶望其復興。夫望其復興者在當季。人心固應爾。若素王制作定世。上距平王二百餘禩。有何追望。曰吾姑閣筆。以徐觀其後。夫春秋固未嘗近接乎雅。亦未嘗遙接乎雅也。孟氏弟曰詩亡不曰雅亡。雅之亡信久矣。所以蕭蕭惡惡代彰。痺痼勸懲者。猶賴有風。在今試考風亡於何代。舊說變風終陳靈。定八年季。正變之說總屬森稽。且風曷嘗以陳靈終也。

八年季

正變之說總屬森稽

稽之詩傳國棟見美則有鄭僑之羔求周景王葬

艾與詩則有衛靈之蝦蟆敬王廿四季盟賦圖霸則

有齊景之甫田敬王十七季獨覓化碧則有莨弘之

兔爰敬王二十八季它如黃鳥行野荇等中谷諸篇皆

在株林澤陂後而有兔其最後者斯亦空谷之蛩然

矣裔是而降風遂絕響大較雅衰於周東徙之後而

詩之脈猶存風湮於魯幽符之毒而詩之派遂絕詩

絕則人心似乎不靈而三代之直道亦孤縣而幾絕

夫子感獲麟修春秋正當其際故曰詩亡然後春秋

諸國內春書詩亡春秋作主中

作孟氏之言不誣耳或曰春秋可以續詩乎曰非續

詩也續詩之義也孔子以思魯邪蔽三百孟氏稱春

秋成而亂賊懼蓋纂弑之徒惟不勝其邪心以釀成

莫大之舉所以逆折其邪而杜彘將之漸者莫過乎

春秋故春秋之為教其義與三百篇等莊生曰詩以

遺志春秋以遺名分夫動於邪而至于名犯分弑逆

相尋所謂莫惜於志鏤錐為下也而春秋能大畏之

莊子所謂志其即孔子所謂思乎

魯中公詩說辨

欲售偽者必假真故醫善盧巫步善禹其矣詩說之

似詩傳也托之魯中培然而非中培筆也何以明之

漢承秦燼諸儒輩路以攷草昧固未能暢厥十言要

以各舉師承各不相襲雖守殘專已然亦多匠心矧

獲未有若詩說之規焉摹倣詩傳每篇僅倒其數字

而贅之曰若者為賦若者為典若者為比此漢儒所

不屑亦所不服詳也考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

八卷今詩說既不若是侈魯詩之見于漢書杜欽傳

諸國內春書魯中公詩說重

者曰佩玉曼鳴闢難數之及釋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謂為衛定姜作即此二條又與今詩說不類則詩說

非出自中公不較著矣乎隋志謂魯詩亡于西晉而

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亦未見其卷之有六

所云亡于西晉者矣載觀詩說中釋泮宮有駢載脫

漆洧維清長發則詞同小序釋河廣鴉羽十畝之間

節之羔求匪風則詞同朱子釋秦之晨風則意同東

萊其他釋雅頌與朱傳皆同者不下十餘篇雖慮百

致一我心先獲亦何能巧符至是此決非朱之襲中

而為申說者襲朱也。何也。使此說果前乎朱子。彼豈陰用其語而陽諱之。暨乎它說。豈盡無可採。亦何得絕不置。詆訶。則晦翁之未見詩說無疑。故曰非朱之襲中而為申說者襲朱也。夫亦愈知其偽矣。蓋詩傳原係石本。頗多剝蝕。詩說于其全者。刪之間。或別豎一義。以故表異。則紕繆立見于其殘缺者。僅就詩中字句。依違標解。或又拾河間考亭諸儒先牙慧。此殆宋元季世。陋儒所為耳。今其說與詩傳相麗而行。迄未有別其為贗甚者。并目詩傳為魯詩。彼以斷簡詩刪餘內篇。不卷。而彈于精。此以完帙而便于習。好尚龍者。失真龍寃。將不復知有詩傳矣。故不可以不辨。

附詩說雷同諸家篇數

詩魯	詩洋宮	有駉	衛載馳 <small>以上俱</small>
詩衛	詩河廣	詩十畝之間	鵲羽
詩鄭	詩羔求	匪風 <small>以上同</small>	朱傳
詩鄭	詩漆洧 <small>同小</small>	秦晨風 <small>同呂</small>	東萊
正小	小東	小旻	鳴鳩
角弓	以上俱		
同朱傳			

大文王	思齊	皇矣
行葦	鳧鷖	卷阿
崧高	烝民 <small>以上俱</small>	
周維清 <small>同小</small>	時邁	閔予
訪落	敬之	載見
有瞽	豐年 <small>以上俱</small>	
商長發 <small>同小</small>		
又按詩說小正缺鶴鳴王風缺丘中行豈陳風三東門竟置而不釋其于王之唐棣則曰首章與後		
詩刪餘 <small>內篇</small>	不 <small>卷</small>	公說詩
二章賦鄭之麥秀則亦曰一章典二章賦彼非真見二詩不過從其篇目而妄意之耳		

詩傳闡卷之二十五目錄

闡餘 外篇

二賢詩傳詩序序

明郭子章

詩經正義序

唐孔穎達

經傳辨

宋王柏

周南召南

明季本

詩論

明章懋

風雅辨

宋王柏

風雅正變

宋章如愚

附程大昌 附鄭樵

詩傳闡

卷之二十五

小雅大雅辨

宋王柏

小雅大雅辨

明楊慎

毛詩辨

宋王柏

詩序辨

宋鄭樵

詩序議

宋程大昌

辨詩序不可廢

宋馬貴與

序草木類兼論聲詩

宋鄭樵

附王應麟

詩疑

明陳繼儒

賦詩辨考序

宋王柏

爾雅

明焦竑

讀爾雅

明魏文煥

詩傳闡

卷之二十五

二

關餘外篇引

漢初言詩者數家最後毛氏擅名於河間又得康成爲羽翼經生奉爲不祧之宗久矣夫信而好古豈非聖訓第以序爲古而深信之不如無信故紫陽氏力變其說他如俊卿夾漈魯齋諸君子亦每每致疑於是惜乎未得詩傳與爲寶劒截其疑網然能鑒澄心以揣摩不沾沾焉耳食毛序其識固變乎度越鄭玄王肅蕭統輩矣辨爾雅之訛者意亦如是嗟乎末學牽於童習驟而示以詩傳能無如爰居賦鐘鼓孰知

詩傳關餘

鐘鼓之爲元音也愚既漫爲之闢復探諸言詩之有涉於源流者爲一編以附其末雖醇疵互有之亦足破拘墟之見本非爲詩傳作解故別之爲外篇云

二賢詩傳小序序

明郭子章

予讀三百篇詩其信而無疑者十一疑而未知所謂者十九間取小序讀之易簡明亮契于性情疑者晰二三焉顧鄭夾漈專詆於始謂決非子夏作朱文公從而和之小序遂廢予亦徭徭焉末之所適及讀馬貴與辨駁幾萬言然後知詩不可無序序大有功于詩也至其中有牽合附會未盡得作者旨每掩卷迴腸歎曰惡得起詩人九原與之劇論乎最後得黃文裕秘閣子貢詩傳石本卒業之疑于小序者又晰二

詩傳關餘 外篇 卷五十一 賢詩傳小序

三焉孔門速肖七十子至許以言詩止商賜二賢故詩之商賜猶周易之孔子春秋之左丘明孝經之曾子也舍二子傳序而師心自用猶之注易者疑十翼解春秋者擯左氏刊孝經誤者非曾子之戰戰兢兢芟之也其失埒矣小序即廢其文尚存詩傳原未有刻與成都守詹牧父分較并小序刻之黃文裕謂魯詩幕于虞喜廢于天監貞觀廢于宣和紹興而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道洪适胡元質范成大遂云傳卽魯詩予考歐陽永叔有言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歎之。正魯詩也。魯詩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傳以爲太妃自作。則非魯詩可見已。豈鄭樵謂魯詩亡于西晉其說然與乎。故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爲魯詩也。嗟乎。小序廢得馬貴與而章。詩傳祕得黃文裕而發。豈天之未欲喪斯文邪。二家釋詩不無牴牾。學者以意逆之。如商之禮後賜之知來不必其同可也。

李本寧云子貢傳鐘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郭相奎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方楨

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翁寫本稱傳之外國

按詩傳發自黃文裕諱佐其有功于經學甚巨然

徑目爲魯詩則猶未之深攻耳

正義序

唐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誦德之歌。正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于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于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繇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詩傳圖餘外篇
卷三十五
詩經正義序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詎歌之情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其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誦聲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薙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之于後。晉宋二蕭之間。貫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

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勸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敘其所見載之于卷首焉云爾

鄭玄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

此乎
詩傳圖餘 外篇 卷十五 詩經正義序

陳言詩原曰循蜚疏佗之世有言矣而莫非詩也風雅頌有詩矣而莫非言也詩也者言之永者也簣桴土鼓有詩之情而未飾畫卦造書有詩之文而未歌參牛投足有詩之歌而未教唐虞有詩之教而未傳傳之至周而後盛也

經傳辨

宋王柏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于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于缺疑而恥于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為傷殘毀裂之物于是研精極思剝剔揅飭彫刻續藻日入于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為先王之教未經踐踐齟齬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

詩傳圖餘 外篇 卷十五 經傳辨一

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破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雖均一氣而各有用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聖經在當時已非全書矣然詩之為教所以異于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

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
部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
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
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
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
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
于此詩之爲教。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謂詩萌
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
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
詩傳闕餘 外篇 卷三十五 經傳辨二

周南召南 明季 本 彭山
周召二邑名。周卽今鳳翔府岐山縣。以周公之采邑
言也。召卽今鳳翔府鳳翔縣。以召公之采邑言也。二
邑本皆文王岐周之地。文王遷豐。而其地空。及武王
遷鎬于豐之近地。而始以岐周故地。分二公爲采邑。
鄭氏以爲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
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則以爲文王所賜也。周召
二公至武王時。乃始輔佐。在文王時。未嘗用事也。故
書君奭歷舉文王之臣。惟曰虢叔閼夭散宜生泰顛
詩傳闕餘 外篇 卷三十五 周南召南

詩至千武王爲天子而天下始兼統矣。惟以周之
世公劉自翟疆遷豳。太王自豳遷岐。本自北而南。故
岐周之地。遂以南名。武王有天下而陝外東西之國
雖盡有之。亦但通謂爲南。猶今北虜稱中國爲南朝
也。程大昌乃以南爲樂名。不主自北而南之說。夫詩
列樂官。固爲南部。然豈二南所以爲南之本意哉。至
于分陝之說。公羊以爲成王時事。先儒蓋有疑者。而
亦無確論。唯黃氏以爲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
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分陝之後。此說得之。蓋陝內
詩傳關雎外篇 卷五 周南召南 九
之民漸化者久。陝外之民被化者新。則周南之詩。文
王爲多。而召南之詩。武王始備也。采詩之後。其在諸
國者。必以覈實于方伯。而召公因以文王時詩併入
獻之。周公之于國都亦然。否則二公各輯治內所存
文武之詩。以成編。而使人肄習邪。二南之繫。周召殆
以此耳。成王以後。風化不及二王。不得入周南者。則
別爲王風。不得入召南者。則別爲國風。欲人專以文
武爲法。其用意深矣。

詩論 二南 明章 懋 愷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
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鈞炳燿
聲韻。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不至也。今
攷其詩。大率多述閭閻之事。與夫村語野誦之聲。其
詞曾無少及于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
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
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
夫人。南國之家人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
詩傳關雎外篇 卷五 詩論 十
在野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
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于文王之德。穆穆深遠
其孰得而知哉。舉一世之人咸囿于文王大造之仁
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
草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于春風和氣之中。不
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
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于文王之德而咏歌
之哉。又况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
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

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于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已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于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

詩傳闕餘

外篇

卷二十五 詩論二

十一

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按樛木稱樂只君子汝墳稱父母孔邇詞亦未嘗不及文王但不能如雅頌之窺其深耳

風雅辨

宋王柏魯齋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于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其爲

詩傳闕餘

外篇

卷二十五

風雅辨一

十二

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于宗廟天作清廟可奏于宴豆之間是謂捨本而逐末矣凡歌聲悠揚于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蒸變人之氣質鼓動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于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

就手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齟齬之譏耶
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所不取也至于楚詞
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
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
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
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
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
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
雅者無一不合但于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
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二十五 風雅辨二 十一

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
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
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
之學者此也
程大昌曰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
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
名異世未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
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詞費故也是故秦
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

正惟不眩于名耳至于詩之品目獨譊譊焉夫頌
愈于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于風二南不若幽
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
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
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
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
自相矛盾類如此

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二十五 風雅辨三 十一

風雅正變

宋章如愚 俊卿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爲正風謂二南之美詩多而其他国家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矣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奧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詩傳闕餘 外篇 卷十五 風雅正變一 十五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夫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奧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牆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亦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爲刺幽王大雅刺詩爲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爲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鉅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

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何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語唯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幽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

詩傳闕餘 外篇 卷十五 風雅正變二 十六

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皆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于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

鄭樵曰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

大于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與正未至渾厚大醇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然無所謂正變正變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凡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

詩傳闡餘 外篇 卷五 風雅正變三 十七

小雅大雅辨

宋王柏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然施之于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毋乃出于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且夫怡愉醺觀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繇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于正雅者悉歸之王風。

其說審矣

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五

小雅大雅辨二十九

小雅大雅辨

明楊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鬱蕭湛露君臣上下歡忻交通豈有哀者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

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五

小雅大雅一

二十

似者。如賓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斥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于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故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

詩傳闡餘 外篇 卷三十五 小雅大雅三十一

坦叔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游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詞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覺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

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騷之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雅之爲言取義于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爲歎詞則雅爲正音可知

詩傳闡餘 外篇 卷三十五 小雅大雅三十一

毛詩辨

宋王柏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于周公之所定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麗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厲幽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麗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况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太亂極壞始與吾道爲風怨大讐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太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于魯出于齊燕國風雅頌

詩傳圖餘

外篇

卷十五

毛詩辨一

二十三

詩傳圖餘

外篇

卷十五

毛詩辨二

二十四

之序篇什章何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存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秘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遠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進三家獨得盛行于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牴牾之

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甚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于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西晉而已。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于毛詩詩傳圖餘外篇卷五毛詩辨三三五尤不能不疑也。

詩序辨

宋鄭樵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闕作于子夏王肅鄭玄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詩傳圖餘外篇卷五詩序辨一五十六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于蒯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

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詩傳附餘 外篇 卷五十五 詩序辨二 二十七

其文全出于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于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

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詞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

詩傳附餘 外篇 卷五十五 詩序辨三 二十八

蓋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于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繫之說。燕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牽合爲文。而取譏于世。此不可不辨也。

詩序議辨續序出于衛宏

宋程大昌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以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鄭元爲之箋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詩傳聞餘外篇本末五詩序議二

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

二十

詩傳聞餘外篇本末五詩序議二

二十

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

按程氏以發端兩語爲古序古序之于毛公其助不小又云毛公于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夫序何古之有。愚意卽毛氏所爲衛宏輩又從而衍之也。

辯詩序不可廢

宋馬端臨 貴山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五 辯詩序不可 王

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于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于敘述諷諭之意浮于指斥蓋有反覆咏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姑

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圍則詞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噴笑殺儂鳳凰未必勝徂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五 辯詩序不可 王

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于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間廩不若相忘于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之于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謬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于臆說

而已。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

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黍離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其所以采芣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

詩傳闕餘 外篇 卷五 辨詩序不可 王

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爾。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詞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其雅矣。卽是數

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奔之詩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之指歸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被之弦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若有

詩傳闕餘 外篇 卷五 辨詩序不可 王

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亦不倫者。亦以來訊誚如鄭伯有賦鴉之奔奔。趙盾于圍賦大明及穆叔不

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饒韓宣子子舊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寒暑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按詩序可廢馬氏此說不可廢

詩傳附錄 外篇 卷五 詩序不可廢 三十五

序草木類兼論詩聲

宋鄭樵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大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鷺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鷺鷥。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鳬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萋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患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唯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繇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唯本草一家人命所繫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詩傳爾雅外篇入卷五十七

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深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為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夫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

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附王伯厚應麟云格物之學莫近于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鳴鶴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鵲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拂飛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誠不可拂也鸛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驅有荷

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蕢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于視也蠅以為雞心惑于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諶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柞械斯拔候薪候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維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

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詩傳圖考 外篇 卷五 序章末類兼 五十九

詩疑

明陳繼儒 仲醇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于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于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一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批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與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習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不賦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籜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自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耶郢衛皆在焉則既比之聲耶矣又一疑也一幽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謂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

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
 祖于周禮之幽雅幽頌而設也。一幽詩如此而他可
 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
 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
 而非子夏所傳于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
 于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朱紫陽指擊小
 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
 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
 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
 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
 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
 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
 師、僉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
 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沉陰陽禮樂草木魚蟲
 之數乎、宜其崢嶸于文墨而附會于訓詁也。文墨訓
 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
 將終已乎。夫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有
 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

詩傳圖傳 外篇 卷五 詩經二

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
 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吾以爲以一人言詩、不若以
 衆人言詩也。
 讀詩傳此疑可以不設

詩傳圖傳 外篇 卷五 詩經二

賦詩辨

宋王柏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于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于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時所以賦詩于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于胸中。其能勉強不失于金石。邊豆之間哉。當是時。唯鄭國七子六卿。

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五

賦詩辨一

聖主

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襲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

詩傳圖餘

外篇

卷五

賦詩辨二

聖主

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于鏗鏘節奏而後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况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于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可責其于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隆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絲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于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于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于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

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詩傳圖餘

外篇

卷三十五

賦詩辨二

四十五

爾雅

明焦竑

清園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間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難展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佛佛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什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于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麗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過人于塗見其肥瘠。

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各多
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附楊雄答茂陵郭威云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
以解釋六經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
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
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
所增耳

詩傳圖考 外篇 卷五 爾雅二

四

讀爾雅

明魏文煥甫

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官釋羣釋樂釋天釋
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艸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
畜共十九篇或以爲周公倡之于前子夏述之于後
或以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
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或以爲當周公時有之
以爲周公所作者蓋以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
小辨以觀于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
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
詩傳圖考 外篇 卷五 爾雅 四

哉基首爲始何以此證爲周公所造然其釋詞皆詩
書所有若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席兮乃秦康鄭武
之時又在周公後其偏解六經而多爲釋詩故儒者
疑爲子夏所足至釋言篇解淇澳切磋等句乃大學
所以釋經文詩美武公去周公遠矣然則謂周公仲
尼子夏叔孫通梁文等補益皆無正驗卽景純謂興
于中古亦不知爲何人但其爲經實典籍之樞要訓
詁之鈐鍵信非聖人不能爲而後人依倣增益邇有
之故題次無定非若劉熙釋名二十七篇首天地終

喪制作于一人故銓次有定例也疏解爾近也雅正也近世楊用修非之引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引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艸紫萁一名月爾謂其芽拳曲繁盛也解爾爲麗愚謂爾與邇同言其爲書切于名物歸于典要其事肆其義精其言近其指遠不遺小物不爲玄虛蓋取易邇解而正之義疏解曰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引疏解謂近于正而非之悞矣

詩傳闡義外篇

卷五 續爾雅

里九

詩傳闡義

今之讀詩者輒曰毛詩然舉業家奉考亭之言爲功令萬步蹻之不敢移尺寸尚不知有鄭箋安問義也又况上及爾雅若廣若翼若禪者乎卜氏小序時見諸考亭稱引猶以無關舉業瞠焉爾顧小序之說寔鼎臠半而當時夫子所嘉與及門言詩之科惟商與賜卜有序人信而弗尊又禪亂于後人端木有傳世罕聞知矧其能信而尊之也先君子以葩經壇坫海內夫士有善必本其父兄長老此余伯兄既淵源家學而加厲焉非敢謂能變其本肇端詩傳兼總條貫至詳謹也若退魯頌於風進豳風於雅春秋大義昭於經天日月而辨楚宮非衛唐棣麥秀正其章次諸如此類確乎其不可刪者種種也則伯兄之汎濫經史旁泊稗官參綜考訂三百篇復各得其所作詩闡其於端木之詩傳猶之手爾雅之有禪有翼有廣云然而詳謹明確或莫之加刪也矣君子樂得其辨信之尊之者政不妨推廣而加厲焉以變其本也弟忠

濫跋



詩傳闡跋

詩傳一編孔門言詩正印也曠代浮沈入我

明而始著豈非天歟漢宋諸儒說詩如聚訟卒無及
詩傳者鄭夾漈力辨小序之妄而亦未嘗及詩傳豈
諸儒俱未見耶然黃東發稱引古註多與詩傳合似
宋儒亦嘗見之矣攷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又
郭相奎中丞言係秘閣石本爲黃文裕所得而摹者
何人重者何人廢之何時興之何時本末源流序次
井井則固歷晉唐宋而存矣不知何故若隱若現至
書傳闡跋

于今也郭中丞刻蜀中張元平司馬刻貴竹李本寧
宗伯刻白下姚安之師偕古刻武林皆不約而同他
如丘陵學山百家名書漢魏叢書諸集中亦多有刻
者特蜀中貴竹白下三本皆並小序行學山百家諸
本皆並申公詩說行是刻者猶未能確定一尊而讀
者亦或以異同滋疑議昆陵鄒肇敏師過武林論古
執經偶及詩傳師掣節摧揚嘆稱殊絕蓋師世以詩
學名海內攷索精研信好深篤非苟焉已也博綜之
下衷斷異同作詩傳闡凡傳中引端未竟之旨悉闡

如日星其最快者六笙詩不亡唐棣麥秀諸章復
其故而頌之次序咸不紊此又從詩傳殘缺中諦思
摸索忽以神解初獲而三百五篇頓完好也綦異矣
哉近尊宋註爲

功令無敢軼尺寸間有持高論者又謂詩無達詁隨
人自說而聖經益莽蕩無指歸豈知無邪得所傳固
有原題哉郭李所刻詩傳本係鍾鼎篆文古法森然
識者知爲先秦舊物然傳不得闡終未著明其浮沈
代而發現于一時轉展輻輳天寔郵之豈曰偶

然

版

門人吳懷古跋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鄒忠允撰忠允字肇敏無錫人萬曆癸丑進士
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卽豐坊僞詩傳每章
推演其義而於坊僞詩說則深斥其妄一手所造
之書而目爲一真一贗此真不可理解之事矣